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一五冊目次

宋宰輔編年錄二十卷（宋）徐自明撰　明萬曆四十六年呂邦燿刻本　〇〇一

宋宰輔編年録二十卷

（宋）徐自明撰

明萬曆四十六年呂邦燿刻本

宋宰輔編年錄二十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徐自明撰。自明字誠甫，號慥堂，永嘉人。官官太常博士，終零陵郡守。初，北宋時神宗命陳繹為拜罷圖一卷，樞府拜罷錄一卷。元豐間司馬光復作百官公卿拜罷年表十五卷。其後曾鞏、譚世勣、蔡幼學、李燾各有撰述，而不能無所闕略。自明因摭拾舊事，補其遺漏，纂作此書。以宋世官制中書樞密為二府，俱宰輔之職，故自平章事、參知政事、樞密使、知樞密院事、同知簽書樞密院事，皆著其名位，而詳其除罷黜陟之由。編年系日，起建隆戊午，迄嘉定乙亥。大都本之通鑑長編、繫年要錄、丁未錄、東都事略，而又旁採他書以附益之。本末賅具，最為詳核。又據宋朝大詔令、玉堂制草備錄其鎖院制詞，更有裨於文獻。以宋史宰輔年表互相考校，如建隆元年趙普拜樞副，此錄在八月甲申，而年表在戊子。太平興國四年石熙載拜簽樞，此錄在正月庚寅，而年表在癸巳。太平興國八年宋琪拜參政，此錄在三月庚申，而年表在癸亥。雍熙三年辛仲甫拜參政，此錄在六月戊戌，而年表在甲辰。此類極多，亦足為讀史者考異之助。至宋世所降麻制，例載某人所行之詞，此錄間存姓名，亦可備掌故。其中如熙寧四年陳升之起復入相制，乃元絳之詞，載於宋文鑑中。以升之力辭不拜，其事未行，並其制詞不錄是也。至如端拱元年呂蒙正拜相制，為李沆之詞。治平二年文彥博除樞密使制，熙寧二年陳升之拜相制，皆為王珪之詞。元符三年曾布拜相制，為曾肇之詞，亦並見於宋文鑑，而此反闕註，皆不免有所挂漏。然二百五十年間賢姦進退，畢具是編，於以考國政而備官箴，亦可云諳習典故者矣。寶祐間自明子居誼宰永福，嘗刻之縣學。後漸亡佚。明嘉靖間大興呂邦燿始得鈔本於焦竑家，而闕其兩卷。後周藩宗室勤美以所藏殘本補足，復梓以傳。蓋亦僅存之本也。

重刻宋宰輔編年錄序

古之爲史者雖自成一家言哉然莫不有所本司馬氏之作史記其自序謂網羅放失舊聞述故事而整齊其傳故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皆見於其書孟堅

前漢旣承父彪之業襲遷史之舊而王商賈逵劉向歆所著無不具在雖稱製作之工如英莖咸韶然其所漁獵者亦夥矣此無他創立統紀裁成大體可以獨見詣而蒐羅遺逸協厥異同

非一人一書所可頓盡理固然也宋有國三百餘年英君誼辟代作賢人君子滿天下其事業不可使鬱而不章晦而不明而禮樂制度兵食律令又皆今世之所因以爲損益者尤經世考

治之士所欲講也然上承五季之極弊下遭裔夷之疊盛南北分裂世變滋多兼其治尚文其俗競辨法令數更議論樊然淆亂視之漢唐尤難攷焉顧不幸而爲之史者雜出於元世諸臣

漫無統紀雖篇章浩瀚關大義者不及十二三而掛一漏萬往往而是故欲整飭宋事以備一代成書而比於法後王之義以爲世訓非舉前史改絃而更張之不可然則廣搜旁證雖稗官

野記所不宜廢而况其大者乎宰輔編年錄者宋徐自明氏所著起建隆迄嘉定一代用事之臣委寄輕重人品忠佞與政事所由成壞具在而其所採群說間出史氏所未及顧其書久不

行世今雋部王公得之焦太史先生督學呂公又得其遺闕於宗正伯榮氏詑以爲延津之合遂校而刻焉余觀呂公樂談宋事每娓娓不能自休而王公方欲更定前史勒成一書其志蓋

不直使兹録之行世而已儻亦司馬氏網羅之遺意而兹其吉光之一羽乎哉余與聞其旨故得而具論之如此云

萬曆戊午六月望日河南左布政使高安陳邦瞻序

宋宰輔編年録序

宋宰輔編年録者録宋宰相拜
罷年月而幷及其制詞即於其
拜罷也畧次其生平梗槩以見
其人與世而一代興衰之故消
長之機粗具蓋法用春秋左氏

而稍畧意傚史漢公卿將相年
表而加詳焉者也其書出於萊
太常徐誠甫手薈而梓於其子
永陽令居誼始自建隆庚申訖
於嘉定乙亥上下二百五十餘
年爲卷二十櫽括佚聞表以實
録辭約事核指婉義彰彬彬自
爲一家言耀羲娥而遺星宿表
嵩岱以槩丘陵酉陽之異觀也
歳久無飜本多所殘缺雋部王
君損仲初得之焦太史漪園處
第抄本用爲中郎之秘耳督學

玄韜呂公見而愛之不忍釋懼
其久而遂湮也爲稍讎其舛譌
付之梓以廣其傳其脫斷不可
考者則姑闕以存夏五郭公之
疑蓋其愼也夫公風士者也公
所好尚而梓布者如大塊噫氣

之眩眩馬起於泰山之阿穆如
而蕭條衆芳其將以爲士風者
也其梓之不足以風士公不梓
也是編也以徵故實乎則宋史
具矣以掇菁藻乎則宋文鑑不
乏矣出一毛以彰鳳彩指雙飛

之馨凫洲知非公梓編年意也
諺有之讀書思量作宰相故孔
明自比管樂少陵自比稷契范
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有憂天
下致太平意公蓋曰夫人旣幼
學壯行思一當縣官稱名世非

宰輔無足爲若期者故知効一
官能辨一得所姑舍是不錄錄
其大者景高山而思齊惕覆車
而內省則是編也亦當世得失
之林而千古從違之鏡矣昔孔
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亂賊

懼而改圖則忠良感而勃奮故
子輿氏竝之禹之平水周之兼
夷子長稱爲禮義之大宗矣公
之梓是編也其亦有春秋之意
乎夫法孔子以樹極標禮義以
彰軌所風豈其微哉匪直以寄

愽採昭明作者苦心已也余與
公幸在壚垅之末故不可無言
以遡厥成先是抄本舊缺孝宗
一朝十七十八二卷觀者頗有
裂圖漏鼎之恨梓既竣周藩宗
正伯榮以曬書得之散帙中公
喜於神物之終合也亟命補梓
於是是編遂爲完書三篋亾而
復得六詩逸而再見亦載籍一
奇也併爲志之然余猶恨是編
終於嘉定於宋三百二十年顛
末未備續而成之以爲一代大

典其猶有所待乎

萬曆戊午季夏望日河南按察
司按察使涿鹿馮盛明序

宋宰輔編年録序

官制至唐宋之間紊矣而宰執爲甚始唐因隋制以三省長官尚書令中書令侍中爲真相之任而品位崇高中葉以後不復獨授故常以他官兼宰相或稱參預朝政參議朝政則參知政事之始也自僕射李靖以疾間日至中書門下平章事而平章事之名昉焉李勣以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而同三品之名昉焉自是以降或稍有更定要以

二名爲唯晚世頗兼衆職用兵則爲節度使崇儒則爲大學士理財則領度支鹽鐵轉運至太清宮諸使皆宰相兼攝以百揆之尊分理庶職之務相體輕矣宋制大率因唐初惟同平章事爲真相皆以三省之貳或他官貴要者充其任又有昭文集賢二大學士監修國史以近寄示重而二三相臣次第居之至神宗元豐間詳定新制革平章之名爲尚書左右僕射各兼門下

中書侍郎行侍中中書令事以通三省之政而又別置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爲僕射之佐實卽叅知政事也㣲宗政和中徇蔡京意改左右僕射爲太少宰正公相位元豐之制大壞南渡建炎中乃復其舊乾道中直稱左右丞相以終宋之世其最隆者爲平章軍國重事而或兼樞密使御營使制國用使都督諸路軍馬皆因時取名而責實寡效其軒輕疑信之端惟時

君之所命之不在於名之新負之衆也然獨以樞密院本兵柄與宰相並稱兩府則舊無此制雖兵民判若兩途眞仁而後實皆儒臣專任閒有武勳授者百之一二而已其源本唐宦官之職朱梁名崇政院最爲親臣後漢乾祐中除樞密使遂降麻比宰相宋因而不改有使有副有知院有同知有簽書其兼官叙進兩府畧同執國之政均可以宰輔稱者也宋自太祖以至㣲

欽有實錄無編年神宗嘗命陳繹作二府拜罷録元豐中司馬温公取宋興以來百官進退歲月爲年表上之史館是後曾鞏譚世講蔡幼學李燾諸人紀述不一而辭簡事畧未有傳者比

見宋太常博士永嘉徐自明所纂本朝宰輔編年録二十卷起建隆庚申止嘉定乙亥凡二百五十餘年兩府大臣名氏爵里封拜罷免犂然備具而當時黜陟之由世主頗正之迹據事直

書媺惡自見以至時賢評品家乘野録悉識其要者余徧考宋史及近世柯氏新編唐氏左編諸書似猶未覩不無遺漏固可以補其闕而參其異也若夫麻辭制誥密札内批一一該存雖

事涉曖刺文未雅馴使人疑恠憒悒不可爲辭信乎趙甡遺史之論曰一人之身拜相之辭如此其美罷政之辭如此其惡議者謂本朝進退人才之弊專尚文華遂失真實斯言得之矣第

取其詳贍探其賾隱亦博採者所不廢也余嘗反覆宋事始末究於一統中自陷于播遷卒淪胥於澌滅所由得國之幸立國之弱亡國之酷皆非前代所有而其人才自開創以迄亂亡亦

皆大遜于前代總之以粉飾自修以虛假自愚則習尚之偏適以自害而已故輒爲之語曰宋之人才負宋之天下宋之習尚負宋之人才此語期可俟之百世而未暇言其詳也是書也抄本得之焦太史先生處中間字句訛缺甚多仍其舊文不敢臆改而孝宗一卷全缺惜非完本但作者苦心不宜泯沒故付之剞劂氏而董正之者駕部損仲王公周藩伯棨宗正也

萬曆戊午又四月望日河南督學副使都人呂邦燿序

又序

萬卷堂者伯榮藏書之所也萬
卷堂書目巳自卷帙浩煩覽之
終日不能竟書可知矣書目中
所有者或梓本或勦本皆善本
也而漏卷漏葉及錯亂之甚者
則寘之敝篋中有其書而無其

目編年録梓完巳裝成帙矣適
月之六日伯榮曬書於萬卷堂
下偶檢敝篋於亂書中得是書
馬因漏逸三卷故沉埋敝篋而
新刻所逸之十七卷十八卷則
宛然在也噫奇矣哉始也索之
於千里之外失之於一室之内
今也得之於一室之内合之於
千里之外其始也孰秘之今也
孰現之耶豈非造物者有數存
乎其間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
此事之奇何讓豐城劒也然畢

竟合之於伯榮豈文獻之家卽
造物之所注耶固知宇内奇事
未有不天人參焉者也

六月望日呂邦燿撰

宋宰輔編年録序

古今人勞心史籍者多矣稗官小說誰非見地空明而顧容易視之令苦心者不得一奏流水之音此揚雄仲舒所爲憤悶而閔其門者今有餘恫也余不佞

僻懶今事未修何古之嗜然一種雅慕擊節之懷則未敢忘耳適來承呂九如公示以宋宰輔編年録闢閱迺知宋太常徐誠甫所輯也夫史如宋與金遼相爲終始自太原之賞不行而尨橋岐溝遂爲敗衂嚆矢澶靈之議獻納之爭寧直在張李諸大臣乎英哲以降出没于契丹元昊之間轉度于臨敵折衝之際韓范司馬外豈獨無人建炎而後未易更僕矣獨聽其落落而

直取宰輔爲名也何以故編年之法祖在春秋春秋重責相如糾咺輩貶而書名榮叔家父之徒不與爲虞廷以元首股肱爲一體春秋以天王宰相爲一心此史冊傳心之要也故唐憲宗

問玄宗之政崔羣曰人皆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爲亂之始臣獨以開元二十四年罷張九齡用李林甫此理亂所由分也宋在當時日惴惴焉奉歲幣而昆事契丹陵夷江左則表金狄爾君之伯父之無足齒頰然中書望重西夏膽寒戒邊卒之勿犯問安否于金人猶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何至秦檜賈似道輩佹胄居政府而天下遂不可爲也則亦宰相之明驗矣誠甫或

有赤心乎不可當吾世而失之故取而編次焉亦書宰周公伯糾義也共拜罷制語不遺一切大都此事借人筆舌爲逸語爲真語爲背者爲中者爲談者爲手足不相掩者前後覆拾不詭于羊質虎皮之誚見逸語而慚見真語而訟背可以刺中乎以與談可以觀不掩者可以咄咤而咄嗟人品心地高下微曖揆詞而揆事緣事以稽材明若觀火即以爲相天下者之三車可

矣是編也王損仲逵之有年惟抄本自焦弱侯太史來呂九如校閱付殺青氏恨孝宗一卷爲鈌陷世界鑄成而忽從伯榮訪中檢拾之遂成完刻此亦天不愛道之意而誠甫精神鼓盪不

欲以其心力久塵屋壁也如是而誠甫爲宰輔司南損仲傳派伯榮都講九如共祭酒乎可以傳矣余讀是編獨惟王介甫以英雄敏畧當神宗任信之際乃以西寧幽薊爲念急急于理財

桑弘羊劉晏是資何爲也倘亦有晁大夫貴粟意乎所謂兵事何鑿鑿也然介甫非久柄無幾而彈文遂出踵踵繼來議亦不行矣竟不能挽宋燼之灰也豈獨罪宰相哉司馬遷傳酷吏未

有稱及張湯延年者如蔡京童貫丁謂之流亦倣此意而已

河南大梁道副使楚人孟肖孔撰

宋宰輔編年録序

宋宰輔編年録宋太常徐誠甫纂也起太祖建隆庚申終寧宗嘉定乙亥凡二十卷二百五十餘年内逸十七十八二卷孝宗一朝凡二十七年先是不佞以

諸史之中無如宋史煩猥不揆凡陋欲删潤之以成一代之典而家鮮蔵書多假之南北交游求李氏長編久之不可得金陵焦澹園太史寄是録至抄本也吕九如督學見而善之遂校梓以傳有宋一代人主卜相之故宰臣謀國之槩人之賢奸世之治亂具是矣玆不論不佞反覆是編而深有嘆於學術之關於相業者重也宋氏三百年間維時宰執趙呂當締搆之初富韓

佐嘉祐之盛趙忠簡之匡贊思陵趙忠定之翊戴嘉王皆勲在王府寔乎盛矣獨怪裕陵之於臨川君臣千載將大有為而勦周禮國服丘乘之緒說更張法制擯弃元老意將駕周孔之上

而術反出管商之下嗣以蔡卞
陰賊章惇凶悖而蔡京假紹述
熈豐以刼持上下遂至四海横
流二帝蒙塵嗚呼靖康之禍咎
將誰執此其以學術之誤遂誤
天下者也六飛南狩檜爲虜諜

首紬專門之學逮侂胄以傳道
語言之勞遂竊大權芟除宗臣
設禁僞學而士有變衣冠名他
師者吁已甚矣侂胄既殛彌遠
擅國理宗雖亟事褒崇然近弃
真魏而遠慕周程信所謂日進

前而不御遥聞穀而相思者也
馴至似道以不學之浪子跋扈
寘怒而宋社屋矣此又以學術
之亡遂亡天下者也究觀宋氏
一代之事而知宰臣不可以不
學其學不可以失正故太祖擘

基即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盖宰
臣之佐萬幾不違于古今之夫
凡不諳于祖宗之成憲而冐焉
秉國之均何遠猷之是經乎然
學術未正則引經以傳其奸尤
甚於蔑學以騁其臆者此君實

子直諸賢之所以爲時碩輔而介甫元長諸人之禍國未已也學術之關於相業豈不重哉抑不獨學術也而文章亦關乎世運試讀太平慶曆之閒訓詞典則猶得王言之體而蔡京王黼

陳自强史彌遠之徒每下一制輙數百言稷契臯夔會未足擬甚至昆命元龜之語有識寒心焉彼其相業又何如哉書成而脫誤甚多無從質正讀者病之督學公徧檢史傳相與商訂校

者僅十之五他姑闕之以俟善本然是書引證不妄編緝有倫卽所述如文潞公閒金奇錦及朱勝非閒居錄王次翁叙紀之類頗有詆訾諸賢者想爾時有此議論亦不能盡廢也因併及

之

河南王惟儉撰

跋宋宰輔編年錄

有宋一代於宰執之拜罷也皆有制詞蓋用漢策命唐宣麻故事故徐太常之錄宰輔編年也於制詞獨詳然一人之身夷跖頓異一君之命衮鉞互乖則制詞固亦有不足據者且率先期鎖院外廷莫知而代言者拘於演綸之體或過爲希合或肆爲詆訾有溢詞焉求如蘇氏草惠卿之切事既不多得而昆命元龜之語與董司馬之允執厥中

又何異乎歷觀宋代命相較之往古異者有二而善者亦有三商自阿衡之外仲虺右相而周官冢宰之下少宰具焉以至漢左右相皆相也御史大夫號亞相司農號計相從時推重耳而宋自平章之下有参知樞密名爲執政則宰執分矣西樞本兵仍沿五代宣徽兩院亦號政府非軍務倥偬人主有命而宰臣不釐樞務則兵民又分矣然訖漢而後未有正宰臣之名者而

三省長官或虛而不拜或用為
贈官孝宗定丞相之稱終宋不
變此官名之確也前代誅戮大
臣略無顧惜漢之劉屈氂翟方
進唐之元載揚炎皆地居股肱
身膏斧鑕而宋則終始優禮雖

元憝巨奸僅投嶺海即侂胄之
殛非出帝意此禮遇之美也兩
漢雖有相臣而朝權所在乃大
將軍耳宋則大權在握舒卷任
意如韓魏公出守忠之敕文潞
公誅告變之卒及張魏公之宣

撫川陝生殺黜陟入主委心聽
之此事權之重也然槩閱是編
而竊嘆奸回之多幸而忠良之
多不幸也趙韓王而後三入相
者如呂文穆諸久率以名碩為
時隆棟而蔡京窮凶亦四躋台

躔宰臣極隆之禮文潞公之平
章唯事於重呂申公之平章寡
去於同侂胄何人禮過二老止
平章五字乎且韓王覇府舊僚
功在締構固宜獨相十年其後
申公諸賢多不過數年或踰年

耳至蔡京則先後十有八年秦
檜則先後十有九年而獨相者
十有七年史彌遠獨相者二十
四年皆醜正党邪稔禍階厲乃
司馬入朝會不數月李綱柄國
僅六十餘日而趙忠簡趙忠定
諸賢皆席不及煖而寘身瘴鄉
羈魂炎徼千載之下使人撫遺
奸而裂眥弔孤忠而洒涕何忠
良之多不幸而奸回之多幸也
果天意乎抑人事乎余誠難言
其故矣

大梁朱勤美撰

史115-021

序
本朝大詔令登載相麻不及執政之制宰輔拜罷錄
僅紀歲月名氏而揚廷之命無述焉覽者病之故太
常博士徐君自明纂成宋朝宰輔編年錄二十卷首
起建隆庚申至于嘉定乙亥凡二百五十餘年本之
以長編繫年錄緯之以大詔令拜罷錄與夫玉堂制
草諸書而一時黜陟之由群公評品之論奏常行實
之攷旁引曲稽靡有漏略其用心亦勤矣夫一代之
盛則有一代之元勲碩輔鉅德豐功銘于彝鼎
書于旂常竹帛固不待於述其間賢佞進退正邪消

編年錄　序　一

長関于世道泰否者瞭然一覽之頃辭令云乎哉彼
齊爲大臣史失其名漢相列傳獨書免冊是編也其
亦足爲信史羽翼歟君之子居宜宰永陽有廉稱輟
奉錢梓于學可謂能成先志者我宋億萬年無疆惟
休臣亦有無窮之聞續而書之未有艾云寶祐丁巳
清明寶章閣學士通議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
宮嘉興縣開國子食邑六百戸陸德輿序
永陽丘沂公刊
永嘉徐常博自明作宋朝宰輔編年錄其子永陽君
大夫居誼刊之于梓謁序于予予曰宰輔者安危治
亂之所寄也漢四百年稱蕭曹丙魏唐三百年稱房
杜姚宋豈不憂乎其難矣哉國朝自建隆以至嘉
祐趙韓王普李公昉宋公琪張公齊賢呂公蒙正呂
公端李公沆向公敏中畢公士安寇公準李公迪王
公旦王公曾晏公殊杜公衍富公弼文潞公彥博韓
忠獻王琦又何其彬彬然盛也中間不幸而王安石
相姦庸相繼庸則陳升之吳充韓絳姦則王珪蔡確
韓縝元祐更化幸而有司馬文正公光呂正獻公公
著范忠宣公純仁數人又不幸而章子厚相姦宄復
相繼蔡京過于章子厚王黼過于蔡京若曾布趙挺

編年錄　序　二

之何執中劉正夫余深鄭居中微不及于厚京黼遂
禍者姦成禍者庸禍極于吳敏何㮚輩而不可救矣
若二人者又姦庸相半者也嗟夫人耶天耶天將開
建隆以來之治故名臣相項背天將兆靖康之禍故
姦宄接武李公忠定綱言驗于號水功驗于圍城高
皇帝以其爲命世之英而相之不越七十有五日罷
之者黄潛善也忠定昭武人潛善亦昭武人並生而
並相豈非天乎潛善罷忠定亦竟不得志趙公鼎張
公浚忠定之亞也相皆不得久而久于其位者秦檜
也忠定張趙所惡也檜所喜也其久其近天意

可知矣自後相有可稱者陳公康伯陳公俊卿趙公汝愚而已中興而後又何其太寥落耶佞胄之徒則世目以爲京檜者也賢者則不得久而佞胄之徒皆得久于其位此豈人耶于嘗論三代而上伊傅周召皆以儒者相大儒如孔子不過攝相而已孔子而後以儒得相者惟司馬文正公豈非盛哉然亦不得久向若神宗以所以待安石者早相司馬公及程公顥天下豈不被儒相之福耶論皇宋宰輔者每爲之三太息常博之爲是錄也于美惡皆不沒其實賢于世之類書多矣寶祐五年五月　日龍圖閣學士朝奉大夫新知西外宗正事趙

程景思刊

故太常博士徐公永嘉之經師宿儒容止端嚴言悉中節行不越矩論著滿室蠅頭手筆無一字不端楷皆有益于世叢其錄宰輔也昉時年十八九執冊應對其間粗審顛末後三十餘歲欲板于三山郡齋而未果會公之子居誼來宰永福政成能以俸金刻之縣學爲一代之盛典可敬也公字誠甫號覺堂終零陵郡守云寶祐五年五月五日朝散郎集英殿脩撰提舉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永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陳昉謹書

永陽丘沂公刊

司馬溫公既體春秋左氏傳爲編年一書又欲倣班史叙宋興以來百官沿革公卿除拜作百官公卿表以便省覽今觀徐公編年惟及宰輔而百官不及則于省覽爲尤便宋朝歷代名德布滿百職輝映史冊先後相望溫公猶思表而出之夫豈不足于夷考而公之編年日姑舍是非略也譬諸作室之工書于棟者惟都料匠與副之而梓人不與焉公之編年意或以是夫大臣之進退臧否國之否泰繫焉關涉至大

故公之爲此書也自建隆庚申訖嘉定乙亥其間元臣碩輔誥命所褒建議所否出處之顛末德業之汙隆長編繫年所不載拜罷錄年表所不具而雜出于他書旁搜遠括靡有遺棄猶爲卷帙用工雖勤然探其樞要舉其宏綱賢于勞而寡要者遠矣談者咸謂是書之成可觀世道吁豈惟是哉觀慶曆之盛則杜富韓范之事業在所勉觀熙豐之事則荊舒之學在所懲下不負所學則景行先哲區別邪正以丕贊亮之規上不負吾君則追法前猷吹虀往轍益謹乎君時登庸之道則是書有補于世所以續皇家萬億年

無疆之休自此編年始真作宋一經者也公諱自明嘗爲太常博士子居誼宰汞陽以廉名鳴琴之暇取家藏之祕鋟于邑庠使吾世懿範不至無傳厥功不在編年下寶祐丁巳八月朔中奉大夫福建路轉運判官章鑄序

宋宰輔編年録目録

第一卷 太祖皇帝
第二卷 太宗皇帝
第三卷 真宗皇帝
第四卷 仁宗皇帝上
第五卷 仁宗皇帝下
第六卷 英宗皇帝
第七卷 神宗皇帝上
第八卷 神宗皇帝下
第九卷 哲宗皇帝上
第十卷

哲宗皇帝下

第十一卷

徽宗皇帝上

第十二卷

徽宗皇帝下

第十三卷

欽宗皇帝

第十四卷

高宗皇帝上

第十五卷

高宗皇帝中

第十六卷

高宗皇帝下

第十七卷

孝宗皇帝上

第十八卷

孝宗皇帝下

第十九卷

光宗皇帝

第二十卷

寧宗皇帝

宋宰輔編年錄目錄終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一

宋太常博士徐自明著

太祖建隆元年庚申

二月己亥周宰相范質司徒加兼侍中自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參知樞密院事依前守司徒加兼侍中

王溥加司空自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參知樞密院事加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魏仁浦加尚書右僕射自樞密使行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依前樞密使加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國朝沿唐故事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以尚書令侍中中書令爲三省長官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宰相以左右僕射爲宰相官○守司徒司空唐故事雖三公亦必冠以文散階國初因之○宰相所居省謂之中書門下國政所出也宰相初拜無有不帶中書門下侍郎者循制三師三公左右僕射平章事並兼兩省侍郎者都兼門下侍郎兼相兼中書侍郎○宰相分領三館亦兩唐及五代之故首相爲招文館大學七其宏爲監修國史又其次爲集賢殿大學士○樞密究起下後唐莊宗以郭崇韜爲使始分掌朝攻與中書抗新唐晉廢復置自是相承不改周宰相范質王溥兼參知樞密院事魏仁浦兼樞密使至是質溥皆罷參知樞密院事魏仁浦獨仍舊兼樞密使○官制沿革

制曰虞舜有納麓之功弗迷風雨夏后享錫圭之瑞乃奠山川然後大洽謳謠光符揖遜顧惟涼德驟集鴻名既用心以存公思與物而更始式宣景化屬在家司乃眷弼臣宜疇異數具官范質鎮時雅量綿俗宏材明去就于幾先識變通之可久岩廊益峻衡石無欺十載于茲萬邦咸乂具官王溥策名藩府佐命前朝冠顏子之四科陳皐陶之九德秉彝不紊恩廸有光寅亮之功搢紳允屬具官魏仁浦謙和有立謹重自持周旋三事之司練達萬幾之務言無洩露理洽彌綸康濟之才邦家所注咨爾三后弼予一人而皆稽玄象以酌群情率其僚而遵外禪是用進爲常伯命作司空叙百揆以奮庸張四維而是賴於戲託王公之上既開國以承家荷輔相之臣期代天而理物各踐厥位時維欽哉本朝大詔令

國初命周朝三相同爲一輔至累然於然後太宗命宋與李物並揖及李勅張宰賢並相其謂亦同自後二相並命皆各自爲制云○闕韓范魯公質王文獻溥罷宣諸仁浦秉約史館昭文集賢三相俱全自後太宗初即位薛文忠居任沈恭惠綸盧大成多遵真宗歲平二年李文靖沈向文簡敏中呂文穆家王仁宗至和二年劉文忠流文簡公彥博富韓公蔣元祐勃司馬溫公爲左僕射文簡公平章軍閣粟事呂正獻平章軍閣事省三相世至二年溫公慶文呂二公在位下呂汲公大防范忠宣純仁爲左右僕榮始四相然不久也王朝俱並三相○本朝宰相兼公師者范魯公毛文獻趙韓王薛文惠自後王文正丁晉公爲文懿王文公呂文靖韓惠獻曾任功宮韓公文簡公呂正獻蔡師垣泰師趙陳魯公而已餘皆罷政後方拜○擇屢歸○宰相蔡公卿

質字文素魏州宋城人溥字齊物太原榆次人仁浦字道濟衛郡汲縣人○初質溥皆舉進士仁浦少為刀筆吏隷樞密院周世宗朝自樞密承旨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始議者以仁浦不由科第進世宗曰顧才如何耳遂用之（王稱東都事畧）○太祖以是年正月甲辰受禪于周二月乙亥首用周朝三相范質嘗奏疏言宰相者以舉賢為本職以掩善為不忠所以上佐一人開物成務端明殿學士呂餘慶樞密副使趙普富有時才精通治道經事霸府

歷歲滋深自陛下委以重難不孤倚使昇因兹接備觀公忠伏乞授以台司俾申才用今宰輔未備久難其人以二人器能攀附幸會孰謂不然上嘉納之（李燾通鑑長編）先是宰相見天子必命坐有大政事則面議之常從容賜茶而退自餘號令除拜刑賞宜但入熟狀畫可降出即行之唐及五代皆不改其制猶有坐而論道之遺意焉質等自以前朝舊臣稍存形迹且憚上英睿每事輒具劄子進呈退批所得聖旨而同列署字以志之嘗言于上曰如此則盡禀承之方免妄庸之失矣上從之由是奏御寖多或至旰昃賜茶之禮尋廢固弗暇于坐論矣遂為定式蓋自質等始也○慶曆二年二邊用兵富文忠公為制誥建言邊事繫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為宰相兼參知樞密院事今兵興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領仁宗然之遂降制以宰相呂夷簡兼判樞密院事章得象兼樞密使（南窓紀談）

同日樞密使吳延祚同中書門下二品

延祚字慶之太原人太祖即位仍舊為樞密使

除同中書門下二品以父名璋故也是年五月部親征李筠以延祚為東京留守及征李重進又為東京留守

八月甲申趙普樞密副使（自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兵部侍郎除）

（唐制省部寺監之官備員而已無所職掌別領內外任使而省部寺監別設主判官員額本朝沿襲唐制六部尚書侍郎與左右諫議大夫等官皆空存其名而無其實）

普字則平范陽人太祖領定國軍節度使移鎮滑許普皆在幕府最後為歸德軍節度掌書記太祖受禪普以佐命功授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既誅李筠普以功遷兵部侍郎除樞密副

使（事略本傳云）

建隆三年（壬戌）

六月癸巳吳延祚罷樞密使（為鎮武軍節度使依前同中書門下二品）

先是制下前一日太祖謂延祚曰卿久在樞要年齒漸高今與卿泰州以均勞逸明日制當出恐卿以離朕左右不能無憂故先告汝云（范沖宰輔拜罷錄）延祚仍舊為樞密使凡二年五閱月延祚好儒學聚書數千卷卒贈侍中子元扆尚太宗女蔡國公主聚書至數萬卷積官至山南東道節度使國朝以來尚主者獨稱其賢（事略）

十月辛丑趙普樞密使（自兵部侍郎樞密副使除檢校太保兼御史大夫[illegible]御史臺唐有大夫則不除四色憲銜自[illegible]御史至御史大夫為憲銜檢校則自國子祭酒至三公亦皆及五代皆有也而國朝遵之元豐新制官名削去憲銜檢校官○[illegible]）

制曰王者端居九重馭朽致忘于大業躬決萬務坐籌思得於良臣而况蕭曹故人燕趙奇士霸府早推于佐命公朝允協於陟明（與宮趙普）識洞化原才優王佐契風雲之玄感禀象緯之純精首參開國之功實資致君之略已升宥密方隆乃眷之恩未正樞機豈稱疇庸之典俾膺重任用獎元勳爾其佐佑坤人緝熙庶績無忝股肱之寄勉伸帷幄之謀往其欽哉服我

光寵

普在樞府四年而相

同日李處耘樞密副使（自宣徽北院使右羽林衛大將軍除宣徽南院使檢校少保○宣徽南北院使唐末舊官也置院在樞密之北總內諸司及三班內侍等事國朝立南北宣徽院各置使以久次者或寵舊[illegible]北院亞於樞密之武臣勳舊者節久多以宣徽院使為之或與樞密官同執政事見官制舊典○國朝[illegible]宣徽院使恩禮遂同二府[illegible]三班院專領小使臣[illegible]後班殿遂下樞密副使[illegible]）

處耘潞州上黨人初周世宗以處耘隸太祖帳下為都押牙陳橋推戴處耘臨機決事謀無不中太祖奇之累遷至宣徽北院使至是遂有此

除

乾德元年（癸亥）　建隆四年十一月改元

九月丁卯李處耘罷樞密副使（責授淄州刺史）

制曰昨者南出師徒俾令監護所宜宣力以副朕心但聞動忿躬矜多率易既乖倚注合正刑章尚念已著微勞特從寬典俾提郡印用示優恩

處耘自建隆三年十月除樞密副使至是年九月罷在樞府僅一年○初朗州亂遣使求救于朝廷太祖命襄州慕容延釗帥師赴之以處耘

爲湖南道行營都監處耘自以受非常之遇思有以報臨事專制不顧群議由是與延釗不協更相論奏朝廷以延釗宿將止罷處耘處耘亦不敢自明云錄拜罷 ○太宗明德皇后處耘女也處耘累贈韓王子繼隆積官至山南東道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配享眞宗廟庭

乾德二年甲子

正月戊子宰相范質王溥魏仁浦並罷政事質自司徒兼侍中除太子太傅　溥自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除太子太保　仁浦自樞密使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依前守尚書右僕射東宮師傅以下官屬舊制不常設乃以三太三少師傅除前宰執爲致仕官若太子太師太傅太保以待宰相官未至僕射者及樞密使致仕然特進本官高小除授太子太師太傅太保皆位一品官制舊典

制曰開物成務旣伸佐國之功以逸代勞宜舉優賢之典其有位參四輔功著兩朝始終克茂於嘉猷進退敢忘予異禮具官范質貞規鎭俗淸德服人具官王溥經綸全才搢紳雅望具官魏仁浦素通儒術兼練武經而皆挺金石之淳誠廓江湖之偉量夙夜匪懈知無不爲佐予開刱之基賴爾緝熙之績雖位隆三事所宜勉輔於中人而日有萬幾安可久煩於耆德俾令就第用解持衡升一品於春官總六卿於會府永保崇高之秩用光翊戴之勳

三相自建隆元年二月拜相至是年正月罷並相太祖四年南郊畢並再表求退仁浦以疾請告太祖幸其第賜黃金器二百兩錢二百萬表乞骸骨至是同制罷相或告病未寧或勤勞可憫並從優禮云李攸通今集編

李淑奏議曰太祖用周朝三相五年所後以趙普代之凡十年始以薛居正沈倫代之

質乾德初封魯國公質在相位所下制勑未嘗破律命刺史縣令必以版籍爲急使者按民田及獄訟皆召見爲述天子憂勤之意乃遣之時號賢相以乾德四年卒質寢疾上數幸其第臨視質以廉介自將五代以來宰相多取給於方鎭質始絶之及卒上甚悼惜之贈中書令其後太祖因謂宰輔謂左右曰朕聞范質居第之外不殖資産眞賢相也太宗亦素重質嘗對近臣稱累朝宰相以爲循規矩重名器持廉節無出質之右者其所不足但欠世宗一死耳編長

○溥自乾德元年十二月加特進二年正月除太子太保開寶二年除太子太師入謝上顧曰溥十年作相三遷一品福履之盛近世所未有

也纔故事一品班於臺省之後太祖因見溥謂
左右曰溥舊相當寵異之卽令分臺省班於東
西遂爲定制拜罷錄太平興國初封祁國公卒贈
侍中謚文康孫貽永尚太宗女鄭國長公主仁
宗朝拜樞密使○仁浦開寶二年從征太原遇
疾而卒謚宣懿以子咸信尚太宗女永慶公主
追封齊王咸信積官至保平軍節度使平章事
庚寅趙普拜相自樞密使檢校太保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制曰閎散同功歸馬遂隆於周道蕭張叶力斷蛇因
肇於漢基必資佐命之臣以輔興王之業具官趙普功參

締造業茂經綸稟象緯之純精契風雲之良會洎登
樞機之務屢陳帷幄之謀沃心方佇於嘉猷調鼎宜
膺於大用俾踐台衡之任仍兼書殿之榮尚其罄乃
一心熙于庶績君臣相正勿忘獻納之規夙夜在公
勉致隆平之化往服休命無愧前脩
范質等三相罷遂相趙普上旣除普及樞密使
李崇矩乃無宰相署勑普因入奏其事上曰卿
但進勑朕爲卿署字可乎普曰此有司所行非
帝王事也乃使問翰林學士講求故實竇儀曰
今皇弟開封尹平章事卽宰相之任也上從儀

言乃命皇弟署勑編年錄普旣拜相事無大小皆決
於普太祖待普如左右手是日監脩國史故事
宰相無勑皆用內制處分今止用勑趙普監脩
國史非舊典也蓋失之事略五年二月除尚書右
僕射兼門下侍郎充昭文館大學士○自唐以
來方鎭多以賦入自擅而上供殆鮮場院率令
部曲主之厚歛以自利其屬三司者輸額之外
輒歸已或私納貨賂以事貢奉用冀恩賞普勸
太祖革其弊方鎭闕帥命文臣權知所在場院
間遣京朝官廷臣監臨諸道置轉運使諸州置

通判使主錢穀自是利歸公上矣又數遣使者
分詣諸道選本道兵驍勇者籍其名送京師以
備宿衛教習精練太祖每御便殿親臨試之不
數年兵甲精銳府庫充實皆普之謀也事略普薦
曹彬潘美可用其後太祖征嶺南用潘美伐江
南任曹彬而二國平同上普佐太祖太宗定天
下平僭偽大一統當其爲相每朝歸第則闔
戶自啟一篋取一書而讀之有終日者雖家人
不測也及翼日出則是事決矣用是爲常後普
薨家人始得開其篋而見之則論語二十篇普

獨相凡十年沉毅果斷以天下事爲已任上倚
信之故普得成其功嘗欲除某人爲官不合上
意不用明日普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奏之上
怒裂其奏投諸地普顔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
明日復奏之上悟乃可其奏後果以稱職聞長編
○世多言本朝任相不專自罷坐論之禮始
嘗觀趙普相太祖十年雖置叅知政事而不押
班不知印普亦自信不撓訖用成功上嘗欲使
天雄節度符彥卿典兵普屢諫不聽宣已出復
懷之請見事遂中止又嘗怒殿前都指揮使韓

重贇欲誅之普以爲不可上怒猶未解普[illegible]懷
愈切竟納其言兵權所在人臣最難言而趙普
罷符彥卿成命於已行之後貸重贇之死於將
戮之時任相猶謂之不專乎陳傅良建隆編乞罷符彥卿事乃普爲樞密使時事耳
同日李崇矩樞密使自宣徽北院使右監門衛大將軍判三司遷檢校太保除
制曰出司財賦既彰幹蠱之功入掌樞機宜舉疇庸
之典具官李崇矩風懷器業久著勞能守素履以不渝秉
純誠而益固洎居近列茲筦利權均用愛人不加於
常賦濟時成務但見於豐財考績斯多眹明惟允是

用擢升宥密特示倚毗叅予惟幄之謀整爾彌綸之
效沃心造膝朕有望焉勉服訓詞無忘率勵
崇矩字元靖上黨人始樞密中書門下同一幕
趙中令末年太祖惡其專而樞密使李崇矩乃
其子婦之父故特命析之迄今不改事見筆談國朝
中書樞密先後上所言兩不相知以故多成疑
貳然祖宗亦賴此以聞異同之論用分宰相之
權甫窓紀談
己亥王仁贍樞密副使自內客省使樞密院承旨除
仁贍字子豐唐州方城人初隶興軍節度使劉
詞薦其材可用太祖素知其名請於世宗隸帳

下及授禪遂擢用之
四月乙丑薛居正呂餘慶並叅知政事並自樞密直學士兵部侍郎除
梁改樞密院爲崇政院唐莊宗復舊名遂改爲樞密直學士○石林燕語
居正字子平開封浚儀人餘慶世本燕人○太
祖初即位以歸德軍興王之地居正遂自觀察
判官權爲給事中累遷兵部侍郎太祖歷滑許
宋三鎭餘慶並在幕府及即位累遷兵部侍郎
是年初置叅知政事爲宰相副貳命居正及呂

餘慶爲之三年二月餘慶以參知政事出權知
成都府時蜀初平以執政涖藩自餘慶始也開
寶五年以參知政事薛居正子惟吉呂餘慶子惟
恭並爲西頭供奉官是年十一月命參知政事
薛居正兼提點三司淮南湖南嶺南水陸轉運
使事呂餘慶兼提點三司荊南劍南諸州水陸
轉運使事○上欲爲趙普置副而難其名稱召
翰林學士承旨陶穀問曰下丞相一等有何官
對曰唐有參知機務參知政事遂以樞密直學
士兵部侍郎薛居正呂餘慶並本官參知政事

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止令就宣
徽使廳上事殿庭別設塼位於宰相勑尾署銜
降宰相數字月俸雜給皆半之蓋上意未欲令
居正等與普齊也至開寶六年上因雷有隣上
章告普私庇堂後官始有疑普意並恩益替六
月壬寅始詔參知政事陞都堂與宰相同議政
事庚戌復詔薛居正呂餘慶更知印押班奏事
以分其權長編史臣李沆等曰按唐故事裴寂爲
僕射知政事杜淹爲御史大夫參議朝政魏證
爲秘書監參預朝政蕭瑀爲特進參議政事劉

洎爲黃門侍郎參知政事劉幽求爲中書舍人
參知機務皆宰相之任也又高宗欲用郭待舉
等參知政事既而謂崔知溫曰待舉等歷任尚
淺未可與卿等同名稱遂令於中書門下同受
進止平章事以此言之平章事亞於參知政事
矣今穀不能遠引漢御史大夫亞相爲對瓛以
參知政事爲下丞相一等穀失之矣議者惜之
○太祖始命參政與宰相互知印時議者謂穀
爲失然唐參知政事固宰相之任曾何以爲百
王不易之制殆稱謂適同爾官制輕重因時蓋
可見矣南窗紀談

乾德五年丁卯

正月甲寅王仁贍罷樞密副使責授右衛大將軍罷歸本班舊制二府侍從有譴責多以本官歸班奉朝請而已初無職掌然班著請給並只從見存官秩不以嘗經歷爲高下也○南窗紀談

議王全斌王仁贍等罪詔曰王全斌等出總偏師遠
征全蜀銳旅才臨於劍外降書已至于軍前朕念其
伏罪畏威可矜請命尋頒詔旨務在撫綏應孟昶宗
親及僞命官吏諸軍將士一境生民並令安存不得
侵擾而全斌等違吾約束侮乃憲章專殺降兵擅開

官庫豪奪婦女廣納貨財斂萬民之怨嗟致群盜之充斥以至再勞徵發方獲平寧洎命抽歸尚欲含忍而訴冤者日擁國門今且據先次有狀隱落金銀犀玉錢帛一十六萬七百餘貫文受僞蜀臣寮賂饋九萬餘貫擅打開豐德庫門除點檢外諸色納虧欠二十八萬一千餘貫遂令中書門下與王全斌王仁贍崔彥進與訴寃錢帛等人質正而全斌等具伏其令御史臺於朝堂集文武百官議罪以聞本朝大詔令

仁贍自乾德二年正月除樞密副使至是年正月罷在樞密凡三年初詔王全斌等平蜀以仁贍爲西川行營都監及蜀平而全斌等違紀律（？）東殺降兵以致群盜充斥諸將還仁贍歷詆諸將冀自免上曰納李廷珪妓女開豐德庫取金貝此豈諸將所爲邪仁贍皇恐不能對以其新有功不欲付獄吏令中書門下省追問皆具伏所取受隱沒爲錢六十四萬四千八百餘貫詔御史集百官議全斌等罪當死上特赦之

三月乙丑沈義倫樞密副使自西川隨軍轉運使給事中遷戶部侍郎除

義倫字惠恭陳留太康人名上一字避太宗諱名後去之太祖領同州節制辟在幕府繼領滑許宋三鎮皆從爲既受禪遂擢用之平蜀之役義倫爲西川隨軍轉運使獨居佛寺蔬食有以珍異奇巧獻者皆却之東歸橐中惟圖書數卷而已時曹彬自蜀還上嘗從容問以官吏善否彬惟薦義倫可任上亦聞義倫清節過人故有是命義倫在樞府六年至開寶六年九月拜相

開寶五年壬申乾德六年十一月改開寶元年

二月庚寅劉熙古參知政事自端明殿學士兵部侍郎除後唐明宗時孔循始議置端明殿學士二人專掌顧問以馮道趙鳳爲之班翰林學士上蓋極寄聽事官也。詳見石林燕語。國朝舊制職掌侍外宮學士待制等員端明殿學士等職皆爲侍從之選無職掌多帶職以領在內省府寺監在外藩方任使。皆與

熙古字義淳雎陽人太祖領宋州節制熙古爲節度判官及受禪遂召用之

九月癸酉李崇矩罷樞密使爲鎮國軍節度使

崇矩自乾德二年正月除樞密使至是年九月罷在樞府凡八年時趙普爲相與崇矩分秉國政崇矩以女妻普子承宗厚相交結太祖頗不悅有鄭伸者客崇矩門下十年至是上書擿其陰事訴之于是罷崇矩出鎮及卒贈太尉謚元靖以子繼昌之子遵勗尚太宗女萬壽公主追

封河東郡王遵勳積官至鎮國軍節度使

開寶六年癸酉

六月庚申劉熙古罷參知政事致仕

熙古自開寶五年二月除參知政事至是因足病以戶部尚書致仕執政凡二年卒贈右僕射

八月甲辰趙普罷相除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河陽三城節度使

凡以檢校官兼中書令侍中同平章事並謂之使相專制皆署勑五代以來不預政事朝會則綴本班正衙見謝則押班凡宣制除授者勑尾存其銜而不署側注使字○南窓紀談○故事宰相去位例除本官稍優則進官一等或易東宮三少惟趙韓王以開國舊臣且相十年故以使相罷蓋異恩也自是訖太宗真宗皆不易舊制○石林燕語○祖宗以節度使中書令節度使侍中節度使平章事待勳賢故老久次舉相罷相隨其舊秩加節度使出判大藩及召入本還相位而拜樞密使者則加樞密使以易節度故遂謂之使相樞密中書令敘位亦在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之下○舊典

制曰代天治物厥功已成仗鉞臨戎所委尤重雖弼諧而是賴且勞逸以惟均睠惟孟津介於河洛素爲輿壤況乃近藩爰命台臣俾分閫寄具官趙普昔在霸府實爲元勳始當草昧之初首贊經綸之業千載起興王之運十年居調鼎之司帷幄伸謀股肱宣力燮和萬彙已施濟物之功鎮撫三城適表出藩之貴帥壇受任相印兼榮永隆屏翰之權更勵始終之節

普自乾德二年正月拜相至是年八月罷獨相凡十年○普之爲政也專廷臣多疾之是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嘗遣親吏往市屋材至京師治第樓三司使趙玭廉得之以聞太祖怒使令追班將下制逐普而王溥奏解之故事宰相樞密使每候對長春殿同止殿廬中太祖聞普子承宗娶樞密使李崇矩女卽令分異之自崇矩罷上於普稍有間普又嘗以隙地私易尚方蔬圃以廣其居及營邸店翰林學士盧多遜因召對屢攻其短會雷德驤子有隣怨普之擯其

父求所以報普時上知堂吏擅中書權多爲姦贓有隣于是擊登聞鼓訟堂後官私事皆普庇之太祖怒令下御史府按治各抵罪上始有疑普意矣普自是恩益替始詔參知政事陞都堂與宰相同議政事復詔薛居正呂餘慶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未幾遂罷去普嘗設大瓦壺於視事前閤中中外表疏普意不欲行者必投之壺中束緼焚之其多得謗咎殆由此也

趙普自乾德二年至開寶六年罷獨相凡十年是後李昉自雍熙二年至端拱元年罷凡四年王旦自景德元年至祥符五年罷凡七年呂夷簡自天聖七年至明道元年罷凡三年皇祐三

年罷若亦三年紀聖元年章子厚亦七年皆得相而淳化元年呂蒙正亦獨相踰年第見筆談
九月丁卯呂餘慶罷參知政事爲尚書左丞
尚書丞郎自兩省遷至者謂之兩省之貴近與兩制兩省學士待制一等除任唯不預從。侍典
餘慶自乾德二年四月除參知政事至是年九
月罷執政凡九年太祖幕客餘慶居其先趙普
李處耘首大用餘慶略不介意餘慶執政時會
普忤旨左右爭傾普餘慶仍力爲辨析人稱其
長者至是有疾上章求解機務故有是命
己巳薛居正沈義倫並拜相 居正自吏部侍郎參知政事除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仍前監修國史 義倫自戶部侍郎樞密副使除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居正拜相制曰財成天地者元后之道燮理陰陽者
家宰之權其有早踐嚴廊久參機務既著彌綸之效
宜升輔相之資 具官薛居正 文作國華才爲人傑夙推雅
望久服大寮朕自膺寶圖茂建皇極酌用舊制簡求
輔臣特命像大政於萬機下丞相之一等碩惟全德
無忝明恩乎令歷年厥有成績疇庸之典無所吝焉
是用擢正台司仍兼史職懋官進秩眞食增封於戲
知臣者君子雖慙於往聖以道佐主汝宜念於前賢
永保令圖以承休命

義倫拜相制曰輔弼之臣邦家是資緝熙庶政必賴
其嘉謀鎮撫四夷實資於重德惟機衡之近列有霸
府之舊僚疇佐命之功俾當爰立委調元之任允契
具瞻 具官沈義倫 儒行飭躬貞規邁俗保安嬰之儉德富
貴賢之經術自昔逢興運歷踐通班掌漕坤維清風
播於遠俗詢謀密地素積光於盛時是用擢踐鼎司
倚爲國相正中樞之貴位冠仙殿之群儒式重元勳
且符公望於戲創業垂統予方致於治平當國秉鈞
爾宜思於經制務恢遠略以贊丕圖

居正開寶九年十月除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
郎昭文館大學士太宗太平興國四年十月除
守司空義倫開寶九年三月上將幸洛陽以爲
東京留守尋召赴西京十月除尚書右僕射監
修國史太宗親征太原以義倫留守判開封府
事師還太平興國四年加尚書左僕射
同日盧多遜參知政事 多遜自翰林學士兵部員外郎兼中書舍人除
楚昭輔樞密副使 昭輔自左驍衛將軍判三司除
多遜懷州河內人。昭輔宋城人。多遜博涉經
史善伺人主意太祖好讀書每問書中事多遜
何知應答無滯太祖寵異之執政三年至九年

十月拜相○太祖初與禁衛嘗召昭輔置左右及即位以其有心計遂擢權判三司至是除樞密副使開寶九年以樞密副使昭輔右衛大將軍判三司王仁贍分領南北院事自後宣徽使開寶六年即命樞密使副兼領院事樞密使副兼領宣徽南北院自此始

二月庚戌曹彬樞密使自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除檢校太尉忠武軍節度使充

彬字國華真定人太祖伐江南彬進圍金陵替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旣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始彬之行上許彬以使相爲賞及還語彬曰今方隅尚有未服者汝爲使相品位極矣豈復力戰邪且徐之更爲我取太原因密賜錢五十萬未幾拜樞密使領忠武軍節度使樞密領節度自彬始賞江南之功也太宗即位加同平章事彬初以節度使爲樞密使不罷旄鉞至是加同平章事仍充樞密使即罷旄鉞太平興國三年十一月以郊祀恩加檢校太師四年十月以平定太原加兼侍中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一終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二

宋太常博士徐自明著

太宗開寶九年十二月改太平興國元年

十月庚申盧多遜拜相自吏部侍郎參知政事除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制闕

太宗以十月癸丑即位庚申多遜拜相太平興國四年十月除兵部尚書

同日楚昭輔樞密使自樞密副使除

太平興國三年十一月以郊祀恩加檢校太尉四年十月以平定太原加檢校太師

太平興國四年己卯

正月庚寅石熙載簽書樞密院事自樞密直學士除簽書樞密院事

熙載字凝績洛陽人太宗初領泰寧節度辟爲掌書記及即位遂擢用焉是年除簽書樞密院事簽書樞密院自熙載始四月庚戌除樞密副使兵部隸樞密院承五代之制有使副使至太宗朝始命石熙載以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治平中郭逵以檢校太尉同簽書樞密院事官制沿革

太平興國六年辛巳

六月甲戌司空平章事薛居正卒

居正自開寶六年九月拜相至是年六月薨于
于位相太祖三年相太宗六年方入奏事疾作
輿歸而卒年七十贈太尉中書令謚文惠咸平
二年配享太宗廟庭居正操行方正爲相任寬
簡不苛察士君子以此多之
九月辛亥趙普再入相（自太子太保除守司徒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
制曰協比者德皇王之大猷圖任舊人邦家之令典
其有功高締搆望著巖廊出領藩宣入奉朝請輿望
所屬嘉言孔彰宜膺作礪之求再授秉鈞之寄（具官趙普）
建邦元輔命世偉才早踐台衡載更時序蕭何畫一

之法著於廟堂甘盤舊學之臣居在班列朕方寤寐
良弼寅亮天工詢于元龜歷選群后用炳舊德祈予
眇躬外以鎮撫四夷內以平章百姓康濟庶務常思
舟楫之言品題群材俾適輪轅之用佐佑寡昧臻于
治平特使內親房杜專美於前代也
太宗即位以普爲太子太保普奉朝請累年廬
多遜益毀之鬱鬱不得志上寤拜司徒侍中封
梁國公廷美廢多遜南遷普之力也
同日石熙載樞密使（自刑部侍郎樞密副使除戶部尚書充）
制曰文昌之設益重於六官溫室之任聿參于萬務

自非忠謹敦厚溫恭明允則何以追武帳之三接賛
鴻樞之百度職茲宥密以奉論思我之得人無愧前
古（具官石熙載）挺生間氣符會昌期早事初潛屢進苦口
之說洎參樞近益勵匪躬之誠進思盡忠言必循理
裨袞無闕循墻益恭朕之使能人實受賜用尊名數
式示倚毗俾兼喉舌之司以重股肱之寄往踐樞軸
必也正名克勵乃誠罔廢于道
用文資正官充樞密使自熙載始也
十一月癸丑楚昭輔罷樞密使（爲左驍衛將軍）
昭輔自開寶六年九月除樞密副使九年十月

拜樞密使至是年十一月罷在樞府凡十年昭
輔性勤謹介直掌樞務人不可干以私然無他
材略至是以足疾就第在告數月始命石熙載
代其任會郊祀畢乃有是命及卒贈侍中謚景
襄真宗祀亳回再贈中書令
太平興國七年（壬午）
四月甲子竇偁郭贄並參知政事（偁自右正議大夫樞密直學士贄自中書舍人並守本官除正議大夫本諫議大夫避太宗舊諱國朝給事中中書舍人諫議大夫並係所省官給事左諫議隸門下中書舍人右諫議隸中書○擒典）
柴禹錫樞密副使（自如京使除宣徽北院使兼）

偁字日彰薊州漁陽人贄字仲儀開封人禹錫
字元圭大名人○偁父周諫議大夫禹錫五子
曰儀儼侃偁僖皆相繼登科時人謂之竇氏五
龍偁先與賈琰同在太宗幕府琰便佞希旨偁
常疾之太宗與諸王宴射琰頗稱贊德美詞多
矯誕偁叱之太宗不樂因罷宴遂出偁知澤州
既大用太宗謂曰汝自揣何以至此偁曰陛下
以藩邸之舊出於際遇太宗曰非也以汝嘗面
折賈琰賞卿之直耳十月卒詔輟視朝贈工部
尚書偁喜同幕丁顥子謂謂尚幼偁以女妻之

後果至宰相○贄自太宗任京尹時得侍潛藩
邸及即位遂擢用之○禹錫亦事太宗于晉邸
太宗以藩府之舊多訪以外事遂告秦王廷美
陰事故寵用之八年六月遷宣徽南院使
戊辰盧多遜罷相責授兵部尚書
制曰調梅作礪中外之所瞻加膝墜淵古今之攸戒
矧於輔相之任必全進退之宜具官盧多遜早中科名亟
更臺閣久翅翔於近列嘗際會於先朝擢預中書俾
叅庶政洎予臨御首正台衡補衮之効蔑聞由徑之
蹤盡露節虧忠蓋道有依違尚塵廊廟之榮爲猷搢
紳之論爰伸念舊用示匿瑕俾領夏官以奉朝請用
全終始之義以彰廣大之恩
多遜自開寶九年十月拜相至是年四月罷爲
相凡八年○趙普爲相多遜屢短之于上前普
由是罷相多遜在相位普之子及親屬多爲所
抑普既復相多遜不自安普屢諷多遜令引退
多遜貪權固位不能自決會普廉得多遜與秦
王廷美交通事遂以聞多遜坐秦王事責下御
史劾其狀得實詔文武常叅官集議之太子太
保王溥等叅議言多遜身處台司心懷顧望大

逆不道干紀亂常上負國恩下虧臣節請削奪
官爵準律誅斬有旨配隸崖州充長流百姓
多遜削奪官爵配隸崖州制曰臣之事君貳則有辟
下之謀上將而必誅兵部尚書盧多遜頃自先朝擢叅大政
洎予臨御首正台衡職在燮調任當輔弼邦家之務
一以咨之朕既倚成汝合思報而乃交結藩邸窺伺
君親指斥乘輿謀危社稷大逆不道非所宜言因遣
近臣雜治其事醜跡共露具獄已成俔有司之定刑俾
外廷而集議僉以梟夷其族汙瀦其宮用正憲章以
合經義尚念嘗居重位久事明廷特寬盡室之誅止

用投荒之典實汝有孑非我無恩爾群臣當體茲意
其盧多遜在身官爵及三代封贈妻子官封並宜削
奪追毀一家親屬並配隸崖州充長流百姓仍終身
禁錮縱更大赦不在量移之限其期周以上親屬並
配隸邊遠州郡禁錮
庚辰沈倫罷左相責授工部尚書舊諱不名義倫避太宗
制曰具官沈倫頃自諸生幸逢興運亟登廊廟遂踐鼎司
閱閱無聞祭會斯極洎于臨御尤所倚毗七年于茲
恩寵備至所宜盡心竭慮知無不為使內外和平背
恩不作此宰相之任也昨盧多遜包藏逆節結構異

端豈無姦邪之謀見于舉措之際汝則與之同列積
有日時安然坐觀曾不先覺給其醜跡上瀆朝經雖
我友于之親傷我寬仁之德貪榮竊位於汝安乎雖
復謝病引年拜章上綏儻更優其爵秩何以肅於搢
紳非我無恩蓋全大體六卿之任位望特隆深屈憲
章粗伸警勵其子都官郎中繼宗本由父蔭不宜更
在朝行可落班簿
倫以開寶六年九月拜相至是年四月罷相太
祖凡四年相太宗七年倫清介在相位自守而
已先是倫與盧多遜同列多遜坐秦王廷美通

謀事發而倫前已病在告求致仕責其坐觀同
列稔其醜迹乃至於貶後請老復授左僕射致
仕卒年七十九贈侍中謚恭惠
・太平興國八年 癸未
正月戊寅曹彬罷樞密使自侍中罷爲天平軍節度使
制曰萬機秩掌溫室之任斯勤十乘隱轔齋壇之寄
尤重式均勞逸用示倚毗具官曹彬說禮敦詩體仁利物
臨事克彰於忠謹接下彌盡於謙恭兩朝備罄於腹
心終日不離於帷幄折衝千里維藉樽俎之籌節制
百城宜分旄鉞之任輟茲禁中之位賜以汝上之田

式勞申伯之蕃宜毋忽段木之偃息
彬自開寶九年二月除樞密使至是年正月罷
在樞府凡八年酒坊使彌德超驟被委遇上急
變云彬秉政歲久得士衆心又誣彬有不軌之
謀太宗頗疑之彬不自辨遂有是命趙普嘗爲
彬見太宗因爲辨其誣太宗大悟德超既得罪
而待彬如故其後太宗從容謂普自愧聽斷不
明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有才而任用之察曹彬
無罪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此所以彰
陛下之明聖也太宗於是釋然繼封魯國公

己卯王顯彌德超並樞密副使顯自東上閤門使遷宣徽南院使兼德超自酒坊使遷宣徽北院使兼
顯開封人德超滄州人少皆嘗給事太宗於潛
邸德超旣譖曹彬彬遂罷顯與德超爲南北院
使並兼樞密院副使
二月庚申宋琪參知政事自右諫議大夫同判三司遷左諫議大夫除
琪范陽薊州人太宗爲開封尹琪爲府推官禮
遇甚厚及卽位遂擢用之七月庚辰加刑部尙
書班參政李昉上執政未幾一年十一月拜相
四月丁亥彌德超罷樞密副使削官爵流瓊州

制曰具官彌德超闒茸常材斗筲小器朕昔在藩府嘗令
中涓自入纂於丕圖亦累遷於近職錄其尺寸之效
陞于宥密之司而高則疾顚盈而亟覆訴晉同列指
斥朕躬爲臣若斯於法何逭朕求治斯切益急於用
人引咎實深詎忘於有罪御史閱實有司定刑合寘
嚴誅以禦魑魅凡爾在位體茲好生其彌德超在身
官爵並宜削奪其一家配隷瓊州禁錮
德超在樞府纔數月德超嘗上急變巧誣曹彬
以他事太宗疑之出彬爲天平軍節度使德超
謂事成期得樞密使及是失意居常怏怏嘗詬
王顯等曰我爲國家言大事有安社稷功但得
如綫許大名位爾等何人反在我上度上無執
守爲汝輩所眩惑顯等告之太宗怒令鞫其事
故抵於罪
六月己亥王顯樞密使自宣徽南院使樞密副使加檢校太保充
制曰漢以尙書平章奏議魏以中書參掌機密邦國
之務率繫於樞衡軍旅之謀多出於帷幄授受之際
厥惟艱哉具官王顯器量恢宏襟靈秀拔嘗事藩邸備極
公忠累踐榮班遂膺顯用風雨如晦益勵匪躬之誠
夙夜惟寅愈定致君之志樞密之任獻納攸資宜正

名稱用伸眦倚益堅許國之節式副知人之明
七月辛未郭贄罷參知政事責授秘書少監
制曰具官郭贄篆筆持橐獲侍於初潛曳組鳴珂久塵於
淸切頃參台席實代天工而敢沃茂聞尸素斯極歆
酒過量自貽沈湎之譏發言無稽益彰容易之態所
宜左降尙屈典刑
贄執政凡一年曹彬爲彌德超所譖贄爲辨其
誣宰相趙普因是重之遂不次擢用至是以晨
朝被酒遂致罷黜尋知荊南府眞宗卽位累遷
禮部尙書及卒贈左僕射諡文懿贄長者喜延

譽後進宋白趙昌言皆其所薦也

庚辰李昉參知政事自文明殿學士工部尚書除守本官充

太平興國五年置文明殿九年殿災改建爲文德殿遂廢此職官制

昉字明遠深州饒陽人郭贄既貶中書惟趙普宋琪時普恩禮稍替將復命相廷臣獨工部尚書李昉宿舊上欲用昉參政以琪先入當班列昉上加琪刑部尚書昉守參知政事昉執政僅半年十一月拜相

六部尚書以吏部爲冠兵部次之戶部次之刑部又次之禮部又其次而工部居下

八月庚戌石熙載罷樞密使爲尚書右僕射

制曰宥密之務寔總於機衡之任實參乎百揆職事斯設在勞逸而則殊名器所先固授受而惟允具官石熙載迭識兼濟備量旁通早在初潛實預賓佐常弦之戒動靜有常金石之誠夷險如一自總樞軸屢進儻言方參帷幄之謀遽嬰寒暑之病抗章引退瀝懇彌堅宜推加等之恩俾有瘳之喜勉思頤養式副倚毗

熙載自太平興國四年正月除簽書樞密院事四月除樞密副使六年九月除樞密院使至是年八月罷在樞府凡五年熙載以足疾多請告太宗幸其第臨問久而不愈遂抗表求解機務故以優禮罷卒贈侍中謚元懿熙載有文學立朝無顧避稱薦善人有長者之譽與薛居正配享太宗廟庭子中立景祐四年拜參知政事

十月己酉趙普罷相自司徒兼侍中罷爲檢校太尉兼侍中武勝軍節度使出鎮鄧州

制曰入總國政實冠三司之崇出分閫寄聿當二老之任所以推恩禮於輔弼伸倚注於勳賢斯爲大猷豈敢虛授具官趙普挺鍾間傑富稟誠明草昧之初締紉之功夙著巖廊之上啟沃之效居多朕疇咨老成參用舊德再授鹽梅之寄用師樂石之言彌縫之績既彰調燮之勤斯著煩我耆艾職茲樞衡授以藩宣均

其勞逸用加掌武之秩以增衛社之雄大啟南陽夾輔王室

普自太平興國六年九月再入相至是年十月罷再相凡二年普罷時太宗眷禮甚厚作詩餞之又謂之曰普於國家有勳力朕疇昔與之游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樞務俾之善地卧治云

雍熙三年移山南東道節度使自梁國公改封許國公

十一月壬子宋琪李昉並拜相琪自刑部尚書參知政事昉自工部尚書參知政事並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制曰平章百姓唐堯所以疇咨總領衆職漢室由是
致治非賢罔乂得士則昌聿求經濟之才爰授弼諧
之任枚卜斯允成命是行具官宋琪宇量沖深規模宏遠
具官李昉蘊有公望久服大寮而皆罄竭謨明裨贊樞輔
君臣之際人無間言公家之事行有餘力脩經術以
自輔體方直而靡渝是用擢正公台職茲調燮朕所
注意不假審象之求汝則致君更思補袞之効唯用
虛己竚茲沃心欽若訓詞往踐乃位並拜同判
琪自庶僚一歲中爲宰相其速如此昉初與盧
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屢譖昉昉曰盧與我厚

不爾於是上語及多遜事昉頗爲解釋上因言
多遜居常毁卿不直一錢昉始悟上由此益重
之昉請復時政記先進御然後付史館時政記
進御自昉始編長雍熙元年十一月南郊畢琪遷
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昉遷中書侍郎監脩
國史○太宗始即位詔秦王廷美武功郡王德
昭位在宰相上至是詔自今宰相序立宜在親
王之上李昉宋琪頓首請遵故事上不許琪等
又叩頭固辭久之上曰宰相之任實總百揆與
群官禮絶藩邸之設亦奉朝請而已元佐等尚

幼欲其知廉損之道卿勿多辭也琪等拜舞稱
謝今宰相班在諸王上自此始
壬申李穆呂蒙正李至並參知政事穆自翰林學士遷左諫議除蒙正自翰林學士都官員外郎除至自翰林學士都官郎中知制誥除
穆字孟雍開封陽武人蒙正字聖功河南人至
字言幾眞定人○穆文學操履爲太祖所知太
祖嘗謂盧多遜曰李穆士大夫之仁者也多遜
曰穆臨事不以死生易節所謂仁者必有勇也
穆等既並命對于玉華殿上謂之曰朕爲官擇
人惟恐不當今兩制之臣十餘皆文學適用操

履方潔穆居京府尤號嚴肅故茲獎擢惟公也
朕思閭里間每旦焚香祝天子萬歲次則大臣
胥壽朕與卿等爲得不思善事以副億兆之禱
耶皆再拜謝編長穆執政未幾丁母憂不數日起
復本官穆固辭不得已視事未終喪而卒太宗
臨哭出涕謂宰相曰穆絜己守道操履純正眞
不易得朕方爾擢用遽茲淪謝非斯人不幸乃
朕之不幸輟視朝贈工部尚書呂蒙正舉進士
第一執政四年端拱元年拜相
同日張齊賢王沔同簽書樞密院事並自樞密直學士遷右諫議大夫除

齊賢字師亮曹州冤句人汚字楚望齊州人雍熙元年十二月齊賢汚並遷左諫議大夫三年齊賢以給事中知代州時大舉北伐代州楊業戰沒太宗訪近臣以策齊賢請行仰有此授初太祖幸西都齊賢時以布衣獻策太祖召至便坐令面陳其事齊賢以手畫地條陳十策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其六說皆善太祖怒令武士拽出及車駕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汝可收之使輔汝為相也至太宗初即位放進士牓决欲置於

高等有司偶失掄選第在三甲之末太宗不悅及注官有旨一牓盡與京官通判齊賢釋褐授將作監丞通判衡州不十年為相

雍熙二年乙酉 太平興國九年十一月改雍熙元年

十二月丙辰宋琪罷相 為刑部尚書

制曰王者欽若大猷允釐庶政必籍台輔以張化原上所以燮理陰陽下所以康濟黎獻唯公是務與衆共之其或時望有虧物情未允進退之際公議在焉具官宋琪早以時才嘗依藩邸荐更歲月久効官常洎朕纘承載懷求舊攀附鱗翼騰躍風雲擢於會府之中處以公台之任而識非遠大望匪具瞻曾無端謹之稱但有詼諧之誚朝章政典無所建明百度彝倫如何式敘豈可以承倚毗之重當夔責之任哉宜以秋卿俾還相印退之以禮不謂無恩勉務欽承自求安逸

琪自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拜相至雍熙二年十二月罷入相凡二年樞密使柴禹錫同罷上謂宰相李昉等曰朕於大臣豈容易進退事不獲已方行此命朕欲展宮城禹錫有別第在表識中上言願易闤闠中官邸朕極不樂自此朕薄其為人乃潛與宋琪相結為琪請流人盧多

遜第朕命即賜之多遜犯罪籍沒為宰相復請居之不避惡名豈大臣之體乎然不欲暴其狀止以詼諧無大臣體罷云 錄拜罷

琪有吏能而寡學識在相位百執事謁見或有干請必面折之後拜右僕射卒年八十贈司空謚惠安 國朝宰相享耆壽者十人宋惠安八十其後張鄧公八十六陳文惠八十二富文公八十一杜祁公八十宋元獻七十九李文定七十七曾宣靖八十韓魏公七十六蘇丞相八十二文潞公雖至九十四而黨敗秩蔡師垣亦八十晚節掩蔽前遷殂于中路不得全有富貴考終

同日柴禹錫罷樞密副使 自宣徽南院使罷為左驍衛大將軍

制曰樞密重地密勿近司倚注所先無加於此苟與

情之未洽在公議以難安具官柴禹錫早自中涓升于近
侍載承求舊之寵驟遷宥密之司而不能盡瘁于事
傾輸乃誠苟且因循孤予委遇退居散地猶示優恩
尚忝翊衛之榮無忘欽承之意
禹錫自太平興國七年除樞密使至是年十二
月罷在樞府凡四年

雍熙三年 丙戌

正月戊戌李至罷參知政事 自給事中罷授禮部侍郎
至自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除參知政事至是
年正月罷執政凡二年至以目疾連表乞罷職

養病詔不許固請從之特賜月俸錢十萬

六月戊戌辛仲甫參知政事 自御史中丞遷給事中
仲甫字之翰汾州人

八月丁酉王沔張宏並樞密副使 沔自左諫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除 宏自樞密直學士拜右諫議大夫除
宏字巨卿青州益都人

雍熙四年 丁亥

四月癸巳張宏罷樞密副使 自樞密副使左遷御史中丞
趙昌言樞密副使 自御史中丞除樞密副使
昌言字仲謨汾州孝義人時河朔用兵張宏循
默備位無所建明而御史中丞趙昌言數上北
邊利害故而易之群臣皆竦動云宏在樞府幾
一年。王稱贊曰朝論以張宏循默故罷其政
使與趙昌言更其任夫御史之職在繩邪而中
丞之位號執法事之利害人之忠佞皆得而言
之其責豈不重哉循默之人使充其位可乎 事略
太宗時張宏真宗時李惟清皆自樞密使爲御史中丞蓋重言責也仁宗時亦多命有執政如晏元獻王安簡公皆是自嘉祐後迄今無爲之者。石林燕語

端拱元年 戊子 雍熙五年正月改元

二月庚子李昉罷相 自尚書右僕射

制曰端拱崇資文昌右相蓋非賢而不授諒出綍以
惟公告稱具寮舉茲明命 具官李昉 巖廊舊德文學名儒
踐臺閣之通班素高聞望處鈞衡之大任久展謀猷
謙和秉君子之風純懿揖古人之美今者輟從三事
總彼六卿董齊喉舌之官載光北斗領袖搢紳之列
首冠南宮用答鎮俗之清規式表尊賢之茂典異數
適尊於表著睠懷別視於股肱佩服渥恩優游名器
恭踐厥位惟往欽哉
昉自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與宋琪同拜相至
是年二月罷入相凡六年。先有翟馬周者擊

登聞鼓訟李昉身任元宰屬北戎入寇不憂邊
思職但飲酒賦詩狎暱女樂等事上以方講籍
田稍容忍之於是召翰林學士賈黃中草制授
昉右僕射罷政且令黃中切責之黃中言僕射
師長百僚舊宰相之任今自工部尚書拜乃殊
遷非黜責之義也若以文昌務簡均佚為辭庶
幾得體上然之長編
同日趙普呂蒙正並拜相普自檢校太師兼侍中山南東道節度使除太保兼侍中蒙正自給事中參知政事除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監修國史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普昭文相制曰尊賢養老上古格言念舊錄勲前王
令典而況再登廊廟三秉節旄始終不易於純誠出
入咸膺於大用爰疇茂德用降徽章具官趙普大弼儲祥
維嵩挺秀翊天飛之景運名冠公王蘊台輔之嘉謨
功書簡策早從黃閣旋擁高牙隆中畫僃於仁風晛
首更歌於善政加以心惟許國道在安民封章屢納
於忠言致理率陳於正道佐予涼德繁乃宗臣朕所
以卜在會朝委之論道彝倫未叙將俟於緝熙庶政
闕然佇期於寅亮是以輟從藩輔復踐巖廊加帝保
之崇資冠鸞臺之舊列咨上公而斷政彌切倚晛

昌洪業以永丕圖更資光輔
蒙正拜相制曰天道無私日月星辰助其照皇王不
宰股肱輔弼代其功所以端拱仰成垂衣致治建千
年之昌運追三代之令猷其有業茂經綸才推謹厚
恭大政而再推寒暑秉純誠而無替初終宜推爰立
之恩式副至公之選具官呂蒙正四氣均和五行鍾秀藴
濟時之明略輔之以溫恭挺命代之宏材守之以淵
默允膺歷試早振芳猷公忠推社稷之臣疑重見廟
堂之器眷茲大體久彰具瞻爰賚作礪之功用正秉
鈞之任崇階驟貴列爵增封兼脩太史之書載踐地

官之秩俯宜周旋庶政左右眇躬緩茲宵旰之憂翊
我隆平之運同底于道豈不美歟
普至是凡三入相上親耕籍普表求入覲太宗
從其請禮成冊拜上諭普曰卿勿以位高自縱
勿以權重自驕但能謹賞罰舉賢能弭愛憎何
憂軍國之不治朕若有過卿勿面從古人恥其
君不及堯舜卿其念哉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
不結黨與遇事敢言每論政有未允者必固稱
不可上嘉其無隱故與普俱命藉普舊德為之表
率也蒙正晚輩與普同位普甚推許之長編○普

次子趙承煦自襄州衙内都虞候爲六宅使普再入相未始爲求官上特命之普嘗戒其子弟曰吾本書生偶逢昌運受寵踰分固當以身許國私家之事吾無預焉汝等宜各勉勵勿重吾過故自宥密升朝輔出入三十餘年未始爲其親屬求恩澤者宰相子爲六宅使近制宰相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加朝散階先是盧多遜爲相其子雍即授此官後遂以爲常呂蒙正固讓止授九品京官將作監丞因以爲定制長編

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自呂蒙正始本朝三入相者趙韓王呂文穆文靖張鄧公文潞公蔡元長雖四入相不克有終揮麈錄

同日王沔參知政事自樞密副使遷戶部侍郎除

張宏樞密副使自御史中丞遷工部侍郎除

楊守一簽書樞密院事自客省使遷宣徽北院使除

宏前已爲樞密副使後以循默無所建明乃用御史中丞趙昌言爲樞副而改宏爲御史中丞至是復爲樞密副使○守一初爲晉邸涓人太宗即位遂擢用之守一在樞府纔七月是年九月卒贈太尉忠武軍節度使

三月甲戌趙昌言罷樞密副使自工部侍郎責授崇信軍節度使行軍司馬

責趙昌言等詔曰朝廷詔爵位以待賢能明刑法以馭群下苟回邪之自露在典憲以宜行具官趙昌言早以微才擢居重任訏謨之效未見於盡忠險詖之蹤頗開於植黨交結非類玷辱清朝合肖從之原情正刑書之顯戮特寬窮究以示包荒俾出佐於藩垣仍不奪於章綬噫予之待士無愧於至公爾之戴君頗乖於誠節宜思自咎勿謂無恩

昌言在政府幾一年昌言與戶部侍郎陳象輿刑部郎中董儼知制誥胡旦直史館梁顥厚善四人日常會於昌言之第故京師有陳三更董半夜之語旦又作大言誑誕之詞使翟馬周者上之其言多排毁時政自薦可爲大臣力擧旦等十數人皆公輔之器俾昌言内爲之助會京尹許王廉知其事白之太宗大怒捕馬周繫獄究治流海島昌言與旦等皆貶黜云拜罷錄

端拱二年己丑

七月己卯張齊賢樞密副使自右諫議大夫簽書樞密院事遷刑部侍郎除

張遜簽書樞密院事自鹽鐵使遷宣徽北院使

遜博州人太宗居藩邸得隸帳下及即位遂擢用焉

○時中書門下言所錄時政記緣皇帝每御前殿

樞密院已下先上宰臣去上所有宣諭聖語裁製
嘉言無由聞知慮成漏略自今樞密副使二人
逐旋抄錄送中書遂詔樞密副使張宏張齊賢
同抄錄自後樞密院事皆送中書同修爲一書而授
史官副使知院二員同掌之 長編

淳化元年 庚寅 端拱三年正月改淳化元年

正月戊子趙普罷相 罷爲大保兼中書令充西京留守河南尹
國初沿唐故事尚書令侍中中書令爲三省長官後改官儀前興趙未有兼中書令者惟贈官有之 國史 存放談

制曰帶河之誓蕭相首於羣臣分陝之寄周公冠于
二老矧乃功宣締創績著嚴廊懇辭金鉉之榮願遂
安車之志不加殊禮曷報茂勳兵官趙普宇量淵深風規
震肅翊戴先帝實有佐命之勳弼諧坤人益見匪躬
之節而自再持持鈞三冠非可暇假宜獻實恭協德
小大之務知無不爲夙夜之勤浸以成疾事遵賜告
之典懇陳避位之言諭之再三終不可奪鞏洛之地
成周舊壤王畿之廣實切於保釐京邑之重允膺於
表則乃兼入柄之秩往撫千里之邦勉荷寵章式資
卧理云云

普自端拱元年二月三入相至是年正月罷居
相位二年初太宗欲相呂蒙正以其驟進人望
未允藉普舊德以鎮之遂
再用兼政普自去秋以病免
朝謁止日赴中書治事有大政則召對及冬病
益甚車駕屢幸其第省問賜予加等疾遂篤三上
表致仕上不得已以普爲西京留守河南尹加
中書令懇辭再四太宗賜手詔曰開國元勳惟
卿一人不同他等毋至固避俟首途有日當就
第與卿爲別普捧詔涕泣力疾請對頗言及國
家事上嘉納之普以衰病再乞骸骨進位太師
封魏國公給宰相俸令於西京私第養疾

祖宗以三師三公爲宰相親王使相之官及宰臣官至僕射致仕者卽敎在位久近拜太尉太傅等官若太師卽爲異恩本朝唯趙韓王普以勳文路公彥博以年得之外齊甚不拜仍自司空五遷方至太師有若王文正公曰呂文靖公夷簡皆任相二十年纔以太尉致仕可見國家重太師官也
○舊典

淳化三年太師魏國公趙普卒年七十一 太宗
聞訃震悼謂近臣曰普國初元勳事先帝與朕
最爲舊故能斷大事盡忠國家真社稷之臣因
出涕贈尚書令封真定郡王謚忠獻輟視朝五
日命右諫議大夫范杲持節護喪事至道二年

進封韓王咸平二年二月配饗太祖廟庭普之
子孫至今顯榮不絕 國朝稽西漢非劉氏不王之制只封皇之期親爲王其近親以年勞久次止封郡王而已至於贈典非后之父祖亦不預至眞推祖宗以趙忠獻佐命興邦以建宗社若曹彬之封恭王潘美之封鄭王雖習無緣有若孫爲后而得之舊典

淳化二年 辛卯

三月乙丑辛仲甫罷參知政事 給事中罷爲工部尚書知陳州
仲甫自雍熙三年六月除參知政事至是年三
月罷執政踰三年仲甫從容自守而已至是以
足疾罷出知陳州後告老致仕進太子太傅卒

年七十四贈太子太保謚康節

四月辛巳張齊賢陳恕並參知政事 齊賢自刑部侍郎樞密副使除恕自鹽鐵使遷給事中除
齊賢執政凡七年九月遂拜相○恕字仲言洪
州南昌人恕爲鹽鐵使有心計釐去宿弊太祖
深器之曰眞鹽鐵使也太宗即位遂大用焉

同日張遜溫仲舒寇準並樞密副使 遜自宣徽北院使簽書樞密院事除仲舒準俱自樞密直學士遷左諫議大夫除
仲舒字秉陽河內人準字平仲華州下邽人

同日張宏罷樞密副使 爲吏部侍郎
宏自端拱元年二月復爲樞密副使是年四月
罷在樞府一年餘後進工部尚書卒贈右僕射

九月丁酉王沔陳恕並罷參知政事 沔自戶部侍郎恕自給事中並罷守本官
沔自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除簽書樞密院事
雍熙三年八月除樞密副使端拱元年二月除
參知政事是年九月罷執政凡八年恕自淳化
二年四月除參知政事至是亦罷執政纔數月
○自趙普出守西洛蒙正以寬簡居相位辛仲
甫從容其間王沔怙恩招權政事多決於沔沔

聰察敏辨善敷奏有適時材用先與張齊賢同
被進擢掌樞務頗不叶齊賢出守代州沔遂爲
副使參知政事陳恕先鹽鐵性苛察亦嘗與沔
忤於是齊賢與恕並在中書沔心不自安慮群
官有以中書事告齊賢等左司諫王禹偁上言
中書樞密不得於本廳接見賓客並於政事堂
同見以防請託沔心喜即奏可下其事左正言
謝泌上言以爲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陛下聰
明寄於輔臣苟非接見群官何以悉知外事若
令都堂候見則群官咨事無時是大臣常須百

執事於都堂無解衣之暇設若杜公堂請謁之
禮豈無私室乎塞相府請求之門豈無它徑乎
上覽奏嘉歎卽命追還前詔事遂止沔又以弟
淮故數爲樞密使寇準所詆上亦鄙沔任數好
詐非廊廟器詔書切責之怒挑政未幾以減禁
中語遂與沔同日俱罷沔性苛刻不以至誠待
人群官謁見必甘言以啗之皆喜過望既而進
退非允人胥怨矣長編
乙亥呂蒙正罷相自戶部尚書罷爲吏部尚書
制曰宰相之任所以代天工執　柄內以平章百姓

外以鎭撫四夷華夏且瞻安危攸繫其有訏謨獻納
蔑聞苦口之言朋黨比回深失蒼生之望宜行策免
以肅朝經具官呂蒙正　擢自卑平累遷清要驟登三事于
茲九年所宜盡瘁公家厲精庶政任當補衮而曷嘗
有聞知在挈缾而曾無所守但務引援於親姻寧思
澄汰於品流竊祿偷安莫斯爲甚匿瑕藏垢誠合自
知儻更倚於弼諧是自貽於蒙蔽政之有闕悔不可
追用全進退之宜式表始終之分尚居會府俾領天
官允謂優隆勿忘循省
蒙正自端拱元年二月與趙普同拜相至是年

九月罷凡四年先是上封事者言立儲貳事太
宗謂近臣曰此事朕自有時耳會正言宋沆等
請建立許王元僖詞意狂率沆乃蒙正妻族遂
斥爲團練副使又金部員外郞張紳知蔡州坐
贓免有爲紳營解於太宗謂蒙正以舊憾文致
其罪卽命復紳官而蒙正亦不自辨至是緣宋
沆事罷免後因考院得紳舊事實狀黜爲團練
副使蒙正復入相云事畧
同日李昉張齊賢並拜相昉自尚書右僕射守本官兼中書侍郞同平章事監脩國史齊賢自刑部侍郞參知政事除吏部侍郞同平章事

昉齊賢並相制曰國家並建庶官歷選群后聿求公
輔之器付以調燮之權上以增三光之明下以慰兆
民之望參用耆老所以坐鎭雅俗疇咨俊乂所以垂
拱仰成得人惟艱枚卜斯允具官李昉學窮緗素識茂經
綸久服大寮嘗居台席奉行故事蔚有賢相之風師
長庶僚聿爲外廷之表具官張齊賢　臨事能斷好謀而成
再總樞機備觀猷替勵蹇蹇之節知無不爲體恂恂
之規動必由禮而皆久積問望深練謨明屬茲宵旰
之勤宜符夢卜之選是用並命陟於黃扉汝其澄汰
九流緝熙百度以昉畫一之法足以申明舊章以齊

賢不貳之心足以斟酌元化同德盡瘁底予于休嘗
念致君於唐虞無使專美於丙魏服是休寵欽若訓
詞自後並相各自一制

昉初以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與宋琪同拜相
至端拱元年二月以尚書右僕射罷是年九月
復入相

同日賈黃中李沆並參知政事自翰林學士並遷給事中除
黃中字娲民滄州人沆字太初洺州人○黃中
年六歲中神童十五歲舉進士沆初判吏部銓
因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真貴

人也不數月遂與黃中俱參大用

癸卯王顯罷樞密使自檢校太傅責授隨州刺史崇信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
制曰稗贊元首實賴於股肱緝熙庶務允歸於樞軸
苟依違而無狀必黜陟之是行具官王顯早白中涓亟陞
近列一掌樞務
十年於茲參幃幄之籌曾無補職之効居負乘之地
實有致寇之虞而乃植立私黨紊撓紀綱蔽賢傷善固寵偷
安蓋非據之使然於盡瘁而何有揣斗筲之器既有覺於滿盈
畏撝糾之言始懇求於引退朕以情深念舊恩存包荒首拜所懇
有足哀者九命作牧舉而授之勉思全愛之懷懲惕厲

之戒

顯自太平興國八年兼樞密副使六月遷樞密
使是年九月罷在相府凡全顯自三班不數年至
樞任擢之速無與爲比居位十年屬蕃戎寇邊河
央近郡機務繁劇參訪顯無謀略不任職太宗
切責之顯再拜謝過遂有是命

甲辰張遜知樞密院事
溫仲舒寇準同知樞密院事遜與仲舒準並自樞密院副使除
知院同知院之名自此始遜與仲舒準仍並帶
副使自後或以正官或檢校官爲之秩亞副使

同未即真則稱檢校知院同知院之名自此始

淳化四年癸巳

六月丙寅張齊賢罷相自吏部侍郎罷爲尚書左丞
制曰居元首者實賴於股肱濟大川者必資於舟楫
其有白陛廊廟載歷星霜粗彰夙夜之勤宜全進退
之禮具官張齊賢服膺儒術策名清途久參帷密之司嘗
委折衝之寄每好談於方略自許功名驟遷鈞軸之權尋正燮
調之任務於輔佐罔躬而力不逮心名浮於實咎多居
於[illegible]俾遷左轄之崇資勉奉南宮之故事
齊賢自淳化二年九月拜相至是年六月罷居

相位僅二年先是殿中丞朱貽業參政李沆
之姻與諸司副使王延德同監京庾延德託貽
業白沆求補外官沆以語齊賢齊賢以聞太宗
曰延德嘗事晉邸不自陳而輒干執政遽召見
責之延德言未嘗有請遂召齊賢責之齊賢言
得於貽業不卸貽業以實對齊賢不欲援沆爲證乃自
引咎由此太宗疏之遂至罷相事涉干請而辭
連參知政事李沆齊賢獨任其責物論美之
壬申張遜罷樞密副使知院事自宣徽北院使責授右領衛將軍
寇準罷樞密副使同知院事自左諫議大夫罷守本官

遜罷樞副制曰具官張遜早在初潛備觀勤瘁遷近列官
總利權倚其帷幄之謀擢在樞機之地而乃植置朋
黨交搆是非貝錦之詞事彰於萋菲挈瓶之智已極
於滿盈特推求舊之恩俾示從輕之典列茲環衛勉
荷寵光
準罷樞副制曰具官寇準權贊樞衡荐更歲律雖頗彰於
勤瘁而自擬於悔尤交搆是非煩黷公上所宜罷免
勿忘省循
遜自端拱二年七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淳化二
年四月遷樞密副使九月遷知院事至是年六
月罷在樞府凡四年準自淳化二年四月除樞
密副使九月同知樞密院事至是年六月罷在
樞府凡三年○張遜素與寇準不協每奏事頗
相矛盾太宗將罷之至是準與溫仲舒偕行歸
第有狂民舞蹈於馬前街使王賓與遜雅相善
知準與遜有隙因奏言之太宗以爲語準卒自辯
賓與仲舒同
行遜執王賓奏斥準詞氣悖厲互發其私上怒
故與遜而罷準
同日柴禹錫知樞密院事自帝州觀察使遷宣徽北院使除

劉昌言同知樞密院事自樞密直學士遷右諫議大夫除
呂端參知政事自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守本官除
昌言字禹謨泉州南安人端字易直參政呂蒙
正之弟○禹錫太平興國七年四月嘗爲樞密
副使雍熙二年十二月罷至是除知樞密院事
○端執政二年至道元年四月拜相
十月辛未李昉罷相依前尚書右僕射罷知政事
賈黃中李沆罷參知政事黃中沆自給事中並罷守本官
溫仲舒罷同知樞密院事自右諫議大夫罷守本官
昉罷相制曰燮和陰陽輔相天地秉至公而貞百度

熙庶績而形四方此宰相之任也苟或依違在位啟
沃無聞雖居廊廟之崇莫著彌綸之効
宜敷詔旨用罷鼎司 李昉具官 昉夙
仕昌辰仕晉升華貫朕嗣膺丕構渴見老成驟遷侍從之班
再荷掄擢寄任以翊宣帝載啟迪皇猷竭智慮以代天工
體誠明而操國柄歲時屢換績用闕然朝廷損益之藝
章宗社安危之大計疇咨闕與屬在廟堂汝自處機衡曾
無規畫建化源而斯久孤物望以何深朕繫服臨民虛
心待理倚賢要務尚委於具臣則蒼昊宗靈懼貽深譴
宜免公之重庶全進退之私俾長中臺尚為優渥
昉自淳化三年九月與蘇易簡同拜相至是年
十月罷再入相凡二年餘黃中自淳化二年九
月除參知政事至是年十月罷執政凡二年沆
自淳化二年九月除參知政事至是年十月同
罷執政凡二年仲舒自淳化二年四月除樞密
副使九月除同知樞密院事至是年十月罷在
樞府凡二年 ○先是去年夏旱蝗因問闕政太
宗憂形于色翼日爾昉等拜賀太宗切責曰久
愆時雨何由而致昉與宰相張齊賢參知政事
賈黃中李沆慙懼上表待罪四年昉以私家哀

戚求罷不許後日召學士張洎草制除左僕射
罷相洎因上言近霖雨百餘日昉職在燮調陰
陽乖戾如此而無歸咎引避之意矧中臺僕射
之職百僚師長不減於左低昂輕重不侔因而
授之何以勸人臣之盡節宜加黜削以儆具臣
太宗以昉耆舊不欲譴黜乃批洎奏守本官奉朝
請焉并罷錄 後昉上章引年拜司空致仕太宗嘗
謂侍臣曰李昉可謂善人君子矣卒年七十二
贈司徒謚文正子宗諤景德二年為翰林學士
及卒真宗悼之謂宰相曰國朝宰相以穀名自
立門閥者惟昉與曹彬家爾 ○黃中多知臺閣
故事朝之典禮咨以損益當時名士皆出其門
雖小心畏謹然執政循默政事多稽留不決物
論以此少之未幾遂罷卒贈禮部尚書
同日呂蒙正再入相 自吏部尚書守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制曰昔者虞舜之時優游於巖廊之上周武王垂拱
而天下理此無他術蓋得人而委之以政也因念萬
機之務屬在中樞民具爾瞻朕所注意是用疇咨庶
尹對越上玄敷求良材付以茲任 具官呂蒙正 卷懷經濟
蹈詠中和而自踐歷華資彌諸庶政識謨明之大體

罄勤瘁之小心出領天官坐鎮雅俗炎宗載質望實
彌優方今自度將隆兆民思泰朕勵精更始昭德塞違
載詢廊廟之訏謨用建朝廷之經濟若涉大水浩無
津涯爰資髦碩之賢再踐公台之位秉國鈞而建皇
極允人望而代天工汝其爲藥石之讜言輔玆不逮
賛金玉之王度致於無爲弼予一人永底于道
蒙正以端拱元年二月拜相至淳化二年以吏
部尚書罷是年十月再入相先是淳化二年呂
蒙正罷爲吏部尚書復相李昉是年昉罷蒙正
復入相○太宗因上元觀燈蒙正侍宴謂蒙正

曰五代之際生靈凋喪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
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庶
乃知理亂在人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
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饑寒而
死者甚衆不必盡然願陛下視近以及遠蒼生
之幸也太宗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同列咸
多其諒直事畧○太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
材而可責以事者蒙正退以名上太宗不許它
日凡三問終不易其人因固稱其人可使餘人
不及且言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

事同列皆惕息不敢動太宗退謂親信曰蒙正
氣量我不如而卒用蒙正所選者果稱職
同日趙鎔向敏中並同知樞密院事鎔自樞密都承旨遷宣徽北院
使除敏中自樞密直學士遷右諫議大夫除
蘇易簡參知政事自翰林直學士遷給事中除
鎔滄州人敏中字常之開封人易簡字太簡梓
州人○鎔初以刀筆事太宗于晉邸及即位遂
擢用焉○敏中與張詠俱有時名太宗嘗飛白
書向敏中張詠二名付中書語宰相曰此二臣
者名臣也朕將用之矣與詠並爲樞密直學士

遂決意大用○易簡自知制誥除翰林學士充
承旨易簡多振舉翰林故事太宗爲飛白書院
額曰玉堂及以詩賜之易簡爲學士年未滿三
十在翰林八年特受人主之遇身絶倫等或一
日至三見李沆後入在易簡下及先執政乃以
易簡爲承旨錫賚與參政等上意欲遵舊制且
俟稔其名望乃正台席而易簡以親老急於
進用因召見頗言時政得失沆等罷即命易簡
代之

丁丑趙昌言參知政事

雍熙四年昌言嘗爲樞密副使因坐翟馬周事
貶爲崇信軍行軍司馬後以右諫議大夫知大
名府是年召爲給事中參知政事

淳化五年 甲午

九月丁亥寇準參知政事 自左諫議大夫知青州召除
淳化二年寇準爲同知樞密院事與張遜不協
罷知青州太宗對左右數語及準有間言至終
不能移上意也是年召爲參知政事因奏對切
直太宗怒起準輙挽上衣留以俟處决太宗歎
曰真宰相才也又嘗語左右曰朕得寇準猶唐

太宗之得魏鄭公也加給事中 長編

至道元年 乙未 淳化六年正月改元

正月癸亥趙昌言罷參知政事 自給事中出爲川峽都部署尋改戶部侍郎罷政事知鳳翔府
昌言自淳化四年十月除參知政事是年正月
罷再執政踰一年李順構亂太宗命昌言爲川
峽五十二州招安行營 馬步軍都部署
既行有奏昌言無嗣息鼻折山根不宜遣從兵入
川即詔駐鳳翔尋以戶部侍郎罷政事知鳳
翔府及卒贈吏部尚書謚景肅昌言 喜推奬後
進嘗薦李沆以爲有公輔之器又以女妻王
旦 二人皆賢相也 昌言臨事果斷無所顧避雖屢經擯斥
未嘗少自抑損

戊辰錢若水同知樞密院事 自翰林學士遷諫議大夫除
若水字淡成河南新安人

同日劉昌言罷同知樞密院事
昌言自淳化四年六月除同知樞密院事至是
年正月罷在樞府凡二年太宗既寵用昌言或
言其委母妻鄉里十年不迎侍者詔令迎歸京
師昌言竟用是罷除給事中知襄州卒贈工部

尚書

四月癸未呂蒙正罷相 自吏部尚書罷爲尚書右僕射出判河南府
制曰邦國政治蓋出於中樞朝廷紀綱盡歸於會府
矧乃端揆之任聿居師長之崇苟非台鉉之賢曷慰
搢紳之望 具官呂蒙正 挺生英氣符合昌期自光夢卜之
求遂荷鹽梅之寄謨明弼諧亮直不渝爰自天官再
持政柄洎和鼎實時維老成朕欽若丕圖建用皇極
雖彌綸大體固未協於康哉而勵翼小心亦備觀於
勤止頗隆平之望宜均勞逸之功長是中臺式茲
百辟地高務簡足以養頤勉服寵光往踐迺位

蒙正自淳化四年十月復相至是年四月罷再入相踰一年蒙正既罷政入謝太宗曰僕射師表百僚朝廷重臣朕以中書政事煩多俾均勞逸蒙正頓首謝

同日呂端拜相 自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除戶部侍郎同平章事

制曰王者對越穹壤司牧蒸黎必求髦碩之賢寘於輔相之任總領衆職俾朱紫之洞分鎮撫四夷使金華之不用夙夜宥密朝夕論思事求其人乃命以位呂端簡直夷曠寬慈惠和挺王佐之偉才負人倫之碩望頃自擢參樞軸冉歷炎凉運奇兵於廟堂詢謀惟允貢昌言於帷幄蹇諤可嘉適當求理之辰益見匪躬之節矧又周知大體多識舊章用晦而明中立不倚王商厚重既遠懾於羌戎謝傅玄虛可坐鎮於雅俗宜踐公台之位允符師尹之聽汝當思堯舜以致君無使其不及體黃老而行化用致乎無爲欽若告言以終令聞

二年正月南郊畢進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三年四月真宗即位覃恩除尚書右僕射監脩國史端歷官四十年始大用太宗常恨任用之晚端持重識大體同列奏對或多異議一日內出

手批戒諭自今中書事經呂端裁決乃得聞奏

同日柴禹錫罷知樞密院事 自宣徽北院使罷爲鎮寧軍節度使加涇州

蘇易簡罷參知政事 自給事中參知政事罷爲禮部侍郎出知鄧州

禹錫自淳化四年六月除知樞密院事至是年四月罷再登樞府凡二年及卒贈太尉子宗慶尚太宗女魯國長公主○易簡自淳化四年十月除參知政事至是年四月罷執政踰年易簡與同列趙昌言有隙多爭忿上前太宗頗優容之又素與張洎不協頗爲洎所攻遂罷政事易簡性嗜酒卒時年三十九贈禮部尚書

同日張洎參知政事 自翰林學士除

洎滁州全椒人初仕江南李煜後歸朝洎與蘇易簡同在北扉易簡被殊遇且先大用洎惡之力排易簡遂代爲參知政事

甲申趙鎔知樞密院事 自宣徽北院使同知樞密院事除

鎔與柴禹錫並掌機務禹錫出鎮鎔知院事

至道二年 丙申

二月庚辰李昌齡參知政事 自御史中丞除

昌齡字天錫應天府楚丘人

七月丙寅寇準罷參知政事 爲給事中

準自淳化五年九月再入政府踰年而罷先是郊祀行慶中外官吏皆進秩準遂率意輕重其素所喜者多得臺省清秩所惡者及不知者即序進焉廣州通判左馮拯轉虞部員外郎右通判太常博士彭惟節乃轉屯田員外郎拯嘗與準有隙故準抑之惟節自以素居拯下章奏列銜皆如舊不易準怒以中書劄子陞惟節於拯上切責拯仍特免勘罪拯忿曰上日閲萬機寧察見此細事盖準奏擢爾上疏極言幷及嶺南官吏除拜不均凡數事又封中書劄子以進上大怒準準持中書簿領論曲直於上前上益不悅遂罷歸班尋出知鄧州

至道三年丁酉

正月丙子溫仲舒王化基並叅知政事仲舒自戶部侍郎除化基自禮部侍郎除

化基字永圖真定人○時邊境多事上雅欲相仲舒而罷呂端會不豫乃止○初化基累遷左拾遺抗疏自薦太宗曰化基自結人主慷慨之士也召試知制誥至是遂有此除

同日李惟清同知樞密院事

惟清字直臣齊州人

同日張洎罷叅知政事爲刑部侍郎

洎自至道元年除叅知政事是年正月罷執政凡二年洎性險詖好攻人之短洎所事寇準準力推輓之故同秉大政既與準同列知太宗眷準稍衰乃面奏準退有誹謗準色變不敢辯由是罷政未幾洎亦疾罷尋卒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二終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三

宋太常博士徐自明撰

真宗 至道三年

四月乙未李至李沆並參知政事

初李至以太平興國八年十一月除參知政事雍熙二年正月以目疾罷授禮部侍郎李沆以淳化三年除參知政事四年罷歸故官守給事中真宗爲皇太子以至與沆並爲賓客是年三月癸巳真宗即位四月以李至爲工部尚書李沆爲工部侍郎並參知政事沆再執政踰年咸平元年十月拜相

五月壬申李昌齡罷參知政事 自戶部侍郎責授忠武節度行軍司馬

責昌齡等詔曰 具官李昌齡 權列台司預聞國政忝行請託深亂朝經可責授忠武節度行軍司馬

昌齡自至道二年二月除參知政事至是年五月罷執政踰年昌齡之貶坐與王繼恩胡旦謀立楚王元佐故也

六月乙巳錢若水罷同知樞密院 自工部侍郎罷爲集賢院學士判院事 秘書省即昭文館史館集賢院謂之三館集賢院有學士修撰直院校理 官制沿革

若水以至道元年正月同知樞密院事是年六

月罷執政二年上即位若水以母老請解機務章再上乃得請告謝便殿命坐慰勞入對苑中從容數刻上問近臣誰可大用者若水言中書舍人王旦有德望宜任大事上曰此固朕心之所屬也遂以本官判集賢院事卒贈戶部尚書謚宣靖

八月己亥曹彬樞密使 自鎮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改前官充

向敏中夏侯嶠並樞密副使 敏中自戶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 嶠自給事中除

嶠字峻極濟州人

彬除樞密使制曰朕紹恭守位寤寐求賢遐懷三代之英用濟萬幾之務眷言舊德夾輔皇家 具官曹彬 歷任三朝折衝千里有功不伐惟善是師早自中樞出臨外閫逮邦撫俗嘉績藹然傳召入朝體貌斯厚俾登樞近以弼事功書所謂心膂股肱茲有望也

彬自太祖朝初拜樞密使太宗嗣位加中書門下平章事居職八年出鎮天平後以北伐契丹攻涿州失利責右驍衛上將軍至雍熙四年起彬爲武寧軍節度使真宗即位復平章事召入爲樞密使兼侍中罷旄鉞仍以向敏中夏侯嶠並爲樞密副使上謂之曰有司要領尤重必素

有名望端亮謹厚處之乃可鎮靜而責成彬以
耆舊冠樞衡之首敏中及嶠　助之兵機邊要
有所望矣敏中明辨有材略遇事敏速先是西
北用兵敏中專主謀議至於二邊道路斥堠走
集之所莫不周知嶠在藩府最密故首加擢用
馬令曹彬赴中書禮上彬請就樞密院上以彬
位兼將相特寵異之 長編

同日趙鎔罷知樞密院事 自宣徽南院使罷爲壽州觀察使

李惟清罷同知樞密院事 自刑部侍郎罷爲御史中丞

因部侍郎先是大臣罷始思禮舊執政苟不以罪去者後然三司使者御史中丞知通進銀臺司者兼秘書監者○南窓紀談

鎔自淳化四年十月除同知樞密院事至道元
年四月知院事至是年八月罷在樞府踰二年
○惟清自至道三年正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亦
以是年罷在樞府凡八閱月惟清俗吏在西府
無人望用是罷爲御史中丞惟清辭弗乃肆情彈擊

咸平元年 戊戌

十月戊子呂端罷相 爲太子太保

制曰朕以冲眇獲紹慶基台 諒輔臣寀所尊任而夙夜
盡瘁勝理愆和言念勤勞式申褒禮 具官呂端 朝之儁老人

所具瞻茂同寅亮采之助罄迺往事居之節允緊重
德共守成規而體力未康依願是切不欲重煩於機
務庶諧頤養於清明用解釣衡載崇天秩尚賢叙舊不
其至歟

端自至道元年四月拜相至是年十月罷相太
宗凡二年相真宗踰年○上居憂日對輔臣於
禁中每見呂端等必肅然拱揖不以名呼端等
再拜而請上曰公等顧命元老朕安敢上比先
帝及御崇政殿召端等訪以軍國大事經久之
制端陳當世急務皆有條理上甚嘉納端久被

疾詔免朝謁累上疏求解至是得罷因入謝上
謂端曰以卿有假告不欲煩以政事庶就頤養
凡在告三百日賜祿如故卒贈司空謚曰正惠

同日張齊賢李沆並相 齊賢自戶部尚書知安州召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後相沆自戶部侍郎參知政事依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

齊賢拜相制曰王者司牧黎元誕敷於政典注意台
衡登翊於化源以爾 具官張齊賢 早事先朝
歷登二府藹然碩望久服大寮肆 朕纂承熟聞風采爰旌
舊德俾贊鴻機冠乎政庭付以樞柄使予垂拱而治
者茲有望於良弼也

沆拜相制曰朕奉若先憲思皇政經疇咨濟治之賢光
輔守成之業詢於僉論俾正台衡具官李沆挺操塞淵含章
博雅翊贊先聖 承華挹其講哲之風資予輔導之益
績戎在政是毗堅明納忠練達成務俾膺爰立用副
具瞻九功乂臣工而安四鄙勉於補職副此懷
齊賢自淳化二年九月與李昉並相四年六月
罷爲尚書左丞至是自安州召拜復相二年十
一月南郊畢拜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沆既
拜相二年十一月契丹寇邊上幸河北命沆留
守京師肅然南郊畢除中書侍郎四年三月除

門下侍郎五年十一月南郊畢除右僕射十二
月以宰臣呂蒙正李沆各兼門下侍郎舊制三
公三師左右僕射平章事並兼兩省侍郎學士
宋白梁周翰草二相制書匆遽遺忘舊制既而
上問白等不能對第請改正不復降制止帖麻
用印別書告賜之故沆初自門下侍郎加僕射
輒去其兼官蓋失之也○上之初卽位沆日取
四方水旱盜賊奏之參政王旦以爲此細事不
足煩聖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人間疾苦不
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兵甲禱

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
沆沒後眞宗朝陵發禮封山行慶鉅典盛儀無所
不舉旦爲相每思沆之言嘆曰文靖聖人也
時號聖相云 時西北用兵邊奏日或至
旰晏弗皇暇食旦慨然謂沆曰安能坐致太平
吾人得優游宴息乎沆曰國家強敵外患足爲
警懼異時天下晏然人臣率職未必高拱無事君
奚念哉沆在中書未嘗容進封章上嘗詢其故
沆曰臣備位宰相公事當公言之苟背同僚密
有所啓此非讒卽佞臣實嫉此事豈復自爲之

耶上再三嘆賞眞宗嘗遣使持手札問沆欲以
後宮劉氏爲貴妃沆對使者自引燭焚之附奏
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上雅敬沆嘗
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之人此爲
先上問其人沆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矣上深
然之故終沆之世數人卒不進用皆得厚重之
士由沆之力也沆自言居重位實無補萬分惟
四方言利害事者未嘗一施行聊以此報國爾
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請妄有更張所傷
多矣沆重厚淳質對賓客寡言人有請求無所

辨別既抑退失望則多歸咎焉沆亦不以介意
弟維嘗乘間勸沆稍俯意接納士大夫沆曰吾
非不知也然今群臣皆得升殿言事無所壅蔽
封章論奏多下有司吾悉見之矣至於西北大
計朝廷所欲聞者搢紳中如李宗諤趙安仁皆
一時英秀與之談猶不能啟發吾意
餘又何足與之接語
乎勉強酬言吾不能也　沆不求聲譽嘗言讀
論語或問之曰為宰相而論語中節用愛人使民以
時兩句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元城先生語錄曰先生與僕論本朝名相先生曰
本朝名相固多矣然以大臣體者惟李沆丞相
僕曰何以為之先生曰丞相嘗謂人曰沆在政
府無補報國惟四方所上利害一切不
行耳此大似失言然有深意且祖宗之時經
變多矣故所立法度極是穩便如老醫看病極
多故用藥不至孟浪殺人且其法度不無少害
但其利多耳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此其害
紛紛也李丞相每奏事畢以四方水旱
盜賊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為之變色慘然不
悅既退同列以為非問丞相曰吾儕當路幸天
下無事丞相每奏以不美之事以煩上慮然又
昔有司常行不必面奏之事後幸已之公不答
數數如此因為同列曰人主一旦豈可不知憂
惟若不知憂懼則無所不至矣惟此兩事最為
得體在漢之時惟魏丞相能行此兩事後之為
相者則或不然好進私智喜變祖宗之法度歟
殺人主惡言天下之災異喜變法度則紀綱亂
恐言災異則人
王驕此大患也

同日李至罷參知政事自工部尚書罷為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
制曰晉軍謀帥本詩禮以兼資申伯于宣侯文武而
為憲參吾獲德力贊洪鈞俾因分閫之雄式叶建侯
之利李至具官風規俊異器業該詳頃以夙名賓于望苑
儀刑斯屬寶望載隆爰疇羽翼之勤荐領股肱之任
正辭亮節盡瘁肯公是用裂苴之山河建元戎之旌
蕃茂遵彝制誕布崇恩斯偃息　以作藩屏愷悌而
綏福
至太宗朝執政二年以目疾求罷遂為太子賓
客真宗即位復參大政踰年至以目疾解機務
及授旄鉞入見懇辭上曰此唐朝故事廢之久
矣特命振舉示優賢賜御製詩寵其行

己丑溫仲舒罷參知政事自戶部侍郎罷為禮部尚書
夏侯嶠罷樞密副使自給事中罷為戶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翰林學士自
夏侯嶠始
仲舒自至道三年正月除參知政事至是年十
月罷執政幾二年以禮罷去仲舒有應務才與
寇準同進人謂之溫寇呂蒙正為相嘗援進仲
舒及用乃反攻蒙正君子非之卒贈左僕射諡
恭肅○嶠自至道三年八月除樞密副使亦以

是年十月罷在樞府踰年嶠在東宮最久故率
先擢用至是以疾求罷除翰林侍讀學士兼秘
書監嶠淳謹無過在近列恩顧甚異景德元年
卒贈兵部尚書○講讀之職自唐有之五代以
來時君右武不暇嚮學故此職亦廢太宗崇尚
儒術嘗命著作郎呂文仲侍講寓直禁中然名
秩未崇真宗奉承先志首置此職班秩次翰林
學士祿賜如之侍讀以命嶠及楊徽之侍講以
命邢昺焉事畧
同日向敏中參知政事自給事中樞密副使遷兵部侍郎除

楊礪宋湜並樞密副使礪自翰林學士給事中知制誥遷工部侍郎除湜自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遷給事中除
礪字汝礪湜字持正並京兆人○敏中自淳化
四年十月除同知樞密院事至道元年四月除
參知政事三年八月除樞密副使咸平元年十
月復命為參知政事三年正月敏中從幸大名為
宋湜被疾命兼權同知樞密院事真宗命重臣
撫邊六月為河北河南宣撫大使執政僅四年
三月仍入拜相○礪舉進士第一真宗為襄王
以礪為記室東宮建兼右諭德及即位遂召用
為居樞副幾一年二年八月卒真宗冒雨臨其
喪礪居委巷乘輿不能入真宗為步進益嗟悼
之謂宰相曰礪介直清苦方當任用遽此淪謝
甚可惜也贈兵部尚書○太宗嘗稱宋湜為佳
士以右補闕知制誥與王化基李沆並命既除
副樞從真宗幸澶淵遇疾真宗許其先歸賜以
衾褥且曰此朕所常御者雖故弊亦足以禦道
途之寒也又遣中使護送之次澶州卒及真宗
再幸河朔追悼之加贈刑部尚書諡忠定湜秀
頴有器識又善引重後進云

咸平二年己亥
六月戊午樞密使兼侍中曹彬卒
彬自至道三年八月復為樞密使是年六月卒
居樞府三年彬性仁恕清謹遜言恭色在朝廷
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博覽强記善談論
被服雅同儒者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
未嘗以等威自異彬歸休閑閤門無雜賓保功名
守法度近代良將稱為第一彬被疾真宗臨視手和藥
賜之賜白金萬兩因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
言臣二子材器可取臣若內舉皆堪為將真宗

問其　優劣對曰璨不如瑋卒年六十九訃
聞上震悼流涕廢朝五日親爲發哀於後苑贈
中書令謚武惠追封濟陽郡王璨仕至河陽節度使
同平章事瑋爲宣徽北院使簽書樞密院事父
子俱配食治廟彬與趙普配享太祖廟庭瑋配
享仁宗廟庭慈聖光獻皇后彬第五子尚書虞
部員外郎玘之女也第七子琮仕至馬軍副指
揮使琮孫詩尚魯國大長公主
本朝曹武惠配享太祖武穆配享仁宗韓忠獻配享英宗文定配享徽宗父子配享自昔所無也　揮麈錄

七月巳丑王顯樞密使 自授海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依前檢校大尉充
制曰朕纘承大寶臨御萬邦常念機務之繁蒸黎之
重若涉未濟惕然靡遑圖任舊人冀成元化具官王顯忠
厚成性沉雄有謀翊佐先朝亟居大任齋壇授鉞
肆臨戎閫樹風聲布於遐邇俾司宥密爲朕股肱
顯自太平興國八年六月拜樞密使淳化二年
罷是年復召拜樞密使
咸平三年 庚子
二月癸亥王顯罷樞密使 自檢校太尉罷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顯再入樞府踰年顯從真宗伐契丹車駕還京乃
以使相罷之四年五月顯以定州駐泊都部署
兼河北諸州水陸計度都轉運使
同月周瑩王繼英並知樞密院事 瑩自宣徽北院使遷宣徽南院使除 繼英自客省使遷宣徽北院使除
王旦同知樞密院事 自中書舍人翰林學士除
瑩瀛州人繼英開封人旦字子明大名人○瑩
少給事于晉邸太宗即位擢簽書樞密院事宣
徽院諸房公事諸房自後不復置云○繼英事
真宗于藩邸至是並知樞密院事○旦少好學
父祜器之嘗手植三槐于庭曰吾之後必有爲

三公者真宗即位旦爲翰林學士嘗奏事下殿
真宗目送之曰與朕治平天下必此人也是年
遂有此除錢若水名能知人嘗見旦曰眞宰相
器也若水爲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
用者若水言旦可大用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
事略
十一月丙申張齊賢罷相 罷歸兵部尚書班
制曰昨以陽律肇升會朝典禮笙鏞備樂冠劍在廷
不意宰司忽虧儀範用明常憲誕告具寮具官張齊賢項
忤先帝亟歸外藩洎朕纂承復居委任位崇喉舌職

在鈞衡居三事之崇享萬鍾之厚屬當大禮表率周
行而乃酣營杯觴𢿙傾冠弁瀆玆朝著悖我盛儀合
寘典刑用糾違慢念久更於大用尚曲示於寬恩期
乃省躬知予宥過
齊賢自咸平元年十月與李沆並相是年十一
月罷居相位凡二年○齊賢與沆共事情好不
叶自負有致君之術毋數奏不直致議者以爲
疏闊日南至群臣朝會齊賢被酒冠弁欹側穀
顛仆殿上御史中丞劾齊賢失儀齊賢自陳因
婁戚飲酒禦之遂致酒醉謝罪上曰卿爲大臣

何以率下朝廷自有典憲朕不敢私由是下制
齊賢罷守本官歸班尋令爲涇原等州安撫經
略使遷右僕射五年十月丁亥齊賢自右僕射
判永興軍府事貶太常卿分司西京
齊賢貶分司西京制曰早階顯重旂陟公台位居端
揆之崇任總藩維之劇官師之重儀刑式瞻而乃悅
媟氏之甘言利寡婦之私𧀠訟端是搆物議交喧宜
用小懲俾循深咎
先是故相薛居正孫安上不肖嘗詔毋得貿易
其弟向敏中違詔貿之會居正子惟吉娶嫁柴

氏將携貲產適張齊賢安上訴其事柴復訴敏
中賤貿居正故第又嘗娶已不許故教安上訴
其事誣告毋且陰庇之眞宗既罷敏中時齊賢
巳先罷相自右僕射降爲太常卿分司西京下
詔之景德初起廢從東封還復拜右僕射從祀
汾陰進左僕射請老除司空致仕歸洛得唐裴
度午橋莊有池榭松竹之盛日與親舊觴詠其
間卒年七十二贈司徒謚文定齊賢姿儀豐碩
議論慷慨有致君大略趙普嘗薦齊賢於太宗
遂用爲相种放之起乃齊賢所薦也齊賢四登

兩府九居八座晩歲以三公就第康寧福壽人
罕能比然不事儀矩頗好治生再入相數起大
獄又與寇準相傾人以此少之
咸平四年 辛丑
三月庚寅呂蒙正向敏中並相 蒙正自行尚書左僕射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昭文館大學士三入相敏中自行兵部侍郎參知政事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蒙正拜昭文相制曰外撫四夷內親百姓壹統類調
陰陽 時惟弼臣兼總其職 具官呂蒙正 緯有文行冠
於群倫粤在先朝已更大用久勞于外民具爾瞻宜
復鼎司再持國論祗若前憲毗予一人

敏中拜集賢制曰表正萬邦宣揚百度答是股肱之
任其惟栟礪之求俯詢僉同用頒明命具官向敏中器宇
宏遠風規淑清鑒洞化原績周時務學踐鈞衡之任
茂成飪實之和予嘉乃勳爰立作和佐王興化茲有
望焉

蒙正以端拱元年二月拜相淳化二年九月罷
四年十一月復入相至道元年四月罷判河南
府至是年三月復入相凡三拜相在國朝以來
凡三居相位唯趙普與呂蒙正五年十一月南
郊畢除守司空兼門下侍郎○敏中為河北河

南安撫大使至是召入

辛卯王化基罷參知政事自兵部尚書罷為工部尚書知揚州
化基自至道三年正月參知政事至是年三月
罷在政府凡四年化基在中書　不以任
補諸子官然能訓導皆有所立子舉正為參知
政事舉元為天章閣待制卒贈右僕射諡惠獻

同日王旦參知政事自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遷工部侍郎除
馮拯陳堯叟並同知樞密院事拯自樞密直學士刑部員外郎遷右諫議大夫除堯叟自樞密直學士主客郎中遷右諫議大夫除
拯字道濟河陽人堯叟字唐夫閬州人○景祐

元年十二月王旦從上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
京師遇疾詔旦馳還權留守事改尚書在丞執
政凡六年至三年三月拜相○拯少時以文謁
趙普見而奇之謂曰子位與壽他日我若也○
堯叟舉進士第一至是並拜同知樞密院事

四月乙未王欽若參知政事自知制誥翰林學士遷左諫議大夫除
欽若字定國臨江新喻人舉進士甲科欽若以
咸平五年十二月翰林學士使西蜀還對于崇政殿即日有是除

六月己卯周瑩罷知樞密院事自宣徽北院使罷為永清軍節度使
瑩自咸平三年二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六月

罷在樞府踰二年瑩在右府無他謀略及蒞軍旅
畏懦自全所歷藩鎮率無善狀

十月丁亥向敏中罷相罷為戶部侍郎歸班
制曰廟堂之上輔弼之臣實代天工式隆政本或狥私踰矩
罔上圖安其在公朝尚副僉屬具官向敏中遽事先帝嘗列中
樞暨朕纘承遂正台宰翼贊之功未著廉潔之操茂聞
矜利居多敗名無耻始營故相之第終興嫠婦之詞對
朕食言為臣自昧宜從罷免用肅群倫

敏中自咸平四年三月與呂蒙正同拜相至是
年十月罷入相踰年初故相薛居正子惟吉婦

柴氏無子欲改適張齊賢惟吉行子曰安上訴其事柴因上書訟敏中質其第勸償又嘗欲娶已不許上問敏中敏中言實買安上居第近喪妻不復議姻且未嘗求婚於柴既而聞其娶王承衍女弟責其不實乃罷相知永興軍而貶齊賢先是翰林學士宋白嘗就敏中假金不與白草制極力詆之有對朕食言爲臣自昧之語敏中讀之流涕（長編）

咸平六年（癸卯）

九月甲辰呂蒙正罷相爲太子太師

制曰國有承弼時惟股肱入既賴於告猷退亦全其養素（具官呂蒙正）文雅之行簪紳所推出入兩朝揚歷三事經百度之繁會集九功之惟和夙夜致勤勝理生疾顧辭衡石（[illegible]）遂至懷式隆優命

蒙正自咸平四年三月二拜相至是年九月罷入相踰二年蒙正以苦眩凡七上表求退至是許之封萊國公後改封徐（又封許景德二年春歸洛詳符四年真宗謁洛兩幸其第問蒙）正諸子孰可用對曰臣之子豚犬耳猶子夷簡宰相才也蒙正客富言令其幼子在書院習讀蒙正見其子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勳業遠過吾言之子即富弼也其知人如此

景德元年（甲辰）

七月丙戌右僕射平章事李沆卒

沆自咸平元年十月拜相至是年七月薨于位爲相凡七年卒上聞之驚嘆趣駕幸其第哭之慟謂左右曰沆爲人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筭言畢淚下年五十八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他日上與輔臣論舊執政因言呂蒙正性淳厚李沆溫和寡言嘗廷議政事而向敏中獨無言沆乃曰敏中素同此議何得對上緘默

亦足見沆之純誠也乾興元年十一月配享真宗廟庭

庚寅畢士安參知政事（自翰林侍讀學士兵部侍郎權吏部侍郎除）

士安字仁叟代州雲中人真宗爲開封府尹以士安爲判官及即位令士安攝府事李沆言中書無宰相上意欲擢任（三司使）寇準乃先置宿德以鎮之遂自翰林侍讀（學士參知）政事士安入謝真宗曰未也行將相卿誰可與卿同進者士安因言寇準忠義能斷大事臣所不如上曰聞準剛使氣奈何士安曰準忘身爲國秉道疾

邪故不爲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
養安逸而北戎跳梁未服若準者正宜用也不
閱月遂與準並相 長編
八月己未畢士安寇準並相（士安自行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 準自三司使行尚書兵部侍郎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士安拜相制曰璿樞觀象三階驗乎太平金鉉調元
四輔佐於神化朕纂承鴻緒恢闡皇猷思欲固大業
於隆平躋兆姓於仁壽瞻與爲念惕厲于懷爰得老
成簡茲圖任（具官畢士安）性體純厚德包元和羽翼冲人
夙昭彝範佪翔近著實壯嘉猷中外迭更矩儀斯茂

遂贊大鈞之任勤宣百揆之功屬鼎席之求賢命樞
庭而正秩併加徽數以叶舊章膺茲眷懷往踐于位
準拜相制曰朕纘體三聖光宅萬方旰食宵衣愛民
治國敢忘欽翼仰奉燕詒思得忠良弼于機務（具官寇準）
當以公望佐于昌朝讜議嘉猷清規直道冠於當代
休有令聞自膺綸翰之權洎禀金穀之任藹然茂績
副我精求用詢朝僉委以柄政允賴股肱之力釐宣
帷幄之謀往欽訓詞勿懈于位
　初翰林學士夏侯嶠卒閱數月士安爲相士安
撫座嘆曰夏侯峻極在吾豈當據此高位二年

十一月南郊畢除中書門下侍郎兼工部尚書
○上每得進奏院奏邊事必付中書謂畢士安
寇準曰軍旅之事雖屬樞密院（然中書總文武）
大政號令所出鄉者李沆或有所見往往別具
機宜卿等當詳閱邊奏共參利害勿以事干樞
密院而有所隱也因言樞密之地尤須謹密漏
泄禁中語古人深戒若與同列及樞密彰不協
之迹則中外得以伺其間隙實非便卿等志之
長編
同日王繼英樞密使（自宣徽南院使檢校太保知樞密院事除）

馮拯陳堯叟並僉書樞密院事（拯堯叟自同知樞密院事並遷工部侍郎除仍詔俸秩恩例並同樞密副使）
繼英以景德二年十一月南郊畢除檢校太傅
三年二月卒在樞府凡六年真宗幸其第臨哭
久之翼日謂宰相曰繼英久在左右小心畏謹
奄忽淪逝良可念也廢朝五日贈太尉兼侍中
謚恭懿
景德二年（乙巳）
四月癸卯王欽若罷參知政事
欽若自咸平四年四月除參知政事是年四月

罷遷刑部侍郎賛政殿學士未幾改爲兵部侍
郎賛政殿大學士執政凡四年景德元年八月
契丹入寇上欲擇大臣使鎮大名以叅政王欽
若判天雄軍兼都部署二年自天雄軍來朝遂
加階邑實封又賜襲衣金帶鞍馬故事輔臣加
罷無所賜上以欽若守藩有勞特寵異之遂
爲故事輔臣加恩賜衣帶鞍馬自欽若始 欽若素與寇準不協
自天雄再表求罷繼以面請上敦諭不得奪乃
置資政殿學士以欽若爲之仍遷刑部侍郎中
書定其班在翰林院學士之下侍讀學士之上

未幾改爲兵部侍郎資政殿大學士班在文明
殿學士之下翰林學士承旨之上置資政殿學士大學士自
欽若始
同日馮拯叅知政事自工部侍郎簽書樞密院事除
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東封除尚書左丞四年
四月祀汾陰除工部尚書
十月乙酉吏部侍郎平章事畢士安卒
士安以景德元年八月拜相是年十月薨于位
入相凡一年餘士安初與寇準同拜而士安多
疾在告求罷不許至是晨朝下殿廬疾作輿歸
而卒車駕臨哭謂寇準曰士安善人也事朕於
南府東宮以致輔相飭躬畏謹有古人之風遽
此淪沒深可悼惜詔贈太傅中書令謚文簡

景德三年丙午

二月戊戌寇準罷相爲刑部尚書
制曰弼諧之任體貌宜隆其有踐歷台階資遷歲律
彌綸事務盡瘁夙宵俾從進退之宜用保始終之分
肆頒明命誕告具寮具官寇準蔚有嘉猷出逢昌運器幹
標于國棟符采冠於時髦向以先帝舊臣虛懷厚遇
擢進會府遂列台司左右朕躬緝熙帝載叅古機務

不欲重煩鮮黃閣之劇權正秋卿之峻秩荷兹寵命
式保令猷
準自景德元年八月與畢士安同拜相是年二
月罷入相踰年時河北罷兵契丹既和朝廷無
事寇準頗矜其功雖上亦自德爲也待準極厚
王欽若深害之一日會朝準先退上目送準欽
若進準曰澶淵之役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
危矣由是上顧準稍衰在中書喜用寒進每御
史闕輙取敢言之士用之他舉措多自任同列
忌之嘗除官同列婁目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

相所以器百官用例非所謂進賢退不肖也因卻而不視既罷相遂相王旦旦入謝上謂寇準以國家爵賞過求虛譽無大臣體罷其重任庶得終吉也既而命準出知峽州又遣近侍傳言戒約他日上謂輔臣曰執政之地百寮具瞻品藻擬倫當務公共輕諾寡信怨是用長不可不戒也寇準之居相位多致人言豈不由此焉極曰呂蒙正嘗云準輕脫好取名譽不可不察續長

同日王旦拜相自尚書左丞參知政事除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制曰作朕股肱斯為輔相詢求讜議精擢賢臣允符審象之求乃降郎真之命具官王旦五行鍾秀四氣均和有華國之文負經邦之業言皆中禮動不違仁頃由近密之司陟預鈞衡之列盡規納誨克纂修正色直躬至隆時望居然國器簡在朕心俾正位於中書且升榮於起部同底于道爾其欽哉

四年八月除監修國史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東封除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時親王皆進封

上謂王旦等曰先帝每命宰臣親王降制則不御崇德殿視朝應有故事其占以命宰相親賢示帝王不專邪四年四月祀汾陰除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五年二月撰汾陰頌成除昭文館大學士十一月聖祖降除兼門下侍郎充玉清　昭應宮使初置玉清昭應宮使宰臣王旦為之七年玉清宮成除守司空九年二月國史成除守司徒天禧元年二月恭謝畢守太保旦以司徒復加太保以三公併除雙貫自旦始大中祥符五年王清昭應宮成王魏公爲首相始命充使宮觀置使自此始然每爲見任宰相兼職大聖元年呂申公夷簡相時朝廷崇奉之意稍殺乃請罷使名石林燕語○自真宗崇道教建王清昭應宮乃命宰相兼使執政副之庭在朝從官皆兼領提舉在京宮觀至王清昭應與能使副其根本宮觀不廢置使從官就承給之條甲元豐官制行悉罷之惟宮觀寺舊典

二年上謂輔臣曰今封疆寧謐序氣均調所謂人情和天道順也王旦等曰陛下虛心求治孜孜為民戎狄懷來歲豐人樂此太平之應也咸再拜賀上曰亦卿等之力也觀古今事若君臣道合上下同心何憂不治今四方無虞卿等宜謹守經制審於出令耳續長編○旦端重堅正明達國體接物若甚和易而風儀峻整當官莅事莊厲不可犯是時契丹既已講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南故地二邊兵罷不用天下無事且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其為相務遵法

度重改作妙於啟奏言簡理順每與同列論事
上前或枉直相戾雖未嘗廷爭然自守直道不
爲曲辨所遷有謗於上者旦輒引咎亦未嘗自
辨人主盛怒可辨者辨之必得而後已有識略
善鎮定大事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才矣
必久其官而衆以爲宜其職然後遷其所薦引
人未嘗知士雖咈於己者亦不以私廢當國歲
久上益倚信進退能否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
大臣有所議必曰王某以爲何如事無大小非
旦言不決當是時海內富實群工百司各得其

職故天下至今稱賢宰相七年王旦至自兗州
旦言河北轉運使李士衡張士遜知兗州王臻
等並事幹集望賜詔褒諭萊州通判徐犢式等
於輿論頗無治聲望令轉運提刑司察之詔可
或謂旦曰公爲元宰將命出使而所舉官吏僅
得褒詔不遂遷擢無乃太輕乎旦曰既稱薦之
又請亟用則上恩皆出於己矣此人臣之大嫌
也入內押班周懷德實與旦同行或請問必趺
從者皆集整衣冠見之白事已則退未嘗私焉
議者以爲得體將作監丞李惟簡不樂仕進屏

居二十餘年上特召對面命以爲太子中允致
仕矜召惟簡使者不知其所止上令至中書問
王旦然後人知惟簡乃旦所薦務匿名迹遠權
勢他所薦士尤多類不以告人其後史官修真
宗實錄得內出章奏乃知朝廷士多旦所薦云
中書嘗請以工部侍郎知制誥盛度權知開封
府上曰可更問王旦時屬疾在告中書具聖語
就問之旦曰度必不樂此任既而度果詣中書
自言幸以文字進不願處繁劇中書併以聞上
曰王旦銓量才品極當人人各得其所此豈可

不問也乃以知制誥樂黃目權知開封府而度
知制誥如故知秦州曹瑋數上章求解州事上
問王旦誰當代瑋旦薦禮部郎中李及可任上
即命爲太常少卿代瑋秦州衆議皆謂及雖謹
厚非守邊才不足以繼瑋秘書監楊億以衆言
告旦旦不答及果有聲億復見旦且言旦之知
人旦曰夫以曹瑋知秦州羌戎讋服邊境之事
瑋處之宜矣使他人往必矜其聰明多所變置
敗壞瑋之成績旦所以用及以及重厚必能謹
守瑋之規摹而已億由是服旦之識度宦者劉

承珪病且死求為節度使真宗語旦曰承珪待
此以瞑目旦執以為不可曰他月將有求為樞
密使者奈何自是內臣官不過留後其他又言
榮王元儼宮火不當歸咎於人又辨朝臣與曰
者往還不當坐罪　上皆納之又沮同刻賀死
蝗會二府方奏事飛蝗蔽天墮於殿庭間者上
以語旦執政皆頓首曰王旦遠識非臣等所及
續長編○景德四年宰相班位與樞密使參政事行
上每見王旦班王欽若等位太遠謂左右曰殿
庭儀石以南頗隘狹故朝集偕若同行即詔閤

門移宰相於儀石之北餘立其南八年賜宰相
御製長良臣正臣忠臣姦臣權臣論
己亥王欽若陳堯叟並知樞密院事欽若自資政殿大學士兵部侍郎遷尚書左丞除　堯叟自刑部侍郎簽書樞密院事遷兵部侍郎除仍兼群牧制置使
趙安仁參知政事安仁自知制誥翰林學士遷右諫議大夫除
韓崇訓馬知節並簽書樞密院事崇訓自樞密都承旨四方館使遷捡校太傅除　知節自樞密都承旨東上閤門使遷捡校太保除
安仁字樂道洛陽人崇訓字知禮殿前指揮使
韓贊之子知節字子元開封祥符人○時馮拯
以刑部侍郎為參知政事上不欲拯居欽若上

遂以欽若為尚書左丞知樞密院事而以拯為
兵部侍郎並知樞密院事詔叙以欽若拯堯叟
安仁崇訓知節為次令即日視事欽若喜迎人
主意其寵遇如此續長編欽若既諧寇準為城下之
盟真宗怏然不樂欽若曰惟有封禪泰山可以
鎮服四海誇示夷狄然當得天瑞前代蓋有人
力為之者於是天書降于左承天門之上大中
祥符初泰山父老請封禪禮成累遷吏部尚書
事略堯叟大中祥符元年從祀東封除尚書左丞
正月真宗朝諸陵留守京師累除戶部尚書

○安仁初議封禪與王欽若並為泰山經度制
置使判兖州累除刑部侍郎○崇訓長厚謙畏
未嘗忤物知節折節讀書至是並拜簽書樞密
院事當是時契丹已盟中國無為大臣方言符
瑞知節每不然之言天下安不可去兵忘戰之
意大中祥符元年十二月從祀東封除檢校太
傅四年四月祀汾陰除宣徽北院使
景德四年丁未　五月改大中祥符
八月庚子韓崇訓罷簽書樞密院事為齊州防禦使
崇訓自景德三年二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年

入月罷在樞府踰年崇訓以目疾累表求罷從
之
大中祥符四年辛亥
七月甲午馮拯罷參知政事爲刑部尚書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
拯自咸平四年三月除同知樞密院事景德元
年八月除簽書樞密院事二年四月除參知政
事是年七月罷執政踰十年拯以疾求解優詔
不許真宗仍作詩以喻之拯復三上表求退真
宗重違其請故有是命
大中祥符五年壬子

四月戊申向敏中拜相自資政殿大學士行刑部尚書兼秘書監拜同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
制曰王者奉若天憲裁成物宜萬樞之繁實總於元
弼六符之重乃法於泰階必惟其人乃底諸道具官向敏
中誠符忠悟識洞幾微經以懿文彰乎雅用山甫之
志式古訓以惟精魏絳之仁利公室而斯在早以一
德替乎先朝洎登翊於朕躬旋正名於台席出納大
命懋昭永圖沃心居多宜力盡瘁出撫方面荐著於
風聲再委留能鎮於雅俗自檄擬之入侍固體貌
之有加洽聞辰告之猷增仰時中之道英規禰茂雋
望攸歸是用陟于巖廊對掌鈞軸代工之任仰成在
茲蕃錫徽章式申褒異於戲朕承積累之慶以致乎
小康念輔弼之難豈忘於枚卜咨乃舊輔佐于眇冲
所宜遵臣鄰之言謹幾康之戒總率衆職寅亮九功
欽哉朂哉無懈于位
敏中咸平四年三月與呂蒙正拜相五年十月
罷是年三月復相景德初敏中爲京兆安撫使
真宗幸澶淵密詔敏中便宜從事邊境以安真
宗有復用之意東封西祀皆以敏中留守京師
及再掌留任人情帖然上愈嘉之故使復相事略

十一月聖祖降進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累遷
吏部尚書七年八月除景靈宮使時初置使以
敏中爲之天禧元年八月除尚書右僕射兼門
下侍郎監脩國史除僕射日真宗使人密覘之
云敏中方謝客門闌悄無一人真宗笑曰向敏
中大耐官職二年閏四月除玉清昭應宮使三
年十二月南郊畢除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
九月戊子王欽若陳堯叟並拜樞密使欽若自行吏部尚書知樞密院事脩國史堯叟自行戶部尚書知樞密院事脩國史並除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樞密使
欽若拜樞相制曰任摠樞機事兼軍國匪勳勞之威

著治學術之該通則何以輔弼皇圖羽儀近列眷予
茂選今得其人貝官于欽若江山萃靈風雲玄感蘊長才
而命世挺壯節以致君啖擢先朝飛榮景運叅毗政
理典領事功知無不爲綽有餘裕登封之日先置甚
勤未極酬庸豈忘注意俾登黃閣特正鴻樞兼絕席
之崇資增爰田之異數往踐休寵懋揚德馨
竞叟進樞密使制曰密勿之地事機頗煩或兼列於
樞庭用燮和於鼎鉉任惟變劇時所式瞻必有宏才
克膺殊拜見官竞叟陝雄文拔俗深識造微冠與筆於先
朝展壯猷於當代治盤錯之務聿彰幹能陟嚴近之

司協宣規畫贊機務之吉祀成奠玉之上儀夙夜交
脩群倫倚仰俾紆相印就正使名加帝傅之榮賚進井
田之禾邑增懿績用沃僉諧
同日馬知節樞密副使
趙安仁罷叅知政事
安仁自景德三年二月除叅知政事是年九月
罷執政踰五年安仁恭謹處事精審特留意於
刑名內外部書關要切諸必錄安仁裁損之上嘗與
王欽若論方今大臣孰爲長者欽若欲排安仁
乃譽之曰無若趙安仁上曰何以言之欽若曰

安仁昔爲故相沆義倫所知至今不忘舊德常
欲報之上默然始有斥安仁意矣嘗謂王旦曰
聞趙安仁在中書絕不親事每奏對亦未嘗有
一言可罷之旦對曰安仁頗知大體居常進擬
皆同列議定方敢取旨臣每見臨時變易於上
前者皆迎合陛下意安仁無異議且有執守上
曰能知是耶朕不知也卿可諭之令更宜力退
以語安仁安仁曰上誤拔擢至此以不才斥去
宜矣使與衆人騁辯取容安仁不爲也旦喜曰
適保安仁於上前不誤知人矣及罷政事仍領

玉清宮使依前脩國史稱長安仁善議論好誘掖
後進學士大夫以清德崇之操履純正寬恕謙
和 有所獻納必焚草藁尤練典故近世衣冠
人物制度悉能記之雖至貴顯簡儉若平素卒
贈吏部尚書謚文定
同日丁謂叅知政事自鹽鐵使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遷戶部侍郎除
謂字公言蘇州人舉進士居第四初議封禪未
決因謂言遂定朝廷每有營造莫不兼領及奏
祥瑞事皆謂與欽若與焉初翰林學士李宗諤
與王旦善旦欲引宗諤爲叅知政事嘗以告欽

若欽若唯　旦曰當白上宗諤家貧祿廪不
足以婚嫁旦前後資借之甚多欽若知之故事
謝參政日所賜之物幾三千緡欽若因密奏宗
諤負王旦私錢不能償旦欲引宗諤參知政事
得賜物以償己債非爲國擇賢也明日旦果以
宗諤名聞上變色不許及趙安仁罷謂時奉詔
謁亳州太清宮猶未還卽命謂代之蓋欽若所
薦欽若與劉承珪陳彭年林特及謂等交通蹤
跡詭異時人謂之五鬼○八年禮部尚書張詠
臨終奏疏言不當造宮關竭天下之財傷生民

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　乞斬謂頭置
國門以示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之門以謝
謂上亦不爲忤　並長編
大中祥符七年　甲寅
六月乙亥王欽若陳堯叟並罷樞密使　欽若自行吏部尚書檢校
堯叟自行戶部尚書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罷爲戶部尚書
馬知節罷樞密副使　自檢校太
欽若罷樞密使制曰爲樞之任基命是毗言念忠賢久
參翊亮荷倚毗於中外罄効誠於夙宵俾全進退之宜
是曰優隆之命　欽若具官王　風規俊茂器識深冲首
膺近司實傾亮節悉心　書補職　當宮舉封嶽之上儀嘗
贊先置接禮神之嚴躍莫匪從行歷歲滋深服勞斯
至俾冠外庭之秩俾增采邑之封式遂養恬用符均逸膺
茲眷遇無怠欽承
堯叟罷樞密使制曰朕仰膺丕命思乂庶邦賴寶股肱之
比早聳訏謨之効均勞念舊方於虛懷從欲推恩仰存
於令典　具官陳堯叟　識度精明才能閎傑自升位序克
奉官箴彌事典以無遺裁物宜而惟允洎汾脽之親
祭學經書以惟寅僉諭所歸乃膺斯茂偏當久次宜
就安閑加奉邑之殊榮處中臺之顯秩載中命數式
示朝恩當體眷懷無忘欽翼

欽若自景德三年二月除知樞密院事大中祥
符五年九月除平章事樞密使至是年六月罷
在樞府八年○堯叟自咸平四年三月除同知
樞密院事景德元年八月除簽書樞密院事三
年二月除知樞密院事大中祥符五月九月除
同平章事樞密使至是年六月罷在樞府凡十
三年○知節自景德三年二月除簽書樞密院
事大中祥符五年九月除樞密副使至是亦罷
在樞府踰八年○欽若性傾巧敢爲矯誕知節

薄其為人未嘗詭隨遇事敢言不少自屈每廷
議得其不直輒面斥之上嘗以喜雪詩賜近臣而
誤用旁韻王旦欲白之欽若曰天子詩豈當以
禮部格校之遂止欽若退遽密以聞已而上諭
二府曰前所賜詩微欽若古幾為衆笑旦唯
知節斥其姦狀上亦不罪也欽若每奏事或懷
數奏但出其一二其餘皆匿之既退則以己意
上言行之知節嘗於上前顧欽若曰懷中奏何
不盡出寵顧方深知節愈不為之下爭於上前
者屢矣　瀘州都巡檢王懷信等上平蠻之勞

欽若久不決知節因面詆其短爭於帝前及　帝
趣論賞欽若乃擅除懷信等官上怒謂向敏中
等敢以爵賞之柄高下為己任近位如此朕束
手也又曰欽若等與常不和事無大小動輒爭
競朕於臣下止可如此爾其知事君之禮人所
共瞻何知節力詆朝列審刑審官兩制三館諫
官御史都無其人其薄人厚己如此於是三人
皆罷繼欽若竟叟洛守本官未幾復群牧之職
明年復為樞相知節以檢校太傅宣徽北院使
兼副使但除防禦使尋出知潞州

同日寇準樞相（自行兵部尚書除檢校太尉兼同平章事充樞密使）
制曰樞衡列位邇天極之崇高鼎鼐須才贊朝經之熙
洽非勲勞之夙著望實之俱優允契具瞻曷當虛授
（具官）寇準沖和毓粹端厚存誠素推諤五之風謹守莊方
之操奮庸當代陳力先朝密勿近司　參裨宰
政遠茲續紹尤切倚毗尋致位於公台（以復）處於屏翰
一昨順風展禮清蹕成塗（司管鑰以惟○）致鳴析之絕警
誕彰懿績休有令聞適當注意之辰重頼登樞之效宜
加甄寵用委財成體予（求舊之意）（乃遐邇）之志往踐厥職爾
其勖哉

準自景德元年八月與畢士安同拜相至三年
二月罷尋出知陝州又知天雄軍入為尚書都省
六年真宗幸亳州以準留守京師是年遂有是
命
七月癸卯王嗣宗曹利用並樞密副使（嗣宗自同州觀察使利用自內客省使嘉州防禦使並除檢校大保）
嗣宗字希先汾州人利用字用之趙州人○嗣
宗舉進士試藝講武殿嘗程力以取甲科真宗
親征契丹有求和意時利用為殿前承旨適奏
事行在以利用使于兵間仍歲遺銀絹三十萬

成約而還至是自内客省使嘉州防禦使除不
帯正官盖用趙普例天禧元年二月恭謝畢除
檢校太保
大中祥符八年乙卯
四月壬戌寇準罷樞密使（自行兵部尚書依前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武勝軍節度等使）
制曰褒德顯庸茲爲邦範出藩入輔寔賴時英詢予
至公乃有成命（具官寇準）敏才多識茂器不群服文雅以
馳稱蘊誠明而待物匪躬盡瘁知無不爲秉義資忠
行有餘力而乃佪翔客勿登翊隆平正色當官百度
以之允洽清規鎮俗庶邦由是咸寧與國掌鑰之勲
且佇爲霖之効再當機要俄貿歳時試盤錯之至難
釐踈譜之大節誕彰懿績綽茂嘉猷朕寵待老成永
言勤止特推異數茂舉徽章俾仍金鉉之司往踐油
幢之任勉爲儒將式鎮輸垣
準自大中祥符七年六月除中書門下平章事
充樞密使至是年四月罷在樞府未踰年先是
準惡三司使林特姦邪數與忿爭上前上謂王
旦等曰準年高屢更事朕意其必能改前非今
觀所爲似更甚於曩昔旦等同準好人懐惠又

欲人畏威皆大臣所當避而準乃以爲已任此
其所短也非至仁之主孰能全之（編）○準之未
爲樞密也旦嘗得疾未愈上命肩輿入禁中見
於便殿問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以天
下付之誰乎旦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再
三問不對上曰張詠何如又問馬亮何如不對
上曰試以意言之旦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見
莫若寇準上憮然有間曰準性剛褊更思其次
旦曰他人臣所不知也遂辭退及準爲樞密使
中書行事關送樞密院礙詔格準即以聞上謂
旦曰中書行事如此施之四方奚所則旦再拜
謝曰此實臣等過也中書吏既坐罰樞密院吏
皇恐告準曰中書樞密院日有相干舊例止令
諸房改易不期奏白而使宰相待罪既而樞密
院有事送中書礙詔格吏得之欣然以呈旦旦
却送與樞密院吏白準準大慙翼日謂旦曰王
同年大度如此耶旦不答旦每對上必稱準之
才而準數短之一日上謂旦曰卿雖談其美彼
專道卿惡旦曰理固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
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

重準也上由是愈賢之及準自知當罷使人私於旦求爲使相旦大驚曰使相安可求耶且吾不受私請準恨之旣而上問旦準罷當何官可爲旦曰準年未三十已蒙先帝擢置二府且有才望若使相令處方面其風采亦足爲朝廷之光也及制出準入見流涕曰非陛下知臣何以至是上具道旦所以薦準者準便愧嘆出語人曰王同年器識非準所可測也 同上

同日王欽若陳堯叟並樞相 欽若自判尚書都省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依前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充樞密使 堯叟依前戶部尚書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樞密

使兼群牧制置使 本朝令北省侍中不除有給事中左右諫議大夫起居郎起居舍人左右司諫右正言中書門下設正諸房等官舊惟判門下省直諫院知銀臺司兼門下封駁爲差遣令南省有尚書令左右司六書六侍二十四司員外郎中等官舊惟判尚書都省三司使 丹官等職判吏部南曹流內銓判祠部判刑部等職爲差遣

欽若拜樞相制曰朕纂承基構撫寧寰區思馴致於治平式疇咨於輔弼雖有良佐時惟傑才宜允僉諧再伸圖任具官王欽若英奇間出純粹挺生精識敏於蓍龜廣學該於流俗懿文綸國綸擅事君自典機衡屢移年律首甚盛舉講封岱之縟儀總叙群材助興邦之大略乃膺居最儁望攸歸一昨解印中樞均勞會府進退之際餘裕且多夙夜之勤竭誠能解是用俾調元化重陟近司勉竭忠規往膺休命

堯叟拜樞相制曰密勿之司事機甚劇尤圖邦彥用致時雍乃眷良臣俾復茲任具官陳堯叟識略淹該器能宏遠學洞典墳之奧文兼盤誥之風謹以飭躬乃人倫之龜鑑敏於從正實化源之冊青自列近司久傾亮節發揮事業旅績成勳申畫封圻遂人華服頃之均逸益本優賢益彰盡瘁之誠克協疇庸之舉重委樞軸仍調鼎彝往踐厥官無忘祗恪

欽若與堯叟自祥符五年九月並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後與堯叟同罷至是復與堯叟並命○天禧元年二月奉天書合祭天地群臣上尊號冊寶欽若除右僕射會靈觀置使命參知政事兼領於是王曾次當爲之欽若方換符瑞固恩寵欲得此曾因懇辭焉欽若遂兼會靈觀使八年拜相

七月戊午王嗣宗罷樞密副使爲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制曰裂壤分茅易著建侯之象整軍經武傳垂謀帥之文將求四國之蕃必協萬夫之望斷於朕志聿降命書具官王嗣宗象緯儲靈珪璋稟粹忠而能力剛且近

仁有文武之才居爲國器緒天人之學時謂吏師而
自出應昌期逮事列聖荐更中外動著嶽猷頃者擢
自廉車入參樞務嘉言罔伏毋盡於良規在道自持
益光於輿頌是用擇茲良日付以高牙升帝傅之崇
名益井田之多戶分憂閫外制勝幄中爾其欽哉往
踐于位
嗣宗自大中祥符七年七月除樞密副使至是
年七月罷在樞府踰年嗣宗表求外郡故有是
命後上章求退而猶欲領郡寇準爲相惡之卽
以爲左屯衞上將軍致仕卒年七十八贈侍中
謚景莊

大中祥符九年 丙辰
正月丙辰張旻樞密副使 自侍衞馬軍副都指揮使威塞軍節度使檢校太保遷宣徽北院使除
旻開封人事眞宗于潛邸及卽位以殿前都虞
候從祀東封是時盛與宮室人皆爭奏符瑞丁
謂王欽若主其事無敢議者旻毅然謂土木之
役不足以承天意是年正月遂有是除事畧
八月甲申陳堯叟罷樞相 自樞密使行戶部尚書檢校太尉同平章事罷爲尚書右僕射
制曰樞密之司是綜於機政師表之任首列於臣工
式獎舊勞俾申異數 具官陳堯叟 學探閫奧業茂經綸頃
以碩才擢參機務勵直清而宰履蘊識略以研幾贊
襄大猷佐佑鴻化逍萊寧弼益重鈞衡望實愈隆謨
明是[illegible] 峻端揆之崇
列攽襃功之美稱申此優賢遂其養素
堯叟自大中祥符八年四月同平章事充樞密
使至是年八月罷 執政踰年○堯叟久疾求
領外任上遣閤門使[illegible]第撫慰且詢其意堯
叟詞志懇確乃從之命 [illegible]告牒就第賜之尋
命判河陽月給實俸歲賜公使錢百萬堯叟力
疾求入辭肩輿至便殿詔勿拜賜坐又作詩餞
其行卒贈侍郎謚文忠堯叟儒貌強力奏對明
辨多任智數久典機密軍馬之籍悉能記之父
省華終左諫議大夫母馮氏性嚴毅弟堯佐景
祐四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堯咨舉進士第
一後以儒臣易武守仕至武信軍節度

九月甲辰丁謂罷參知政事 自兵部尚書罷爲撫校太尉兼御史大夫平江軍節度使
制曰入陪鈞軸佐三事之崇出擁旌旄冠卄連之長

中外迭處勞逸惟均頃謂翰異俊才搢紳佇望昌辰
斯邁華貫旋升美謀居多忠規尤著而自董臨邦計
叅預政經翰鉅典之交修暨殊庭之肇葺儲峙無乏
絺創亟成衛溫洛之元符總泰常之盛禮蓋瘁之志
實播於朝倫經綸之材久彰於國器歲律滋久機務
實繁俾輟彌綸往分异翰加崇資於學武臨邑异於
中吳於戲自儒服而登將壇由中樞而臨故里茲爲
殊遇彌顯至榮祇荷寵章勉堅誠素
謂自大中祥符五年九月除叅知政事至是年
九月罷執政四年謂上章請外即授本鎮旄鉞

以寵其行每命謂知昇州請歸拜墓許之
丙午陳彭年王曾張知白並叅知政事（彭年自翰林學士工部侍郎知制誥兼龍圖閣學士遷刑部侍郎仍充會靈觀使曾自翰林學士兵部郎中知制誥遷左諫議大夫知白自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遷給事中參）
彭年字永年撫州南城人曾字孝先青州益都
人知白字用晦滄州青池人○曾知白彭年等
與王旦同在中書嘗秉間謂旦曰曾等援擢至
此公力也願有所裨補旦曰願聞之曾曰每見
奏事其間亦有不經上覽公但批旨行下恐人
言之以爲不可旦曰但遜謝而已一日奏對已退

曾等俱留上愕然曰何事不與王旦同白曾等
乃以前說聞于上上曰所行公否皆曰公上曰
王旦事朕多歷年所朕察之無毫髮私自東封
後朕諭小事一面奉行卿等當謹奉之退而謝
於旦曰上之委遇非曾等所知也旦曰向蒙諭
及不可自言先得上旨今更賴諸公規益○彭
年性敏給強記尤好儀制沿革刑名之學上多
令檢討典故自大中祥符後禮典交舉彭年無
不叅預或中使手札臨問彭年從容應答無所
凝滯皆合上意凡典章文法之事每容有詢訪

自升內閣仰以翰墨爲己任不欲領它務然李
宗諤楊億皆在朝及宗諤卒億病退則彭年專
文翰之任矣事務益煩愈益勤職以渥恩寵形
神皆耗前後御製歌詩凡六篇其恩遇如此彭
年執政凡五月會天禧大禮命爲天書儀衛副
使齋宿閣中風眩輿至其家卒真宗震悼卽至
其第涕泗久之謂王欽若曰彭年善人何意遽
此淪喪至於兼才博學今罕其比自在左右服
勞夙夜盡職太深未嘗午憩朕每諭其游息然
賦性勤謹行之彌篤不幸而殞得非命歟贈右

僕射瑞文僖然彭年素毅詩時號九尾野狐與
王欽若丁謂林特等交通詭秘時論謂之五鬼
在翰林日嘗詣中書謁宰相王旦辭不見翼日
復至自言有事當啟白旦諭令見向敏中吏取
彭年所留文字示旦旦瞑目寮紙封之敏中曰
何不一覽旦曰不過興建符瑞圖進取爾始彭
年仕未達爲大理寺詳斷官張齊賢時爲當國
一見輒不可人問其故齊賢曰此人在朝必亂
國政或疑齊賢過甚後乃服其知人 並長編
同日任中正樞密副使 自樞密直學士給事中權知開封府遷工部侍郎除

中正字慶之曹州濟陰人
天禧元年 丁巳
五月戊申王旦太尉兼侍中
旦自開府儀同三司守太保兼門下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充玉清昭應宮使昭文館大學
士監脩國史拜太尉兼侍中許五日一赴起居
因入中書或遇軍國重事不限時日並令入預
參決 五月戊申不拜 是月庚申復下制加恩依前太保
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加食邑實封每三五日
入中書或遇稍安勿拘此制若有軍國重事
不限時日入預參決旦發柄用凡十八年爲相
僅一紀謙退周謹每遷官受賜常有愧避之色
素羸多疾又以名位太重憂畏不自安至是連
拜章求退上素重其德望委任莫二聞其引退
甚不樂優詔褒答繼以面諭制授太尉兼侍中
聽五日一赴起居因入中書旦聞命愈恐家居
不出手疏懇請去位固讓加秩辭意堅苦又遣
其子詣向敏中附奏上曰欲引退固未可言但
體質羸弱亦可憂也旦當國歲久始終如一鎮
靜中外實有賴焉且未嘗有一事干撓朝廷今
此固辭或難違其志既浹旬乃詔止加封邑其
餘優禮悉如前制 長編

七月丁巳王旦罷 除太尉侍中充玉清昭應宮使
制曰旌賢尚德邦國之彝章圖舊念功君臣之厚契
在出綸而加等表注意以攸深 具官王旦 淳固守和宣慈
廸哲本於沖識經以懿文積德首於民彝徽言章乎
國論自付魁柄延於宰庭著論思究密之謀輔端拱
財成之化得魏相總領之要敦蕭曹清淨之規盡齊
所由感疾其篤褒封屢上瀝懇辭榮踐是峻以徽章
酬其趍謁雖深眷倚彌軫謙沖遂輟茂恩俾從素志

庶諧偃息善保和平而露奏既陳忠懷愈懇載念萬
機之重務久煩一德之元臣特學褒崇用均勞逸上
公峻秩真館清祠俾遂養頤茂臻戩福

旦自景德三年二月拜相至是年七月罷爲相
凡十二年旦以病堅求罷召對滋福殿左右掖
扶而升上覩其羸瘁憫然曰朕當體中不佳方
欲以大事托卿而卿如此柰何因令皇子出拜
旦言皇子盛德必任陛下事遂薦可爲大臣者
十餘人其後不踐兩府者獨凌策李及旦退復
上疏請去位上乃許之以旦爲太尉仍領玉清
昭應宮使特給宰相俸料之半令禮官草儀赴
上尚書省其子大理評事雍就第賜詔命賜賚
器服悉如宰相旦入謝便殿伏拜仆地內侍存
問相屬日或三四禮儀院奏詳定太尉王旦赴
上儀注國朝以來三公不兼宰相無赴上之禮
上優寵大臣故特有是命然旦終以疾不赴初
旦以宰相兼領玉清昭應宮使至是罷政仍領
使宮觀專置使始于旦始（長編○宮觀專使自旦）

八月庚午王欽若拜相（自樞密使同平章事除尚書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依舊會靈觀使）

制曰邦家之政實本於中樞輔弼之臣必資於同德
俾正代工之任式光注意之求（具官王欽若）象緯儲精珪
璋挺秀文含雅正學擅兼該而自協贊機衡周旋帷
幄夙宵匪懈歲月屢遷岱嶽建封成矢謀先置之績
汾脽展禮著陪祠蹕之勤繼奉鴻儀實詢嘉話誕
昭景鑠臻此至寧是用斷自朕心列于宰席升榮左
揆命秩右臺方圖奮庸無懈凝績

先是上欲相欽若王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
已隆且乞令在樞密院兩府任用亦均臣見祖
宗朝未嘗使南方人當國雖古稱立賢無方然
必賢士乃可臣位居元宰不敢沮抑人此亦公
議也上遂止及旦罷上卒相欽若欽若嘗語人
曰爲王子明故使我作相晚卻十年（長編）天禧二
年閏四月除景靈宮使

同日張旻罷樞密副使（自宣徽南院使定國軍節度使除檢校太尉河陽三城節度使）
制曰股肱之任中殫於大猷爪牙之臣外制於方面
出處斯異倚毗並隆自非才賢孰克雖擢（具官張旻）性質
忠厚識度淵深有整軍經武之能有說禮敦詩之學
嘗司禁旅載貳樞庭勤瘁居多讚猷茂著國之畿甸
粵有孟津綰爾勳庸臨茲雅俗爲吾上將以鎮一方

勉懷益恭服我丕訓
旻自大中祥符九年正月除樞密副使是年八
月罷在樞府踰年會河陽闕帥故有是命
九月癸卯王曾罷參知政事 自給事中罷為禮部侍郎
曾自大中祥符九年九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九
月罷執政一年○時朝廷三宮觀皆以輔臣為
使會靈觀初置使命參知政事兼領於是王曾
次當為之樞密使王欽若方挾符瑞之事迎合
上意以固恩寵曾知欽若意欲得此因懇辭焉
以讓欽若上頗不懌謂曾曰大臣宜傅會國事

何遽自異耶曾頓首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
義陛下不知臣駑病使待罪宰輔臣知義而已
不知異也及欽若為相因欲排異己者數譖之
會曾市賀皇后家舊第其家未還而曾令人舁
土置其門賀氏入訴禁中明日上以語欽若遂
罷政事曾既罷往謁王旦旦疾甚辭不見既而
語其家人曰王君介然他日德望勲業甚大顧
余不得見爾旦又曰王君昨讓會靈觀使以咈
上意而進退閑雅詞直氣和了無所惜且王君
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因循任事幾二十年每

進對上意稍忤即踖蹴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
度矣
同日李迪參知政事 自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權給事中除依前會靈觀使
迪字復古濮州人舉進士第一迪嘗獨對內東
門上出三司使馬元方所上歲出入財用數以
示迪時仍歲旱蝗上憂不給問何以濟迪曰祖
宗初置內藏庫欲辦兵復西北故土及以支凶
荒今邊無他費陛下用此以佐國用則賦斂寬
民不勞矣上曰朕欲用李士衡代元方俟其至
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迪曰天子於財無內

外願詔賜三司以顯示德澤何以曰借上悅迪
又言陛下東封時勑所過無伐木除道即驛舍
或州治為行宮纔令加塗而已及幸汾亳土木
之役過往時百倍今旱蝗之災殆天意所以儆
陛下也上曰卿之言然一二臣誤朕如此纔二
年閏四月除會靈觀使八月皇子立除兼太子
賓客上初欲授迪以太子太傅迪辭以太宗時
未嘗立保傅乃止兼賓客而詔皇太子禮賓客
如師傅四年七月除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 參政兼太子賓客禮同師傅

同日馬知節知樞密院事自穎州防禦使知天雄軍召除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

曹利用任中正周起並同知樞密院事利用自檢校太尉樞密副使加檢校太尉宣徽北院使除兼職依制置使中正自樞密副使兼刑部侍郎除起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遷給事中除

起字萬卿淄州人

是日太尉玉清昭應宮使王旦卒

旦疾篤數日車駕幸其第留賜白金五千兩旦命家人還獻作奏畢自益數句云已懼多藏况無所用見欲散施以息殃咎亟舁至內闥有詔不許及門旦已卒旦與楊億素厚延億至卧內託以後事請撰遺表旦言忝爲宰相據上公之位不可以將盡之言爲宗親求官止當序平生遭遇願日親庶政進用賢士少減焦勞之意仍戒子弟云我家世名清德當務儉素保守門風不當以相輔家事泰侈勿厚葬時年六十一贈太師尚書令魏國公諡文正錄其子弟姪外孫門客常從授官十數人及諸子服除又詔各進一官旦性沖澹寡慾奉身至薄所居至陋上欲爲治之旦以先人舊廬懇辭而止兄子睦頗好學嘗獻書求舉進士旦曰我常以門內太盛

豈可與寒士爭進取耶子素猶未官婚姻不求閥閱留意文雅及近世典章官族志在崇獎名教中外莫不欽其德風爲國宗臣上所尊禮蓋平世之良相也長編咸平初旦聞李沆之言固未深信及親見王欽若丁謂所爲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不忍去乃嘆曰李文靖眞聖人也祥符以巳來每大禮輒奉天書以行旦儀衛使常悒悒不樂既寢疾遺令削髮披緇以斂蓋悔其前之爲也諸子欲奉遺令楊億以爲不可乃止議者謂旦逢時得君言聽諫從安於勢位而不能以止足自終或比之馮道云長編

乾興元年配享眞宗廟庭翰林學士承旨李維等奏議曰太尉贈尚書令王旦踐歷台樞將二十載贊弭兵之論興曠世之儀紀律用張方燮咸服藹然令德洽于民瞻贈太尉中書令李沆贈中書令李繼隆並請配享眞宗廟庭詔可

天禧二年戊午

四月癸卯馬知節罷知樞密院事自檢校太尉宣徽南院使罷爲彰德軍節度觀察使

知節自天禧元年九月除知樞密院是年四月

罷再入樞府凡七月○知節在樞府恩顧極厚
素病足特許內朝別爲一班省其舞蹈未幾疾
甚賜告上親臨其第謂之曰久不相見思卿而
來病既久乃罷爲節度留京師（拜罷錄）卒贈侍中
謚正惠知節慷慨以武力智謀自許又能好書
賓禮儒者所與遊必一時豪傑遇事蹇蹇未嘗
有所顧憚天下至今稱其直云（事畧）
六月乙未曹利用知樞密院事（自檢校太尉宣徽北院使同知樞密院事拜 ○ 宰輔表）
十二月丙午張知白罷參知政事（自工部侍郎參知政事拜刑部侍郎翰林侍讀學士知天雄軍 輔臣以雜學士出藩并翰林侍讀學士自此始）

知白自大中祥符九年除參知政事是年十二
月罷執政踰二年知白與宰相王欽若議論多
相失因稱疾辭位遂有是命上賦詩餞之
天禧三年（己未）
六月甲午王欽若罷（爲太子太保歸班）
制曰承弼之臣寄任尤重所以運動樞機感會於天
人鎮靜邦家親附于黎獻苟或顯膺柄用浸歷歲時
宜有均勞式諧同德（具官王欽若）才術精敏機慮研深擢
秀儒科飛名俊域蚤由謹簡歷踐榮途預待非常寵
遇殊特樞庭任職常參帷幄之謀台席代工遂要燮
諧之寄𢦏司鈞軸能率與彝克念勤勞俾諧優逸命
傅儲禁聿隆表儀勿忘嘉猷往踐厥位
欽若以天禧元年八月拜相至是年六月罷入
相僅二年○時欽若恩遇浸衰人有言其受金
者欽若於上前自辨乞下御史覈實上不悅曰
國家置御史臺固欲爲人辨虛實耶欽若皇恐
因求出藩會商州捕得道士譙文易畜禁書能
以術使六丁六甲神自言嘗出入欽若家得欽
若所遺詩及書上以問欽若欽若謝不省遂罷

相制詞以均勞之意從優禮云（編長）○初欽若罷
相爲太子太保尋判杭州踰年復資政殿大學
士資善堂侍講進司空四年除山南東道節度
使同平章事判河南府始欽若與丁謂善援引
至兩府及謂得志稍叛欽若欽若恨之時上不
豫久事多遺忘欽若以爲太子太保在東宮位
三少上謂不悅因改授司空欽若晏見上問曰
卿何故不之中書對曰臣不爲宰相安敢之中
書上顧都知送欽若詣中書視事令設饌以待
之謂曰上命中書設饌爾欽若既出使都知入

以無白麻不敢奉詔因歸私第有詔學士院降
麻謂乃除欽若使相爲西京留守上但開宣制
亦不之罪也欽若判河南以病不俟報赴闕降
司農卿分司南京仁宗即位累遷刑部侍郎尚
書知江寧府
戊戌寇準再入相 準自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除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充景靈宮使再入相
制曰中樞之任大政攸資式叙九功用熙百度將協
群倫之望允求經濟之才眔日予褎乃敷綸命 具官寇準
清識淵深懿文雅正自顯蹐於廊廟久冠映於簪紳

中外亟更謀謨日廣介圭入覲鳴玉在朝朕方圖任
舊人以疑庶績眷升台席仍進冡卿置于股肱繫乃
棟幹朝廷天下之根本機軸王化之表儀援道以言
爲臣不易罄一心而翼戴副四海之具瞻其惟勖哉
以弼台德
準自景德元年八月與畢士安同相至二年十二
月罷是年六月自永興軍來朝復拜相 ○準鎮
永興奏天書降乾祐山中蓋巡檢朱能所爲也
準自永興來朝將發其門生有勸準者曰公若
至河陽稱疾堅求補外此爲上策儻入見即發

乾祐天書詐妄之事尚可全平生正直之名斯
爲次也最下則再入中書爲宰相爾準不懌揖
而起君子謂準之及于禍蓋自取之也時又有
陝州處士魏野善王旦寇準每贈詩必勸以早
退旦準皆不能用識者高之 編長 十二月南郊畢
除尚書右僕射集賢殿大學士
同日丁謂參知政事 自保信軍節度使檢校太尉遷吏部尚書除
制曰朕寅奉丕圖勤求至治眷惟永弼共翊隆平其有
啓贊大鈞夙推儁望聿著濟川之業方膺佚鉞之崇
宜錫命書再升台席 具官丁謂 風猷茂遠識慮幾深蘊經

國之懿文負佐王之宏畧爰自睿庸昭代席寵近班
總會府之利權克臻豐阜貳中樞之柄用備罄謨明
繕秘館以成功相鴻儀而振古向者輟於鈞軸授以
壓幢化洽勾吳心馳象魏爰赴追鋒之召恭脩執玉
之儀方且圖任舊勞疇咨嘉話復委代工之任允資
成務之才升命秩於天官峻寵章於堂陛爰田真食
併示優隆噫股肱之良于以同乎君體師尹之重所
以副於民瞻爾其敬迪精衷浚明懿德祗服厥位無
替前猷
故事節度使除拜當降麻翰林學士盛度以爲

參知政事當屬外制遂命知制誥宋綬草詞謂
甚恨焉謂在中書事寇準謹甚嘗會食羹污準
鬚謂徐起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為長
官拂鬚耶謂甚恨之由是傾誣始萌矣 長編○故事節
度除拜當降麻參知政事當屬外制

十二月辛卯曹利用丁謂並樞密使 利用自檢校太尉宣徽北院使知樞密院事兼羣牧制置使除 謂自吏部尚書參知政事除檢校太尉充
時輔臣以郊恩俱進官故事當為宰相而除樞
密使始得遷僕射乃以謂檢校太尉兼本官充
使 樞密使舊兼御史大夫自利用始不兼領

謂拜入政府一年至四年拜相 樞密使不兼御史大夫自曹利用始

同日任中正周起並樞密副使 中正自刑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遷兵部侍郎除起自給事中同知樞密院事遷禮部侍郎除
中正樞密副使制曰朕以昭事啓宇祗膺眷貺就天
正之令序展陽位之上儀誕霈鴻恩式均丕福眷惟
近輔嘗奉嚴禋爰當合爵之初特舉疇庸之典 具官任中
正存誠居厚秉哲踐方敦張仲孝友之風懷卓茂淳
厚之節學辨予行正發於文沉毅有謀堅明善斷不
矜之色居常守於自專鼎給之才所至洽於閭閻為
王國之材幹擅朝倫之表儀自密勿樞衡俾番左右

安世周謹謙以絕私山甫將明勤於補職辰告之猷
罔伏日宣之德愈彰屬鉅典之交脩賚盛容而有恪
是用進其天秩貳乃使聯仍增食采之封兼錫褒勳
之號於戲為典數用懋蓋臣實慶賞之行有國務乎增
美名器之重前賢貫念其益恭更勵乃誠以永終譽

天禧四年 庚申

正月乙丑曹瑋簽書樞密院事 自華州觀察使鄜延路副都部署環慶秦鳳等州沿邊巡檢安撫使宣徽北院使鎮國節度觀察留後充
制曰宣猷之列表率於近廷宥密之司參毗於基命
矧戎藩之留務峻天秩之等威自非茂著勳勤夙推

譽望兼茲寵授疇以為宜 具官曹瑋器識宏深風規凝遠
洞詩書之義府紹旂鼎之世功早襲弁纓亟升軒陛
分符東拔守彝西陲充國之學通四夷素懷英略鄭
吉之職嘗都護克布皇威卓爾殊庸特于外徙表膺崇
進益壯聲猷向推廉問之專威重撫循之寄武經斯
暢邊部載清疇咨俊傑之材俾居切近之地參謀樞
府兼贊國徽貳節制於十連策勳名於八柱併推優
渥用示眷懷噫昔爾先臣嘗更此任局禁之內風烈
猶存爾其勵翼一心將明萬務告話言而無隱罄高
節以同寅揚武公善職之聲纘臧孫有後之慶流芳

是似不其美與欽奉詔詞以稱休命
瑞字寶臣樞密使彬之子李繼遷授邊諸將數
出無功太宗問誰可任者是時彬在樞府對以
瑞可任召知渭州時年十九又知秦州秦州人
立碑紀功有詔褒之至是遂有此命 長編
三月己卯左僕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向敏中卒
敏中自大中祥符五年四月拜相至是年三月
薨于位爲相凡八年贈太尉中書令謚文簡五
子洎諸婿並遷官親故授官者數人○敏中端
厚愷悌多智寡交遊特爲人主所重以至顯達

歷踐中外曉民政善處繁劇沉毅開辯識大體
容靜遠權勢在釣軸門無私謁諸子不令趨務
雖當大事若已不預焉謹於采拔不妄推薦居
大任三十年時以重德目之爲上所優禮故雖
衰疾終不得謝 亦以此爲恨及遺命制入上特批
一幅曰敏中淳謹溫良宜益此意其恩顧如此
○子傳亮之子經經女即欽聖憲肅皇后也經
官至定國軍留後敏中累贈燕王
六月丙申寇準罷相 以太子太傅歸班進封萊國公
制曰王者倚毗相臣必舉疇咨之命體貌衒德乃推

優逸之恩惟碩實之素隆在眷懷而斯厚 具官寇準 宏才
博達敏識精微久於踐歷茂著風釆嘗內幹於機密
亦出總於藩宣氣序屢更寵任尤重洎再諧於揆政
實專委於國權恪居都會之司益顯勤勞之志矧以
詔令所出朝廷式瞻既久洽於和平亦重煩於耆艾
爰加崇秩俾解劇煩釣升宮傳之崇眷啟國封於寧宇
仍優美號益表隆恩於戲輔相之宜邦之攸賴用捨
之際朕安敢私往踐厥官毋忘恭順
準自天禧三年六月再入相至是年六月罷爲
相凡一年○先是準爲樞密使曹利用副之準

素輕利用議事有不合者準輒曰君一夫耳豈
能解此國家大體耶利用由是銜之而丁謂以
拂鬚故亦恨準及同爲樞密使遂合謀爲排準
翰林學士錢惟演見謂權盛附之與講姻好上
不豫準嘗獨請間言皇太子人望所歸願陛下
思宗廟之事傳以神器以固萬世基本丁謂佞
人也不可以輔少主願擇方正大臣爲羽翼上
然之準乃密令翰林學士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
且欲援億以代謂億畏事泄夜屏左右爲之辭
中外無知者既準被酒漏言謂等益懼力譖準

請罷其政事上不記與準初有成言諾其請遂
召惟演惟演至極論準專恣請深責上曰當與
何官惟演請用王欽若例授準太子太保上曰
與太傅又曰更加優禮惟演請封國公出袖中
具冊以進上於小國中指萊字云繳具上對衆知
政事李迪等于滋福殿是日翰林學士錢惟演
又力排寇準曰準自罷相轉更交結中外求再
相兼亦聞有人許以再用不如早令出外準朋
黨盛王曙又其女婿作東宮賓客誰不畏懼今
朝廷人三分二分皆附準矣上遂以李迪爲宰

相馮拯爲樞密使迪既爲宰相準爲太子太傅
萊國公如故上既從惟演之言擢丁謂首相加
曹利用同平章事然所以待寇準者猶如故謂
等謀益深準亦對上言謂及利用等交通蹤跡
又言臣若有罪當與李迪同坐不應獨被斥上
即召迪至前質之二人辨論已久上意不樂迪
再三目準令退及俱退上復召迪入對作色曰
寇準遠貶卿與丁謂曹利用並出外迪退以文
字進上遽涣然曰卿等無他且留文字爾董更
趣謂入對謂即除準節鉞令出外上不許越明

日楊崇勳等遂告變入內副都知周懷政謀殺
謂等復相準事覺伏誅又三日準乃遠貶七月

丁丑準降授太常卿知相州

準降授制曰朕恭守丕圖思凝至化寵綏庶品敦洽
太和眷惟大臣夙所尊任苟或有愆視巖罔吁注悵
用衆群言示茲申警具官寇準早事先帝並升近班洎
予纘承彌所優待向從會府擢領旄幢位兼將相之
崇恩厚股肱之契去歲疇其夙望再委國鈞蓋緊寅
亮之謀以弼緝熙之政而將明莫顯聲實靡孚與議
交喧朝章失序加以罔思兢謹不肅門庭交結匪人

虧傷大體顧其狀迹因事而彰諒勸懲以難私在典
刑而易拾尚以踐揚既久體貌素隆特屈彝章仍居
峻品勉布條職勿忘省循

準既外貶準婿樞密直學士王曙落職知汝州
朝士與寇準親厚者丁謂必斥之初李迪與準
同在中書事之甚謹及準罷丁謂意頗輕迪於
是謂等不欲準居內郡白上欲遠徙之上命知
小州謂退而署紙筆曰奉聖旨除遠小處知州
迪曰向者聖旨無遠字謂曰君面奉德音欲擅
改聖旨以庇準邪二人忿鬪蓋自此始準遂自

太常卿知相州徙知安州八月壬寅再貶道州
司馬
準再貶道州司馬詔曰刑法之設天下之公共也苟
當其罪孑何敢私（太常卿知相州萊國公寇準）爰自先朝早膺榮
遇便蕃恩寵踐履清華屬朕纂承彌深簡注出秉節
旄之寄入登樞宰之崇而不務悄脩希勦凶懸啓予輔弼玷
及搢紳特冠憲章免其流竄黜居典午允謂寬恩可
貶授銀青光祿大夫行道州司馬仍以其事佈告諸
州御史臺榜示朝堂以示
準坐朱能叛自知安州再貶道州司馬準在道

州晨具朝服如常時起樓置經史道釋書暇則
講讀賓至笑語若初無廊廟之責者自準罷相
繼以三絀皆非上本意歲餘上忽問左右曰吾
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莫對上崩乃貶雷
州乾興元年二月戊辰貶雷州司戶
準貶雷州司戶制曰爲臣之辟莫大於不忠治國之
經務從於去惡矧獲罪於先帝尚屈法於公朝世所
靡容朕安敢捨（銀青光祿大夫道州司馬寇準）荷二聖之顧極三事
之崇無推誠而不疑當捐軀而有報而乃包藏凶德
背棄大恩與逆寺以通謀構厲階而干紀果上穹之

降譴俾渠魁之就擒始其告變之辰適當違豫之際
阽危將發震駭斯多雖馳驛以竄投蓋忌器而隱恐
靜思及此可爲寒心爾予一人肇纘丕構欲邪正之
洞別在賞罰之惟明特貶遐方庶塞輿議　今其微
命足示於好生正乃常刑式申於禁衆恭諒非獲已
爾惟自貽可貶授將仕郎守雷州司戶參軍員外
置同正員仁宗即位太后臨朝宰臣丁謂竄罷
貶寇準爲雷州司戶李迪爲衡州團練使仍播
其事於中外準坐與周懷政交通迪坐朋黨附會
也始議竄逐王曾疑責太重丁謂熟視曾曰居

停主人恐亦未免爾蓋指曾嘗以第舍假準曾
蹴然懼遂不復爭知制誥宋綬當直草責詞謂
嫌其不切即用己意改定詔所稱當醜徒于紀
之際屬先皇違豫之初罹此震驚遂至沉劇皆
謂語也謂惡準迪必欲置之死地遣中使賫勅
就賜二人至道州中使授準勅準乃赴貶所舁
炎瘴口行百里左右爲之泣下既至吏獻以圖
經首載州東南至海岸十里準怳然曰吾少時
嘗有詩曰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今日思之
人生得喪豈偶然邪（編長）準剛正篤於自信不能

與世俯仰故人多惡之仁宗天聖元年準卒於
雷州初太宗嘗得通天犀命工爲二帶一以賜
準及是準遣人取自洛既至數日沐浴具朝服
東帶北面再拜呼左右趣設卧具就榻而没年
六十三是時始命準爲衡州司馬準弗及知也
其妻宋氏哥乞歸葬西京許之其後追復開封
儀同三司太子太傅上柱國萊國公景祐三年
七月仁宗對輔臣哀準以忠死贈中書令諡忠
愍
賜準諡詔曰（具官寇準）咸會先聖綢繆上司明心若丹直

道如矢逮予主鬯之日乃爾東鈞之年圖惟協恭罔
有二事遘讒言之譖沓揆危法以中傷白璧易汚貝
錦難察再懼遐竄遂及云亡朕嘗憫之宜特賜諡曰
忠愍
七月丙寅李迪拜相（自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除吏部侍郎兼太子少傅同平章事充景靈宮使集賢殿大學士）
馬拯樞相（自尹尚書都省除吏部尚書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樞密使）
迪拜相制曰握魁柄之重于以擬乎三階調羹味之
和于以燠乎百志賛大鈞之成務總衆職以叙功陟
降於巖廊之埜彌綸乎天壤之闕諒非人傑曷副推

膺（具官李迪）冲識表徴宏才絹俗蘊瑰琦而立行濯江漢
以凝姿敏學兼該達夷吾之治體英文鼓動精射父
之訓辭爰自首冠時髦荐參班著剸煩司會書命右
曹蒞戎閫以樹風董漕輸而成務疇其雅望入直內
庭宣禁職而惟寅暢帝猷而載郁擢參邦政式佐台
司罄輸感遇之誠圖講亮工之業咨擇令典遵故實
而不愆啟述徽言體忠蓋而無隱實賛元子賓于東
朝調侍宜勞規諫備至稽枚卜之吉謹𨽻假之求若
時休廚俾輔予治進拜天臺之秩専奉直館之嚴傳
于承華中翊儲后敦邑之數寵名並臻於戲股肱惟

良所以成爲蕩之化棟幹是賴所以固丕丕之基屬
典治之在辰務保民而綏德益懷布策之訓式符肖
象之求往欽哉無忽我選衆之舉
拯拜樞密制曰王者法象斗宮樞機之掌攸重疇咨
衮職寄直之選惟艱自非挺忠亮之資懷淵深之識
毗予大柄疇以爲宜（具官馬拯）體質方嚴性尚冲簡本在
清而致用道冠人彝包宏達以兼資量標國器爰參
聯仕路蹇羽朝綏落落之操不群籍籍之名甚盛擢
於倫萃荐被僉求贊繁務　於疑嚴議庶政於廊廟小
大之事乃斟酌而有經啟　納之言圖匡救而無隱志

敦中退擧翁藩維比肆覲以來歸乂爲儀而屬望是
用斷於朕志登用老成正樞宥之名兼台鼎之貴拜
天官之峻級倍井邑之重封視品秩以至崇中寵數
之兼滬所宜罄于精力矢厥謨明講惟深之圖以勉
於熙載謹不密之戒無致於害成俾予臻垂拱之風
繄爾終翼亮之効往踐厥位服茲訓言

庚午丁謂拜相自樞密使吏部尚書檢校太尉除同平章事充玉清昭應宮使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

樞密使曹利用加同平章事自樞密使依前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

謂拜昭文相制曰昔者軒后得六相而合神明洎于

陶唐舉八元而熙外內朕協于夢卜得茲股肱爰擇
剬辰誕敷徽命具官丁謂識清體遠學富文高包孔氏之
四科懋皐陶之九德自珍符之肇降屬靈館之經謨
能竭精忠克符素志矧復　壇展禮湯社巡方翊鑾
輅於殊庭洽祺祥於霄極乃勳克茂人望所隆溯者
召自侯藩再諧揆政察其寅亮授以樞機經百慮以
不回守一誠而事上宜加禮命用冠台衡舉集懋恩
聿昭異數將允僉屬時惟汝諧勵翼乃心往踐厥位

先是馮拯以兵部尚書判都省上欲加拯吏部
尚書參知政事召學士楊億使草制億曰此舍
人職也上曰學士所職何官億曰若除樞密使
同平章事則制書乃學士所當草也上曰卽以
此命拯拯既受命樞密領使者凡三人前此未
有人皆疑惟曹利用丁謂因告求罷上徐覺其
誤將有所易置遂召錢惟演入對曰馮拯故參
知政事今除拜樞密使當矣但中書不當止用
李迪一人盍遷曹利用或丁謂過中書上曰誰
可惟演曰丁謂文臣過中書爲便又言玉清昭
應宮未有使謂首議建宮卽令領此又言曹利
用忠赤有功國家亦宜與平章事上因諾以樞
密使吏部尚書丁謂平章事樞密使兼檢校太
尉曹利用加同平章事皆用惟演所言長編

八月乙酉任中正王曾並參知政事中正自兵部侍郎樞密副使除曾自吏部侍郎除再爲參知政事

錢惟演樞密副使自翰林學士刑部侍郎知制誥除

惟演字希聖忠懿秦國王俶之第六子也十一
月除兵部侍郎兼太子賓客五年三月天章閣
成除尚書右丞累遷兵部尚書乾興元年七月
除祥源觀使

九月丙辰周起罷樞密副使自禮部侍郎罷爲戶部侍郎知青州

曹瑋罷簽書樞密院事自宣徽北院使彰德軍節度使觀察留後罷爲宣徽南院使環慶路馬步軍都部署

起自天禧元年九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三年十二月遷樞密副使是年九月罷在樞府三年丁謂用事逐去寇準而以周起爲黨罷知青州又降太常少卿知光州謂得罪復禮部侍郎留守南京卒贈禮部尚書謚安惠

起責授太常少卿知光州制曰礪節砥名人爽所尚舉直錯枉邦禁斯明苟跡涉於比周而發虧於端諒宜申懲誼以肅群倫戶部侍郎判青州周起早契昌辰荐升華

貫權贊樞衡之務冀申帷幄之謀爲當國之臣怙權稔惡締連逆竪震撓先朝朋附之蹤當緣斯見尚全至體止罷近司朕祇荷丕圖洽聞輿議爰稽典憲用屛荒邪從坐之科汝將安免降居列牧尚涖方州成示寬恩聊行薄責苟能改節當復升𣪍廣念自新無或貳過

瑋自天禧四年正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年九月罷在樞府幾年 寇準謫道州丁謂惡瑋不附己指爲準黨出之未幾復降爲左衛大將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瑋自知宿將爲謂所忌恐益爲奇中即日上道從弱竿十餘人不以弓韔矢箙自隨謫敗乃復節度使卒贈侍中謚武穆治平中配饗仁宗廟庭瑋好讀書通左氏春秋爲將幾四十年未嘗敗衂威震西鄙唃廝囉每聞其名以手加額而東鄙之鎮天雄契丹使過必戒其下無敢疾驅者在渭州始置弓箭手其所措置後皆爲法云弟琮之孫詩尚魯郡國大長公主琮累官至馬軍副都指揮使

瑋罷簽樞制曰入贊樞庭陪中密之咨訪出臨邊部分外屛之綢繆迭示倚毗載申褒寵宣徽北院使曹瑋地承華緒

威兼戎經早參廊陛之班荐奉牙璋之寄控于西鄙逖其外虞克彰韜略之才屢奮扞禦之力威聲甚著公忠彌隆擢登近密之司僉諧幾微之政踐脩世職寔濟美以攸推勤瘁公家且服勞而匪懈爰旌誠効特霈恩章進上列於宣徽仍兼榮於留後復以塞垣之要俾膺總統之權允稽衆名撫茲舊地勉思重委無替前功

降授左衛大將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制曰下之比上在罔貳以無私君之馭臣益進退而有禮苟涉比周之迹復懷覬望之情尚舉寬科用全大體宣徽南院使曹瑋

西軍節度觀察留後曹琮因緣舊族際會先朝修恩爵以有殊踐
官榮而不次出奉守方之寄入陪帷幄之謀屬亮人
之擅權搆逆豐而干紀遂因敗露旋就竄投頗彰朋
附之端曲示含容之德止解重柄仍進崇資以當總
於戎昭遂復委於邊要而乃爲同生事擾於平民
徽將有功罔念於前訓朕以肇承遺旨恭紹洪基將
肅具寮用申丕律降居環衛之列還分乘閫之權任
以方州茲爲薄責苟能省過姑務改圖當再進以示
甄豈一眚而斯棄服我寬假汝往欽哉可落職宣徽
南院使乾興元年二月戊辰

十一月戊辰丁謂李迪罷相謂授戶部尚書知河南府迪授戶部侍郎知鄆州
謂罷相制曰朕慎重名器眷待鈞衡矧首預於謨明
固常加於體貌黜陟之際典章繫焉具官丁謂粤自儒流
夙逢嘉會備更重職薦有能名參宰府之告猷陟秉
壇而授律來朝丹陛再列近司亟正樞庭遂冠台袞
朝夕納誨方深於倚毗寵辱若驚宜循於軌範遽致
同列面與忿辭實駭予聞有傷國體俾解調元之任
尚居顯列之崇汝惟欽哉荷此申儆
迪罷相制曰衡軸之司棟幹攸寄所以朝夕廷見動
靜諮詢苟爽民瞻必伸朝憲具官李迪策名殊等奮迹亨
途亟擢寘於深嚴極爲儒之榮遇未踰一紀恭預近
廷勤力自強能名亦著采其懿望賓于東朝載陟台
階是司大柄宜遵禮範用鎮時風當旅對之揚庭忽
抗言而興憤駭予聞聽厥有彝章爰罷宰司式存寬
典爾惟循省無蓋悔尤
迪自是年七月拜相至是與丁謂同罷爲相纔
五月○謂既擅權至除吏不以聞迪語同列曰
迪起布衣十餘年位宰相有以報國死且不恨
安能附權臣爲自安計乎謂欲以林特爲樞密
副使迪爭之因訴謂引手板欲擊謂謂走得免

及入對斥言謂姦邪願同下憲司置對又言寇
準無罪罷斥朱能事不當斷戮又言錢惟演謂
之姻家願與惟演俱罷政柄曹利用馮拯亦相朋
黨特上怒甚欲付御史臺利用拯曰大臣下獄
不惟深駭物聽況丁謂本無紛競之意乃各降
職一級罷相謂知河南府迪知鄆州○先是上
久不豫語或錯亂嘗盛怒語輔臣曰昨夜皇后
以下皆之劉氏獨留朕宮中迪進曰果如是何
不治之后適在屏間聞其言由是惡迪迪至鄆
半歲仁宗即位太后預政乾興元年二月貶迪

衡州團練副使

迪艱制曰附下之私法當必罰濟惡之黨理難獨矜屬茲纘紹之初大判忠邪之路其有嘗居重任舛務詭隨爰究驗於事端宜申嚴於朝憲具官李迪幸山上第亟踐清途幾踰星紀之齡遽貳鈞司之政超擢之速倫輩絕偕曩正宰衡尤爲非次伊醜徒之搆亂萌巨孽而有初濟撓先朝覆縱群聽自剪爽於首惡見傳會之有因特示含容貴全終始逮于罷免尚涖藩宣基命惟新政體尤慎稽諸公論難掩宿愆豈可未正彝章猶居崇秩謫于遐服處以貳車茲實自招無忘深省

謂惡迪必欲置之死地使侍禁王仲宣押迪知衡州始至鄆見通判以下而不見廸廸皇恐以外自到人救得免仲宣凌侮迫脅無所不至或餽之食棄指不與迪客鄒餘怒曰豎子欲殺我公以媚丁謂耶汝殺我公我必殺汝從迪至衡州仲宣頗憚之迪由是獲全或謂丁謂曰迪若貶死公如士論何謂曰異日好事書生弄筆墨不過曰天下惜之而已 編長 廸至衡州歲餘除秘書監章獻太后上僊迪時以尚書右丞知河陽召復爲相

已巳丁謂復相 [illegible]進左僕射兼太子少師

制曰眷農承基允資于丕業前研數政定總於群司爲濟德之有賴思任賢而爲助授受之際謀允諧具官丁謂抱器挺生含章秀發學洞聖門之奧辭鋪天律之和白佐大鈞盤宣忠力翊贊精之治責實做克祭同德之倫頃從斯稱外臨藩翰益樹風聲內秉瑞之來廷復登樞而贊治務掌機要乃升公台斟酌于一氣之和緝熙于百度之政具膺斯賴榮擢在茲俾其首輔儲闈兼登揆路峻保傅之茂級冠鼎席之至崇翊宣令猷庶協僉議

時罷相制書未出謂入對乞留上遣入內都知張景宗副都知鄧守恩傳詔送謂赴中書依舊視事仍詔迪即時赴鄆州謂始傳詔劉筠草復相制筠不奉詔乃更召晏殊筠自院出遇殊殊側面不敢揖蓋內有所愧也 大編

庚午馮拯拜相 自行吏部尚書樞密使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太子少傅同平章事充景靈宮使集賢殿大學士

制曰祇若德猷紹膺洪業乃眷儲貳實鍾善祥任以政經俾其練習眷言協贊允屬輔臣具官馮拯沉厚秉彝

粹溫凝識藴廉深之雅度抱頴達之宏材凡所踐更必揚休問亟居兩府翊贊九功勵操方嚴秉心勤蓋乃者政成西邑歲覲紫庭潟見風規荐加圖任總樞機之宥密竭心膂以燮調屬我宸闈漸親將政賴股肱之明略助星日之重暉是用擢正台司列于揆路兼榮內史傳德承華煥此編章允矣僉屬勉伸贊諭務罄忠勞

宋宰輔編年録卷之三終

宋宰輔編年録卷之四

宋太常博士徐自明撰

仁宗乾興元年 壬戌

六月癸亥丁謂罷相 自司徒兼侍中降授守太子少保分司西京

制曰上宰之司財成於百度大臣之躰規正於四方其或履道有虧脩身寡慎比周非類玷辱具瞻當我至公之朝難居疑假之任具官丁謂夙承委遇遂極顯榮而罔念國猷密交孽寺致山園之擅易曾靡敷陳形簡札以潜通倚影欵昵私營器用竊役工徒證左甚明遂辟斯顯宜從黜免用肅群倫俾降秩於春坊仍分曹於洛邑猶存進退之禮且示含容之懷噫咸實自貽智不慮遠未爲竄逐無忘省循

謂自天禧四年七月拜相十一月戊辰同李迪罷次日復相至是年六月罷相真宗踰年相仁宗纔四月○是歲二月戊午仁宗即位以皇帝尚幼軍國事兼權取皇太后處分初丁謂與內侍雷允恭協比專恣內挾太后同列無如之何太后嘗以上卧起晚令內侍傳旨欲獨受群臣朝謁力陳其不可由是稍失太后意又嘗議月進錢充宮掖之用太后滋不悅允恭既下獄王

曾欲因山陵事併去謂而未得間一日朝退曾
獨對具言謂包藏禍心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絕
地太后大驚欲誅謂馮拯進曰謂固有罪然帝
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且謂豈有逆謀
哉第失奏山陵事耳太后少解令拯等即殿閤
議降黜之命任中正言謂被先帝顧托雖有罪
請如律議功曾曰謂以不忠得罪宗廟尚何議
邪乃責謂為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故事宰相罷
免皆降制時亟欲行止召當直舍人草詞仍牓
朝堂布諭天下謂所坐但私庇允恭不忍破其

妄作未必真有禍心也然天資險狡多陰謀得
政歲久要不可測雖曾以計傾之而公論不以
為過也編長○章獻太后權處分軍國事謂潛結
中官雷允恭俾傳達中外之議既而允恭擅移
皇堂事發謂規庇允恭依違不決仁宗與章獻
坐承明殿召馮拯等諭曰丁謂身為宰相與允
恭交結併出文字一紙乃謂託允恭於後苑作
酒器及出允恭欵干謂求皇城司簡札往還遂
亟命黜謂先是女道士劉德妙詐作降神眩惑
禁中謂使詐為神言譽己又嘗授德妙頌題混

元皇帝賜德妙他日奏之盡得其狀貶崖州司
戶
謂貶崖州司戶勑曰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
常刑罔赦苟露狹邪之迹宜申去惡之文具官丁謂早踐
台司備隆朝眷曾靡圖於為報乃公肆於非心睨彼
妖巫館于私舍潛通詭計假託神靈與孽寺以通謀
幸先皇之違豫將足姦回之志妄談禍福之端竊朕
續臨覬專威柄僻邀之狀滋見於反常毀譖之言更
彰於無上比從罷免猶示矜寬既寬恩之旋開且閔
實而具在背恩棄德一至于斯寘屬逐遐方實乃自取
可貶授將仕郎守崖州司戶參軍員外置同正員與乾

元年七月辛卯
謂因教女道士劉德妙語涉妖誕事再貶謂崖
州司戶諸子並勒停籍其家得四方賂遺不可
勝紀仍以謂罪狀播告中外始謂命宋綬草麻
準責詞綬請其故謂曰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皆
證事也綬雖從謂指然卒改易謂本語不純用
及謂貶綬猶當制即草詞曰無將之戒舊典甚
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朝論快焉○謂初逐準
京師為之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拔眼中丁欲得

天下好莫如召寇老不半歲謂亦貶人皆爲報復之速天道安可誣謂寵崖州道出雷州準遣人以一蒸羊逆之境上謂欲見準準拒絕之準聞家僮欲報讐亟杜門使縱博毋得出何謂行遠乃罷〇詔臣僚有曾與丁謂往來者一切不問時遣御史方謹言籍謂家得士大夫書多干請關通者悉焚之不以聞世稱其長者〇謂家寄洛陽在朱崖凡五年嘗爲書自克責叙國厚恩戒家人毋輒怨望且述其受遺冊立之功有云臣有彌天之罪亦有彌天之功道人致于西京

留守劉燁祈付其家戒使者伺燁會衆僚時達之燁得書不敢私即以聞上見之感惻遂自崖州司戶徙雷州司戶謂雖多智是猶出於揣摩也宰相言謂天下不容其罪而寵之今不錄赦宥未可内徙上曰謂斥海上已數年欲令生還嶺表爾天聖八年以雷州司戶丁謂爲道州司戶始南郊肆大赦中外疑謂必將内徙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劉隨言彼擅移於陵域將不利於君親只合取彼頭顱置諸郊廟殿中侍御史張錫言謂姦邪弄國罪當死無可憐且

大臣寵逐不與天下棄之今復還是違天下意由是止徙道州明道二年皇太后不豫大赦謫者皆内徙丁謂特許致仕續並長景祐四年光州言秘書監致仕丁謂卒王曾聞之語人曰斯人智數不可測在海南猶用詐得還若不死數年未必不復用斯人復用則天下之不幸可勝道哉吾非幸其死也

同日任中正罷參知政事自兵部尚書罷爲太子賓客知鄆州

中正自大中祥符九年九月除樞密副使天禧元年九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三年十二月除樞

密副使四年八月除參知政事是年六月罷爲執政凡六年事仁宗纔數月中正之貶坐嘗救丁謂故也後復禮部尚書卒贈右僕射謚康懿弟中師仁宗時爲樞密副使

七月辛未王曾拜相自行禮部尚書參知政事除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上尤會靈觀使

制曰舜績方茂選衆而舉臯陶周邦既隆降神而得山甫良弼之任群黎式瞻必惟其人同底于道今朕博采輿議用符揀求摧茲調護之勳烈于衡宰之重戢消令日誕敷徽章具官王曾簡亮忠純直清粹厚學窮

師法文擅國華登俊選於昌辰冠時名於多士荐當大任遂埛洪鈞遶胡廣之朝章究房喬之吏事出臨都會克樹於風聲來復近司愈隆於望實問緣明妙始涖政經寔賴師賓以資訪問方紹隆平之業豈忘輔翼之勞是用旌一德之贊商舉三篇而命說九功將叙賚乃緝熙衆志未融賴于訓道契風雲之交感叶夢卜之不遺乃眷貞庭夙隆使任俾其摠領庶極寅恭於戲上法乾台方崇於體貌下和民則益峻於表儀懋宣令猷往踐于位

天聖三年十二月癸丑授行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玉清昭應宮使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

制曰朕紹休三聖躬覽萬機眷乃股肱之臣方居鼎軸之重進圖賢業擢冠宰廷適淯剛辰誕告明命具官王曾同寅一德入贊兩朝懿學洪文通天人之極摯沉識厚望竦中外之具瞻綱紀群倫緝熙百度是用總祠真館正位黃扉加命地卿兼榮史觀秉我魁柄穆于政途於戲天之三台以上幹於元緯國有四輔以下經於大謨其懋乃功往踐于治

五年二月除提舉脩真宗皇帝國史故事宰臣自領脩國史至是以曾提舉猶別降下勅以命之曾嘗請用孫奭馮元勸講殿中又薦參知政事呂夷簡才望可當政柄夷簡遂拜相

同日呂夷簡魯宗道並參知政事 夷簡自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權知開封府遷給事中宗道自□□□龍圖閣直學士兼侍講以□□遷右諫議大夫並 夷簡字坦夫河南人大理寺丞蒙亨之子嘗相蒙正之猶子也宗道字貫之亳州人○夷簡擢進士又舉制科嘗通判通濠二州往河北按行水災于時田器有稅還奏請除之真宗納其言自是天下農器皆免稅特王曾爲知制誥一日召中書見王旦旦曰君識呂夷簡乎曾曰不識也旦曰夷簡器識遠大君其善交之當與君對秉鈞軸曾問公何以知之旦曰吾亦不識夷簡但以其奏請得之如不稅農器是也後以刑部郎中權知開封府嚴辦有聲上識其姓名于屏風意將大用之也會雷允恭擅移山陵詔夷簡與魯宗道按視還拜給事中參知政事仁宗嘗問輔臣曰四方奏獄來上不知所以裁之夷簡曰凡奏獄或出於疑則從輕可也仁宗深以爲然終仁宗之世疑獄一從於輕 事畧 天聖元年詔曰

三路軍儲出於山澤之利比聞移用不足二府大臣共經度之乃命三司使李諮等及三司副使較茶鹽礬稅歲入登耗更定其法遂置計置司以樞密副使張士遜參政呂夷簡魯宗道總之（長編二癸酉總計置司）二年合祭天地于圜丘王欽若封冀國公曹利用改封魯國公文武百官並加恩故事輔臣例遷官夷簡與同列讓辭之遂著爲式（南郊輔臣讓辭還官自呂夷簡始）○宗道爲人剛正嫉惡少容遇事敢言不爲小謹爲諭德時居近酒肆嘗微行就飲肆中偶真宗亟召使者及門久之宗道果自酒肆來使者先約曰即上怪公來遲何以爲對宗道曰第以實對使者曰然則公當得罪曰飲者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真宗果問使者具以宗道所言對帝詰之宗道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家貧無杯盤故就酒家飲帝以爲忠實可大用嘗以語太后太后識之於是併夷簡皆首蒙擢任（長編）

丙子錢惟演樞密使（自樞密副使除依前兵部尚書充樞密使岸磨觀使）

制曰樞密之任軍國是經獻納詢謀用弼臣而更踐等威康級與宰司而比崇其於簡求必及才望今厥輿朝幄之英彥得儲闈之舊勳陟以使名允孚公議褒賢詔德其在于茲（具官錢惟演）生王侯之慶門禀星象之嘉瑞忠爲代法行本天資以山濤之清淳傅丙吉之寬裕學總經邦之奧辭探復雅之微佐佑先朝徊翔近列沃心造膝居多謇正之言守位直躬靜有端莊之操暨于聆質始預政經爰以嘉謨入參賓席日講溫文之範彌彰護翼之勤迄今纂承豈忘甄擢用是載消良吉胥協群倫疇其賚務之勞峻此即真之拜當風之令允賴於翊宣飪餗之和良增於倚屬於戲后非賢而罔乂民率德而丕聰方資棟幹之隆以承詒燕之業往服休命毗于天邦（劉筠樞密使常除按官令惟演上以尚書充使非例也）

十一月丁卯錢惟演罷樞密使（爲保大軍節度使知河陽）

制曰任以中權總兵符之雄重倡于九牧寄民政之惠和適均佐佑之勤固無出處之異爰稽穀旦誕告群倫（具官錢惟演）敏學本於宗師懿文愜乎事典挺生勳閥之後允作柄臣之良乃登樞庭實掌邦要處崇高而是畏務沖挹以載懷頃露由衷懇祈遜職宅予憂之尚默從乃欲之未遑雖惟慳本兵方資於策慮爾複孳聯戚綵避於嫌疑是用解機務之繁陟齊壇之

貴殿彼鄰時以控西陲守茲盟津以壯右輔褒功賦邑併示寵嘉於戲持盈守成朕方欽於治本勑詩說禮汝無墜於家聲惟明哲可以保厥身惟靖共可以綏厥位嘉乃遠識豈煩訓辭

惟演自天禧四年八月除樞密副使乾興元年七月除樞密使是年十一月罷在樞府凡三年

○初惟演見丁謂權盛附之與爲婚姻謂逐寇準惟演與有力焉及序樞密院自學士題名石獨刊去準名曰逆準削而不書謂禍萌惟演慮併得罪遂擠謂以自解馮拯惡其爲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劉美實皇太后姻家不可預政請出之乃出惟演爲鎮國留後郎日改令命編長惟演自河陽赴亳州因朝京師圖入相監察御史鞠詠奏惟演險人嘗與丁謂爲婚姻緣此大用後揣知謂姦邪禍萌懼牽連得禍因出力攻謂今若遂以爲相必大失天下望太后遣內侍持奏示之惟演猶顧望不行詠語左正言劉隨曰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惟演聞乃亟去天聖九年改判陳州判河南府始惟演託疾久留京師既除陳州遷延不赴且圖相位天章閣待制范諷奏曰惟演嘗爲樞密使以皇太后姻屬罷之示天下以不私今固不可復用殿中侍御史郭勸亦請督惟演上道惟演自言先隴在洛陽願司宮鑰遂命惟演守河南促其行景祐元年惟演卒特贈侍中惟演始以父歸國故丞顯然自以才能進文辭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家聚書多於秘府在館閣與楊億同脩冊府元龜凡千篇兵疑屬後進歐陽脩尹洙皆出幕下雖官兼將相階勳品皆第一而終不歷中書故嘗謂人曰吾平生所不足者惟不得於黃紙尾押字耳長編

同日張知白樞密副使自翰林侍講學士尚書右丞知南京召除

知白前爲參知政事是時王欽若爲相與知白議論多不合知白以疾辭位罷爲翰林侍讀學士知大名府徙南京至是欽若分司南京[illegible]知白必報之而知白待之加厚論者多之仁宗即位召入爲樞密副使知白在樞府三年至天聖三年十二月拜相

天聖元年癸亥

九月丙寅馮拯罷相自司徒兼侍中罷爲撿校太尉兼侍中武勝軍節度使判河南

府兼西京留守

制曰崇德報功本皇王之首務出藩入輔申賢傑之壯猷乃眷元臣久當大任勉徇懷於素守肆誕告於群倫具官馮拯秉節剛方處心忠亮體和能斷好謀而成往事先朝浸膺重委屬文考之末命奉沖人而繼明宣力居多積功甚茂比嬰疾疢繼露封章備解事權備形悃愊雖屢申於敦諭然固執於謙冲是用付南陽之節麾寵西宅之符鑰衍之多戶益以真封併舉徽章式尊舊德於戲君臣之分要篤於始終出處之宜用均於勞逸其祇休命以保令圖

拯以天禧四年十一月拜相是年九月罷入相踰二年○先是二府議以天書葬永定陵拯為應天禪院奉安真宗御容禮儀使疾作賜白金五千兩以免陰不克間疾叩頭謝五上表願罷相於是遣使即卧內以告命旌纛賜之拯病不能赴河南而卒贈太師中書令謚文懿拯為相氣貌嚴重宦者傳詔至中書不延坐尚書林特嘗詣第累日不得通白以咨事使詣中書俟至又遣堂吏謂之曰公事何不自達朝廷卒不見特大媿而去長編

同日王欽若拜相自刑部尚書知江寧府召拜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充玉清昭應宮使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作入相

制曰朕猥以眇質獲紹丕圖言念為君之難實惟任賢之重輔茲不遠稽於老成博采民瞻用符帝賚具官王欽若逮事先帝嘗拜近司彌綸萬幾夷險一節向均勞逸出莅藩垣政治移於民風心雅存於王室屬廟堂虛位龜筮協謀疾置召還嘉猷入告俾從升於台路仍併躋於徽章於戲三公無官以帥百僚之治一人有慶以遺兆民之休坐恢國猷永作賢弼

欽若前以天禧元年八月拜相至三年六月罷相是年自知江寧召復拜相○先是錢惟演自河陽赴亳州因朝京師圖入相監察御史鞠詠力攻之惟演鬮乃亟去馮拯病太后有復相欽若意欽若將以刑部尚書知江寧府上嘗為飛白書王欽若字適欽若有奏至太后因取字緘置湯藥合遣中人齎以賜且口宣召之輔臣皆不與聞欽若至國門始命中書從知潤州光祿卿王隨代欽若欽若始入見馮拯罷相判河南府欽若遂有是命欽若再入中書補平時百官叙進皆有常法爲叙遷圖以獻與便省覽然亦

不復能大用事如真宗朝參同列往往取議欽
若不堪曰王子明在政府日不爾也晉宗道曰
王文正先朝重德簡非它人可企公若執政平
允宗道安得不伏鯀長○二年合祭天地于圜丘
以宰臣王欽若爲南郊大禮使進司徒封冀國
公時翰林學士承旨李維爲禮儀使翰林學士
晏殊爲儀仗使權御史中丞薛奎爲鹵簿使權
知開封府王臻爲橋道頓遞使故事宰相爲大
禮使太常卿爲禮儀使御史中丞爲儀仗使兵
部尚書爲鹵簿使開封府爲橋道頓遞使國初

循用此制其後太常卿御史中丞兵部尚書或
闕乃以學士及他尚書丞郎領之其職掌仍用
禮院御史臺兵部吏如故儀衛名物皆鹵簿所
領儀仗使惟督促諸司而已又使領次第則大
禮禮儀儀仗鹵簿而橋道頓遞最居其下真宗
封禪五使皆以輔臣爲之及上玉皇尊號宰相
向敏中當爲禮儀使以年老不任贊道吏命樞
密使王欽若而敏中乃領儀仗使蓋失之矣今
有中丞而換使名非故也長編○南郊宰○三扣爲大禮使
年以宰臣王欽若爲譯經使唐譯經史以宰相

明佛學者無領之國朝翻譯經論初令朝官潤
文及丁謂相始置使欽若乃因譯經僧法護等
請爲使議者非之同上

天聖三年乙丑

十月辛酉晏殊樞密副使自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禮部侍郎知制誥除時年
三十七
殊字同叔撫州臨川人七歲能屬文號神童仁
宗封昇王以殊爲記室及爲皇太子爲左庶子
是歲遂有是命

十一月戊申司徒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冀國公王欽

若卒欽若以天聖元年九月拜相是年十一月
薨于位再入相二年○欽若感疾車駕幸其第
臨問賜白金五千兩後三日卒皇太后臨奠出
涕贈太師中書令謚文穆錄親屬及所親信二
十餘人女婿大理評事張瓌除秘閣校理國朝
以來宰相恤恩未有欽若比者欽若狀貌短小
項有附疣時人呼爲癭相智數過人每朝廷有
所興造委曲遷就以中上意又性傾巧敢爲矯
誕　太后以先朝所寵異故復用之及知鄧
武軍職方員外郎吳植事敗乃王欽若所薦舉

太后頗解體同列稍侵之欽若悒悒以沒後有
詔塑其像茅山列于僊官左正言劉隨言欽若
贓汚無忌憚考其行豈神僊耶宜察其妄不報
長編 欽若與楊億等同撰策府元龜有褒詔則自
爲表謝譴問則戒吏云第言億等故爲知節而
斥其姦罔仁宗亦嘗謂輔臣曰王欽若久在政
府察其所爲眞姦邪也王曾曰欽若與丁謂林
特陳彭年劉承珪時號爲五鬼其姦邪險詖之
迹誠如聖諭
十二月癸丑張知白拜相自樞密副使行尚書右丞充祥源觀使授工部尚書

同平章事充會靈觀使集賢殿大學士同日王曾等進昭文相
制曰朕以四海至廣萬機至繁惟時准幾定賴良輔具官張知白恭允蔿實清直惠和頊從禁塗入贊樞極忠
嘉有守方毅不回是用擢進宰司升華省座進兼書
殿之職仍總靈宮之祠於戲代天之工上列三階之
象秉國之務下遂萬物之宜益宣令猷式副予倚
是日宰相王曾加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昭文
館大學士樞密副使尚書右丞張知白加工部
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樞密
使曹利用加司空○國朝故事以宰相爲首親
王次之使相又次之樞密使雖檢校三師兼侍
中尚書中書令猶班宰相下咸平初曹彬以樞
密副使兼侍中位戶部侍郎平章事李沆下循
故事也乾興初王曾由次相爲會靈觀使曹利
用由樞密使領景靈宮使時以宮觀使爲重詔
利用班曾之上然議者深以爲非至是曾進昭
文館大學士玉清昭應宮使同集殿廬將告謝
而利用猶欲班曾上閤門不敢裁帝與太后坐
承明殿久之遣押班江德明趣閤門閤門惶惑
不知所出曾抗聲目吏曰但奏宰相王曾等告

謝班既定利用辭氣不平特樞密副使張士遜
亦加左丞帝使士遜慰曉之詔宰臣樞密使序
班如故事而利用志驕尚居次相張知白上及
聞召張旻于河陽爲樞密使疑代己始悔懼焉
長編
乙丑張旻樞密使自淮南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充 旻昇改名耆
張耆鎮河陽太后召耆爲樞密使晏殊言樞密
與中書兩府同任天下大事就令乏賢亦不宜
使中才處之耆無他勳勞徒以恩倖遂極寵榮
天下已有私徇非才之議柰何復用爲樞密使

也太后不悅長編耆既拜樞密使封岐國公耆初
名旻至是改焉七年二月除會靈觀使兼群牧
制置使十年八月除尚書右僕射明道元年十
一月除昭德軍節度使兼侍中

天聖五年丁卯

正月己未晏殊罷樞密副使自刑部侍郎罷知宣州
殊自天聖三年十月除樞密副使是年正月罷
在樞府踰年○先是殊言張耆不可為樞密使
太后不悅至是從幸玉清昭應宮從者持笏後
至殊怒撞以笏折其齒監察御史曹修古等劾

奏殊身任輔弼百僚所法而忿躁無大臣體古
者三公不按吏先朝陳恕於中書榜人即時罷
黜請正典刑以允公議殊坐是免出知宣州尋
改知應天府殊至應天乃大興學范仲淹方居
母喪殊延以教諸生自五代以來天下學廢興
自殊始長編

戊辰夏竦樞密副使自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起復尚書左司郎中知制誥遷右諫議大夫除
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中制舉為直集賢院仁
宗封慶國公宰相王旦薦竦才遂命教慶國公
書是時君臣爭言符瑞竦獨抗疏以為不可及
大臣領玉清昭應宮使以竦為判官由是附會
神怪僥倖進取以至累遷是年遂有此除二月
兼脩國史六年三月兼權發遣宣徽院公事

天聖六年戊辰

二月壬午工部尚書平章事張知白卒
知白以天聖三年十二月拜相是年二月薨于
位入相踰二年○知白在相位惜名器無毫髮
私常以盛滿為戒寢畏日侵雖顯貴其清約如
寒士至是在中書忽感風眩輿歸第而卒贈太

傅中書令家貧太后諭王曾等令共恤其家禮
官謝絳諡議文節御史王嘉言以謂絳止述卑
駕臨問視其寢處儉素為之動容乃引好謙自
克為諡似畧其大而錄其小以知白守道徇公
當官不撓可謂正矣請諡文正王曾曰文節美
諡矣遂不改知白不喜曾宗道嘗語人曰銓曹
中取一最不材選人軍巡獄中求一最無行者
亦當優於此人矣長編

三月壬子張士遜拜相自樞密副使行尚書左丞充群牧觀使授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

制曰鈞宰之司總裁萬化故道存兼濟若舟楫之乘
巨川義在相須若股肱之衛元首自非邦傷仍慰民
瞻爰擇剛辰式頒顯冊具官張士遜材府敏達德蹈中和
先皇帝簡自聖心寘之清貫登輔學於儲禁遂密謀
於宥廷而能謹密自持精明有裕屬予纂承爾所仰
成適從選衆之求孚有登庸之拜既兼榮於青瑣仍
加秩於禮卿益以邑封副之真食斯爲提浮以能舊
勞於戲開德宣符其本泰階之象參坐議政莫如公
衮之尊惟正色可以弼違惟純誠可以究衆無使房
魏姚宋專美於有唐也

張知白旣卒上謀所以代之者宰臣王曾薦呂
夷簡樞密使曹利用薦張士遜太后以士遜位
居夷簡上欲用之曾言輔相當擇才不當問位
太后許用夷簡夷簡因奏事言士遜事上於壽
春府最舊且有純懿之德請先用之太后嘉其
有讓遂相士遜從利用之言也長編
同日范雍姜遵並樞密副使雍自龍圖閣學士右諫議大夫擢之可使除仍名班姜遵之上遵自右諫議大夫知永興軍除
雍字伯純河南人遵字從式淄州人○七年二
月范雍權發遣宣徽院事累遷禮部侍郎○遵
在永興章獻太后遣內侍督繕宮於永興營浮
圖遵希太后旨躬自督治旣成乃得召用遵長
於吏事其治尚嚴猛所誅殘者甚衆時人號爲
姜擦子天聖八年九月卒贈吏部侍郎遵在樞
府踰二年疾亟車駕臨視賜白金三千兩卒
又臨奠輟朝

天聖七年己巳

正月癸卯曹利用罷樞密使以鎮國保平軍節度使守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判鄧州
制曰朕謹經國之方厚御吏之禮顧倚謀於舊德久

嬰務於繁機式均爾勞庸告在位具官曹利用才推應物
資適權時往使交兵之間遂成繼好之利逮受遺於
先帝委輔政於坤人時無金革之虞自決廟堂之勝
關露言於累牘祈出守於近符特狥由衷以聽避寵
於戲識進退之分則臣節達全始終之恩則君義明
宜體眷懷勿忘欽率
初太后臨朝威震天下中人貴戚稍能軒輊爲
禍福而利用以勳舊自居不卹也凡內降恩力
持不與左右多怨太后亦嚴憚利用稱侍中而
不名利用奏事簾前或以指爪擊帶鞓左右指

以示太后曰利用在先帝時何敢爾耶太后頷之利用奏抑內降恩或屢卻而復下則有黽勉從之者久之人頗知其然或紿太后曰蒙恩得內降雖屢卻於樞密院今利用之家媼陰諸臣請其必可得矣下之而驗太后始疑其私頗銜怒內侍羅崇勳得罪太后使利用召崇勳戒敕之利用去崇勳冠幘詬斥良久崇勳恥恨會從子汭爲趙州兵馬監押而州民有詣闕告汭不法事奏上崇勳方侍　自請往按治鞫汭于真定府即罷利用樞密使崇勳等窮按曹汭獄

獄具汭坐被酒衣黃衣令軍民呼萬歲且傳致汭辭云利用實教之上以問執政皆顧望未有對者張士遜進曰此獨不肖子爲之利用大臣宜不知狀太后大怒特斥逐士遜而王曾徐亦爲利用辭太后曰卿嘗言利用橫肆今何辭也曾曰利用恃恩素驕臣每以理折之今加以大惡則非臣所知也太后意少解貶利用爲左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詔扶殺汭上同曹利用嘗私貸官錢丹貶爲崇信節度副使房州安置仍命內侍楊懷敏護送之時朝廷以利用嘗所存擢

者多領兵守邊欲悉罷去之殿中侍御史鞠詠請一切毋治以安反側詔從詠言宦者多惡曹利用必欲致之死地楊懷敏適之利用素剛遂自經于襄陽驛上同○始契丹深入寇朝廷方厭兵第憂和不就故於聘賂無所愛而利用以小官奉使敢任大事力靳其數於國有勞旣富貴負恃以爲己功性又悍鯁少通方裁僥倖而其親舊亦有因緣而進者故及於禍然其在朝廷忠藎有守始終不爲柔屈死非其罪天下寃之後其家請居鄧州上惻然從之上同利用後追復

開府儀同三司守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保平軍節度使上柱國鄭國公贈太師康定元年九月謚襄悼皇祐二年立碑以旌功爲額

利用追復制曰夫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哲王令典朕於某之追惟輔臣且罹深寃肆頒理命用賁營魂早著壯圖遂階膴仕使殊鄰而交聘克著勤勞侍近惶以矢謨歷居顯位爰從吏議再削官封方念謫居久淪幽壤屢申恩而賜宥宜追遠以修懷旌嘉貂蟬公槐峻秩字第式示寵榮謚襄悼詔曰舊寵保終爲臣或闕其念社念勞恤往

有國所務於至恩（訓大門 曹利用）頃事先朝容竊忠力嘗請
和戎之利蒙階秉軸之榮位不期驕禍生所忽終緣
族子之累遂謫房陵之行齎恨奄殂撫情加悼鄉從
昭洗並復寵名而於節惠之文不及有司之議宜推
褒典用飾前庸諡法有因事有功曰襄恐懼徒處曰
悼宜賜諡襄悼仍詔立碑以旌功爲額（並大詔令）

二月庚申朔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曾宗道卒

宗道自乾興元年七月除參知政事天聖六年
三月除禮部侍郎祥源觀使是年二月卒執政
凡七年○太后臨朝宗道屢有獻替太后問唐

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太后
默然時有上言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以問輔
臣衆不敢對宗道獨曰不可退謂同列曰若立
劉氏七廟如嗣君何帝太后將同幸慈孝寺欲
以太后輦前帝行宗道曰婦人有三從太后命
輦後乘輿行執政多任子於館閣讀書宗道曰
館閣育天下英才豈紈袴子弟得以恩澤處耶
吾子誠幼已任京官然終不使恩國恩曹利用
恃權驕橫宗道屢折之帝前貴戚用事者莫不
憚之時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也任

政府七年務裁抑僥倖不以名器私人及被疾
浸劇仁宗幸其第臨問賜白金三千兩既卒皇
太后又臨奠輟朝贈禮部尚書初太常議諡曰
剛簡後改爲簡肅議者以爲肅不若剛爲得其
實也（長編）

丙寅張士遜罷相（授刑部尚書知江寧府）

制曰入斡萬幾以總代天之職出倡九牧以宣美俗
之風維時輔弼之賢迭爲朝廷之重具須明制以告
治廷（具官張士遜）識用沖深器懷沉遠早從朝路既陪東
學之游肆冀天飛遂正中階之列秉節在位宣勞有

年念經邦務之煩膺寄藩符之佚大臺之峻可寵帥
於五刑澤國之饒秣陵都于一會載更顯序往布寬
條於戲君之遇臣要始終而盡禮下之報上無出處
而或渝允迪乃休以服朕命

士遜自天聖六年三月拜相至是年二月罷爲
相僅一年○士遜得相曹利用之薦也利用長
樞密甚寵自若士遜居其間未嘗有是非之言
時人目之爲和鼓利用得罪士遜又嘗救之利
用既斥士遜因亦罷上以士遜東宮舊臣故加
秩而遣之辭日又解通犀帶賜焉（長編）九年以刑

部尚書知許州張士遜爲定國節度使檢校太
傅特士遜朝京師並復入相天章閣待制劉詠
奏曰曹利用擅威福士遜與之共事相親厚援
薦以至相位陛下特以東宮僚屬用之臣願割
舊恩伸公議趣使之藩士遜乃赴許州　同上
同日呂夷簡拜相（自參知政事依前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充景靈宮使集賢殿大學士）
制曰王者之建宰職也上法台象以代天工下裁物
宜以統萬類厥義志而叙彝倫調四時而翊元化允
資名器必契僉同疇其貳政之能寵以登庸之拜（具官）
呂夷簡學探興賾器蘊宏深夙推經世之才動著首公

之節以懿文而潤謨訓以精力而剸劇繁眷蒲朝端
績成宮下朕初臨邦統尤渴時賢權佐罪司嘉聞國
論勵匪躬之道而無失守節叶成務之宜而弗忘稽
古方今遵祖宗之憲度致中外之治平懷於承圖緊
乃良輔已試之効既彰於時爰立之恩累定于志俾
對司於衡軸用正位於鈞台總職真宮兼榮書殿仍
增命數載峻寵章於戲自昔哲王注懷重任或營求
方獲或枚卜乃從爲若閱于臣隣得此棟幹既稔彌
綸之業更資鼎鼐之功登列辟之具瞻繼宗門之茂
躅勸宜休問式荷至榮

始王曾薦夷簡可相久不用士遜將絕曾因對
言太后不相夷簡以臣度聖意不欲其班樞密
使張耆上爾耆一赤脚健兒豈容妨賢至此太
后曰吾無此意行用之矣於是卒相夷簡以代
士遜七月罷輔臣所領諸宮觀使名從呂夷簡
張耆夏竦之請也（罷輔臣宮觀使名）八月己丑除吏部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
國史
制曰統和庶工運理群物惟時元弼之重以承上天
之休咨合僉謀誕告列位（具官）呂夷簡道通元本學富經

綸勤勞兩朝終始一節惟寬厚足以鎮俗惟忠嘉足
以熙朝文昌上相之司以進恢於乾緯天官冢卿之
長以均治於邦彝儒館祕府爰田多戶併加異數用
示注懷於戲外鎮撫四夷蓋自近始內親附百姓必
以身先汝惟欽哉罔假多訓
明道元年二月呂夷簡加中書侍郎初授夷簡
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固辭兵部尚書乃令學
士院貼麻仍遣內侍都知藍繼宗就閤門賜之
八月兼脩葺大內使十一月上以脩內成宰臣
呂夷簡加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夷簡固辭所加

官乃令翰林貼麻改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
同日夏竦薛奎並參知政事 竦自樞密副使兼侍讀學史給事中權發遣道發院公事除 奎自龍圖閣學士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除
陳堯佐樞密副使 自翰林學士兼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權知開封府除
奎字宿藝絳州正平人堯佐字希元樞密使陳
堯叟之弟○奎拜參知政事入謝太后曰先帝
嘗以卿為可任今用卿先帝意也累除禮部侍
郎
六月甲寅王曾罷相 依前吏部尚書知兗州
制曰朕紹膺丕緒臨撫群元內咨輔弼之良外倚藩

宣之重君臣之遇出處攸同具官王曾學洞理幾識窮物
表早冠倫於多士存宜力於先朝逮予繼承乃所倚
獨爰定謀於枚卜遂擢寘於家司眷言經綸任帶
職追惟文考之奉且有列聖之祠妖燭挻災一夕而
既俾紆勞於營路且賦政於卿垣揆惟眾論之陳將
乃眷懷之遂於戲事君盡禮維舊德之所遵觀過知
仁亦至公之難從勉膺明命往惟欽哉
曾自真宗乾興元年七月拜相至仁宗天聖七
年六月罷入相凡七年○始章獻太后受冊號
冊將御大安殿曾執不可即改御文德及長寧
節上壽曾執不可如前皆供張別殿太后左右
姻家稍通請謁曾多裁正太后滋不悅會玉清
昭應宮災曾以使領不嚴累表待罪乃罷相出
守改青州鎮八年以吏部尚書知天雄軍王
曾徙彰德節度使仍知天雄軍契丹使者往還
府館從而後過無敢大聲欬呼者人樂其政務
畫像而生祠之寶元元年鄆州言左僕射王曾
卒贈侍中諡文正曾姿質端厚眉目如刻畫進
服恬然入朝進止有常處平居寡言自奉廉約
人莫敢干以私其名重天下少與揚僚同在侍

從僚若談諧曾喜則曰余不敢以戲也前後
執政十年其所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
以問曾曾曰夫執政者恩欲歸己怨使誰當仲
淹服其言皇祐中上為篆其墓碑曰旌賢之碑
大臣碑得賜篆自王曾始 曾處天下事審而中禮居家人不
見其喜慍之色在上前開陳許可辯博其餘治
平中以曾配享仁宗廟庭
八月辛卯夏竦復為樞密副使 自給事中參知政事遷刑部侍郎除
陳堯佐改參知政事 自左諫議大夫樞密副使遷給事中除
王曙參知政事 自御史中丞遷工部侍郎除

尚寧臣呂夷簡加吏部侍郎昭文館大學士兼
知政事夏竦加刑部侍郎復爲樞密副使陳堯
佐加給事中政參知政事竦與夷簡不相悅故
以堯佐易之○竦自天聖五年正月除樞密副
使七年二月除參知政事至是復爲樞密副使
累遷尚書左丞○曙字晦叔河南人（□文□子郭□之後）
（名同英宗御諱故以字稱亦名）曉曙舉進士及舉賢良方正
入等後爲給事中太子賓客寇準被罪曙以郎
其婿也落職知汝州貴郢州團練副使後入爲
御史中丞是年遂有是除

天聖八年 庚午

九月己巳趙稹樞密副使（自樞密直學士刑部侍郎除）
稹字表微宣州宣城人劉美人家婢出入禁中
大招權利稹厚結之擢稹爲樞密副使命未出
人馳告稹稹問東頭西頭蓋意在中書世傳以
爲笑

明道元年 壬申（天聖十年十一月始改元明道）

二月庚戌張士遜拜相（自定國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兼御史大夫知許州召授行刑部尚書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再拜相）
制曰國家參用邦傑緝熙政途出則假以旄節入
則從容而論道眷圖舊望再陟近司（具官張士遜）直諒兼
容純和秉粹文學發其器用忠厚本於誠明蚤自宰
庭出臨方面爭分將鉞作鎭陪京荐歷歲時豈有殿
績雖均勞逸之任靡忘寤寐之懷是用選秩秋卿參
調鼎鉉特疏多邑之賦仍加真食之封誕舉徽章式
諧僉論於戲奉天惟聖用憲於聰明代工其人允歸
於燮理勉興盛治以昌宏圖
士遜前以天聖六年三月拜相七年二月罷知
江寧府呂夷簡遂代士遜居二年朝京師除定
國軍節度使知許州是年二月復召入相明道

元年十一月上以脩內成加中書侍郎兼兵部
尚書二年四月呂夷簡罷相已未加門下侍郎
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
制曰代天工者在乎庶官總邦治者繫乎冢宰苟非
巖廊宿望棟幹奇才何以副區夏之具瞻荷朝廷之
大任我有良弼僉曰其人方隆眷注之懷宜被甄升
之命肆申誕告式協至公（具官張士遜）明允凝心粹和毓
質懿行循於寬度嘉言本乎典常夙郎効官有諒直
之益青宮分職存輔翼之規逮進位於樞庭復聯榮
於相府罄弼諧之素志存將順之深忠既而偃息藩

埴撫綏黎庶大布中和之治每懷翼戴之誠因出建
於節旄遂入居於台鉉益顯和羹之譽彌彰補衮之
能協贊萬機見百工之咸秩周旋一德俾庶政之克
諧是用登左省之崇資兼文館之重任既加采邑仍
錫真封用是褒嘉式符眺佇於戲萬方砥屬允賴於
謨猷四氣均和方資於燮理宜循古訓以佐朕躬俾
協大中無忝休命
七月乙酉王曙罷參知政事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知陝州
曙自天聖七年八月除參知政事至是以疾白
請執政凡二年

八月庚子朔晏殊樞密副使 自三司使兵部侍郎除 丙午改參知政事
天聖六年晏殊之出也上意初不謂然復欲用
之會李及卒召殊於南京命為御史中丞仍命
班翰林學士上是年遂有此除未幾改參知政
事十一月除尚書左丞
甲辰楊崇勳樞密副使 自殿前都指揮使鎮南軍節度使遷定武軍節度使宣徽南院使除十二月壬寅拜樞密使
崇勳其先薊州人父全美仕太宗為指揮使真
宗即位崇勳累遷至四方館使寇準罷相入內
都知周懷政誅奉真宗為太上皇傳位于仁宗
而復相準崇勳告其事遂誅懷政仁宗立遂有
是除十二月除山南東道節度使樞密使
明道二年 癸酉 是年三月皇太后崩仁宗始親政
四月己未呂夷簡罷相 授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武勝軍節度使判澶州
制曰我國家欽崇寶命撫育縣區必求絕俗之才以
副經邦之寄其有久居政府夙冠台司著績用以滋
多執謙沖而愈甚俾遂藩宣之志用均勞逸之宜 具官呂夷簡
道本中和行存端厚早負經綸之業每彰俊裕
之猷尹正邦畿繼聞善治參裨宰府屢進忠言逮膺
命相之求彌瀝致君之略動遵舊典靜守常規山甫

保躬不遺明哲弱翁行事固失便宜歲月逾深勳猷
益著以至刊修詔令裁成圖書錯繡宸居彌諧締禮
事允簡策名播華戎何寵利之不居惟恬和之是務
斯用升節旄於近鎮視帝傅之崇資循增采邑之封
仍改褒功之號俾臨巨屏用示優恩於戲入輔出藩
盡賢人之美事進禮退義協聖典之格言服我徽章
無忘勵翼
夷簡自天聖七年二月拜相至是年四月罷入
相凡四年○三月甲午皇太后崩帝始親攬庶
政裁抑僥倖中外大悅時夷簡手疏陳八事曰

正朝綱塞邪徑禁賄賂辨姦壬絶女謁疎近習
罷力役節冗費其勸帝語甚切帝與夷簡謀以
張耆夏竦等皆太后所任用悉罷之退告郭后
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
由是併罷夷簡及宣制夷簡方押班聞唱其名
大駭不知其故而夷簡素厚內侍都知閻文應
因使爲中詗久之乃知事由皇后云編長○初王
曾爲知制誥一日至中書見宰相王旦旦謂曾
曰呂夷簡器識遠大君其善交之異日當與君
對秉釣軸及夷簡拜集賢相將王曾爲首相與

夷簡同列果如王旦之言曾嘗從容與夷簡具
道旦語皆嗟嘆以爲不可及夷簡當章獻臨御
輯睦二宮卒無間言
同日張耆罷樞密使自昭德軍節度使右僕射罷爲左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護國軍節度使判許州尋改陳州
夏竦范雍趙稹罷樞密副使竦自尚書左丞罷爲禮部尚書知襄州尋改潁州雍罷爲戶部侍郎知荊南府尋知揚州又徙陝州稹自吏部侍郎罷爲尚書左丞知河中府
陳堯佐晏殊罷參知政事堯佐自禮部侍郎罷爲戶部侍郎知永興軍殊自尚書左丞罷爲禮部尚書知江陵府尋改亳州

耆自天聖三年十二月除樞密使至是年四月
罷在樞府凡七年竦自天聖五年正月除樞密
副使七年二月除參知政事八月復爲樞密副
使至是年四月罷在政府凡六年雍自天聖六
年三月除樞密副使至是年四月罷在樞府凡
五年稹自天聖八年九月除樞密副使至是年
四月罷在樞府踰二年堯佐自天聖七年二月
除樞密副使七年八月除參知政事至是年四
月罷執政凡四年殊自天聖十年八月除樞密
副使尋改參知政事再執政纔數月時章獻太
后上僊仁宗始親萬機一時輔臣皆以優罷云

同日李迪再入相自資政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依前行工部尚書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制曰舜命夔龍用熙於庶績周褒申甫以採於萬邦
惟公論之攸歸在良臣之是任分持政柄共代天工
苟非出類之英曷稱登庸之選具官李迪襟懷平粹宇量
閎深榮名夙冠於俊賢從事素聞於敏幹典機衡於
相府頗見深忠備輔翼於儲宮允爲舊德俄出臨於
外郡繼攻領於雄藩星琯屢遷嶽猷益著德諧民庶
式昭撫育之功道濟邦家宜荷彌綸之寄是用斷自

朕志擢於書林爰資燕載之能復正調元之任不離起部遂陟台階加馭貴之榮資攻僞殺之重秩爰申美號併示恩章於戲宰衡之司治亂是繫内則燮和庶事俾協大中外則鎮撫四方用臻至化豈非任重允謂才難謌我倚毗勉爾寅亮（同日張士遜進職文館）

迪初以天禧四年七月拜相至十一月罷入相纔四月章獻崩自工部尚書知河陽召爲參政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是年四月遂拜集賢相

同日王隨參知政事（自翰林侍讀學士戶部侍郎宗）

李諮樞密副使（自樞密直學士給事中權三司使）

隨字子正河陽人諮字仲詢臨江軍新淦人

同日王德用簽書樞密院事（自步軍副都指揮使福州觀察使遷檢校太保）

德用字元輔父超爲懷州防禦使補德用官仁宗即位積官至步軍副都指揮使桂福二州觀察使始太后臨朝有求内降補軍吏者德用曰補吏軍政也敢挾此以干軍政不可與太后固欲與之卒不奉詔乃止太后崩有司請衛士坐甲德用曰故事無爲太后喪坐甲者又不奉詔上閱太后閤中得德用前奏軍吏事奇之以爲可大用故擢任樞密德用謝曰臣武人幸得以驅馳自効賴陛下威靈待罪行間足矣且臣不學不足以當大任（長編）

十月戊午張士遜罷相（以尚書左僕射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

楊崇勳罷樞密使（以前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河陽三城節度使判許州）

士遜罷相判河南府制曰輔相之官蓋專國柄番宣之寄以穆民彝惟逸勞之是均豈出處之爲異（具官張士）遜學貫通變行篤忠恢傅弼巽於初潛契股肱之一德秉節據正允蹈忠臣之風經事造微能成天下之務寵至而心益戒望高而氣愈卑宜升揆路之華聽守留都之重於戲文昌百僚之長既屬於老成洛邑四方之中寔資於保治往綏厥位以服予恩

崇勳罷樞密授使相判許州制曰内樞之職某命是司爲股肱心膂之臣在左右弼諧之地納忠宣力久竭於誠明作翰均勞式領於命數（具官楊崇勳）忠純夙禀直亮無資克懷經世之才茂著首公之節加以該通義府習練戎經早講會於昌辰亟升榮於顯仕出分邊任入總禁兵洎登將帥之壇愈重爪牙之寄貫霜雪而挺操秉金石以存心尋居宥密之司益罄將明之効既增隆於體貌復首總于樞機宜推優逸之恩用全進退之禮換節旄之重地兼槐鼎之資（具官崇勳）載錫

美名仍加多賦鎮于近輔允謂報功於戲保明哲之
躬在始終而無替恭中外之任用倚注以攸同勉服
寵章勿忘丕訓

士遜自明道元年二月拜相至是年十月罷復
相凡二年○先是天下旱蝗仍見士遜居首相
不能有所發明上數復思呂夷簡及百官請洪
福院上章獻太后謚冊退而奉慰士遜乃過崇
勳園飲酒日中不至群臣離立以俟御史中丞
范諷劾奏之遂與崇勳俱罷然制詞猶以均勞
逸爲言也（續長編）是年士遜罷平章事除左僕射判

河南府楊崇勳罷樞密使爲河陽三城節度使
同平章事判許州時呂夷簡自武勝軍節度使
同平章事判陳州爲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
章事遂以士遜爲山南東節度使同平章事判
許州楊崇勳改判陳州初士遜與崇勳俱入造
謝士遜乃位崇勳下上問其故士遜對曰臣官
僕射而崇勳爲使相上因以使相授士遜時士
遜已罷政事翰林學士承旨盛度草制當言新
除左僕射而誤用士遜舊銜有司奉行制書不
復追改論者非之（同上）

同日呂夷簡再入相（自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判陳州授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昭文大學士監修國史）

制曰王者濬清化元陶甄庶品必求茂宰以付大鈞
其有碩望鎮時材傑世處阿衡之重任久鎔告猷
殷陪京之臣邦彌深注意再振一階之上居符四海
之望允叶至公爰伸誥告具官某（云云）首包經濟學富典
墳秉惠和爲哲之資締軒相彌綸之業被遇先聖承
歷榮途彌贊沖人早登柄用自預聞於燮政治首冠
於槐庭叙升陶之九功總魏相之象職宜明國體茂
遂物宜簡緩祿而便辭昭謙光而不伐萬事皆理賞

頓胡公之賢如國子春晉勞申伯之政思儀刑而是
渴在寤寐以寧忘是用特舉徽章入司魁柄天官正
秩文館崇資史職勳名並還舊貫仍益爰田之賦載
加真食之封並示優褒式彰異數於戲任能圖舊旣
獲於正人垂衣仰成行臻於大治緊乃耆德豈煩訓
辭（云云）

夷簡自天聖七年二月拜相至明道二年四月
罷爲相凡四年出爲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
判陳州期以半歲召還是歲上復思呂夷簡遂
復入相景祐二年二月除右僕射十一月進封

中國公

同日王曙樞密使自資政殿學士行吏部侍郎知河南府加檢校太傅充

王德用蔡齊並樞密副使德用自檢校太保簽樞密院事除齊自龍圖閣學士給事中權三司使除

宋綬參知政事自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刑部侍郎除

曙樞密使制曰王者御世執契所以爲域中之尊國雋任能所以成天下之務其有英才傑衆清德服人早參論道之司方重居留之寄宜申渥典入總内樞誕告治廷式頒明命兵官王曙處研物表識造幾先秉金石以存誠際天人而爲學先朝之奬遇斯厚坤人之眷倚特隆式政黃扉夙彰忠節作藩外屛益振風猷旣荐揚於星霜固不忘於體貌是用特推寵數擢冠樞庭庶資帷幄之籌以副股肱之任錫功臣之美號視師傅之崇資仍益戶封併彰優異於戲總萬機之密勿實賴謨明磬一德以贊襄勉思報效祇佩丕訓允升大猷

曙以景祐元年七月除依前吏部侍郎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樞密使八月薨于位在樞密踰年車駕臨奠輟朝贈太保中書令諡文康曙方嚴簡重有大臣體雖貴顯常深自抑損云○齊字子思萊州膠水人舉進士冠甲科眞宗覩齊舉止端雅顧輔臣寇準曰得人矣仁宗卽位累遷翰林學士章獻后出金帛修景德寺命齊爲記内侍羅崇勳主營寺事使人陰謂齊曰趣爲記當參知政事矣齊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故遲之崇勳怒譖於章獻遂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後除御史中丞章獻遺詔以楊太妃爲太后同議軍國事閤門趣班賀齊毅然曰天子明聖奉太后十餘年今始躬親萬事以慰天下之心豈宜女后相繼稱制且自古無有同止不可太后卒不與政止稱太后于宮中是年遂拜樞密副使時魯宗道沮立廟之議薛奎爭服冕之議王曙叔寢脩宮之役蔡齊却臨朝之謀眞可謂剛毅不回之士也事略○綬字公垂隨州平林人仁宗時入翰林爲學士兼侍讀加端明殿學士初章獻稱制旣久仁宗未嘗獨對群臣綬請令中書樞密院非軍國大事及大除拜皆前殿取旨臣僚亦只前殿對由是忤章獻意出知應天府章獻崩仁宗記其忠且欲大用之爲宰相張士遜所抑至是士遜罷遂爲參

知政事景祐二年參知政事宋綬上所編倂中
書總例四百二十九冊降詔褒諭先是呂夷簡
奏令綬爲此旣而謂人曰自吾有此例使一庸
夫執之皆可爲宰相矣 長編
選明殿後置侍置學士太平興國中置文明殿 學士本殿毀後更建以爲文德殿不復置學士 至是又置 事畧

十一月癸亥朔薛奎罷參知政事 自禮部侍郎罷爲資政殿學士刑部尚書 都省仍詔班翰林學士承旨之上
奎自天聖七年二月除參知政事是年十一月
罷親政二年○始章獻崩二府大臣皆罷去奎

獨留帝且倚以爲相而奎得喘疾數辭位有詔
免朝謁視事如故又數賜告還第久之乃罷 長編
初明道二年章獻謁太廟欲被天子袞冕臣下
依違不決奎不可且曰太后必被袞冕見祖宗
不知作男子拜邪女子拜邪乃止及章獻崩仁
宗見群臣泣曰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
若有所屬何也奎遽曰其在袞冕也然服之何
以見先帝乎仁宗大悟卒以后服斂 事畧 景祐元
年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薛奎卒贈兵部尚書
謚簡肅奎在政府謀議無所迴避或時不得如

志歸輒歎咤不食家人笑曰何必如是奎曰吾
仰慙古人俯媿後世爾尤善知人范仲淹龐籍
明鎬自爲吏部選人皆以公輔許之後卒如其
言歐陽脩王拱辰皆其女婿也 長編

景祐元年 甲戌

八月庚午王曾樞相 自天平軍節度使判河南府授行吏部尚書平章事檢校太師同平章事 允
曾拜樞相制曰王者臨御萬邦統寧庶政必資宿艾
之德同底承平之休仍消剛辰誕告有位 且官邑舊 臬梓
學之氣挺方嚴之資參護儲宮蚤繫道德之助延登

宰路尤寄贊刑之中蚤有休庸敭于群論自均逸於
藩輔寔留想於刑儀益進天官之聯總謀樞機之務
民瞻攸屬邦倚是崇於戲君之股肱寔重柄臣之寄
天之喉舌莫如省坐之榮繫乃同寅庸底于治
初王曾罷相知青州徙天雄軍拜彰德軍節度
使耀民愛其政生祠之攻鎮天平軍同平章事
判河南府始陳堯咨與曾有隙曾實代堯咨於
天雄政有不便者徐更之彌縫不見其迹及去
堯咨復繼曾後見府署及什器皆堯咨舊規但
完葺無所改歎曰王公宜其爲宰相我度量誠

不及也是年復召爲樞相曾入樞府數月二年
二月冉相
景祐二年乙亥
二月戊辰李迪罷相 授刑部尚書知亳州
制曰朕統臨寰區將求輔相儻或招於物議難久處
於台司宜告在廷俾從罷秩兵部并蚤逢昌會式展嘉
猷嘗參護於儲宮遂延登於政路而乃姻聯之內險
詐相朋俾先事而正言頗爲臣而有隱豈可更居袞
職以黷朝章宜出守於便藩猶加榮於憲部仍階多
賦以禮舊臣於戲其代天工當絕近私之蔽乃心王

室毋懷去位之嫌往而省思尚克祇服
迪自明道二年四月再入相是年二月罷爲相
僅二年○明道二年宰相李迪除二人爲臺官
張逸爲侍御史韓瀆爲殿中侍御史言者謂臺
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既數月呂夷簡復入
因論其事於上前上曰祖宗法不可廢也宰相
自用臺官則宰相過失無敢言者矣迪等皆坐
恐遂出逸瀆並知州詔自今臺官有闕非中丞
知雜保薦者毋得除授 編長○景祐元年中書言
太常博士李東之先於學士院試賜同進士出

身館閣校勘詔除集賢院知邢州東之迪之子
也天禧末迪罷相斥逐東之落職迪復相東之
自陳於政府奏乞檢會乃有是命議者非之或
曰迪與呂夷簡同相迪直而疎夷簡巧而密迪
常有所規畫夷簡覺非迪所能乃問迪所親曰
復古門下誰適與謀對以李無門客獨東之慮
事過其父遠甚夷簡因謂迪曰東之才可用當
付以事迪謙不敢當夷簡曰進用才能自夷簡
事幸勿預知即具奏得請迪父子皆喜不悟夷
簡陰奪其謀主也東之既受命居半歲迪果罷

相上同是年二月迪罷爲刑部尚書知亳州先是
上御延和殿召宰相呂夷簡參政宋綬決范諷
獄以宰相李迪雅善諷素嘗還不召迪皇恐還
第翼日遂罷相制詞畧曰姻聯之內險詐相朋
靡先事而正言頗爲臣而有隱然迪性淳直實
不察諷之多誕也未幾改知相州復改授資政
殿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留京師仍班三司
使上同迪罷相後三日除資學兼侍讀留京師
後十日降爲太常卿知密州始迪再入相自以
受不世之遇盡心輔佐知無不爲及呂夷簡纔

入中書頗專制心忌迪滯短之于上迪性直而踈不悟也既坐范諷姻黨罷政怨夷簡因奏夷簡私交荊王元儼嘗爲補門下僧惠清爲守闕鑒義夷簡請辨上遣知制誥胥偃即訊乃迪在中書時所行夷簡以爲嗣不預迪慚懼待罪故貶然補惠清實夷簡意迪但行文書而謂夷簡前獨私荊王蓋迪偶忘之它日語人曰吾自以爲宋璟而以夷簡爲姚崇不知其待我乃如是也編年○康定元年資政殿學士戶部尚書李迪爲彰信軍節度知天雄軍自元昊反武事久弛

守將或爲他名以避兵任迪欲守邊詔不許然甚壯其意呂夷簡自天雄復入相即命代之後以太子太傅致仕慶曆七年卒年七十七贈司空侍中謚文定帝篆其墓曰遺直之碑○先是知制誥李淑上十議其四議大臣曰太祖定天下用周朝三相猶六年始以趙普代之凡十一年相普五年開寶十年始以薛居正沈倫代之太宗嗣位惟一相盧多遜又六年而用趙普自後十八年中雖三四易相然所用者惟李昉宋琪呂蒙正張齊賢呂端五人當是時進者競於納忠退則惺而脩省蓋進退宰相皆出參斷也真宗景德以前三次遷改惟李沆向敏中王旦畢士安寇準而已其任王旦十二年次則向敏中再相亦十年此二人在位之日非無疑似之說以大度并容推任無間而不重以權故也且權太重則臣下難於久居言易入則小人得以交鬬在讒

景祐元年今無李迪罷相後

同日王曾右僕射自樞密使行吏部尚書檢校太師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拜入相

制曰樞機靖密所以制乎邊兵非能變和所以均乎國政維是文武之柄屬在股肱之良爰擇剛辰以敷

大號具官王曾性資端亮器識淵冲蔚爲英材克對休運蹈夷險之一致屬夙宵之素勤泰階六符重昭於天象尚書百揆式總於民常進書殿之美名益爰田之多賦茲爲異寵及剛僉言於纖萬微之繁非腹心而閽寄門隣之近盖體貌之所加維乃協恭副予圖舊

曾自真宗乾興元年七月拜相至仁宗天聖七年六月罷是年復自樞密使再入相南郊畢封沂國公

同日王隨李諮並樞密院事隨自參知政事遷吏部侍郎除諮自樞密副使戶部侍郎除

王德用韓億並同知樞密院事德用自宣徽南院使檢校太保遷奉國留後億自御史中丞戶部侍郎除

蔡齊盛度並參知政事齊自樞密副使給事中遷禮部侍郎除度自翰林學士承旨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禮部侍郎除

億字宗魏開封雍丘人度字公量杭州餘杭人
）隨乾政三年至四年四月拜相○齊在樞府
踰三年至景祐三年二月卒仁宗牽其弟臨奠
輟視朝贈尚書右僕射謚獻成裕性明辨周知
世務其處煩常若閑暇吏不敢欺在樞府專務
革濫賞以過僥倖其戎馬功簿之目能悉數上

前號爲稱職

景祐三年 丙子

十二月王德用知樞密院事自奉國留後同知樞密院事除

章得象同知樞密院事自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除

得象字希言世居泉州得象爲人莊重寬恢
廓衍爲楊億所稱以爲有公輔器或問之答曰
閩士多輕狡而得象渾厚有容此所以貴也在
翰林十二年怡然自得莊獻太后臨朝宦官熾
橫太后每遣內侍至學士院得象必正色嚴待
之或不交一言議者以此稱爲位樞府三年至

五年三月拜相

景祐四年 丁丑

四月甲子呂夷簡王曾並罷相夷簡授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曾授尚書左僕射資政殿大學士判鄆州

宋綬蔡齊並罷參知政事綬自吏部侍郎爲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

夷簡罷相判許州制曰持衡宰路以裁成化之宜授
節齊壇以總元戎之畧豈出入之有異蓋勞逸之是
均爰擇剛辰誕告列位具官呂夷簡黃中涵理明允篤誠
克有一心以廣庶績佐時論道十有六年頃從价藩
遠延台席方茲倚賴同底治平而歲期之間屢封十

上願解要劇以圖安便宜加將鉞之崇兼視師垣之
貴褒功益賦兼示寵休於戲中外迭居莫如將相之
重終始一節實契君臣之知勉率訓詞益宜令聞
曾罷相判鄆州制曰朕紹膺丕構統御庶邦周覽萬
機之繁並建四輔之職其有久任國事屢奏囊封宜
解近司用昭美志具官王曾誠存方恪識蘊精微感遇先
朝踐揚膴仕謀猷承於天緒尋擢正於台衡實賴嘉
謨共熙庶績顧閔勞於政路宜均逸於藩符進長中
臺之班兼崇秘殿之職褒功易號疏邑陪封式是茂
恩以優顧於戲儀刑百辟協宜左右之勞體貌大

臣務全進退之禮徃祇明命姑徇私懷
夷簡自明道二年十月復相至是年四月罷入
相踰三年曾自景祐二年二月復相至是年罷
入相九二年○天聖中曾爲首相夷簡參政事
曾甚謹曾力薦夷簡爲亞相未幾曾罷夷簡爲
首相居五年罷不半歲復位李廸爲次相與夷
簡不協夷簡欲傾廸乃援曾入使樞密不半歲
廸罷曾即代之始曾久外有復入意宋綬實爲
曾達意於夷簡夷簡即奏召曾及將以曾代廸
綬謂夷簡曰孝先於公事契不薄宜善待之勿
如復古也夷簡笑諾其言綬曰公已位昭文處
孝先於集賢可也夷簡曰不然吾雖少下之何
害遂請用曾可首相帝不可乃爲亞相既而夷
簡專决事不少讓曾不能堪議論多不合曾數
求去夷簡亦累丐罷帝疑焉問曾曰卿亦有所
不足耶曾言夷簡招權市恩時外傳夷簡納知
秦州王繼明饋賂曾因及之帝詰夷簡至交對
帝前夷簡請置對而曾言亦有失實者帝不悅
綬素與夷簡善齊議事間附曾二人各有所比
故併綬齊皆罷初命曾以左僕射知青州既入

謝求改鄆州乃下學士院貼麻加資政殿大學
士判鄆州盖僕射與州當云判不當云知翰林
學士丁度失之也編長○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
府范仲淹言事無所避大臣權倖多忌之時呂
夷簡執政進者往往出其門仲淹言官人之法
人主當知其遲速升降之序其進退近臣不宜
全委宰相又上百官圖指其次第曰如此爲序
遷如此爲不次如此則公如此則私不可不察
也夷簡滋不悅仲淹又言漢成帝信張禹不疑
舅家故有王莽之亂臣恐今日朝廷亦有張禹
壞陛下家法以大爲小以易爲難以未成爲已
成以急務爲閑務者不可不早辨也夷簡大怒
與仲淹辨於帝前且訴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
黨遂貶仲淹落職知饒州至是夷簡亦罷上同○
綬自明道二年十月除參知政事是月同罷執
政踰二年仍留侍講筵權尚書都省齊亦自明
道二年十月除樞密副使景祐二年二月除參
知政事是月同罷執政踰二年綬坐與夷簡善
曾坐與齊善曾既罷相齊亦歸班云
同日王隨陳堯佐並拜相 隨自戶部侍郎知樞密院事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昭

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堯佐自知鄭州授依前戶部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隨昭文相制曰朕惟萬微之務屬乎三事之臣必疇
咨于老成可燮和於元化誕揚丕制敷告明廷具官王隨
素履含章純誠格物受知先帝早踐禁塗輔德坤人
宜勞儲邸旋參政論復綰樞謀屢詢黃髮之言攤見
素絲之節是用擢司邦柄進代天工旌榮史觀之華
加食爰田之賦維時寵數益協師僉於戲周以申伯
揉萬邦漢以魏相總衆職著于載籍偁在良臣爾其
燮調陰陽鎮撫夷夏作朕良弼不其偉歟
堯佐集賢相制曰朕纂紹丕圖謐寧中夏備求時宰

編年錄　卷之四　五十三　三百九十

付畀國鈞惟是老成之才允茲枚卜之吉誕揚明命
敷告群倫具官陳堯佐望重朝端遠猷經世出入中外勤
勞夙宵二府告猷居稔忱恂之德大邦賦政同多愷
悌之風是用擢正階符參調鼎味撫榮書殿之職重
錫雲臺之名采地真封併加異數於戲師尹之重式
副民之具瞻股肱之良允謂國之同體祗服厥位勿
替乃誠
隨加門下侍郎堯佐守本官呂夷簡帶節存二
人可用故也自薛居正後矜相無越遷門下侍
郎者丁度始誤草制因不復改

同日盛度知樞密院事自禮部侍郎參知政事除
韓億程琳石中立並參知政事億自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除琳自三司使吏部侍郎除中立自翰林學士承旨兼龍圖閣學士尚書工部侍郎除
王鬷同知樞密院事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給事中除
琳字天球永寧博野人中立字表臣樞密使
石熙載之子鬷字摠之趙州臨城人度以寶
元元年三月自戶部侍郎知樞密院事加武寧
節度使檢校太傅度位本居章得象上而得象
超爲宰相故度亦特遷秩琳舉服勤詞學科
中選召試除直集賢院是年除參知政事

編年錄　卷之四　五十三　四百六十

寶元元年戊寅　五年十一月改元
三月戊戌王隨陳堯佐並罷相隨授太子少傅同平章事充彰信軍節度使判河陽堯佐授檢校太傅充淮康軍節度使判鄭州
韓億石中立並罷參知政事億自戶部侍郎罷爲戶部侍郎中立自禮部侍郎罷爲戶部侍郎資政殿學士
隨罷相建節制曰秉鈞之府既諧上宰之謀經武之
方亦使元戎之略式頒明制誕告外廷具官王隨器業宏
深才猷敏達自贊襄於袞職旋總領於星樞簡于朕
懷付以魁柄勵精而宣力久結疢以愆和疊上奏
函懇辭政路謙撝滋至夷退可嘉罷密機務之煩重

勞著舊之德是用擇于近弼建以高牙兼榮台鉉之
司仍視師臣之秩於戲爵隆釋重聊遂於素懷味道
養恬勉綏於吉履祇服渥命益宜令猷
堯佐罷相建節判鄭州制曰亮采奮庸方委持衡之
重避榮遜寵宜推從欲之私式擧徽章等告列位具官
陳堯佐冲和挺質靜厚脩身視履存乎時中力學探乎
古始內外更踐滯榮相參間自近司出臨巨屏茂簡
舊德擢正中階協調台鼎之和對掌神機之務遽因
災異繼有奏陳援漢家賜策之文循申伯于藩之志
屢形詔諭固執確衷仍跡寵於齊壇俾兼榮於將鉞

陪京右地姑以優賢於戲君子得進退之宜用符於
終吉大臣無出處之間要盡於一心往阜吾民實均
予倚
隨自景祐四年四月拜相是年二月罷陳堯佐
與隨同時拜相是歲俱罷入相僅一年億自景
祐二年二月除同知樞密院事四年四月除參
知政事至是同罷執政不及一年○初吳簡罷
容薦隨與堯佐二人爲相其意引援非才居己
下者用之覬他日上意見思而復相己及隨與
堯佐億中立等議政數忿爭於中書隨尋屬疾

在告詔五日一朝日赴中書視事而堯佐復年
高事多不舉時有中書番爲養病坊之誚會災
異仍見韓琦論隨等疏凡十上堯佐亦先自援
漢故事求策免於是四人俱罷續長編時災異數見
王隨陳堯佐爲相以疾五日一朝數忿爭參政
韓億多私石中立好戲謔右司諫韓琦連疏論
其過曰陛下用輔臣如此外夷聞之亦有輕視
中國之意望天災之消恐不可得於是四人者
同日罷同上○寶元二年彰信節度使同平章事
王隨卒贈中書令謚文惠始隨參知政事請與

同列日獻前代名臣規諫一事以廣聞聽議者
謂非輔弼之職其事遂寢及至居相位多病疾
謚無所建明外若方嚴而治失於寬續長編○中立
以太子少師致仕皇祐二年中立卒年七十八
贈太子太傅謚文定中立性疎曠好諧謔及參
大政或諫止之中立曰詔書云餘如故安可改
人傳以爲笑談練習臺閣故事不汲汲近名云
同日張士遜章得象拜相士遜以山南東道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判河南府授右僕射門下侍郎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得象自戶部侍郎知樞密院事除行戶部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士遜昭文相制曰鼎實調元蓋專國政台星著象式煥天光矧予碩臣時乃舊德宜入持於魁柄用大副於群瞻具官張士遜夷粹含章中庸體道懋昭一德之美協賛萬幾之微頃自冢司往釐太室澄清俗化敦厚時風若歲之和汝惟霖雨之潤如堂之庇汝惟棟幹之良是用還司上台進位左省兼領夏卿之峻仍專史觀之華褒功賦田並躐曩數於戲代天之化以布氣於四時秉國之鈞以主宰於萬事勉勤猷念庸副瞻求

得象集賢相制曰朕躬纂邦圖厲精治本參賛萬微之務遴求四近之賢矧對掌於大鈞必允符於枚卜登我碩輔告于明廷具官章得象冲簡直溫懿厚和粹高文見于典冊茂行涵于珪璋頃由禁林進宅樞極謹東之望可以表儀朝倫經綸之才可以緝熙皇化爰立作相永孚于休於戲斷自朕心固僉謀之罔間協于一德亶盛業之難圖若時老成寔俟深訓

士遜自明道元年二月拜相二年十月罷再入相凡二年除山南道東節度使同平章事改判陳州徙河南呂夷簡罷相仁宗用王隨陳堯佐為相明年隨堯佐罷士遜復拜相封郢國公○初韓琦數言執政非才上未即聽琦又言曰豈陛下擇輔弼未得其人故耶若杜衍孔道輔胥偃宋郊范仲淹衆以為忠正之臣可備進擢不然嘗所用者王曾呂夷簡蔡齊宋綬亦人所屬望何不圖任也上雖聽琦罷王隨等更命士遜及得象士遜入謝猶以東宮舊恩或又言夷簡容薦之得象入謝上謂曰往者太后臨朝群臣邪正朕皆嘿識惟卿清忠無所附且未嘗有干請今日用卿由此也長編

同日王鬷李若谷並參知政事鬷自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若谷自龍圖閣直學士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府除

王博文陳執中並同知樞密院事博文自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權三司使除執中自龍圖閣直學士工部郎中知永興軍遷右諫議大夫除

若谷字子淵徐州豐人博文字仲明曹州濟陰人執中字昭譽恕之子○王博文與陳執中並命位樞密凡三十六日卒車駕幸其第臨奠輟視朝贈吏部侍郎子疇英宗時樞密副使在位五十五日而卒

四月乙亥張觀同知樞密院事

觀字思正絳州人中服勤詞學科擢為第一觀

以給事中推御史中丞舉文彥博為御史時以
為得人博文卒遂有是除帝勅諭中書俟兩府
闕官則用宋庠及王博文卒中書以庠名進上
曰張觀先朝狀元會用觀也時上遇庠厚翰林
士李淑實中之

寶元二年 己卯

五月壬子王德用罷知樞密院事 自宣徽南院使定國軍節度使罷為武寧軍節度使赴本鎮

德用自明道二年除僉書樞密院事十月除樞
密副使景祐二年二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三年

十二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五月罷相樞府六
年○德用狀貌雄毅面黑而頸以下白皙人皆
異之其第在泰寧坊直宮城北隅開封府推官
蘇紳嘗疏德用宅枕乾岡貌類藝祖帝匿其疏
不下御史中丞孔道輔繼言之語與紳同且謂
德用得志不宜又典機密罷為武寧軍節度使
赴本鎮德用尋以居第獻詔隸芳林園給其直
長編 勑德用既以孔道輔言罷知樞密院而河東
樞密使王沿又言德用嘗令府州折繼宣市馬
至是德用以馬與券來上乃市於商人然尤用

言者而斥貶之是歲德用自武寧節度使降為
右千牛衛上將軍知隨州仍特置判官一員家
人皆皇恐而德用舉止言色如平時但不接賓
客而已 上同 康定元年徙知隨州右千牛衛上將
軍王德用知曹州道過許州梅詢謂德用曰道
輔害公者今死矣德用曰孔中丞以其職言豈
害德用者朝廷亡忠臣可惜也

同日夏守贇同知樞密院事

守贇幷州榆次人自鎮海軍節度使除班陳執
中上李若谷下守贇時為真定府部署召用之

十一月丁酉盛度罷知樞密院事 自武寧軍節度使罷為尚書右丞知揚州

程琳罷參知政事 自尚書左丞罷為光祿卿知潁州

度自景祐二年二月除參知政事四年四月除
知樞密院事是年十一月罷執政踰四年琳自
景祐四年四月除參知政事至是同罷執政踰
二年○勑張士遜素惡琳而疾御史中丞孔道
輔不附已將併逐二人察帝有不悅琳意卽紿
道輔上頗程公厚今為小人所誣宜見上為辨
之時度秉高勢以侵占民居琳嘗尹京邑以巧
論市第道輔入對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果怒

以道輔朋附大臣特貶爲給事中知鄆州道輔
後知士遜賣已憤而卒然天下皆以遺直許之
長編
嘉祐元年鎮安節度使同平章事程琳卒琳
既歸本鎮遽卒贈中書令謚文簡琳爲人敏厲
嚴深長於政事章獻時嘗上武后臨朝圖外人
莫知帝後於邇英講讀謂近臣曰琳心行不佳
蓋指此也然琳卒蒙大用出入將相幾二十年
議者謂上性寬厚無宿怨云 同上

壬寅王曙知樞密院事 自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遷工部侍郎除
同日宋庠參知政事 自刑部員外郎參知政事兼諫議大夫除

庠字公序開封雍丘人舉進士開封禮部俱第
一與弟祁同時有名以詩賦爲學者所宗謂之
二宋初名郊累遷刑部員外郎知制誥上欲以
爲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中書言故事無
知制誥爲執政者乃先召入翰林學士左右知
上遇郊厚行且大任矣學士李淑害其寵欲以
奇中之因言郊姓名不祥上以諭郊因改名庠
初諭中書候兩府闕官則用宋庠及王博文卒
中書以庠名進上乃先用張觀盖譖者之說巳
行然帝遇庠厚卒用之至是遂拜參知政事 長編

○故事無知制誥除執政者必先除翰林

康定元年 庚辰 三年二月改元

二月丙午夏守贇罷同知樞密院事 除宣徽南院使陝西經略緣邊招討使
制曰宣猷之地盖倚勳勞之臣制閫之權是圖雄俊
之帥念保邦之維憲方講事以治戎宜峻使名外恢
王略 具官夏守贇 精測不撓沉毅有謀早會先朝嘗聯禁
籍入則董材官之旅以衛徼廬出則建上將之牙以
臨方社自擢陪於密務彌進偶於深忠銳興夷落之
虞日奏邊烽之急再思平殄須賴鎮安爾改秩於內

徽易褒功之美號往臨閫輔式遏寇戎於戲職在樞
機秘關於碩畫賜之斧鉞特使於專征惟嚴明可以
統師惟威武可以懾敵欽予訓命是乃膚功
守贇自寶元二年五月除知樞密院事在樞府
不及一年會西邊用兵守贇自請討賊故有是
命仍命御藥張德明等掌御劍隨之時以內侍
王守忠爲都鈐轄知諫院富弼三司使晏殊各
請罷內臣監兵云

三月戊寅王鬷罷知樞密院事 自工部侍郎罷知河南府兼留守
陳執中張觀並罷同知樞密院事 執中自右諫議大夫觀知制誥罷

給事中罷知樞州

職自景祐四年四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五年三月除參知政事寶元二年十一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三月罷任政府僅三年執中自景祐五年三月除同知樞密院事是月同罷任樞府凡二年觀自景祐五年四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今月同罷任樞府僅二年○天聖中觀嘗使河北過真定見曹瑋瑋謂曰君異日當柄用願留意邊防觀曰何以教之瑋曰吾聞趙元昊頗傑悍狀貌異常他日必為邊患觀聆莫究所謂比再

入樞密院元昊果叛帝數問邊計不能對及劉平石元孫等敗議刺鄉兵久不決帝不悅宰臣張士遜亦言軍旅之事樞密院當任其咎於是觀及執中觀三人同日罷職乃思瑋言 長編

同日晏殊宋綬並知樞密院事 殊自三司使刑部尚書綬自資政殿大學士禮部尚書知河南府召

王貽永同知樞密院事 自保寧軍節度使檢校太傅駙馬都尉除

詔參知政事同議邊事仍書檢從知樞密院事晏殊之請也詔中書別置廳與樞密議邊事從參置廳與樞密院之南帝初以手詔賜大臣居外若詢攻守之略綬在河南畫十策以獻于是復召之與殊及貽永同知樞密 長編○貽永字秀長宰相王溥之孫

五月壬戌宰相張士遜拜太傅鄧國公致仕 自行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授太傅致仕進封鄧國公

制曰秉鈞當國進以儀於官師告老于朝退以厚於風俗去就以禮古今所難宜推高懷誕布列位 具官兵士 遂志尚恬約器涵沖深建帝 翊參輔朱邸忠嘉一節夙夜無渝遂命樞庭謹翊萬微之要調元宰路翁宜燮政之和乃懇上於印章願退休於田里載旌茂

節以後寵光用正師臣之班仍恢國土之胙歲時之會朝望以親恩數便蕃實出朕意於戲功成身退蓋本道家之常懸老乞言尚希惇史之益往綏德履俾介壽祺

士遜自景祐五年三月拜相至是年五月罷凡三入相僅三年○時二邊用兵詔樞密院自今邊事並與宰相張士遜章得象參議之即不須簽檢國朝舊例以中書制民樞密主兵故元昊反邊奏皆不關中書翰林學士丁度嘗建言古之號令必出於一今二府分兵民之政若措置

乖異則天下無適從非國體也請軍旅重務二
府得通議之知諫院富弼又言邊事係國安危
不當專委樞密院而宰相不與乞如國初令宰
相兼樞密使上悉取其言而降是詔士遜等以
詔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等奪權弼曰此宰
相避事爾非畏奪權也時两府當領各稱僞奸
相來降詔補三班奉職借職羈置湖南弼言二
人之降其家已誅夷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
所言送中書而宰相初不知也弼數曰此豈小
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士遜乃又敗辭長編

時軍與機務故委士遜位首相無所補諫官以
爲言士遜不自安七上章請老又數面陳優拜
太傅進封鄧國公致仕聽朔望大朝會綴中書
門下班月給宰臣俸三之一出入施繖及與一
子五品服士遜乞免朝朔望從之本朝以宰相謝者自士
遜始時議欲揀輦官爲禁軍於是輦官自訴衝滑
院士遜上馬將朝諠譟甚甚遜遁不進馬驚墜
地士遜乃七上章請老故優禮之拜錄罷皇祐元
年太傅致仕鄧國公張士遜卒士遜就第十年
卒年八十六車駕臨奠其日謂輔臣曰昨有言
庚戌是朕本命不宜臨喪朕以師臣之舊故不
避文彥博曰唐太宗辰日哭張公謹陛下過之
遠矣贈太師中書令謚文懿○士遜惡參知政
事程琳多異議御史中丞孔道輔不附己欲併
逐之遂以計去之仁宗疑其朋黨琳及道輔俱
被黜然士遜爲人實厚亦有過人者一日仁宗
語士遜曰人言范仲淹嘗欲乞廢朕朕但未見
其章疏爾士遜曰陛下既未見其章疏不可以
空言加罪但陛下訪之積十數請仁宗曰竟未
之見也然爲朕言之者多矣士遜力爲辯其不
然仁宗意乃解

同日呂夷簡右僕射自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判天雄軍授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三入相
制曰王者設丞疑之臣同股肱之體出宣風化以偃
价人之藩入總機政以儀朝宰之位載待枚卜誕告
明廷具官呂夷簡體涵中和性尚敦一器吏大用勳著一
時內外必平有魏絳之風烈夙夜匪懈維山甫之將
明國之老臣世所標準是宜解旌旄之權于外專鼎
鼐之職于中衆還右揆之崇峻兼左輔之重屬我舊
德合于衆謀於戲代天之工注意于相符祥屢見則

消復之是圖疆埸未寧則攻守之是討爾其變陰陽以導善氣成威懷以鎮四夷勉而忠勞紓我宵旰

六月乙亥夏守贇同知樞密院事自宣徽南院使鎮海節度使除

八月戊午罷爲天平節度使判澶州再入樞府僅兩月○初守贇爲招討使性本庸怯寡方畧不爲士卒所附尋詔駐軍河中府居數月又徙屯鄜州乃以其子隨爲陝西緣邊招討使復授守贇同知樞密院隨既道卒守贇遂請罷去罷仔

錄初置集賢院富弼言守贇庸人平時猶不能用況艱難之際可爲樞密乎用之爲天下笑侍

御史趙及等亦言守贇經略西事無功不可使處樞府踰七旬而罷尋卒贈太尉謚忠僖

八月戊申杜衍同知樞密院事自龍圖閣直學士刑部侍郎權知開封府除

衍字世昌越州會稽人

九月戊午李若谷罷叅知政事爲資政殿大學士吏部侍郎提舉會靈觀事○宮觀置提舉自李若谷始

若谷自景祐五年三月除叅知政事是年九月罷執政踰二年若谷以耳疾累章辭位故有是命明年告老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子太傅謚康靖

同日宋綬晁宗慤並叅知政事綬自知樞密院事遷兵部尚書除宗慤自翰林學士龍圖閣學士左司郎中知制誥遷右諫議大夫除

綬既拜叅政病不視事遂卒仁宗幸其第臨奠輟視朝贈司徒兼侍中謚宣獻綬自康定元年三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九月除叅知政事十二月卒再執政不及一年綬性孝謹清介博通經史百家之書爲一時所尚朝廷有大議論多所裁定楊億嘗稱其文沉壯淳麗尤善飭賦吾不及也綬臯○宗慤字世良澶州清豐人翰林學士承旨迥之子也

同日鄭戩同知樞密院事自起居舍人權三司使遷右諫議大夫除

戩字天休蘇州吳縣人

戊辰晏殊樞密使自知樞密院事遷檢校太傅依前行刑部尚書除

王貽永杜衍鄭戩並樞密副使貽永自同知樞密院事駙馬都尉除衍自刑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除戩自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

殊除樞密使制曰上樞之地皇武是經本喉舌之司爲股肱之體顧僉諧於朝論特寵建於使名乃揆良辰誕頒明制晏殊具官純誠端固敏識沉通詞揆人文之粹道資大爵之富敭知先帝輔學冲人入贊二司疑敭邦畫出臨方面洽著民聲再持憲綱更揔利柄乃

眷舊臣之望荐膺右府之眷帷幄賴於嘉謀搢紳服
其全德宜正本兵之府且昭與國之忠衍邑加封併
蕃異數於戲佐時展用經國須材罄竭忠厚之誠以
濟機微之務往服休命無忘欽哉
貽永慶曆二年三月除宣徽南院使○衍慶曆
二年三月爲河東宣撫使
慶曆元年 辛巳 康定二年十一月改元
五月辛未宋庠罷參知政事 自右諫議大夫守本官出知揚州
鄭戩罷樞密副使 自右諫議大夫除資政殿學士知杭州
庠自寶元二年十一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五月

罷執政踰一年戩自康定元年九月除同知樞
密院事尋改除樞密副使是月同罷在樞府不
及一年○先是呂夷簡嘗謂同列不敢預事唯
署紙尾而已獨庠數與爭論夷簡不悅上顧
庠頗厚夷簡忌之求所以傾庠未得及范仲淹
擅通書元昊又焚其報夷簡從容語庠曰人臣
無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庠以夷簡誠深罪仲淹
也他日於上前議其事庠遽請斬仲淹樞密副
使杜衍力言其不可庠謂夷簡必助己而夷簡
終無一言上問夷簡夷簡徐曰杜衍之言是也

止可薄責而已上從之庠雖倉皇失措論者喧
然皆咎庠然不知實爲夷簡所賣於是用朋黨
事與戩俱罷時西北數劬上憂之欲遣輔臣戩
請行不許 長編 ○權三司使葉清臣權知開封府
吳遵路二人雅相厚而宋庠鄭戩皆同年進士
也二人並據要地銳於作事宰相以爲朋黨請
俱出之於是四人皆與郡庠知揚州戩知杭州
同日王舉正參知政事 自翰林學士兵部郎中知制誥除右諫議大夫
舉正字伯中參政王化基之子也舉正累遷翰
林學士前一夕吏有報除參知政事舉正方燕

居齋舍徐謂吏曰傳者必妄不然安得瀰禁中
語既入謝上曰卿恬於進取未嘗干朝廷以私
故不次用卿又稱謂王舉正曰卿世爲參知政
事可謂榮矣 長編
同日任中師任布並樞密副使 中師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知益州 呂是給事中除 知河南府除 布自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
中師字祖聖參知政事中立之弟布字應之河
南人後唐宰相閑四世孫○先事布數上書論
事帝欲用之呂夷簡薦中師才不在布下遂俱
擢任或曰中師罷廣嘗納賂於夷簡於是樞密

副使闕上謂夷簡曰用諫議大夫任姓者蓋指
布也夷簡遂進中師名上徐曰今在西川夷簡
因言中師可用仍併用兩人緗長○三年七月中
師除河東宣諭使
慶曆二年壬午
三月辛酉晁宗愨罷參知政事自右諫議大夫授資政殿學士給事中
宗愨康定元年除參知政事是年三月從祠南
郊感疾數求罷故有是命執政踰二年未幾而
卒贈工部尚書諡文莊宗愨性篤厚凡任子恩
皆先其族人
七月丙午任布罷樞密副使自給事中除工部侍郎知河陽
布自慶曆元年五月除樞密副使至是年七月
罷在樞府一年拜罷錄作三月任布在樞密純約自守
無所補然數與宰相呂夷簡忤夷簡惡之布遂
罷去
戊午宰相呂夷簡判樞密院事自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許國公授依前官判樞密院事
章得象兼樞密使自行戶部侍郎同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兼樞密使
樞密使晏殊同平章事自樞密使授檢校太尉依前行刑部尚書同平章事
夷簡判樞密院事制曰王者崇建上宰統理萬微以

燮調於陰陽以鎮撫於夷狄近世兵事一委樞庭分
設攸司不統公府茍邊烽之尚警思妙略之協宜宜
委老成使之兼領具官呂夷簡中甫輯德況容體和夙以
英才列於政路講求將濟治之要知尊主馭下之方
自正元台寔叅庶績今府務皆兼司武經以專二府
之謀以靖二陲之警爰因加食併示褒章於戲歷考
前王統御諸夏或肅分以清群慝或干羽而來遠人
匪独兵威務恢王度維乃碩輔博迪舊文當有遠圖
以副朕意
得象兼樞密制曰朕祇紹丕圖勤求至治永惟上皇
之道爰立輔相之官鎮撫四夷宰制群類而茲疆場
之事乃專樞府之司非過寵於冢卿曷統一于機務
具官章得象懿文華國深識造神寬裕表於性情誠明彰
于術業列大容勿之地本總綏於四夷須借之臣固
符平於萬事宜正使名之重以符邦棟之隆寶賦爰
田併伸褒異於戲政有未乂允資黃髮之謀知無不
為更勵素絲之節往服休命勿忘欽哉
殊拜樞相制曰帝王之業非一士之所成兵農之方
豈異途而可治故總合二府之制參寄群賢之謀式
旌碩臣以告列位具官晏殊器懷端裕業純深學探聖

緗五錄 卷之四 十二 三百九十六呂

人之原文經天下之化朕昔在藩邸早閱政幾嘗延賓友之良獲覩道義之益肆纂宏緒俾服大僚顧樞筦之本兵方帷幄之討事且慮衆則勢必審任則重責亦深宜視秩於上司特進班於時宰爰因真食惟寵之将於戲邦化未孚庶情弗謐阜民經物既濟以平燮之功制勝伐誅又申以艮平之畫終佇成績用恢遠圖

初諫院張方平言朝廷政令之所出在中書若樞密院則古無有也蓋起於後唐權宜之制而事柄遂與中書均分軍民爲二體列文武爲兩途爲政多門自古所患乞廢樞密院或重於政作則請併本院職事于中書亦足以一政事之本通賞罰之權不報繼初富弼建議宰相兼樞權密使上曰軍國之務當悉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故止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及張方平請廢樞密院上乃追用弼議特除制命夷簡判院事而衍象兼使殊同平章事爲使如故○初命宰臣呂夷簡判樞密院事既宣制黄霧四塞風霾終日朝論甚喧參政王舉正言二府體均判名太重不可不避也右正言田况復

以爲言夷簡不敢當改兼樞密使九月制罷判樞密院除兼樞密使並同○殊自康定元年三月除知樞密院事九月除樞密使是年七月除同平章事充樞密使再執政凡三年至三年三月拜相

宋宰輔編年録卷之四終　大梁梓人楊同發刊

宋宰輔編年録卷之五

宋太常博士徐自明撰

仁宗慶曆三年癸未

三月戊子呂夷簡罷相以守司徒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仍改賜推誠保德翊戴亮節崇仁協恭守正功臣

制曰朕覽前史之載見大臣之爲進而盡忠靡不流利澤之益老而謝事亦足厲廉恥之風維時上宰之賢式符高選之舉具官呂夷簡器識沉雅風猷高明一登治朝三冠台席間屬疆場之用武兼總樞機而制謀勞於夙宵應此疹疾遣上箋而加覲賜優告以就寧封章繼來誠請彌確雖閔勞以官職之務且不敢忘故舊之臣俾命上公以寵百辟於戲委遠時柄即遂沖高之懷替襄國鈞尚圖忠益之補勉綏福履膺副寵光

夷簡自康定元年五月拜相是年三月罷凡三入相至是居位僅三年○初諫官歐陽脩等數言夷簡招權收恩夷簡累求罷上優詔未許陝西轉運使孫沔上書亦言夷簡當國黜忠言廢直道及爲使相出鎮許昌乃薦王隨陳堯佐代已才庸負重卯歲罷免又引張士遜冠台席不乏遠識致宋國事還自大名又秉朝政以姑息爲安以避謗爲知且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言聽計行有宋得君一人而已未知何以爲報今以西賊叛塞意謂四方已寧欲因病默默而去仁宗覽沔自持書詰夷簡第示之夷簡見沔書謂人曰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爾人亦服其量云纔二年冬夷簡感風眩不能朝上愛之手詔拜司空平章重事俟疾損三五日一入中書夷簡力辭復降手詔曰古謂髭可療疾今剪以賜卿又問羣臣可任兩府者其寵遇如此夷簡平生朝會出入進止皆有常處不差尺寸一日見上誤忘一拜而起外間譁言呂相失儀後旬餘遂感風眩云是年夷簡再辭位帝御延和殿召見勅乘馬至殿門命内侍取杌子輿以前夷簡引避久之詔給扶毋拜罷相爲司徒監脩國史軍國大事與中書樞密院同議同上○四月甲子司徒呂夷簡罷與議軍國大事夷簡雖罷相猶以司徒預議軍國大事上寵遇之不衰於是諫官蔡襄上疏言夷簡被病以來兩府大臣累詣夷簡家諮事並笏受事於英

簡之門自夷簡執政屢貶言者如胥偃古段少
連孔道輔楊偕孫沔范仲淹余靖尹洙歐陽脩
等或謫千里或抑數年假托人主威權以逐忠
賢欲人附已一恩之施皆須出我門下夷簡嘗
國之後山後之敗任福以下死者數萬人豐州
之戰失地喪師鎮戎之役葛懷敏以下死者又
數萬人廟堂之上成笑安在西師敗沒之後北
虜亦隙違先帝之盟妄請關南之地擬增金帛
僅二十萬而猶勸兵壓境堅求納字豪脅中國
大爲耻辱夷簡出入中書且二十年萬事隳壞

如此今以疾歸尚貪權勢不能力辭或聞只乞
令政府一兩人至家商議大事足驗夷簡退而
不止之心也伏乞特罷商量軍國大事從之[illegible]
同日章得象拜昭文相自集賢除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昭文館大學士九月監修國史
制曰朕覽萬機維御羣品詢謀輔弼和同天人刻毖
延於百僚方審圖於一德爰諏剛日以告治廷具官章得
象學洞精微性資沉密居然廊廟之器職在鈞衡之
司勵精力以緝朝綱稽猷訓以經世務清濁不可以
澄撓重輕不可以低昂向以戎羯犯邊王師在野爰

乘樞筦以會兵機旋陳宏濟之訏居多暗合之論兹
用擢首台鉉進都冬卿文館之華爰田之賦併兹命
數式是注懷於戲若涉川爾惟舟楫之濟若作室汝
惟垣墉之茨勉恢盛猷勿替前烈
同日晏殊拜集賢相自樞密使檢校太尉依前刑部尚書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集賢大學士
制曰古之有天下者曷嘗不疇咨庶工審求良弼劃
新時柄協宜風化朕承三聖之休總萬機之要爰立
作相必惟其人具官晏殊文經朝猷器適時用夙事聖考
見知冲人向以儲禁之師臣委之樞密之武事忠勞

形於夙夜謀略制於邊陲宜正台鉉之司尚參兵樞
之議益升華於書殿更衍食於真封雖倚大謀且推
倚德於戲百官各稱其位萬物各得其宜是謂天子
之毗非曰宰相之任勉圖丕績式副羣瞻
自殊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敝於
兵殊數建言利害請罷監軍無以陣圖授諸將
使得應敵爲攻守及制財用爲出入之要皆有
法仁宗悉施行之又請出宮中無用之物以佐
邊費
同日夏竦樞密使自宣徽南院使忠武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判蔡州授[illegible]

依前檢校太傅充學罷

賈昌朝參知政事自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除

富弼樞密副使自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除

制曰出殿藩垣是謀長帥入經王務寔賴近臣矧夫帷幄之嚴蓋均衡弼之選宜孚廷告庸告朝僉具官某業茂經綸學通精使早事聖考嘗更要途肆朕纂承僉諧親近向分推轂之寄且若撫邊之勤俄思便藩倏忽深歲眷言右府思任舊人庶資經國之謨以務戢兵之要地官還秩井賦效封賜號褒功併推異數於戲勞師用武未免於邊虞務德懷戎日恢於廟略

勉圖忠藎庸答華恩

昌朝字子明真定人弼字彥國河南人先是以樞密使召夏竦於蔡州臺諫交章論竦在陝西畏懦苟且不肯盡力元昊嘗榜塞下得竦首者予錢三千為賊所輕如此卒於敗喪師徒略無成功且言竦挾詐任數邪傾險陂與呂夷簡不協夷簡畏其為人不肯引與同列既退而復薦之以釋宿憾御史沈邈又言竦陰交內侍劉從愿內濟險譎竦外專機務姦黨得計人主之權去矣其言尤切會竦已至國門言者益急請罷令入見仍召余靖又言竦累表引疾及聞召用即兼驛而馳若不即決竦必堅求面對敘恩感泣復有左右為之解釋則貽聖惑矣御史中丞王拱辰對上極言上未省遽起拱辰引上裾畢其說前後言者合十八疏上乃罷竦而用衍代之竦遂罷樞密使後以宣徽南院使忠武節度使赴本鎮未幾從竦判亳州竦又自請納節還文資仍不帶職乃除吏部尚書知亳州編長賈昌朝初獻文召試除國子監說書時孫奭判監一見許以公輔富弼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

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懷其文以示王曾曾見亦奇即以女妻之舉茂才異等契丹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等求關南地兵既壓境而使命并時中外忿之仁宗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羣臣皆不敢行宰相呂夷簡不悅弼弼時為右正言知制誥夷簡舉弼使契丹仁宗命御史中丞賈昌朝接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遂假弼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使契丹增歲幣二十萬而契丹平是年弼除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弼以奉使日朝以館伴有勞故俱擢用之弼辭

不受改爲資政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稍將拜
上章辭所除官上察其意堅定特爲改命焉
四月甲辰韓琦范仲淹並樞密副使琦自陝西緣邊馬步軍都部署兼經略安撫招討使直學士除仲淹自陝西緣邊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除
仲淹字希文唐相履冰之後蘇州人琦字稚圭
相州安陽人琦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時方唱
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侍從皆賀於殿
上元昊圍延州以琦使陝西至則賊引去矣尋
充陝西四路經略安撫招討使琦與仲淹在兵
間最久二人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爲

重故天下稱爲韓范軍中服其威名爲之語曰
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
賊聞之驚破膽元昊既請和遂並除樞密副使
仲淹少有大志于富貴貧賤毁譽歡戚一不動
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
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其志也爲楚
州糧料院毋喪去官自言不敢以一身之戚而
忘天下之憂乃上書宰相極論天下事所言皆
執政時所施行者也宰相王曾見而奇之勸晏
殊薦之遂召用爲趙元昊反仁宗知仲淹才兼

文武命知延州仲淹析州兵爲六將將三千人
訓練齊整使更禦賊諸路皆用以爲法賊聞之
第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
數萬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謂雍也
後分陝西爲四路以仲淹爲環慶路經略安撫
招討使兼知初康定元年以知制誥韓琦爲樞密
直學士陝西都轉運使吏部員外郎范仲淹爲
龍圖閣直學士並爲陝西經略安撫副使同管
勾都部署司事仲淹嘗與呂夷簡有隙及議加
職夷簡請超遷之上悅以夷簡爲長者既而仲

淹入謝帝諭仲淹使釋前憾仲淹頓首曰臣所
論蓋國事於夷簡何憾也是年上令內侍宣諭
韓琦范仲淹等俟邊事稍寧當用卿在兩地已
詔中書劄記此特出朕意非臣僚薦舉又令琦
等密奏可代處邊任者琦等言元昊雖約和誠
僞未可知願盡力塞下不敢擬他人爲代是月
韓琦范仲淹並爲樞密副使琦仲淹凡五讓不
許乃就道富弼言議者謂樞密副使不可令帶
出外任恐他時武官援此爲例是欲惑君聽況
先朝累曾有大臣帶兩府職任應急出外事是

還朝不聞有武臣挾此爲例臣願陛下無信異
說專采公論一名召來使處於內一名就樞副
之職且令在邊或二人一歲一更均其勞逸內
外協濟無害於此臣不勝懇切諫官蔡襄言伏
見陝西路招討使韓琦范仲淹等各除樞密副
使並以西寇未寧懇辭恩命朝廷再賜手詔督
令赴闕然或者謂二人孰宜處於內外臣以物
議言之二臣之忠勇其心一也若以才謀人望
則仲淹出韓琦之右處內者謀之而處外者行
之故仲淹宜來琦當留邊於理甚當其韓琦范

仲淹伏乞朝廷不聽辭讓各受恩命上以明陛
下任賢之堅意下以協衆庶之公論也時太子
中允石介作慶曆聖德詩歷頌群臣以弼仲淹
比之夔契（編正長）八月丁未仲淹拜參知政事癸
丑以韓琦代仲淹爲陝西宣撫使十一月韓琦
使還

乙巳杜衍樞密使（自樞密副使檢校太傅依前行吏部侍郎充）
制曰國家有列神樞上通帝紀崇建使號總緝治綱
疇庸匪私惟德之舉（兵官）杜衍忠純廸志方厚秉彝深識
自乎誠明貞道貫乎夷險歷更煩使休有善稱閒自

神織擢祕右府爲封疆之多事有夙夜之素勞宜陟
冠於舊聯益進圖於密畫寵文階之高品視帝傅之
崇資茂對陛華冟維公議於戲欽四隣之輔蓋體貌
之與均贊萬務之機固命令之攸出勉思勤蠹庸濟
事爲
衍自康定元年八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九月除
樞密副使是年四月除樞密使在樞府四年至
慶曆四年九月拜相

七月丙子王舉正罷參知政事（自給事中授禮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知許州）

舉正自慶曆元年五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七月
罷執政踰三年初諫官歐陽脩余靖蔡襄咸言
舉正懦默不任職樞密副使范仲淹有宰輔才
不宜局在兵府願罷舉正以仲淹代之舉正亦
自求罷上從其請

八月丁未范仲淹參知政事（自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除）
富弼樞密副使（自資政殿學士右諫議大夫復除）
初諫官歐陽脩等咸言樞密副使范仲淹有宰
輔才遂除參知政事仲淹曰執政可由諫官得
乎固辭不拜弼直攜樞副誥命於帝前口陳所

以宰避之意且曰願陛下坐薪嘗膽不忘脩政
上許焉乃後以誥命送中書弼因乞補外累章
不許○七月甲戌以樞密副使任中師爲河東
宣撫使仲淹爲陜西宣撫使仲淹旣辭參知政
事願與韓琦迭出行邊上因付以西事而仲淹
又言河東亦當爲備中師嘗守并州即命使河
東兩人留京師弟先移文兩路云是月丁未仲
淹爲參知政事富弼復爲樞密副使猶欲固辭
會元昊使辭羣臣班紫宸殿門上俟弼綴樞密
院班乃坐且使宰臣章得象諭弼曰此朝廷特

用非以使虜故也弼不得已乃受晏殊以弼乃
其女婿引嫌求罷相上不許又求解樞密使又
不許先是范仲淹及任中師分路宣撫踰月皆
未行韓琦言於上曰賊請和無他則二人遽領
宣撫事足矣彼若未副所望必乘虛盜邊當速
遣仲淹河東則臣方壯可備奔走中師宿舊大
臣毋勞往也乃詔樞密副使韓琦代仲淹爲陜
西宣撫使而中師卒不行上旣擢任范仲淹韓
琦富弼等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數令條奏當
世之務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後先

且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能也上再賜手詔督
促曰比以中外人望不次用卿等今琦暫往陜
西仲淹弼與宰臣章得象盡心國事毋或有所
顧避其當世急務有可建明者悉爲朕陳之旣
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使疏於前仲淹
弼皆皇恐避席退而列奏曰我國家革五代之
亂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紀綱制度日削月侵官
壅於下民困於外夷狄驕盛寇盜横熾不可不
更張以救之臣敢採其可行者條奏願陛下力
行此事庶幾法制有立紀綱再振 一曰明黜陟

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官長五曰均
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脩武備八曰減徭役九
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上方信嚮仲淹等當著
於令者皆以詔書畫一次第頒下獨府兵諸臣
共以爲不可而止續諫官余靖言竊聞大臣建
議內有脩京城置府兵二事者云云願陛下捨
此二策別議遠圖二策竟不果行同上諫官歐陽
脩言臣伏聞范仲淹富弼等自被手詔之後已
有條陳事件必須裁擇施行自古帝王致治須
同心協力之人相與維持謂之千載一遇況仲

淹弼是陛下特出聖意自選之人初用之時天下已皆相賀然猶竊謂陛下既能選之未知如何用之及見近日特開天章從容訪問親寫手詔督責丁寧然後中外喧然既驚且喜此二臣事皆謂自來未曾如此責任大臣天下之人延首拭目以看陛下用此二人果有何能此二臣所報陛下欲作何事是陛下得失在此一舉生民休戚在此一時以此而言則仲淹等不可不盡心是効陛下不宜不力主張而行然臣所慮者仲淹等所言必須先絕僥倖因循姑息之事

方能救今世之積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怒不免浮議之紛紜而姦邪未去之人須時有讒沮若稍聽之則事不成矣臣謂當此事初尤須上下叶力凡小人怨怒仲淹等自以身當浮議姦讒陛下亦須力拒待其久而漸定自可日見成功伏望聖慈留意終始成之則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 上以鹽鐵副使張昷之為河北都轉運按察使知諫院王素為淮南都轉運按察使鹽鐵判官沈邈為京東都轉運按察使用富弼范仲淹之言也先是仲淹弼等言古者內置公卿大夫助天子司察天下之政外置岳牧刺使方伯觀察採訪使之職也欲守宰得人請詔二府通選轉運使如不足許權擢知州人既得人即委逐路自擇知州不任事者奏罷之云云

上既納其言於是昷之等首被茲選以度支判官李絢為京西轉運按察使時范雍知河南王舉正知許州任中正知陳州任布知河陽並二府舊臣絢皆以不才奏之居半歲召入脩起居注四年范仲淹等意欲復古勸學數奏興學校本行實詔近臣議於是翰林學士宋祁等合奏

云云故為設立學舍保舉薦送之法又為先策論過落簡詩賦考式問諸科大義之法其州郡封彌謄錄進士諸科貼經之類皆苛細而無益一切罷之詔州若縣皆立學置教授官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通考為去取而罷貼經墨義命參知政事賈昌朝領天下農田范仲淹領刑法事有利害其悉條上初仲淹建議請倣前代以三司司農審官流內銓三班院國子監太常刑部審刑大理羣牧殿前馬步軍司各委輔臣兼判其事凡創置新規更改前弊官吏黜陟刑法

輕重有利害者並從輔臣予奪其體大者二府僉議奏裁臣願自領兵賦之職如其無補請先黜降章得象等皆以爲不可久之乃降是命然卒不果行初羣盜剽掠淮南將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盜悅徑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怒樞密副使富弼議欲誅仲約以正法參知政事范仲淹欲宥之爭於上前上釋然從之仲約由是免死既而弼慍甚謂仲淹曰方今患法不舉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仲淹密告之曰祖

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之事柰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同僚之間同志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弼終不以爲然其後兩人不安於朝相繼出使弼還自河北及國門不許入未測上意比夜彷徨不能寐遶床嘆曰范六丈聖人也時仲淹疑契丹入寇欲發兵爲備杜衍謂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仲淹爭議帝前詆衍語甚切仲淹嘗丈行事衍衍不以爲恨暨無慍色而仲淹益歎服之既退仲淹猶力爭韓琦曰若爾則琦當請行不須朝廷一人一騎仲淹怒再求對首奏琦語然兵卒不發仲淹亦不以爲忤也並同上初呂夷簡罷相夏竦授樞密使復奪之代以杜衍同時進用富弼韓琦范仲淹在二府歐陽脩作諫官石介作慶曆聖德詩述進賢退姦之不易蓋斥夏竦也竦銜之而仲淹等皆脩所素善脩言事一意徑行畧不以形迹嫌疑顧避竦因與其黨造爲黨論目衍仲淹及脩爲黨人脩乃作朋黨論上之於是爲黨論者惡脩擿語其情狀至使內侍藍元振

上疏言范仲淹歐陽脩尹洙余靖前日蔡襄嘗之四賢斥去未幾復還京師四賢得時遂引蔡襄以爲同列以國家爵祿爲私惠膠固朋黨苟以報謝當時歌詠之德今一人私黨止作十數合五六人門下黨與已無慮五六十人遞相提携不過三二年布滿要路則誤朝迷國誰敢有言上終不之信也

九月乙亥任中師罷樞密副使自給事中授資政殿學士知永興軍

中師自慶曆元年五月除樞密副使至是年九月罷在樞府踰二年中師求知鄧乃有是命後

請老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贈太子太保
謚安惠
戊辰司徒呂夷簡授太尉致仕自開府儀同三司監修國史守司徒許國公除仍朝朔望及大朝會並綴中書門下班
制曰同寅協恭和衷則帝謨茲遠功成名遂身退乃
天道之常眷言耆哲之臣屢形高尚之請特推異數
以示羣倫具官呂夷簡當世傑才為國重器速事聖考服
任邇聯肆予沖人延登上宰出入中外勤勞夙宵問
以機務之煩寢嬰疾恙之劇懇陳封奏願解鈞衡拒
之再三確然不已姑循請退之節以厲恬淡之風於

戲臣子全名得進退之道君明大義貴終始之恩蓋
保至和以終遐壽
諫官歐陽脩言呂夷簡為陛下宰相而致四夷
外侵百姓內困賢愚倒置紀綱大隳壞了天下
人臣大富貴夷簡享之而去天下大憂患留與
陛下當之陛下不負夷簡夷簡上負朝廷今陛
下特推仁恩厚其禮數乞因求議便與寢罷初
呂夷簡罷相為司徒猶帶兼脩國史宰相章得
象止除昭文館大學士及夷簡固請老授太尉
致仕乃以還得象始命宰臣章得象監修國史

夷簡卒帝見輔臣涕下曰安得憂公忘身如夷
簡者贈太師中書令謚文靖自上初立太后臨
朝十餘年內外無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功居多
其後元昊反四方久不用兵師出數敗契丹乘之
遣使求關南地頗賴夷簡計畫選一時有名之
臣報契丹經略西夏二邊以寧然建募萬勝軍
雜市井小人浮脆不任戰鬬用宗室補環衛官
驟增俸賜又加遺契丹歲金繒二十萬當時不
深計之至於後世費大而不可止夷簡當國柄
最久雖數為言者所詆帝眷倚不衰然所斥士

旋復收用亦不終廢其所言天下事屈伸舒卷
動有操術卒配食廟庭為世名相始王旦奇夷
簡謂王曾曰君其善交之卒與曾並居相位後
曾家請御篆墓碑帝因慘然思夷簡書懷忠之
碑四字以賜之初夷簡嘗建議立州郡學校又
因郊禮授宗室子以環衛官建睦親宅增教授
員置大宗正以總之又嘗薦范仲淹富弼韓琦
文彥博龐籍曾公亮等可大用宦者監兵主帥
失利議者請罷監軍夷簡願詔押班保舉而押
班叩首乞罷監軍契丹兵壓境范仲淹奏乞城

京師以備而夷簡獨以為不可示弱請建北京
士大夫嘉夷簡之有謀斷王偁曰夷簡相仁宗
策功立名有益於世方其主治貴之禮則其見
遠矣消監兵之策則其慮深矣請建都之議則
其謀偉矣斯旣精宰相之權者歟夷簡誠有絕
人之才故能達權而應變然而功最大者乃在
於處仁宗母子之際使人無可乘之隙消患於
未萌朝廷以之安靜士大夫亦賴以無禍此其
所以有後也哉同次子公弼神宗時拜樞密使
第三子公著哲宗時位宰相

慶曆四年甲申

九月庚午晏殊罷相（以工部尚書知潁州）

制曰夫台之任弼亮承君 時謨明均同休戚朕
既不欲委政輔臣贊成斷金之情以濟涉川之權衡
某茲濟暮為協忠（具官晏殊）夙有推才被遇文考實參儲
寀之選因附天麟之華程其器能與我朝柄或間守
屏翰或主領劇繁比緣樞省之勞遂至冢司之總偹
邊場日駭調饋繁興老師留屯旰食焦慮而罔念興
疚頗圖妄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致乃公
論達於予聞求惟宰輔之方思全進退之禮俾上機
政政秩久官仍委列邦且邇京邑於戲承弼未盡於能
免所宜恭舊人之弗忘匪至公之獲已當體恩遇毋
怠省循

殊自慶曆三年三月拜相至是年九月罷入相
踰年殊初入相擢歐陽脩等為諫官既而苦其
論事煩數或面折之及脩出為河北轉運使諫
官奏留脩不許孫甫蔡襄遂言章懿誕生聖躬
為天下主而殊嘗被詔誌章懿墓沒而不言又
奏論殊役官兵治僦舍以規利坐是細然殊以
章獻方臨朝故誌不敢斥言而所役兵乃輔臣
例宣借者又役使自其甥楊文仲時以為非殊
之罪云長編

甲申杜衍拜相（自檢校太傅依前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集賢殿大學士）

制曰朕紹膺寶圖迨茲二紀惟賢是擇閱相尤難易
當不審其材獻察其識望其責任也重其注意也深
庶幾得人輔予不逮（具官杜衍）道大而正德簡而廉感會
亨辰使蕃膴仕（具官）可以贊道清節可以服人久在
內樞實殫不務宜參謀於出路仍綢畫於機庭夫外
恢經武之方內經富民之術脩乃元老輯於顯府既
兼書殿之榮追疏公爵之貴參之功效增以戶封並

爲學號之華式副禮賢之舉於戲法天之象以正位
於三階秉國之均以財宜於萬物往體厚遇益宜盛
猷
衍務裁僥倖每內降恩澤從格不行積詔旨至
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脩對見帝曰外人知
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干求朕每以衍不可告
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
同日賈昌朝進樞密使自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遷檢校太傅行工部侍郎除
陳執中參知政事自資政殿學士工部侍郎知青州除
制曰國家上倚紫極右列鴻樞頗當武之所經實密

謨之是賴惟首膺於德舉必稽合於師僉曰賈昌朝器
資宏深衷誠篤厚名臣之裔雅望自將以經術侍路
門以文章居禁掖尹京劇有疆濟之力掌邦憲有蹇
諤之風與列政塗參知國論靖共不撓淵博有謀宜
進貳於冬卿特升冠於宥府褒功視秩併俾便蕃於
戩日有萬微莫匪安危之倚邦之長慭亦繄左右之
良勉恢令猷益贊丕業
執中自慶曆初以工部侍郎復知青州沂州卒
王倫叛入青州境執中遣廵檢使傅永吉擒殺
之傅永吉以誅王倫故驟遷得入見上面獎之

永吉謝曰臣非能有所成也皆陳執中授臣節
度臣奉之幸有成耳因極言執中之美上賢執
中因問永吉曰執中在青州凡幾歲對曰再歲
矣未幾謂宰相曰執中在青州久可召之遂詔
執中參知政事於是諫官蔡襄孫甫等爭言執
中剛愎不學若任以政天下不幸上不聽諫官
爭不止乃命中使齎勅即青州賜之且諭意
曰朕用鄉舉朝皆以爲不可朕不惑人言力用
鄉爾明日諫官上殿上作色迎謂之曰豈非論
陳執中耶朕已召之矣諫官乃不敢言

執政凡二年至五年正月拜相執中在執政數
月至五年四月拜相
慶曆五年乙酉
正月乙酉范仲淹罷參知政事自右諫議大夫授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沿邊安撫使
富弼罷樞密副使自右諫議大夫授資政殿學士京東西路安撫使兼知鄆州
仲淹自慶曆三年四月除樞密副使八月除參
知政事是年正月罷執政僅二年弼自慶曆三
年八月除樞密副使是月同罷在樞府纔踰年
始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士大夫持二

人曲直交指爲朋黨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
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召還倚以爲治
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亦感激眷遇以天下
爲己任遂與富弼日夜謀慮思致太平然更張
無漸規摹闊大論者以爲難行及按察使出多
舉劾人心不自安任子　恩薄磨勘法密僥倖
者不便於是謗毀浸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
然仲淹弼守所議不變先是石介奏記於弼責
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己又欲因是傾弼
等乃使女奴陰習介書久之習成遂改伊周曰

伊霍而僞作介爲弼撰廢立詔草飛語上聞帝
雖不信而仲淹始恐懼不敢自安於朝皆請出
按西北邊未許適有邊奏仲淹固請行乃使宣
撫陝西河東慶曆四年遂命參知政事范仲淹
爲陝西河東路宣撫使先是仲淹受命主西事
弼主北事弼條上河北守禦十二策欲與河朔
一要郡上命樞密副使富弼爲河北宣撫使其
實弼不自安於朝欲出避讒謗也纔自仲淹等
出使讒者益深而集賢校理王益柔亦仲淹所
薦御史中丞王拱辰既劾奏宋祁張方平又劾

之力言益柔作傲歌有醉卧北極遣帝扶周公
孔子驅爲奴等語罪當誅蓋欲因益柔以累仲
淹也章得象無所可否賈昌朝陰主拱辰等議
及議進韓琦獨言益柔少年狂語何足深治天
下大事固不少置此不言而攻一王益柔此其
意有所在不特爲傲歌可見也上悟稍寬之時
范仲淹亦上表乞罷政事知邠州詔不許上同仲
淹弼既出使讒者益甚兩人在朝所施爲亦稍
沮止獨杜衍左右之上頗惑焉仲淹愈不自安
因奏疏乞罷政事上欲聽其請章得象曰仲淹

素有虛名今一請遽罷恐天下謂陛下輕黜賢
臣不若且賜詔不允若仲淹即有謝表則是挾
詐要君乃可罷也上從之仲淹果奉表謝上逾
信得象言於是弼自河北還將及國門右正言
錢明逸希得象意言弼更張綱紀紛擾國經凡
所推薦多挾朋黨心所愛者盡意主張不附己
者力加排斥傾朝共畏與仲淹同又言仲淹乞
罷政事知邠州欲固己位以弭人言欺詐之迹
甚明乞早廢黜以安天下之心明逸章奏甫入
即降詔罷仲淹弼仲淹知邠州兼陝西四路沿

邊安撫使弼京東西路安撫使知鄆州是日弁
鎮學士院罷衍而衍不知也康定中監察御史
劉元瑜嘗言范仲淹以非罪貶既復天章閣待
制宜置左右及仲淹迹危元瑜即希章得象陳
執中意磨勘保任之法實仲淹所建也仲淹既
黜故元瑜奏罷之慶曆五年賈昌朝陳執中為
相乞罷宰相兼樞密使詔從之又詔以邊事寧
息盜賊衰止弼仲淹遂俱罷安撫使其實讒者
謂石介謀亂弼將舉一路兵應之故也仲淹先
引疾求解邊任是日政知鄧州杜衍范仲淹等

既罷樞密副使韓琦上疏言陛下用杜衍為宰
相方及一百二十日而罷必陛下見其過失非
臣敢議范仲淹以夏人初附自乞保邊朝廷因而
命之固亦有名至於富弼之出則所損甚大切
見富弼大節難奪天與忠義昨契丹領大兵壓
境致嫚書於朝廷倉皇之間命弼使虜弼割老
母之愛蹈不測之禍以正辯屈強虜卒復和議
近者李良臣自虜來歸盛言北方自虜主而下
皆稱重之陛下兩命弼為樞密副使皆非有其
功辭避弗受逮抑令赴上則不顧毀譽動思振

綱紀綱其意欲為陛下立萬世之業尔去年秋
北虜點集大兵聲言討伐元昊朝廷不測虛實
弼以河朔邊備未嚴又自請行於今在外已是
半年經久禦戎之術固已蓄於胸中事畢還朝
不及一陳於陛下之前而責補閑郡中外不知
得罪之因乞改弼知定州仍兼部署之職如此
則是朝廷以北事專委富弼以西事專委范仲
淹疏入不報皇祐四年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
范仲淹卒贈兵部尚書謚文正帝親篆其碑曰
褒賢之碑仲淹內剛外和泛愛樂善天下想聞

其風采士大夫以不獲登其門為恥雖里巷之
人皆能道其名字死之日四方聞者莫不嗟嘆
為政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二州之民與屬羌皆
畫像立生祠及其卒也羌酋數百人為舉哀於
佛寺號之如父齋三日而去 五長編
丙戌杜衍罷相 衍尚書左丞知兗州
制曰天子不正責之輔三公無備惟其人其有師表
百僚踐更二府雖夙夜之匪懈眷春秋之已高以至
公而升以至公而退宜作明命以告大廷具官杜衍夙以
盛名歷以膴仕孤風足以鎮浮俗遠識足以造機微

若時耆舊亦既滋久頃以蕃宣之績入參帷幄之籌嘉爾奉職之勤助予勵精之治而自居與輔靡協嚴瞻頗彰朋比之風雖虞咎謨之治頗興羣議之莫遏豈舊勞之敢私文昌綱轄之資助阜慶符之寄俾特膺於出守仍攺賜於褒功當體素懷尚祇優數於戚公台之位本上代於天工岳牧之臣亦下及於民澤往師乃職厥惟欽哉學士承旨丁度之筆

衍以慶曆四年九月拜相至是年正月罷入相纔數月初范仲淹富弼韓琦等同時進用至是相繼罷去會集賢校理蘇舜欽監都進奏院數

與諫官孫甫蔡襄輩往還甫素出衍門下而舜欽衍之壻也凡有論事多為人指目值郎中舊例作賽神會舜欽鬻故官紙為費用於是臺官劾奏具獄而坐舜欽自盜贓自王拱辰劾蘇舜欽等斥逐衍迹危矣陳執中在中書又數與衍異議蔡襄孫甫之乞出也事下中書甫本衍所舉用於是中書共為奏言諫院今闕人且留甫等供職既奏上頒之衍退歸即召使出劄子令甫等供職去後衍及得象既署吏執劄子詣執中執中不肯署曰向者上無明旨當候奏何得遽耶吏還白衍衍取劄子壞焚之執中因諧衍曰衍黨二人欲其在諫院欺罔擅權及臣覺其情遂壞焚劄子以滅迹懷姦不忠上入其言故與仲淹弼俱罷衍為宰相纔百二十日也繇正月前宰相杜衍為太子少師致仕衍將年方七十正旦日上表願還印綬宰相賈昌朝素不喜衍遽從其請議者謂衍故宰相一上表即得謝且位三少皆非故事蓋昌朝抑之也衍退寓南都凡十年性不殖産第宅庳陋數十楹居之裕如也嘉祐二年卒贈司徒兼侍中謚正獻衍臨

終戒其子努力忠孝自作遺疏其畧云無以久安而忽邊防無以既富而輕財用宜早建儲副以安人心語不及私繇衍為相與富弼韓琦范仲淹同輩擇事以脩綱紀而衍尤抑絕僥倖凡內降恩澤者一切不與由是僥倖浸不說衍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韓琦亦以為可舉衍爭以為不可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甕族大戰黃河外而雁門麟府皆警范仲淹使河東欲以兵從衍以為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後契丹卒不來其

㛰蘇舜欽監進奏院集妓樂以祠神為御史劾
奏又集賢校理王益柔作傲歌語涉指斥欲下
御史按罪衍謂雖繫獄令起都下異說不可又
諫官孫甫言丁度面求進用請屬吏衍不為置
對又范仲淹富弼皆出宣撫言者附攻之仁宗
欲罷二人而衍又執以為不可遂疑其朋黨以
尚書左丞出知兗州衍為相凡百餘日而罷明
年上章願上印綬乃以太子少師致仕謝事十
餘年累遷太子太師封祁國公卒年八十 事畧
同日賈昌朝拜相 自樞密使檢校大傅授依前工部侍郎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集賢殿大學士

制曰國家致理興化欲侔三代之隆選衆舉賢審求
四輔之望適登庸於駿德宜誕告於治廷具官賈昌朝學
際機微行歸純直路門勸講每陳道義之言紫掖下
書多摹訓誥之體乃尹神圻之劇乃專憲府之嚴曾
未累年復更二府矧定謀於枚卜特正命於中階進
兼書殿之華尚莞樞庭之務用人之速近歲罕階於
戲仰法乾台以運四時之化坐司宰席以栽萬物之
宜無使丙魏姚宋專美於前世也
四月戊申昌朝加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兼

譯經潤文使
同日王貽永樞密使 自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保寧軍節度使授依前檢校太傅充
制曰朕以丞疑之地均於政塗密勿之司本之兵柄
其有浚明乃德勵翼居懷適登冠於近聯宜孚聞於
列位具官王德承慶閥學洞祕鈐識局濟於精微材
用本於閎博總領師屯之重入裨機政之嚴忠愿表
於羣倫謙和守於一節參稽時論就正使名於戲內
贊神謀益務秉樞之謹外綏邊境庶幾保寧之安其
懋乃猷往踐厥位

慶曆五年以樞密使王貽永兼羣牧制置使自
王德用出鎮徐州樞密院不復兼領羣牧制置
使及是乃復之 樞密院復兼領羣牧制置之任 六年正月除檢
校太尉同平章事皇祐元年八月除兼侍中四
年五月除彰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充樞密使
同日宋庠參知政事 自資政殿學士給事中知鄆州除
上既罷范仲淹問章得象誰可代者得象薦庠
弟祁帝雅意屬庠乃復召用之遂有是除七年
三月降授右諫議大夫以旱自請也八月復為
給事中

同日吳育龐籍並樞密副使（育自翰林學士兵部郎中知制誥權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籍自龍圖閣學士右諫議大夫知延州召除）

育字春卿建州建安人籍字醇之單州武城人

育舉賢良方正策入三等有國以來制舉惟育入三等前此未有也育初尹開封范仲淹在政府因白事數與仲淹忤既而仲淹安撫河東有奏請多爲當國者所沮育取可行者固執行之元昊既納款稱臣籍自安撫陝西知延州召拜爲樞密副使併省官屬從兵就食於是邊費什省七八

三月辛酉韓琦罷樞密副使（自右諫議大夫授資政殿學士知揚州）

琦自慶曆三年四月除樞密副使是年三月罷在樞府纔二年○先是琦在涇州既召還而鄭戩代之戩遣所部劉滬與其屬董士廉築水洛城役作而戩罷尹洙以爲非便止之不可械繫滬士廉戩爭於朝琦以爲水洛不可城而部將犯令之罪不可貸朝廷卒城水洛而士廉又詣闕訟水洛城事輔臣多主之琦不自安懇求補外罷琦樞密副使加資政殿學士知揚州歐陽脩上疏曰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而罷天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料杜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富弼與仲淹委任猶深而忽遭離間必有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聽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近日自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杜衍爲人清審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

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脩邊備富弼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則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四人者可謂公正之賢平日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以此而言臣見杜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爲朋黨可謂誣矣臣切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

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至如富弼三命學士
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未嘗不懇讓愈切而陛
下用之愈堅臣但見避讓太繁不見其專權貪
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
有所為陛下欲其作事大開天章召而賜坐授
以紙筆使其條列弼但舉祖宗故事使陛下擇
而行之小人巧譖以專權豈不誣哉陛下於千
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羣
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以為陛下
惜也疏入不報指脩為朋黨者益惡焉長編

四月戊申章得象罷相授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鎮安節度使判陳州
制曰朕稽載籍之明訓見君臣之大方進惟盡忠既
勤夙夜之力退必由禮將篤始終之恩矧茲師尹之
臣久處巖廊之地屢陳懇素祈解鈞衡爰以剛辰告
於列位具官章得象 器懷中裕風度外高徧歷仕途之華
雅 治道之要自登進於宰席仍總決於樞庭有經
遠之術可以懷異俗有厚生之功可以阜蒸民方隆
嘉靖之風益賴耆明之德而乃謹持謙節確避寵名
既諒由衷之言莫留俞往之命俾將牙之分閫仍相
翊之儀朝雖循雅懷豈忘厚遇於戲義形許國固出

處之一心材足濟時自文武之兼用勉綏賢德茂對
邦休
得象自景祐五年三月拜相至是年四月罷入
相凡七年得象在中書八年畏遠名勢宗黨親
戚一切抑而不進方陝西用兵上銳意天下事
進用韓琦范仲淹富弼使同得象經畫當世急
務得象無所建明琦等皆去得象居位自若監
察御史裏行孫抗數以為言而得象亦十二章
請罷上不得已乃許之繼得象嘗與張士遜呂
夷簡晏殊杜衍數人先後同在相位依違眾議
未嘗別白至是畏言者將訐其私事乃自表引
年從優禮罷之後遂致仕云行錄 慶曆七年南
郊鎮安節度使同平章事章得象封郇國公後
守司空致仕八年卒年七十一贈太尉兼侍中
謚文憲知制誥王洙言得象謚同周公改謚文
簡故事致仕官乘輿不臨奠帝特往奠之

同日陳執中拜相自參知政事授依前行工部侍郎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集賢殿大學
士
制曰朕御幅員靖綏生齒眷言調爕之任實賴謨明
之良爰俾偈聽用登衡弼具官陳執中 材資鯁亮德範純

深推忠先帝之朝進服冲人之御清規表乎八硃厚
望鎮於一時總臨邊圉之衛參貳政塗之劢有金石
之為操無毫釐之近私宜陞四輔之班式應具瞻之
望况樞庭之儋威武書殿之萃藝文雖屬兼才蓋昭
殊渥於戲如堂遠地亦既隆人主之尊若舟涉川豈
不賴丞相之濟往服兹訓茂經硕成

七年二月乙未加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
潤文使

制曰朕若古先王旁求碩輔以託四海之重以寄萬
機之繁眷倚 授受匪易丁亥官陳執中 器懷沉特材用

敏長紹名臣之世家為先帝之策士一言諧萬世之
樞直道貫三代之風肆朕纂臨遂參顯用如國寶玉
能庇患災如時元龜坐判疑結固朝廷之風采實方
夏之表儀嚮者擢自近司進聯宰府萬事不理緊胡
廣之能言四夷未寧藉陳平之多知宜冠階符之貴
且仍卿貳之崇陪賦褒功並隆徽數於戲王業之重
非賢士無以共成國論之難非獨見之所能盡朕用
丞相不在兹乎

初宰相賈昌朝以久旱上表援東漢策免三公
故事及昌朝執中等再前請於是宰臣陳執中
參知政事宋庠丁度各降官一等而輔政如故
時執中自工部侍郎降授給事中未幾皆復所
降官十月賈昌朝陳執中言民軍之任自古則
同有唐別命樞臣專主兵務五代始令輔相亦
帶使名至於國初尚沿舊制乾德以後其職遂
分是謂兩司對持大柄實選才士用講武經向
以關陝未寧兵議須一後兹兼領適合權宜今
西夏來庭防邊有序臣等願罷兼樞密使降詔
許之長編○宰臣兼樞密使 又詔樞密院凡軍國機要依
舊同商議施行樞密院請自今進退管軍臣僚
極邊長吏路分兵馬鈐轄以上並與宰臣同議
從之

庚戌吳育參知政事自諫議大夫樞密副使除
丁度樞密副使自翰林學士承旨端明殿學士遷工部侍郎除

度字公雅開封祥符人登服勤詞學科仁宗問
用人以資與才孰先度曰承平時用資邊事未
平用才諫官孫甫論度此言是自求柄用也仁
宗曰用度從十五年數論天下事未嘗及其私
豈有是哉遂有是命度在樞密因上慶曆兵錄
五卷贍邊錄五卷

慶曆六年丙戌

八月癸酉吳育樞密副使自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改爲樞密副使

丁度參知政事自工部侍郎樞密副使改爲參知政事

育在政府遇事敢言與宰相賈昌朝數爭議上前殿中皆失色育論辨不已乃請曰臣所辨者職也顧力不勝願罷臣職因與度易位育自參知政事改爲樞密副使度自樞密副使改爲參知政事度爲樞密副使時屬籍女嫁參政宋庠之子庠因上言於上以親嫌不可共事故越次用度始昌朝與育爭上欲併罷二人御史中丞張方平將對昌朝使人約方平助已當以方平代育方平怒叱遣之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既對極論二人邪正曲直然育卒罷世皆以方平實爲昌朝地也長編

慶曆七年丁亥

三月乙未賈昌朝罷相授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武勝軍節度使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

吳育罷樞密副使自右諫議大夫罷爲給事中歸班

制曰丞相之任方域是毗入以贊國之萬機出以僃邦之九牧中外更處靡有間然具官賈昌朝敏識洽幾器貫道自參華於朝路頗宣力於王家以至講道門代言西省正尸幾甸執法憲端綸有當臣之風居稔良肱之賴鄉嶽謀於柄府旋進幹於斗樞遂旌乃庸璐陟上宰夙夜一志勤勞百爲覽刻奏之累陳嘉抗懐之更抑其領元帥之節仍兼丞相之章出殿留都以過寵服埸上公之美號陪饗食之五封褒是寵光副兹臨頼於嚴公規尚銘既極嚴廊之崇齊鉞路軍更分方揆之寄恩禮之重其有擬乎

昌朝自慶曆五年正月拜相是年三月罷入相凡二年育自慶曆五年正月除樞密副使四月除參知政事六年八月復除樞密副使是月同罷執政凡二年先是賈昌朝與參政吳育數爭事不協昌朝諷臺官唐詢上言請罷制科及至上前昌朝引漢唐故事遇災乃詔直言若朝廷無事不當降策問而育極陳漢唐取士之制不可廢直言昌朝意在排已又會河南有知軍向綬不法通判江中自縊而死昌朝欲營助之欲輕比育廷爭不奪以謂不殺綬是天下無法也卒減死一等錄拜罷　昌朝與育數爭論上前論者多不直昌朝時方閔雨昌朝引漢災異冊免

三公故事上表乞罷而御史中丞高若訥在經筵帝問以旱故若訥因言陰陽不和責在宰相洪範大臣不肅則雨不時若帝用其言即罷竦朝等尋復命竦知許州緣嘉祐三年資政殿大學士吳育卒育自罷樞密副使以給事中出知許州復召還判尚書都省除宣徽南院使判延州後復以資政殿大學士尚書左丞知河南卒贈吏部尚書謚正肅弟充相神宗

同日夏竦樞相 自河陽三城節度使檢校太師同平章事知大名府依前官如故

制曰朕夙設右府以制武師考諸典刑蓋六翮司馬之任本之輔相爲三事大夫之崇眷遇惟勤尊顯兼極夏竦學貫文武識通大人明足以斷大疑智足以任大事被遇先聖首中　慷慨名卿之言雍容近輔之秀逮朕紹服歷踐柄司　出於諸臣議論有補於當世進退一節勤勞百爲經略平夏之交則脊夷執玉　靖大河之北則邊堠戢戈威名憺聞民舉允洽是用斷自朕志召登機衡遏流議於風波定成契於金石仍中軍之旄鉞兼上宰之印章爽進寵名加陪賦邑寵光渥縟恩意敦隆於戲爲君之難知臣匪易任惟勿貳初必有終圖用舊人朕既稽於前憲肇謀王體爾當究於治功命往欽哉祗服休命

故事大臣自使相除樞相必納節還舊官惟竦獨依前官初降制召竦爲宰相諫官御史言大臣和則政事起竦與陳執中論議素不合不可使共事越三日遂貼麻改命焉十一月南郊加恩百官樞密使王貽永封遂國公夏竦英國公鎮安節度使同平章事王德用祁國公舊制將相食邑萬戶即封公國初王旦爲相過萬戶而謙抑不封是歲南郊中外將相惟竦滿萬戶中書請封英國公因命節度使未滿萬戶皆得封於是貽永得象德用皆封國公其後遂以封邑合萬戶者徹國時竦食邑一萬四千食實封三千八百戶 舊制將相食邑萬戶即封國公

同日文彥博樞密副使 自權密直學士戶部郎中知益州除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丁晉改參知政事

高若訥樞密副使 自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除

彥博字寬夫潞州人若訥字敏之衛州人貝州王則反命明鎬爲河北安撫使師久未克彥博請行八年正月命彥博爲河北宣撫使以鎬副之城破生擒則檻送京師執政不及一年是月

拜相○賈昌朝與吳育數爭事不協明年春大
旱仁宗從容問所以然者若訥引洪範故事以
謂大臣不肅則雨不時若於是昌朝與育皆罷
而若訥遂代育爲樞密副公議非之累遷戶部
侍郎

慶曆八年 戊子

閏正月戊申文彥博拜相 自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行禮部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制曰膺重任者必勵許國之忠建奇功者必峻登賢
之賞其有蚤晛大政夙負儁才奮自臨戎之行遂成

盪寇之略宜揚顯命以告大廷 吳官文彥博 器業異倫智
謀適用有鑑明果斷之才而濟之以溫裕有周通敏
洽之識而輔之以端方自班政塗浸發賢緼向以與
政之地深念擇人之難采西南之治聲陪左右之幾
論屬宄徒搆孽孤壘偷生巢幕之勢雖危拒轍之狂
尚肆始定帨於聖策往即殄於妖氛賞而緩功庸何
以勸宜升台席之貴更陟中臺之榮兼書殿之美資
衍爰田之真賦褒功馭貴併示優崇於戲含爵策勳
已奉謀於太室代大理化終淬治於王家共茂遠猷
用祇攸訓

四月壬申丁度罷參知政事

丁度自慶曆五年四月除樞密副使六年八月
除參知政事是年四月罷執政凡三年參知政
事丁度數請罷御史何郯又言度由近侍之班
預顯用之柄列在三事於玆累年素被推舒之
名殊非沉遠之量遂罷紫宸殿學士以授丁度
從度之請也 置紫宸殿學士自丁度始 紫宸代文明在資政
殿學士上議者以紫宸非人臣所宜稱改觀文
殿學士判尚書都省積官至尚書右丞 尋 皇祐
五年度卒贈吏部尚書諡文簡度性純質不爲

成俗嘗語諸子曰五且爲宰相十五年卒之日
子尚爲布衣汝曹宜自力吾不復有請矣嘗論
時事在經筵仁宗呼爲學士而不名嘗問以蓍
龜占應事對曰不若以古之治亂爲蓍龜也仁
宗出欹器以示之曰朕欲臨天下以中正對曰
臣等亦願以中正事陛下

同日明鎬參知政事 自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權三省使除

鎬字化基密州安丘人王則反於貝州以鎬爲
安撫使城未下命參知政事文彥博宣撫河北
以鎬副之貝州平彥博自貝州入相數推鎬功

故丁度罷而竦代之遂有是命竦挠政纔兩月
疽發背仁宗謂輔臣曰竦忠荒有勞欲及其未
亂一往見之既見惻然曰方頼卿謀國事而遽
有此疾竦猶能頓首稱謝翌日卒贈禮部尚書
謚文烈竦端挺寡言所至安静有禮而遇事不
苟為世所推重
五月辛酉夏竦罷樞密使授宣徽使太師依前同平章事判河陽三城節度使判河南府兼京留守司
制曰若時名器之重惟兼將相之隆雖中外之勢殊
而股肱之體合以爾者德誕揚大廷具官夏竦學通古今

迷首英
材慮文武造形之識符著策以前知決慮之精若利
兵之必斷蚤經謀於三府嘗宣績於四方事勞實多
夷險同致比付樞機之務載勤夙夜之心碩備盤於
猷為抑久煩於志力宜從休佚肅厚老成往分留鑰
之都進視師垣之秩褒功衍食並峻等威於戚進而
屬之劉衡以爾才且舊退則極於寵祿俾爾壽而昌
遇臣之恩在予無愧
言者既數論竦姦邪會京師同日無雲而震者
五上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學士俄頃張方平至
上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亟草制出之

方平請撰駁辭上意遽解且以均勞逸命之縅
皇祐三年武寧節度使兼侍中夏竦卒贈太師
中書令謚文獻以與僖祖同謚改曰文正同知
禮院司馬光言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乃
得此謚判考功劉敞上言謚者有司之事也竦姦
邪陛下謚之以正不應法且侵臣官謚更謚為
文莊竦以文學起家有名一時朝廷大典策屢
以愛之
同日宋庠樞密使自給事中參知政事遷龐籍參知政事自樞密副使左諫議大夫除

制曰朕惟昔哲王賴賢佐矧茲寡昧嗣守盈成概
御世之所先寅擇才而自輔有若時采得於周咨具官
宋庠識照事幾學精道蘊文涵三代之粹體備四時之
和粤予纂御之初擢爾賓興之冠冉參國論薦易年
深秉德雍容允蹈大臣之節據古彌洽多識前世之
傳宜登冠於樞庭兼翼宣於神輔上公前傳六職二
卿並峻等威之崇式將眷倚之異於戲合兵農而議
政本治古之模分文武以命官蓋近朝之制往旣太
治肅副至懷
庠再執政踰年皇祐元年八月拜相

皇祐元年己丑

是歲前宰相賈昌朝爲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自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安國公判鄭州徙依前尚書右僕射充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省

制曰王者賦祿於朝所以礪天下之進君子避榮於世所以袒天下之浮恭惟碩輔之臣適近藩之寄忽露昌於累牘願納節於上臺雖欲不從其情已至具官賈昌朝體忠愷之度蹈夷雅之風被神眷於先朝陞元獻於二府若舟楫之輸於濟有旂常之載厥成績更北道之符爰錫西清之對雖舊德之加遇亦美謀之累陳且申伯言還式是南邦之憲而留侯多病欲

辭萬戶之歸朕中言爵齒之尊憫勞將相之事況文昌主揆素惟師長之崇祕殿數經更得老成之助拓其奉邑衍以真封庸遂便安之私尚旌沖退之節於戲雖循身在外常多王室之思俾爾壽而臧終保公徒之盛㬌於列位時乃之休

昌朝自罷相除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王則反貝州昌朝遣部將往討事平移鎮山南東道節度使封安國公徙鄭州及見留爲觀文殿大學士判都省觀文殿置大學士自此始朝會班中書門下視其儀物乃詔自今非嘗爲宰相毋得除長編

賈文元以武勝軍節度使入爲祥源觀使留京師還節仁宗特置觀文殿大學士寵之觀文有大學士自此始筆談

八月壬戌陳執中罷兵部尚書知陳州

制曰宰物調元久屬三台之老阜民宣化亦繫四岳之良爰以明綸告於列位具官陳執中方厚特立敏疆內融謇諤昌言率皆社稷之計琅琅治行遂爲搢紳之聞遂登秉於政幾實罄輸於忠力嚮以河防潰溢民版流移露章繼陳確守不易用是躐進省坐之秩擇守輔藩之封顧於舊臣豈易忘德於戲君臣之際維大義之是先出處之間要令名之所保姑循素欲其諒菲懷

執中自慶歷五年拜相至是年八月罷入相凡四年慶歷八年上幸龍圖天章閣出手詔賜輔臣使條當時務皆給筆劄令即坐上對而宰相執中固辭乞及還數諭至於三四乃聽兩府歸而上之時樞密使夏竦知執中不學少文故爲帝謀以策訪大臣面使條對竦意欲困執中也執中力辭未許參政宋庠進曰兩漢對策本延巖穴草萊之士今備位政府而自比諸生非

所以尊朝廷請至中書合議上對論者以庠爲知體纖先是河決民流災異數見執中無所建明但延接卜相術士時言者相繼論列不已詔執中越次用李師中爲府界提點及呂昌齡出入門下喜進無學匪人不協衆望而執中亦以足疾辭位自陳不願爲使相大學士詔從其請翰林學士孫抃當制遂除尚書左丞文彥博宋庠言恩禮太薄乃下學士院貼麻改命之遂除兵部尚書知陳州

同日文彥博拜昭文相 自集賢相除吏部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制曰國家欽選宰衡登進髦傑上則順導時令以代序天上下則綏和政綱以經序王業時克用乂我得其人彥博 具官文 風力幹彊器資勇達蹈危機而不顧歸大事而有謀比與翊於政塗旋對司於將柄百姓遂耕桑之樂二邊無兵革之虞惟時謨明實朕倚賴若起居得股肱之助若聽視繄耳目之明若鹽梅施於太羹若霖雨沃於旱歲宜以天官之秩首爲邦輔之資於戲君有求賢之心孰若得皋夔之佐士有致主之略亦欲臻堯舜之風其勉爻衡庶興盛治

同日宋庠拜集賢相 自樞密使檢校大傅行工部侍郎改兵部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制曰國家崇建宰府並持鈞衡外以鎮撫四夷內以綏寧百姓必得賢傑以副眷矚 具官宋庠 緯有雅才對于嘉運啓策 寖階顯途文章盛于一時事業服於衆志樞謀之謹既折衝於戎心鼎飪之和宜調元於政路爰進夏官之秩兼隆書殿之華功號邑封併推異數於戲丞弼之任忠賢是圖國體係乎重輕政化從而厚薄勉思所職以稱朕懷

本朝以元登庸者呂文穆李文定王文正宋元憲故前人有云自第四十二龍首身到黃扉止四人後數十年李士美何文縝亦以廷魁正踐廊廟 揮麈錄

同日龐籍樞密使 自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授檢校太傅行工部侍郎充

高若訥參知政事 自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遷工部侍郎除

梁適樞密副使 自翰林學士吏部郎中遷右諫議大夫除

制曰朝廷崇建樞筦總 司內則寅亮天工以倍帷幄之議外則申嚴師律以靖邊鄙之虞博詢衆言疇若予采 具官龐籍 器涵方毅識造精深居蹈君子之方進合大臣之舉頃折謀於西夏旋更柄於近司贊決神機措二邊於無事預調元化格庶物於太和宜推子國之忠往正本兵之府於戲聖如黃帝猶與涿鹿之師功若漢高終藉留侯之策益恢遠御庸濟丕寧

適字仲賢翰林學士顥之子二年明堂禮成樞密使龐籍參政高若訥並加工部侍郎樞密副使梁適加給事中初議覃恩宰相文彥博以下當遷官高若訥謂文彥博曰官濫久矣未有以節止今又啟之何也彥博不聽若訥卒以恩遷

官龐籍自慶曆五年正月除樞密副使八年正月除參知政事是年八月充樞密使執政七年至三年十月拜相

皇祐三年（辛卯）

三月庚申宋庠罷相（授刑部尚書充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

制曰君臣謀國本同體以協心朝廷遇賢並重內而輕外雖在倚毗之重且均勞逸之宜（具官宋庠）性稟雄明行推沉厚溫如清廟之器挺然大廈之材達於在邦敏而好古而自參綜大務屢聞吉言進領樞衡之司旋升弼軸之路百度脩舉三辰昭華間延對而瀝衷累抗章而引謝再加敦諭固守靖恭宜保治於洛師士留司於宮鑰仍峻中臺之秩兼榮秘殿之班衍食褒功兌為異數於戲麟符分寵一節之寄甚雄天邑居中四方之瞻是則當勤恤隱益勵耆庸

庠自皇祐元年八月拜相是年三月罷入相踰一年先是弟祁之子與越國夫人張氏門人張彥方者遊後彥方坐偽造勅牒為人補官抵法諫官包拯等彈奏不戢子弟并言庠在政府但務依違無所建明及聞人言即奏求退至再再上表不待批答復入視事故罷免之（拜罷錄）庠儒雅練故事自初執政遇事輒分別事非可否用是斥退及再登用遂浮沉自安然天資忠厚嘗曰逆詐恃明殘人矜才吾終身不為也

同日劉沆參知政事（自龍圖閣學士工部侍郎權知開封府除）

沆字冲之吉州末新人議者謂沆不敢窮治張彥方獄貴妃德之坐此獲進諫官御史相繼論

列帝不聽

十月庚子文彥博罷相（授行吏部尚書觀文殿學士知許州）

制曰堯之四嶽出總諸侯周有三公外倡九牧蓋資承弼之重以分方鎮之憂（具官文彥博）器識宏深風德高邵才足以經世務謀足以匡帝猷夙夜勞於百為夷險蹈乎一節薦申奏述遜避寵榮其聽解於近司且徙臨於輔郡載恭勤瘁俾遂優休於戲居則諧謀味之和行則寄國藩之憲股肱心膂惟體貌之所均社稷人民眂忠良而安倚勉祇厥服用茂乃功

彦博自慶曆八年正月拜相是年十月罷入相
僅四年先是張堯佐除宣徽使殿中侍御史唐
介爭之上諭介除擬初出中書介言當責執政
退請全臺上殿不許於是劾宰相文彦博專權
任私挾邪為黨知益州日作間金奇錦因中人
入獻宮掖緣此擢為執政及恩州平賊卒會明
鎬成功遂叨宰相昨除張堯佐宣徽節度使臣
累論奏面奉德音謂是中書進擬以此知非陛
下本意請罷彦博以富弼代之臣與弼亦昧平
生非敢私也上怒甚卻其奏不視且言將加貶

竄上丁坐急召二府示以奏曰介言他事乃可
至謂彦博因貴妃得執政此何言也介面斥彦
博彦博拜謝不已上令送御史臺劾介既下殿
彦博再拜言臺官言事職也願不加罪不許時
上怒不可測羣臣莫敢諫中丞王舉正上疏言
責介太重上亦中悔始介責授春州別駕改介
英州別駕編長彦博罷相出知許州或言彦博張
堯佐文客也彦博知益州貴妃有力焉因風彦
博織燈籠錦以進貴妃服之上驚顧曰何從得
此妃正色曰文彦博所織也彦博與妃父有舊

然妾焉能使之特以陛下故爾上悅自是屬意
彦博及為執政明鎬討王則未克上甚憂之語
妃曰大臣無一人為國了事者日日上殿何益
妃密令人語彦博翌日彦博入對乞身往破賊
上大喜彦博至恩州十數日賊果平即軍中拜
相議者謂彦博因鎬以成功其得相由妃力也
介既用是深詆彦博雖坐遠貶彦博亦出其事
之有無卒莫辯云上以唐介既貶又明日知諫院
吳奎出知密州知諫院包拯言介與奎大臣事
相連及况介狂妄之詞經聞天聽欲留奎在職
仁宗曰介言吳奎包拯陰結彦博今覽此奏介

非誣也
同日龐籍昭文相自樞密使檢校太傅授依前戶部侍郎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使
制曰懋建宰職謹付國均仰代天工俯熙庶績推同
體之誼則處之股肱極濟時之勤則况之舟楫非得
人傑孰副朕求具官龐籍器識宏通材猷凝正叢承亨會
歷踐禁班入儀臺閣之華出宣屏翰之憲向屬羗人
寇敖邊候晏寧齊協師命贊參戎柄遂對毗於機政
旋升峻於斗樞勵翼一心精明萬務宜正中階之象

越升上衮之崇總領史閣增崇功號衍封真食併示優隆於戲襄衡軸之機冠柱石之任循至公以授受懋同德而倚毗褒和四方表憲百辟恩服休寵劭宣行勞

籍初相月獨員而還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此殊拜非故事也

同日高若訥樞密使（自戶部侍郎參知政事遷檢校太傅除）

梁適參知政事（自樞密副使給事中除）

王堯臣樞密副使（自給事中翰林學士承旨除）

適自皇祐元年八月除樞密副使是年三月除參知政事執政近四年至五年閏七月拜相堯臣字伯庸應天府虞城人都員外郎濟之子而翰林學士洙之猶子也舉進士第一至是除樞密副使持法守正裁抑僥倖至有鉤匿名書傳之京城者仁宗信之益不疑而堯臣益奮勵

皇祐四年（壬辰）

六月丁亥狄青樞密副使（自彰化軍節度使知延州遷檢校司空除）

青字漢臣汾州西河人青勇於臨敵常爲先鋒每戰飾以銅面具敵人望之如神仁宗聞其在陝西數戰勝欲召見問其方略會虜寇正獗仁

宗命圖形以進至是遂有是除御史中丞王舉正言青出兵伍爲執政本朝所無恐四方輕朝廷右司諫賈黯御史韓贄亦以爲言皆不聽時面涅猶存帝嘗勅青傅藥除字青指其面曰陛下擢臣以功不問門地閥閱臣所以有今日由涅爾願留此以勸軍中不敢奉詔廣源州蠻儂智高反九月命狄青討智高乃罷樞密副使授宣徽南院使荊湖北路宣撫使都大提舉廣南東西路經制盜賊事辛未詔宣撫司日依舊樞密副使

皇祐五年（癸巳）

五月乙巳狄青樞密使（自宣徽南院使樞密副使護國軍節度使檢校太尉河中尹兼御史大夫授依前官充）

制曰攬洪樞之重允賴於時材底率土之康用資於人傑矧有自毗基命茂集元勳迭參貴近之華丕顯猷爲之美敷求博議用狀輿情宜對掌於容嚴期啟迪於淵蘊具官狄青夙懷沉鷙素厲公忠樸厚有古人之風義烈挺純臣之操周知兵略蔚有將才久著效於轅門能統率於戎旅暨膺方面之寄亟更宿衛之勞遂登齊壇入贊樞府頃屬邊烽有警甚熾尚於雲中

近以荒服不寧勞文淵於徼外既受專征之鉞遂成
殄寇之勳式是圖庸俾疇進律僉事　爵剛日是
稽命數載加邦榮旌顯俾有勞之　以正名於
戩謹帷幄之謀聿求决勝總幾微之務當竭而誠無
忘戮力之勤以成選衆之善終始一節光昭令猷
是年正月狄青敗儂智高智高遁二月青還以
宣徽南院使彰化節度使復爲樞密副使護國
節度使青既平嶺南捷書至上大喜謂宰相龐
籍曰青破賊卿執議之功也遂欲擢青爲樞密
使同平章事籍曰昔太祖時慕容延釗將兵一

舉得荊南湖南之地方數千里不過遷官加爵
賜金帛不用爲樞密使曹彬平江南禽李煜欲
求使相太祖不與曰今西有汾晉北有幽薊汝
爲使相那肯復爲朕死戰耶賜錢二十萬貫而
已若遽用爲樞密使同平章事則青名位極矣
萬一他日青更立大功以何官賞之不若且與
移鎮加檢校官多賜金帛足以酬青功矣參政
梁適曰儂智高擾廣南西路青討而平之爲樞
密使何足爲過哉籍曰臣不欲青爲樞密使者
非徒爲國家惜名器亦欲保全青之功爾爭之

累日上乃從之是時適密爲奏事
薄無以勸後於是兩府進對上忽謂籍曰平南
之功前者賞之太薄今以狄青爲樞密使孫沔
爲副高若訥遷一官加近上學士置之經筵
俱　乃與同列議於殿門閤門具奏皆如
聖旨長編
同日高若訥罷樞密使自戶部侍郎罷爲尚書左丞觀文殿學士兼群牧制置使
若訥自慶曆七年三月除樞密副使皇祐元年
八月除參知政事二年十月除樞密使是年五
月罷在樞府凡六年故事樞密使罷令學士院

降麻及罷若訥止命舍人草詞後遂爲例樞密使罷
止命舍人草詞學士院不降制自高若訥始　卒贈右僕射謚文莊王
偁曰觀若訥爲人非有大過特始也不能辯仲
淹之無罪而緘進脩書終也擠吳育去位而躐
取政柄遂爲清議所薄使若訥砥礪廉隅不判
名節未必無可取云事畧
丁未孫沔樞密副使自樞密直學士給事中新知杭州召除
沔字元規越州會稽人沔嘗副狄青宣撫賊平
遂有是除
閏七月壬申龐籍罷相授依前戶部侍郎守京東西路安撫使知[illegible]

制曰國治之世宜本至公預政之文合防嫌迹矧居
四輔之首允在百僚之先苟在予請之名殊失仰成
之意兼洽章削俾 具官龐籍志度淵深業宇明邵
韞才謀而敏達 與以兼通且冀望於本朝爲服
勞於近職推有 獻爲乃者西州用兵延安
近寇屬轉裘而謀 以制邊戎索以清夏人
來附乃眷西顧亭嘉乃勳始爲置於樞庭旋擢參於
宰府閫外無事頗見於匪躬天 安允 於注意
遂正斗樞之號遄升邦鉉之名固宜屬以正方絕於
羣下而乃親聯交構私謁彰聞逮有司之訊詞合杜

門而待罪及行箴斷仍失重輕致公議之弗容在人
言之莫遏尚矜舊德兼覽奏 函聽避位於台司俾
均勞於藩服委東平之安輯使樂土之康嘉於戲罷
免之科盖拘於典制進退之禮用正於臣隣勉服寛
條弗忘成績
籍自皇祐三年十月拜相是年閏七月罷入相
僅二年初齊人皇甫淵獲賊於法當賞錢淵上書
請易官乃賂道士趙清貺及堂吏而清貺籍甥
也紿爲白籍既而淵數詣待漏院自陳籍乃勒
歸齊州有小吏告清貺等受賂事籍即捕下開

封府而清貺及堂吏皆以贓配南方清貺未至
配所死上以籍陰諷開封府杖殺清貺以滅口
然謂籍陰諷開封府失實也（拜罷錄） 嘉祐五年前
宰相觀文殿大學士戶部侍郎龐籍爲太子太
保致仕籍自定州召還既入見詣中書白執政
求致仕執政曰公康寧如是且上注意方厚奈
何欲去之堅也籍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猒棄
然後去斯不得已耳豈止足之謂哉遂歸臥於
家前後凡七上表其劄子 許之仍詔
籍出入如二府儀𦁤八年籍卒謚莊敏籍曉律

令長於吏事治民有惠愛嚴 及爲相爲言
者所詆聲望减於治郡時
同日陳執中進昭文相（再入相自集慶軍節 使判大名府授行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
制曰置相之重資燮正於辰階俗補之先在緝熙於
王道用人嘉於求舊注意厚於既安爰稽考謹之文
茲得老成之望使綦舊服入冠冢司允穆僉言式敷
大號（具官陳執中） 神機峻茂道致閎深蔚生梁棟之材紹
迪前人之哲奮由貞道厲王臣之匪躬倡發忠謀出
入倫之先覺名惟時重才則汝賢比總治於藩條旋

叅司於樞筦服勞匪懈宣哲居多間亦分東夏之符
書委西州之節度出處一致望實兼優圖前後已試
之功因内外具瞻之美迺擢叅於宰路遄升冠於台
司協比庶工將明衆職調羮鼎而既久宰社肉以惟
均底於治平繄乃寅亮罄啓沃於機政比控叙於奏
函自右輔之偃休實朝家之瞻賴薦委北門之重且
邇大河之防綏緝有勞眷睠　厚考茀績而惟茂質
枚卜而僉同爰擇剛辰再付　天卿之舊秩衍
并牧之真封舉洽至恩益昭　庶　我成萬
樞秉至公以宰朝抑惟其　輔朕尚克有終
藎竭乃心同底於道

執中自慶曆五年四月拜相皇祐元年八月罷
爲兵部尚書知陳州又之爲集慶軍節度使同
平章事判大名府是年閏七月再入相
同日梁適拜集賢相自給事中叅知政事授禮部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制曰取法台文宗建　上以正三光之序下以暢
萬物之　人居　注意之重用乂厥辟濟乘
拱　之　傑才疇名嚴望叅圖巳試之效昭
示爰立之　夬揚休命具官梁適風鑒明亮器
采方嚴學　九流　通於衆志臨機敏斷縕

干莫之雄辭任重儲才　便楠之厚幹肯於世德翼
我朝猷歸升禁職之崇仍護強藩之要齊師以肅撫
戎惟和還合虎符延登武帳訪猷爲而宏遠嘉策識
之周通擢寘機庭實本兵柄遄叅宰路附翼政綱敎
然體國之誠宜於兩府卓爾端朝之表絳厥庶工乃
眷宸階久虛鼎席宜疇衆績叅詢師言進春官之貳
卿正西垣之次相益加紫號仍馭貴階陪勅朕躬用
治于朱於戲昔武丁以若金作礪命於其臣傅說以
如不從繩詔於厥后予違汝弼可不勉哉
至和元年甲午六年三月改元

三月巳巳王貽永罷樞密使授依前檢校太師行尚書右僕射兼侍中　彰德軍節度使
制曰朝之眂祿所以寵賢能士之保名莫知勵風節
乃眷耆明之德久勞宥密之機既狥素懷式孚顯命
具官王貽永志懷明邵識鑒冲深眷逮事於先朝待尚榮
於舊館用綏侯宥賢之譽薦紹於世功以安世老臣
之風進與於機事周旋一紀密勿萬微比淊夙夜之
勞偶爽晦明之豫繼有封奏達于聽聞以高年累
於丕務益升右揆之重仍兼常伯之榮置使靈宮庶
優舊德於戲知進退之分其爲君子之能篤始終之

恩以率天下之厚往綏遐福尚佇嘉謀
貽永自康定元年三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九月
除樞密副使慶曆五年除樞密使是年三月罷
在樞府十四年初封遂國公進封鄧國公先是
皇祐中嘗以疾求退自言寵過盛願罷樞密使
侍中還第仁宗冀其愈也乃罷侍中而願使如
故疾稍間入見命其子道卿掖登延拱殿仍賜
五日一朝遇鞠起居許休於殿側至是復以疾
求解遂罷為景靈宮使加右僕射兼侍中仍詔
特依宗室例歲賜在京公使錢五千緡貽永清
謹寡言頗通書本朝外姻未有輔政者貽永在
樞密僅十五年常遠權利歸第則杜門謝賓客
人服其謙靜
同日孫沔罷樞密副使（資政殿學士知杭州）
制曰休機筦之勤既遂於賢者參宸宇之秘宜求於
傑才矧惟沖約之懷　明退遜之節允嘉詢古申集
寵光具官孫沔性直公忠　深宏遠發揚贊翊見之英猷
踐履既通休有功業自昔諫諍之任澶帥之歸邢
而行所至皆治龍荒假授瑞節徂征逮舍爵策勳之
辰圖渾籌決勝之効登貳樞柄內本國兵　處機

精明持論堅正冠以今古言在乂從方倚老成益隆
寄任廼上章屢請引疾為辭至於再三斯見誠慈爰
均勞逸俾釋煩劬務內閣之嚴延名述古而開館先
朝建職以待俊髦優加儒學之名式壯藩垣之鎮控
帶吳會密邇鄉枌匪直莊朱之榮實兼方召之事東
南奠重咨爾欽哉
沔自皇祐五年五月除樞密副使至是年三月
罷在樞府不及一年會張貴妃薨追冊為皇后
諡恭德妃小忌用宰相護葬沔極陳其不可頃
之求罷職故有是命（拜罷）

同日王德用樞密使（自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兼群牧制置使判鄭州冀國公授依前官充樞密使河陽）
田況樞密副使（自三司使禮部侍郎）
德用樞密使制曰內樞之地上範於斗宮前箸之籌
參寄於人傑以經常武之事是號本兵之司國冠厥
名疇總于務乃眷元侯之長早崇右府之聯爰擇剛
辰復還舊物具官王德用志懷果烈風槩沉雄通於奇正
之謀居然間傑之氣春秋說禮縕義府以惟深甲令
書忠載世家而有舊比膺推轂薦歷干城先士乘以
臨戎長萬夫而觀政德刑具舉威惠參施能名播於

外夷沉機隱於敵國咨卿俊望擢典繁機翼濟事功
廸宣忠力孚乃誠而匪懈研諸慮以惟微旋均基宥
之勞亟樹蕃宣之治蹈險夷而一致服忠孝而兩全
簡在朕心治於朝論是用升鳳池之寵秩聯虎節之
榮章倚殿轄邦用陪京邑屬右樞之闕職咨羣岳以
擇材僉曰汝賢宜弼予治蓋天下二老出以居方伯
之尊寰內諸侯入則處公卿之任抑惟曩制舉是隆
名用起壯猷使纂舊服仍峻雲臺之號兼增井牧之
封式厚者英有加名數於戲樞機發令制戎事以惟
艱樽俎折衝經人謀而匪易往踐乃位益思其忠

況樞密副使制曰天王三階中躔紫極之轄國事二
柄右列瀉樞之司維君臣之謨明有夙夜之基命朕
嘗發進時傑賛襄大猷以遵萬微之中以合九德之
會惟至公之進易聲聽之歸具官田況器識宏深業履端
厚明達國家表裏之體學貫天人精祲之交而白應
實冊於大廷儀俊遊於清路西垣誥命之粹內閣論
思之勤擁帥節於邊而天聲振於殊俗莞財柄於內
而國用豐於歷年茲肅倚爾忠力之良置諸宥弼之
地熙我大業丕之無窮噫本天下之兵莫重安危之
寄在帝右之陟有君臣隣之榮蓋德懋者寵所隆任

大者責亦至勉思盡瘁未克承休

初皇祐四年太子太師致仕王德用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時將相姓王者數人而閭閻婦女小兒皆號德用黑王相公德用雖致仕乾元節上壽預班庭中契丹使語譯者曰黑王相公乃復起耶帝聞之遂更付以方鎭是年除樞密使兒字元均信都人舉進士又舉賢良方正

七月丁卯程戡參知政事自端明殿學士給事中知益州除

制曰朕承事祖宗大業思底於治若夫與籌天下之
事則唯予一二股肱之臣令朕所以圖任者非賢俊
之才未易茲擇具官程戡識略幾深器質端厚擢儀禁路
嘉猷稔於辰告總寄邇瑣王靈馳於陸楫向陛秩殿
之侍薦煩井絡之行而城壘繕完區宇綏靖方念勤
於遠撫宜召參於中弼茲自朕意孚於羣倫噫國家
治亂之繫重臣子安危之分難爾其務力一心永孚
休命

戡字勝之許州陽翟人

戊辰梁適罷相依前官禮部侍郎知鄭州

制曰親機政之煩均屛翰之逸左右脩補素嘉爾之

久勞內外肆勤在脊晚之一體爰孚廷號用告朝倫與官梁邃咼致爽通性禁閑爽入我發英之選參於案從之華召自北門侍於邇闈預贊書於明命備進謨於丘墳茄謨納於論思敏用彰於强濟繇圖制閫之效擢二本兵之司職典樞機地親帷幄亟參聞於正道道數變於展階出入五年周旋二府苟思比作參與重仍嘖有煩言達於予聽曾淑聲之莫建在清議之弗平屢上封章求還印綬朕思全進退之體務崇始卒之恩參錄舊勤尚仍前秩以春官亞旅之重泣冀圖右壤之雄臨長鄭人班錄漢留於戲台宰之職任

國綱維寰輔之邢陪京襟帶徃服茲命尚體至恩

適以皇祐五年閏七月拜相是年七月罷入相僅一年殿中侍御史裹行吳中復上殿彈宰相梁適姦邪上曰朕每進用大臣未嘗不采公議所歸顧知人亦未易耳先是殿中侍御史馬遵等彈適姦邪貪黷任情狗私且弗戢子弟不宜久居重位中丞孫抃言適爲宰相上不能持平權衡下不能訓篤子弟遂罷適以禮部侍郎知鄭州

八月丙午劉沆拜相自參知政事依前工部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制曰朕寅奉丕圖思臻至治總萬機而日謹舉盛典以文修期與輔臣底寧繇寓其右翼宣王度裁成物宜變陰陽之和處丞弼之任式資茂宰兼于大鈞矧茲選才久嘗著効爰登中鉉敷告外廷具官劉沆雅性內融敏識先覺以中約而率禮不夷險以易心文成國華學臻道奧樂名教以爲己任聲 以翊帝謨適者擢自書林更於右史亟升西掖出 換圭符償倚力屬中邦之擇尹正內閣以參華歲周風猷闈著式闡寅亮用贊謨明俾任股肱之良參斷邦國之務且踐斯層嘉猷誕彰進聯右輔之崇允

協庶邦之望兼崇書殿仍峻貴階增勳級與褒功益爰田及真食於戲替萬樞之重允賴於忠純底寧上之和必資於英傑當中茂略以懷遠圖

初宰臣劉沆建言中書不用例而議者皆以爲非便左司諫賈黯奏罷之詔中書公事自今並用祖宗故事施行繼二年六月除兵部侍郎監修國史

至和二年乙未

六月戊戌陳執中罷相授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鎮海軍節度使知亳州

制曰代天之任入則宣寅亮之謨分陝以居出則膺

蕃翰之寄矧予宿艾久冠臣隣宜均休逸之恩用昭
進退之遇具官陳執中夙猷端粹材識敏明蚤事先朝寔
開忠藎之路屬於下武歷吏機近之繁彌綸之效冏
多直清之望無玷向自上還王節再陟冢司畫一之
規動遵于憲難進之槩居亮其素懷矧兹年德之
高閎勞機軸之任宜授符於齋閫乃均寵於宰衡近
委价藩墻陪邑賦於戚君臣之分 當狗於至公中
外迭居寔同歸於大任推乃 於壽祺往哉汝
諧思對朕命
執中自皇祐五年拜相至是年六月罷再入相

僅二年初翰林學士呂 疏論宰相陳執中
外雖強項內實姦邪朝廷
春不請練除改故事多至差錯乎居不接士人
陽上祝之 入卧內干預政事上遷其疏
初為御史斷 家居待罪不敢出未幾復入
中書 殿中侍御史趙抃劾之御史中丞孫
抃與其屬言執中少不讀 且壯不稽古及其浸
老遂瞻而荒事之 端顛倒七八物議以為不
可更當大任翰林學士歐陽脩奏疏執中為相
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

愛狹情改除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
路孫抃等既入對極言執中過惡請罷之又交
章論列抃最後乞解憲職以避執中朋黨中傷
之禍於是得請始御史因執中殺婢事欲擊去
之而諫官初無論列者御史并以為言而趙抃
攻范鎮尤力臺官皆恥之鎮累乞奏與御史辨
鎮由是與趙抃有隙執中遂罷為鎮海節
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續陳執中當國時河決
商胡賈昌朝留守北京欲開橫壠故道三司使
陳執中主橫壠之議其後行之而敗河北被害
者凡數千里臺諫論執中過惡而執中遷延尚
玷宰府翰林學士歐陽脩上疏曰陛下用相非
其人以天下之事委之一不學無識諂邪
愎之執中而甘心焉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
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為聖德之累未幾
執中罷執中初罷相除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
事判亳州還上節鉞改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
封英國公後改司徒岐國公致仕嘉祐四年司
徒致仕陳執中卒年七十贈太師兼侍中執中
在中書八年人莫敢干以私四方問遺無及門

者議曰恭禮官韓維議其諡曰榮崇判太常寺
孫抃等議曰執中任先朝時為小官以大本未
立獨先羣論 章聖覽疏稱歎擢置諫列今上
聽政之始待以卿輔其制則曰一言為萬世之
福直道貫三代而行又曰納忠先帝有功朕躬
自進步宰相兼將鉞其勁正方重有大臣之風
執中常以公自處少私干人請易名為恭昭詔
曰恭 篆其墓碑曰褒忠
同日文彥博富弼並相 彥博自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知永興軍授禮部尚書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兼譯經潤文使入相弼自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傅判并州授戶部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彥博拜昭文相制曰朕若稽古訓考謹柄臣萬機百
揆之微九功三德之事興朕之歎疇能奮庸若予黃
髮之英嘗居鼎弼之任誠貫金石功書旂常還來柏
予寔允公議 具官文彥博 大中至正明識敏材學究九流
之微身兼數器之用自參華於近侍即陛貸於機庭
出撫輸垣惟國方召入冠 而將斐龍丹浡帝賚
金玉王度威賞惟敘紀律授 間均逸於師垣居納
忠於王室柱石之望雖外 良匪賢而曷寄宜還
齋鉞入正家司仍更 益轅田之賦用昭體貌以佇
賢庸於戲 仲父爾當體於仰成往舒勵翼
之誠以儧倚 之重遂底嘉績豈不美歟
弼拜集賢相制曰朕歷選賢 亮成天功必得非常
之材以輔有為之主矧予思治之際敢忘注意之求
上以揚祖宗之休下以副士民之望若時老彥宜正
鈞衡 具官富弼 淵閎敏明忠亮方正學貫文武識通天人
蚤參清問之求絕出諸臣之右薦揚近序協贊治廷
心勞王家已任大事間分符於外屏居閒問於中朝
金石之誠不移於炎涼秋陽之惠實濟於疲瘵宜力
四方蹈道一節天下寔聞於風采朝家實賴於咸明

是用斷自朕心召升宰席增陪食邑褒錫勳名用圖
賢勞以贊大治於戲三階之任非爾又無以奮庸萬
事之微非幾深無以成務勉惟皇極之訓以佇王功
之成遂登不平無忝休命
彥博自慶曆八年正月拜相至皇祐三年十月
罷是年六月再召入相彥博與弼並命是日宣
制帝遣小黃門數輩於庭覘士大夫相慶得人後
數日翰林學士歐陽脩奏事殿上帝具以語脩
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朕用二相人
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哉脩頓首拜賀纔上新

相文彥博富弼意甚肯曰得謂龐籍曰朕用二相
何如籍曰二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之甚副天
下望上曰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如富弼
萬口一辭皆曰賢相也籍曰文彥博臣與之同
在中書詳知其所爲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
彌況前者被謗而出今當愈畏謹矣富弼頃以
樞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之爲怨
故交口譽之冀其進用而已亦有所利焉若富
弼以陛下之爵祿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
若一以公議槩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爲謗矣

陛下所宜深察也且陛下既知二人之賢而用
之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
若以一人之言進之又以一人之言疑之臣恐
太平之功未易卒致也上曰卿言是也上同翰林
學士歐陽脩請自今兩制兩省以上非因公事
不得與執政相見及不許與臺諫官往還詔如
有公事許就白於中書樞密院又詔凡宰相召
自外者令百官班迎之自內拜者聽行上事儀
知諫院范鎮言自陛下用文彥博富弼爲宰相
中外皆謂得人然近日有詔兩制臣僚不得詣

宰相居第百官不得聞見宰相是不推之以誠
不任之以權　虛禮待之也伏乞罷百官
郊迎而令兩制　就第聞見執政以訪
天下之事以進陛下之　御史　之術兩
得之矣初慶曆三年詔　假休不許私
第接見賓客從知諫院蔡襄之　議者以爲
唐元和用兵時裴度爲相　見曰
方延豪俊以廣朝慮今一切禁絕賓客非
所宜也至是侍御史梁蒨言近制兩府大臣遇
休日　一見賓客非所以廣朝廷聰明也

其開禁使　故從之初御史唐介奏彈文
彥博唐介被貶而彥博亦罷相至是殿中侍御
史吳中復乞召唐介還朝宰臣文彥博因言介
頃爲御史言臣事多中臣病其閒雖有風聞之
語然當時責之太深請如中復所奏遂自江南
東路轉運使召爲戶部員外郎初除富弼監脩
國史工部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劉沆正
遷兵部侍郎乃處弼下論者以爲咸平四年故
事呂蒙正領昭文館大學士李沆監脩國史向
敏中集賢殿大學士今所除非故事由學士承

旨楊察之誤章貼麻攺沉監脩國史而蔣爲集
賢殿大學士編并長
嘉祐元年 丙申至和三年九月攺元
閏三月癸未王堯臣叅知政事 自樞密副使給事中遷戶部侍郎除
程戡樞密副使 自給事中叅知政事遷戶部侍郎除
堯臣叅知政事制曰中階之燮元佗爲樞之幹萬機
雖股肱之勢 然帷幄之體 圖從親暱易近司 具官
王堯臣 藝文醇深器識 賢級之冠遂服禁途
之游訓辭旣於帝謨心計羨於邦賦望久而愈美德
卲而益冲 延 容之庭居重安危之倚而廟筭多

勝邊烽靡驚比進秩於地官尚同寅於宰路兄智略
可以斷國論經術可以緯皇猷往圖厥庸以底於治
戡樞密副使制曰朕承祖宗丕命託兆人之上而求
惟賢器之難建文武之機而必昇同德之輔蓋治美
則君道尊任隆則賢業著今雖更職而處莫匪授能
之公 具官程戡 秉德恍明執心夷雅中則儀羣觀之望出
則矜翰垣之風寘聞嘉猷寖移王體自與眦於大政
維末肩於一誠適緣近黨之嫌頓匪邇謀之便雖忠
力協相以濟遡懇言綴載以陳是用易領樞密之司
加進地官之秩意君臣之知朕靡有間廟堂之論爾

亦不私毋廢納忠之勤有嘉慮微之識欽服徽命往
經永圖
堯臣自樞密副使除叅知政事戡自叅知政事
除樞密副使以戡與宰臣文彥博爲姻家故也
堯臣自至和元年七月除樞密副使是年閏三
月除叅知政事在政府凡七年八月卒仁宗嘗
欲以堯臣爲樞密使當制學士胡宿固抑之乃
進吏部侍郎未幾卒上幸其第臨奠輟視朝贈
尚書左僕射謚文安 拜罷錄 堯臣將終有遺表勸
仁宗以蚤擇宗室之賢者爲皇嗣元豐三年堯

臣子水部員外郎同老上言至和三年仁宗不
豫內外寒心者累月先臣叅預朝政宰相文彥
博富弼等數於上前陳宗社大計國家根本天啟
先臣之心知英宗皇帝少嘗養育宮中遂與彥
博弼等於仁宗前忠心爲國不顧忌諱求立爲
嗣盡忠納說反覆數四未許間又與同列各求
罷免避位以冀開納仁宗感悟遂許立英宗爲
嗣神宗以問彥博與同老合神宗嘉之乃加贈
堯臣太師攺謚曰文忠以同老爲秘閣脩理 事略
八月癸亥狄青罷樞密使 授依前檢校太尉同平章事護國軍節度使判陳州

制曰股肱之良是惟同體中外之寄蓋以均勞非有大勳曷膺是數具官狄青忠純異禀英銳挺生奮武力以絕倫蓋沉毅而過衆卿以夏延叛渙海嶠繹騷既成盪寇之勞亟舉懋功之賞自參兵柄旋總機庭爲更華籥之所居總勝筭之助是用聯輝衮路殿守藩垟併加食采之田別賜表功之號於戲御侮者元戎之任論道者三公之司并而授之崇且至矣勉推忠[illegible]永享崇高

青自皇祐四年六月除樞密副使五年五月除樞密使至是年八月罷在樞府凡四年青以軍功起行伍居大位而士卒多屬目青頗有自得色樞密副使王堯臣與青亞曰古將帥起微賤而富貴不能保首領者可以爲鑒戒青稍沮喪青奮自軍伍多戰功軍中服其威名在西府四年京城小民聞青驟貴相與推說諷詠其材武青每出入輒聚觀之至壅路不得行上自正月不豫青益爲都人所指目諸軍訛言籍籍又青家犬生角數有光怪翰林學士歐陽脩言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不便鮮不爲身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及京師大水青避水徙家於相國寺行坐殿上都下喧然執政聞之始懼以熟狀出青判陳州嘉祐二年陳州言護國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狄青卒年五十贈中書令謚武襄青爲人謹密寡言其計慮必審中機會而後發師行先正部伍明賞罰與士同寒饑勞苦敵猝犯之無一士敢後先者故其出常有功喜推其功以與將佐始與孫沔破賊謀一出青賊已平經制餘事悉以委沔退然如不用意者沔始服其勇既又服其爲人自以爲弗及也尹洙以兵死青悉力賙其家事長編

神宗熙寧元年五月遣入內押班張若水賫中牢祭故護國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狄青上親自爲文先是青子閤門使諮奏事延和殿上問諮卿父青征南嘗有遺書存乎宜悉以聞諮上平蠻記及歸仁鋪戰陣二圖上以青出身行伍而名深沉有智略用於急難則有成功能以畏謹保全始終慨然思之取青畫像入觀禁中因即青家致祭其文乃御史中丞滕甫代作也同上

同日韓琦樞密使自三司使遷授行工部尚書除少

制曰惟幾成務聖人所以體至神以爵舉賢羣士所

以濟大業矧夫樞筦之任均於廊廟之謀必詢僉言
審用材傑爰揚顯號以示至公某官王德用器識精深機神
爽邁帝孫俊造之選擢升高妙之科列於爭臣寔諸
禁掖不汲汲於榮寵能謇謇於誠心竊以危人弗顧
西鄙謀帥往護諸將以寧一方入經帷幄之猷出領
翰垣之寄歲月浩易事勞居多宜輟司於計文乃來
尊於密命俾以寵秩崇以褒功加地從封並隆茲數
於戲萬機論政實關朝夕之咨右府本兵稍重安危
之計毗予治者維爾力之

初琦以爭永洛城事朝廷卒城永洛故罷琦以

館伴錄 卷之五 卷之二

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徙鄆鎮定三州琦脩明軍
政教習士卒由是定兵冠河朔遷禮部侍郎觀
文殿學士拜武康軍節度使知相州入為工部
尚書三司使除樞密使

十一月辛巳王德用罷樞密使授依前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充景靈宮使
忠武軍節度使

制曰事君之節在宣力以盡誠任賢之宜必均勞而
從欲其有久參密議固辭劇權錫以徽章遂其美志
某官王德用名聞殊域望重本朝襲世德之善禀賦成略
之義勇踐揚臣屏左右神樞頃嘗解組而辭榮亦以

安車而佚老適茲圖任入替機微復移疾以抗章願
避煩而上印游加敦諭確執撝冲重念耆英實勞國
事宜更近鎮顧治寬宮併茲多邑之封仍賜褒功之
號於戲進退合禮蓋得君子之宜安靜延年茲極仁
者之樂故茲寵渥宜爾壽臧

德用自至和元年四月除樞密使是年十一月
罷再入樞府踰二年初封祁國公後封冀國公
徙封魯國公時仁宗以富弼為宰相是歲契丹
使者來德用與之射使者曰天子以公典樞密
而用富公為相得人矣仁宗聞之賜德用弓

館伴錄 卷之五

矢五十初德用以太子太師致仕復起為河陽
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遂召拜樞密使
是年復請老為景靈宮使徙忠武節度使事畧

同日賈昌朝樞密使自宗判東京留守使檢校太師兼侍中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
同平章公依前官充樞密使觀察使

制曰秉執政之司者惟圖於舊德兼本兵之任者惟
濟於嘉謀乃旌素勞肅告羣位某官賈昌朝學適今古識
際天人以道化輔邦常以經術為己任階符之煥嘗
正台司宮鑰之嚴久煩留事嚮前者之虛席宜介圭
之奉朝改鎮襄陽兼榮常伯褒功減戶式示嘉休於

戲王事至微自運神樞之化兵家尚密宜深禁幄之
思益懋遠猷當服徽寵
翰林學士歐陽脩言呂朝宗性回邪執心傾險
頗知經術能緣飾姦言善為陰謀以陷害良士
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為其用前在政府累害善
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畏恐已願速罷呂朝還
共舊任則天下幸甚
十二月壬子劉沆罷相行工部尚書充觀文殿大學士知應天府
制曰釐一節以事君中外之任無間處大臣而有寵
進退之禮必優朕于輔弼之良方賴股肱之寄屢形

懇避屢敦懇之弗移宜峻寵章示眷懷之特某具劉沆
質性剛鯁資材敏明蚤以藝文 策偶利器果是則
有聲京邑之雄巖巖具瞻遂參廊廟之用乃眷舊勞
爰正台司執毀譽不回之心篤於自信勤夙夜匪懈
之志久而益勞顧方厚於倚毗何遽思於退讓燕見
之際有言而必誠封章之來雖郤而必至察其所守
蓋亦亶達惟茲秋 之嚴眷乃留都之重既增美秩
仍益真封寵我邇臣斯為異數雖如爾志尚簡字褒
於戲秉國之鈞居則坐而論道為時舊老往則殿於
大邦是惟出處之深勉服便蕃之命

沆自至和元年八月拜相至是年十二月罷入
相凡三年御史趙抃范師道以嘗論列陳執中
與范鎮議不同不肯就職劉沆以抃師道嘗攻
其短陰上書出之抃師道既出御史中丞張昪
言天子耳目之官進退用舍必出陛下柰何以
宰相怒斥之願明曲直以正名分又請與其屬
俱出沆亦力詆臺官朋黨昪等益論辨不已凡
上十七章沆知不勝乃請以本官兼一學士守
南京故有是命時詔沆過大朝會綴中書班出
入視其儀物然先是沆與陳執中同肯追冊貴

卻三日辛卯

妃張氏為溫成后沆為宰相專與內臣典護喪
葬御史中丞韓絳數斥其短沆在中書稍用舊制
歲滿御史趙抃范師道並出補外官絳併罷 五年
觀文殿大學士刑部尚書劉沆卒贈左僕射兼
侍中帝篆其墓碑曰思賢沆性豪率少儀矩然
任數善刺取權近過失陰持之故雖以高科任
其進用多由此識者乃謂緣結附宰相馬繼
元豐三年王堯臣之子同老上書言其父當
仁宗不豫之時嘗與沆文彥博富弼定議乞立
皇子神宗以訪彥博彥博具奏所以乃贈沆太

師兖國公謚文安
同日曾公亮參知政事（自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遷給事中除）
公亮字明仲泉州晉江人
嘉祐三年戊戌
六月丙午文彦博罷相（授檢校太師同平章事充河陽三城節度使判河南府兼西京留守）
制曰四輔居中用緝熈於邦采二伯治外亦藩屏於
王家雖易地而冡殊在燮邦而迭重眷言茂宰求解
家司有嘉靖退之風特舉褒優之典兼徽台鉞誕告
臣工（具官文彦博）格量冲深體用安重資疏通之明識緼

強濟之敏猷卓爾偉才本克生於王國居然奇璞
兆器於聖朝挍自特髦經我世務歷樹風於方面亟
問政於宰司屬以盜發其陵氛生剟壘義能宵奮師
以凱還名繫民瞻功惟朕念爰立作相遂正三階之
文用乂於朝乃總萬樞之務迨分垣翰遄授旄旃闢
幕府於長安委節制於全雍眷求奇弼圖任茂勲式
序上司復光舊務居百度將明之重比歷縦凉在三
事弼諧之先猶彰夙夜方篤仰承之眷遽陳謝去之
章諭言已勤誠意顧固與化致治雖資秉哲之良均
逸優藩亦廣養恩之義姑從所欲仍示寵章崇以夙
池輔之虎節析孟津之芳瑞委宅中之符書加衍主
田申衆功號兼崇疇庸之數誕昭褒賞之文於戲出
處之方並揚於休命進止之度有美於庶言往惟欽
哉無忘夾輔
彦博自至和二年六月拜相至是年六月罷再
入相凡三年鹽鐵副使郭申錫受詔行河北轉
運使李參遣小史齎河圖屬宰相文彦博御史
張伯玉亦奏參朋邪結託有狀以事連宰相乃
詔推劾而皆不實申錫伯玉攻彦博雖不勝彦
博亦不自安數求退遂罷爲河陽三城節度使

同平章事判河南府長編
同日富弼拜昭文相（自集賢相授禮部侍郎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使）
韓琦拜集賢相（自樞密使工部尚書授依前官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弼拜昭文相制曰中樞治本栽教化之宜上相台元
長官師之任用緝熈於百度資燮正於三階乃眷右
垣時惟哲匠委政事而已試考名實以相符誕揚大
廷付昇魁柄（具官富弼）任重道遠性正德全閎敏推於上
才博洽通於衆志撓之不濁傠量表於彌冲簡而易
從廓莘彰乎可大首膺魁壘之舉歷踐禁嚴之峯

謂發於爾躬啟沃盈於朕聽綏卿樞省出殿藩方名
聲聳於遠夷風采繫於諸夏遂膺枚卜實契具瞻朝
有偉人物無異論持重守正參濟以和告猷納忠一
本於治體以家卿謝政首鼓傅能諏俊乂之大臣疇
君子秉冠丞疑之上席僉曰汝賢是用升自政塗處
以師尹仍進秩宗之重復兼史觀之名衍以優封昭
茲異數用旌茂績允務師言於戲播化鈞而理陰陽
操國柄而撫辰象惟無心故能感物惟虛已所以受
人格於太和繫我貞宰往踐乃位求孚於休
琦拜集賢相制曰亮成天功實繫於宰職緝熙王道

允寄於賢材矧久服於機庭且周知於治體俾正中
階之象用膺爰相之求既考師言復涓剛日式揚孚
號誕告庶工具官韓琦志度純深才識高妙行足厚於風
俗言必合於典常立於本朝毅然懷體國之色訪以
大畧直哉有匪躬之風曩者擁俗擾邊勤兵宿野始
使指蹤之略遂升基命之階間從書殿之華就寵師
之拜持中山之帥節臨大鹵之盛秋寂無邊虞深
得居重召言還國申命極樞總是繁機俄茲舊物誤
而鮮過度不及私備竭猷爲釐宣忠力文武參議聞
亮節之卓然台宰對司任至公之允若是用參□爾

策付以機衡仍登書殿之名史□□由之賦於戲寅
亮天地之化調序陰陽之和衡不□心以平而爲體
察爾有道以虛而爲宗懋宣乃猷底於治
同日賈昌朝罷樞密使授□尚書右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充景靈宮使鎮安軍節度使
制曰崇器大名必歸俊乂之德綏亦機劇任重累元老
之賢特推進律之恩俾解持樞之任仍伸舊典用舉
殊章消乃剛眘告於列位具官昌朝道志明遠德範沖
深耐爲儒宗達於治道隤然公輔之量厚表大成卓
爾廊廟之材蚤彰厚質自膺枚卜遂正阿衡盛業著

於規隨嘉話盈於啟沃屢辭兜柄之重再司留籥之
嚴撫全魏之都幾領北方之節度左右修輔抑惟舊
學之臣內外更踐實著老成之望仍屢辭於尊秩且
表抑於謙風節者渴見儀刑召還樞宥爾聲同寅之
節逾昭秉義之忠惟機務之煩然且神明之勞止本
兵經武雖深頼於老成均逸代勞姑寵綏於碩德
言稽舊物申舉前恩兼東閣鼎伯之名正文昌右相之
重陪我京室書社淮陽仍總治於靈宮益衍封於采
地用優俊老式示寵章於戲舉務幾微有嘉於匪懈
上卿進退實美於無猜惟我師臣往體朕命

昌朝自嘉祐元年十一月除樞密使是年六月罷再入樞府踰一年文彥博始求退諫官陳旭等恐昌朝代之乃疏昌朝交通女謁建大第別爲客位以待宦官昌朝由此罷初温成皇后乳母賈氏宮中謂之賈婆婆昌朝以姑事之諫官劾昌朝交通女謁指賈氏也

同日宋庠樞相自觀文殿大學士授依前行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兼群牧制置使充

田況樞密使自樞密副使禮部侍郎檢校太傅充

張昇樞密副使自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除

庠拜樞相制曰仰法斗宮崇建樞省爰爲微而置使必取傑才聯三階以爲司用儁偉老揖惟舊物申告治廷具官宋庠博洽藝文休有道德方重而不倚直清而無徒衮璧方琮追琢成於秘寶黃鍾大呂考擊見於正聲往在朕初得之首舉典策光於施命鑾閣練其舊章啟沃善言進必依於義理東儕雅行靜有補於風華當升號於幾庭還正名於中鉉性資愼重周温樹而不言志在將明恥衮職之有闕謀猷日告靜退可嘉屢薄歲深素屬彌邵屬以內樞闕職前箸借籌圖舊是先選衆攸舉登我碩德議兹煩機論道本兵在二司而均重秉文經武亦一德之參圖佇可台宰之名仍衍土田之賦崇兹尊職昭厥殊章於戲戎事惟艱人謀匪易言之先見蓋謐於幾深擬如後言以成其變化然我舊德豈煩訓辭往體朕懷以全聖道

昇字杲卿韓城人仁宗嘉其忠直拜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時宰弼爲相歐陽脩爲翰林學士士大夫以爲得人是年拜樞密副使

嘉祐四年己亥

五月丙辰田況罷樞密使自禮部侍郎罷爲尚書右丞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宮事

況自至和元年正月除樞密副使嘉祐三年六月充樞密使是年五月罷在樞府凡六年況多病十上章求去位故有是命故事樞密使出入皆降麻自皇祐五年高若訥罷止舍人院降制令後失之八年太子少傅致仕田況卒贈太子太保謚宣簡況寬厚明敏有文武材與人若無不可至其有所守人亦不能移也其論天下事甚力至儕樞密院於中書以一政本日輪兩制館閣一員於便殿備顧問以錫慶院廣太學與鎮戎軍原渭等州營田汰諸路宣毅廣捷等冗軍策元昊勢屈納款必令盡還延州侵地無過

許歲幣其論甚偉然不盡行也（長編）

嘉祐五年（庚子）

四月癸未程戡罷樞密副使（自禮部侍郎罷為吏部侍郎觀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羣牧制置使）

戡自至和元年七月除參知政事三年閏三月除樞密副使是年四月罷執政凡六年戡數與宋庠爭議諫官御史兩非之遂有是命未幾拜宣徽南院知延州

同日孫抃樞密副使（自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學士禮部侍郎除）

抃字夢得眉州眉山人中進士甲第抃久居侍從泊如也人稱其長者及程戡罷宰臣進擬闕以三司使御史中丞知開封府一人補其員上曰朕欲用舊人即以命抃（事畧）

十一月辛丑宋庠罷樞密使（自檢校太尉行兵部尚書同平章事兼羣牧制置使莒國公罷為河陽三城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鄭州）

制曰古者謀帥必本乎詩書雅言憲邦寔繫於文武眷茲俊老久典煩機比陳控避之章宜舉閔勞之典有嘉舊德登正中階宜陞節度之榮仍寵台司之重誕揚孚號頒告治朝（具官宋庠）爲時者英秉德純粹通乎道術之蘊濟以文釆之華歸自樞庭之嚴入正巖廊之任輔相厥辟協贊財成之宜假休於藩得大雅進止之度頃從列屏召置首樞恪惟幄之籌賴樽俎之寔直清行已粹容存誠溫樹不言奏章隨削參萬機之務均三品之吏夙夜惟寅耆艾　久出　虢畏之性比形抱稹之言表解洪樞請行　輟從前鎬寵以命圭崇移建於盟津便均　於　予之試蓋能於元猷台鉉之崇用褒於哲輔　眞食加田茲示使藩以疇密勿於戚左右　於內外屏毗義則均於一體往服朕命　王家

庠自嘉祐三年六月拜樞密使是年十一月罷再入樞府凡二年庠在樞府與副使程戡不協戡罷而殿中呂誨等論庠老疾　加外寛內忌且交結內臣陰求助援徇私罔公章凡四上詔從優禮罷之

同日曾公亮樞密使（自參知政事檢校太傅依前禮部侍郎充）

張昪孫抃並參知政事（昪自樞密使右諫議大夫除抃自禮部侍郎樞密副使除）

歐陽脩陳旭趙槩並樞密副使（脩自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禮部侍郎知制誥史館修撰除旭自樞密直學士諫議大夫除槩自御史中丞遷禮部侍郎除）

公亮樞密使制曰經遠慮微必謹制兵之術折衝厭難亦資盡策之臣是憲樞蹤聿崇使號蓋政蔵之攸

寄匪者哲而莫居適得其人誕敷厥命具官某公亮風猷
碩茂志慮深純學多貫於前言性傾脩於中道有方
重之德可以枇躁而鎮浮有明達之材可以造幾而
成務嘗講勸於左右亦召至於禁嚴傅我訓言代予
詞命問請臨於寰輔遂擢典於京司咸有治功遂開
政本通明練於百物參和穆於羣言貳公之司久陪
於論道內密之任宜正於筦樞仍加傅道之名更益
陪敦之數崇階敗貴真食衍封並視寵章式旌殊禮
於戲典機之任莫謹乎微擘析之言蓋取於豫勿謂
承平之久益思禦備之深祇服斯言往踐厥位

脩字永叔吉州廬陵人旭一名升之字暘叔建
陽人槩字叔平應天府虞城人公亮自嘉祐元
年十一月除參知政事是年十月充樞密使執
政五年至六年閏八月拜相歐陽脩兩試國子
監一試禮部皆第一遂中甲科脩拜翰林凡八
年知無不言所言多聽是年拜樞密副使

嘉祐六年辛丑

三月己亥富弼罷相以母喪去位

弼自至和二年六月拜相是年三月丁母憂入
相踰五年初仁宗閔弼喪母爲罷春宴及遣使
存撫因備禮厚賻春宴之罷從同知禮晏成裕
之請成裕殊子弼妻之弟議者或以爲過云七
月以弼爲起復禮部尚書平章事昭文館大學
士監脩國史不拜

制曰禮有變而從宜君子謂之義經有反而合道聖
人謂之權故制所重者不可顧其輕志於遠者不可
懷其近若漢舊制方進丞故有渝於唐盛時房喬起
而視事歷覽前載孩爲至具官富弼博大有容直方無
撓勤勞一節感慨有爲向緣親喪遜解國政三月而
變亦既歷時萬機之繁豈可久曠矧今治平之勢實

繄協輔之良雖前規後隨具有成畫而始謀終事當
見成功惟術就奪情之文庶益昭移孝之美於戲朝
廷專於制治以義斷恩閨門主於私情以恩掩義與
其致毀有愛於終身孰若顯親揚名於後世勉思體
國之道用副急賢之心共聽朕言復於爾位

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弼以謂金革變禮不可
用於平世上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懇祈終喪
從之或言弼與韓琦同在二府左提右挈圖致
太平天下謂之韓富既又同爲宰相琦性果斷
弼性審諦琦質直語或涉俗俗謂詰多省爲絜

嘗議政事彌與難者數四琦意忽不決曰又絮耶彌變色曰絮是何言歟又豈立及宰相起復故事琦曰此非朝廷盛典也於是彌力辭起復且言臣在中書嘗與韓琦論此今琦虞嫌疑之地必不肯爲臣盡誠敷奏願陛下勿復徇問斷自宸慮許臣終喪琦見之不樂自是二人稍有間云長編

四月庚辰陳升之罷樞密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罷爲資政殿學士知定州

包拯樞密副使自三司使給事中除

升之自嘉祐五年十月除樞密副使是年四月

罷在樞府纔半年升之始除樞密副使或言升之陰結宦者史直聰王世寧等故有此命知諫院唐介等遂交章論列上以其章示升之升之乞付吏辯劾遂家居求罷上手詔召出之介等復闔門待罪頃之復出如是者數四上顧謂輔臣曰凡除拜二府朕豈容內臣預議耶而介等言不已故兩罷之介知洪州趙抃范師道呂誨皆補外郡拯字希仁廬州合肥人初嘉祐四年上始用包拯議詔曰君臣同德以成天下之務而過設禁防疑以私慝恐非朕意也舊制臣僚不

許諸執政私第執政常所薦舉不得爲御史其悉除之至是推樞密副使在樞府纔一年至七年五月卒車駕幸其第臨奠輟視朝贈禮部尚書諡孝肅拯性峭直然奏議平允常惡俗吏爲刻務爲敦厚雖疾惡甚至人情所不及必推以忠恕不爲苟合未嘗僞色辭以悅人不作私書至於干請無　故人親黨一皆絕之人多憚其方嚴長編

閏八月庚子韓琦拜昭文相自集賢相除刑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

曾公亮拜集賢相自樞密使檢校太傅兼羣牧制置使遷行吏部侍郎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琦昭文相制曰禮載六卿而莫先冢宰書稱四輔而莫重前疑蓋地隆者付畀甚嚴職近者責任彌大苟非全德疇副具瞻具官韓琦有負重之資而濟之以敏有方毅之器而守之以和左右歷年夙夜一節至於弛國之禁而惟刑之恤均民之賦而惟力之紓茲太平之本原寔宰之事業若時茂績宜服寵嘉是用進司寇之聯正中台之位載惟毗倚之重不亦授受之難於戲[illegible]若濟川汝惟舟檝如彼作室汝惟垣墉往

其欽哉祇率朕命

弼自六年三月己亥以母喪去位七月以富弼爲起復禮部尚書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弼辭不拜上旣許富弼終喪乃遷琦昭相或謂琦曰富公服除當還舊物公獨不可辭昭文以待富公耶琦曰此位安可長保比富公服除琦在何所矣若辭昭文以待富公是琦欲長保此位也使琦何辭以白上聞者亦是琦言

繼七年明堂加恩琦封儀國公八年四月英宗即位加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進封衛國公治平元年提舉脩撰仁宗實錄閏五月除尚書右僕射二年正月除守司空兼侍中

公亮集賢相制曰朕惟宰相之任外鎮撫四夷內親睦百姓使二氣協和於上而羣生茂遂於下授受之際豈輕也哉具官曾公亮體被中和性資夷雅知略足以經遠德望足以鎮浮若時登庸其命宥密樞機之務日有萬微夙夜惟勤居然一意邇郵不聳師徒以寧時乃之功朕用嘉止進秩天官之二對司魁柄之隆式是民聽相我天事於戲君以任臣爲重在付畀之所專臣以得君爲難惟極竭而後已往其欽服副朕命焉

公亮自八年四月英宗即位加中書侍郎治平四年五月除行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進封英國公九月除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進封兖國公神宗熙寧元年正月提舉脩撰英宗實錄

同日張昪樞密使（自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除檢校太傅行工部侍郎充）歐陽脩參知政事（自禮部侍郎樞密副使除）胡宿樞密副使（自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給事中知制誥史館脩撰遷左諫議大夫除）

昪樞密使制曰樞密之職式憲天工惟幄之司蓋陪國論苟非忠碩之望加以肅明之資庸副眷毗疇克僉允具官張昪朝之舊乂時之老成敦潔廉以表其躬執亮直以固其節踐揚二府裁叙庶工歷歲于今秉心不懈眷言宥密之地重寄經綸之才進秩冬官參華帝傅衍戶真食宗階茂勲併擁嘉休以資輔於戲兵師之本惟嚴明乃能申威命令所基非恪慎不足成務時乃舊服無煩訓辭

八年四月英宗即位張昪除檢校太尉累遷吏部侍郎治平元年九月歐陽脩除尚書左丞韓

琦曾公亮嘗欲遷歐陽脩爲樞密使將進擬不以告脩脩覺其意謂兩人曰今天子諒陰毋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兩人服其言遽止及張昇去位上欲用脩脩又力辭不拜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性既謹靜及當大任尤顧惜大體羣臣方建言利害更張庶事以革宿獘宿獨耿之曰變法古人所難不務守祖宗成法而徒紛紛無益於治也累遷禮部侍郎

嘉祐七年（壬寅）

三月乙卯孫抃罷叅知政事（自禮部侍郎罷爲觀文殿學士同羣牧制置使）

抃自嘉祐五年四月除樞密副使十月除叅知政事是年三月罷執政凡三年抃居兩府年益侵頹惰無所可否又善忘語言舉止多可笑時樞密使張昇請老朝論以抃當次補必不勝任殿中侍御史韓縝進見因言抃不才監察御史裏行傅堯俞亦言抃望實俱輕徒以高科久居清列游吏二府無一毫之助宜賜罷免抃遂移疾求免上許之（長編）

同日趙槩叅知政事（自樞密副使禮部侍郎除）

吳奎樞密副使（自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除）

奎字長文濰州北海人年十七舉進士又舉賢良方正對策入等祕至和三年大水奎時爲知制誥上疏曰陛下即位三十四年而儲嗣未建災沴之發乃天地祖宗以警陛下臣願蚤建儲嗣以繫天下之心英宗即位加給事中再遷禮部侍郎於是奎辭英宗曰朕以卿嘗有建儲之言也

宋宰輔編年録巻之五終

宋太常博士徐自明著

英宗嘉祐八年癸卯

五月戊午富弼拜樞相（弼既除喪授樞密使檢校太師行禮部尚書同平章事）

制曰兵布於天下而至衆故統之有本元謀出於堂上而無窮故資之於明哲是以基於靜密式暢遠猷始乎幾微後能成大務若時畀付茲謂剛難（具官富弼）文武材資用柔並濟誠貫金石材隆棟梁往在先朝嘗爲上宰至言無隱精慮有聞方國計之是毗以親喪而謀去況夫西漢而下距唐以還訖於本朝凡厥公相

率就起復以爲權宜而卿固執禮經懇辭恩詔三年始事四海具瞻再炳台符之文兼崇樞極之任重陪多賦庸示褒章於戲天命甚難神器至重始從纘紹正賴經綸幸元老之來歸眾賢而同濟庶幾宗德閎累慶圖

英宗自嘉祐七年立爲皇子八年三月辛未即帝位丙子皇帝不豫己卯詔請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五月弼拜樞密使同平章事治平元年五月皇太后歸政嘉祐初韓琦與富弼同相或中書有疑事往往私與樞密院謀之自弼使樞密非得旨令兩府合議者琦未嘗謝於弼也弼頗不懌及太后還政遽撤東殿簾帷弼大驚謂人曰弼備位輔佐他事固不敢預聞此事韓公獨不能共之耶或以咎琦琦曰此事當如出太后意安可顯言於眾弼自是怨琦益深（繇）長太后還政弼遷戶部尚書以不預定策懇辭

治平元年甲辰

閏五月戊辰宰相韓琦加尚書右僕射（自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魏國公）

制曰無德不報者古人之甚重有功而賞者當國之

所先況于輔弼之良嘗任社稷之寄豈無異數於昭大猷（具官韓琦）天資惇純世濟英敏擢自先帝付于冲人藩邸側微首與建儲之議宮車出駕復爲定策之忠尋屬過哀之所傷在於幾務而 廢乃能屬一德以無惰庶庶工之允釐逮茲平康定用嘉歎進升右相兼領東臺重效多封益陪眞賦於戲書美伊尹動格於天史稱霍光義形於主今朕所得宜無媿焉

二年知制誥祖無擇言中書省不當在東乞與門下省對移且門下中書與尚書號三省其長官皆宰相之任莫有高焉者也今乃左省在西

右省在東此不可不易也唐能朔中嘗改左右
省爲東西臺此又明不可不易也從之長編附見四
年正月神宗即位除守司空兼侍中
十二月戊子吳奎罷樞密副使以父憂罷
奎自嘉祐七年三月除樞密副使累遷禮部侍
郎是年十二月以父憂去位在樞府凡三年明
年起復仍召奎子大理評事見於延和殿而諭
旨詔賜奎而奎固辭從之
是月丙午王疇樞密副使自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除
疇字景彝同知樞密院事曙之子也上嘗謂輔

臣曰疇善文章歐陽脩曰其人亦勁正但不爲
赫赫之名爾一日晚上御小殿召疇草詔因從
容談中外事語移時上喜曰卿清直好學朕知
之久矣非今日也不數日遂有是命疇辭不敢
拜上遣内侍趣疇入御延和殿以俟之日已晚須
疇入乃歸知制誥錢公輔封還詞頭言疇資輕
望淺任學素餐不可大用又頗爲近臣可爲輔
弼者上以初政除兩府而公輔沮格制命不行
責授滁州團練副使知諫院呂誨言公輔責降
太重士論紛紜呂公著亦上疏乞寢公輔責命

不報長編
治平初王疇自御史中丞除樞密副使錢公
輔爲知制誥繳還詞頭時英宗初即位韓公當
國以爲始除大臣而下不奉詔恐主威不立乃
特責滁州團練副使議者以爲太過司馬君實
知諫院意亦以爲是而不救及受詔與西羲勇
章六上不行力求罷中始一援公輔一上章止
樞密使見命於部命未行之前尚貴職官臣六
上章但宰相大議於詔令已行之後而不爲罪
是與刑不均
矣石林燕語
二年二月癸卯疇卒英宗甚悼惜之臨哭賜白
金三千兩贈兵部尚書諡忠簡他日謂輔臣曰
王疇可惜朕於西府初得此人而遽爾淪喪豈
國之不幸耶疇好治容服坐立嶷然言必以文

未嘗慢戲吏治審密文辭嚴麗可喜其執法亦
事然於時不能無碩望執政纔五十日終於
位及所享壽類其父曙云長編
治平二年乙巳
五月癸亥陳升之樞密副使自資政殿學士禮部侍郎除
呂誨言當先朝任陳旭時臣與唐介范師道趙
抃王陶言其姦邪不當置於二府封章交上外
則近臣七擬内則宦官引援韓琦極力爲地富
弼依違不決凡論列半年陳旭出知定州臣等
謫斥江外事既兩罷能曲直不斷人言沸騰纔成

先帝之一失近崇政殿奏對奉承德音謂旭有
才人或言其姦邪者不數日遽開除命豈有中
外言其姦邪明知而復用旭升之舊名也
七月癸亥富弼罷樞相自行戶部尚書罷授檢校同平章事充鎭海軍節度使判河陽
制曰入參天樞以尊萬微之命出蕃王室以倡九牧
之風維時左右之良固無內外之間宜頒渙命式告
治廷具官富弼秉心端爽涵德粹茂有幾聖之學窮天人
精微之原有經世之材洞國家表裏之體方先帝之
在御樹戚於家可肆冲人之守圖召謀於容府百姓

有衣食之遂四方無兵革之虞迺去冬以來屬疾在
告雖懷憂國之慮每上退身之文眷舊德之不忘終
高情之靡已聽解神機之劇仍聯宰弦之榮建海岱
之高牙鎭河橋之巨屏加以愛田之戶衍以真食之
封併舉徽章式優賢輔於戲進而合諸道得君子光
亨之時退以遂其私保大雅明哲之誼往加冲齋用
冀丕成
弼以嘉祐八年五月拜樞密使是年七月罷再
入樞府凡二年初富弼久在告五月命宰相韓
琦曾公亮權兼樞密院公事十月罷權弼以足疾辭

家累上章求罷至二十餘上乞補外郡上固欲
留之不可罷爲鎭海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陽
初除僕射及使相弼凡八上章乞以本官出守
且言僕射是正二品官師長百僚使相者文武
中使是第一等俸祿真宗以前惜此官祿未嘗
輕有除拜仁宗幼冲即位不曾檢詳祖宗故事
兼當時執政者狗私亦欲自爲己地遂開此例
終仁宗一朝罷相罷樞密使者皆除使相其間
最爲不可者數人並以不稱職過惡彰露甚者謫
官尙有抨彈本合得罪黜削而亦皆除使相領

大藩使相以上有三師三公其品秩雖崇而俸
祿甚少比使相絶然不侔也願立法自臣始不
從弼止乞罷使相或僕射一官詔許罷僕射而
改制焉
丙辰張昇罷樞密使以檢校行吏部尚書兼羣牧制置使授檢校太傅同平章事充彰信軍節度使判許州
制曰大達進退之分則臣節高篤始終之恩則君道
大興乎耆艾之德久顓機密之司寵至而色愈兢年
踰而志彌伋匪推殊遇苟表舉具官張昇敦循廉之風
賦莊厚之體登陟華於政路遂長議於樞庭從容樽

任之間若攷訂策密勿廟堂之上預定大謀自先帝之升遐方沖人之在疚顧家多難有若涉川之危緊國大臣遂成奠枕之泰繇俊安於疢苦每願解於機繁朕雖眷眷秋之高不忘忠義之至俞音未下素尚益堅宜膺台鉉之榮用寄藩符之佚階始於之泰邑衍新食之活封舉示褒章式旌美績於戲安世且老豈不有夙夜之勞申伯於行是亦具文武之憲載惟令聞冀媲前脩

昇自嘉祐三年六月除樞密副使五年十月除參知政事六年閏八月除樞密使是年七月罷

在樞府凡六年英宗即位未幾請老英宗曰太尉勤勞王家未嘗遂去詔五日一至樞密院進見毋舞蹈受賜勿跪昇曰本兵之地豈容尸祿養疾昇久在病告求罷凡七上章乃得請

閏月文彥博樞密使自[illegible]節度使檢校太師兼侍中行[illegible]州大都督府長史[illegible]公事

呂公弼樞密副使自工部侍郎權三司使樞密直學士除本官充

彥博樞密使制曰天極環樞上通帝位之紀神兵會府內嚴師律之謀朕方垂拱不平進經常武雖天下無事思備禦之不敢忘蓋王者有征恤安危之不敢忽適登髦傑資以輔予具官文彥博器閎而深材敏以濟番資賢人之業實膺聖考之知以忠孝之名彰國家之盛節以文武之略輯將相之大猷肆縈命於皇圖廼罹憂於喪紀追終哀戚甫見儀形屬纓事之方興煩師旅之載舉折衝境外方將出總於王靈收書帷中乃若坐圖於廟勝宜長機庭之務輔符巖石之瞻於戲過斝北戎未狀貪驕之志再盟西夏猶包狂忽之圖終佇奇勳用恢遠馭

初彥博自河南入見上謂曰朕在此位公之力也彥博對曰陛下登儲纂極乃先帝聖意臣何與焉上曰備聞始議公於朕蓋有恩者彥博遜

避不敢當行未至求興丞有是命宰臣曾公亮奏先朝樞密使兼侍中在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之上今文彥博至乞班序如故事閤門奏天聖中兩府領宮觀樞密使兼侍中曹利用領景靈宮使宰臣王曾領會靈宮使故利用在曾上其後樞密使兼侍中不領宮觀則宰臣在其上從之繇四年九月自行尚書左僕射除守司空

公弼字寶臣宰相呂夷簡之次子初夷簡薨仁宗思之一日公弼自知開封府奏事仁宗曰遂之語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拜樞密直學士擢

三司使英宗在藩邸嘗得賜馬給使吏以爲不
善求易之公弼不可至是公弼奏事已英宗曰
朕往在宮中卿不與朕易馬是時朕固已知卿
矣逾月拜樞密副使

治平三年丙午

四月庚戌胡宿罷樞密副使授觀文殿學士吏部侍郎知杭州

宿自嘉祐六年閏八月除樞密副使是年四月
罷在樞府凡六年宿累乞致仕故有是命後遷
尚書左丞以太子少師致仕四年卒年七十二
贈太子太傅謚文恭

同日郭逵同簽書樞密院事自殿前都虞候容州觀察使遷檢校太保除同簽書樞密院事自逵始

逵字仲通本邢州人少隸范仲淹麾下至是除
同簽書樞密院事同簽書樞密院事自逵始逵
既入西府衆多不服或以咎琦琦曰吾非不知
逵望輕也故事西府當用一武臣上欲命李端
愿吾知端愿傾邪故以逵當之或曰上本意欲
用張方平琦知方平不附已擬曰西府久不用
武臣矣宜稍復故事上督其人無以應乃遂用
逵知諫院邵亢御史吳申呂景交章論祖宗朝
樞府參用武臣如曹彬父子馬知節王德用狄
青勳勞爲天下所稱則可逵黠後小才豈堪大
用不報編長十月逵出爲陝西四路沿邊宣撫使
兼權判渭州逵懇辭簽書自呂餘慶以參知政
事權知成都府其後見任執政無守藩者至逵
始以同簽書樞密院事出鎮同上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六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七

宋太常博士徐自明撰

神宗治平四年丁未

正月丙寅吳奎樞密副使

正月丁巳神宗即位丙寅奎以父喪服闋復以禮部侍郎除

三月壬申歐陽脩罷參知政事自尚書左丞罷爲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

脩自仁宗嘉祐五年十月除樞密副使六年閏八月除參知政事至是年三月罷在政府凡八年彭思永等既以論脩貶而言者猶不已脩亦三上表乞罷故命出守初英宗以疾未親政太皇太后垂簾脩與二三大臣主國論每簾前奏事或執政聚議事有不可脩未嘗不力爭臺諫官至政事堂論事事雖非己出同列未及啟口而脩已直前折其短士大夫建明利害及所請前此執政多媕阿不明白是非至脩必一二數之曰某事可行某事不可行用是怨誹者益多英宗嘗稱脩曰性直不避衆怨脩亦嘗誦故相王曾之言曰恩欲歸己怨使誰當既出守遂連

上六表乞致仕不從脩纔年六十也縣初脩在兵府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里遠近更爲圖籍凡邊防久闕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凡兵官吏財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爲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初朝廷議加濮王典禮臺臣以脩主此議專以詆脩脩著濮議四卷脩在亳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六年復請乃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居穎一年而卒時五年八月也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脩以論政不合固求去位年未及即告老天下高之時楊繪言今舊臣告歸或屏於外者悉未老范鎮年六十三呂誨年五十八歐陽脩年六十五而致仕富弼六十八被劾引疾司馬光王陶皆五十而求閑散陛下可不思其故耶脩喜薦士一時名卿賢士出脩門下者甚衆而薦常秩與連庶尤力秩晚仕於朝君子非之脩自以爲失庶終不出脩自以爲得也由是益辭官嚴之命請頗使安石共略曰大抵時多喜於新奇則獨思守拙衆方興於功利則苟欲循常安石見之滋不悅奏從其

請遂有知蔡州之命司馬光嘗以脩表中戒小人之遂非希君子之改過二語手書之知其意有在矣（丁未錄）初脩在青州上復欲用脩執政問王安石以脩何如邵亢安石曰脩非亢比也又問何如趙抃安石以爲勝抃他日又問何如呂公弼其意欲以代公弼也安石謂勝公弼又問何如司馬光安石亦謂勝光上遂欲用之安石曰陛下宜且召對與論時事更審察其在政府有補與否上乃遣內侍馮宗道賜以太原詔勅諭令入覲於是安石知脩決不附己益毀之曰

臣與脩今脩在政府必無補時事但使爲異論者附之轉更紛紜耳他日上論文章以爲華辭無用不如吏材有益安石曰華辭誠無用如歐陽脩文章於今誠爲卓越然不知經不識義理非周禮毀繫辭時脩方力辭新命上未許也遂聽辭宣徽太原改知蔡州先是脩以病辭宣徽使至五六因論青苗法又移書責王安石安石不答而奏從其請（長編）

李燾云脩辭節下分所以得名君子[illegible]脩熙寧元年八月自知亳州移知青州三年四月除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七月罷宣徽南院使復爲觀文殿學士知蔡州

癸酉吳奎參知政事（自禮部侍郎樞密副使除）

上初欲用奎宰相言陳升之有輔立陛下功上曰奎輔立先帝其功尤大遂越次用之

九月辛丑韓琦罷相（自守司空兼侍中魏國公除守司徒兼侍中檢校太師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判相州）

制曰朕光宅萬邦肇膺駿命正權綱之遂御謹名器之大方眷于宗臣特崇異數（具官韓琦）宣昭賢業熙完天工光朔三朝咸有一德材兼數器之用禮備四時之和社稷足經文武惟憲在成功而弗處實有大以能謙爲上奏封艱辭政柄顧倚毗之厚詔諭數煩而情

懇之堅辭誠莫奪增寵上階之峻特開兩鎮之崇旌自朕心事非得與於戚臣行其志茲爲自得之全君爲於恩深惜老成之去無安眦節之樂猶待袞衣之還乃情本朝不遐謂矣

琦自仁宗嘉祐三年六月拜相是年九月罷相仁宗五年相英宗四年先是琦於嘉祐治平年間已累章請罷上即位又請至三上表謝（此有脫誤）太陷人矣琦即進表家居待罪詔起視事王陶又言琦雖上表待罪而卒不肯赴文德殿立班臣豈可更處風憲遂歸卧明日上諭翰林學士

司馬光曰已除卿御史中丞光曰王陶言宰相不押班宰相竟不押班而罷陶憲職此則言職不可復爲臣請俟宰相押班然後受詔是時韓琦猶在告參政吳奎聞詔除陶翰林學士與光對易乃上疏論陶陶復疏奎阿附宰相於是上批付中書除陶樞密直學士知陳州而奎亦出知青州曾曾公亮言奎不可出仍使復位上既出王陶而韓琦曾公亮乃請下禮官詳定押班典故司馬光以爲宰臣當押班不須詳定上遂令自今宰臣春分秋分後並以辰正爲垂拱殿視事未退更不赴文德殿令御史臺一放班餘日並依祥符勅命永爲定制至是山陵復土韓琦使事已因稱疾乞上相印避賢者路上以詔書慰撫不許琦又曰疏有四當去復不許琦更不入中書請甚堅於是上夜召張方平議凡口琦志不可奪矣方平遂建議宜寵以兩鎭節鉞且虛府以示復用乃授琦鎭安武勝等軍節度使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判相州是時河北數地震知梓州何郯因是上書以爲陰盛臣彊譏切韓琦乞召還王陶以中上意上薄之後陶

入爲三司使遷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呂公著復論陶賦性傾邪當韓琦秉政諂事無所不至自以嘗預宮僚欲立至公輔及爲中丞挾私懷忿乃誣琦以不臣之迹厝琦以擬族之禍反覆如此豈可信任乃出陶知蔡州 録 丁未 初陶劾奏韓琦曾公亮不臣至引霍光梁冀專恣事爲喻其略曰琦等久居重任新輔嗣君忽千官瞻視之庭蔑如房闥雖再拜表儀之禮重若丘山沮格臺文侮傲風憲宜加明憲用肅具僚琦公亮再上表待罪詔荅不允及王陶赴陳州上表謝到任專詆毀執政其略曰預知孤忠必犯衆忌方權臣之久盛後衆黨之已深祿去王室者十年政在私門者三世言事忤意者次行斥逐立朝守正者公肆忌嫉聞手詔一出則遂怒以責人議山陵一費則懷忿而形色以直道事君者爲大惡以專心附巳者爲至忠又曰方幸幼君之足凌豈思天戒之可畏又曰元台高卧而有要必輔效尤而愈悍上素喜陶文往往成誦執政怒將請其罪司馬光力言之陶遂得免繇琦既得判相州入對上遂泣下琦亦感激垂涕稱

謝詔琦出入如二府儀大朝紫宸衙書俾上又詔
賜宅一區擢琦子秘書丞忠彥為秘閣校理端
彥亦遷官英宗及上皆每以官呼琦其後上對
忠彥語及琦亦止呼侍中云上嘗與司馬光論
及諸大臣上曰韓琦敢當事賢于富弼但木強
耳光曰琦實有忠於國之心但好遂非此其所
短也琦判相州辭兩鎮改淮南節度使判永興
軍復判相州改河北安撫使判大名府先是熙
寧初河北水災地大震於是以琦判大名府會
王安石作相行新法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且乞

盡罷諸路提舉官上親袖琦奏出示執政曰琦
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不
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審上既感悟欲罷
其法安石怒甚取琦之章送條例司疏駁頒天
下又詔呂公著有言藩鎮大臣將興晉陽之師
除君側之惡自草公著責詞昭著其事因以擢
琦琦遂辭河北安撫使徙判相州魏人涕泣遮
琦數日乃得去魏人德琦乃相與立祠塑琦像
而事之㓗至是琦薨前一日大星殞後園櫪馬
俱驚薨時年六十八熙寧八年六月戊午也贈

尚書令諡忠獻神宗自爲碑文篆其首曰兩朝
顧命定策元勳之碑配享英宗廟庭政和中追
論琦定策之勳贈魏郡王長子忠彥徽宗時爲
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第四子嘉彥尚神宗
　女齊國公主終瀛海軍承宣使
同日呂公弼樞密使自樞密副使刑部侍郎除檢校太傅充
制曰本朝之制並分二府之嚴執政之臣共幹庶邦
之重文武承式兵民是圖屬在賢明總司使職誕敷
明制布告大廷具官呂公弼器藴誠明機靈精遠瑰材任
重中廣度之棟梁雅音自和合清廟之琴瑟登貳樞

機之密洽聞議論之長屢陳憂國之言多發便時之
策深明王體有東股心宜陞帝傅之崇以正本兵之
重爰因增賦真食衍封名器益隆典章允穆於戲信
而能用常思明哲之難知無不爲期盡臣鄰之益祇
若休命以賛大猷
同日吳奎罷參知政事爲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知青州
　奎自治平四年正月復爲樞密副使三月除參
知政事是月罷執政凡四月初中丞王陶劾宰
臣韓琦曾公亮不赴文德殿押班琦卽連表家
居待罪詔起視事而王陶以言不行辭職遂歸

上乃除陶翰林學士而以司馬光爲御史中丞是時韓琦猶在告曾公亮待祠獨吳奎同參政趙槩具定王陶爲密直學牧使丑日進呈已得旨退續奉手詔除陶翰林學士與光對易奎乃歸上疏論陶上封奎疏以示陶陶復疏奎數千言言奎附宰相於是上批付中書除王陶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吳奎戶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知青州上又面語張方平曰奎罷當以卿代方平辭以韓琦久在告意保全奎奎免必不復起琦數在王室願陛下復奎位手詔諭琦以全始

終之分方平既退上尋出小紙曰奎位執政而擊中司謂朕爲內批拊之三日不下不去可乎方平復論如初司馬光亦上奏言奎名重不宜爲陶罷奏入上不悅及曾公亮祠事已入言於上亦以吳奎不可出上乃詔奎對延和殿慰勞使復位曰成王豈不疑周公耶及韓琦山陵使事已因稱疾數求去更不入中書於是上夜召張方平議韓琦判相州制復召知制誥鄭獬草吳奎知青州及張方平參知政事制時夜二府無有知者明旦獬進草遂降付中書其日司馬

光適對延和殿上問曰奎附宰相乎光曰不知也上曰奎有罪乎光曰奎言王陶過實安得無罪但士論以奎不與陶止□今出外議何如光曰不問也但陛下以張方平代之恐不厭物論耳及奎復後陶始入爲三司使錄下考初王陶起陳州上表□到任尋試毀執政其略曰夜取詔勑於上閤藏在私家朝請宮召於御前抑歸政府轉主心易於奔石奪君命輕若鴻毛昔乎太宗久疾丁謂夭權已去復留罷時同恩尚獨再行告命少狄正以爲邪不敢使毀制書全無名而

復位執政怒將請其罪司馬光力解之陶遂得免熙寧元年八月奎卒贈兵部尚書諡文肅奎在禁林多所議論敦從廉嘗有所知未嘗不言言之不從不肯苟止死之日家無餘貲

同日張方平趙抃並參知政事方平自翰林學士承旨抃自龍圖閣學士明殿學士戶部侍郎□□□上句小□中知諫院遷右諫議大夫除

方平字安道宋城人抃字閱道衢州西安人方平少穎悟絕人宋綬蔡齊見之以爲天下奇才也共以茂材異等薦之中選復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又中選方平上平戎十策宰相呂夷簡

見之謂宋綬曰君爲國得人矣初上議罷參知
政事吴奎時方平爲翰林學士承旨上謂方平
曰奎罷當以卿代方平力辭上曰卿歷事三朝
無所阿附左右莫爲先容可謂獨立傑出矣先
帝已欲用卿今又何辭方平乞復奎位仍乞手
詔諭琦以全始終之分上嗟嘆良久訖從之方
平在翰林上所草詔上手劄褒之曰卿文章典
雅煥然有三代之風及韓琦求去甚堅上夜召
方平議之因而命方平爲參知政事方平以親
疾辭上曰受命以慰親意庶有瘳也初方平代

吴奎爲參知政事御史中丞司馬光因進言方
平姦邪仁宗知之故不用不然則方平兩登制
入二府久矣上作色曰朝廷每有除拜衆言輒
紛紛何也旣退復上奏言方平奏入於是光有
復歸翰林之命未幾方平以父喪免後方平服
將闋當還故官而中丞呂公著復論方平貪邪
而王安石亦憎方平遂除觀文殿學士知河南
初上議還光翰林而御史中丞闕曾公亮請用
安石方平論安石不可用乃用滕甫代光爲中
丞安石用是憎方平也録丁未十月己酉參知政

事張方平以父憂免熙寧元年正月詔方平起
復上表乞終喪從之仍給半俸方平又辭給俸
亦從之中書方平闋更不補以抑方平服闋以
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知陳州後徙南京
京師王安石言方平爲御
師遂拜宣徽北院使知青州除中太乙宮使宣
徽南院使知應天府方平在　雖不任職
明數請便郡欲歸老乃有是命初上謂方平
曰朕欲卿與韓絳共事而卿論政不同欲除卿
樞密而卿論兵復異卿受先帝顧命卒無以副

朕意乎因泫然泣下上嘗對章惇稱張方平之
美惇退以告呂惠卿上由是惡惇而王安石尤
忌方平上欲用方平爲樞密使旣批出王安石
將行文書呂惠卿留之因私於安石曰安道入
必於吾屬不利翌日再進呈其事遂寢後方平
請老除東太乙宮使元豐二年七月除太子少
師宣徽南院使致仕官制行罷宣徽使獨命領
使如舊以太子太傅致仕卒年八十五贈司空
諡曰文定方平慷慨有氣節嘗知貢舉有薦王
安石文學宜辟以考校方平從之安石旣來凡

一院之事皆欲紛更之方平惡之極以出自是
與之絶其守蜀日蘇洵攜其二 京師方
平一見待以國士蘇氏父子 云王儞
曰方平附賈昌朝以譖吳育 與也然方
平志大氣高有宏毅開濟 姦
於將用之初知蘇氏父子之
者矣趙抃嘗有客奏上 賒能將
以經義啟沃苟非博達治 此察
非瞑眩厥疾弗瘳宜不憚煩 而議政
事有一畫者輒客啟 長編

同日陳升之罷樞密副使自禮部侍郎爲觀文殿學士尚書右丞知越州
升之自治平二年五月除樞密副使是年九月
罷再入樞府凡二年上始擢任楊定升之屢諫
不宜生邊事自是忤旨以母老請便郡有是命
同日韓絳邵亢並樞密副使絳自三司使吏部侍郎除亢自樞密直學士兵
部員外郎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夫除
絳字子華億第二子也亢字興宗潤州丹楊人
絳擧進士甲科亢擧茂材異等先是韓琦言絳
忠直有公輔之器既擢任或毀絳上曰韓琦引
去惟薦此人安可違也熙寧二年十一月陳升

之既拜相韓絳同制置三司條例初王安石深
交韓絳兄弟絳嘗薦安石爲翰林學士絳間與
安石同奏條例司事嘗贊上曰臣見王安石所
陳皆至當之言可用陛下宜深省察故安石
之三年二月安石既入見又累奏辭位上諭
韓絳令 趣安石嘗與絳奏事絳
不宜如此如此 無一人同
癸卯郭逵罷同簽書樞院改宣徽南院使判鄆州
逵自治平三年四月除同簽書樞密院事是年
九月罷在樞府幾三年逵 未 簽書

出爲陝西四路沿邊宣撫使 州嘗有軍
功而驟躋政地言者交論之不聽神宗即位遷
靜難軍節度觀察留後 還赴闕陶 力
上以劄諭陶等曰先朝 雖上論 然在
位已踰數月後因西賊寇邊 遣宣撫逮至
中處事乎允今遽罷之是先帝有任人之
爲人子必不可彰父之過寧有脂於知人之責
耳其後御史張紀唐淑問言逵自進用以來人
言至今不息况聞王陶親奉德音中外側耳以
俟聖斷若用范仲淹兩府出使例落簽書且在

陝西任使於逵亦未爲損趙抃爲諫官又言逵
答書誠不允公議到闕未旬星變地震淵秋雷
電白晝氛霾不可不罷而逵亦屢乞補郡故有
是命錄長編拜罷逵至鄆州纔七月徙鄜延州逵
攻交趾以逗遛不進坐責左衛將軍西京安置
後復知河中府請老拜左衛上將軍卒贈雄武
軍節度使

熙寧元年戊申

正月丙申趙槩罷參知政事爲吏部尚書觀文殿學士知徐州
槩白仁宗嘉祐五年除樞密副使六年閏八月

除參知政事是年正月罷在政府凡九年槩數
以老求去位明年四月遂以太子少師致仕故
事再請則許槩三請乃 元豐五年卒年八十
八贈太子太師謚康靖槩務掩惡揚善以德報
怨出於至誠歐陽脩坐累對獄槩獨抗章言脩
無罪爲仇人所中陛下不可以天下法爲人報
仇仁宗大感悟以故得全人以槩爲長者槩既
老脩亦退居汝南槩自睢陽往從之游樂飲旬
日其相得如此事畧

同日唐介參知政事自龍圖閣學士給事中權三司使除

介字子方荊南人先是外人多得三司使唐介
參預寶文閣直學士邵必主計諫官楊繪其以
白上既而介果除參知政事必權三司使翰林
學士司馬光登對上問光唐介參預何如光曰
介素有剛勁之名外人甚喜纔執政坐待漏舍
故事惟宰相省閱所進文書同列有未嘗預聞
者介謂宰相曾公亮曰介備位政府而文書皆
不知上若顧問何辭以對公亮乃與介同閱視
後遂以爲常同上始王安石之論奏謀殺爲從者
自首奏裁參政唐介力爭以爲不可唐介之與

安石爭論於上前也介曰此法天下俱以爲不
可首獨曾公亮王安石以爲可首安石曰以爲
不可首者惟朋黨爾安石強辯上主其語介不
勝憤懣疽發背而死安石又方鋭意新美天下
之政自宰執同列無一人議論稍合而臺諫章
疏攻擊者無虛日天下之人俱目爲生事曾公
亮屢請老富弼稱疾不出尋俱引去趙抃力不
勝但終日歎息遇一事更改稱苦者數十故當
時謂中書有生老病死苦蓋言安石生公亮老
富弼病唐介死趙抃苦也錄丁未介簡伉以敢言

見惲神宗以其先朝遺直故大用之熙寧二年
四月丁未卒介疾亟上親臨問爲之出涕於其
卒也親往奠贈禮部尚書諡質肅
七月己卯陳升之知樞密院事 自觀文殿學士尚書左丞新知大名府除
初升之自樞密院出知越州呂公著因對言升
之練邊事有才能陛下何不置陳許近郡可備
緩急謀帥上然之遂自越州遷許州尋又改大
名府升之前與文彥博同爭楊定不可使上不
聽定既被殺上思其言於是復召用之先是陳
升之登對上面許擢置中樞右正言孫覺相繼

登對上因與言陳升之宜居宥密時升之已有
成命而覺不知退即上言宜使邵亢知永興升
之爲樞密使上以覺爲希旨取恩責爲太子中
允編修舊制樞密置知院則當爲副使者皆改同
知院若置使則同知院復改爲副使於是文彥
博呂公弼爲使韓絳邵亢爲副使上以升之三
至西府欲稍異其禮乃以爲知院事樞密並置
使副及知院自此始 並置使副及知院自此始
十二月辛酉邵亢罷樞密副使 以資政殿學士給事中知越州
亢自治平四年九月除樞密副使是年十二月

罷在樞府凡三年亢資長者然在樞府不能有
所建明諫官孫覺嘗劾亢引疾辭位上容之於
是諫官吳充又劾亢云滑稽無丞弼之才 沆
非廊廟之器亢亦固請遂罷政出守四年 九月
亢遷禮部侍郎上幸東宮念潘邸僚特恩也
七年十二月亳州言邵亢卒上遣使致祭 詔
曰亢藩邸之舊可優贈以官拜賜諡乃贈吏部
尚書官其親屬五人所推恩各陞二等即其鄉
造宅五十間賜之太常諡曰安簡
熙寧二年 己酉

二月己亥富弼再入相 自觀文殿大學士行尚書左僕射鄭國公除依前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制曰秉籙膺圖將繼配天之大業銓時論道必資名
世之元臣以言乎體貌則稱德之英以言乎望實則
舉材之表爰立作相宜莫如公 具官富弼學足以造聖人
之微幾足以通天下之變由賢科之得雋推遠業以
奏功在仁祖時則首冠廟堂有弼諧一德之美在英
考時則再登樞府有折衝萬里之 庶績咸熙太平
將洽屬留侯之多病容裴度之 休 宜神明
自復是用召從方守進拜 台仍 揆之舊 兼東

臺之叢秩爰回衍賦盟府易勳茲賓異恩庸昭
於戲上理乎天工則日月星辰以之順下遂乎　物
則山川草木以之蕃近則諸夏仰德以承流遠則四
夷傾風而待命凡予欲治維爾責成
先是治平中弼已病足以使相判河陽上即位
歲餘請移汝海以避濕幽許之俄召入覲且詔
肩輿至殿門賜坐從容博訪當世之務弼以誠
對上甚鄉納之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
當布德行惠願且二十年口不言兵亦不宜重
賞邊功又問爲治所先弼曰阜安宇內爲先上

留弼爲集禧觀使弼力辭赴郡至是復以觀使
召既對上宣諭曰君臣須上下相照盡忠盡節
不得有隱弼因言陛下好用人伺察中外之事
人君御下猶當明白賞善罰惡令人心服又言
內外之事多出陛下親批恐喜怒任情善惡無
準此乃致亂之道又言中外之事漸有更張此
必有人獻說于陛下願深賜省察無致後悔上
改容聽納又曰今日得卿至論乃沃朕心可謂
金石之言朕不忘也遂除守司空兼侍中昭文
館大學士加賜第一區弼固辭上不許至章十

一上始貽麻命行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鄭國公錄　丁未弼再入相既至
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
致者弼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
事不可爲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
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
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吾不可以不速諫即
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
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上以久旱弼又上疏願
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上親書荅詔曰義忠

理　句非意在愛君忠在王室何以臻此
敢不置之几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
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致也事略
兩府同奏事已弼言大臣須和乃能成務若人
懷私意各執已見互相疑間則事無由濟弼又
言今所進用或是刻薄小才害事壞風俗爲甚
須進用醇厚敦實之人上曰大臣正要與朝廷
分邪正邪正分用天下自治四月甲辰上令中
書樞密院開門通天章閣蓋欲與兩府坐而論
道也初上委任政府責以太平一日執政召臺

諫官至都堂富弼曰上求治如飢渴正賴同心
以濟所願知諫院陳公輔對曰所爲是耶天下
誰敢不同非耶公輔雖欲同之不可得已意盖
謂安石也
庚子王安石叅知政事自翰林學士工部侍郎兼侍講遷右諫議大夫除
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　琦爲相請立英宗
爲皇嗣　石紀察在京刑獄爭刑名
憂服除英宗累召
時　猶在相位又不起於
頗爲不恭宰臣曾公亮　令德

宜膺大用眞輔相之才　臣嘗與
安石同領羣牧備　所爲迂闊萬
一用之必紊亂　安石　再詔召知江
寧府其　林學士安石聞琦既
罷相　欲用王安石爲叅知政事會公
亮因之　唐介曰安石恐難大任上曰卿
謂文學不可任耶經術吏事不可任耶介曰非
謂此也安石好學而泥古議論迂闊若使爲政
多所變更必擾天下退謂中書謂公亮等曰異
日安石之言果用天下困擾諸公當自知之耳

韓琦罷相出守相州陛辭神宗曰卿去誰可屬
國者王安石何如琦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
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神宗頷之上嘗與司馬
光論諸大臣上曰王安石何如光曰人言安石
姦邪則毁之太過但不曉事執拗此其實也是
歲二月安石除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知制誥
李大臨草制有曰與其明察爲公莫若嚴重而
有制與其將順爲美莫若規正而有守循紀綱
本教化　寧之久其在茲乎無甚褒異優借
之辭安石乃　先是安石見上論天下事上曰

此非卿不可爲朕推行朕須以政事煩卿安石
對曰臣固願助陛下有所爲然天下風俗法度
一切頹壞庸人則安於習故而無所知姦人則
惡直醜正而有所忌恐未及功效而爲異論所
勝爾上曰朕知卿久非今日也人皆不能知卿
以爲卿但知經術不可以經世務對曰經術者
所以經世務也非知經術無可以經世務者上
曰宜有以助朕至是遂除叅知政事安石入謝
上復問今設施以何爲先對曰變風俗立法度
最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風俗在長君子消小人

上納其言自此安石取祖宗法度變更之天下
騷然不安咸指安石矣初治平中邵雍與客散
行聞杜鵑而慘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不二三
年上用南士爲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
此多事矣 錄丁未 安石有口辯上常惓所言皆聽
以此日益多所變更遂薦薛向爲江淮等路發
運使先是向爲陜西轉運副使兼制置解鹽向
既兼領乃請以置制解鹽買馬自向壞法置馬
邊用漸虛安石又論修均輸之政因言向可使
遂以向爲發運使請委向行其法於六路范純

仁奏論之且言薛向小人不可安石衾蓋 向李
召爲三司使領農田水利遣劉彝等八人使行
天下相度農田水利諸 提 農田水利
官於是其後言水利者 自後朝廷更遣使
四十餘人分行天下以 常平廣惠倉
相度差役農田水利爲名其實 之 青苗
農田水利之法下使者旁午於道人情
領等極論之三年五月又置宮觀 以 者
於是龍圖閣學士兵部侍郎集賢殿修撰
以病故提舉成都府玉局觀文彥博論置宮觀差

遺非是曰如何卿兩制乃令提舉玉局安石以
爲卿病不能治事卿遂請老以尚書右丞致仕
初安石以學行負時望上方勵精求治引參大
政御史中丞呂誨將論之司馬光雅善誨相遇
殿庭光問誨曰今日所論何事誨舉手曰袖中
彈文乃新參也光愕然曰以介甫之文學行義
命下之日衆皆喜于得人奈何論之誨曰君實
亦爲此言耶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好執
偏見不通物情輕信姦回喜人佞己聽其言則
美施於用則疎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宰輔

則天下必受其弊矣光又謂誨曰今日之論似
傷匆遽更加籌慮可乎誨曰上新嗣位富於春
秋所與朝夕謀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
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救之惟恐不及顧可
緩耶疏論安石十事且言誤天下蒼生者必斯
人也 是安石不 事上奏求去位上詔諭還
日以經綸天下爲己任
日頒於四方州縣
黜陟之所用俱憸薄少年天下騷然
誨爲 過者始愧仰嘆服以誨爲不可及

誨之先見亦自以爲不及也上謂安石
言卿每事好爲異多作橫議或要以詳　希會
朕意此必是中書人與　說朕　相知如
高宗傅說亦豈須他人爲助　遂出知
自安石變法以來御史中丞呂誨首論其過安
石求去位神宗爲出誨御史劉琦錢顗劉述又
交論安石專肆胸臆輕易憲度殿中侍御史孫
昌齡亦繼言皆坐貶同知諫院范純仁亦論安
石欲求近功忘其舊學罷諫職呂公著代呂誨
爲中丞亦力請罷條例司并青苗等法諫官孫

常李覺胡宗愈御史張戩王子韶陳襄程顥皆
論安石變法非是以次罷去事畧安石既用事日
變更祖宗法度行新法輔弼異議不能同臺諫
侍從力爭不能得於是當豁罷相判亳州曾公
亮罷相爲集禧觀使司馬光極辭樞密副使不
拜知永興軍呂公著罷御史中丞知潁州程顥
罷監察御史爲澶州簽判韓維罷開封府知河
陽初安石與韓呂二家兄弟韓絳韓維與呂公
著友三人皆游揚之名始盛安石又結一時名
德之士　皆厚善當豁曾公亮咸喜之

至　揚之人俱退斥不用丁未錄上
之人議論不可聽如王安石　當
流俗毀謗亦何由能安職　相　與叶
心施爲公亮曰王安石　聖知如
此雖殺身報陛下自其　相與各欲致
其義而已上曰伊　天　重自以
爲天民之先覺其志蓋如此　故與安石
善安石得政多所更張人心不寧范純仁召自
陜西即言於上曰願陛下圖不見之怨上曰何
謂也純仁曰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

怒者即不見之怨也及居諫職數言事大抵皆
忤安石意劉琦等罷御史純仁又力爭請速解
安石機務以慰天下之望并言曾公亮趙抃等
不能救正詞氣甚厲遂罷同知諫院爲起居舍
人同修起居注純仁固辭遂錄所上章申中書
其略曰王參政以文學自負議論得君專任已
能不曉時事而又性頗率易輕信姦回欲求近
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
軻鄙老成爲因循之人弃公論爲流俗之語加
以曾相公一切依隨　參　能　見之怒

以白上純仁遂出止諭王安石曰聞有三不足
之說否王安石曰不聞上曰陳薦言外人云今
朝廷以爲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法令
不足守作　指此三事此是何理
下氣事唯恐傷民此即
言何足恤至於祖宗之法
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數次　世守之則
祖宗何故屢　變　閣學士司馬光
所草也初眉山蘇洵來遊京師歐陽脩一見之
大稱嘆由是名動天下時王安石名亦盛脩亦

善之脩勸洵與安石遊安石亦願交於洵洵曰
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作
辯姦論以刺之此論既出安石始銜洵安石既
得政每贊上以獨斷上專信任之洵子五使館
蘇軾發策云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
斷而亡齊威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
功異何也安石見之不悅上數欲用軾安石必沮毀之劉
攽劉恕皆與安石有舊安石既得政恨攽恕不肯同
已乃交惡安石嘗欲引恕爲條例司屬官恕固
辭因言天子方屬公政事不應以利爲先呂誨
罷中丞恕見安石條陳所更法令　者

宜復其舊則議論自息安石遂與之　廣坐怒對
安石之黨公言安石過失無所避聞者或掩耳
攽尋通判泰州恕監南康軍酒皆不得留京師
初李定從學於王安石故安石使右正言孫覺
薦之定至京師因謁李常常問南方之民以青
苗爲何如定曰民俱便之無不喜色者常謂曰
今朝廷方爭此君見人勿爲此言也定即詣安
石白其事曰定惟知據實而言不知京師不得
言青苗之便也安石喜謂曰君今被旨上殿當
具爲上道之因客薦召對稱旨遂除太子中允

權監察御史裏行錄　未　又有寧州倅鄧綰者上
書言陛下得伊呂之佐作青苗免役等法百姓
無不歌舞聖澤臣以所見寧州觀之知一路皆
然以一路觀之見天下皆然此誠百世之良法
願陛下堅守行之勿移於浮議也又與王安石
書及頌安石大喜白於上使乘驛詣闕又累詔
趣之既召對上問識王安石否曰不識上曰今
之古人也又問識呂惠卿否曰不識上曰今之
賢人也綰退見安石欣然如舊交累除兵部員
外郎兼侍御史知雜編長安石嘗欲置其黨一二

人於經筵以防察奏對者呂惠卿既遭父喪安石未得腹心所託著作佐郎編修中書條例曾布巧黠善迎合安石悅之故以布代惠卿入侍經筵遂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以資序淺後改集賢校理遷檢正五房公事布每事白安石即行之或謂布當白參政指馮京及王珪也布曰丞相已議定何問彼為俟敕出令押字耳同上初常秩不肯仕宦世以為必退者安石更定法令士大夫沸騰以為不便秩見所下令獨以為是被召遂起對垂拱殿　臣才不適用願得復歸上曰卿來安得不少留異日不能用卿然後有去就可爾遂除右正言直集賢院管勾國子監李常與呂惠卿同檢詳三司條例常本安石所引用者後除諫官言常平取息非便呂惠卿謂常曰君何得負介甫上嘗謂司馬光曰李常非佳士屬者安石家居常求對極稱其賢以為朝廷不可一日無也以臣異議青苗之故寧可逐臣不可罷安石也既退使人具以此言告安石以賣恩光曰若爾誠罪人也安石之求分司也常雖言安石不當去又言青苗不當取息二

分且乞罷之安石既出而責常曰君本出條例司未嘗前青苗議今又見攻何以異於蔣之奇也初淮南轉運判官蔣之奇嘗與安石書言百姓列狀乞亟行助役新法曰上推不貲之恩下受罔極之恩安石具以白上曰百姓如此或稱人情不安者妄也之奇遂除副使後之奇乃反攻安石初安石立制置三司條例司上命樞密院陳升之同安石制置三司條例及升之拜相遂言制置三司條例難以簽書欲與安石白上併歸中書而安石以為恐不須併之　為併之無　御史中丞呂公著奏言罷條例司　書為是已而　亦無條例司之不當特　安石　文彥博曰俟徐言稍息　歸中書於是條例司言常　新　命呂惠卿同判司農寺後五年冬詔中書有置局取文字煩擾官司無補事實者悉罷之於是司農條例司始罷時熙寧三年五月也錄丁未先是安石既執政首取三司條例司別　一局聚文章之士數人與相謀議遂議行青苗之法併置諸路提舉官上從之自此青苗法遂行於天下使者冠蓋相望遇

事風生於是范鎭呂公著李常等俱奏以爲青
苗法當罷所遣使者當追還而安石傳經義出
已意辨論輒數百言牢不可解宰相曾公亮陳
升之皆爭以爲不便廷論方洶洶而判大名府
韓琦亦自外數條青苗害天下之狀來上於是
上感悟始欲罷之安石惶遽自失家居累表乞
分司呂惠卿懼失勢亟上表請對既對自往傳
宣起安石安石既起　以琦疏送條例司疏駁
之於是上欲稍修改其　以合衆論安石曰陛
下方欲以道勝流俗無以　方戰自却即坐爲
敵所勝矣以故范鎭呂公著　相繼罷逐而
翰林學士司馬光亦辭樞密使而安石意猶未
快又以判亳州富弼諫新法落使相判汝州又
之吏有不奉　盍欲深罪之上不可安石
固爭之曰不　行矣上曰聞民間亦頗
苦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無足顧也
上曰豈若併祁寒暑雨之怨亦無耶安石不悅
退而屬疾居家數日上遣使慰之乃出是歲熙
寧七年也自新法行常平錢散之略盡旱災日
廣流民無以周給之上大憂諭中書令常平錢

穀常留一半其見倚閣户　給之安石雖甚
不樂然上意不可回矣埛先是青苗法行民病
之雖一時臺諫之臣并侍從臣爭言不可而安
石愈益主之力韓琦時鎭北京於是自外奏封
事言青苗實爲天下害奏至上始疑焉安石心
知上意疑乃移病固請分司翰林學士司馬光
草批答乃以大義責安石有士夫沸騰黎民騷
動之語安石大憤立奏書訴於上於是上復爲
手詔諭安石又令呂惠卿諭旨遂謝復視事安
石之在告也上諭執政罷青苗法曾公亮陳升
之欲即奉詔趙抃獨欲俟安石出令自罷之連
日不決上更以爲疑安石出視事持之益堅人
言不能入矣安石遂取韓琦所奏下制置三司
條例司疏駁之頒於天下疏駁既下韓琦不勝
憤懣復上疏力言之於是御史中丞呂公著等
咸言條例司疏駁韓琦非是上心知琦之精忠
而又內重安石故青苗遂不罷當是時有唐坰
者爲北京監當小有才辨韓琦甚愛之上書言
青苗不行宜斬大臣異議如韓琦者數人安石
大喜薦之召試賜出身擢用爲同知諫院時樞

密使文彦博亦數言青苗不便上曰吾令中使
二人親問民間皆云甚便彦博對曰韓琦三朝
宰相不信而信二閹乎安石每有中使宣召及
賜與所贈之物必倍舊例陰結入內副都知張
若水押班藍元震用能固上之寵二人潛察府
界俵錢事還言民間皆情願無抑配者故上行
其法益堅纊二年十月龍圖閣學士陳薦言大
臣建退軍之議揃禁兵月廩使就食江淮禁兵
在京師祖宗之制所以重內輕外其來已久人
情居處安習一旦輦從去國客食卒伍衆多非

所以安之也宜如舊上從之卒罷退軍議纊三
年十二月初行保甲之法用五百家爲一大保
人極勞弊未幾慶卒因之爲亂其後上亦浸知
保甲之策爲民患至有質衫襖而買弓箭者又
有自殘而避團結者
上深念之以責執政久之河平安石因託以爲
功又自謂青苗之令已行獨保甲市　免役者
在得其人而行之乃復　陳又　年上詔中
書曰京城門外草市保甲　居民逐利求之
排之亦無所用可速罷既而以自冬及春旱暵

爲災欲悉除保甲　以爲水旱常不足貽
聖慮上曰此豈　事卒　罷　司農言今歲秋
成請復編排保甲　　　矣錄丁未王安石弟
安國自西京國子教授召對帝因問安國卿兄
秉政物論如何對曰所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
耳上默然安國嘗力諫安石天下洶洶不樂新
法俱歸咎兄恐爲禍安石不聽安國哭於家廟
曰吾家門衰矣又嘗責會布以惑誤丞相更變
法令布答以朝廷變法子弟何與安國怒切責
之安國後遷崇文院校書以非毀其兄卒爲呂

惠卿所陷云安石與弟安國白首窮經夙夜講
誦琢磨予雱從旁剽聞習熟未冠已著書數十
萬言年十三時得秦州卒言洮河事歎曰此可
撫而有也使夏人得之則吾敵強而邊受患博
矣故安石力主王韶議後雱舉進士授旌德尉
不赴作策三十餘篇極論天下事皆安石輔政
所施行者尋召爲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安石
弟安禮先學河東機宜呂公弼薦於朝謂材堪
大用代還召對稱旨遷著作佐郎崇文館校書
後除尚書左丞元城先生語錄曰先生與僕論

變法之初僕曰神廟必欲變法何也先生曰蓋
有說矣天下之治未嘗無弊者祖宗以來以忠
厚仁慈治天下至於嘉祐末年天下之事似覺
舒緩委靡不振當時士大夫亦自厭之多有文
字論列然其實於天下根本牢固至神廟即位
富於春秋天資絶人讀書一見便解大旨是時
見兩番不服及朝廷州縣多苟緩不及漢唐全
盛時每與大臣論議有怫然不悅之色當時執
政從官中有識者以謂方今天下正如大富家
上下和睦田園開闢屋舍牢壯財用充足但屋

宇少設施器用少精巧僕妾樸魯遲鈍不敢作
過但有鄰舍來相淩侮不免歲時以物贈之其
來已久非自家做得如此遂不敢承當上意改
變法度獨金陵揣知上意以一身當之以激切
奮怒之言以動上意遂以仁廟爲不治之朝神
廟一旦得之以爲千載會遇改法之初以天下
之論謂之流俗內則太后外則顧命大臣等有
不能回況臺諫侍從州縣乎秪增其勢爾雖天
下羣起而攻之而金陵不可動者蓋此八箇
字吾友宜記之僕曰何等八字先生曰虛名實

行强辨堅志當時天下之論以金陵不作執政
爲屈此虛名也平生行止無一點涴論者雖欲
誣之人主肯信乎此實行也　之前貫穿經
史今古不可窮詰故曰强辨　欲任意
行一事或可以生　禍　可以此動故曰
堅志因　之
初與主上若　累復詰難使
人主伏　成又大臣等敬仰
分非與熙寧初
金陵者何也僕以新對

爲大害不在是也且論新法　之
法尚不同而金陵乃以成
祖宗所以不敢多爲法令者　恐
民也僕曰所謂大害者何也先生曰正
開且嘉祐之末天下之弊在於舒緩金陵欲行
新法恐州縣慢易因州縣慢易權用新進少年
而僥倖之路從此遂啓又教人主作威作福之
柄故有不次用人至於特旨御前處分金字牌
子一時指揮之類紛紛而出以爲賞罰人主之
柄且此柄自持可也若其勢必爲姦臣所竊則

賞罰綱紀大壞天下欲不亂得乎

祖宗時執政私第接賓客有數度宦幾不復可進自王荊公欲廣收人才於是不以品秩高下皆得進謁然自是不無營緣干求之私進見者既不敢廣坐明言其情往往皆於送客時羅列廡下以次留身敘陳而退遂以成風執政既日接賓客至休日則皆杜門不復通閽吏以榜揭於門曰假日不見客京師士大夫因言廳上不說話而廡下說話假日不見客而非假日見客以為異云石林燕語

十月丙申富弼罷相除檢校太師依前行左僕射同平章事武寧軍節度使判亳州

制曰三台處中以裁萬物之化四嶽總外以牧黎民之審如山河之經九州若股肱之衛一體出處之際朕無間然具官富弼踏中 弗勉學幾聖而獨至識造物之未形貴之起 朝盛德儀 辟闢召從於列屏俾進翊於 司為 尚新 求及經邦之務遂陳避位之辭詔雖 莫同章甫之而復至朕憮然自念嗟莫能勝既閱勞於 機其聽 於私佚建武寧之節以殿東 守景亳之符以長南 仍莅鴻鈞之位尚優黃髮之行於戲不處成功尊老氏榮名之畏其旋元吉要義經履道之終雖弗從於吾游亦自保於爾福

弼以熙寧二年二月再入相至十月罷爲相凡九月故事兩制差除必宰相當筆是時富弼在告曾公亮出使獨王安石參政事心惡錢公輔等遽除出之公輔遂自知制誥知鎮江府鄭獬亦自翰林學士知杭州弼由此不平多稱疾臥家及御史劉琦錢顗等奏劾安石及其他大臣並落御史被貶范純仁亦露章顯奏琦顗稍安石及在位大臣又盡錄前奏申中書於是執政大臣俱列名露章求罷上以優詔答之富弼自是不復出視事錄丁未王安石既得志專權自恣盡取祖宗法度紛更之弼每爭不能得故常移病不入旬日一再見三日一復謁告如是者數矣又得詔皇恐復 奏於是召見垂拱殿賜弼坐之遂引疾辭位上省奏不悅以手詔責之弼既從容謂曰二府中謂卿實無病弼頓首謝曰實病既退遂稱篤固請不許奏五上又求對面請上不得已許之以弼欲西京養疾乃命判河南制下六日而乞改亳州於是令貼麻改正從弼請也弼之久在告也知諫院范純仁嘗上章引義責弼一日上從容與輔臣論天下事上曰觀弼意亦欲有所爲但須人俱無言乃肯爲耳安石進曰如今要立事何能免人紛紜弼既力請去

上将許之問曰卿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彦博
神宗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拜武
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亳州司馬光曰富弼
老成有人望其去可惜上曰朕所以留之至矣
彼堅欲去光曰彼所以欲去者蓋以所言不用
與同列不合故也上曰若有所施為朕不從而
去可也自為相一無施為惟知求去他日王安
石見上言事因力詆弼曰陛下以為富弼何如
人臣但見其能一切合流俗以為聲名而已富
弼若用其智畧無以過人所以有名與為世所

宗者能養流俗之交而已天下無事人主一切
仰成故富弼得以此時收人譽若天下有事用
如此智畧欲扶危救　必誤天下事如
爾弼在亳州時方行青苗
息錢法弼以謂如是則財聚於上民散於下且
富民不欲請願　不可復得故得之不
行而提舉常平趙濟劾弼以大臣格新法法行
自貴近者始章下本　劾之連逮愈發
於是弼上疏自言主　獨坐臣又願賜
告歸洛養疾詔許之有司承望風旨獄又不决

會孫劉摯為監察御史裏行摯即上疏論亳州
獄起不正疏奏上　開　至是獄具通判
令佐各衝替而弼亦落使相判汝州時四年六
月也富弼之出也楊繪草詞云天付忠純安石
大恨之安石曰御史劉摯彈擊奉法之趙子幾
以為諂刻今嘗職奉公即謂之諂刻欺罔萬端
即為忠純何以正朝廷其後因繪爭役法上語
執政曰繪作弼制乃更譽弼殊不體朝廷意弼
辭汝州之命詔不許弼既不得請乃止乞更不
簽書新法不報弼於是言新法臣不曉不可以

復治郡請復還京洛養疾卒得以歸尋請老拜
司空復武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進封韓國公
致仕後因故參政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至和
二年嘗與文彦博劉沆及弼乞立英宗為儲嗣
神宗嘉之以弼為司徒元豊六年閏六月丙申
弼薨年八十弼雖致仕家居而朝廷有大利害
知無不言弼已病猶上章言事大抵論君子小
人為治亂之本且言上左右多小人是日大星
殞於所居還政堂下空中如甲馬聲至
薨司馬光范純仁哭之子紹庭紹

泣曰　押章疏一通殆遺表也允純仁曰嘗
不　世莫知其所言者贈太尉謚曰文忠元
祐六年贈太師配享神宗廟庭篆其碑曰顯忠
尚德紹聖中章惇用事謂弼得罪先帝罷配享
至靖康而復　弼好善疾惡出於天性其爲
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
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
之職也弼早有公輔之望天下皆稱曰富公名
聞夷狄遼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否忠義之性
老而彌篤云

同日曾公亮拜昭文相自集賢相除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兼譯經潤文使魯國公
陳升之拜集賢相自尚書左丞知樞密院事除行禮部尚書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公亮昭文相制曰王者攬權綱以盡天下之謀總神
機以濟天下之務故君臣同力相得益彰陰陽並和
以致太治適登碩輔肅告羣倫具官曾公亮德應中孚道
經皇極躬清慎之一守歷險夷之百爲巫咸之乂商
家雖載六臣之列留侯之安漢蕭未膺上宰之崇朕
拂龜而兆祥端扆而定志稽用師言之協進居台袞
之元若股肱之輔予躬若垣墉之保于室顧於倚用

維以蒙成於戲覽前載之交考名臣之事蓋稷契之
佐其迹易而守成之相其功難宜勉輔於嶽獻庶共
恢於遠御
升之集賢相制曰　三　則風雨不失其序聖如
二帝然股肱亦繫其人上　之明下謹國鈞之
寄方審求於賢輔　參　於政　若時登庸蓋出定
命具官陳升之識幾聖蘊謀合皇猷學積　原而心彌
智酬千變而力彌裕早膺仁祖之擢以遺文考之知
肆予沖人克即大任問甲兵則有鎮撫四夷之略問
衣食則有運理羣物之心撫[illegible]百王之誥經一世之

績宜進躋於賢序以延登於宰　知歷選之既難
委用之既重則義莫得以憂已道維專於澤民豈特
無疆之休亦有無窮之問於戲論金穀之計宜歸內
史之司作霖雨之滋是應高宗之命往欽帝載膺代
天工
本朝宰相有以侍郎爲之而無左右丞爲之者
學士王珪當制以故事言故升之職遷尚書上
既許富弼辭位問弼曰卿即去誰當代卿者弼
薦文彥博上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默然
升之資歷高於安石而素與安石相表裏故安

石勸上先用之上曰文彥博朝廷之宗臣朕方倚以彊陲之事雖用陳升之爲宰相其令升之位彥博下以稱朕遇賢之意彥博言國朝樞密使無位於宰相之右者獨曹利用嘗位於王曾張知白上臣忝文臣不敢亂朝廷尊卑之序詔不許彥博再辭遂命升之班彥博上緣長上既相升之問司馬光外議云何光徐對曰閩人狡險楚人輕易今二相俱閩人二參政俱楚人必將援引鄉黨之士充塞朝廷天下風俗何以得更淳厚上曰然今中外大臣更無可用者獨升之

有才智曉民政邊事他人莫及光曰升之才智誠如聖旨但恐不能臨大節而不可奪耳昔漢高祖論相以爲王陵少戇陳平可以助之陳平智有餘然難獨任真宗用丁謂王欽若亦以馬知節參之凡才智之人必得忠直之人從傍制之此明主用人之大法也上曰然升之朕固已戒之矣錄丁未初陳升之與王安石同制置三司條例司難以簽書欲令孫覺呂惠卿領局而升之與安石提舉安石欲如故升之曰臣待罪宰相無所不統所領職事豈可稱司上曰乃者陳

升之在密院今俱在中書併歸中書如何安石曰升之恐以制辭云金穀之計宜歸內史之司故以任此職爲耻陛下本置此司令中書密院各差一人今若差韓絳共事甚便上曰善十一月乃命樞密副使韓絳同制置三司條例升之深狡多數善傅會以取富貴爲小官時與安石相遇淮南安石深器之及安石用事務變更舊制患同執政者間不從奏設制置條例司升之共事凡所欲爲令條例司直奏行之無復齟齬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贊助或時爲小異陽若不與安石皆同者安石不覺其詐甚德之故

安石推升之使先爲相其制詞學士王珪所草也 登相位於條例司遂不復肯關預安石事益歸之三司何必攬取爲已任也安石 二人於是乎始判縣三年三月壬辰朔 陳升之皆稱疾在告與安石爭青苗錢不 也甲午升之與安石議論不合以母老乞 上固留之升之既與安石忤安石數使辱之升之不能堪稱疾臥家逾百日求解政事不許九月辛卯復求入見有旨再拜而已

令扶至殿門
熙寧三年庚戌
二月壬申司馬光樞密副使紀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除辭不拜
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舉進士甲科王安石既
變更祖宗法度行新法退故老大臣用新進少
年光時爲翰林學士力爭之因屢請去上曰君
子小人盡知卿方正呂公著使契丹亦問有司
馬光者其人甚方正今爲何官卿名爲夷狄所知
柰何出外光固求補外不許頃之上用安石爲

參知政事用光爲樞密副使光以言不從辭不
拜上章力辭至六七曰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
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
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神宗遣人謂光
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光言
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遂復
上疏極諫疏奏上優容之光愈益請乃收還告
勑詔依所乞先是上欲置光西府安石曰今陛
下置光於人上是爲異論之人立赤幟也光朝
夕所切磨者乃劉攽劉恕蘇軾蘇轍之徒而已

安石在告上乃用光及安石復視事因固辭遂
欲罷之曾公亮以爲不可上曰青苗事何與於
樞密副使光不當以此辭公亮乃已時韓琦上
疏論青苗之害神宗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
求去不許既起視事青苗卒不罷光亦卒不受
命卒以書喻安石三往返開喻苦至猶幸安石
之改也安石卒不聽光由是與安石怨矣神宗
猶欲用光光不可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
三年七月樞密使呂公弼將去位上議所以代
之者曾公亮韓絳極稱司馬光上遲疑未決始

欲用馮京又欲用蔡挺既而欲并用京及光安
石曰司馬光固佳今風俗未定議論尚紛紛用
光即異議有宗主事無可爲者絳徐以安石所
言爲然公亮言不當以此廢光因請用之上弗
許乃獨用馮京爲樞密副使明日又謂執政曰
京弱并用光如何公亮以爲當安石曰比京差
彊然流俗必以爲宗主愈不可勝公亮又論光
可用安石曰光言未嘗見從若用光光復如前
日不就職欲陛下行其言朝廷何以處之上遂
不用光光在永興奏乞倚閣災傷地分所欠青

苗錢奏入不報光之官踰月乃上疏曰臣先見
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
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今陛下惟安石之言
是信云云疏奏上猶有意用光四年詔光移知
許州令過闕上殿上曰如光者常在左右人主
自可無過矣光就辭許州固請乞判西京留司
御史臺以脩資治通鑑久之乃從其請自是絶
口不復論新法四年五月呂誨病亟光往省之
問有以見屬乎誨張目疆視曰天下事尚可爲
君實勉之遂卒七年三月乙丑以久旱詔求直

言初光自許州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即
絶口不論事至是讀詔泣下光乃復陳六事一
青苗二免役三市易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
尤病民者宜先罷且言執政之臣在於好人同
已而惡人異已閏四月光復上疏論當今之弊
言臣衰疾浸增是以冒萬死一生爲陛下言之
儻陛下猶棄忽而不信此則天也臣不敢復言
矣十年十二月司馬光以書與吳充充代安石
爲相知天下不便新法欲有所變更嘗乞召還
光等又薦孫覺等十數人皆安石所斥退者故

光遺以此書而充不能用光亦卒不起其後執
政缺上有無人才之嘆左丞蒲宗孟對曰人才
半爲司馬光以邪說壞之上不語正視宗孟久
之宗孟懼甚無以爲容上復曰蒲宗孟乃不取
司馬光耶司馬光者未論別事只辭樞密一節
朕自即位以來惟見此一人他人則雖逼之使
去亦不去矣上之眷禮於光不衰如此元豊三
年三月光奏提舉嵩山崇福宮已經兩任難更
除授止乞專修資治通鑑詔特許再任資治通
鑑成除資政殿學士降詔褒諭五年將行官制

上謂輔臣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蔡確進
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王珪亦助確乃已及除
第四任提舉崇福宮詔滿三十箇月不候替
人發來赴闕蓋將復用光也是歲秋寢感疾
始有建儲意又謂輔臣曰來春建儲其以司馬
光及呂公著爲師保光與公著上雖議論終不
合而極口稱其賢以長編與丁未錄參修元城先生語錄
曰神考之信任金陵是甚次第而老先生號爲
黨魁故金陵以兩府啗之欲絶其辭然老先生
是豈可以官職啗者也故聞政府之命其去愈

平當時臺諫皆金陵之黨遂造一件大事點汚老先生如霍光事神宗謂金陵曰前日言章大無謂司馬光豈有此事金陵請事目神宗曰置之讒言不足道也故老先生以端明為崇福退居於洛者十五六年天下之望翕然歸之至於元祐之初主少國疑之際一用老先生天下無異論儻神宗聽人言以一二事汙衊之重責黨比以厲餘臣之異意者雖天下知老先生無此事而天下之士惡直醜正或有疑者則老先生之聲價豈得如此大近來朝臣之出必有言章

醜惡之辭極力詆毀之至令天下無一全人萬一要箇好人使安可得也此不是國家壞了乃自壞也又曰金陵在侍從時與老先生極相好當時淮南雜說行乎時天下推尊之以比孟子其時又有老蘇人以比荀子但後來為政與老先生議論不合爾老先生嘗謂金陵曰介甫行新法乃別用一副當小人或在清要或為監司何也介甫曰方法行之初舊時人不肯向前因用一切有才力者候法行已成即逐之却用老成者守之所謂智者行之仁者守之老先生曰

誤矣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若欲去必成讎敵他日將悔之介甫默然後果有賣金陵者雖悔之亦無及也賣金陵者呂惠卿吉甫也

四月己卯趙抃罷參知政事自右諫議大夫罷為資政殿學士知杭州

抃自治平四年九月除參知政事是年四月罷在政府凡四年王安石用事下視廟堂如無人因爭新法怒目同列曰公輩坐不讀書耳抃折之曰君失言矣如臯陶稷契之時有何書可讀耶安石默然抃與安石議論多不協安石更張

政事抃屢言其不便及司馬光辭樞密副使不拜一時正人相繼引去抃乃上言今不罷財利而輕失民心不罷青苗使者而輕棄禁近耳目臣恐天下自此不安矣言入即求去不許時安石家居求去上諭執政罷青苗法抃獨欲俟安石來改由是新法不罷抃大悔後上言極論因累章乞罷遂命出守杭州後自知青州除資政殿大學士知成都府前此無政府復知成都者抃請行上甚悅後告老以太子少保致仕元豊七年薨年七十七贈太子少師謚清獻

同日韓絳叅知政事
侍御史知雜事陳襄言竊聞已有制命除韓絳樞密副使兼叅知政事陛下始用王安石叅預大政首爲興利之謀先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行制置三司條例司未幾升之用是遷爲丞相而絳又領之曾不數月今又以絳叅預政事則是中書選任大臣皆以利進自古至治之朝未有此事也臣欲乞罷絳叅知政事今後中書選任大臣必求道德經術之賢以處之而不得以利進絳自治平四年九月除樞密副使是年

三月兼叅知政事執政凡四年夏人寇慶州九月除陝西路宣撫使十二月即軍中拜相
七月壬辰呂公弼罷樞密使爲吏部侍郎觀文殿大學士知太原府
公弼自治平二年七月除樞密副使四年九月除樞密使是年七月罷在樞府凡六年王安石變法公弼屢勸上宜務安靜又與韓絳爭肉刑議不協公弼具疏將論之從孫嘉問附安石竊公弼論奏草以示之安石輒先白上上始不樂公弼及胡宗愈攻絳上疑公弼使之於是謂執政曰公弼屢反覆今幷州闕人宜即使公弼往

會公亮言公弼先朝兩府欲以轉兩官上曰陳升之出乃不曾轉官然卒從公亮言
執政罷政樞密使除宣徽使轉一兩官判藩府具次除觀文殿學士皆宣麻熙寧間呂惠穆公弼因爭新法求去王安石沮之只送舍人院命詞先公時掌外制繳詞頭舉典故論之安石勸上內批令後樞密使罷更不宣麻此禮數遂廢叅元道官制撫書典
五年正月上議除公弼代郭逵逵以知鄭州呂公弼爲宣徽南院使判秦州郭逵判渭州始用王安石之言也上諭中書曰公弼在河東當五路師倉卒綏御有方故使代逵恐王韶生事則委之鎮撫公弼聞命即戒行上喜復召對面加

慰勞而遣之六年三月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尉西太乙宮使呂公弼卒贈太尉諡惠穆
同日馮京樞密副使自翰林學士端明殿學士授戶部郎中權御史中丞遷右諫議大夫除
京字當世鄂州江夏人自鄉選至廷對俱策名第一宰相富弼京之婦翁也上嘗謂王安石曰京似平穩安石曰京燭理不明若皷以流俗即不能自守蓋京嘗爲御史中丞上疏論時政因陳六事神宗以示王安石安石深詆之上曰京作中丞恐失職今作樞密副使何如安石曰亦

可也於是呂公弼將去位上議所以代之者曾
公亮韓絳極稱司馬光上遲疑未決始欲用京
又欲用蔡挺既而欲并用京及光安石沮之乃
獨用京
九月庚子曾公亮罷相（降守司空檢校太師兼侍中河陽三城節度使集禧觀使）
制曰朕紬繹前載之文樂見名臣之節蓋位至者于
國心有加於澤民功成者本天道惟在於抑巳誕揚
賛冊以告治廷（具官曾公亮）懐器通時絜身絕類蚤逢熈
於神運寖發蘊於賢謨膺二后之顧言奉沖人於大
統自初輔政十有五年而四夷守於封疆百姓遂其

衣食匪圖近歲纔託一誠深據禮經之陳欲還君務
而去雖終食而屢歎卒高情之莫回況留侯未衰何
遽遺於人事且周公雖老頎猶在於京師其保宏父
之居兼管納言之任高旗鉅節遂臨踐土之津開館
珍臺獨把浮丘之袂於戲以退為進蹈天下難偃之
風不德其功應君子有終之吉往祇茂寵更穆英猷
公亮自仁宗嘉祐六年閏八月拜相至是年九
月罷在相位凡十年神宗初即位公亮自門下
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英國
公除尚書左僕射依前兼集賢進封兗國公不

以監修國史及昭文館大學士授公亮為韓琦
故也至熙寧元年正月以旱甚公亮援宰相以
災異罷免故事乞罷政手詔答以書雖百上朕
亦不聽也二年二月富弼始為首相十月弼罷
公亮乃遷首相初濮議之起御史呂誨率臺屬
劾奏參知政事歐陽脩首開邪議宰相韓琦曾
公亮附會依違不報及新法之行劉琦錢顗等
奏劾王安石併及其它大臣其奏曰曾公亮位
居丞弼反有畏避安石之意陰自結援更相稱
薦以固寵榮致安石敗壞中書故事曾公亮之

罪也趙抃則括囊拱手但務依違疏奏琦等遂
罷御史知諫院范純仁亦露奏乞解王安石機
務并言曾公亮趙抃等不能救且曰曾公亮年
高不退一切依隨趙抃心知其非不能力救亦
不報時右正言李常言青苗不便上閱常奏頗曾
公亮陳升之曰常平事經中書行遣令人言紛
紛如此乃因執政論議不一故也公亮曰陳升
之乃元叔法之人李常亦同論議今尚俱以為
言則其不便可知公亮因請罷提舉官收執法
付提刑司行之若併新法悉廢之尤善於是上

問李常疏如何措置發存令常分析公亮升之
力爭安石亦力辨之公亮曰安石但欲己論勝
耳上正色曰豈有此邪公亮曰此言若誣天實
臨之上卒令常分析公亮升之與安石爭青苗
久不勝皆稱疾在告三年二月先是詔諸路提
刑體量覺察提舉常平官抑配人户青苗錢并
州縣抑遏不散及韓琦言青苗之害王安石在
告會公亮陳升之等舉行前詔乃刪去毋得抑
遏不散之語安石復視事志氣含憤面責曾公
亮等曰爲宰相當有執守何得妄降箚子令體

量抑配青苗又輒刪去當日詔語公亮等不敢
抗五月戊戌上問王安石條例司可併入中書
否安石曰待修中書條例有端及已置局自可
併爲一令尚　合與韓絳請間奏事未可上曰
豈防曾公亮異議乎及問陳升之何如安石曰
升之猶可共事公亮多用機巧又專欲守其故
態自呂公著齟齬以來及得升之叶助益鄭與
議事上曰公亮老亦且去矣初公亮久在政府
王安石之入也公亮力薦引之故安石初參大
政上召謂曰曾公亮必更與卿協力及刪縱政

公亮知上方向安石陰助之而外若不與同者
置條例司更張衆事一切聽之每遣其子孝寬
與安石謀議至上前無所異於是上益專信任
安石以其助己深德之故推尊公亮而沮抑韓
琦御史至中書爭論青苗事公亮俛首不答安
石厲聲與之往返由是言者亦以安石爲專而
公亮不預也蘇軾嘗從容責公亮不能救正朝
廷公亮曰上與安石如一人此乃天也然安石
猶以公亮不盡同己數加毀訾公亮年已七十
雖屢乞致仕上輒留之公亮去亦弗勇安石黨

友猶疾之其後安石益自用公亮數爭上前不
能奪屢請致仕至是始得罷以集禧觀使五日
一奉朝請大勅繫銜在曹佾上出入如二府儀
仍詔公亮諸子依韓琦例推恩遂以比部員外
郎孝寬爲祕閣校理孝宗孝純並遷官熙寧四
年四月判永興軍慶卒已伏誅公亮一以鎮靜
待之人情遂安飛語亦息上聞謂王安石曰大
臣肯奉法如公亮極不可得也遂詔赴闕爲集
禧觀使五年六月遷守太傅致仕特許告謝故
事致仕官不入謝上以公亮三朝故老特加禮

仍給見在支賜未幾子孝寬簽書樞密院事迎
公亮就養西府元豐元年閏正月太傅兼侍中
致仕魯國公曾公亮卒年八十上莫哭之輟視
朝三日贈太師中書令配享英宗廟庭謚宣靖
及葬恩禮視韓琦篆其碑首曰兩朝顧命定策
亞勳之碑前一日車駕又臨之特恩非故事也
上嘗論輔臣曰公亮謹重周密內外無間受遺
輔政有始有卒可方漢張安世公亮善薦士多
得人然持祿固寵爲世所譏初詔遺表外增推
恩二人子孝宗遷一官孝純賜同進士出身後

孝純辭出身乞將所得恩官其族人之未仕者
許之紹聖元年七月曾布因言曾公亮先帝以
爲亞勳而其家殊不爲朝廷所旌寵自孝寬卒
今獨孝純一子仁二十四年不改官先帝嘗賜出
身辭不受權太常丞爲執政所梗遂闔門不仕
上矍然曰殊不知其有子
辛丑馮京參知政事自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除
吳充樞密副使自翰林學士右司郎中權三司使遷右諫議大夫除
充字沖卿尚書左丞育之弟也上初欲用充爲
參知政事王安石曰充與臣有親嫌乃徙京而

充代之
十月戊寅陳升之罷相以母憂罷
升之自熙寧二年十月拜相是月丁母憂爲相
一年升之母卒上爲輟視朝明年詔起復升之
請終喪許之元豐二年四月鎮江軍節度使同
平章事秀國公陳升之致仕時直學士院安燾
草辭有云尹躬一德共嘉同體之和說命三篇
獨先注意之任卒有成績基於始謀御史舒亶
指此六句以爲悖禮失實詔燾改之乃盡去六
句止曰蚤從士論擢與冢司後二日升之卒贈

太保中書令輟視朝二日成服於苑中謚成肅
十二月丁卯韓絳王安石並拜相絳自吏部侍郎參知政事除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安石自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除禮部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
絳昭文相制曰三王臣主俱賢不能止誥誓之事二
帝揆獄在內其唯協天人之和蓋近迹狹而易循至
化默而難運朕欲馳寥廓之見舍攣拘之文大超不
世之君須謀非常之輔具官韓絳蹈先聖之學躬上賢之
資思功名爲己圖慕忠義之前躅而復正色自峙綽
有大臣之風臨機不回多適庶事之要文武兼備其
器股肱實繫其人朕登延閎材既偕羣策之慮度軼

往制何愛隆名之私願全節之未還將袞衣之已屬
其位百寮之冠以司大政之元且唐相之願爲良臣
終授君以顯號泰稷之尚詢賢老猶蹐俗於　豈
伊英猷不至上治於戲形範正金錫美則爲國利器
之疆陰陽和風雨時則爲天泰階之應往宣一德庸
底丕平
安石拜相制曰夫天地至神也非統氣運物則功不
足見於時聖賢一道也非經世裕民則名不足見於
後故士莫不待辰而欲奮志莫如得位而遂行矧夫
居三公之官而有臨四海之勢豈不能宪利澤躬義

宗以事施於一時而譽動於後世者哉具官王安石良心
不外德性位尊至學窮於聖人貴名薄於天下不以
榮辱是非易其介不以安危利害辭其難方予訪落
之初勞乎用賢之務昭發猷念與裁政機綮皆所傷
會靡相身之憚孤忠自許唯知報國之圖朕取其知
道者深倚以爲相者久益合至公之首肆敷大命之
休若作室用汝爲垣墉若濟川用汝爲舟楫予有違
而汝弼汝有爲而予從於時大亨蓋出絶會於戲自
成湯至于帝乙靡不懷畏相之心若孟子學於仲尼
其唯達事君之道尚祈交勑卒俾紫成

安石自參知政事爲史館相辭不許又辭又不
許乃受四年三月丁巳朔頒學校貢擧新制先
是安石奏罷學校貢擧之法詔兩制三館議
之上得翰林學士司馬光與直史館蘇軾議雖
釋其疑然至是卒除聲律專意經義罷明經及
諸科更新制如安石請　其後又命呂惠卿修
撰經義以安石提擧而以安石子雱兼同修撰
八年訓釋詩書周官成乃拜安石左僕射門下
侍郎錄　丁未　時率錢助役官自雇人監察御史劉
摯陳其十害安石使張琥爲十難以詰之琥辭

不爲曾布自請爲之有旨令摯分析摯復上疏
歷數時政之失其疏曰安石自以太平爲己任
得君專政二三年間開闔動搖擧天地之內無
一民一物安其所者蓋自青苗之議起而天下
始有聚斂之議青苗之議未允而均輸之法行
均輸之法方擾而邊鄙之謀動邊鄙之禍未艾
而漳河之役作漳河之害未平而助役之事興
其間又求水利也則民勞而無功又開淤田也
則費大而不力又省併州縣也則諸路莫不擾
民以應令又起東西府也則大困民力禁門之

側斧斤不絶者將一年而未已其議財也商估市井屠販之人皆召而登政事堂其征利也則下至於歷日而官自鬻之數十百事交舉並作欲以歲月變化天下使者旁午牽合於州縣小人挾勢附佐於中外至於輕用名器混淆賢否忠厚老成者擯之爲無能俠少儇辨者取之爲可用守道憂國者謂之流俗敗常蠧民者謂之通變除用進退獨任一屬椽曾布祖宗累朝之舊臣則鐫刻鄙棄去者殆盡國家百年之成法則刻除廢亂存者無幾云云 摯遂被貶 同上 先是

詔建東西二府各四位東府第一位凡一百五十六間餘各一百五十二間東府命宰臣參知政事居之西府命樞密使副居之九月府成上臨幸復賜宴于王安石位始遷也三司副使知雜御史以上皆預 續 國朝沿五代後唐之制置三司使以總國計應四方貢賦之入朝廷未嘗預焉一歸三司總鹽鐵度支戶部位亞執政目爲計相凡國家工役之費其所用皆靡耗之大者必命三司使總之乃可節以制度也至王安石爲相自著周禮義以符合新法故特冢宰掌邦計之說謂宰相當主財計遂以三司分權凡賦稅常貢征榷之利方歸三司摘山煑海坑冶榷貨戶絶沒納之財悉歸朝廷其立法與常平免役坊場河渡禁軍闕額地利之資皆號朝廷封樁又有歲科上供之數盡運入京師別創庫以貯之三司不預焉於是祖宗處國計之良法盡壞矣 官制舊典 章聖朝帑藏盈溢其名數皆籍於三司其總數在 使得知之章聖屢欲知其數宰相李文靖沆終不肯令供恐其知數而廣用也乃深得祖宗置三司之微意矣安石乃置

旁通簿於御前盡籍國帑之數在神宗恭儉郡國帑藏率皆富盈至崇寧後蔡京勸上皇以奢費內與營繕外拓境土而又官官各專向應奉及淫巧繕修與夫除戎器備河患凡此之類皆不先關戶部但請於朝廷或兼取於戶部者非若三司府專察以關防也 同上 五年五月王安石留身乞東南一郡言久勞又病恐職事有累致累陛下知人之明上甚怪安石如此曰卿宣所懷有不盡當爲朕盡言之朕何嘗違卿天下事方有緒卿若去如何了自古君臣如卿與朕相

知極少卿於朕豈他人能間六月辛未王安石入見上怪安石求去曰朕於卿斷無疑心朕與卿相知近世以來所未有卿安得不爲朕少屈安石固乞退上固留之丙子王安石又辭位上引劉備託後主於諸葛亮事曰卿所存豈媿諸葛亮朕於卿君臣之分寧有纖毫疑貳乎

同日王珪叅知政事自翰林學士承旨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禮部侍郎以守本官除

珪字禹玉開封人廷試第三除叅知政事前一日使者數輩召珪珪入上御小殿得旨草制相

安石上因出御批示珪曰已除卿叅知政事翌日命果下珪辭不許乃受珪在政府凡六年至九年十月拜相

熙寧四年辛亥

三月丁未韓絳罷相自陝西宣撫使罷相以本官吏部侍郎知鄧州

制曰丞輔之任非端良而莫居典刑之行雖貴近而無間我有明命颺於大廷具官韓絳歷事三朝浸更衆職比疇勁正之器晉服弼諧之司屬者羌渠陸梁戎候騷動輒自貳公之列往定安邊之圖而聽用匪人違盭初詔統制亡狀綏懷寡謀暴興征師深入荒域卒伍駭擾横罹鋒鏑之傷丁黄馳驅重被賫餉之役邊書旁午朝聽震驚朕以其推忠之勤誠爲蓋辟執膺之績亦已居多方公論之騰喧覽奏封之引咎其伸憲法以解機衡仍舊秩於天官殿近藩於京輔於戲奉使失指雖生事之靡容原誠無他亦注懷之素厚往服成命無忘省循

絳自熙寧三年十二月與王安石同拜相至是年三月罷在相位凡四閱月先是熙寧二年以尚書工部郎中李復圭知慶州復圭專殺喜功輕敵致寇西人至傾國大入郭慶等俱死之於是朝廷遣重臣爲宣撫使絳時爲叅知政事請

行安石曰臣於邊事未嘗更歷臣宜往絳曰不可朝廷方賴安石安石曰朝廷所賴乃韓絳爾卒不許安石而遣絳乃拜韓絳爲昭文相初絳之行也文彥博恐絳無功并任其責奏請爲畫一以付絳而略無發兵約束安石亦請不預邊事而西討方略一以付絳絳用种諤謀欲取横山遂城囉兀築撫寧堡調發倉猝關陝騷然人不堪命賊出兵爭撫寧堡陷之急攻囉兀城慶州兵遂大亂朝廷憂之乃罷兵棄囉兀撫寧學

士院元絳草責絳制初云擅興征師上以爲非
擅興命改曰暴興以絳實得旨出師而措置乖
方故貶（新錄罷）八月除觀文殿學士五年四月改
知許州絳十上章乞歸田里守增（龔）王安石亦
爲之言故有是命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七終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八

宋太常博士徐自明著

神宗熙寧五年 壬子

二月丙寅蔡挺樞密副使（自知渭州龍圖閣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除）

挺字子正應天府宋城人挺在平凉凡五年自
以有勞久留邊庭憤鬱爲歌詞因中使至使優
伶歌之有誰念玉關人老之句傳達禁中上亦
憫焉遂召用之

十二月壬午陳升之拜樞相（除檢校太傅行禮部尚書同平章事樞密使）

制曰弼亮天工繫朝堂之碩輔紀綱師律實帷幄之
宗工維予左右之良豈有重輕之異曠咨舊德敷告
大廷（升之）具官陳（升之）受天儒才爲國重器逮事仁祖進登要
樞肆朕宅師興言訪落與圖大政權冠庶工方側席
於奮庸遽執喪而去位屢煩優詔難奪至情比徙月
之告期即治朝而申命視官帝傅增食爰田兼元宰
之隆名服本兵之寵寄安危注意知股肱一體之相
須中外具瞻誠文武萬邦之爲憲永惟經濟屬任老
成勉廼前人之休共新當世之務於戲明明常德朕
有志於宜王翼翼壯猷爾毋懲於方叔靖共厥位協
濟朕心

升之自熙寧二年十月拜相三年十月自相位
以母喪免明年正月詔起復拜相請終喪許之
至是喪除乃有此拜仍大勑繫啣文彦博下遷
內侍齎詔徃賜仍趣令赴闕五月兼羣牧制置
使八年二月詔樞密院陳升之提舉馬軍司以
知審刑院崔台符等言縁軍政事重仁宗時命
樞密使田况提舉乞依故事以樞臣總領故也

熙寧六年癸丑

四月己亥文彦博罷樞密使自鎮南西川節度使守司空兼侍中罷授守司徒兼侍中河東節度使判河陽

制曰秉國大均絶席廟堂之上經時常武運籌樽俎
之間惟吾老成多所更踐覈辭機務徃殿近藩敷告
在廷進疇厥位具官文彦博器質宏偉智識靖深逮事祖
宗登丞弼周旋左右當四海之具瞻密勿樞機實
萬邦之爲憲肆予纘御屬在倚毗深惟注意之勤勉
徇均勞之請眷言耆舊宜有褒崇增秩上公衍封真
賦光華故里揭全晉之旌旄偃息名城壯陪京之屏
翰出入中外始終顯榮於戲進而論道經邦則必告
嘉猷於后退而承流宣化則必下膏澤於民惟往欽
哉尚多受祉

彦博自治平二年七月爲樞密使是年四月罷
判河陽仍改賜推忠宣德崇仁保順協恭贊治
純誠亮節守正佐運翊戴功臣在樞府凡八年
賜功臣號始於唐德宗奉天之後五代因之國初三相並冠以推忠協謀佐理功臣本朝遵用舊制○三年二月先是文彦博屢乞罷樞密使上
諭以須期年聽去韓絳與王安石協力排彦博
每議事絳多而沮之彦博內不平遂引期年之
詔堅求補外上遣中使召入押赴樞密院者數
矣彦博輙歸卧或閉門不出後上又面諭之彦
博乃復視事如故上嘗論及大使臣磨勘及常
程差遣欲付之三班王安石與韓絳以爲不如
置審官西院付之上即令置然未嘗與樞密議
也及彦博等對乃言其不便彦博退上語及西
院事安石曰五代用武故政出樞密宰相備位
而已非治法也五月遂降詔置審官西院議者
謂絳及安石叶謀欲沮彦博且奪其權因建此
議然先時大使臣差遣皆屬樞密院無先後名
次時人亦頗患其不平也是月彦博罷樞密使
判河陽從所乞也仍詔大勑繫啣曹佾上出六
如二府儀又詔彦博嘗受先朝顧命今罷樞府

宜依曾公亮罷相例與子孫推恩繳後加檢校
太師徙判大名府元豐三年九月除太尉開府
儀同三司復判河南府王堯臣子同老言仁宗
不豫先臣與文彦博劉沆富弼等請立英宗爲
嗣仲宗感悟開納會彦博入覲神宗以問彦博
對曰先帝天命所在神器有歸實仁祖知子之
明慈聖擁佑之力臣等何功神宗曰議論於先
和時發端爲難卿宜盡錄本末將付史官彦博
乃奏其事於是手詔褒顯遂加彦博河東永興
節度使彦博力辭兩鎮宴餞瓊林輔臣皆與兩

遣中謁者遺詩以寵其行有報在不言功之語
當世榮之六年請老拜太師致仕 事略

熙寧七年 甲寅

四月丙戌 壬 安石罷相 自禮部侍郎同平章事罷爲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轉九資

制曰入則冠宰路之重百辟之所儀刑出則寄制垣
之尊萬邦之所憲法苟非令德奚稱異恩與享端揆
之臣久托機衡之任錫之寵渥均厥賢勞 具官王安石 稟
明哲之資蹈柔嘉之則學問淵博爲時儒者之宗議
論堅明有古五臣之烈間時儒望升冠近司愛勤百

爲夷險一節方藉壯猷之助且觀盛化之流遂上封
章願還政事確誠莫奪茂典載加正位天官之聯升
華殿峻之侍仍加賦邑以重藩維於戲納忠告猷卿
所素尚尊德樂道朕豈或忘毋怠乃心而不于輔

安石自熙寧三年十二月拜相是年四月罷居
相位凡五年先是安石秉政更新天下之法宿
望舊人屏逐殆盡所用俱新進少年天下不與
之上一日侍太后至太皇太后宮時宗祀不遠
太皇太后曰吾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錢宜因
赦罷之上不懌曰此以利民非苦之也太皇太

后曰安石誠有才學然怨之者甚衆欲愛惜保
全不若暫出之於外歲餘復召用可也至是久
旱上以百姓流離憂見容色每輔臣進見未嘗
不咨嗟懇惻始深疑新法之不便欲罷之安石
曰水旱常數堯湯不能免也但當修人事以應
天災爾上曰此豈細事朕今所以恐懼如此者
正爲人事有所未脩也安石以常數爲言上終
不以常數爲是安石乃求去位上固留之請益
堅故有江寧之命上因出手詔諭之麻既出呂
嘉問張璪持安石而泣安石慰之曰已薦呂惠

卿矣。緣丁未初監門鄭俠獻流民圖，朝廷以爲狂笑而不問，第令開封府劾其擅發馬遞入奏之罪，而俠又上書言天旱由王安石所致，若罷安石天必雨。既而安石出知江寧，是日雨。安石屢求去位，上不許，至是以手詔諭安石曰：前日會令呂惠卿及朕以手札諭卿，欲以師傅之官處卿於京師，而繼得卿奏以義所難處，且欲得便郡求息。朕深體卿意，不欲再三邀卿之留，已降制命卿知江寧，庶安心休息以適所欲。朕體卿之誠至矣，卿宜有以報之。手劄具存，無或食言。万三百六十九

再罷錄 安石既罷相知江寧，仍詔出入如二府儀，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上。又以安石子雱爲右正言、天章閣待制兼侍講。雱以疾不能朝，許從安石之江寧，仍修撰經義。又詔安石依舊提舉詳定國子監修撰經義。是年三月，詔問鎮定州民有拆賣屋木以納免役錢者，令安撫轉運提舉司體量具實以聞。上又批問安石：百姓爲貧市易抵當所錢多浸產及枷錮者。又問安石：納免行錢何如？或云提湯瓶人亦令出錢者。又批問安石：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遜之言，見稅匹帛行有手下抱縕角人，今亦盡收入行者。安石隨事辨析，皆謂有利無害。士大夫或不快朝廷政事，或與近習相爲表裏，故多言不便爾。上曰：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不便，何也？兩宮至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爲天旱更失人心。如此安石又歸咎於妄言者之過。時知青州滕甫上疏言：新法害民者，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詔，應熙寧二年以來所行新法有不便者悉罷之，民氣和而天意解矣。安石既罷相，遂詔中書自熙寧以來刱立改更法度，令具本末編類進入。編並長

同日韓絳再入相 自觀文殿大學士行吏部侍郎知大名府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

制曰：王者臨四海之廣，總萬機之繁，仍欲措世於治安，其在求賢而輔助。我圖元弼，茲得藎臣，錫以茂恩，告於列位。具官韓絳受材宏博，涉道深醇，智略足以經遠猷，忠嘉足以任大事，而自與謀帷幄，正位鈞衡，抗論在前，義無曲學，宣力於外，勞不辭難，質於僉言，屬乃舊德，冠宰司之重，實賴於謨明，總史觀之華，更資於良直，賦之多邑，衍以真封，併示褒章，允爲異數。於戲

百姓尚困惟在厚庶生四夷未賓當使服王化勉輔
丕丕之業以成晏晏之風
絳自熙寧三年十二月拜相至是年三月罷爲
相凡四越月是年四月再入相上遣御藥院齎
詔召絳赴闕上賜王安石手詔曰韓絳懇欲得
一見卿意者有所諮議卿可爲朕詳語以方今
人情政事之所宜急者安石薦絳代已仍以惠
卿佐之庶於安石所爲遵守不變也時號絳爲
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神○七年十月詔三
司置會計司以宰臣韓絳提擧先是絳奏三司

財賦出入之數無考校盈虛之法仍乞臣絳提
擧而校其增虧以黜陟官吏之能否而三司使
章惇亦乞天下財賦刪脩爲法故有是命
同日呂惠卿參知政事自翰林學士右正言兼侍講遷右諫議大夫除
惠卿字吉甫泉州晋江人初設制置三司條例
司王安石固請以著作佐郎編脩集賢書籍呂
惠卿爲檢詳安石對上曰願陛下於近臣中擇
其能上副陛下所欲爲與臣所學不異者與之
共政因極稱呂惠卿上許之惠卿最爲安石所
賢初至自江寧即屢薦於上事無大小必與之

謀方是時建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擧
官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一時奏請皆惠卿
發之時議學校貢擧惠卿乞選通經術臨政事
之人主判太學令侍從擧有學術行藝者爲教
授自京師至諸州皆建學取以經義策以時務
殿試專以策問而學校貢擧法俱以次推行於
是王安石乞罷制擧馮京以爲不可廢惠卿謂
制科止於記誦非義理之學制科遂罷初爲條
例司檢詳官尋又命看詳中書編脩條例上嘗
歷問羣臣於司馬光至呂惠卿光曰惠卿憸巧

非佳士使安石負謗於中外者俱惠卿所爲也
近日不次進用大不合衆心上曰惠卿應對明
辨亦似美才光曰惠卿文學辨慧誠如聖旨然
用心不端陛下更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
以能動人主光嘗於邇英進讀蕭何曹參事因
言曹參以無事鎭撫海內故天下晏然居數日
呂惠卿進講乃遂言法不可不變先王之法有
一歲一變者有五歲及一世一變者有百世不
變者前日司馬光言漢守蕭何之法則治變之
則亂光之意必以國家近日多更張舊政又以

臣制置三司條例及看詳中書條例故發此論
也光與惠卿更相辨難惠卿至排光令去既退
於是御史張戩言惠卿姦邪不可留之左右後
光既辭樞密副使連章極陳青苗之病民又移
書安石且言諂諛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緣攻法
以爲進身之資於介甫當路之時誠有順適之
快一旦失勢必有賣介甫以自售者矣書三往
安石卒不聽光在經筵讀資治通鑑上嘗謂光
曰安石不好官職及自奉養可謂賢者光曰安
石誠賢矣但不當信任呂惠卿惠卿真姦邪而

爲安石謀主安石爲之力行故天下并指安石
爲姦邪也上笑光又曰今條例司所爲獨安石
韓絳呂惠卿以爲是天下俱以爲非陛下豈獨
與三人共爲天下邪乃退　上欲循起居注安
石薦呂惠卿遂除天章閣待制同脩起居注後
又薦爲翰林學士安石嘗與惠卿論新法安石
弟安國吹笛於內安石遣人諭曰請學士放鄭
聲安國立應曰願相公遠佞人惠卿深銜之後
竟爲惠卿所陷放歸田里安石將罷相遂薦惠
卿爲參知政事初惠卿諂安石如子事父安石

當國不可一日而無惠卿也安石將罷去念能
善其後者莫有如惠卿故力引惠卿輔政惠卿
既輔政富弼時退居於洛聞之有憂色邵雍以
問弼弼曰度弼之憂安在雍曰豈以王安石罷
相呂惠卿參知政事惠卿凶暴過安石乎弼曰
然雍曰公無憂安石惠卿本以勢利合勢利相
敵將自爲仇矣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得志
怙權果叛安石惟慮安石之復來也因郊乃薦
安石爲節度使平章事方進熙狀上察見其情
遽問曰王安石去不以罪何故用赦復官惠卿

慚甚無以對既而遽起鄭俠李逢獄苟可以傾
安石者無所不爲如雍之言也錄　丁未　惠卿慮中
外因王安石罷相言新法不便以書遍遺諸路
監司郡守使陳利害至是白上降七年閏四月
己丑詔申明之詔曰朕不以吏或違法之故而
輒爲之廢法要當博謀廣聽案違法者而深治
之間有未安者令脩完期底至當遂命惠卿提
舉編脩司農條例又詔五日一赴經筵時曾布
呂惠卿同根究市易事凡三五日一對王安石
懇求去位惠卿憂沮形於色安石引惠卿執政

上既許之布後與惠卿會惠卿頗不得色詬罵行人及胥吏以語侵布布不敢校也八年五月御史蔡承禧言惠卿弟呂升卿招權慢上并及呂惠卿是日進呈安石時與惠卿俱對上顧安石稱其獨無私蓋為惠卿發也明日惠卿求去安石獨奏事上曰惠卿不濟事非助卿者也忌能好勝不公又曰觀惠卿兄弟但才能逼已便忌嫉安石曰臣常屢勸彼令勿如此又為上言人材如惠卿陛下不宜以纖芥見於辭色使其不安如對惠卿數稱臣無適莫獨無私使惠卿何敢安位國家所賴恐不宜如此遇之上令安石敦勉惠卿就位安石曰此在陛下陛下不加恩禮臣雖敦勉何補也六月王安石得疾上固留之諭以呂惠卿甚惟卿不為升卿辨事言卿前為人所誣極力為卿辨今臣為人所誣卿無一言朕說與極為卿兄弟解釋辛亥呂惠卿加給事中與安石父子並以脩詩書周禮義解推恩也安石辭雱新除龍圖閣直學士惠卿亦辭給事中後雱又辭所遷職上欲終命之惠卿以為雱引疾罷宜聽故從之由是王呂之怨益深先是

呂惠卿言安石弟秘書丞直集賢院王安禮任館職日御遊無度於是安禮乞出即從之差知潤州安石猶以惠卿告家居在潤州使安禮求過失故也始惠卿事安石父子安石弟安國負氣惡其憸巧數面折之惠卿切齒及安石罷相引惠卿輔政惠卿遂欲代安石恐其復來乃因鄭俠獄陷安國亦以沮安石也安國既赴上降詔諭安石安石對使者泣及再入相安國猶在國門由是安石與惠卿交惡蘇軾從汝州過金陵因訪王安石軾曰軾欲有言於公安石色動軾曰所言天下事也安石色定曰姑言之軾曰西方用兵連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舉兩指示軾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固也然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爾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事上者豈可以常禮乎安石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蓋安石猶畏惠卿也錄丁未

十二月丁卯王韶樞密副使自觀文殿學士兼端明殿學士龍圖閣學士禮部侍郎知熙州除

韶字子純江州德安人初韶客遊西邊時神宗初立韶內知天子智勇有志於天下乃上平戎策乞復河湟以絕夏人之右臂神宗覽而奇之召問方略遂擢用焉後以降木征功自知熙州召赴闕未至遂有此命

熙寧八年乙卯

正月庚子蔡挺罷樞密副使自右諫議大夫罷爲資政殿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

挺自熙寧五年二月除樞密副使是年正月以疾罷在樞府凡四年元豐二年五月卒贈工部尚書謚敏肅

同日馮京罷參知政事右諫議大夫除守本官知亳州

制曰輔弼大臣朕所同體以濟天下政事之善職當將順苟有闕失固宜盡規若乃面從退言二三其德倡爲浮議以開羣枉豈朕所以待股肱心膂之意哉具官馮京諫議機務爲日滋久朕之柄用不爲不重予違汝弼何憚不爲國有刑人大夫弗養義當共疾遏絕庶頑而乃啟導奬進陰爲主宰謀害政體以震朕師逮其自章略俾推究蹤迹既露猶復怙終左證具存情焉廋匿未忍寘理尚示寬恩黜守外藩往自循省

京自熙寧三年七月除樞密副使九月除參知政事是年正月罷爲執政凡六年京與安石共政數與爭辯於上前又薦劉攽蘇軾爲外制神宗不應時議令祖周官丘乘之制令保甲養馬京以爲不可會選人鄭俠上疏極陳時政得失且言王石作新法爲民害呂惠卿朋黨姦邪壅蔽聰明獨馮京特立屢與之校請黜惠卿進用馮京惠卿大怒因奏上奪俠官汀州編管言事者以京爲交通罷京政事知亳州徙河南府遷資政殿學士知渭州

二月癸酉王安石再入相自觀文殿大學士吏部尚書知江寧府除依前官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

制曰乾健坤順二氣合而萬物通君明臣良一德同而百度正眷予元老時乃真儒若礪與舟世莫先於汝作有袞及繡人久佇於公歸越升冢宰之崇播告路朝之聽具官王安石信厚而簡重敦大而高明潛於神心馳天人之極摯尊厥德性泝道義之深源延登傑才毗參魁柄傳經以謀王體考古而起治功訓齊多方新美萬事爾則許國予爲知人讒波稽天孰斧斯之敢缺忠氣貫日雖金石而自開向厥機衡之煩出

宣屏翰之寄遽周歲曆殊拂師瞻宜還冠於宰司以大釐於邦釆兼華上館衍食本封載更功號之隆用後台符之峻於戲制天下之動爾惟樞木通天下之志爾惟蓍龜繫國重輕於廼身歐民仁壽於當代往服朕命圖成厥終

安石前自熙寧三年十二月拜相七年四月罷為相凡五年是年二月再入相始安石薦韓絳及呂惠卿代已惠卿既得勢恐安石復入遂逆閉其途凡可以害安石者無所不用其至又數與絳忤絳乘間白上請復相安石上從之惠卿

聞命愕然翼日上遣御藥齎詔往江寧召安石安石不辭倍道赴闕時呂惠卿正起李逢獄事連李士寧獄甚急士寧與安石厚意欲併中安石也會上召安石急自金陵泝流七日至闕遂拜昭文相安石表辭詔不許再辭不允斷來章即受安石既相士寧之獄遽解而惠卿罷 丁未錄

三月上謂安石曰小人漸定卿且可以有為又曰自卿去後小人極紛紛獨賴呂惠卿主張而已安石曰臣父子向蒙陛下之遇誠欲助成陛下盛德大業而小人紛紛不敢安職今陛下復召用臣臣所不敢固辭者誠欲及時粗有所效以報知遇望陛下察臣用心上曰固所望於卿君臣之間切勿存形迹形迹最害事安石又薦呂嘉問及張安國可為宰屬上皆以為可 長編

四月戊寅吳充樞密使 自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除檢校太傅行工部侍郎充

制曰職在樞衡必藉幾深之識地居宥密尤資周慎之才云為繫於四方崇重稱於二府素難厥選今得其良升正使名敷聞朝列 具官吳充器資通敏風猷靜淵學洞究於古今術該詳於經濟自專計省之劇擢副本兵之嚴內壁嘉謀已咸和於庶務外裨遠略亦荐

著於成功宜超拜於貳卿俾榮兼於帝傅爰田增秩真食衍封併為寵章就正官號於戲知人則哲朕既任卿之匪躬事君以忠卿其報朕之益至往服新命無忘訓辭

上批吳充久參機政悉力職事故有是命壽彙

羣牧制置使提舉脩軍馬勅祕羣牧使李師中上言養馬費重請罷所置使而養馬於民不報既而吳充為樞密副使亦上書請以牧地賦民文彥博為樞密使以為不可王安石主充議五年遂廢太原監七月又廢東平監而樞密副使

請舉諸監盡廢之是年四月詔河南北兩監牧
司並罷然自是國馬盡矣充在樞密凡六年至
九年十月拜相
閏四月乙未陳升之罷樞相自樞密使禮部尚書同平章事罷爲檢校太尉
鎮江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揚州
制曰執政於中總領樞筦之重殿邦於外榮加衮鉞
之崇非屬老成之賢曷當光大之寵諏是穀旦告於
治朝具官陳升之識度淵弘材資公正博達古今之務精
通文武之權歷事三朝肯聯二府內堅持於忠赤外
惕濟於猷爲自居宥密之司彌展經綸之術方隆柄

任屢引疾辭宜推從欲之私俾遂均勞之請既增封
於勳邑仍兼秩於公台擁京口之節旄司廣陵之蕃
翰宅大江之衝要望本鎮之封疆於戲注意輔臣禮
有優於進退傾心魏闕德無怠於始終益茂政聲對
于休命
升之自熙寧五年十一月拜樞相是年四月以
足疾得請判揚州大勑列銜曹佾下出入如二
府儀再入樞府凡三年
八月庚戌韓絳罷相爲禮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
制曰國家延登羽疑內以起功於庶事分畀藩翰外

以發政於四方閔勞中恩倚重均體肆敷丕號庸諗
廟朝具官韓絳躬莊厚之資涵良忱之度濟世美以特立
告辰猷而具臧屢倍國均實輔台德嚮自保釐之寄
再膺翼亮之咨高平師師總脩衆職之采公孫斤斤
參聽百官之成久宜於勤閒恕以疾確辭幾務之劇
祈即燮甲之休感于朕聽姑徇爾欲宜遷宰轂往建
州麾陟春官常伯之尊兼禁殿隆儒之冠載更功號
增井幷封於戲乃眷臣鄰雖爾身之在外不忘壽耇
豈兹心之間退其服寵章以將福履
絳自熙寧七年四月再入相至是年八月罷再

相纔踰年絳既罷相知許州仍詔出入如二府
儀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絳居相位數與呂惠
卿異議王安石復入論政愈駁數稱疾故求罷
而有是命
十月庚寅呂惠卿罷參知政事自給事中罷守本官知陳州
制曰輔弼之臣與圖政事任人賢否繫國重輕朕於
黜陟非有私意具官呂惠卿藝文治術久踐要塗擢貳鈞
衡是稱厥望謂宜夙夜左右謨明爲謀弗臧卒陷吏
議挑例成於京邑懷請託於私家劾奏自明尤爲欺
誑行治如此朕何望焉罷守故官出臨郡寄非惟責

適臣之守於以合衆論之公祗廸訓詞服我寛宥
惠卿自熙寧七年四月除叅知政事是年十月
罷在政府二年先是御史蔡承禧劾惠卿弟崇
政殿說書直集賢院升卿之罪惠卿乃謁告上
遣馮宗道撫問召赴中書安石又親詣惠卿道
上意惠卿於是上表求外者三上皆遣中使封
還又有劄子上復令安石同王珪諭惠卿惠卿
入見上曰無事而數求去何也豈以安石議用
人不合安石欲用新進卿不欲之耶卿欲用曾
敗而安石不欲耶惠卿曰此亦不繫臣去就安

石之來一切託疾不事事與昔日異前此安石
爲陛下建立庶政千里復來乃反如此不知欲
以遺之何人上曰安石何以至此惠卿曰安石
不安其位蓋亦緣臣在此不若逐臣之去一聽
安石天下之治可成上曰終不令卿去且俱至
中書惠卿頓首曰臣不敢奉詔既退上復遣中
使諭惠卿惠卿入見乃復就職先是惠卿緣升
卿事乞罷政既復就職與安石益不協於是留
身白上曰安石以臣攻其詩義怒臣上復留惠
卿然議益不合惠卿益不自安後月餘乃具劄

子力求去位劾惠卿既進劄子與安石辨攻經
義乞去位因出前後與安石議論不合者十餘
事且力乞在告惠卿既在告繼下御史中丞鄧
綰章不旬日惠卿罷政升卿初爲御史所攻安
石雖數爲解釋然甚實不樂升卿也升卿後於
上前訴安石之短上既決意罷惠卿政事故先
出升卿十月己丑朔升卿擢發遣江南西路轉
運副使劾惠卿於安石交至深時人謂安石爲
孔子惠卿爲顏子獨司馬光曰覆王氏者必惠
卿也小人本以勢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及

安石罷相去惠卿果叛之凡可以傾安石者靡
不爲也至是安石再入相怨惠卿未有以發會
張若濟者前知秀之華亭坐受所監臨衡州編管
御史中丞鄧綰素附安石因疏惠卿居父喪日
與若濟交通狀中書請差官究實而惠卿亦上
章自辨上遣檢正徐禧等雜治之惠卿於是先
罷政事以本官知陳州已而又用鄧綰蔡承禧
言罷惠卿之弟溫卿河東運判鄧綰又劾徐禧
黨惠卿乞攺付吏乃遣淮東運使蹇周輔同鞫
已而練亨甫草又以綰所言惠卿事交鬬其間

反爲惠卿所中語及安石子雱忿惠而卒安石悲傷益不堪固求去縮懼安石去屢留於上上怒出縮周輔治獄方急會縮敗輔因是不肯爲王氏盡力遂止其獄温卿止坐衝替上又惡新管當福建常平等事會敗交鬪安石惠卿遂絀敗潭州州學教授先是御史蔡承禧奏臣累言參知政事呂惠卿姦邪不法請陳其姦狀之尤著者其罔上反覆任意自專弄權自恣朋比欺國數項惠卿之所爲有滔天之惡朝廷之善事使其朋類揚以爲己出不善則使其黨與上白爲上意知章惇李定徐禧之徒皆爲死黨曾旼劉涇葉唐懿周常徐申之徒又爲奔走此又姦惡之尤大者也是日手詔參知政事呂惠卿朕不次拔擢俾預機政而乃不能以公滅私爲國司直阿蔽所與屈撓典刑言者交攻深駭朕聽可本官知陳州先是豫章有進士黄雍者著書於家徐禧得之因竊其語爲書褒美新法以獻王安石安石大賞其言而呂惠卿欲修撰經義遂牒禧以布衣充檢討已而欲官之安石遂白上除禧中書習學行檢正事布衣爲中書習學行檢正事自禧始及安石罷相去惠卿復薦禧上遂擢監察御史裏行安石再相中丞鄧綰論禧黨惠卿曰縱華亭之獄禧坐出爲湖北運使及禧拜中丞故首論綰又薦孔武仲邢恕可以爲御史上曰徐禧論事大率懷呂惠卿之恩尤欲進異論之人蓋惠卿之叛王安石故多結異論之人欲以爲黨唐坰乃上書薦惠卿天下奇才坰惠卿黨也上曰禧事惠卿如父如禧今日殺身可也遂罷禧中丞先是王安石退居鍾山切切以惠卿爲恨惠卿除母喪初安石之弟安禮時爲右丞惠卿心憚之乃過金陵以啟與安石和安石以巽言謝之既而朝廷已除惠卿知太原會徐禧沈括新敗攻授鄜延且令總四路守備惠卿恐辭不行乃手疏以謂陝西之師不可攻亦不可守因請對上令與一閑郡遂自新知延州資政殿大學士落職知單州元豐八年五月自資政殿學士知太原府除資政殿大學士元祐三年三月提舉嵩山崇福宮以引疾從其請也六月落職自正議大夫降爲中散大夫光祿卿分司南京蘇州居住以右司諫蘇轍等言

惠卿姦慝故有是命數言伏見前參知政事呂
惠卿詭變多端見利忘義王安石初任執政以
爲心腹安石山野之人驕很傲誕其於吏事宜
無所知惠卿指摘教道以濟其惡青苗助役議
出其手韓琦始言青苗之害先帝知琦樸忠翻
然感悟欲退安石而行琦言當時執政皆聞德
音安石惶遽自失亦累表乞退天下欣然有息
肩之望矣惠卿方爲小官自知失勢上章乞對
力進邪說熒惑聖聽巧回天意身爲館殿攝行
內侍之職親往傳宣以起安石肆其偽辨破難

琦說仍爲安石畫劫持上下之策大率多用刑
獄以震動天下自是諍臣吞聲有識喪氣而天
下靡然矣至於排擊忠良引用邪黨惠卿之力
十居八九其後又建手實簿法赤椽寸土檢括
無遺雞豚狗彘秒忽殆遍專用告訐推析毫毛
鞭箠交下小民怨苦甚於苗役又因保甲正長
給散青苗結甲赴官不遺一戶上下騷動遂至
河北人戶流移幾又興起大獄以恐脅士人如
鄭俠王安國之徒僅保首領而去其心本欲株
連蔓引塗汙公卿獨賴先帝天姿仁聖毋事裁

抑故惠卿不得窮極其惡心不然安常守道之士
無噍類矣既而惠卿自以贓罪被黜於是力陳
邊事以中上心其在延安始變軍制雜用番漢
違背物情壞亂邊政至今爲患西戎無變妄奏
警急擅領大衆涉入虜境竟不見敵遷延而歸
恣行欺罔立石紀功使西戎眺然知朝廷有吞
滅靈夏之意自是戎人怨叛邊鄙騷動河隴困
[illegible] 邊政敗聲
始閩震動寇極騁致 不務初實 一生至今爲梗
安石之於惠卿有卵翼之恩有父師之義方其求進則膠

固爲一更相汲引以欺罔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
軋反復相[illegible]敵始安石罷相以執政薦惠卿
既已得位恐安石復用遂起王安國李士寧之
獄以扼其歸安石覺之被召即起迭相攻擊期
致死地安石之黨言惠卿使華亭知縣張若濟
借豪民錢置田產等事會朝廷遣蹇周輔推鞫
其事獄將具而安石罷去故事不復究案在御
史可覆視也惠卿言安石相與　發其私書其
一曰無使齊年知齊年者馮京也先帝猶薄其
罪惠卿復發其一曰無使上知安石由是得罪

矣惠卿與安石出肺腑託妻子平居相結惟恐不深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間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抉摘不遺餘力必致之死此犬彘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曾不愧耻惠卿用事於朝廷首尾十餘年操執威柄凶燄所及甚於安石并亥惠卿責授建寧軍節度副使建州安置不簽書公事從諫官王巖叟等四人所奏也內批二省云惠卿罪惡貫盈雖已施行而臺諫彈糾不已難居善地可寘遠一遠小處以允公議始惠卿責授光祿卿分司南京蘇州居住中書舍人范百祿草制詞有云朕承先帝大烈懼弗克勝而滋獘不可以不更張民勞不可以不振德稽其所自汝爲厲階右僕射呂公著以手簡諭百祿云恐彰先帝之失宜刪去之百祿如公著所諭

但以人言孔多爲說及是中書舍人蘇軾草制

制曰凶人在位民不奠居司寇失刑士有異論稍正滔天之罪大爲垂世之規具官呂惠卿以斗筲之才挾穿窬之智諂事宰輔同升廟堂樂禍而貪功好兵而喜殺以聚斂爲仁義以法律爲詩書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輸之政自同商賈手實之禍下及雞豚苟可蠹國以害民率皆攘臂而稱首先皇帝求賢如不及從善如轉圜始以帝堯之仁姑試伯鯀終然孔子之聖不信宰予發其宿姦謫之輔郡尚疑改過稍畀重權復陳罔上之言繼有碭山之貶反覆教戒惡心不悛躁輕矯誣德音猶在始與知己共爲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黨與交攻幾半天下姦贓狼籍橫被江東至於復用之年始倡西戎之隙妄生新意變亂舊章力引狂生之謀馴致永樂之禍興言及此流涕何追迨予踐阼之初首發安邊之詔假我號令成汝詐謀不圖涣汗之文止爲款賊之具迷國不道從古罕聞尚寬兩觀之誅薄示三危之竄國有常典朕不敢私

先是惠卿自太原徙揚州請宮祠遂以資政殿大學士正議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至是右司諫蘇轍侍御史劉摯右正言王覿劾其罪惡摯之奏曰惠卿知太原輒於被受登極赦勑之後特文戒不得生事西夏連遣部將西討未幾西人報仇以盛夏犯塞驅臣戰沒士卒陷亡其違詔擅發之罪不可不治蓋惠卿自罷執政日夜規圖再用謂

非造奇功不可以復得兩府故迓迎朝廷專意
邊事望賜誅竄譴之奏曰自熙寧以來所爲青
苗助役市易保甲簿法皆出於惠卿之手至於
輕用甲兵興造大獄凡害民蠹國之事實惠卿
發其端伏望番賜處斷於是降惠卿爲光祿卿
分司南京蘇州居住而朝論未以爲快司諫王
巖叟等復連名論之遂有是命元祐元年六月
右司諫蘇轍奏曰呂和卿本惠卿之弟而章惇
所薦嘗與惠卿共建手實簿法惠卿方任執政使和
卿上言而惠卿力行之其法以根括民產不遺毫

髮爲本以獎用憸險許令告訐爲要家財估計下至
椽瓦抄箚畜產不遺鷄豚天下騷然如被兵火
然其爲術迂疎卒不能得其要領先帝知其不
可遂寢不行伏乞重行黜責和卿遂自金部員
外郎出知台州三年七月惠卿自建州安置徙
宣州居住紹聖元年七月與復元官拜資政殿學士
十月自知江寧府改知大名府三省樞密院同呈
惠卿除目曾布與韓忠彥皆曰若遇惠卿在朝
善人君子必無以自立上曰只令在北京豈可留
也紹聖二年正月除資政殿大學士章惇言惠

卿乞留京師但願得一宮觀時將上殿忠彥布
皆曰惠卿乞留乃是無恥君子難進而易退其
人可知矣上哂之忠彥布皆曰聖明洞照邪正
中外稱頌聖德惠卿不留無不欣快同日張商
英罷左司諫爲右司員外郎上語韓忠彥曰商
英言大臣中有在元祐與政者有先帝已不用
者意以爲皆可逐唯章惇及呂惠卿可用爾曾
布又嘗爲上言陛下若聽惇言則惠卿見在政
府豈不快國事上曰直欲令作相十月除觀文
殿大學士知延安府惠卿入對曾布因言惠卿

性喜大言捭闔卒先帝令往延州是時方求樂
失利之後渠曰陝西民力已困兵已疲不唯不
可征戰殆亦難守意以爲非已不可遂請首相
王珪爲宣撫而已副之意欲遂作相爾先帝赫
然諭執政云惠卿言陝西不可戰不可守是陝
西當棄也遂落職知單州以此告命云朝臣議政自
請造前蹤輕矯誣出於爲利今命以帥邊恐其
必有捭闔之言願加察之上深嘉納後曾布入
對上曰惠卿堅不肯行又只是要宮觀意只要
在京布又曰惠卿天下公論之所不與士大夫

識與不識皆望風畏之如何可用上又曰惠卿只要在京須要作執政布曰豈獨執政不相不已上笑之元符元年五月惠卿自觀文殿學士右銀青光祿大夫知延安府換保寧軍節度使令再任鄜延凡進築九城寨已畢惠卿將任滿合推恩特除章惇久有擢惠卿意衆頗難之旣而惇議以拓地及再任一併推恩上遂許之文臣以節度使爲重非常恩也時吏部郎中編修都官條例方澤本惠卿親黨故惇主張之上問布布曰惠卿作執政時惇乃門下士鄧綰會攻

之云爲劉頭之吏半夜之客昨旣復用許力引惠卿爲右相旣於此不諧故於惠卿建節及其兄弟親黨凡可用力者無不盡力惠卿兄弟亦凶横責授惇不細昨力引惠卿不諧其家皆大罵惇不得已答之云若朝論中有九人以爲不可一人以爲可惇猶可着力今十人則十人以爲不可惇無如之何亦少解二年八月保寧軍節度使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兼知延安府呂惠卿特授檢校司空武勝軍節度使以進築暖泉寨金湯城畢工也徽宗卽位以尚書及從官闕

批付三省令具前執政千人及其餘姓名進入章惇曾布以前執政及從官姓名而奏呂惠卿居首上遽指之曰且令在邊崇寧四年三月呂惠卿特令致仕是月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文敏

十二月壬寅元絳參知政事自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判太常寺兼羣牧使工部侍郎除

曾孝寬簽書樞密院事自龍圖閣直學士起居舍人兼樞密都承旨同羣牧使遷樞密直學士除

絳參知政事制曰總萬事之微並登邦輔釐百工之廣參寄國均爰圖舊人以共大政蔽自朕志審唯其

賢具官元絳體純亮而行中資深厚而用遠周旋四紀更中外之要官出入三朝久禁嚴之近職乃治煩總計乃承學侍言勤勞孔多謀議惟允用疇衆績詢協師謨進陪帷幄之司均任股肱之重且經德秉哲所以濟天下之幾惟同寅協恭所以成天下之治咨爾丕懋底於治平

孝寬簽書樞密院制曰朕總四海之重機務日叢于前其與之參斷國論圖囬安危者惟是一二樞機之臣則選用之際其可以不重乎具官曾孝寬明智而不流莊重以有守學足以通古今之要材足以擬中外之

煩向錄記言入承密旨而能以協恭爲節以濟敏爲功經營一方則惠澤有及於物朝夕便坐則獻納有補於時將疇爾庸宜茂寵數進參密直之地登贊鴻樞之司噫邦之榮懷得人惟重武之張弛以謀則安往圖忠嘉以答揚朕之光顯休命

絳字厚之杭州錢塘人孝寬字公綽宰相公亮之子也絳立朝無特持在翰林諂事王安石孝寬初還樞密院都承旨文臣自孝寬始

熙寧九年丙辰

十二月丙午王安石罷左相受檢校太傅依前尚書左僕射平章事鎮南軍節度使判江寧府

制曰入居丞弼用表儀於百官出總翰藩將師帥於九牧地雖中外之異體亦重輕之均具官王安石得古人之風蘊真儒之學眷方深於台輔志彌茂於政經挈持綱維糾正法度俄屬伯魚之逝遽興王導之悲引疾自陳丐閑斯確宜仍宰路之秩載加衮鉞之榮於戲大官大邑以庇身建節雖歸於鄉郡嘉謀嘉猷而告后乃心猶在於朝廷納忠不忘懷德甚邇

安石自熙寧八年二月再入相是年十月罷再相凡二年安石罷政以使相判金陵初呂惠卿既叛安石安石亦起華亭獄以酬之遣徐禧王古蹇周輔三輩即華亭按治不得惠卿罪安石子雱以咎中書官練亨甫及檢正呂嘉問二人書計以中丞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下制獄安石初不知也堂吏遽告惠卿於陳惠卿以狀聞上以惠卿書示安石安石謝無有歸以告雱乃得其情於是嘉問等及堂後官皆得罪雱時已病疽彌年坐是益忿恚疽潰死惠卿訴安石之章曰綰等入奏中書出勑如出一口又曰夕出於之口朝書於言者之奏又曰安石盡變素

學而隆尚縱橫之末數以爲奇術以至諂懟脅持蔽賢黨姦移怒行狠方命矯令罔上要君凡此數惡力行於年歲之間莫不備具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平日聞望一旦掃地不知安石何苦而爲此也又曰陛下既令安石任政若至於此而不稍裁抑尤恐非長久之道又曰陛下平日以如何人遇安石安石平日以何等人自任不意窘急乃至於此及雱死安石悲傷益不安於位告罷甚切鄧綰大懼安石去而已失勢乃見上力勸留安石其辭甚無頼

忌上再三詰綰乃以實告曰安石門人練亨甫
爲臣言上令宰臣吳充使自以己意問安石充
見安石如上旨安石大駭即上奏乞并亨甫劾
治之於是綰與亨甫俱罷至是而安石亦罷安
石既罷去即堅請奉祠退居鍾山盡元豐不復
召用晚於鍾山書室多寫福建子三字蓋恨爲
惠卿所陷恨爲惠卿所誤也雱死時年三十三
其後安石悼雱不已有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
摧之詩蓋以雱比孔子也雱作安石畫像贊與
列聖寅敬參差不齊集厥大成光乎仲尼盖又以安

石聖過於孔子也一夕安石見雱身具桎梏曳病見泣賓下
皇汎坤等良久而滅安石不勝父子之情遂以所居
圭比園宅爲寺又割田爲常住以薦冥福云見安石晚長編云可未
益謬也安石尋被疾又明年而安石亦死録
呂惠卿在陳州奏鄧綰乃蹇周輔鄉人乞別選
官置院推鞫張若濟事遂詔新秦州路提刑李
竦等同推鞫初以惠卿奏進呈安石力爲綰辨
上曰惠卿言觀宰臣氣燄必欲置臣於死安石
既與惠卿交惡會練亨甫呂嘉問二人所議事
敗嘉問等相繼得罪安石由是媿歉上章求去上

待安石自是意亦稍衰王呂由是絕交矣雱亦
病增劇而死雱性刻深喜殺常稱商君以爲豪
傑之士每勸安石誅不用命大臣而安石不從
也安石輔政時罷逐中外老成人幾盡多用門
下儇慧少年諸生一切以王氏經爲師講官策
試諸生論及特攻皆罷逐及與惠卿交惡使人
告發呂氏姦利事皆自雱發之安石之再入也
多謝病求去是時子雱死猶悲傷不甚力請解
機務上亦滋厭安石所爲故安石罷相以鎮南
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寧府仍詔安石大勅

繫銜在陳乞上出入内廷並依中書樞密院臣
條例十年六月安石爲集禧觀使居金陵從其
請也始安石罷政判江寧懇辭使相請宮觀上
遣梁從政 齎詔敦諭須其視事乃還從政留
金陵累月安石請不已至是許以使相領宮使
上以安石方居閑特詔弟安禮 自 江東提點
刑獄從治於江寧安石既以使相爲集禧觀使
封舒國公又辭使相乃以左僕射爲觀文殿大
學士元豐三年拜特進改封荊國公安石退居
金陵始悔恨爲呂惠卿所誤每嘆曰吾昔交游

皆以國事相絶甚自媿也終神宗世八年不復
召而恩顧不少衰云哲宗即位拜司空元祐元
年四月癸巳觀文殿學士守司空充集禧觀使
荊國公王安石薨安石之薨也司馬光於病告
中聞之亟簡呂公著曰介甫無他但執拗爾贈
䘏之典宜厚光之不修怨如此初王韶取熙河
洮岷疊宕等州安石率羣臣入賀上解所服玉
帶賜安石遣內侍諭旨曰洮河之舉小大並疑
惟卿啟迪迄有成功今解朕所御帶賜卿以旌
卿功安石再拜固辭不許安石益自任時論卒

不與上疑之慈聖光獻宣仁聖烈后間見上流
涕言新法之不便者且曰王安石亂天下上亦
流涕退命安石議裁損之安石重爲解乃已熙
寧七年四月上以久旱百姓流離憂形於色每
輔臣進見嘆嗟懇惻益疑新法之不便安石不
悅求避位上固留之請愈堅遂出知江寧府卒
年六十八紹聖初謚文配享神宗廟庭崇祀文
宣王廟政和三年封舒王靖康初祭酒楊時言
侑文宣王廟配享列於從祀高宗炎二年司勳員外郎趙
鼎言自紹聖以來學術敗壞殘酷貽禍社稷其

源實出於安石於是罷安石配享神宗廟庭紹
興四年吏部員外郎呂聰問請奪安石謚有詔
追所贈王爵初安石提舉修撰經義訓釋詩書
周官既成頒之學者號曰新義晚歲居金陵爲
字說二十四卷學者爭傳習之凡以經試於有
司必宗其說小異輒不中程先儒傳注既盡廢
士亦無復自得之學故當時議者謂王氏之患
在好使人同己靖康初始詔有司取士擇經術
優長者無專主王氏安石蚤有盛名其學以孟
軻自許苟況韓愈不足道也性穎悟過事無可

否信所見執意不回嘉祐末韓琦爲相安石糺
察任京刑獄爭刑名不當後累召終琦在相位
不至神宗初除安石爲翰林學士命不數日琦
罷相安石始造朝其初執政也宰相在告進除
目出侍從官趙抃引故事爭安石辨益彊卒從
之至議變法上未嘗不疑在廷臣交執不可安
石傳經義出己意辨論輒數百言衆人不能詘
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不以人言是
非。一歸之流俗故二年間諫官御史以安
石去者凡二十人而安石弗恤也久之上聞兩宮

言意感悟（安石因擧引去洎復相）歳餘罷終神宗朝不復召
者（九八年云）〇元祐八年十一月翰林學士范祖禹言
熙寧之初王安石惠卿等造立新法多引小人
以誤國勲舊之臣屏棄不用中正之士相繼遠
引又用兵開邊結怨夷狄天下愁苦百姓流移
幸賴先帝聖明覺悟再罷安石（兩逐惠卿）終元豐
之世不復召用而所引小人巳布滿中外不可
復去如蔡確連起大獄王韶開邊熙河章惇開
邊湖南沈起引惹交賊寇陷三州朝廷討伐前
後死傷二十萬口呂惠卿沈括俞充李稷种諤

等興造西事死傷者又二十萬先帝痛自悔悼
又言呂惠卿可誅元豐之末吳居厚行歛治之法
於京東王子京行茶法於福建蹇周輔行鹽法
於江西李稷陸師閔李元輔行茶法市易於西
川劉定教保甲於河北諸路之民皆愁苦嗟怨
比屋思亂幸賴陛下與先太皇太后盡從衆言
悉罷新法修復舊政天下之民如解倒懸九年
之中海内晏安外至夷狄無不咸頼元豐八年
五月司馬光上疏曰孔子作春秋爲萬世法王
安石秉政黜之使不得與諸經並列於學官

毋得習以爲業王諤所言未至不當乃以越職
爲罪水部員外郎王諤乞太學增置春秋博士
詔罰銅三十斤故光以爲言紹聖元年五月禮
部言太學博士詹文奏元祐貢擧勅令進士不
得引用王安石字說而與申韓釋氏之書同禁
乞除去字說之禁從之五月修國史曾布言奉詔
重行修纂神宗實錄所載事迹於去取之義誠
有所偏闕王安石　秉政日凡奏對論議日有記
錄皆安石手自書寫一時君臣咨諏反覆之語
請降旨行下本家取索投進即降付本院參合

照對編修庶一代信書貫不失事實從之十月國
子司業龔原奏贈太傅王安石在先朝時進所
撰字說二十二卷其書發明至理欲乞差人就
王安石家繕寫定本降付國子監雕印以便學
者傳習從之
同日吳充王珪並相（充自樞密使檢校太傅行工部侍郎除依前官同平章事監修國史珪自禮部侍郎參知政事除依前官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充拜相制曰燮理陰陽盖替輔弼之任運動樞極當
藉經綸之材必惟其人可付以政（具官）吳充秉心平直成
性中深沈幾洞究於典常卓識該通於權變總司肯

宏灼著猷爲宜從樞筦之嚴擢處鈞衡之重仍陪封
邑昭示寵私於戲君義臣行既著將明之效予違汝
弼亦期獻替之忠務殫乃心協贊於治
珪拜相制曰天尊地卑交泰而四時合序君倡臣和
相須而庶績咸熙矧唯兕柄之司茲實官師之長將
新寵命爰告治朝吳官王珪以辭章甲賢科以行誼階仕
籍學窮經史之奧識洞天人之变白忝貳於台衡已
爲吏於歲律茂宣忠力協贊治功宜陞調鼎之聯庶
盡秉鈞之效於戲善事者先利其器朕既屬於材能
言古者必驗之今卿當勉於事業輔成美化無忘訓
辭

安石既再罷政乃相吳充王珪已而充於新法
頗有更張珪從之御史彭汝礪乃劾珪曰[illegible]
王安石力行新法王珪從而和之今吳充變[illegible]
新法珪亦從而和之若昨是則今非今是則昨
非矣乞令珪分析珪自是力主新法不肯變[illegible]
十一月宰臣吳充王珪參知政事元絳言功臣
非古始唐德宗多難之餘乃有奉天定難之號
不應盛世猶襲陳迹臣等何功乞於銜位之下
悉減罷詔荅曰唐之中世時屬多虞制爲功臣

寵厥將吏因仍弗革稱謂寖繁流美過情空名
眩實施之近世或適權宜襲於來今固非通制
卿等率先臣鄰乞罷功號朕用嘉歎宜如所請
於是知樞密院馮京等繼請從之遂詔管軍臣
僚以下至諸軍班銜內帶功臣者並罷附見充性
謹密在西府數乘間言安石政事不便上以其
中立無私故相之十年十二月司馬光以書與
充乞代安石爲相知天下不便新法欲有所變
更嘗乞召還光及呂公著韓維蘇頌又薦孫覺
李常程顥等十數人皆安石所斥退者故光遺

以此書而充不能用安石再罷政事吳充代之
權三司使沈括乃密條役法之不便政事者獻
於充充得之袖以呈上詔司農相度以固蔡確時
爲御史知雜乃上疏謂括挾邪害政不可置之
侍從括遂出知宣州
同日馮京知樞密院事自資政殿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遷給事中除
初王安石既罷相呂惠卿執政鄭俠言安
石作新法爲民害惠卿朋黨姦邪擁蔽聰明獨
馮京立異敢與安石校請黜惠卿用京爲相且
言京及元絳孫永王存四人者皆仁義人也惠

卿大怒遂白上重責之勒停編管汀州繡先是京與王安石同在中書多異議安石頗銜憚之故嘗因事移私書於呂惠卿曰無使齊年知京安石俱生辛酉故謂之齊年及安石罷相力薦挽惠卿而去惠卿遂與京同參知政事惠卿每有所為京雖不抑而心不以為善至於議事亦多不盾惠卿亦忌之會鄭俠獄起乃謂俠嘗遊京之門推劾白端京竟以本官知亳州歲餘加資政殿學上移守渭　舍人錢藻當制有大臣進退繫時安危及持正莫回一節不撓之語中

丞鄧綰懼京再入又將希合惠卿遽言為京預政日久殊無裨益而曰繫時安危京朋邪狗俗悖利而已而曰持正不撓乞罷錢藻以諭中外而京竟罷直院未幾安石再相王呂交惡出惠卿于陳惠卿乃發安石前所謂無使齊年知之書上覽之猶薄其罪惠卿復發其無使上知之書由是上以安石為欺矣至是安石罷政復用京云丁未錄

熙寧十年丁巳

二月己亥王韶罷樞密副使為戶部侍郎觀文殿學士知洪州

制曰入而輔大政緇衣所以美武公之為司徒出則奠大邦崧高所以歌申伯之有南國雖中外勞逸之異亦臣鄰出處之常眷吾惟幄之臣屢上蕃宣之請誠不可奪卿既以親為言義當勉從朕欲成爾之志具官韶慷慨自負忠勤不渝闢遐壤於笑談起大功於跬步名震戎狄勳高鼎彝頃嘗嘉於始謀得入陪於近弼進斷國論有大臣蹇蹇之風參持兵樞增古武桓桓之氣朕方內倚將共致於治平人亦具瞻忽懇辭於密宥章屢却而益進誠愈久而彌堅南昌名都最雄於江左祕殿崇職莫顯於朝中併示優恩以為

盛觀書勞定國足以為一世之英養志奉親又可為白髮之壽人臣至此可謂榮乎體予寵休無忘獻納

韶自熙寧七年十二月除樞密副使至是年二月罷在西府踰二年王安石秉政首用王韶取熙河以斷西夏右臂又欲取靈武以斷大遼右臂又用章惇為察訪使以取湖北夔峽之蠻於是獻言者謂交趾可取始議取交趾交趾之圖邕州也安石言於上曰邕州城堅不可破上以為然既而城陷安石憂沮形於辭色韶曰公居此尚爾況居邊徼者乎願少安重以鎮物情安

石曰使公往能辨之乎韶曰若朝廷應副何爲
不能辨安石由是與韶始有隙（錄丁未）九年五月
上謂安石曰王韶疑卿逼之力求去恐復如呂
惠卿韶辛無他冀後尚有可任使卿宜勉留之
又言韶論事時不燭理然不忌能平直安石曰
韶緩急足用誠亦豪傑之士臣與韶無他陛下
所知是年二月韶以母老匃外因抗疏言臣昨
屢與王安石爭熙河勦獄今重以決里廣源明
之事與執政異論乞求退韶鑿空開邊以軍功
至執政乃專以勤兵費財歸曲於朝廷上不悅

故出之（編）十年十月韶落職移知鄂州韶謝
到任表云自信甚明獨立不懼面折廷爭則或
貽同列之怒指摘時病則或異大臣之爲以至
聖諭雖有少差臣言未嘗曲徇御史蔡確言韶
表皆怨憤欲歸過主上而妄爲自潔之辭乞行
黜責故有是命韶知鄂州久之還舊職復知洪
州元豐四年六月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襄敏
官其子六人韶好兵喜殺有方略然熙河所奏
多欺誕率以首級爲功既罷樞密言動頗不常
獻所著書名曰發明自身（學之）皆荒唐之語人以

爲病狂

元豐元年（戊午）

閏正月壬辰孫固同知樞密院事（自權知開封府擢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除）

固字和父鄭州管城人固初爲右諫議大夫神
宗問固曰王安石朕欲以爲宰相可乎固曰安
石文行甚高侍從獻納其選也然宰相自有度
而安石爲人少容凡四問四以此對及安石當
國更法度固數議事不合遂出補外是年拜同
知樞密院事

己亥曾孝寬罷簽書樞密院事（以父憂罷）

詔孝寬遭父喪令依舊簽書又詔孝寬俟卒哭
令起復五月孝寬起復樞密直學士起居舍人
簽書本院事孝寬乞終喪許之給半俸又辭從
之三年三月孝寬免喪除端明殿學士知河陽
尋入見留判司農寺九月出知陳州

九月乙酉呂公著薛向並同知樞密院事（公著自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寶文閣學士戶部侍郎除向自樞密直學士工部侍郎除）

公著制曰夫侍帷幄以贊密命非令聞碩望豈易授
哉（具官）呂（公著）邦家名儒臺閣舊老先後三世輔翊累朝

肆惟爾躬克秉純德獨立不撓行已有方出處之間
罔替古人之節議論之際益見良臣之風斷自朕心
擢陪樞筦非體國不能濟成務非應變不能中事機
勉汝之才副朕所望
向制曰夫居中當軸總握樞要以應天下幾微之會
非練達通變孰可以任此哉具官薛向才周而智明器遠
而用博出入中外知無不爲踐更要繁有顯於世大
農佐國食貨多流衍之稱絕塞保邊兵民歌頌允之
德捻聞廷論薮自朕心爰擢贊於邦樞俾翼宣於神
務惟至明可以立常武惟至正可以成美功往孚乃
誠以稱朕意

公著字晦叔宰相夷簡子也向字師正京兆長
安人初公著與安石爲同年進士安石雖高科
有文學然未爲中朝士大夫所服於是深交韓呂
二家兄弟公著與韓氏兄弟絳維爭揚於朝安
石之名始盛公著初列館舍與安石甚相友善
安石辨博有文同舍莫敢與之抗公著獨以精
識約言服之安石以書寓公著曰疵吝每不自
勝一詣長者即廢然而反夫所謂德人之容使
人之意消者於晦叔見之矣安石始期公著甚
遠嘗字公著曰晦叔作相吾輩可以言仕矣又
曰呂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故安石薦公著
爲御史中丞時其辭以謂有八元八凱之賢冀
公著之能爲己助也既而公著以天下公議乞
罷條例司奏入不聽又爭之又不聽迺求解職
奏三上言愈切至又不聽即闕家待罪上以公
著爲翰林學士寶文閣學士知審官院公著聞
之上疏固求降責安石怒方思所以逐公著者
會上語執政公著嘗言朝廷壞常平法失天下
心若韓琦因人心如趙鞅舉甲以除君側之惡

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安石聞上語心獸喜即請
用此爲逐公著罪遂落公著兩學士知潁州公著
素謹密實無此言蓋孫覺嘗爲神宗言神宗因
誤以爲公著也至是拜同知樞密院事丁未公錄
著既就職與同列奏事畢獨留謝因言自熙寧
以來因朝廷論議不同端人良士例爲小人排
格指爲沮壞法度之人此非國家之利也願加
意省察上曰當以次收用之〇薛向以樞密直
學士知定州遷工部侍郎入見論兵於上前遂
拜同知樞密事初薛向與呂公著並命入樞府

向事公著甚恭既久公著亦稍親之議事頗相左右二年正月酉上閤門使韓存寶除四方館使忠州團練使存寶將陝西兵平瀘州叛夷上欲優進官秩以勸立功者向曰瀘州本無事今優賞存寶後有立功大於存寶者何以加之公著曰薛向言是也上從之

元豐二年己未

五月甲申元絳罷參知政事以工部侍郎本官知亳州

制曰朕於成均爲進補之法以待通經博聞之士所以勸學首善而有不能奉承朕志乃徇緣爲私自干吏議以按治厥罪而輔臣有預於此朕於至公之託顧何望焉具官元絳初繇學術行誼擢貳大政於族孫骨肉之愛遂行請謁及奏求深辨異於誠心殆非所以率勵士大夫也其罷位出守示不屈天下之憲往念咎責服予訓言

絳自熙寧八年十二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五月罷在政府凡四年初王安石作爲新法令判監直講程第諸生所業處以上中下三舍而人間傳謂凡試而中上舍者朝廷將以不次陞擢一時輕薄諸生矯飾言行奔走公卿之門於是太

學生虞蕃伐登聞鼓訴學官去取不公事下御史府語連絳之子耆寧常囑其從孫伯虎於直講孫諤葉唐懿得陞補爲太學內舍生又囑諤請求於判監黃履以伯虎爲小學教諭臺司摘耆寧下獄絳上疏願納平生職祿乞許耆寧即訊於外許之於是御史至絳府第幷劾絳絳故貶而耆寧罰金絳入辭上猶眷絳謂曰朕自知卿一歲即召卿矣諤等坐聽請皆得罪絳願得潁州上許之三年六月絳爲資政殿學士知青州過闕因留提擧中太乙宮四年二月絳累乞歸老力疾造朝於是上令絳赴經筵遂以提擧中太乙宮兼侍讀三月以太子少保資政殿學士致仕初上批參政元絳子耆寧訪於士人多稱其孝謹觀所爲文頗亦典贍遂除崇文院校書絳旣致仕七月耆寧除館閣校勘勾當洞霄宮令隨侍耆寧校書未二年以元絳致仕特恩也

戊子蔡確參知政事自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直學士院判司農寺除

制曰卿輔之任爲朕股肱唯高謀博識可以濟太平之功惟同德一心可以成天下之務屬當遴選允叶

才難具官蔡確學足以造微智足以適變爵躋禁近遂長
憲臺繩愆糾繆而多所贊襄指佞彈邪而無所回隱
維持大法以尊君愛民為心排沮異端以陳紀立經
為務詢求列位爾實忠嘉斷自朕心進參大政夫惟
以公滅私則無朋淫之戮以忠事上則有輔德之休
祗服訓辭往欽朕命
確字持正泉州晉江人有智數確為御史中丞
太學生虞蕃訟學官確與舒亶治其獄確遂劾
參知政事元絳為其族孫伯虎私禱學官絳罷
政確遂代絳為參知政事人謂其為知制誥為

御史中丞為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之位元
絳罷上意欲用翰林學士孫洙會洙暴得風疾
不能朝乃用蔡確確既除參知政事時宰相吳
充議變法確爭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相漢一
遵何約束且法 陛下所建立一人協相而成
之一人挾怨而壞之民何措手足乎充屢屈法
遂不變云三年九月以階易官為大中大夫在
政府四年至五年四月拜相
元豐官制行太中大夫換諫議大夫神宗以寄祿官等級制少遂以太中大夫為宰相官故蔡確時任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先授太中大夫及拜相則依前太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蓋為定制官制舊典

元豐三年 庚申
二月丙午章惇參知政事 自翰林學士右正言知審官東院遷右諫議大夫除
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宰相得象其叔父也舉
進士甲科王安石用事李承之薦惇可用安石
曰聞惇大無行承之曰承之所薦者才也顧惇
才可用於今日耳素行何累焉公試與語自當
愛之安石召見之惇素辯又善迎合安石大喜
恨得之晚命修三司條例進擢數年遂至侍從
三司使上嘗與張方平之美問章惇識否惇退

以告惠卿惠卿明日與方平同行入朝告以上
語且曰行當大用矣故御史蔡承禧彈惇云朝
登陛下之門暮入惠卿之家為此也由是上惡
惇安石亦譽惠卿黜之陳州凡惠卿之黨俱悉
力攻之以故中丞鄧綰言惇人物佻薄行跡醜
穢與呂惠卿協濟為姦宜早罷黜遂自權三司
使出知湖州上嘗謂安石曰聞民間亦頗苦新
法安石退而屬疾居家數日上遣使慰勞之乃
出其黨為之謀曰今不取門下士上素所不喜
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人窺間隙者矣安石

從之既出即奏擢以秘書丞集賢校理章惇爲起居舍人知制誥上不喜勉彊從之由是權益重是歲熙寧七年也丁未録 是年二月除參知政事九月以階易官換太中大夫

三月乙丑吳充罷相爲吏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西太乙宮使

制曰進惟疇德式圖亮采之功退則均休益厚優賢之禮眷予耆哲比爽節宣屢抗 詞力還幾務誕揚孚號布告治廷具官吳充體道精深秉義莊直朝之碩輔民所具瞻常武有經雅重國兵之寄遠猷克濟迄成帝載之熙庶事用康羣工作乂茲新美於法度方倚任於謀謨夙夜恊恭左右盡瘁至感聰明之痛未瘳藥石之瘉祈即便安務加攝理雖撫循之愈厚顧彝敘之彌堅朕亮矜迺誠閔勞以事進位天官之峻陛華禁殿之嚴衍食爰田服休真館實著寵數併示眷恩於戲注意有加朕已篤股肱之義專神致養汝毋忘金王之音尚惟廸終副乃虛佇仍部大朝會綴中書門下班依大藩例支添給

充自熙寧九年十月拜相至是年三月罷在相位四年先是充在西府數乘間言王安石政事不便及充爲相欲有所變更稍引進安石所斥

過之人於是王珪忌之知諫院蔡確以擊搏進充素惡其爲人會充謁告王珪奏用確上從珪所請也元豐元年六月殿中丞陳安民嘗言相州坐失入死罪屬大理評事文及甫言於充事發獄成充上表乞罷相及闔門待罪者三四上趣遣中使召出令視事蔡確屢率言事官登對言罪安民太輕上曰此何足深罪御輩但欲共攻吳充去之此何意也以確所彈奏劾還之言者乃已先是神宗怒安南師出無功會光禄寺丞周沃諫表言充與郭逵書止其進兵乃置獄劾逵事聞者皆爲充懼然充但勸逵以經久省便非止其進兵也後沃亦坐所言不實獲罪充數爲同列所危積憂畏病加劇力辭位不許章七上遂從其請明充爲相務安靜不遺使不滋長法令所言於上人無知者拜罷録編長 是年四月充卒贈司空兼侍中謚正憲上輟朝三日幸其第奠之充臨死戒妻子勿以私事干朝廷上聞而悲之對輔臣言充孤立無與先是御史臺鞫周沃言安南宣撫招討司事未竟後數月詔充諸子有干涉細故並免根治當時言者蓋欲借

是以傾危也世譏危心正而力不足知不可而
不能勇退云
九月癸未薛向孫固並樞密副使向自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換正議大夫除固自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換太中大夫除
先是八月乙巳詔中書朕嘉成周以事建官以
爵制祿小大詳要莫不有叙分職率屬而萬事
條理國家受命百年而官政尚愧前 聞參
酌損益惟時之宜使臺省寺監之官實典職事
領空名者一切罷去而易之以階因以制祿凡
厥巳數悉如舊章中書具奏九月乙亥詳定官

制所上以階易官寄祿新格中書令侍中同平
章事爲開府儀同三司左右僕射爲特進吏部
尚書爲金紫光祿大夫五曹尚書爲銀青光祿
大夫左右丞爲光祿大夫六曹侍郎爲議政大
夫給事中爲通議大夫左右諫議爲太中大夫
祕書丞爲中大夫初行官制以階易官寄祿新格
元豐寄祿之制蓋以三省長官不與政而尚書至外郎與九寺五監皆爲空官特以寓祿秩序位品官失其實於是下詔釐正之其略曰將使臺省寺監之官實典職事此更制之大旨也其後官率其職名實正矣惟是祖宗因官職以別流品之意當時初不講明及之故寄祿之階脩理未盡若參以舊典則得失可見張續職官記

又言開府儀同三司至通議大夫以上無磨勘
法太中大夫至承務郎應磨勘待制以上六年
遷兩官至太中大夫止其祿令並以職事官俸
賜祿料舊數與今新定官請給對擬定並從之
丙子詔開府儀同三司爲使相不繫大數銜見
任宰相使相食邑實封通及萬户前任宰相食
邑及萬户並封國公從之又奏官制所申朝旨
除三公三師外餘檢校官並階數並罷所有宗
室及武臣正任等各有見帶文散階檢校官及
憲銜欲並除去從之並長編是日尚書禮部侍郎

平章事王珪換正議大夫右諫議大夫參知政
事章惇蔡確並換太中大夫向換正議大夫固
換太中大夫並除樞密副使
丙戌馮京樞密使自通議大夫知樞密院換正議大夫除
京既拜樞密使仍加食邑實封故事大禮宰臣
以下唯加恩至是因改官制故珪彥博京特遷
官以寵之皆加食邑實封時正議大夫平章事
集賢殿大學士王珪爲銀青光祿大夫兼門下
侍郎平章事監修國史河東節度使太師守司
徒兼侍中判大名府潞國公文彥博守太尉開

府儀同三司依前河東節度使判河南府武寧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守司空開府儀同三司

同日薛向罷同知樞密院授正議大夫知潁州

制曰左右近密之臣朕所與謀國機務不根持論而自反覆脅襲之體朕何望哉具官薛向頃繇朕知拔侍帷幄本兵之政皆所參決且賦民馬以待國用而彊宗豪室撗議動搖此宜爲政者所嫉從而羣惑妄沮有司亦何以率勵衆民哉言者及茲審察得信其罷乃位出守方州往其省循毋重前悔

向自元豐元年九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三年九

月除樞密副使是月罷在樞府凡三年先是知諫院舒亶言開封府界提舉官陳向近於樞密院議養馬事知樞密院薛向等議論喧悖中外傳播囂然大臣謀國如是其意必有所在乞令陳向等詰辨究治施行詔陳向共析及具析聞神宗批向論事反覆無大臣體故貶未行改知隨州拜罷錄初向在外時策邊事精密饋餉治辦其入見論兵皆上所欲聞故任以執政且欲與計西北事而向在政府專以持重養威無先開端爲言非上所望於向者最後向極知民不便畜馬會議欲改爲士大夫皆言向論不繆及其與提舉官忿爭上乃獨察知向質不忠實故黜之編向之改知隨州也以御史滿中行又言向備位淺乆嘉謀不聞令出於口而心非之法成於手而自毀之要譽於已歸怨於上故有是命四年三月隨州言知州薛向卒輟視朝遣中使護其喪歸葬

丁亥呂公著改樞密副使自戶部侍郎同知樞密院改正議大夫除

元豐四年辛酉

正月辛亥馮京罷樞密使自正議大夫兼羣牧制置使罷爲光祿大夫觀文殿

學士判河陽府

制曰樞機制勝定資經武之謀藩屛均休式厚優賢之禮眷惟碩輔懇解近司播告在廷褒進厥位具官馮京敦大簡亮塞淵惠和周才足以濟治功明謨足以定國是蚤曠雋望參秉大鈞體盡瘁而不懈於行心協恭而既底乃績中嚴師律豫殄邊虞方一體之相須共成幾務顧累章之來上欲遂便安勉徇勤誠併蕃異數宜陟文階之峻仍陞秘殿之華陪食爰田衍封兵食始終恭遇出入顯榮於戲諭道於朝乆嘉常德之助承流於外更繫美化之孚尚惟圖恍以克永譽

京自熙寧九年十月除知樞密院事元豐三年九月除樞密使是年正月罷在樞府凡五年京數以疾求解機務自請守藩而有是命

同日孫固知樞密院事自樞密副使太中大夫除兼羣牧制置使呂公著韓縝同知樞密院事公著自樞密副使正議大夫除縝自龍圖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樞密都承旨兼羣牧使除

縝字玉汝億第四子也

二月癸卯章惇罷參知政事以太中大夫知蔡州

先是御史朱服奏惇命袁默周之道傳意市恩於服詔大理鞫之遂命御史豐稷雜治獄具默之道並勒停惇坐報上不實故有是責

甲辰張璪參知政事自翰林學士遷太中大夫除

璪字邃明洎之孫也爲王安石呂惠卿所知熙寧間爲諫官御史劾鄭俠不當論列王安石俠與安石弟安國俱坐貶是年拜參知政事先是王珪嘗三薦璪不用珪曰璪果賢陛下未嘗用以爲不賢議也臣恐士不得進矣臣爲宰相三薦賢三不用臣失職請罷上喜曰宰相當如是朕姑試卿卿德不同朕復何慮五年五月官制行改中書侍郎十二月除正議大夫是歲十一月癸卯罷宣徽使見任宣徽使依舊自今更不除人是月甲辰樞密院置知院同知院二人餘悉罷於是大改官制議者欲廢樞密院歸兵部上曰祖宗不以兵柄歸有司故專命官統之互相維制何可廢也上又以樞密院聯職輔弼非出使之官乃定置知院同知院二人國朝執政以樞密使班從宰相恩禮與[illegible]同其次知樞密院事樞密副使同知簽書樞密院事其名雖多要之均爲一等執政官唯知院爲[illegible]數差別武臣權領政事只除同簽書耳至元豐五年肇新官制乃專立知院同知院遂廢使副之名待與

元豐五年壬戌官制成以左右僕射爲宰相

四月癸酉王珪左僕射自銀青光祿大夫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依前官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右僕射自太中大夫參知政事依前官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珪進左僕射制曰臨政願治不因時而損益則心雖勞而莫成膠柱調瑟不解絃而更張則力愈多而益紊朕大修廢職丕正百工以道揆任廟堂之大謀以法守聽官府之小治作起萬事紹隆三王疇庸渥命之頒我有鄉諧之長宜敷廷號以聳民瞻具官王珪秉義竭忠率身厲下見聞殫洽多識前載之傳論議雍容尤達當今之務一德是履十年不渝比講廢官肇更

不與興滯補弊寔宜是正之勤據舊鑒新皆出將明
之助爰正名於左揆俾分侍於東臺邑衍真租食陪
多賦名雖考古事悉因今鼎鉉不移益峻台衡之望
袞衣載錫吏增宰路之華於戲欲法之經遠持久者
在濟之以有終欲吏之嚮方宿業者在董之以無倦
爵名初易衆人尚狃於故常法度巳完羣下未知於
循守往率在位共修厥官
確拜右僕射制曰朕簡材授位常跂商周之哲王稱
事任人猶愧漢唐之盛主法壞既久官聯莫與後先
尊倫小大無當循名核實方新萬化之原考古驗今

大正百年之弊將仰成於宰弼爰妙簡於俊良乃先
渙號之頒以竦治朝之聽具官蔡確靖客無貳裕和有容
自其初時由朕所識洎歷近選驟勞弗宣嘗總中司
肅紀綱之頹廢入陪大政聲夙夜之贊襄朕方分職
以馭羣臣因能而裁庶位圖事謹始非專心致思不
能起天下之功立政惟人非聚精會神不能成天下
之務疇若予采莫如汝賢宜陞揆席之崇兼列侍班
之峻仍增勲秩陪衍戶封榮絕一時望隆百辟於戲
惟厚德可以儀刑風俗惟小心可以勵相邦家燮調
陰陽因時乖錯則汝之責與正法度庶工廢曠則汝

之羞往堅乃誠以永終譽
上將定官制獨處閤中考求沿革一年而成人
皆不知五年將行官制上於禁中自為圖帖定
未出先詔輔臣曰官制將行欲取新舊人兩用
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可二月癸酉詔
知樞密院門下中書侍郎同知樞密院尚書左
右丞為定班班次以是為差五月辛巳朔詔尚
書省左右僕射丞合治省事初議左右分治及
進呈始命合治同詔自叙今宰臣上馬樞密院次
之諸司又次之左右丞上下馬處並同兩省侍

郎辛卯上批自頒行官制以來內外大小諸司
凡有申稟公事日告留滯比之舊日中書稽延
數倍衆皆有不辦事之憂可速根研裁議遂令
快便大率止似舊中書發遣可也上以命令稽
緩語輔臣頗悔改官制蔡確等慮上意欲罷之
乃力陳新官制置祿比舊月省俸錢三萬餘貫
上意遂止六月丙辰詔自今事不以大小並中
書省取旨門下省覆奏尚書省施行三省同得
旨事更不帶三省字行出是月輔臣有言中書
省獨取旨事體大重上曰三省體均中書省揆

而議之門下省審覆之尚書省承而行之苟
有不當自可論奏不當緣此以亂體統也先是
官制所雖倣舊三省之名而莫能究其分省設
官之意乃釐中書門下爲三各得取旨出命既
紛然無統紀至是上一言遂定三省並建政事
目以大事出門下其次出中書又其次出尚書
皆以黄牒付外衆以爲當然王安禮初不預官
制事乃爲上言曰政畏多門要當歸於一特所
經歷異耳今也别爲三則本末不相見臣以謂
事無巨細宜於中書奉於門下至尚書行之則
盡矣詔從之癸亥詔尚書省六曹事應取旨者
皆尚書省檢具條例上中書省又詔中書門下
省已得旨者自今不得批劄行下皆送尚書省
施行著爲令又詔尚書省得彈奏六察御史失
職官制行以中書造命行無法式事門下審覆
行有法式事尚書省奉行三省分班奏事各行
其職而政柄並歸中書確先說珪曰公久在相
位必拜中書令珪信不疑一日確因奏事罷留
身密言三省長官位高恐不須設只以左僕射
兼門下侍郎各主兩省事可也上以爲然已而

確果獨專政柄凡除吏珪皆不與聞後累月珪
乃言臣備位宰相不與聞進退百官請以尚書
省官及諸道帥臣許臣同議上許之蔡確既爲
右僕射且兼中書侍郎欲以自大乃議尚書省
關移中書當加上字以重之王安禮爭曰三省
天子使同政事所自出禮宜均一確乃欲因人
而爲輕重是法緣人變也非所以敬國家已而
正色問上曰陛下用確爲宰相豈以才術卓異
有絶人者抑亦以叙遷際適在此位耶上曰適
在此位安禮顧謂確曰陛下謂適在此位安得
自大如此六年五月癸未手詔朝廷議吏官制
本欲覈正吏治比命官置司修講逾年迨今頒
行尚冀條理若向去分撥事類仍前糾紛不免
致侮四方貽誚來世事繫國體二三執政可不
究心其詳定官須得深曉文法之人御史中丞
徐禧可同詳定官制如項所論體統令以此意
著爲式令蓋上嘗論蘇綽建復官制上自朝廷
下至州縣悉分爲六曹體統如一今先自京師
候推行有序即監司州縣皆可施行矣十二月
上稽古董正治官既復尚書二十四司職事掀

作新省其規摹區處詳密曲折皆出旨裁定壯麗雄盛近世未有也又以舊中書東西廳為門下中書省都堂為三省都堂徙建樞密院於中書省之西以故樞密宣徽學士院地為中書門下後省列左右常侍至正言廳事直兩省之後都承旨司直樞密院之後由是三省樞密院位著官儀煥然一新矣是月癸酉官制行御史中丞率百官班賀甲戌詔中書五月朔行官制

神宗嘗觀唐六典一日諭王珪等朕欲倣唐六典飭今之宜修改官制時蔡確為參知政事與珪力贊行之設官制局元豐三年明堂禮成等執御恩郎以宰相王珪禮部侍郎升改銀青光

祿大夫以父次也而蔡確以諫議大夫攻大中大夫銓內外文臣皆以階官易舊官初班雜壓至五年五月朔降制王珪以史館打除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確以參知政事除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定御太中大夫章惇除門下侍郎參知政事張璪除中書侍郎翰林學士蒲宗孟王安禮並除中大夫左右丞官制初行令命殆遏歷三省吏部尚書數日方進誥王御前上廢其楷緩且詢大臣悔改官制珪確葺慝有詔罷遂力言官制月省俸祿又以正名為辭上意乃定後一年呂正獻公自定武移鎮維揚過關上謂正獻日官制初行命令稍滯朕尋悔之已隨宜措畫然終不及舊制成命之快也卿謂如何公進言三省同班奏事分省治事上然之尋諭大臣而衆議莫之行也元豐末正獻自維揚召還經幄首陳前議太母即詔行共言紹聖初大臣嘗謂元祐擅更三省分班奏事之制議欲復之待惇為門下相與共權之去已也乃曰此先帝之志不可改故歷紹聖崇寧以來元祐故事無一存若獨此法不變也祖宗官制舊典本朝公唐制

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尚書省者但受成事行之耳官制行始用六典別尚書門下中書為三省名以其省長官為宰相既以秩高不除故以尚書令之貳左右僕射為宰相而左僕射兼門下侍郎以行侍中之職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以行中書令之職而別置侍郎以佐之則三省宜相兼矣然左右僕射既為宰相則凡命令進擬未有不由之出者而左右僕射又為之■奏則出令之職事既身行尚又省而復之乎方其進對執政無不同則所謂門下侍郎者亦預聞矣故批旨皆曰三省同奉聖旨覆奉之而又審之亦無是理門下省事推有給事中封駁而已未有左僕射與門下侍郎自駁已奉之命者則侍中侍郎所謂省審者殆為虛文也元祐則議者以詔令稽留吏負冗多從有重復因有廢併門下省之意故雖不行然事有當禀左相必批送中書左相將上而右相有不同往往或指之不上或退送不受左相無如之何侍郎無所用力事權多在中書侍郎自中書侍郎遷門下侍郎雖名進其實皆未必樂也亦倣故元豐說新官

制建尚書省於外而中書門下省樞密學士院詔於禁中筆表國朝沿唐故事尚書令侍中中書令為三省長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宰相元豐官制行皆如故獨改平章事為尚書左右僕射外補

甲戌章惇守門下侍郎自太中大夫參知政事除

張璪守中書侍郎自太中大夫參知政事除

蒲宗孟守尚書左丞自翰林學士遷中大夫除

王安禮守尚書右丞自翰林學士遷中大夫除

宗孟字傳正閬州新井人安禮字和甫安石之弟初安禮中進士第召對神宗欲峻用之以兄安石當國乃為崇文院校書同修起居注故事

左右史記言動無得輒有所陳至是許直前奏
事後自翰林學士除尚書右丞先是宗孟詳定
官制樞密都承旨張誠一亦領官制局事頗肆
橫膈制同列宗孟於上前訟其姦上察其不阿
故與安禮俱家大用五月御史臺言尚書左丞
蒲宗孟右丞王安禮賀僕射上尚書省於都堂
下馬檢會三省執政官上下馬儀範尚書左右
僕射許至都堂左右丞於本廳今官府雖寓局
綠各有擬定廳事宗孟安禮身爲執政當朝
廷董正名分之初乃率先違法犯分請付有司

推科安禮爭論上前以爲今日置左右丞爲執
政官不應有厚薄左右丞於都堂下馬自此始
監察御史豐稷言陛下若稽經訓修明官政選
拔吉士光益治功方官制施行章惇以閑上爲
門下侍郎王安禮以穢德守尚書左丞甚非陛
下稽古建官之意稷遂罷爲著作佐郎
元豐初始命置局詳定官制大槩皆本唐六典
爲法稍增損之在内尚書省置令左右僕射門
下省置侍中中書省置令已上爲宰相而兩省
侍中不除令尚書有左右丞門下中書自有侍
郎樞密院有知樞密院事同知樞密院事已上
爲執政官制沿革元豐官制行中大夫換秘
書監神宗以太中大夫爲宰相官故初除執政
只換中大夫是時拜翰林學士蒲宗孟王安禮
錄左右丞二公寄祿官若未至
大夫只除中大夫官制舊典
丁丑呂公著罷同知樞密院事自正議大夫罷爲光
祿大夫資政殿學士
知定
州
公著自元豐元年九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三年
九月改樞密副使四年正月復同知樞密院事
至四月罷在樞府凡五年始議五路舉兵伐西
夏公著諫不聽尋上表求罷仍謁告不出上封
還其奏賜手詔曰在廷之臣可腹心之寄無踰
卿者安得自暇自逸公著乃復起視事及西師
無功將圖再舉公著又固諫上不悅會章惇自

定州召爲門下侍郎公著因乞代惇守邊上曰
朕待卿不止此卿其少安章再上乃有是命及
李舜舉入奏上意悟欲罷西師公著入辭上慰
勞之曰卿不當居外行且召卿矣元豐四年十
一月甲辰樞密院定置知院同知院二人時有
知院事孫固同知院事呂公著韓縝凡三員或
曰上欲以禮退公著自是踰五月公著始請補
外云

元豐六年癸亥

七月丙辰孫固罷知樞密院事爲通議大夫觀文
殿學士知河陽

固以元豐元年閏正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三年
九月除樞密副使四年正月遷知樞密院是年
七月固引疾去位遂罷知河陽後提舉崇福宮
神宗崩固等皆集闕下哲宗即位詔以登位賜
致仕前執政觀文殿學士提舉崇福宮孫固覺
衣金帶銀帛有差
同日韓縝知樞密院事自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除
安燾同知樞密院事自太中大夫試戶部尚書除
燾字厚卿開封人縝自元豐四年正月除同知
樞密院是年七月遷知樞密院在樞府五年至

八年五月拜相燾初爲荆湖北路提點刑獄會
行新法而奉行之吏或異趣爲高或迎合求進
而燾平心以奉詔條號無所倚時司農以符檄
風天下如免役增寬剩造簿供手實散青苗等
事天下爭趣之燾數有陳論暨見神宗復極論
之爲立法禁是年拜同知樞密院事累遷正議
大夫
八月辛卯蒲宗孟罷尚書左丞自中大夫守本官知汝州
制曰中臺綱轄總於輔臣僚典憲不遵則何以表儀
具官蒲宗孟比緣登擢領職踰年未聞勤盡之誠頗多循
慢之過牽情肆欲靡畏簡書以致人言尚莫知省追
令案治左驗甚明反覆不承對吏無恥舉錯如此豈
朕望哉紬守郡章勉思厥咎
宗孟自元豐五年四月除尚書左丞是年八月
罷在政府二年先是宰執因對上有無人才之
嘆宗孟對以人才半爲司馬光以邪說壞之上
正色詰宗孟又因泛論古今人物宗孟盛稱楊
雄之賢上作色言楊雄著劇秦美新不佳也它
日宗孟又因奏書前官屬恩上曰所修書謬甚
無恩宗孟又引例書局儀鸞司等當賜帛上以

小故未答王安禮進曰修書謬儀鸞司人恐不
預上爲之笑罷朝安禮戲宗孟曰楊雄爲公累
至是宗孟坐違法繕治兩府故有是責
同日王安禮尚書左丞自尚書右丞除
李清臣尚書右丞自吏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清臣字邦直大名府魏人少力學問韓琦以
其兄之子妻之皇祐間朝廷方行制舉轉運使
何郯即以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薦之歐陽修
見其文大奇之曰蘇軾之流也以治平二年試
祕閣試文至中書未發也修迎語曰主司不習

李清臣第一則謬矣開視果第一考官韓維亦
曰李清臣有荀卿筆力公未壯連擢科第一篇
之出後生爭傳去爲式録丁未八年十二月累遷
至通議大夫
元豐七年甲子
七月甲寅王安禮罷尚書左丞
安禮自元豐五年四月除尚書右丞六年八月
遷尚書左丞是年七月罷在政府三年先是侍
御史張汝賢彈奏王珪與安禮陳乞子姪差遣
以謂引用都省批狀例外起例實害大政神宗

以有條許用例奏鈔汝賢章擱不下安禮聞之
尚奏乞治汝賢罪上令分析汝賢奏安禮不能
修身治家等事力詆其惡上以其章付三省詰
安禮曰汝賢奏彈不當固有罪其言卿姦汚事
卿果如此何以復臨百官安禮猶辯析上既黜
汝賢安禮因奏往以安石疾病皆乞知江寧府
頗申前請故有是命尋以資政殿大學士知青
州移知蔡州元祐六年正月以言官彈奏青州
任內不法事事得實復以資政殿學士移知舒
州尉擧謂安禮非純正之士然慷慨有大節在

神宗朝爲左丞數數敢論事不少屈於三蔡一
時翕然推重但其人治己不肅性淫侈又喜寵
小人此其不　者其才高甚世之悠悠者不可
輕議也或云傅充俞感於范純禮輩所教銳欲
痛紲之蘇頌韓忠彥不知又佐其說賴呂大防
無他處心稍平故止降小郡不置劾後竟坐詠
官劉唐老揚康國言再落職卒贈右銀青光祿
大夫安禮姿貌魁偉有口辨常以經綸自任而
闊畧細謹云

皇宋補編年録卷之八

宋宰輔編年録卷之九

宋太常博士徐自明著

哲宗元豐八年乙丑

五月庚戌左僕射王珪卒

珪自熙寧九年十月拜相至是年五月以金紫光禄大夫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岐國公薨于位相神宗九年相哲宗纔兩月　初元豐五年哲宗封延安郡王七年神宗宴百官于集英殿哲宗初侍立于朝天表粹温進止中度宰臣王珪稱賀神宗曰皇家慶事與卿等同之令皇子與珪等相見珪等再拜稱謝八年春神宗寢疾彌留二月癸未王珪奏言去冬嘗奉聖訓皇子延安郡王來春出閤願早建東宮又奏請皇太后權聽政神宗首肯越明日三月甲午朔皇太后垂簾於福寧殿是日立哲宗為皇太子戊戌神宗崩奉遺制卽帝位五月庚戌王珪卒事略初贈太尉謚文恭墓碑賜懿文為額上輟視朝五日禮部言當舉哀成服詔以大行在殯罷之珪自輔政至宰相凡十六年無所建明守成而已時號為三旨宰相以其上殿進呈云取聖旨

上可否訖又云領聖旨既退諭禀事者云已得聖旨故也編長六月丁卯賜故左僕射王珪壽昌坊官第遺表恩澤十人詔給事中陸佃監護葬事葬並依韓琦例

戊午蔡確左僕射自通議大夫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除兼門下侍郎韓縝右僕射自通議大夫知樞密院事除兼中書侍郎

確左僕射制曰嗣先人宅丕后思康濟于艱難位冢宰正百工盍聽圖于耆舊疇咨碩輔擢冠上台具官蔡確敏識造微訏謨經遠任重不撓凛凛棟梁之材含章十中渾渾廊廟之器叅周旋於要路多啟迪於嘉猷遂膺夢卜之求更處丞疑之重佑我烈考時維命諧肆予冲人實在顧託定策社稷救寧邦家永言訪落之初是謂持盈之際矧衆言之師錫知天意之眷予倚毗於戲后德惟臣不德惟臣予方祈於訓告予師若舟楫之濟巨川若股肱之成一體茲惟哲乂屬在以正孰敢不正衆有賴於儀刑尚率勵乎前修共圖安於洪業克相朕志永孚于休

縝右僕射制曰訪予落止以陟降厥家秉心宣猷以考慎其相聽言舊德久執事樞遺予冲人緊我昭考登延宰席播告治朝具官韓縝天資剛明世載忠諒服勤

小大之務居有中外之勞被遇先朝周旋近列遂參
圖於宥密彌叶贊於謀謨蹇蹇王臣之風巖巖師尹
之望遭家不造降割自天永惟憑几之辰實秉綴衣
之訓定策社稷書勳旂常鞏固泰山之安扶維神器
之重進疇異數擢秉大鈞以師長於百工以弼諧於
一德顧茲眇倚屬在老成於戲繼序不忘無疆惟恤
若康王之率大卞而高宗之求多闕匪予者明孰克
勵相宜旁招於俊乂共宏濟於艱難底于康功綏我
緒業
是月庚申左僕射蔡確爲山陵使元祐元年正

月確提舉修神宗實錄縝拜守右僕射殿中侍
御史黃履言縝不堪大用乞罷之不報十二月
以祔廟恩確縝並除正議大夫
同日章惇知樞密院事（自通議大夫門下侍郎除）
司馬光守門下侍郎（自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新知陳州除）
光門下侍郎制曰國家董正治官循名責實以三省
預聞政事而出納王命旨維東臺非夫柔亦不茹剛
亦不吐彊毅有守詳明不撓者豈足以任此（具官司馬光）
方重敦實有德有言貫穿千古著爲新書雖乃身在
外而乃心無不在王室闕望之隆師言惟穆非止政

有秪稗得以塗歸是惟朝夕納誨以輔不逮亦所以
彰先帝知人之明往惟欽哉無或敢避
光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
福宮初公患歷代史繁蕪學者不能綜況於人
主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爲通志八卷
以進英宗悅之命公續其書置局祕閣以其素
所贊者劉攽劉恕范祖禹爲屬官凡十九年而
成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載神宗尤重其書以爲
賢於荀悅親爲製序錫名資治通鑑詔邇英讀
書書成拜資政殿學士賜金帛甚厚蓋有意復

用公也（錄丁未）元豐八年四月以太中大夫知陳
州是月戊午召爲門下侍郎先是三月丁酉神
宗崩司馬光赴闕臨衛士見光俱以手加額曰
此司馬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留相天子
活百姓所在數百人聚觀之光懼會放辭謝遂
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使勞光問
所當先者光言宜下詔首開言路有詔起光知
陳州光復奏疏再申前請太皇太后於是從光
請下詔牓朝堂又促光過闕令入見至京之日
太皇太后降中使封所牓朝堂詔書以示光光

視詔六事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請改詔書循之天下光之奏曰今詔書求諫而逆以六事防之臣以爲人臣惟不上言言則皆可以六事罪之矣其所言或於群臣有所褒貶則可以謂之陰有所懷本職之外微有所涉則可以謂之犯非其分陳國家安危大計則可以謂之扇搖機事之重或與朝旨暗合則可以謂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不便當改則可以謂之觀望朝廷之意言民間之愁苦可閔則可以謂之眩惑流俗之情然則天下之事無復可言者矣是詔

書始於求諫而終於拒諫也臣恐天下之士益鉗口結舌非國家之福也又止令御史臺出牓朝堂所詢者狹按刪去中間一節頒告天下奏入尋除光門下侍郎光辭又并以二章繳進其一曰先帝思用賢輔以致太平不幸所委之人多以已意輕改舊章謂之新法其人意所欲爲人主莫能奪天下莫能移作青苗免役市易賒貸等法以聚斂相尚以苛刻相驅又有生事之臣欲乘時干進建議置保甲戶馬以資武備變茶鹽鐵冶等法增家業侵街商稅等錢以供軍

須誤惑先帝使利歸於身怨歸於上臣蒙陛下特降中使訪以得失顧天下事務至多但乞下詔使吏民得實封上言庶幾民間病苦無不聞達既而聞有旨罷修城役夫散巡邏之卒止御前造作京城之民已自歡躍及臣歸西京之後繼聞斥退近習之無狀者戒飭有司奉法失當過爲煩擾者罷物貨場及所養戶馬又寬保甲年限四方之人無不鼓舞聖德凡臣所欲言者陛下略已行之今新法之弊無貴賤愚智皆知之是以陛下微有所改而遠近皆相賀也然尚

有病民傷國有害無益者如保甲免役錢將官三事皆當今之急務釐革所宜先者別狀奏聞伏望早賜施行是時方遣御藥吳靖召光受告光復辭於是賜以手詔中使梁惟簡且宣旨曰早來所奏備悉卿意再降詔開言路俟卿供職施行光由是不敢復辭遂再下求言之詔時六月丁亥也錄丁未光又言昨僭妄上言用人等事尋准御前劄子所奏職位卑微如甚大任者令具姓名奏入臣竊見吏部郎中劉摯公忠剛正終始不變龍圖閣待制知亳州趙彥若博學有

父風內行修飭朝請郎傅堯俞清立守恬滯淹
歲久直龍圖閣知慶州范純仁臨事明敏不畏
彊禦朝請郎唐淑問行已有恥難進易退祕書
省正字范祖禹温良端厚修身無缺此六人者
皆臣素所熟知若使之或處臺諫或侍講讀必
有裨益餘如新除林學士呂大防兵部尚書王
存禮部侍郎李常祕書少監孫覺右司郎中胡
宗愈戶部郎中韓宗道工部郎中梁燾開封府
推官趙君錫新監察御史王巖叟朝議大夫知
澤州晏知止朝請大夫范純禮新知登州蘇軾

知歙州績溪縣蘇轍承議郎朱光庭或以行義
或以文學皆爲衆所推伏望陛下紀其姓名各
隨器能臨時任使如文彥博呂公著爲京孫固
韓維等皆國之老成可以倚信亦令各舉所知
庶幾可以參考異同無所遺逸 長編此奏備之雖猶不著姓名
推究本末蓋司馬光也 七月甲辰司馬光言先帝以戎狄
驕傲據漢唐故地有征伐開疆之志欲置保甲
令開封府界及河北陝西河東三路皆五日一
教閱京東西兩路保甲養馬仍各置提舉官權
任比監司行之數年先帝深知其獘伏乞盡罷

疏奏蔡確等執奏不行詔保甲依樞密院今月
六日指揮保馬別議立法差役行於治平之前
法久而弊編戶不習官府吏虐使之多以破産
神宗知其然故爲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
無執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雇役實費之
外取錢過多民以爲病久之上卽位司馬光入
爲門下侍郎始議以差役代免役郎日上疏論
免役之害民者五乞罷免役行差役詔從之當
是時劉摯王巖叟等亦前獻言以爲差役便其
後蘇轍王覿孫升是光說而頗加損之光 亦處翔廷

爲異議所挫疏再上而章惇將累析其言詆光子覓 呂公著請差官置局令精加考究以成萬世良
法宜差韓維等四人詳定聞奏元祐元年二月
乙丑遂從光言初行差役之法然其後獻議者
或差或募卒無從一之論也初光已病數曰免
役之害未除吾死且不瞑乃力疾上疏改差役
限五日欲速行臨終床簀蕭然唯枕間有役書
一卷而已 錄 丁未十二月司馬光言神宗繼統材
雄氣英以幽薊雲朔淪於契丹靈夏河西專於
拓跋交趾日南制於李氏比於漢唐之境猶有
未全深用爲耻遂慨然有征伐開拓之志於是

邊鄙武夫窺利邊功白面書生競獻奇策聚歛之臣利析秋毫相與誤惑先帝於是置提舉官疆配青苗多收免役以聚貨泉又驅畎畝之人爲保甲使捨耒耜習弓刀又置都作院調筋皮角木以造爲器甲又奏置保馬伐貿耕牛市馹驗而農民始愁苦矣部分諸軍無問邊州內地各置將官以領之自知州軍總管鈐轄都監押皆不得關預捨祖宗教閱舊制誦胡法效胡服機械陣圖競爲新奇朝晡上場卒得休息而士卒始怨嗟矣置市易司寵市攫取坐列販賣增

商稅色件下及菜果而商賈始貧困矣又立賒貸之法誘不肖子弟破其家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致其子孫鄰保籍沒貲產乃能備償又增茶鹽之額賤買貴鬻以配民食用不盡迫以威刑破產輸錢又設措置河北糴便司廣積糧穀於臨流州縣以備饋運教兵既夙多熟積材用之而承平日久人已忘戰將懦卒墮加以運籌決勝者乃浮躁巧僞之士妄動輕舉是以頻兵靈武力疲食盡自潰而歸暴骨塞外且數十萬築堡永樂怠忽無備縱寇延敵闔城之人盡

爲魚肉曾未足以威服戎狄而中國先自困矣先帝深悔其然乃下哀痛之詔息兵富民奄棄天下此宜所爲痛心疾首泣血追傷者也伏惟皇帝陛下纂承基緒太皇太后同聽庶政首戒邊吏毋得妄出侵掠俾華夷兩安令契丹繼好秉常納貢乾德拜章征伐開拓之議皆已息矣則前此置提舉官等事皆爲虛設陛下幸詔臣民各言疾苦而群臣猶僤於更張雖頗裁損而監司按堵將官具存保甲猶教閱保馬猶養飼邊州屯戍不減軍器造作不休茶鹽新額尚在

差役舊法未復是用兵雖息而公私勞費猶未息也伏願陛下斷自聖志凡王安石等所立新法果能勝於舊者則存之其餘臣民以爲不如舊法之便者痛加釐革。光又上疏曰昔仁宗皇帝擢臣知諫院臣初上殿 卽言人君之德三曰仁曰明曰武致治之道三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英宗皇帝時臣曾進歷年圖其後序言人君之道一 其德有二其志亦猶所以事仁宗也大行皇帝新卽位擢臣爲御史中丞臣初上殿言人君修心治國之要其志亦猶所以事英

宗也今皇帝新承大統太皇太后同聽萬機謹復以人君修心治國之要爲獻其志亦猶所以事大行皇帝也○初王安石爲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爲青苗助役水利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公上疏逆陳其利害曰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不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公爲真宰相雖田夫野老皆號公司馬相公而婦人孺子知其爲君實也○上即位光請下詔首開言路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公方至具所

當行者而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罷減皇城內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人戒飭中外無敢苛刻暴斂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所養戶馬寬保馬限皆中出大臣不與公上疏謝當今急務陛下略已行之矣小臣稽慢罪當萬死後拜門下侍郎公力辭不許數賜手詔先帝新棄天下天子冲幼此何時而君辭位邪公不敢復辭初神宗皇帝以英偉絕人之資勵精求治凛凛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矣而宰相王安石用心過急於功利小人得

乘間而入呂惠卿之流以此得志後 者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先帝明聖獨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恨其法及復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變身危持之不肯改然先帝終疑之遂退安石八年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天下多故及二聖嗣位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公慨然爭之曰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遂罷保甲團

教依義勇法歲一閱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放其息京東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陝茶以邊用未即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爲出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吾君之意獨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也光始得疾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

自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害乞直降敕罷之率
用熙寧以前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爲
一路一州一縣法詔即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略
以和戎爲便用兵爲非時異議甚衆公持之益
堅其後太師文彦博議與公合衆不能奪又論
將官之害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
之又乞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司及
提舉刑獄公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爲刻急天
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於郡守中舉
運便提刑於通判中舉運判又以文學德行吏
事武畧等十科以求天下遺才命文臣歴朝以
上歲舉經明行脩一人以爲進士高選皆從之
行錄未 哲宗以幼冲嗣位太皇太后權同處分軍
國事元豐八年四月辛未詔罷免行錢并市易
理財京東西保馬等又詔京西及泗州所置物
貨等場並罷又詔放元豐六年以前夏秋稅租
市易錢等太皇太后宣諭三省曰先帝所立之
法民間不以爲便當徇至公豈可不改五月戊
午司馬光除門下侍郎六月癸未詔戶部拘催
市易息錢罪赦除放外其本錢特與展限三年

丁亥詔中外臣寮及民庶許實封言朝政闕失
民間疾苦七月甲午詔罷諸縣鎮市易抵當三
路保甲丙辰詔罷河北糴本禁茶八月丁亥詔
罷府界牧馬監又詔罷在京免行吏祿食料錢
等十月巳巳太皇太后諭輔臣曰民間保甲宜
早罷見行法有不便於民者改之遂令具保馬
見行法以聞巳卯詔罷內外造軍器丙戌詔耆
戶長壯丁之役皆募充保正保甲承帖人並罷
又詔罷三路提舉保甲官十二月辛未詔罷太
學保任法元祐元年三月乙丑詔三省元豐以
後增置職級並罷司馬光言免役五害乞行下
諸路限勑五日縣具利害申州本州類申轉運
司轉運司類申朝廷候到委執政看詳修改丁
卯朱光庭荐引范純仁以輔司馬光共圖政事
辛巳司馬光言抱病家居恐先朝露無以上報力
疾奏陳所見乞罷免役等錢復行祖宗之法丙
戌詔諸路將兵並依元豐令差使符祐本末始司
馬光奏乞復行舊法既得旨依奏知開封府蔡
京用五日限令開封祥符兩縣如舊役人數差
一千餘人充役亟詣東府白光光喜曰使人人

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乎議者謂京但希望風
旨苟媚光非事實也故蘇轍首以為言初范純
仁自慶州召入純仁與司馬光素親厚聞光議
復行差役法純仁曰法固有不便然亦有不可
暴革治道唯去太甚者耳乃言于光以為此法
但緩行而熟議則不擾急行而疎略則擾光弗
聽純仁嘆曰是又一王介甫矣後析簡遺之光
亦弗聽長編 先是熙寧中王安石勸帝用兵以
威四夷其後帝以用兵為悔是時熙河既平帝
乃遣內侍李舜舉往收瘞遺骸吊祭之帝又以

城堡役兵死亡多顧輔臣惻然久之曰此何異
以政殺人其後又謂執政曰用兵大事極須審
重何者郭逵 安南與昨來西師死傷皆不下
二十萬朝廷不得不任其咎未幾夏人又以大
兵破永樂自徐禧而下死者又十餘萬人報至
帝涕泣悲憤為之不食後語執政曰自今更不
用兵與卿等共享太平然夏人自此亦深意於
和明年西人遂奉表乞修貢職還所侵地帝許
之居無何虜復寇蘭州遂罷彊土之議未幾帝
崩上即位夏人復遣使詣闕陳慰當是時朝廷

追原先帝本意思所以息兵養民而門下侍郎
司馬光等俱勸上以棄地和戎為是上詔問范
純仁呂大防純仁以為棄地便大防以為勿與
便二人之議既不同朝廷唯司馬光力持和議
頃之西人果遣使以土疆為請於是司馬光
王巖叟蘇轍具奏論以為不可不許時執政類
俱持議二三久無從一之論獨司馬光文彥博
趙瞻持棄之之議堅甚衆莫能奪遂定議盡歸
永樂陷歿之人即計日償帛仍以葭蘆等四寨
給賜之是歲元祐二年也五年二月夏人遂以

永樂陷歿人晉州進士邢逢原而下一百四十
有九人歸于朝廷詔賜本州文學餘各推恩有
差錄 丁未元祐元年正月癸卯詔閤門司馬光呂
公著自今前後殿起居特令別作一班止兩拜
光在政府九月至閏二月拜相
七月戊戌呂公著尚書左丞自資政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兼侍讀除
神宗與司馬光及公著議論雖不合而數稱其
賢神宗將建儲諭執政曰來年皇子出就學當
以司馬光呂公著為師保哲宗即位太皇太后
同聽政元豐八年四月丁丑詔資政殿太學士

呂公著兼侍經筵適先帝意也五月除提舉中太一宮兼集禧觀公著始至太皇太后遣中使迎問其所欲言遂建言修德爲治之要凡十事曰畏天曰愛民曰修身曰講學曰任賢曰納諫曰薄斂曰省刑曰去奢曰無逸公著所言十事皆據經直言隨事解釋當時謂爲君之道無出此十事者公著既上十事太皇太后遣中使梁惟簡諭公著曰覽卿所奏備見忠亮當此拯民疾苦更張何者爲先公著復上奏曰臣伏見陛下自臨朝以來留神庶政以休息生民爲念如罷導洛堆垛等局放市易見欠息錢罷人戶養馬放積欠租稅差官體量茶塩法使者之刻剝害民如吳居厚霍翔王子京等內臣之生事斂怨如李憲宋用臣等皆從罷去中外聞之無不欣躍臣伏思先帝初即位至誠求治嘗令臣草詔書以寬民力爲意自王安石秉政變易舊法青苗免役之法行而取民之財盡保甲保馬之法行而用民之力竭市易茶塩之法行而奪民之利悉若此之類甚衆更張當須有術如青苗免役保甲三事並須別定良法保甲長久之利至

於保馬之法先朝已知有奉行之謬市易之法先帝尤覺其有害而無利及福建江西等路配賣茶塩過多俱非朝廷本意恐當一切罷去而南方塩法三路保甲尤宜先革者也然陛下必欲更修庶政使不驚物聽而實利及民莫若任人爲急乞陛下廣開言路選置臺諫官使求天下利害議所以更修之術朝廷上下協心同力斟酌而裁制之天下不難爲矣公著又上奏薦秘書少監孫覺方正有學識直龍圖閣范純仁勁挺有風力可充諫議大夫或給事中戶部右曹侍郎使議青苗免役市易等法禮部侍郎李常清直有守吏部郎中劉摯資性端厚承議郎蘇轍新授察官王巖叟並有才氣皆可充諫官御史臣誠見陛下有意更張而闕人裨助輒有論薦更乞詳擇太皇太后封公著劄子付司馬光詳所陳更張利害有無兼濟之才直書當與不當以聞光奏公著所陳與臣所言者正相符合蓋由天下之人皆欲如此臣與公著但具衆心奏聞耳公著一言而天下受其利可謂有兼濟之才總自官制行三省並建而中書獨爲取

旨之地門下尚書奉行而已時政柄皆歸中省公著言三省官均輔臣也正如同舟共濟以濟川陛當一心並力以修政事請事于三省者自今執政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

元祐元年丙寅

閏二月庚寅蔡確罷相(依前官充觀文殿大學士知陳州)

制曰入則處機衡之崇以佐萬微之務出則膺屏翰之寄以維四國之安顧予同德之臣久託贊元之任均勞申典乎號詔廷(具官蔡確)材猷靖深德宇方重躬夷險之一守歷勤勞之百爲越升從橐之班特被先朝之遇秉鈞黃閣二令中臺逮沖人踐極之初膺顧命受遺之託方倚龍德協致升平屢上封章願還機政誠忱甚確鑄論益回宜陞殿幄之嚴往正邸垣之重以宣恩澤以答賢勞於戲廟堂歷年素亮始終之節股肱一體固無內外之殊往壯戎猷以輔予治

確自元豐五年四月拜相至是年閏二月罷相神宗四年相哲宗數月時司馬光呂公著蘇轍呂大防劉摯王巖叟之徒相繼進用確遂連表乞解機務故有是命(拜罷錄)先是確爲神宗山陵使故事靈駕進發前一夕五使宿於幕次確獨

不入宿於是侍御史劉摯劾其不恭山陵使事已確猶假寢於位於是劉摯與監察御史王巖叟右諫議大夫孫覺右(司諫)蘇轍右正言朱光庭彈章交上十數覺之疏曰臣竊見左僕射蔡確右僕射韓縝兩人皆非以德進者也或以典治獄事或以分畫疆界而至執政者也蔡確按濬河獄知制誥判司農寺熊本奪職領宮觀確即遷知制誥判司農寺按御史中丞鄧潤甫相州獄潤甫罷知撫州確即遷御史中丞按參知政事元絳太學獄絳罷知亳州確即參知政事此三獄者士大夫多以爲冤確皆批其亢擣其背而奪之位未幾先朝更定官制確即爲左僕射矣泰裕陵禮畢宜即避位以去今已五月矣而又遲遲不决雖請不堅尚冀聖恩之復留也韓縝不學無術先朝嘗以北界爭地事付之無故割地其長七百餘里以遺北虜邊人怨之切骨以謂奪我父祖之地棄之虜人非獨惜其地又歸怨於朝廷虜人得地之後日以桀傲今縝爲右僕射虜必笑以爲中國無人也轍之疏曰陛下即位以來罷市易堆垛及鹽茶錢法此蔡確

之所賛成也放散修城人夫罷保甲保馬等事
此韓縝與宋用臣張誠一所共建也先帝之所
是確等亦是之陛下之所否確等亦否之隨時
翻覆略無愧耻天下傳笑以為口實而朝廷輕
矣光庭之奏曰今蔡確徒於議論政事之際章
惇則明目張膽肆為辨說力行醜詆以害政事
蔡確則外示不校中實同欲陽為尊賢陰為助
邪韓縝則每當議論亦不扶正唯欲默默為自
安計願罷去確等柄任别進忠賢以輔聖治奏
俱不報摯等恢不能已並論之確浸不自安乃
表求避位而共表有曰收棭當世之耆老以陪
輔王室蠲省有司之煩碎以慰安民心嚴邊備
以杜二虜之窺覦走軺傳以察遠之疲察明法
令之美意以揚先帝之惠澤厲訟之一道以合
衆志之異同其言高自矜伐孫覺蘇轍愈不平
復上疏論之轍之奏曰自法行已来民方困弊
海内愁怨先帝晚年寢疾彌留照知前事之失
親發德音將洗心自新以合天意而此志不遂
奄棄萬國天下聞之知前日弊事皆先帝之所
欲改思慕聖德繼之以泣是以皇帝踐阼聖母

臨政奉承遺旨罷導洛廢市易損青苗止助役
寬保甲免買馬放修城池之役復茶鹽鐵之舊
黜吳居厚呂孝廉宋用臣賈青王子京張誠一
呂嘉問蹇周輔等命令所至細民鼓舞相賀今
朝廷既已罷黜小臣至於大臣則因而任之臣
切惑矣確所上表雖外逼人言若欲求退而論
功攘善實圖自安所云收拔當世之耆艾以陪
輔王室臣謂當世之耆艾乃確昔日之所抑遠
者也所謂蠲省有司之煩碎以慰安民心臣謂
有司之煩碎乃確昔日之所創造者也此二事
皆確為政無狀以累先帝之明非陛下卓然獨
見孰能行此確既不自引咎又以為功則是確
等所造之惡皆歸先帝而陛下所行之善皆歸
於確遂有是命録 丁未 元祐元年正月侍御史劉
摯言若不早罷確職事則善人終不可立邪黨
終不可辨弊法終不可攻善政終不可行疲民
終不可安士夫終懷畏貳不得盡心於朝廷摯
又言確自京官不十年至宰輔特以累治大獄
鍛鍊誣陷縁此以進身又以朝廷政權私之於
已夫百官差除從祖宗以来中書門下同共進

原人張洎丁謂章得象王安石蔡確章惇呂惠卿張璪皆炎人小則爲身禍大則害國由是確依前官充觀文殿大學士知陳州從所請也臺諫累有章疏論確朝廷訖不肯正其罪時以爲恨云長編閏二月辛卯詔新除觀文殿大學士判陳州蔡確知前宰相儀元豐八年二月先是蔡確旣上復用呂公著司馬光則必奪巳相乃與邢恕謀爲固位計恕故與皇太后姪高公繪公紀游上初寢疾恕容問公繪具言疾可憂狀恕聞此更起邪謀確嘗遣恕要公繪公紀二人恕執二人手曰右相令布腹心上疾未損延安郡王冲幼宜早定議雍曹皆賢王也公繪等懼徑去巳而恕謬謂雍王顥有覬覦心皇太后將舍延安郡王而立之王珪實主其事與內殿承制致仕王棫共造誣謗云云確惇京恕邪謀雖不得逞其蹤跡詭秘亦莫辨詰各自謂有定策功事久語聞至爲朝廷大禍其實本恕發之恕雅善司馬光及呂公著確度光及公著必復用遂深交恕意欲因恕以結二人然恕傾險乃更與確僉共謂確有定策功於是驟遷都司遂自

擬所以合同衆論自壬戌官制改更三省分治之後其事盡歸中書是時確爲右僕射兼中書旣巳偏重進退人物隨意在手門下尚書省審察奉行而巳天下莫不知其非而確在此位畏之者不敢言附之者不肯言故三省不得而合也及陛下與太皇太后臨御之日御史臺禮部閤門同定垂簾儀制其時衆論欲因此合三省班次以正其事者而或恐忤確之意乃言舊制不可輙改遂且如故無何適遇王珪薨謝執政遞遷確以左僕射兼門下侍郞以謂去中書之位則無差除之權不便也卽時陰令御史中丞黃履上言以爲請朝廷從之於是差除方歸三省合班取旨矣夫三省合班差除乃所謂公道然以確在中書貪權之故使朝廷之公道不得行者凡三年設使王珪不死確不遷門下則此事未必容改正非止三年而巳朋附確者亦未必肯以爲言也臣願陛下誠察此一事足以見確之存心常要大權歸巳　監察御史王巖叟言祖宗遺戒不可用炎人如趙普范質寇準李沆王曾王旦韓琦富弼張知白魯宗道杜衍全皆中

奉議郎職方員外郎爲右司員外郎　初蔡確
與章惇邢恕等共謀誣罔太皇太后自謂有定
策功韓縝素懷不平及確爲山陵使縝乃於簾
前具陳確等姦狀由是內朝與外廷備知之劉摯
又言昨者確等舉恩轉官學士草制獨於確詞
中云獨高定策之功命下之日識者皆知其過
而確遂當之又確與章惇素相親合固結朋黨
自陛下進用司馬光呂公著以來意不以爲便
故確內則陽爲和同而陰使惇外肆彊悍凌侮
沮害中外以謂確與惇不罷則善良無由立天

下終不得被仁厚之澤　元祐二年二月觀文
殿大學士正議大夫知陳州蔡確落職守本官知
亳州御史中丞傅堯俞等劾奏行也辛亥新除
知亳州蔡確徙知安州以給事中顧臨言確凶
險姦貪因緣治獄致位宰相與弟碩論議國事
進退人物因納賄賂理無不知落職移郡不足
示懲右司諫王覿言陛下務以禮遇大臣不欲
深譴確亦當與一遠小郡彼陳亳皆輔藩故確
有是命三年正月正議大夫知安州蔡確復觀
文殿學士知鄧州既而給事中趙君錫論駁仍

罷所復四年正月知鄧州蔡確復觀文殿學士
餘如故確落職甫及一朞故有是命五月辛巳
詔確責授左中散大夫守光祿卿分司南京丁
亥詔確責授英州別駕新州安置
確落職知安州制曰朕體貌大臣務全終始有善則獎
旌褒顯以風勵天下有過則遜就避諱以曲全舊恩
至於用法蓋不得已具官蔡確○早以才力奮於下僚旋
蒙器使致位元宰弟碩不類貪冒有素而溺於私愛
以廢公議由從舉吏之請遂成黷貨之辜其驕奢淫
縱之狀理無不知而涵養蒙蔽之甚殆非體國致煩

言之並作雖欲宥而不能黜守小邦仍褫舊職往自
循省尚體至恩　確責授光祿卿分司南京制曰人
臣之義莫重於愛君天下之誅無先於訕上具官蔡確
姦回無憚險詖不疑以舞文巧詆爲身謀以附下罔
上爲相業先帝與子何云定策之功大母立孫乃敢
貪天之力陰結朋黨之助顯爲衆正之仇日者寵榮
亢滿於家司贓賄貫盈於季弟坐觀奢靡之無度不
問貪叨之所從陽若不知陰與爲地朕旣屈邦憲以
貸頑萬死又抑人言而置卿兩全曾不反思尚茲歸
怨形於指斥播在歌謡託深意以厚誣包禍心而莫

測味思人之作見切憤於權宜覽觀水之章知樂逢于變故夫豈沾沾之多易蓋皆怏怏之餘言雖朕欲容顧法不可考楊惲南山之句彼若無情方孔融北海之談汝爲有實致之于理誰曰不然猶以股肱曲全體貌徐爲進退之理獲保終始之私尚以列卿俾分留務聊著爲臣之戒用嚴垂世之規往服寬恩罔貽危悔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汪藻所作也

確責授英州別駕新州安置制曰聖人察言以觀行要在去凶春秋原意而定誅貴乎當罪義之所在朕不敢私具官蔡確象恭滔天懷諼迷國同林父之深阻固不易窺甚盧杞之姦邪信其難辨忠義痛心於四海善良側目於兩朝家積之殃昧而不知已求之禍大而莫解陰遣腹心之黨自稱社稷之臣欺惑衆人邀求後福而神奪之鑒天誘其衷使以不道之言發於緣情之作險意潛蓄於群聽醜詞明詆於慈闈雖朕德之所招顧母慈之何負昨奉慈訓稍從寬科而公議沸騰于心懍怛未喪朋邪之氣秖傷崇孝之風優施笑君猶行夾谷之戮驩兜黨惡尚有崇山之誅宜正典刑以厭姦慝假爾生於東市保餘息於南荒不獨成朝廷今日之安蓋將爲國家無窮之計往服矜貸無忘省循

先是確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知陳州頊之弟軍器少監碩貸用官錢論法抵死詔特貸命除名勒停送韶州編管於是御史中丞傅堯俞給事中顧臨相繼論確確坐是落職知安州滿歲徙鄧州至是復觀文殿學士會知漢陽軍吳處厚箋確安州車蓋亭詩來上皆涉譏訕上及君親非所宜言其詩曰矯矯名臣郝甑山忠言直節上元間釣臺蕪沒知何處歎息思公俯碧灣此篇譏謗朝廷情理切害臣今箋釋之按唐郝處俊封甑山公上元初高宗多疾欲遜位武后處俊對曰昔魏文帝著令不許皇后臨朝今陛下柰何欲身傳位由是事沮臣竊以太皇太后垂簾聽政盡用仁宗朝章獻明肅皇太后故事而主上奉事太母莫非盡極孝道太母保祐聖躬莫非盡極慈愛不似前朝荒亂之政而蔡確謫守安州便懷怨恨公肆譏謗形於篇什處今之世思古之人不思於佗而思處俊此其意何也又詩言喧豗六月浩無津行見沙洲東兩濱如帶溪流何足道沉沉滄海會揚塵臣言海會有揚塵時人壽幾何非佳語奏至右司諫吳安詩首

開其事即彈論之自後右諫議大夫梁燾右正
言劉安世章疏交上三省進呈有旨令蔡確開
具聞奏及令知安州錢景陽　取索元題詩本
繳連實封以聞中書舍人彭汝礪密疏救解大
槩以處厚開告訐之路此風不可長爲言侍御
史盛陶亦謄章意與汝礪合已而安州所申至
具言確已刮洗詩牌明日確之分析亦至且言
詩意謂處厚上元間有敢言之直氣非止諫傳
位皇太后一事神仙傳言蓬萊水淺及海中揚
塵此是神仙麻姑王方平之語也李賀詩亦曾
用此故事有天上謠云海塵新生石山下詩亦
述仙人壽長能見海生塵之意臣竊言臣是譏
謗君親其誣罔亦不難曉奏至汝礪復救解之
當是時確之論未決於是梁燾劉安世連章論
之益苦至是詔確責授左中散大夫守光祿卿
分司南京汝礪復封還之奏入即謁告會王巖
叟當制遂草詞行下其略曰託深意以厚誣包
禍心而莫測味思人之作見切憤於權宜覽觀
水之章知樂逢於變故確雖分司而安世攻之
不已諫議大夫范祖禹亦助之於是簾中宣諭

梁燾等令密具行遣條例聞奏燾等奉旨即條
上之以丁謂孫沔呂惠卿責降故事密奏已而
執政對簾中忽曰蔡確可英州別駕新州安置
執政愕立相視因悉力開陳久之劉摯曰蔡確
母老引柳宗元乞與劉禹錫換播州事呂大防
曰蔡確先帝大臣乞如劉摯所論移一近裏州
郡簾中曰山可移此州不可改於是執政不敢
復言盡可先退范純仁獨留身揖王存論之意
不解純仁曰臣奉詔只乞免內臣押去簾中曰
如何純仁以曹利用事言之簾中曰決不殺它
遂退而行其責命忽夜批出差入內侍省供奉
官裴彥臣等押送諫垣與中司俱欲救止而恐
與初論相戾且非體復不敢發初燾等之排論
確也又密具確及王安石之親黨姓名以進其
奏曰臣等竊謂確本出王安石之門相繼秉政
垂二十年姦邪群小交結趍附深根固蒂牢不
可破謹以王安石蔡確兩人親黨開具于後蔡
確親黨安燾章惇蒲宗孟曾布曾肇蔡京蔡卞
黃履吳居厚舒亶王覿邢恕等四十七人王安
石親黨蔡確章惇呂惠卿張璪安燾蒲宗孟王

安禮曾布曾肇彭汝礪陸佃謝景温黄履呂嘉
問沈括舒亶葉祖洽趙挺之張商英等三十人
於是簾中宣諭宰執曰確黨多在朝范純仁進
曰確無黨呂大防進曰確之黨甚盛純仁之言
非是劉摯亦助大防言有之純仁曰朋黨難辨
却恐誤及善人退又上奏其奏曰慶曆中先臣
仲淹與韓琦富弼同時大用歐陽修石介以夏
竦姦邪因亦嫉其黨類彼黨遂起大謗誣先臣
與韓琦富弼有不臣之心歐陽修尋亦坐罪石
介幾至斵棺其時朋黨之論大起識者爲之寒

心上賴仁宗容覆使兩黨之隙帖然自消此事
至今以爲美談今來蔡確之罪自有國家典刑
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枝葉前來特降詔書盡釋
臣寮往咎不復宂恐累太和自此內外反側皆
安上下人情浹洽盛德之事誠宜久行臣心拳
拳實在於此諫議大夫范祖禹亦謂確已貶餘
黨勿問可也祖禹之奏曰自乾興貶丁謂以來
不逐大臣六十餘年且丁謂時在相位故朝廷
有黨不可不黜然而章獻明肅太后仁宗皇帝卽
下詔曰內外臣寮凡與謂往還者一切不問所

以安人情也矧確之議貶新州也純仁語大防
曰此路自丁晉公後已荆棘七八十年公若開
之吾輩將不免矣其後果然善乎邵伯溫之論
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
何惜然嘗爲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宣公有文
正公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言既不
用退而行確謫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與人同
過之心也確死南荒豈獨有傷國體哉劉摯梁
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不知
國體以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蓋君子

小人相爲消長能使君子在上小人在下君子
在內小人在外各安其分足矣豈可殺而絶之
哉夫殺無道以就有道天下之理疑若可行若
聖人猶不許季康子蓋其意以謂殺一小人衆
小人必起酬復豈非疾之已甚亂也一吳處厚
以前宰相詩爲譏謗非所以厚風俗罪之可也
蔡確故大臣不問以愧其心可也朝廷當治確
及其黨妄貪定策之功令同時執政各具立皇
太子事使誣罔之迹曉然以詔天下後世罪其
造謀者可也詩不當罪也嗚呼紹聖初亦賢者

可以有爲之時也而用章惇之凶暴蔡卞之姦
邪一時輕躁陰薄之徒皆進至使宣仁被謗哲
宗致疑離間骨肉禍及忠良幾五十年不解卒
致夷虜之亂悲夫錄下末　吳處厚者從蔡確爲
山陵司掌牋奏官處厚欲確以館職薦已而確
不薦用此怨確故繳進確詩士大夫固多疾確
然亦不直處厚云初蔡確坐詩語謗訕而諫官
御史章疏交上必欲朝廷誅殛之宰執侍從咸
以爲當然獨范純仁以爲不可遂於簾前力開
陳以謂方今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曖昧

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與將來爲法
式此事甚不可開端又引尚書所謂人有怨汝
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
不敢含怒之說以解上意簾中意不解卒貶確
新州純仁退復上疏諫不報疏再上於是司諫
吳安詩正言劉安世交章攻純仁謂與王存黨
確也純仁亦引疾請外遂以尚書右僕射觀文
殿學士知潁昌府是日王存亦以端明殿學士
知蔡州七年五月確卒先是元祐四年中丞傅
堯俞御史朱光庭諫議大夫梁燾范祖禹正言

劉安世交章劾確與章惇邢恕黃履爲死黨敢
謂先皇與子爲巳功不早辨白釋天下之疑心
其歲月浸深邪說得行離間兩宮有傷慈孝以
故責確英州別駕新州安置死于貶所及宣仁
上賓改元紹聖三省乃爲上言確之子渭狀稱
吳處厚繳進安州所作小詩並無譏斥之意處
厚誣解俱梁燾等陰使之到新州五年兩經大
霈呂大防必期死亡更不量移舉族銜冤莫甚
於此時章惇爲相黃履邢恕皆用事追復確觀
文殿學士確子渭及其祖母明氏挾權臣訟粉

昆事將族滅劉摯梁燾王巖叟以償舊怨旣窮
治無所得而御史中丞黃履言官來之邵張商
英劉拯等論確先朝顧命大臣宜盡復官爵恩
數乃贈確太師謚忠懷賜第一區又封戚衞二
國公崇寧初蔡京擅政自謂與確同功元年詔
確配饗哲宗廟庭五年請御書元豐受遺定策
殊勳宰臣蔡確之墓賜其家政和末京爲太師
王珪壻鄭居中爲宰相議論每不相下居中將
除母喪京恐其復位乃收用確子渭使論其父
定策功及元豐末王珪事以沮居中其辭深詆

宣仁京爲之功以熒惑上聽未幾渭更名愬拜同知樞密院事贈確清源郡王賜御製確傳立石墓前一門貴震當世今上即位首辨宣仁聖烈皇后誣謗命國史院摭實刊修播告天下確追貶散官安置嶺南凡惇京所與蠱思並行追奪天下咸仰英断焉錄丁未初元祐六年八月三省進呈確母明氏馬前狀太皇太后宣諭曰蔡確不爲渠吟詩謗讟只爲此人於社稷不利若社稷之福確便當死此事公輩亦須與掛意八年三月太皇太后曰蔡確已死此人姦邪朋黨爲害得它死是國家福大防曰此是天誅前一日新州以確死聞故有此宣諭

同日司馬光左僕射自正議大夫守門下侍郎除依前官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制曰帥群臣宿道而嚮方在慎取相佐王者修政而美國莫若求人顧惟眇躬獲嗣大統儲思業業不敢忘六聖之休注意賢將以總萬方之治爰進上宰敷告外廷具官司馬光賦材高明履道醇固智足以任天下之重學足以知先王之言逮事厚陵徧儀侍從之列被遇文考擢總樞機之繁有大臣特立之風蹈君子難進之節方予訪落之始起應秉鈞之求調娛萬機必先教化之意辨察百職不失禮義之中是用詻諏僉言褒加異數越升左揆之路兼峻東臺之班申衍爰田陪敦真食於戲上寅亮於天心則陰陽風雨以之順下遂字乎物理則山川草木以之寧內阜安於兆民外鎮撫於四裔蓋輔相者爲之基杖而老成者重於典刑勉行所聞以底極治

時光以疾方賜告不能入謝上遣閤門副使齋告印至其家賜之光辭疾稍間將起視事詔免朝覲許以肩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　尚書省光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光肩輿

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凡命無拜光堅恐請對延和殿詔許乘肩輿至崇政殿垂簾日引對餘依前降指揮光入對再拜遂退而視事光之初相也王安石時已病弟安禮以邸吏狀示安石安石曰司馬十二丈作相矣悵然久之蓋安石以行新法作相光以不行新法辭樞密副使退居西洛負天下重望十五年上即位宣仁后同政遂起光而用之也然當是時進說者以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衆數事以塞人言光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

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爲天下
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
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光
以爲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
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爲先凡所進退俱天
下當然者然後朝廷淸明人主始得聞天下利
害之實或謂光曰元豐舊臣如章惇呂惠卿輩
俱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間上則朋黨之禍
作矣不可不懼光起立拱手厲聲曰天若祚宋
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安石嘗歎曰終始謂新

法爲不便者獨司馬君實尓嗚呼若曰當參用
元豐舊臣共變其法以絶異時之禍實光之所
不取也自國朝治亂論之曰元祐黨者豈非天
哉後世得光之言可以流涕痛哭矣錄訂 未公拜
左僕射遂罷靑苗錢專行常平糴法以歲中下
熟爲三等穀賤及下等則增價糴貴及上等則
減價糶惟中等則否及下等而不糴及上等而
不糶皆坐之時二聖恭儉慈孝視民如傷虛已
以聽公公知無不爲以身任天下之責光旣拜
左僕射詔役法利害許人戶實封自陳章惇言

三省同進呈司馬光乞罷免役劄子其間甚多
疏略臣光忠直誠於此首尾講求未熟率爾而
言以此推之措置變法之方恐未盡善若一切
變革欲速行之其爲利害相遠萬萬呂公著言
司馬光建明役法大意已善其間不無疏略若
博采衆論更加公心中明行下必爲良法今章
惇所上文字雖其言有可取大率出於不平專
欲求勝不顧朝廷大體望詳酌選差一二近臣
詳定聞奏遂詔韓維呂大防孫永范純仁詳定
以聞壬辰詔行司馬光役法役錢並免役人揭簿

定差丙子詔諸路市易息錢並除之庚戌詔罷
陝西榷茶辛亥劉摯乞罷水磨茶場從之六月
庚子司馬光言諸路將兵乞各委本州縣長吏
總管鈐轄都監監押管轄七月辛酉司馬光乞
以十科取士符祐本末八月辛卯詔常平糴依舊法
靑苗錢更不支俵先是司馬光請罷提擧官其
累年積貯則委提點刑獄主之閏二月丙申如
光所奏焉旣而四月癸丑三省申明前令而靑
苗斂散之法行之如初於是左司諫王巖叟右
司諫蘇轍御史中丞劉摯監察御史上官均交

疏爭之十數不報於是合臺論之西掖亦連名
同上又畫青苗四害以申三省三省乃進呈光
前所上章詔知光請行下而中書舍人蘇軾不
肯書行乞青苗錢今後更不給散會司馬光疾
間視事亦請罷之上感悟遂即日行光奏焉丁
酉光以疾作先出都堂遂謁告自是不復入朝
是月詔自今觀文殿學士資政殿大學士班序
雜壓並在六曹尚書之上資政殿學士曾任執
政官准此附見
壬辰呂公著門下侍郎自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左丞除

公著自元豐八年除尚書左丞是年閏二月除
門下侍郎再執政凡九月至四月拜相
丙午李清臣尚書左丞自通議大夫守尚書右丞除
呂大防尚書右丞自試吏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辛亥章惇罷知樞密院事自正議大夫除知汝州
制曰黜陟之宙咸徇至公進退之間尚存大體具官章惇早
繇法從亟預近司肆彼躁輕失於審重至于贊御之
列常交問遺之私比議役書本俾參訂當其敷納初
不建明迨於宣行始興排沮務從含貸益至喧呶鞅
鞅非少主之臣硜硜無大臣之節稽參故實稍屈典
刑噫朕以幼冲仰煩慈訓苟希恭事曷肅憲章其解
政機徃臨郡寄弗忘循省祗服寬恩制詞錢勰所草也
惇自元豐元年五月守門下侍郎八年三月除
知樞密院事是月罷再入政府凡四年○先是
上即位宣仁太后臨朝因司馬光呂公著改更
弊事惇與蔡確俱在位窺伺得失惇尤以詭侮
因光御史中丞劉摯左司諫王巖叟右司諫蘇
轍左正言朱光庭右正言王覿累章疏其罪惡
請黜之未報已而惇復與光於簾前爭辨役法
至曰異日難以奉陪喫劒太后怒於是摯等當
交疏之遂有是貶謝丁未摯之奏曰惇佻薄險悍
謟事王安石以邊事欺罔朝廷遂得進用及安
石補外惇又傾附呂惠卿當時號為入室之人
隨時反覆物論賤之夤緣至於執政以疆市兩
浙民田及奇語臺官等事為言路所擊而先帝
亦益薄其為人於是黜之未幾復為蔡確所引
以至今日夫去惡莫如盡陛下既去確而今復
留惇非朝廷之利乞付臣章于三省正其橫議
害政彊愎慢上罪顯然黜之可也左司諫王巖
叟之為御史也先言惇材輕行薄廉隅不修無

大臣體每鬪紋肆猖狂爲俳諧俚語使侮同列朝士大夫相與鄙笑而已自陛下即位已來凡欲更張人情不便事惟惇獨悖不肯協心故爲異論沮格籌謀又聞惇受宋用臣贈遺貪汙不法又言臣聞諫官孫覺嘗論遂事不合惇意而惇肆言於人曰議者可斬中外聞之無不駭愕惇於言者則欲殺之自古未嘗有大臣敢出此語矜諫官也陛下詔求直言以益盛德而惇罵上書之人曰不逞之徒其意不欲陛下廣聰明而忌嫉四方之人以實告陛下又罵陛下所登

用老成舊德亦曰不逞之徒其意不喜陛下用正人伏乞罷免以慰天下之望又言惇於簾前爭役法辭氣不遜凌上侮下敗群亂衆眞小人之傑也蓋見陛下用司馬光作宰相躁忿忌嫉益有不樂朝廷之心所以如此上曰深知卿言惇遂罷知汝州

綱 元豐八年十月詔尚書侍郎給舍諫議中丞待制以上各擧堪充諫官二員以聞初中旨除知慶州范純仁爲左諫議大夫知虔州唐淑問爲左司諫朱光庭爲左正言校書郎蘇轍爲右司諫正字范祖禹爲右正言令

三省樞密院同進呈太皇太后問此五人何如執政對協衆望章惇曰故事諫官皆令兩制以上奏擧然後執政奏擬今除目從中出臣不知陛下何從知之得非左右所爲此門不可浸啓太皇太后曰此皆大臣所薦非左右也惇曰大臣當明揚何以密薦由是呂公著以范祖禹韓縝司馬光以范純仁親嫌爲言惇曰臺諫所以糾繩執政之不法故事執政初除親戚及所擧之人見爲臺諫官者皆徙他官今皇帝幼冲太皇太后同聽萬機當動循故事不可違祖宗法光曰

純仁祖禹作諫官誠協衆望不可以臣故妨賢者進臣寧避位惇曰縝光公著必不至有私萬一他日有姦臣執政援此爲例引親戚及所擧者居臺諫蔽塞聰明非國之福純仁祖禹請除他官仍令兩制以上各得奏擧故有是詔淑問光庭轍除命皆如故純仁祖禹皆改它官監察御史王巖叟言謹按差除諫官自屬三省無所預於密院而惇乃越職肆言惇爲大臣旣不能薦賢以助國是陛下用賢又從而忌嫉之沮抑之是不欲威權在人主端良入朝廷侵官犯分

慢上瀆尊乞行顯黜元祐元年二月惇又嘗與
同列爭曰保甲保馬一日不罷則有一日害如
役法熙寧初以雇代差行之太速故有今弊今
復以差代雇當詳議熟講庶幾可行而限止五日
其弊將益甚矣右司諫蘇轍言臣竊見樞密院
章惇始與三省同議司馬光論差役事明知光
所言事節目疎略差誤而不推公心即加詳議
待修完成法然後施行而雷同衆人連書劄子
一切依奏及其既已行下然後論列可否至紛
爭殿上無復君臣之禮今惇乃不使修完使乞

再行指揮使諸路一依前件劄子施行却令被
差人戶具利害實封聞奏惇不過使被差之人
有所不便人人與司馬光為敵但得光言無効
則朝廷利害更不復顧乞早賜罷免○九月惇
自汝州除知揚州時執政以惇父老且病乃因
明堂霈恩自汝徙揚意以便其親也命已下而
左司諫朱光庭論惇遷陟無名乞罷揚州新除
詔惇揚州指揮勿行依舊知汝州十一月知汝
州章惇提舉杭州洞霄宮惇既除宮祠自便而
諫官循疏惇罪惡復留汝州三年正月正議大

夫提舉洞霄宮章惇乞資政殿學士既而給事
中趙君錫論駁仍罷所復職知越州四月徙知
蘇州先是罷惇資政殿學士士知越州惇自言
緣父齒耄期乞依舊提舉洞霄宮呂公著言於
上曰惇父老居蘇州今惇復留汝上方以孝治
天下豈可使舊臣失晨昏之養其所請宜聽故
以蘇州命之惇復辭乃依所乞而父已卒四年
十二月丁酉朔正議大夫章惇降授通議大夫
提舉洞霄宮於是舉行八月己未詔書自惇始除
喪故也初左諫議大夫梁燾等言昨劾奏章惇

擅用賤價奪民之產詔章惇候服闋與宮觀差
遣故有此授八年惇復除資政殿學士十二月
權給事士吳安詩封還詔章惇依累降指揮
乙卯安燾知樞密院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尋仍舊
范純仁同知樞密院事自試吏部尚書兼侍講遷中大夫除
純仁字堯夫仲淹之子也先是上以安燾受遺
舊人乃自同知遷知院而以純仁補同知之闕
命既下而給事中王巖叟封還之以燾為不當
遷侍御史劉摯右諫議大夫孫覺左司諫蘇轍
亦言之奏俱不聽命再下而給舍又封還遂不

送門下書讀由是合臺連章爭之益苦西省亦
抗章同上又不聽劉摯又極言之純仁亦累章
固辭於是安燾告更不降出純仁告乃送門下
省書讀行下錄丁未　三月詔安燾堅辭知樞密院
事特依所乞依舊同知樞密院事仍令班左丞
李清臣上神宗厲精求治任用王安石多所變
更時純仁同知諫院上言道遠當馴致事大難
速成人財不可遽求積弊不可頓革自古人君
欲事功亟就必爲憸佞所乘不可不察復除給
事中時哲宗宣仁共政司馬光入相首改差役

法純仁聞知謂人曰此事當熟講而後行不然
滋爲民病且宰相職在求人變法非所先也力
爲光言之純仁在樞府凡二年至三年四月拜
和
四月巳丑諱縝罷右僕射爲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京西北路安撫使
制曰元首之於股肱始終貴乎一體本朝之視郡國
內外均乎爲民眷吾柄臣久執機務屬有賢勞之懇
可無體貌之優若稽故常昭異寵數具官韓縝嚴莊毅重
而持之以敏識疏通博辯而濟之以小心出將明於
蕃宣以綏方面入告嘉猷於帷幄以長中樞簡自先
朝遺予眇德事業之會端揆以居左右朕躬夙宵大
政方倚讜明之效庶臻康濟之期而至誠屢抗於封
章自訟恐妨於賢路異乎矜功要名而去者杞得難
進易退之體焉是用遷秩崇階陞華禁殿陪敦邑賦
增衍戶封而况鄭壁近邦于門故里爲國藩輔曾是
燕閒之餘乃心王家勿忘啓沃之志於戲咸有一德
求孚于休往其欽哉毋斁朕命
縝自元豐八年五月拜相至是年四月罷爲相
不及一年先是御史中丞黃履言臣伏聞朝旨

以韓宗道宗古是右僕射韓縝之姪故宗道自
戶部郎中爲太常少卿宗古自司門郎中爲光
祿少卿又以呂希績是左丞呂公著之子故自
吏部員外郎爲少府少監皆爲未允又言竊見
韓縝自領中書以來曾未數月朝廷差除及縝
姻戚者屢矣若使執政自此皆援縝例以幸子
姪則是朝廷爲官擇人之淸職止爲大臣子姪
避親階寵之地於是太皇太后親諭執政元豐
八年八月遂以韓宗道爲太僕少卿韓宗古爲
少府少監　縝亦出知潁州自是遂詔三省合

取旨事及臺諫章奏並用進擬不專屬中書續長
㓒縝與蔡確並相而孫覺蘇轍劉摯朱光庭王
覿累章請罷之確既罷去上以司馬光為左僕
射覺等以為賢不肖不當並用益請罷縝併言
章惇雖小有材而為性強愎懷心不公廟堂之
上以惡言相加張璪闒縟尨跣尤非所處可並
罷去轍亦奏縝昔奉使定契丹地界舉祖宗山
河七百餘里以資敵國坐使中華之俗陷沒戎
狄虜得乘高以瞰并代朝廷雖有勁兵良將無
所復施其後擢為樞密使職在安邊而西戎無

厭用兵深入至使諸將敗衄前後喪師數十萬
衆天下疲弊帑藏空竭雖得蘭州及安疆米脂
等五寨地而屬階一生至今為梗存之則耗蠹
中國為禍日深棄之則戎人不請無緣強與遂
使朝廷皇皇議論經年不知所出而縝曾無計
以救前失據縝二罪雖伏斧鑕以謝天下不為
過也簾中宣諭孫覺蘇轍曰進退大臣當存國
體縝雖不愜人望要須因其衆去而後出之已
而縝亦揚言於人過寒食當求罷政劉摯等交
章攻之益急遂有是命錄丁未　元祐元年閏二月

左司諫王巖叟言蔡確章惇之大姦臣先已論
之其次如韓縝之鄙俗不學張璪之陰邪不正
李清臣之柔佞不立安燾之闒冗不才此四人
者自執政以來有益國家者何事伏望別圖賢
才任以大柄臺諫前後論縝過惡甚衆皆留中
不出內批縝自以為不才恐妨賢路故乞出視
矜功要名而去者縝得進退之體故有遷官之
典況於制詞中聲說此意矜功要名蓋指蔡確
章惇也續長　紹聖三年十一月奉寧軍節度使
知潁昌府韓縝為西太一宮使縝乞致仕三省

議除開府儀同三司許將曰開府使相豈可用
致仕而得章惇曰帶節鉞加特進如何衆皆曰
如此可也已而上令且與中太一宮使尋以中
太一在都城中又改西太一四年正月以縝為
右銀青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西太一宮使
從其請也五月甲子特授太子太保致仕尋卒
年七十九上為輟朝成服於後苑贈司空縝外
莊重所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烈
厚自奉養清議非之
四月壬寅呂公著右僕射自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依前官右僕射兼中書

制曰國莫難於置相君莫重於知人堯舜之隆蓋以疇咨而熙載商周之盛至以夢卜而求賢天降割于我家予未堪於多難思用耆德交秉政機其敷寵章以詔群辟具官呂公著行應儀表學通本原忠義得於天資功名自其世美被遇先帝嘗入贊於樞庭暨予冲人遂同寅於政路傳經意以謀國體推上澤以紓民心欽孜儁賢稱量法度方重不倚雅有大臣之風調娛適中遂通當世之務是用升之右揆委以繁機申衍爰田啓敦眞賦爾則代天而理物予則羞苟以惟

君於戲丞相之位未嘗無其人儒者之効久不白於世孟軻言無有者數百載揚雄稱自得者二三臣盡迪遠業者其功難循近迹者其力易勉行所學以底丕平

自蔡確章惇罷司馬光已卧疾及韓縝去位公著嘗攝宰相事先是執政官每三五日一聚都堂堂吏日抱文書歷諸廳白之故為長者得以專決同列難盡爭也光嘗懇確欲數會議庶各盡所見而確終不許公著既秉政乃日聚都堂遂為故事元祐元年六月甲寅下詔曰朕惟先

帝臨御以來講求法度務在寬厚而搢紳之間有不能推原朝廷本意希功指蹤或妄生邊事或違赴祈欲此群言所以未息朝廷所以懲革也况罪顯者已正惡鉅者已斥則宜蕩滌隱疵闊略細故豈復究治以累太和應今日以前有涉此事狀者一切不問言者勿復彈劾有司毋得施行各俾自新同歸美俗給事中胡宗愈奏中書省敕黃內有言者勿復彈劾有司毋得施行之語臣愚竊以謂此二句於體未便欲望去此二句則盡善矣始鄧綰責滁州言者未已范

純仁勸太皇太后勿行太皇太后因欲下詔慰存反側既而中輟及呂公著救賈種民太皇太后復欲下詔公著以為當然遂從之或謂公著曰今除惡不盡將貽他日憂公著曰治道去太甚耳文景之世網漏吞舟且人才實難宜使自新豈宜使自棄邪詔之未下也言事官交章論其不可長編

自蘇軾以策題事為臺諫官所言而言者多與程頤善軾頤既交惡其黨迭相攻右司諫賈易獨建言請併逐二人又言呂陶黨助軾兄弟而文彥博實主之語侵彥博及范純仁

太皇太后怒欲峻責易而呂公著言易所言頗切直惟詆大臣爲太甚第不可復處諫列耳太皇太后必欲責易呂公著曰不先逐臣易責命不可行爭久之乃止罷諫職易遂自右司諫出知懷州既退公著謂同列曰諸公所論得失未足言顧主上方富於春秋異時將有進導諛之說以惑上心者當是之時正賴左右力爭不可預使人主輕厭言者也於是呂大防劉摯王存私相顧而嘆曰呂公仁者之勇乃至於此二年正月詔以公著爲景靈安奉神宗御容禮儀使

同曰文彥博太師平章軍國重事自河東節度使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潞國公落致仕

制曰師傳道之教訓先王所以迪厥官老成重於典刑天下所以資其智迺睠舊德時謂元勳謀合祖宗之心名載鼎彝之器申頒賚冊播告治朝具官文彥博偉大而清明方嚴而信厚出則秉乎旄鉞入則持我鈞衡文武兼備其才險夷能致其力畢公之弼四世三紀于茲傅說之總百官萬邦其乂爵隆無冨溢之累名遂有身退之榮神明相其壽康人心想其風采是用還之論道倚以經邦以帝者之師臣謀議廟堂之上以天下之大老制馭夷狄之情庶幾有爲底于極治陪敦多井中衍眞封於戲呂望惟賢起佐文王之治周公已老留爲孺子之師矧我耆英無愧前哲往宣一德用格多盤

先是司馬光入爲門下侍郎首薦彥博而太皇太后降中使宣諭光曰彥博名位已重又得人心今天子幼冲恐其有震主之威且於輔相中無處安排又已致仕難爲復起光於是不敢復言及蔡確罷相以光爲左僕射光乃復言彥博沈敏有謀略知國家治體能斷大事白仁宗以

來出將入相功効顯著天下所共知年踰八十精力尚強若依今官制用之爲相以太師兼侍中行僕射有何不可儻不欲以劇務煩老臣則凡常程文書只委右僕射以下簽書發遣惟事有難決者方就彥博咨稟在陛下臨時優禮爾願急用之臣但以門下侍郎助彥博恐亦時有小補奏入不許而給事中范純仁亦以彥博老臣勸上召致之且言天下人心皆望陛下復仁宗之政今彥博仁祖舊相又北京韓絳南京張方平亦皆仁廟近臣同時而召所補尤大老成

難得歲月易失未幾韓縝求避位皇太后始賜
光密詔欲除彥博太師兼侍中行右僕射事光
自以爲名禮未正不敢居彥博上詔光再議之
光執奏如初遂命入內內侍省押班梁從吉齎
詔召彥博肩輿赴院既而御史中丞劉摯右正
言王覿俱上言彥博春秋高不可爲三省長官
左正言朱光庭亦三上章以爲彥博師臣不宜
煩以吏事若右相則呂公著韓維范純仁俱可
爲之上問司馬光光對若令彥博以正太師平
章軍國重事亦足尊老成矣又對以宜爲右相
者莫如著上以光言俱是而聽焉命遂下又詔

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朝廷有大政令即與
輔臣共議是日呂公著遂自門下侍郎爲尚書
右僕射錄丁未 御史中丞劉摯言彥博雖老然忠
厚敦大足以慰士大夫心其氣略足以彈壓強
悍其威望足以鎮服戎狄欲望聖慈詔彥博以
本官朝朔望遇有軍國大事特賜宣召詢以籌
策不須以官政嬰之陛下所以尊禮舊德者
至矣 四月辛亥河東節度使文彥博入對命
其子貽慶扶掖上殿賜貽慶金紫章服五月壬

午詔太師平章軍國事文彥博已降旨令獨班
起居自今赴經筵都堂凡同三省樞密院奏事
並序官位在宰臣上二年四月詔太師平章軍
國重事文彥博可自今後每十日一赴都堂議
事仍一月一赴經筵彥博累章乞致仕故有是
命並長編八月詔賜文彥博呂公著自後入朝凡
有拜禮宜並特免彥博公著力辭公著步履艱
難詔特許令男一人入殿扶掖彥博上章再辭
免拜恩命詔允所請
五月丁巳朔韓維門下侍郎自資政殿大學士正議大夫兼侍讀除
維字持國億第四子也維學術尤高不出仕用
大臣薦入館維初與王安石相友善治平間神

宗開潁邸○維爲記室參軍每講論經義上稱
善維必曰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上由
此大賢安石神宗遇維甚厚嘗與論天下事語
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
心神宗拱手稱善先是蔡確韓縝爲左右相章
惇知密院左正言朱光庭請退之而進三賢三
賢謂司馬光范純仁及維也其奏曰昨自朝廷
召門下侍郎司馬光天下翕然知所向矣宜更

進之宰輔以盡猷爲范純仁近已召爲侍講顧
直進之宰輔俾與司馬光協濟庶務侍讀韓維
宜置之宥密臣願退三姦於外以清百辟進三
賢於內以贊萬務則天下之風自玆始矣又曰
臣嘗論姦邪指蔡確章惇韓縝爲之先論忠賢
則以司馬光范純仁韓維爲之先蔡確既去乞
以司馬光補其闕韓縝既去乞以范純仁補其
闕章惇既去乞以韓維補其闕盖此乃天下大
任惟天下大賢可以當之若蔡確之進本以滋
章獄事韓縝之進本以附會地界宜早行黜降

以幸天下既而蔡確請去詔未許而光庭又力
勸上許之確竟罷相遂以司馬光爲左僕射縝
又繼罷上乃出光庭三疏付光看詳光對以呂
公著宜爲右相維可門下侍郎上從光言遂有
是命錄 丁未元豐八年六月資政殿學士提擧崇
福宮韓維知陳州維初赴臨闕庭太皇太后遣
中使降手詔勞問維奏治天下之道不必過求
高遠止在審人情而已云云 於是起知陳州未
行召赴闕遂留經筵七月資政殿學士韓維兼
侍讀仍提擧太一宮兼集禧觀使十月加資政

殿大學士仍依尚書例給廩俸以維先帝宮臣
也是年拜門下侍郎王稱曰韓億不悅嬙人以
小過而君子知其後必大此盛德事也億有子
位公府而行各有適絳適於同維適於正縝適
於嚴嗚呼維其賢哉 事略

九月丙辰朔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司馬光卒
光自元祐元年閏二月拜相至是年九月薨于
位爲相纔半年光任政踰年而病居其半每欲
以身狥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
羸曰諸葛孔明罰二十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

公不可以不戒光曰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
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大事也既
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
薨時年六十八謚文正贈太師溫國公皇太后
聞其喪哭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躬祀明堂
禮成不賀明堂禮畢皆臨奠致哀賜一品禮服
以斂賻贈與常等輟視朝三日官其親族十人
命戶部侍郎趙瞻入內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
葬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先是元豐
五年秋光得謚語疾因預作遺表極論新法之

害親書緘封置卧內曰死當以授范純仁范祖禹使上之表論青苗免役錢保甲市易及种諤辟向王部李憲王中正之徒輕動干戈妄扱靈夷既而疾愈元祐初遂身任天下之責至是病甚尚諄諄所言俱朝廷天下之事既沒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飯食必祝焉四方俱遣人求之京師於是監察御史王巖叟以謂光既薨當果於去姦審於進賢以慰天下之心卽日上疏論初光與范鎮相得歡甚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又約更相爲傳而後死者則誌其墓是以光之歿蘇軾狀光之行事以授鎮鎮卽取以爲誌系之銘及鎮卒蘇軾誌其墓其誌曰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天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其道德風流足以師表當世其議論可否足以榮辱天下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

錄丁未光在相位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光起居而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切毋生事開邊隙及卒京師之民皆罷市往弔及葬四方來會者若數萬人哭之如哭其私親 蘇軾嘗論光所以感人心動天地者而蔽以二言曰誠一曰一君子謂軾知言 軾又嘗載光語見稱之曰吾無過人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耳史臣曰傳所謂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光實有焉御史中丞劉摯言伏見左僕射司馬光薨逝朝野人情驚悲一詞皆曰天乎不遺此一老以大濟我國家而奪之速此何理也今光云亡下至搢紳閭巷之人罔不爲之哀歎而唯是姦邪之黨醜正惡直之徒頗已相與有竊喜之意蓋小人從來鞅鞅不快於新政日夜窺伺常幸有非意之變以墮善治之

不能成今其臆度以謂陛下既失光之助則前日求治之志必稍變懈遂可以乘便投隙熒惑而動搖此其所以喜今大本已定惟陛下益加之意終始如一而已廟堂之上必有如光之事朝廷者臣竊懼陛下悼光之後謂誰助我者而意稍有間則邪謀陰計或起而乘之此臣之所私憂也今日之命相實繫天下之安危伏望陛下謹考歷選得其人而任之以厭公議

己卯張璪罷中書侍郎（資政殿學士光祿大夫知鄭州）

制曰昔我神考收擢俊良寘予丞弼惟茲內史之重

實總萬機之繁朕方將圖任舊人與之裁成庶務乃
者總章大享百辟在庭特惟重臣獨以病告不忍賢
勞之久力求補外之安曲成其私勉徇所請具官馮璪名
臣之後風流具存儒術之英文史足用詳練政事寬
通物情撙俎可賴以折衝盤錯亟觀於游刃輟自西
臺之要付以新鄭之桎加秘殿之隆名兼進秩之異
數使郡縣識朝廷之意而官吏知卿相之賢表帥四
方朕尚有賴
璪自元豐四年二月除參知政事五年五月官
制行除中書侍郎是年九月罷知鄭州從其請

也執政四年餘先是諫官王覿孫升王巖叟蘇
轍劉摯累章疏璪姦邪請出之上欲退之以禮
章疏不肯下覿等論之不肯已左司諫王巖叟
之言曰按璪奴事安石死交惠卿羽翼王珪之
倖唱和章惇以倚其內彌陰結誠一以資其外
援云云初簾中宣諭巖叟曰明堂大禮後璪必
退至是明堂禮成引疾請外遂有是命時臺諫
彈章交上凡十數璪乃請外竟從優禮罷云十
月詔資政殿學士知鄭州張璪不許辭免明堂
大禮支賜璪為中書侍郎以疾在告禮畢執政

官例有賜不與祭者當罷故特給之
十一月戊午劉摯尚書右丞自試御史中丞遷中大夫除
呂大防中書侍郎自中大夫尚書左丞除
摯尚書右丞制曰漢御史大夫能任其職則為丞相
近世中執法議論不撓亦補執政昔我仁祖優養正
士開受直言特則有若包拯張昪之流咸以敢言擢
聞大政舊俗已遠此風寂寥容悅相承亦棄不用朕
追懷先正選建忠賢謇諤之聲庶幾前列具官劉摯蚤以
御史祇事裕陵力陳是非不避權寵十年流落志氣
不衰召置臺端首開正論進任中司之要屢聞白簡

之言風聲凜然國是以定朕欲試其行事之實是用
付以右轄之權治忽所關寄任尤重夫以言責人甚
易以義持己實難爾其勉之毋使輔政之功不若言
爭之效
大防中書侍郎制曰用人先於求舊為政莫如守成
朕若稽祖宗之遠猷祇敬神考之近事網羅遺放而
與任勳舊崇尚寬簡而慎守典刑茲予一時股肱之
臣率先二朝耆舊之選圖任之意炳然可知具官呂大防
器宇博深才智強敏蚤遇英祖亟聞直諒之言中事
裕陵不改忠誠之節翱翔外服所臨有聲綜轄中臺

百務咸舉甚和而理處劇不煩朕方欲力行忠厚而患其末流之墮媮追復賦役而惡下吏之侵擾思與在位同協厥中往二西臺之隆益敦大政之本朕旣開懷以用善爾亦誠意以報予其克一心同底于道

摯字莘老渤海人禮部奏名第一遂中甲科自張璪罷中書侍郎久未補人呂公著言呂大防忠實可任大事退而上奏曰檢會官制以前中書宰臣二員參知政事二員今雖分三省事多同呈然機務之本並在中書臣多病早衰難以獨當繁務伏望早賜選差中書一員庶不致瘝曠上又以手札問公著曰卿前日言劉摯可作執政緣未曾作尚書恐無此體例欲且除尚書公著奏曰國朝自中丞入二府者如賈昌朝張昪趙槩馮京等例甚多近年蔡確不曾歷直學士以上職自權中丞除參知政事又章獻垂簾初聞姜遵勁直自諫議大夫權樞密副使當時謂之姜樣子兼新定官制御史中丞在樞密直學士諸行侍郎之上摯遂自中丞入輔公著又因奏言此後有孫覺李常胡宗愈皆可用上深以爲然覺常竟不至執政而卒

元祐二年丁卯

四月戊申李清臣罷尚書左丞自通議大夫授資政殿學士知河陽

制曰朕惟先朝政事之臣與聞玉几之言嘗奉橋山之禮助我致孝行將三年出納萬微日以詳練而乃抗章自乞誠意確然屢却不回執志莫奪止足之懼黽勉而從具官李清臣博學洽聞蚤與直言之對高文密議中陪禁苑之遊自登丞弼之司益著忠勤之効勸於機事力請近藩雖大臣體國不以中外爲心而朝廷任人常敦始終之分三城重地少假賢勞秘殿隆名益旌舊德尚懷眷予之厚入告謀猷之嘉惠安小民推廣予意

清臣自元豐六年八月除尚書右丞元祐元年閏二月除尚書左丞是年五月罷執政二年餘

時御史中丞傅堯俞等言清臣資材闒茸性行憸邪闕每至都堂會議但飽食危坐若醉若夢是時朝廷更用大臣清臣亦累表乞補外遂有是命元祐六年閏八月執政會議都堂呂大防劉摯欲以李清臣爲吏部尚書王巖叟曰必有議論摯曰前執政爲尚書有何議論給事中范祖禹封還除命曰臣觀清臣所爲韓琦生則附

之死則背之韓絳成則隨之敗則毀之進退反覆無非爲利既召而使之將有復用之勢失天下之望清臣除吏書之命卒罷八年四月資政殿學士知永興軍李清臣爲吏部尚書五月新除吏部尚書李清臣知真定府以權給事中姚勔論清臣不當召用故也六月知真定府李清臣復爲吏部尚書

五月丁卯劉摯尚書左丞自中大夫守尚書右丞除

王存尚書右丞自守兵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存字正仲潤州丹陽人累遷修起居注乞復唐貞觀左右史執筆隨宰相入殿神宗愍其言故事左右史雖日侍立而欲奏事必禀中書俟旨存因對及之即詔左右史許直前奏事自存始也至是拜尚書右丞

六月辛丑安燾知樞密院事自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除

七月壬戌韓維罷門下侍郎自正議大夫初罷守本官分司南京改授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

制曰朕承祖宗之丕業訪求黎老與共國事矧復裕陵藩邸之舊乂況世臣之餘民望所係朕何敢後然而華髮在御有賢勞之嗟旅力既愆以出守爲樂進退之際禮義存焉韓維具官頃以耆艾恬於燕閒召寘邇英賴其勸講之助擢居黄閣付以議論之權任寄方深歲月未幾惟廊廟有日昃之務而方州存卧治之風眷南陽之大邦本故鄉之近地乃還舊職以示洪恩尚俾中外之臣知予終始之意思求終譽克綏殿心

維自元祐元年五月除門下侍郎是年七月罷執政踰一年先是維與刑部侍郎范百祿爭議刑名因指陳百祿所爲不正而諫官呂陶復論維專權用事頗多除用親戚遂有是命同知樞密院范純仁上奏願留之疏入不報而中書舍人曾肇亦繳還詞頭詔曾肇令依前降指揮撰奏如初於是送以次舍人行下其後給事中舉侍講范祖禹請復召維於經筵不報錄下未八月新知鄧州韓維改知汝州維辭機政出守而其兄絳言其病悴請汝州以使醫故有是命　初維嘗面奏范百祿非理十餘事上以爲讒罷守本官分司南京右僕射呂公著即上疏極論五六十年來執政大臣不曾有此降黜若大臣僉卒被罪則小臣何以可保遂詔韓維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然猶用前告詞同知樞密院范

純仁固言維公忠篤實稟於天性議論賞罰據
理直前盡心國家不避嫌謗可謂股肱之良若
以小過去之是使姦人得計恐非天下之福不
報一日公著於便殿復論責韓維事乞改詞頭
乃詔中書省韓維告詞宜作均勞佚意舍人蘇
軾實爲之韓維告老以太子少傅致仕加太子
少師

元祐三年戊辰

四月辛巳右僕射呂公著加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自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除

制曰仁莫大於求舊智莫良於選衆既得天下之大
老彼將安歸以至國人皆曰賢夫然後用今朕一舉
智仁在焉宜告治朝以孚大號具官呂公著訏謨經遠精
識造微非堯舜不談昔聞其語以社稷爲悅今見其
心三年有成百揆時叙維乃烈考相于昭陵蓋清淨
以臨民亦勞謙而得士凡我儀刑之老多其賓客之
餘在武丁時雖莫追於前烈作召公考固無異於象
賢而乃屢貢封章力求退避朕重失此三益之友而
閔勞以萬機之煩是用遷平土之司釋文昌之任毋
廢議論將游廟堂於戲大事雖咨於房喬非如晦莫
能果斷重德無逾於郭令而裴度亦寄安危罔俾斯
人專美唐世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
公著以年老數辭位太皇太后實封御札付呂
大防曰今皇帝冲幼正要宿德大臣輔佐公著
乃有平章之命詔一月三赴經筵二日一朝因
赴都堂議軍國事出省毋拘時常行文書免簽
書別建府第許執政往議事公著進拜三公平
章軍國及月赴經筵位亞次太師文彦博仍與
呂大防范純仁並命公著大防純仁制詞蘇軾
所草也草制之夕上謂翰林學士蘇軾曰呂僕

射以疾求去不欲煩以事故以三公留之軾奏
詔退而草制大臣以三公平章軍國事者四人
而二人出公著家議者榮之父夷簡公著乞免册
禮詔從之舊制將相皆以階官守三師或三公
元豐改官制文彦博嘗以河東節度使守太師
王安石以觀文殿大學士守司空元祐初彦博
罷節度使入爲平章軍國事即去守字及公著
爲司空學士院草制誤存守字是日三省被旨
帖麻改正詔公著俸賜依丞相例唐故事雖三公亦必冠以
文散階若司徒司空之類本朝因之元豐官制三公三師與諸大夫均爲寄祿官不復存

階然猶存守宇去守宇自彥博始
三省樞密院以軍國事自當聞呂公著者定為
令凡與三省同行者一曰應差除并責降叙復
等其目十有二其與逐省同施行者一曰省曹
寺監所上事其目十有三其與樞密院同施行
者一曰降授差移管軍三路副都總管以下其
目十有四初以太師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其
所預事目曰除前執政尚書節度使翰林學士
御史中丞曰除邊帥開封留都知府曰大典禮
曰赦宥曰要切邊事曰軍馬河防措置事及公

著平章乃去重事前此所未有也詔軍國重事
及非常程事并臨時合與三省同議取旨並關
預簽書
同日呂大防左僕射自中書侍郎除太中大夫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范純仁右僕射自同知樞密院除太中大夫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大防左僕射制曰朕聞天子有道其德不可得而名
輔相有德其才不可得而見故漢之文景紀無可書
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勳當時安榮後世稱頌
予欲清心而省事不求智名與勇功天維顯思將啓
太平之運民亦勞止願聞休息之期眷于元臣咸有
一德咨爾百辟明聽朕言具官呂大防造道醇深受才宏
毅果藝以達有孔門三子之風直大而方得坤爻六
二之勤久踐右闥蔚為名臣宜升左輔之崇兼總東
臺之務加賦進秩寵數益隆得位與時眷責彌重於
戲若古有訓無競維人佳公建中之風以除吏八百
而致裴垍元和之政以薦士三十而能隆公乃心何
遠之有
純仁右僕射制曰朕惟朝廷之盛衰常以輔相為輕
重若根本疆固則精神折衝故為呂臣奉己而不在
民則晉文無復憂色汲長孺直諫而守死節則淮南

為之寢謀朕思得其人付之以政使天下聞風而心
服則人主無為而自尊咨爾具官范純仁在廷咸聽朕命
器遠任重才周識明進如孟子之敬王退若蕭生之
愛國朕覽觀仁祖之遺迹未懷慶曆之元臣疆諫不
忘嘉臧孫之有後我公是似命召虎以來宣雖兵政
之與聞遠猷之未究坐論西省進貳文昌增秩益
封無隆異數於戲時難得而易失民難安而易危予
欲守在四夷以汝為偃兵之姚宋予欲安於百姓以
汝為息民之蕭曹勉思古人以稱朕意
大防純仁既並命大防辭不敢當三上表俱不

許純仁亦曰樞筦之任已不勝責今復位宰寵
實無以堪堅辭至六七亦不許然後就職○初
神宗崩程顥詔至洛時顥責汝州酒稅偶以檄
來舉哀於府治既罷韓宗師曰今日之事何如
顥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宗師曰二公今
作相當何如顥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
與他日可憂宗師曰何憂顥曰元豐大臣俱嗜
利者若使自變已甚害民之法則善矣不然衣
冠之禍未艾也既而光公著並相純仁所見與
顥同故蔡確貶新州純仁獨以爲不可至謂大

防曰公若重開此路吾輩將不免矣純仁竟罷
去使純仁不罷顥不死更相調護協濟於朝則
元祐朋黨之論無自而起矣錄 丁未大防爲祖用
人各盡其能不事邊功而天下臻于富庶哲宗
御邇英閣召宰執講讀官讀寶訓至丁度對仁
宗言祖宗家法大防推廣祖宗家法以進曰祖
宗家法甚多自三代以後惟本朝百二十年中
外無事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略
自古人主事母后朝見有時如漢武帝五日一
朝長樂宮祖宗以來事母后皆朝夕見此事親

之法也前代大長公主用臣妾之禮本朝必先
致恭仁宗以姪事姑之禮見獻穆大長公主此
事長之法也前代宮闈多不肅宮人或與廷臣
相見唐入閣圖有昭儀位本朝宮禁嚴密內外
整肅此治內之法也前代外戚多與政事常致
敗亂本朝母后之族皆不與此待外戚之法也
前代宮室多尚華侈本朝宮殿止用赤白此尚
儉之法也前代人君雖在宮禁出輿入輦祖宗
皆步自內庭出御後殿豈乏人之力哉亦欲涉
歷廣廷稍冒寒暑此勤身之法也前代人主在

禁中冠服苟簡祖宗以來燕居必以禮竊聞陛
下昨郊禮畢具禮服謝太皇太后此尚禮之法
也前代多深於用刑大者誅戮小者遠竄惟本
朝用法最輕臣下有罪止於罷黜此寬仁之法
也至於虐已納諫不好畋獵不尚玩好不用玉
器不貴異味此皆祖宗家法所以致太平者陛
下不須遠法前代但盡行家法足以爲天下指
宗甚然之五年六月時宰相呂大防與中書侍
郎劉摯建言欲引用元豐舊人以平舊怨謂之
調停太皇太后頗惑之御史中丞蘇轍言竊以

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群枉上有忠厚
之政下無聚斂之怨經今五年中外帖然莫以
爲非者唯兹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便利規求
復進不免百端游說動揺貴近若陛下不察其
實大臣惑其邪說稍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
容之意則氷炭同處必至交爭薰蕕共器久當
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退復上疏言之疏奏
太皇太后命宰執於簾前讀之仍宣諭曰蘇轍
疑吾君臣遂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宰執從而
和之以此兼用邪正之說始衰轍復上疏言之

長編六年三月庚申朔御邇英閣宰相呂大防奏
曰仁宗所書三十六事禁中有否上曰有大防
請令圖寫置座隅以備觀覽從之八年十二月
左僕射呂大防言乞倣唐六典委官置局修成
官制一書以爲國朝大典仍乞令修史院官兼
領從之四年三月大防提舉修神宗皇帝實錄
六年三月實錄成除右通議大夫七年兼修神
宗皇帝正史

壬午孫固門下侍郎自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兼侍讀除
劉摯中書侍郎自中大夫守尚書右丞除

王存尚書左丞自中大夫尚書右丞除
胡宗愈尚書右丞自試御史中丞遷中大夫除
宗愈字完夫宿弟之子也舉進士甲科世父宿
罷樞密副使出守杭州陛辭之日真宗問子弟
誰可繼卿者以宗愈對除集賢校理先是胡宗
愈初除尚書右丞左司諫韓川右正言劉安世
同對延和殿上問近日差除如何川等對以朝
廷用人俱協輿望唯是胡宗愈公論以爲不當
上宣諭且令試其所高安世曰宗愈頃在先朝
實有可取但自爲中丞以後夙譽頓减一向姦

佞以希大用忽聞除目衆咸驚愕蓋執政之臣
陛下所與朝夕圖議天下之事豈是試人之地
上雖以安世言爲然而重廢已行之命於是諫
官御史彈疏交上唯有諫議大夫王覿指切大
臣尤甚上怒於是太師文彦博司空呂公著左
僕射范純仁同救解之純仁雖力救解而罪覿
之意堅不可回於是胡宗愈亦密疏乞上優容
之又不聽覿卒有知潤州之命覿既貶宗愈亦
卧家求罷有詔不許
同日趙瞻簽書樞密院事自中散大夫試戸部侍郎遷樞密直學士除

瞻字大觀鳳翔盩厔人初御批以知延州趙卨
爲樞密直學士同知樞密院公著大防純仁因
告免對罷別批云延和進呈遂以瞻代卨卒莫
詳其故云 長編
元祐四年 己巳
二月甲辰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卒
公著自元祐元年四月拜相三年四月除司空
同平章軍國事是年四月卒于位在相位三年公
著寢以病告不能朝遂卒其家以遺表聞明日
執政奏事延和殿太皇太后泣曰邦國不幸司

馬相薨司空復逝痛惘久之上亦悲感甚時年
七十二贈太師申國公謚正獻上輟朝三日乘
輿臨奠成服苑中敕有司治後事御書神道純
誠厚德之碑本朝韓呂氏皆以相業世其家從
祖蒙正相太宗謚曰文穆父夷簡相仁宗謚曰
文靖一族之中爲宰相者三人而公父子又皆
以三公平章軍國夷簡尤器公著曰他日必至
公輔然夷簡善任智而公著則持正以成天下
之務賢於父遠矣公著識慮深敏量閎而學粹
苟便於國不以私利害動其心與人致誠不事

表禄其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士大夫有以人物
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相參聚以待上
求神宗嘗謂執政曰呂公著之於人材其言不
欺如權衡之稱物上前議政事盡誠去飾博取
衆人之善以爲善至其所當守毅然不可回奪
也
二月己卯胡宗愈罷尚書右丞爲資政殿學士知陳州
宗愈以元祐三年四月除尚書右丞是年三月
罷執政僅一年先是諫議大夫王覿疏宗愈自
爲御史中丞論事建言多出私意與蘇軾孔文

仲各以親舊相爲比周力排不附己者而深結
其同於己者操心頗僻如此豈可以爲執政大
臣覿繼守潤州而言者不止右正言劉安世前
後二十次論奏乞行罷免於是尚書右丞胡宗
愈上表乞罷政詔荅曰朕開獎言路通求下情
雖許風聞猶當核實豈以無根之語輕搖輔政
之臣朕方御衆以寬退人以禮加之美職付以
大邦朕既無負於聽言卿亦何嫌而避位祗服
乃事毋自爲疑蘇軾之詞也
六月甲辰范純仁罷右僕射自太中大夫爲觀文殿學士依前官知

潁昌府
王存罷尚書左丞自中大夫爲端明殿學士知蔡州
純仁罷右相制曰百揆居中所以和庶政九牧在外
所以卑兆民雖出入之勢有殊而始終之恩無間式
孚厥命其告諸朝具官范純仁總天常道躋民極顯寘
朝廷之上並收文武之長越進陪於萬樞遂升正於
三事趙公入相歎先父之遺忠韋氏繼侯嗟後人之
愈畏方倚成而熙績遽引疾以退身言雖重違禮宜
增厚加殿中之近職畀寰内之大州斯崇寵名益懋
恩數於戲九德咸事無曠官而代天工四國于蕃有

良翰而周邦喜位尊者報亦重志深者用彌堅勉迪
爾猷往宣于治
純仁自元祐三年四月拜相至是年六月罷在
相位僅踰一年存自元祐二年五月除尚書左
丞是年六月罷執政凡二年蔡確以詩得罪存
與宰相范純仁留身簾前合力固爭以爲不可
貶確又謂不宜置之死地既而確再貶新州存
與純仁皆罷去拜罷錄先是知漢陽軍吳處厚上
前宰相蔡確知安州日所爲詩以爲有謗訕語
言者交疏其罪執政頗是其說純仁與左丞王
存獨以爲不可固爭之六月庚子朔范純仁王
存並出居于外上章乞罷皆留中不出亦不批
荅亦不封還亦不遣使宣押甲辰宣制范純仁
知潁昌府王存知蔡州朝廷既貶蔡確或勸純
仁引去獨明己之力盡純仁曰我方慕古人願
爲良臣不願爲忠臣安能楚楚自見邪言者果
劾奏純仁及存遂俱罷存在熙寧中論事純仁
固已推之及同執政意趣又多合然純仁嘗建
議罷教畿内保甲存獨言今京師兵籍益削又
廢保甲不教非爲國家根本長久之計且先帝

不憚艱難而爲之旣已就緒無故而廢之不可
論者亦稱其不苟相比云純仁及存旣罷劉摯
爲王巖叟道簾前奏對語曰太皇太后謂純仁
差錯久矣初以其有大名又司馬光甚重之遂
用之不意其如此也蓋止得虛名耳太皇太后
又曰諫官言純仁黨確則恐不然但所見偏謬
耳又曰王存殊無執守前日爲范純仁所目便
留身同救蔡確大防等曰王存在省中諷臣臣
不敢聽其言而純仁納之太后曰純仁用過其
量故至此六年十二月觀文殿大學士太中太

天知河南府范純仁言昨以禦戎失策累章待
罪蒙恩罷帥移知河南府切恐未厭公議望再
行黜責詔范純仁降中大夫初議落職嫌太重
欲止降官又以故事宰相必帶諫議大夫官制
爲太中大夫今降中大夫或疑之既而以純仁
外任遂有是詔八年正月詔自降授中大夫復
太中大夫六年閏八月資政殿學士知揚州王
存爲吏部尚書元祐七年八月除知大名府存
自揚州召入爲吏部尚書綠𥿄歲時在廷朋黨
之論浸熾存言人臣朋黨誠不可長然不察則

濫及善人東漢黨錮之獄是也由是復與任事
者不合求補外除大名辭之改杭州存累請老
皆不許復連章告歸尚不許存請益堅得提舉
江寧府崇禧觀請不已而言者論存於元祐初
嘗附會請歸西戎故地紹聖四年二月遂許存
以正議大夫依前職致仕其陰補恩止與一名
建中靖國元年七月降授通議大夫致仕王存
卒上輟視朝贈存左銀青光祿大夫
丙午韓忠彥尚書左丞 自樞密直學士戶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許將尚書右丞 自翰林學士遷中大夫除

趙瞻同知樞密院事 自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遷中大夫除
將字沖元福州閩縣人舉進士第一忠彥字師
朴琦之長子也
七月庚辰安燾罷知樞密院事 以母喪去位
燾自元豐六年閏六月除同知樞密院事至是
年六月丁母憂在樞府凡七年九月有詔起復
正議大夫知樞密院事燾固請終喪許之燾既
除喪執政檢舉進呂大防曰據理當還舊職又
緣有趙君錫賈易兩章論列太皇太后難之王
巖叟曰若還舊職必致人言大防因請除鄭州

詔可六年閏八月遂除燾爲右正議大夫觀文
殿學士知鄭州燾尋以父老辭改知鄭州大觀
二年六月己丑太中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安
燾卒
十一月癸未孫固知樞密院事 自門下侍郎遷光祿大夫除
劉摯門下侍郎 自中大夫守中書侍郎除
傅堯俞中書侍郎 自試吏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五年八月丙申詔門下侍郎劉摯累奏乞外任
已降詔不允殿中試御史楊康國奏摯高材遠
識公正不倚有以大過人者自侍御史再遷爲

執政三四年間徧歷三省公望益隆不可輕議其去戊戌門下侍郎劉摯復位視事如故摯之任中書侍郎初以吏額房事與左僕射呂大防議稍不合已而摯遷門下侍郎及臺諫共攻大防大防稱疾不出摯每於上前開陳吏額本末曰此由被減者鼓怨言路風聞過實不足深遂大防他日語人曰使上意曉然不疑劉門下之力居多然而士大夫趍利者交鬬其間謂大防與摯因是有隙於是造爲朋黨之論摯語大防曰吾曹深知無它然外論如此非朝廷所宜有

欲少引避大防曰行亦有請矣七月庚寅奏事畢摯獨留奏願賜骸骨既退連上章出就外第期必得請上遣中使召摯入對太皇太后諭曰侍郎未得去須官家親政然後可去使者數輩趣入視事摯不得已受命未幾大防辭位不許及摯遷右僕射與大防同列未滿歲言者爭詆摯尋罷朋黨之論遂不可改其本蓋自吏額始
長編六年正月癸未呂大防移疾太皇太后遣陳衍至尚書省問劉摯人材可進用者摯具以六七人對蘇轍王岩叟在焉四月戸部員外郎楊畏爲殿中侍御史從中丞趙君錫舉也王巖叟移簡詰劉摯摯不從或曰畏初善摯後呂大防亦善之時大防與摯各有異意皆欲得畏爲助君錫薦畏實摯風旨也然畏卒助大防攻摯云長編云
堯俞字欽之鄭州項城人十歲能爲文未冠舉進士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九終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十

宋太常博士徐自明著

哲宗元祐五年庚午

二月庚戌文彦博罷太師平章軍國重事致仕為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河中興元尹充護國軍山西南道節度使致仕

制曰周公未嘗之魯老亦居豐留侯晚雖彊飯終不任事蓋委寄之重初無間然而止足之風所不敢廢惟我耆舊歷事祖宗纘服之初復命以位雖師保之地優佚不煩而丘樊之心朝夕以請布告在位俾聞高風具官文彦博克孝而忠允文且武其在師旅有方召之勲其在朝廷有崇璟之業士民視其去就夷狄震其威名時更四朝躬蹈一節先皇愍勞以事既許其歸越于訪洛之年凜有涉淵之志起之既老待以仰成出入五年始終全德進而論道日聞典訓之言倚以折衝卒靖邊防之警委成功而不處指莫京以求安勁請屢聞誠心莫奪顧瞻閭井近在洛師郭氏有永巷之嚴裴公有綠野之勝豈以簪紱之累久致形氣之勞貴極上公既無復加之爵特畀二節宜從近比之優仍廣舊封益衍真食殫盡人臣之寵歸從父老之游於戲音聲不遐尚有就問之眷几杖以俟復

期親祀之陪勿以進退之殊而廢謀猷之告式燕凡然俾壽而康

彦博自元祐元年正月自守太師致仕除中書門下平章軍國重事至是年二月能復致仕在位五年彦博凡三入相再入樞府既老復以重事居位至是懇辭解政而有是命從優禮也又詔學士院彦博麻制內特不用守字以嘗正任太師也錄作罷彦博自言自在嘉祐中封潞國公經今三十餘年為是鄉國乞不改封從之彦博乞免册禮詔允所請再乞免兩鎮節度使祇帶河東一鎮致仕從之詔即玉津園宴餞太師彦博宰臣呂大防三省樞密院暨從官皆赴

三月丙寅朔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趙瞻卒

瞻自元祐三年四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年二月卒在樞府二年哲宗為輟朝臨奠贈右銀青光祿大夫過太常數外特官二人謚懿簡

壬申韓忠彦同知樞密院事自中大夫守尚書左丞除

忠彦弟純彦妻知樞密院孫固女也各以親嫌乞罷不許

同日蘇頌尚書左丞自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遷右光祿大夫除

頌字子容學士紳之子也神考時知制誥前秀州判官李定改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知制誥封還詞頭翌日敏求罷詞復下頌當制奏定本原御史薦未敢具草次至李大臨大臨亦封還頌大臨執奏不已於是並落知制誥天下謂之三舍人御史中丞梁燾言伏見近除韓忠彥同知樞密院蘇頌尚書左丞續有指揮令忠彥立班在頌之下臣竊惑之以官制言則同知樞密院在左右丞之下近例言之則同知樞密院先入者在左右丞之上忠彥自合在左

右丞上今既不依官制又不循近例仰惟聖意必以頌爲耆舊故特示此優禮忠彥雖是晩輩然進之在前頌雖是舊人然用之在後竊以朝廷尚爵宜正先後之次今既不以先後次之則是陛下特形輕重之意乞依近例以先後爲序況聞頌已曾辭遜亦足以成頌之美 其從違未詳

四月甲辰右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孫固卒

固自元祐三年四月除門下侍郎是年四月以知樞密院事卒再執政凡二年車駕幸其第臨奠輟視朝贈開府儀同三司賜神道碑額曰純亮遺表恩澤例外更特與三人差遣大觀二年三月初申孫固等四十五人欲與出黨籍奉聖旨除孫固安燾賈易外餘陸佃等四十二人並出籍四月敕孫固係神宗隨龍人特與出籍

十二月辛卯詔許將罷尚書右丞 爲中大夫資政殿學士知定州

將自元祐四年六月除尚書右丞至是年十二月罷執政踰一年先是將累表乞外御史中丞蘇轍累言將過失而將亦累表陳乞外任哲宗批可特除資政殿學士轉一官知定州所命詞作自請均勞逸之意 稱罷錄 將乞赴興龍節上壽仍乞綴寄祿官班更不赴坐詔立班在六部尚書上餘依長編

元祐六年 辛未

二月辛卯劉摯右僕射 自守門下侍郎太中大夫除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制曰王者以得人輔政爲功宰相以代天理物爲任故三階色齊則風雨莫不次序百姓內附則陰陽以之協和朕雖其才久虛右揆登進賢輔孚告外廷具官劉摯愛才清明涉道純粹知足以經天下之務學足以究先王之言勤勞百爲論議一致被遇先帝備儀臺閣之聲陪輔朕躬參預鈞衡之任而能彌縫以裁其

用變調不失其中故諏訪於師言俾秉持於大政坐論西省進二文昌增衍爰田陪敦眞賦於戩朕猶前載之迹考名臣之心房杜以能斷著謀治効幾乎三代姚宋以應變持正功業盛於一時勉肩爾猷允蹈前矣

同日蘇轍尚書右丞（自龍圖閣學士御史中丞遷中大夫除）王巖叟簽書樞密院事（自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遷書樞密直學士除）

轍字子由眉州眉山人父洵轍與兄軾同舉進士又同策制舉巖叟字彦霖大名清平人神宗立二年轍以書言事會王安石初用以執政領

三司神宗以轍爲屬安石欲行青苗法轍曰以錢貸民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違限恐鞭箠必用州縣不勝煩矣安石曰君言極有理自此不復言青苗會河北轉運王廣廉言與安石合青苗法遂行哲宗立爲御史中丞自元祐革新庶政　至是五年矣一時人心已定惟元豊舊黨猶在近臣患之欲引用以平宿怨謂之調停轍奏疏極論謂此人若返豈肯但已哉必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憤惟陛下斷自聖心不爲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宣仁后覽奏謂宰執曰蘇轍疑吾君臣兼用邪正其言極中理是年二月除尚書右丞轍

尚書右丞命旣下而右司諫兼權給事中楊康國不書讀詔范祖禹書讀行下其後康國屢請罷轍康國之奏曰轍之兄弟謂其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爲儀秦者也其文率務馳騁好作爲縱橫捭闔無安靜理故亦類其爲人也比安石則不及當與章惇蔡確呂惠卿上下其所爲文華麗浮侈淫陛下若悅蘇轍文學

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狠好勝則與安石無異矣不報（丁未韓錄）

琦留守北京辟巖叟爲屬韓絳代琦復留巖叟巖叟謝曰巖叟魏公之客不願出他門也士君子稱之是年二月拜簽書樞密院事宣仁后諭曰知卿材故不次進用巖叟遜謝而進曰臣聞有以君子小人參用之說告陛下者此誤陛下也自古君子小人無參用之理小人旣進則君子必引類而去若君子與小人競進則危亂之基也不可不察

十一月乙酉朔劉摯罷右僕射為觀文殿學士知鄆州
制曰用其言而顯其身所以崇君子之正直進以禮
而退以義所以敦大臣之始終在國體之宜然實朕
心之致慎惟吾宰弼薦貢衆封根于至誠躬乃自學
攀孚明命播告外廷具官劉摯淵源閎博而持之以易良
寬闓靜方而廸之以柔則術足以熙千載之統謀足
以詒萬世之微趣予求助之初嘉乃盡規之節聚正
足賴爾猷君多謂焚侯無吐茹之嫌賚之補衮而傳
說有朝夕之誨倚以濟川方當拱以仰成亦幾康而
相救施德云茂歷年未朞亟辭揆叙之繁深服謙光

續宋錄 卷之上 七

之義抗章弗已陳義甚高易退之風勉從厥志是用
畀秘殿之華職付東維之巨藩式均賢勞茲示體貌
於戲民人社稷無容中外之殊元首股肱固匪明良
之異若斧藻其德毋金玉爾音乃心王家同底于治
摯自元祐六年二月拜相至是年十一月罷入
相不及一年言者論摯姦回險詐力引私黨為
臣不忠父死於衡委而不葬為子不孝摯於是
抗章辭位而有是命其後摯自作家廟記以辨
當時之冤而劉安世為其集序云拜罷錄劉摯罷
相麻制以從所乞為辭初麻制過門下給事中

朱光庭封還言摯忠義自奮力辨邪正有功朝
廷擢之大位一旦以疑而罷天下不見其過言
者君指臣為朋黨願被斥逐不辭御史中丞鄭
雍言光庭朋黨乞正其罪殿中侍御史楊畏又
言摯多朋黨必相救援願一切勿聽於是光庭
與摯相繼俱罷光庭之封還麻制也呂大防嘗
召光庭諭旨光庭不至故但以本官出知亳州
八年三月光庭為集賢殿修撰知潞州初劉摯
罷相光庭充給事中封還詔書坐是以本官出守至
是復職續長編先是御史中丞鄭雍吕摯之子郎王

續宋錄 卷之一 八

鞏婿方鞏之不檢事體量未到遞堂除官州體量等實
不加衡替纔罷其客州而已左正言虞策亦論
摯懷心不公屈撓大法陰結黨與共圖其私乞
付其章於外　帝不肯會章惇諸子故與摯善
答書有自愛以俟休復之語鄭雍及御史楊畏得
之即釋其語上之曰休復出周易以俟休復
者俟他日太皇太后復辟也又摯頃交章
惇子弟為橐橐以與後福疏奏上始有逐摯意
矣是時王鞏既得罪摯方卧家白劾右丞蘇轍
以嘗為鞏亦待罪發書上嚴叟以為鞏轍俱正

人不可去上書留之特臺諫論罪與邢恕別簡
反接見章惇子弟牢籠爲後日之計於是上以
邢恕章惇之事語巖叟巖叟論其不然退又上
奏摯亦上奏自辨上終不悅摯又求外不已遂
罷政云錄丁未
辛丑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傅堯俞卒
堯俞 自元祐四年十一月除中書侍郎是年
十一月卒摯政凡二年太皇太后謂執政曰堯
俞清直人又曰金玉人也可惜不至宰相對曰
堯俞自仁宗時至今始終一節有德望真可爲

朝廷惜上輟朝臨奠贈右銀青光祿大夫謚憲
簡司馬光嘗謂邵雍曰清直勇三德人所難兼
吾於欽之畏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
勇而不猛尤爲難矣時以雍之言爲然長編
元祐七年壬申
五月丙午王巖叟罷簽書樞密院事樞密直學士除端明殿學士知
鄭州
巖叟自元祐六年二月簽書樞密院事是年五
月罷在樞府踰一年先是有御史楊畏言巖叟
天資至險彊愎徇情父子豫政貨賂公行監察

御史黃慶基言巖叟黷法徇私彊狠自用父苟
龍子攬交通貨賄竊弄威福而巖叟遂稱疾章
再上故有是命錄拜罷 八年七月癸酉端明殿學
士左朝奉郎知河陽王巖叟卒贈左正議大夫
紹聖四年五月上曰巖叟用心極可罪當時貶
蔡確意不在確蓋有傾搖之意希曰此必有訟
蔡確定策有功遂確則有廢立之意上又曰梁
燾亦然十一月先是上與輔臣語及元祐政事
曰王巖叟朱光庭輩兇慝日肆無所忌憚如光
庭盡散河北斛斗先帝經營儲蓄一日而更尤

兇肆所言皆可怪至謂曾肇爲姦臣之弟輔臣
因歷數元祐言者議論過當而上怒程頤爲甚
遂有涪州編管之命
六月辛酉蘇頌右僕射自守尚書左丞爲左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制曰朕荷天地之貺繼祖宗之成上承文母之慈萬
機俾乂下賴輔臣之正一德交修眷俊老之精忠合
外廷之公議延登相位敷告治朝具官蘇頌粹資中和休
譽英特學富經邦之道文高華國之章浹萬事之周材宿
四朝之偉望逮事勃政歸爾近班進服天官抑人才之阿黨
儁游翰苑逮帝制之坦明盛擢寘於近司頗接聞於密論

雍容援古(雅正後)以開陳練達精明亦宜今而裁制維是深
識居然遠(然遠緻是)見用躋陛右弼之崇兼揔兩臺之重秩階(增峻)
勤爵隆申衍爰田陪敦真食并見允文之慶尤爲稽
古之榮於戲惟聖賢相遇之難以君臣得時爲盛矧
惟成德協我至公如房喬之善建嘉謀遂啓唐風之
競如魏相之好觀故事終扶漢道之尊勉攺前修用
孚美業
同日蘇轍門下侍郎(自守尚書右丞遷中大夫除)
韓忠彥知樞密院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遷中大夫除)
范百祿中書侍郎(自翰林學士太中大夫除)

梁燾尚書左丞(自翰林學士遷中大夫除)
鄭雍尚書右丞(自太中大夫御史中丞除)
劉奉世簽書樞密院事(自左朝議大夫寶文殿待制權戶部尚書遷樞密直學士除)
百祿字子功鎮之猶子也父鍇爲衛尉寺丞中
進士第又中制科燾字況之鄆州人父犒兵部
員外郎雍字公肅襄邑人舉進士甲科奉世字
仲馮袁州臨江人中書舍人敞之子○燾辭尚
書左丞願於舊臣耆德疏遠之地圖任老成揀
拔雋良庶使輔佐得人朝廷增重章累入上遣
中書趣拜燾入謝曰太皇太后曰盡出宮家意

燾再三稱謝太皇太后曰官家聖德日成正要
卿等輔佐燾對曰臣不敢不盡忠如范純仁韓
維輩在外賢德尚多願陛下留意太皇太后曰比
來朝廷有何闕政燾對曰今聖政日　新天下
安靜如邊防河患(內外議究)須博詢通習其事者校
利害爲之如邊事須問西人河事須問河北人參
酌又上疏言范祖禹劉安世久在侍從宜置
諸左右使斷國事又言安燾許將皆舊人可倚任
者一日議兩制差除執政異同不決呂大防顧
燾問誰可燾曰相公久居朝廷收養人材固多

宜自有人惟是不以愛憎牽於偏聽以朝廷得
人爲己任此所望於公也大防曰苦乏材燾曰
天下何常乏材但好人不肯自向前求進須朝
廷識拔則何以來之立賢無方不患無人也大
防曰須在識別分明燾曰公生明則識別自然
明矣(長編)

元祐八年(癸酉)
三月癸未蘇頌罷右僕射(依前左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
制曰朕登賢輔弼所以關幾康之功均逸熱閒所以
盡始終之遇寵揚成命敷告治庭(具官)蘇頌蹈德冲和博

閣通買樂處厚以敦薄善援古以證今法從宗工儒
林祭酒踐更衆職夷險一心先朝訓官居獨當於清問
迩英進讀滋有多聞實應王人之求式觀賢業之効
催從政路進執衡曾未期年屢求歸老嘉能還
而安退足戒待以興廢禮雖及於傳家忠未輕於去
國是用齋莊秘殿休養真宮膴厥茂恩適其高志於戲
優游自裕印鮮秉釣之
旁闕失有聞毋忘補衮之素勉修茲義允篤于衷
頌自元祐七年八月拜相　至是年二月罷爲
相不及一年先是侍御史賈易坐言事出既復

監司更赦除知蘇州頌以謂非允論於廉前同
列有曰賈易姦邪頌曰易爲御史不避權要號
爲敢言且嘗論今執政之臣未見其姦邪之迹
今自監司爲州則是更赦反下遷衆欲加貼職
頌亦以爲未可有旨再議會左相呂大防在告
議未決而御史楊畏來之邵即言頌稽留詔命
頌乃上章待罪固辭老疾故有是命錄拜罷　三月
壬午詔右僕射蘇頌累上表引年乞解機政可
一依所請特除觀文殿學士充集禧觀使初進
呈其臺章論頌稽留制書尚書左丞梁燾曰頌爲
宰相理會差除可謂稱任矣況論差除執政皆
得可否爲相復不得論本省事乎臺章又以頌
子爲大常博士同舍多有遷擢燾曰差除皆宰
執合議方敢將上取旨如一有不同又且罷議
非頌敢專也至如父子家庭間語外人豈得知
之若臆度猜疑即誣告巧飾何所不至此不可
不察頌既罷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宮祠使居燾又爭曰
頌罷之非宜頌雨宮察言者之妄留頌以遏傾搖之風朝
廷甄罷宰相事體極重太皇太后曰自是頌不肯
任燾曰若用自請即職名非故事不可降聽處外

以示疎遠頌得以大學士留京師長編　乙未蘇頌稱
感寒疾乞許上封章俾還間里詔不允除大朝會
外仍特免朝會七月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
使蘇頌再表乞致仕詔不允其後又力請老乃
以頌知揚州頌又乞致仕又不允紹聖四年九月觀文殿大學
士左光祿大夫中太一宮使蘇頌上表乞致仕
詔頌爲太子少師依舊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建
中靖國元年太子太保致仕蘇頌卒鄒浩狀其
行
辛卯范百祿罷中書侍郎爲太中大夫充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

百祿自元祐七年五月除中書侍郎是年三月罷執政凡一年先是右僕射蘇頌以稽留詔書罷政御史黃慶基三疏論百祿實位中書豈有同罪異罰之理百祿援引親黨與蘇軾蘇轍結爲朋比牢不可破以呂陶爲右史岑象求爲諸王府說書皆川人也以至久待闕而奪與他人方劾治而遽加進用徇私害政望賜罷黜遂有是命拜罷錄 先是蘇頌旣以爭論牢復賈易罷相而百祿以同省待罪請外不許其時侍御史楊畏監察御史黃慶基來之邵亦攻百祿時百祿已再請外又不許乃即露章自言奏入遂罷初罷百祿不除職尚書左丞梁燾爭之乃除資政殿學士知河中府紹聖元年閏四月壬申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新知河南府范百祿卒 上爲輟朝賻錢五十萬贈銀青光祿大夫

六月戊午梁燾罷尚書左丞 罷同醴泉觀使

燾以元祐七年六月除尚書左丞是年六月罷執政凡一年 燾力求罷免而有是命故事宮觀使非宰相不除遂置同使之名燾以特置使名恩禮優重官制以來未有前比所不敢當願得使郡以就安養章四上改知潁昌府云拜罷錄

先是燾以疾求醫有詔與在京宮觀使以故事非宰相不除使遂置同使之名以寵之燾初以議邊事不合卽屢疾求罷章屢上皆遣內侍封還仍問所以必去之理并密訪人材燾曰信任不篤言不見聽而詢人才之可用者非臣敢當也使者再至乃具奏曰陛下必欲知可大用之人無且圖任舊人中堅正純厚有人望者不幸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意天下幸甚旣授資政殿學士同醴泉觀使又四上章求補外尋出知潁昌臨行遣內侍賜茶藥宣諭曰已用卿言復相范純仁矣長編

七月丙子朔范純仁右僕射自觀文殿學士除通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制曰朕嗣宅丕后若昔大猷勞於求賢職在論相眷言舊德還位宰司乃頒命書播告在位具官范純仁秉心直諒履道坦夷寬閎出於天資忠義本於家學始終一節出入四朝向辭鈞衡久臨藩屏介圭修覲喜見儀刑公袞言歸益隆禮貌是用延登右弼仰應中台寵正文階增陪井賦於戲高宗恭黙思道得傅說以代言

康王垂拱仰成輔公之正色唯賢能俊傑盡其用則陰陽寒暑得其和外鎮四夷内附百姓非至公不成庶務非一德無以底丕平其殫乃心無替朕命

純仁自元祐三年四月與呂大防並相四年六月罷在相位不及一年至是再入相先是劉摯罷相上欲用純仁乃出御札以問宰臣呂大防大防對以進退大臣非臣所敢僭預如所宣示實允群議遂遣御藥院李偉齎詔書賜茶藥召純仁赴闕既至入對延和殿遂降是命純仁乞收還新命上遣御藥張士良賜詔書不許純仁

又辭又不許純仁辭至六七遂就位録 丁未

純仁既相遂入謝太皇太后諭曰相公且與呂大防等同心協力又曰人言相公必先進王覿彭汝礪如何純仁曰臣方欲薦此二人望陛下早用之他日又謂純仁曰公父仲淹勸仁宗盡子道可謂忠臣公名望衆人所歸必能繼紹前人純仁頓首謝曰臣不肖何足以當陛下獎勸委任之意然不敢不勉 紹聖 初詔知潁昌府范純仁令乘驛赴闕侍御史楊畏聞將以純仁爲右僕射言純仁去歲帥太原府守邊無狀上下失備西賊乘之犯麟州蹂踐千里死者數萬人方罷帥降官名在謫籍而陛下遽命以爲相是賞罰不正而功罪未判也自是連疏不聽或曰畏與蘇轍俱蜀人前擊劉摯後擊蘇頌 皆陰爲轍道地太皇太后覺畏意故復自外召用純仁畏尋又言轍不可大用云十二月純仁言臣多疾早衰自叨宰執以來益爲職所困竊位將五月輔政迄無寸長上辜拔擢又況受命之始已招彈擊之言伏望察其至誠退之以禮詔不允

紹聖元年甲戌 元祐九年四月癸丑改元

二月丁未李清臣中書侍郎 自資政殿學士守戸部尚書遷正議大夫除

鄧温伯尚書左丞 自端明殿學士守兵部尚書遷右光祿大夫除

清臣中書侍郎制曰朕荷祖宗之休託士民之上夙夜祗懼不遑康寧顧與共圖天下之治者大臣數人而已自非明哲俊德望隆一時者孰膺此選哉 具官李清臣有疏通之才兼碩茂之質高文大册既已傑出於儒林崇議閎言固嘗著聞于國論尚處丞轄屢辭政機朕難重違其情既去思之益至而出臨方面入總計權皆有顯庸達于朕聽是用加位一等進秩西臺忠信嘉謨爾之素有酬我知遇于茲發揚往惟欽哉

毋替朕命
温伯尚書左丞制曰朕丕承先猷祗守鴻業永惟四
輔之職實叅萬務之宜冝得老成以資弼亮具官鄧温伯業
履純裕學術淵通久躋侍從之華夙掌翰林之任出
吏藩牧入位夏卿淵爲副獻於名實是用擢升左轄進
二揆臣外正德於百官內協謨于三事仍遷階秩彌
示眷恩爲國以賢良佇替亮之益事君盡道無忘啓
沃之誠祗服訓言期底于治
清臣首倡紹述温伯和之呂大防時奉使永厚
陵下范純仁奏乞除執政上卽用清臣及温伯

二人久在外不得志遂以元豐事激怒上意清
臣尤力纔時二人並爲大行太皇太后山陵禮
儀使　自真定召入未至清臣已除中書侍
郎權知貢擧温伯已除尚書左丞權同知貢擧
上令入內內侍省差使臣宣問三月乙酉廷策
多士策題清臣所進也門下侍郞蘇轍論之轍
之奏曰臣伏見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
復熙寧元豐故事之意臣竊觀神宗皇帝以天
縱之才行大有爲之志其所設施度越前古蓋
有百世而不變者先帝在位近二十年而終身

不受尊號裁損宗室恩止袒免減朝廷無窮之
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
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慵惰之兵置寄祿之
官復六曹之舊嚴重祿之法禁交謁之私行淺
攻之策以折西戎之狂收六色之錢以免雜役
之困其微至於設抵當賣熟藥凡如此類皆先
帝之聖謨睿算有利無害而元祐以來上下奉
行未嘗失墜者也至如其事有失當何世無之
父作之於前而子救之於後後先相濟此則聖
人之孝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世不用

之人人懷私忿而以彰先帝之失爲詞則大事
去矣上以蘇轍奏中引漢武以比先帝之聖失當
李清臣因而中之上怒甚轍竟出知汝州呂大
防罷相清臣首變元祐之政欲以取相位以門
下侍郞蘇轍在上未能遷一日對哲宗言蘇轍
兄弟攻變先帝法度轍奏曰陛下卽位宣仁后
垂簾之初臣兄方起自謫籍臣亦被召清臣時
爲左丞今日反謂臣兄弟變先帝之法是欺也
清臣辭屈乃曰蘇轍嘗以漢武比先帝哲宗震
怒而轍由此罷黜轍既去位外召章惇拜左僕

射惇未至相位尚虛清臣蓋有覬覦之心獨當
國並變元豐法度除諸路常平使者已而惇至
清臣旣不得作相遂與惇爲敵 事見鄧潤甫字溫
伯建昌人嘗避高曾王諱以字爲名字聖求紹
聖初復舊名王安石當國以潤甫爲編修中書
條例檢正中書戶房事累遷翰林學士兼學皇
子閣牋記凡一時大手筆獨倚潤甫爲哲宗特
言者論潤甫草蔡確制謂其有定策功以龍圖
閣學士知亳州後復以翰林學士承旨召除端
明殿學士紹聖元年潤甫首陳武王能廣文王

之聲成王嗣述文武之道遂拜尚書左丞
三月乙亥呂大防罷相 觀文殿大學士右光祿大夫知潁昌府改知永興軍
制曰登賢入輔儼師長于天工均逸出藩密股肱于
王室視內外之用雖異要始終之遇無殊咨爾在廷
聽于施命 具官呂大防 凝方重之質富將明之才修責難
之恭以致君恢包荒之度以安衆任可大乎賢人之
業期永底乎烝民之生夙夜百爲憂勞一致改元而
後與政歷九年之間有國以來首相踵三人之久愼
乃經德撫我嘉師與言總覽之初實倚遠猷之助懇
祈避寵雖抑能遷是宜辟祕殿隆儒之華 兼 開府階

京之寄崇階進秩衍食增田廣乃茂恩欽其舊服於
戚毋忘君愛不同畎畝之人自元臣忠益厲廟堂之
日惟旣乃義永綏厥休
大防自元祐三年四月拜相四年二月提舉修
神宗皇帝實錄七年兼修神宗皇帝正史至是
年三月罷在相位凡七年初元祐六年五月甲
子延和奏事罷呂大防留身乞退引李德裕論
云姚崇宋璟作相亦不過三年本朝呂夷簡雖
三入然亦不過三年遂出居報恩院後三日宣
押供職如故非雙日特爲垂簾未嘗有此恩禮

也七年十二月大防以疾懇求罷政太皇太后
宣諭曰主上富於春秋相公未可去位更少俟
歲月吾亦就東朝矣大防乃不敢請復起視事
八年七月丁卯太皇太后有疾謂大防等曰公
等亦宜早求退令官家別用一番人乃呼左右
問曾賜出社飯否因謂大防曰公等各出喫一
匙社飯明年社飯時思量老身也是年三月乙
亥大防罷相初制下知潁昌府後二日改知永
興軍宣仁上僊充山陵使回乃有是命大防當
宣仁聖烈皇后垂簾時位首相踰六年上春秋

既長大防但專意輔導未嘗建議親政雖宣仁
聖烈有復辟之志卒不得伸當國日久群怨交
歸焉及宣仁聖烈始祔廟殿中侍御史来之邵
乞先逐大防以破大臣朋黨因疏神宗所簡拔
之人章惇安燾呂惠卿等以備進用大防亦自
求去位上亟從之長編左正言上官均言大防專
據國柄不畏公議以張耒秦觀浮薄之徒撰次
國史掩沒先帝盛美以李之純為御史中丞楊
畏虞策来之邵皆任諫官御史所抨擊者皆受
客諭或附會風旨以濟其欲舍人主書誥命給

事主行封駁范祖禹喬執中吳安詩呂希純皆
附會好惡隨意上下所繳駁者皆大防所惡所
掩蔽者皆大防所愛至於壞先帝役法官制學
校科舉之制士民失業棄神考經畫寖徼要害
之地招丙戎侵侮之患雖出守藩郡典刑未正
左司諫翟思言近論呂大防等擅作威福相與
誣罔呂惠卿蔡確乞各正罪犯監察御史周秩
言以太母之譏恭畫下以陛下之天縱生知既
踰冠婚之年又已郊見天地大防怙權作姦不
能建議復辟而乃盛引王府官為親政謀為附

益力援黨與以為臺諫不避親嫌邀用事中人
與同書局令妻室入內希求恩寵未正典刑可
特落觀文殿大學士降授右正議大夫知隨州
八月詔應呂大防等永不得引用期數及赦恩
叙復先是曾布獨對言大禮恩宥在近去歲貶
謫人不知何以處之上厲聲曰莫不可牽復歲
月未久亦不可遷徙布曰誠如聖諭蔡確五年
不移惠卿十年止得移居住處吳安厚等十年
不與知州軍此皆元祐中所起例自可依此至
元符元年八月權殿中侍御史蔡蹈言呂大防

有子景山見任宣義郎乞依范祖禹等諸子勒
停例施行詔大防諸子並勒停永不收敘紹聖
四年四月乙亥責授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
呂大防卒先是大防以光祿卿分司南京安州
居住會涇原帥呂大忠被召問邊事既對上語
大忠曰久要見卿曾得大防信否對曰近得之
上曰安否又曰大臣要其過海朕獨處之安州
知之否對曰舉族荷陛下厚恩上曰有書册三
說與且將息忍耐大防樸實為人所賣侯一二
年可再相見大忠再拜謝退而喜甚因章惇召

飭詰其對上諸大忠盡告之淄話歟曰失言矣
必爲深悔未幾章惇果建言大防與司馬光同
罪異罰遂有循州之行大防旣南行至虔州瑞
金語其子曰吾不復南矣吾死爾歸呂氏尚有
餘種苟在瘴鄉無俱全之理後數日卒旣卒上
猶問執政曰大防因何至虔州其家後請歸葬
獨得旨歸上之念大防深矣議者由是知痛貶
元祐黨人皆非上本意也

丁酉蘇轍罷門下侍郎自太中大夫依前官知汝州

制曰朕以眇躬上承　烈考之緒夙夜祇飭懼無以

丕揚休功實賴左右輔弼之丞克承厥志其或身在
此地倡爲姦言怫於衆聞朕不敢赦具官蘇轍頃被遷擢
與聞事機義當協恭以輔初政而乃忘體國之義徇
習非之私始則密奏以指陳終則宣言而眩聽至引
漢武上方先朝欲以窮奢黷武之事加之經德秉哲
之主言而及此心其謂何其解東臺之官出守列郡
之寄尚爲寛典姑務省循

轍自元祐六年二月除尚書右丞七年五月守
門下侍郎是年三月罷執政凡三年先是轍言
御試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欲復熙寧元豐故
事之意其必有人妄意陛下牽於父子之恩不
復深究遠慮故勸陛下復行此事小人取快一
時云云　昔漢武帝外事四夷內興宮室財賦匱
竭於是修鹽鐵榷酤平準均輸之政民不堪命
幾至大亂昭帝卽位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
乃定願陛下勿輕改　奏入不報轍又復言轍旣
再具劄子上固不悅李清臣鄧温伯又先媒蘗
之及面論上益怒遂責轍以漢武事上比先帝引
喩甚失當轍復白漢武帝明主也上曰卿所言
其意但謂武帝窮兵黷武末年下哀痛之詔此

豈明主乎轍惶遽下殿待罪上辭甚厲范純仁
獨進曰史稱武帝雄才大畧爲漢七制之主轍
果如此稱先帝非謗也陛下親政之初進退大
臣當以禮不宜如此急暴上怒稍霽轍退舉笏
謝純仁曰公佛地位人也歸家亟具奏乞賜屛
逐詔以轍爲端明殿學士知汝州權中書舍人
吳安詩草制曰文學風節天下所聞擢任大臣
本出朕意事有可否固宜指陳而言或過中引
義非是朕雖曲爲含忍在爾自亦難安原誠終
是愛君薄責尚期改過上批鮮轍引用漢武故

事比擬先帝事體失宜所進入詞語不著事實
朕進退大臣非率易也豈義不得已可止散官
知汝州仍別撰詞編長四月侍御史虞策等言蘇
轍近以論事失當責守汝州而吳安詩命制有
風節天下所聞及原誠本於愛君之語命詞乖
剌如此質之公議難逭典刑又監察御史郭知
章言安詩行蘇轍語重輕尚徇於私情褒貶不
歸於公議不加黜責何以懲戒詔安詩罷起居
郎乙巳侍御史虞策言轍引漢武帝比先朝今
止守近郡請遠謫以懲其咎上曰已謫矣可止

也轍既至汝乃以表謝上 同上

四月壬戌章惇左僕射自資政殿學士降授通議大夫提舉洞霄宮除左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制曰爲政之道無競惟人思得骨鯁挺特之純臣適
修彌綸康濟之緒業圖我舊德冠于宗工孚號大廷
播告多士具官章惇器博以大志剛而明才之所施則酬
酢萬變而無窮學之所造則貫通百家而不惑蚤席
華問浸登近班自結聖神之知若躋丞弼之地佑我
昭考格于丕平肆予纘服之初身往受遺之託定策社
稷底寧邦家方政令出於簾帷權柄歸於廊廟苦政
良法多所紛更正色危言不憚彊禦十年去國一德
保躬雖風波並起於畏途而金石不渝乎素履朕親
攬機務緝熙事功惟創業垂統之艱難念繼體守文
之怵惕典刑具在績効可稽究觀民情以知利害之
實斟酌時變以適增損之宜克昭前人之光實繫良
弼之助矧封疆無以懲外侮田里無以安常生四方
之休戚壅於上聞群臣之忠邪衒於公議眷求真宰
來我國成是用起爾燕閒之中位諸公輔之上超進
祿秩寵陪戶封南山巖巖久隆師尹之望赤舃几几
行俟袞衣之歸於戲賢能相推而庶官和號令必藏

而下民若如治梓材汝惟丹雘若作和羹汝惟鹽梅
朕方注意以佇壯猷爾其奮庸以叶朕志修明百度
率厲庶工期共恢於遠圖尚無替於先烈亟共爾位
終底厥成 續聞

是歲四月癸丑改元壬戌章惇拜相先是呂大
防欲用侍御史楊畏爲諫議大夫要純仁同書
名進擬純仁曰上新聽政諫官當求正人畏傾
邪不可用大防素稱畏敢言且先密約畏助己
純仁遂固求避位大防竟超遷畏爲禮部侍郎
畏尋上疏言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

求以成繼述之道上卽召畏登對詢畏以先朝故臣孰可召用者朕皆不能盡知可詳具姓名密以聞畏卽疏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溫伯李淸臣等行義各加品題且密奏萬言具言神宗所以建立法度之意乞詔章惇爲宰相上皆嘉納之初呂大防旣超遷畏禮部侍郎畏知大防當去惇必復用特惇居蘇州畏先託惇之妻姪張擴者致意云畏度事勢輕重因呂大防蘇轍以逐劉摯梁燾輩又欲幷逐大防及轍而二人覺之罷畏言職畏迹在元祐心在熙寧元豐首爲相公開路者及惇趨召百官郊迎畏獨請間屏自陳述語多斥大防有直省官聞之歎曰楊侍郎前日諂事呂相公亦如今日見章相公也惇信其言六月又遷畏吏部侍郎畏旣叛呂大防附章惇及李淸臣安燾與惇異議勢相傾敵復陰附安李而惇徐覺其陰詐曾布蔡卞又盡以平生所爲告惇二年正月右正言張商英言畏反覆遂出畏成德軍　章惇拜相制詞翰林學士曾布所草也上諭布惇有定策之功不比他人故特除左僕射惇方降官布因言惇嘗爲正

大夫而此時未分左右今轉一官卽止遷右似未安上令遷左遂以左正議大夫守尚書左僕射閏四月乙未章惇入見遂就職丙申詔惇提舉修神宗皇帝實錄國史長編紹聖初章惇以宰相召道過山陽與陳瓘適相遇惇素聞瓘名獨請登舟共載而行訪以當世之務曰計將安出瓘曰請以所乘舟爲喻偏重其可行乎或左或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惇默然未答瓘復曰上方虛心以待公公必有以副上意者敢問將欲施行之序以何事爲先何事當急誰爲君子誰爲小人諒有素定之論願聞其略惇復竚思良久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無急於此瓘曰相公誤矣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然將失天下之望矣惇厲色視瓘曰光輔母后獨掌政柄不務纂紹先烈肆意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乃爲之極論熙豐元祐之事以爲元豐之政多異熙寧則先志固已變而行之溫公不明先志而用母改子之說行之太遽所以紛紛至

於今日爲今日計唯當絶臣下之私情融祖宗
之善意消朋黨特中道庶乎可以救弊若又以
熙豐元祐爲說無以厭服公論恐紛紛未艾辭
辨淵源議論勁正惇雖迕意亦頗驚異遂有兼
取元祐之語留瓘共飯而別此據丁未錄陳瓘傳增入
自宣仁上賓改元紹聖三省首爲上言蔡確新
州之竄累經恩赦遂追復右正議大夫尋再追
復觀文殿學士贈特進上以章惇定策有功召
除尚書左僕射范純仁遂自右僕射出知潁昌
府時呂惠卿亦自建州安置復資政殿學士於

是詔黄履爲御史中丞蔡卞爲翰林學士知制
誥兼侍讀林希爲中書舍人履等交章論呂大
防劉摯蘇轍於是大防等皆降授而蘇軾亦責
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又責授瓊州別駕
昌化軍安置履等又論梁燾劉安世吳安詩韓
川孫升等皆落職降授七月詔司馬光呂公著
追所贈并所賜諡誥及神道碑額仍下逐處倒
碑磨毀王巖叟所賜官亦行追奪呂大防劉摯
蘇轍各分司與梁燾劉安世並居住而范純仁
亦追一官以章惇指純仁等爲司馬光黨人故

也十月又以中書舍人林希兼侍讀十二月責
范祖禹趙彦若黄庭堅並以散官安置先是祖
禹等於元祐中同修神宗實錄上卽位命蔡卞
曾布林希同修正史於是蔡卞首謂祖禹等所
載多無據依請重加參訂章惇因言其欺誕遂
有此責二年正月又詔呂大防追還兩官趙彦
若范祖禹陸佃曾肇黄庭堅各降一官八月詔
呂大防等永不以恩數叙復九月皇后孟氏廢
后之廢實惇迎合于外而內侍郝隨構　於內
以故無敢異議者其後上頗有悔悟意嘗曰章

惇壞我名節故元符末皇太后復后位號者推
上遺志而行之也四年二月司馬光追貶清海
軍節度副使呂公著建武節度副使王巖叟雷
州別駕趙瞻傅堯俞奪所贈官并韓維盡追致
仕遺表恩澤范百祿胡宗愈止與二人餘亦追
之又呂大防劉摯等合三十三人各降斥有差
河東節度使太師致仕文彦博亦降爲太子太
保元符元年五月詔劉摯梁燾諸子並勒停又
詔范祖禹劉安世并王巖叟朱光庭諸子勒停
永不收叙二年十月吳安詩而下凡三十人責

降有差以回河罰也王回而下二十一人追貶
各有差俱坐以銀絹遺鄧浩時右正言鄧浩吳
新州羈管同等且致簡叙別故也二年九月監
察御史常安民論章惇以大臣爲紹述之說實
假此名以復私怨一時朋附之流從而和之遂
至已甚故凡勸陛下紹述者皆欲託先帝以行
姦謀謂他事難惑聖聽若聞先帝則易爲感動
故欲快恩讎陷良善者須假此以移陛下意至
引王鳳亂漢林甫亂唐以比惇櫂作威福又併
論蔡京林希惇等積怨合力排陷遂貴監滁州

酒稅
同日范純仁罷相爲右正議大夫充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京西北路安撫使
制曰謨謀廟堂入則股肱於大政假息藩翰出則師
帥於一方維時宗工引疾辭位均逸近輔敷告在廷
具官范純仁端亮稟於世資樂易成於天性有砥名礪行
之志有面折廷爭之風越自累朝屢更華選暨沖人
之嗣服適文母之仰成咨于臣鄰付以宥密一踐樞
要再持國均朕恭巳紹庭嚮明圖治緝熙緒業追適
先猷方有望於弼諧遽固辭於機務重違爾志姑卹
厥安增視秩之華名進陪封之寵數式隆體貌何吝

眷私於戲論道經邦嘗在倚毗之地承流宣化勿忘
勵翼之心祗服朕言往恭爾位
純仁自元祐八年七月拜相至是年四月罷再
相不及一年先是純仁自潁昌召還復爲右僕
射於事無所私隱同列或病之會左僕射呂大
防引楊畏爲諫議大夫以自助純仁以畏不端
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相公邪門下侍郎
蘇轍從旁誦其彈文純仁曰不知也純仁由是
乞罷政上遣中使諭純仁曰方用宿德大臣更
不須入文字必不從所乞又以詔書賜之奏又

上上又遣內侍宣諭又賜以詔純仁請益堅於
是上向諭呂大防曰范純仁求去甚堅卿須爲
朕留不可使去又賜詔書不許純仁復連章固
請上不得已遂除純仁觀文殿學士加右正議
大夫知潁昌府事陛辭日命坐賜茶慰勞甚渥
上曰卿耆德碩望朝廷所倚賴然堅不肯爲朕
少留卿雖在外兩爲宰相凡有所見於時政有
可裨益者但入文字言來無事形迹純仁頓首
受命遂之任錄丁未 上既親政言者爭論垂簾時
純仁數稱疾求罷最後出居慈孝寺錄詔以進

且言近聞狂人傳播擬策自[illegible]經御覽又學
官章疏或已取用其說甚非陛下尊奉先太后
勤勞公正保佑聖躬之意伏乞特降明詔以信
萬方今妄為詆訐者既多陛下容之則妨聖孝
懲之則恐不忍不若以詔禁約事得兩便詔不
從純仁固求罷而有是命長編狂人擬策趙天啓文字或是
紹聖元年七月三省言范純仁韓維朋附司馬
光長縱群凶毀訕先帝變亂法度以快不逞之
心內范純仁仍首建棄地之議滋養邊患詔純
仁特降一官為通議大夫差遣如故初章惇請

責純仁上曰純仁持議公平非黨也但不肯為
朕留耳惇曰不肯留即黨也詔勉從請徙知河
南府又改陳州二年九月知陳州范純仁落觀
文殿大學士知隨州先是范純仁當政時上嘗
問貶竄之人殆難終廢純仁前賀曰陛下及此
堯舜用心也至是明堂肆赦章惇恭下先疏呂
大防以下數十人終身勿徙純仁聞之憂憤上
奏奏入大忤惇等意詔純仁立異邀名沮抑朝
廷已行之命故有是責上始亦有意從純仁所
奏章惇力上前議遂責之純仁晚年益以天下

自任尤留意人材或問其所儲蓄人材可為今
日用者答曰陳瓘又問其次曰陳瓘自好也言
瓘可以獨當天下之重也後瓘為諫官於蔡京
姦狀未著之前極論無一不效故京尤忌畏之
得禍最酷終以廢死鉾丁未
閏四月甲申安燾門下侍郎自觀文殿學士右正議大夫除
五月辛亥劉奉世罷簽書樞密院事為端明殿學士真定府路安撫使兼知成德軍
奉世自元祐七年五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年
五月罷執政凡二年奉世再乞罷政故有是命

三年九月曾布對上曰元祐中王巖叟凶焰最
甚幸死而漏網今存而漏網者莫如劉奉世元
祐政事皆以奉世為謀主此漏網之尤者上笑
然之
乙丑尚書左丞鄧潤甫卒
潤甫自紹聖元年二月除尚書左丞是年五月
薨于位執政凡三月官至右光祿大夫車駕臨
奠輟視朝三日以在職日亡殁及曾掌藩邸牋
表特贈開府儀同三司
六月癸未曾布同知樞密院事自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遷中大

夫除

布字子宣南豐人幼孤學於其兄鞏熙寧初王安石執政薦之因上書召見論事合意遂除崇政殿說書遷檢正中書六房公事新法青苗助役皆布與呂惠卿建議安石嘗曰法之初行異論紛紛始終以爲可行者呂惠卿曾布也始終以爲不可行者司馬光也餘人則一出焉一入焉爾熙寧五年十二月知制誥曾布爲翰林學士初呂惠卿既除檢正欲布罷職王安石固請留布曰得兩人協濟則臣愚短庶幾寡過上許

之及是又欲留布上曰學士職任高不可爲幕屬安石又請留布修中書條例上曰惠卿吏才尤精密不須留布也安石乃已哲宗元祐九年布自高陽徙江寧詔許入覲布言先帝政事當復施行且乞改元以順天意四月拜翰林學士遂改元祐九年爲紹聖元年哲宗新政擢拜同知樞密院事七月布既正謝上面諭以不可雷同布曰臣唯知以赤心不欺事上庶可塞責

紹聖二年乙亥

十月甲子鄭雍罷尚書右丞自太中大夫除資政殿學士知陳州

雍以元祐七年五月除尚書右丞是年十月罷執政凡三年先是御史中丞黃履御史周秩以雍嘗爲宮容交章論劾內出其章付三省雍亦再疏稱疾乞解機務詔不許會上怒秩言事迎合黜知廣德軍雍復起視事踰年乃去位章惇之貶斥元祐舊臣皆以白帖子行遣安燾李清臣與惇爭論不已上亦疑惇惇甚恐雍私語惇曰用白帖子有王安石故事惇大喜取其案牘白上惇遂安議者謂雍欲以此結惇也然雍竟罷紬繹明年蹇序辰言雍在元祐間與棄地之

謀落資政殿學士元符二年七月辛酉太中大夫提舉崇福宮鄭雍卒

甲戌許將尚書左丞自守吏部尚書兼侍讀遷通議大夫除

蔡卞尚書右丞自翰林學士兼侍讀修國史遷太中大夫除

卞字元度興化軍仙遊人與兄京同舉進士王安石以子妻之卞有辭辨貌柔順而中險與章惇安惇締交起史禍以中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與同文館獄以陷劉摯梁燾劉安世等斥逐元祐之臣禁錮其子孫時號二蔡二惇云

十一月乙未安燾罷門下侍郎自右正議大夫除觀文殿學士知河南府

燾以紹聖元年五月除守門下侍郎至是年十二月罷再執政踰一年燾舊與章惇相好及同省執政惇意燾必助己而燾浸多駮議惇俾丑惡之所以排陷燾者無所不至土祠明堂齋于太廟燾為儀仗使後宮有絕馳道穿仗而過者燾即且彈奏已而常安民諫劉美人侍祠語尼訐上大怒欲逐之燾言安民以言為職雖過當願少寬假惇因是白上曰燾與安民素相表裏今安民狂妄如此而燾力為救解其意可見也安民既責燾不自安又與惇爭陳厚獄厚亦坐

責燾遂求去位上從之綫是年十月燾以親年老乞罷政除宮觀差遣留京師府王衆獄將決章惇益肆燾知不敢故求去也上謂韓忠彥曾布曰安燾再三乞宮觀留京師舊無此例布曰此不唯於朝廷事體未安於燾自處似無廉恥既罷政事何顏尚安步列中京師士人大抵不知義理少廉恥上曰燾乃京師人遂降詔諭燾燾奏乞知鄭州以便養親詔從所請上同明年察序辰言燾元祐中嘗與棄地之謀落觀文殿學士中書舍人葉濤再繳曾布曰陛下嘗言燾在

元祐中非丁憂不去位上曰何止此不然幾作相渠附會元祐　衆所知濤何以再繳布曰燾在樞密院所更改先朝有條事皆不當若以此論之豈敢不奉行

紹聖三年 丙子

正月丙子韓忠彥罷知樞密院事 自太中大夫除觀文殿學士知真定府

忠彥自元祐四年六月除守尚書左丞七年五月除知樞密院事至是年正月罷執政凡七年初紹聖元年七月庚戌知樞密院事韓忠彥乞罷不許後六日復故上諭執政曰忠彥無他不

須爾布曰其為人頗近厚在元祐中無過無可去之理又言琦勳業後世罕有其比是年正月樞密院奏事畢忠彥留身請外徑上馬仍面諭曾布以欲得河陽又白章惇令得一善地遂遷出時十二月癸未也翌日布入對上遽問忠彥已遷出又曰忠彥別無事亦不至姦險布曰然但而章惇言忠彥處置邊事多可笑上甚駭之忠彥請不已乃有是命四年二月觀文殿學士太中大夫韓忠彥降充資政殿學士依舊知定州先是忠彥自定州改知成都府中書舍人蹇序

辰繳還詞頭言者又論忠彥在西府特主棄地
之議詔忠彥可特依前太中大夫降充資政殿
學士差遣如故錄丁未
正月庚戌李清臣罷中書侍郎自正議大夫除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府
清臣自紹聖元年二月除守中書侍郎至是年
正月罷再執政凡三年先是婦人岳氏遮道呌
呼誣告清臣謀反岳氏乃澶州娼嘗為清臣姑
之子田嗣宗外婦三年十一月清臣言近為一
婦人唐突車駕輒及臣姓名事由非意獄將具
言者論清臣當罷清臣懼始求去或曰清臣數

與章惇議不合嗣宗獄所由起意本在清臣也
初議罷清臣不除職惇謂清臣受遺簾前紹聖
初首復政事當加恩禮上從之嗣宗既伏誅後
六日而清臣有是命編長八月先是蔡碩女婿文
康世嘗與碩言劉唐老謂文及甫曰時事中變
上台當赤族其他執政奉行者當梟首從官當
竄嶺南又言蘇轍范祖禹劉安世等當還為執
政蓋五月辛未詔榜有幸時事中變之語故唐
老云云碩既聞康世言遂令康世錄之特示蔡
京京具以白上或又告唐老與及甫共謀為變

欲誅章惇蔡卞等仍容結嶺南貴降元祐人事
連河南府李清臣等上疑其事時淮南轉運副
使周秩嘗攻文彥博不入元祐黨三省因請委
體量得實即付獄十二月資政殿大學士知河
南府李清臣知成都府始朝廷命周秩密察河
南變事秩入對上謂曰彼欲盡誅大臣則將置
朕何地乎蓋疑其不然也時復召呂升卿於河
北令符命城門候體究果有實狀即遣如嶺南
族元祐貴降諸人秩尋至河南捕劉唐老等置
別屋仍辟程公孫專體訪于外公孫素名能刺

人事者也於是更從清臣入蜀秩徐考驗唐老
等實未嘗謀變而欲誅大臣之語則有之乃具
奏語初不及秉與上亟詔勿治唐老等皆釋去
升卿亦還河北清臣知河南如故元符元年七
月先是紹聖初蔡確母明氏嘗進狀言劉摯有
司馬昭之謀又有副封上三省而中書寢不行
至是同文獄作蔡京深探其獄以為前受明氏
告言隱而不治者悉當罪之遂詔清臣落資政
殿大學士依舊知河南然明氏狀頂不進呈章惇
安燾鄭雍俱與黄履乃白上謂惇燾雍俱為有

罪之人於是上令放罪 錄丁未

二月乙未故左僕射司馬光追貶清海軍節度副使
故正議大夫贈太師溫國公謚文正
故司空平章軍國事呂公著追貶建武軍節度副使
故贈太師申國公
先是元豐末神宗嘗謂輔臣曰明年建儲當以
司馬光呂公著爲師保及公著薨呂大防奏勅
爲公著神道一碑乃首載神宗聖語上又親題
其額曰純誠厚德之碑其碑曰公著始與司馬
光同輔政於是推本先帝之意蓋欲鞭策四夷

以彊中國阜蕃邦財以佐其費有司奉行失其
本旨先帝固嘗患之矣故欲更而未暇與已更
而未定其詔墨記言具在可考者如詰青苗之
害則曰常平泉穀以禦水旱而貪散以求利至
十之七八國失拯救之利而民之責償被笞箠
者衆與利之敝則曰大傷鄙細有損國體他事
類此者亦與指揮戒用兵之失則曰安南西師
兵夫死傷皆不下二十萬有司失一死罪其責
不輕今無故輒置四十萬人於死地朝廷不得
不任其咎救官制之敝則曰更新官制以釐正

吏治至今頒行無緒有以啓侮四方貽譏後世
可速裁議無致稽延今如舊日中書之比於是
二公與同志者建請以常平舊法改青苗以嘉
祐差役參改募役罷保馬以復監牧損保甲教
選以便農作除市易之令寬茶鹽之禁賜邊砦
贖亡民以和西戎於是民呼歡鼓舞以爲便而
沮議者上則大臣下則用事之小吏蓋不可勝
數司馬光旣卧疾于家公與數人同拯其弊太
皇太后爲去其異議者而後定自此先帝之善
政施於無窮其爲下所誤以病民者剛革之而

有緒矣公初與王安石友善後安石秉政爲中
丞安石冀其助已公極論其過失由此怨公至
以險語中傷而公不屈也至章惇欲起史禍先
於日曆時政記刪去以司馬光呂公著爲師保
聖語又欲發光公著墓取碑銘毀之上曰何益
於國議累日不決是時御史中丞黃履右正言
張商英監察御史周秩、 交章論之十數且請
重責大防摯輙等至是章惇乃以履等章疏進
呈且曰前後臣僚論列司馬光等罪惡未正典
刑及呂大防等罪大罰輕未厭公論事可考驗

者凡十九疏遂詔司馬光呂公著各追所贈官
幷謚告追所賜神道碑仍下陝府鄂州各差官
許會本縣於逐官墳所拆去碑樓及倒碑磨毀
奉勑所撰碑文訖奏時紹聖元年五月也且詔
今日以前已行遣責降斥外庭其餘一切不問
餘者亦勿復言仍具錄前項臣僚章疏降下朝
堂出榜曉諭初章惇力請發光公著墓上不許
惇退上顧許將曰卿獨無言何也將對曰臣以
爲發人之墓非盛德事上曰朕意正如此然至
是猶毀碑樓磨神道碑追賜額俱勉從惇也曾

布容啓請罷毀碑事疏入不報錄丁未○四年二
月三省言司馬光呂公著倡爲姦謀詆毀先帝
變更法度肆造邪誣偶緣已死未正典刑尚且
優以恩數及其子孫親屬使後世亂臣賊子何
以懲艾光遂追貶清海軍節度副使公著追貶
建武軍節度副使光與公著制詞皆葉濤所草
也三月奉聖旨司馬光呂公著所得恩例並行
追奪監察御史周秩言公著除司空平章軍國
事竊緣朝廷先以太師文彥博爲光所引既召
而來諫官言其姦邪不可輔政朝廷乃以平章

軍國重事處之止於重事稍奪其權公著之所
知也及公著之命乃去重字事無大小皆得平
章名雖亞於彥博權則過之實兼三省侍中中
書令尚書令之職自國朝以來雖有大功如趙
普王旦命以此職未有敢當之者而公著不避
嫌疑而居之及呂大防劉摯蘇轍皆公著所引
爲國大姦遂詔司馬光呂公著各追官謚及所
賜神道碑編長始曾布在翰林草惇爲布言將以
司馬光呂公著等付兩制議用盧多遜例又令
史院檢多遜及丁謂李迪故事旣進呈而上不

許乃已惇又請發冢劉棺上堅不許及是竟從
惇請追贈官謚告幷所賜神道碑額蓋亦勉從
之時光與公著旣追貶趙瞻傅堯俞奪所贈官
幷韓維盡追致仕遺表恩澤孫固范百祿胡宗
愈止與二人餘亦追之初章惇議追光等恩數
曾布曰惡惡止其身不若更追削之惇曰何益
削其恩乃實事布曰雖快意第恐例不可開其
後邢恕又謂章惇曰司馬光亦欲太后有廢立
事元豐八年三月五日神宗晏駕是月二十日
范祖禹自西京赴召光送別謂祖禹曰方今主

少國疑宣訓事猶可慮宣訓北齊婁太后宮名也婁太后廢孫少主立子常山王悳為此語說以實宣仁徐邸之謗先有是說使天下必信之方祖禹赴召時神宗猶在御光安得有主少國疑之語也然惇得恕語卽為奇貨遂又追貶光朱崖司戶參軍公著昌化軍司戶參軍惇謂退黜元豐大臣改變熙寧法度光不解此公著素有家風教之也錄丁未元符三年五月光追復太子少保徽宗崇寧元年正月勅司馬光肆為詆誣妄議宗廟已行之法度靡不變更所進之人

才靡不斥逐追降右正議大夫二年四月御史中丞石豫言西宮二殿繪像臣僚有元祐之臣嘗得罪於二聖者欲望令有司刪削詔呂大防范純仁劉摯范百祿梁燾鄭雍趙瞻王巖叟並除去欽宗卽位靖康元年正月追贈光太師三月臣僚言光之後再絕乞奏其見有曾孫使之世祿不絕有姪華州鄭縣丞司馬朴亦乞改除以稱朝廷褒顯之意奉聖旨除同判西京國子監五月請別差官刊修神宗實錄司馬光配饗哲宗廟廷二年三月詔司馬光孤遺月賜錢米

紹興八年正月詔曾孫伋特授右承務郎徽宗皇子生公著復太子太保蔡京擅朝復降左光祿大夫指公著為姦黨首惡始置元祐黨籍刻石文德殿及尚書省又頒其書天下立石於監司郡守廳事其後徽宗因災異感悟毀石刻除黨禁復公著銀青光祿大夫建炎四年追復司空同平章軍國事贈太師晉國公謚正獻

同月故端明殿學士王巖叟追貶雷州別駕利贈左正議大夫初紹聖元年五月三省言同司馬光奉勅王巖叟所贈官亦行追奪是年二月勅左朝奉郎王

巖叟資險佞之智而濟以敢為挾凶邪之權而為之死黨厚誣先烈愚弄朕躬變法度於己乎擠勳勞於必死可追貶雷州別駕追還表恩例元符元年七月蔡京奏文及甫獄具劉摯王巖叟范祖禹劉安世朱光庭子孫並勒停三年五月降寧遠軍節度行軍司馬王巖叟追復朝奉郎崇寧元年正月繳納元追復告紹興元年賜謚恭簡錄褒典

癸未前宰相呂大防青授舒州團練副使循州安置自降授中大夫守光祿卿分司南京安州居住責授

初紹聖元年十二月三省進呈前後實録院取
會到詆誣漏落意欲掩覆先烈應提舉以下官
各行貶責故大防自降授左正議大夫行秘書
監分司南京郢州居住特降授中大夫守光祿
卿分司南京安州居住是年二月章惇言司馬
光等已追貶而呂大防劉摯梁燾等亦宜量罪
示罰凡三十七人皆貶大防遂責授舒州團練
副使循州安置大防等責詞皆葉濤所草也初
呂大忠既以所得于上大防可復相見之語告
章惇因爲通判潘适具言适歎曰公失言矣必

爲深悔大忠尋辭加職請納職名量移大防不
許於是大防再責循州或曰循州責上語實激
之蓋章惇等疑上意復欲進用元祐人故也四
月虔州申大防卒元符三年五月追復光祿大
夫崇寧元年復降授太中大夫建炎四年詔呂
公著呂大防范純仁皆盛德元老同居廟堂國
勢奠安四夷順服而遭罹貶斥未獲昭雪可疎
行褒贈詔追復觀文殿大學士左正議大夫增
太師追封宣國公呂大防特追復左光祿大夫
贈謚正愍（褒貶録）

前宰相劉摯責授鼎州團練副使新州安置（自降授左朝議
大夫試光祿卿分司
南京蘄州居住責授）
初紹聖元年五月臣僚言劉摯昨爲言官引王
巖叟朱光庭劉安世等論變法於下司馬光呂
公著行之於上摯爲罪首合正典刑摯遂自觀
文殿學士左太中大夫知青州落職降授左朝
議大夫知黄州未幾三省言臣寮前後論列劉
摯姦惡罪大責輕乞正典刑遂罷知黄州試光
祿卿分司南京蘄州居住是年二月責授鼎州
團練副使新州安置四年十二月劉摯卒于新

州先是蔡京安惇共置文及甫尚洙所告事
將大有所誅戮會星變上怒稍息然京惇極力
鍛煉不少置已而梁燾先卒于化州後七日摯
亦卒于新州衆皆疑兩人不得其死明年二月
朝廷乃聞摯死不許歸葬家屬令於英州居住
其五月獄乃罷元符元年二月詔差河北運副
呂升卿河南提舉董必並爲廣南西路察訪蔡
京等究治同文館獄卒不得其要領乃更遣升
卿及必使嶺外謀盡殺元祐黨人時劉摯梁燾
已前死朝廷猶未知也後因曾布奏事言升卿

必皆不可遺詔呂升卿差充察訪指揮更不施
行董必自東路改使西路編元符元年七月蔡
京奏文及甫獄具勅劉摯王巖叟等子孫並勒
停三年五月追復中大夫十二月京東諸司奏
伏見故宰相劉摯自嶺外亡殁近得朝旨歸葬
乞朝廷追恤劝特依宰臣恩例崇寧元年正月
復降朝請大夫建炎三年正月追復觀文殿太
學士贈通議大夫紹興元年八月特贈少師十
月賜諡忠肅六年正月特贈太師兗國公褒忠
前門下侍郎蘇轍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自降授左朝議大夫守少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責授

初紹聖元年三月轍以引漢武上方先朝遂自
門下侍郎出知汝州四月勅知汝州蘇轍如汝
父子兄弟挾機權變詐之術託於文學蠱惑
衆轍昔以賢良方正對策于廷專斥上躬有司
言轍懷姦不忠如漢谷永宜從罷斥我仁祖優
容特命以官在神考特獻胥縱言時事召見訒
訪更預討論與軾大倡醜言未嘗加罪仰惟三
聖厚恩宜何以報乖蔽之初老姦擅國置在言
路使詆毁朝政以君父為仇無復臣子之義於毛

大防中分國柄對上則合謀取勝徇私則立黨
相傾云云可降授左朝議大夫知袁州五月以
御史諫官列章交上再降授左朝議大夫試少
府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是年二月勅蘇轍操
傾側學邪之心挾縱橫策士之計始與兄軾共
為詆欺睨同相光協比險惡造無根之詞以欺
世聚不逞之黨以蔽朝聽邪說為讒言指善政
為苛法云云可責授化州別駕雷州安置元符
三年正月移永州安置四月收叙士大夫失職
者授濠州團練使岳州居住九月詔還故秩復

太中大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任便居住
崇寧元年正月勅蘇轍更不復職名大觀二年
五月降授朝請大夫罷宮觀政和二年九月復
太中大夫致仕十二月追復端明殿學士特贈
宣奉大夫淳熙元年七月禮部尚書趙雄請賜
諡勅特諡文定
前資政殿學士梁燾責授雷州別駕化州安置自降授左中散大夫守少府監分司南京鄂州居住責授
燾自紹聖元年六月自資政殿學士中大夫知
鄆州洛職降中散大夫知鄂州三年八月三省

同奉聖旨燾等緣爲執政官罷政所得恩例及
舉官並罷更不施行是年二月勑左中散大夫
守少府少監分司南京鄂州居住孫燾責授富
州別駕化州安置四年十一月燾卒於化州諸
子援呂大防例乞歸葬不許家屬並徙昭州元
符三年五月追復左中散大夫崇寧元年正月
復降朝奉大夫紹興二年七月追復資政殿學
士太中大夫
前宰相范純仁責授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自降授通議大夫知隨州責授

純仁自紹聖元年三月罷相授右正議大夫充
觀文殿大學士知潁昌府六月以純仁首建棄
地之議特降授通議大夫差遣如故二年九月
自知陳州落職依前官知隨州是年二月勑純
仁立異以邀名匿情而逞利始議稱親則造誣
於英祖晚言變法則歸過於先朝欺君以助邪
謀棄地以開邊隙逐尸宰輔乃復朋姦忘朮正
之典刑沮已行之命令云云可責授武安軍節
度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正月收叙士大夫
失職者復左中散大夫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

居住六月復右正議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
宮許歸潁昌府七月特授觀文殿大學士中
太一宮使仍詔疾速赴闕崇寧元年十二月三
省同奉聖旨范純仁不應謚忠宣定議覆議官
罰銅十斤其范純仁神道碑令磨毀建炎四年
十二月詔襃贈呂公著范純仁呂大防故觀文
殿大學士右正議大夫范純仁特贈太師追封
許國公各給還元謚應合得恩例並各依元任
官職給還紹興二年七月廣東運判范正國言
乞給還父純仁御書世濟忠直之碑爲神道碑
額詔依

前端明殿學士劉奉世落職分司南京郴州居住自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落職前中大夫行光祿卿
奉世自紹聖元年五月自簽書樞密院事除端
明殿學士知真定府是年二月自知成都府落
職依前中大夫行光祿卿分司南京郴州居住
十一月臣寮言奉世當元祐間先合劉摯陰爲
謀主傾害策立顧命大臣有不利宗社之意摯
既去卽附呂大防蘇轍內交陳衍相爲表裏遂
登政府宣仁寢疾之際敢謀逆計皆奉世與大

防蘇轍通同共惡不在二人之下奉世遂責授
隰州團練副使郴州安置元符三年正月復左
朝議大夫少府少監分司南京光州居住四月
收叙士大夫失職者復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
宮許歸陳州五月復端明殿學士依前官知定
州尋知大名府崇寧元年正月勅應元祐并元
符末今來責降人蘇轍等五十四人令三省籍
記姓名內劉奉世永不與在京差遣五月臣寮
言今元祐得罪之大者惟奉世以前執政恩禮
自處其失天下之望奉勅端明殿學士知鄆州

劉奉世落職依前中大夫知徐州十月臣寮上
言元祐之初共成黨與變壞法度等人朝廷近
已施行所有元符之末共成黨與變更法度復
為元祐之人伏望詳酌施行奉勅知徐州劉奉
世提舉西京崇福宮沂州居住其餘呂希純韓
原等二十七人各與宮觀隨州居住政和三年
九月除端明殿學士致仕

前資政殿學士致仕韓維落職特授左朝議大夫致
仕前以太子少師致仕
初紹聖元年六月三省言范純仁韓維朋附司
馬光變亂法度以快不逞之心內范純仁首建
棄地之議已特降授韓維致仕特置不問是年
四月勅資政殿大學士太子少師致仕韓維首
贊邪謀厚誣先烈落職降授左朝議大夫致仕
四年五月勅降授左朝議大夫致仕韓維以先
帝東宮舊臣任元豐末朝朋附司馬光最為盡
力比觀舊奏益見姦心密陳邪說則專達簾帷
曲致謝章則顯違君上遂責授崇信軍節度副
使依舊致仕均州居住其子韓宗儒等奏臣父
維元祐之初雖家朝廷擢用至論國事與司馬

光數有異同及奏論梁維簡遷授不當備位政
府纔及一年兩月蒙賜罷黜自後不復預朝廷
議論以致仕歸老臣父維見年八十一素多疾
病各願納在身官爵乞去不田里許之元符元年
五月上幸睿成宮詔韓維特復左朝議大夫致
仕維尋卒年八十二三年五月追復資政殿大
學士太子太傅崇寧元年正月勅韓維係神宗
潛邸人所復職名及贈官免追奪

甲申前太師致仕文彥博降授太子少保致仕落河東節
度帶內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
特降授太子少保致仕依前潞國公

初紹聖元年六月臣寮言彥博受國厚恩不思
報效詆毀政事怨疾先朝又言彥博背負國恩
伏請檢詳本末推考是非詔彥博年及耄期四
朝舊相先帝待遇恩禮至厚宜加潤畧以優老
臣特置不問四年二月三省言司馬光呂公著
倡爲姦謀詆毀先帝偶緣已死未正典刑至於
告老之人亦宜少示懲沮奉勑文彥博備公卿
於三朝更將相者四紀起於閭里退居之中付
以軍國平章之重以理財裕民之政爲暴刻箕
斂之科以經武斥地之勳爲寇擾草竊之計遂

自太師致仕落河東節度開府儀同三司太原
尹特降授太子少保致仕其子文當非緣彥博
致仕授五臺主簿可追奪閏二月勑彥博諸子
並令解官侍養四年五月丁巳降授太子少保
潞國公致仕文彥博卒上特輟朝一日後數日
樞密院奏事上顧曾布曰彥博已死布曰老而
不死終被譴命乃卽世上曰此人極不佳布曰
臣常以爲背負先帝莫如此人元祐中年已八
十一此時但能不來足以保富貴既不免來又
附會如此上曰非止附會語斥先朝甚不遜病

曰如悔過還生之類殆非臣子之所宜言元符
三年五月勑嗣位五月三下恩書放流竄逐係
踵生還尚念故老元臣嘗位丞弼或奪爵身後
或隕命貶中霈澤之行豈限存歿時彥博已卒
遂追復河東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太師開
府儀同三司太原尹潞國公崇寧元年正月復
追降太子太保餘如故政和四年四月御筆比
覽神考元豐中訓語及得故臣之子韓粹彥文
及甫所奏明其父功審問至和嘉祐援立定策
之勳彥博可除罪籍復舊官與所得恩澤仍與

付國史院記載其實以爲盡忠任職之勸可追
贈太子太保五月又追復太師五年七月彥博
之子維申以彥博嘉祐中定策之功與神宗褒
詔來上特賜謚恭烈六年正月上以文彥博被
遇四朝定儲首議其子維申可除直秘閣知陝
州八年正月改謚忠烈

故左僕射王珪追貶萬安軍司戶 故金紫光祿大夫贈太師四月丁未

附見

初上之嗣位邢恕蔡確自謂有定策功既而確
死貶所恕亦斥不用心恨之其後恕帥中山會

高遵裕子士京爲西京第七副將士京肅暱然一日置酒從容誘士京以官爵謂王珪爲相時欲立徐王遣其兄士充傳道語言於禁中士充時已亡怨因令王棫爲士京作奏上之珪由是得罪士京遂轉皇城副使而棫亦得供備庫使士京後亦恨章惇不　進用屢欲自陳其實元符末遵裕幼子高士育始上書明其事之非村丁

錄三省言元豐八年二月二十九日御史中丞黃履奏訪聞兩府大臣嘗議奏議皇子就傅建儲事王珪輒語李清臣云他自家事外廷不當預蔡確章惇聞之對衆窮其所立珪不得已方云上自有子珪惇乃宣言於衆其事遂定臣又聞王珪陰交高遵裕嘗招其子士充傳達語言陛下以槐位處珪凡十有六年今聖躬偶感微疾而珪已懷二心是年二月給事中葉祖洽論珪遲疑顧望乞正珪之罪詔珪遺表恩例並行追奪其子孫並遠監當差遣仍永不住近京路分所賜宅拘收入官曾布又嘗自叙云三省先論司馬光等陰謀廢立故不逾兩旬再行追貶相繼竄呂大防等於是又發揚王珪觀望以明

定策之功追貶王珪其意初不在蔡確特借此以感動上耳林希亦語布曰貶竄者未足道但設此言以離間宣仁使上於宣仁不能　無疑致其骨肉間有芥蔕此尤爲可憤長編

閏二月壬寅曾布知樞密院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遷太中大夫除

林希同知樞密院事自翰林學士知制誥遷太中大夫

章惇之初拜相也曾布在翰林章惇制詞極其稱美望惇用爲同執政惇忌之止拜　同知密院於是又遷布知樞密院樞密故事日得獨對惇疑布更引希同知樞密院使察之希尋爲布所誘亦背惇布與惇益不合卒傾惇奪其位長編

時章惇爲相斥逐元祐臣寮士心不附布說請辟致名士如陳瓘黃庭堅悉羅致之會哲宗升遐欽聖憲肅皇后召宰執問誰可當立布奏惟太后令惇由是得罪布遂繼惇爲相事略

紹聖三年正月先是上諭曾布三省欲降旨行北郊禮布曰陛下繼志述事此乃所以伸先帝之志獻天下之異議有識之士聞之必相與慶翌日同進呈布因言臣累奏云前日衆說不同臣嘗奏以爲廢先王之典禮屈先帝之正論徇流俗之

常情伸元祐之邪說惇曰此四句可謂盡矣四
年十一月曾布言敕牓中有幸時事中變之語
形怨亦以為緣此語引惹劉唐老等謗訕陛下
在上朝廷清明時事安得中變此非詔令之
語也希亦曰如紹聖之變元祐乃為變安得有
此上又曰只恐元祐人復用布曰陛下在上則
元祐之人安有復用之理元符二年十二月先
是上諭曾布曰環慶路經略安撫使知慶州高
遵惠再檢見元祐有疏論罷吏祿以為先帝法
度不問是非一切欲改此大臣有私意於其間

不可不察又規切太毋曰不可致怨天下此極
不可得布曰當時敢出此語誠衆人所難陛下
累欲召遵惠符爾尤不可不召未幾遵惠卒希
字子中福州人先是元祐中除希中書舍人為孫
升劉摯諸御史所論出知蘇州至是章惇入相
思其心於元祐故臣命詞掖當求以為元祐敵
者乃進希寶文閣直學士白亳社易知成都希
旣過闕惇首卜其所向果怨元祐者即白留希
為中書舍人遂就職十月中書舍人林希兼侍
讀初章惇請以林希除侍讀上不許惇力請之

以為希命詞宣力為多上雖黽勉從惇然殊不
樂錄丁未希又修神宗國史時方推明紹述盡黜
元祐群臣自呂大防劉摯蘇軾蘇轍等書命皆
希為之初章惇用事嘗曰元祐初司馬光作相
用蘇軾掌制所以能鼓動四方安得斯人而用
之或曰希可遂下遷中書舍人惇仍許以為同
執政一日希草制罷擲筆于地曰壞了名節矣
遷吏部尚書翰林學士拜同知樞密院事希怨
惇不引為同省執政遂背惇上又云林旦在元
祐中有詆毀先朝文字獨不曾行遣以希故也

布曰近日程頤編管恐以為謀出於希蓋恐本
頤門人忌其來因以傾之上曰此是衆論非獨
出於希然希亦曾云編管都不妨布曰臣在史
院見蔡卞云有文字擊鄧綰云綰事王安石互
薦其心病子雱舍居婿蔡卞卞失色云乃以此
見目此亦是及先朝事然其所陳乃與先帝所
批論事薦人不循分守之語無異但語侵卞大
惡卞亦不得不怒蔡氏兄弟與希相失亦以此
也蔡遊王珪門下又與章惇相得
丙日許將中書侍郎自守尚書左丞遷正議大夫除

蔡卞尚書左丞（自守中大夫守尚右丞除）
黃履尚書右丞（自試吏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將等既（拜內）見任執政官並依舊在職以待新命
上諭曾布及將卞曰此敘遷而已元祐以來須
三入劄子故事無此更不須再入布等皆奉詔
（長編）紹聖三年九月曾布因言蔡卞最陰巧而章
惇輕率以相媚悅故多為其所誤凡惇所主張
人物多出於卞至議論之際惇邈然如自己出
而卞噤不啓口此亦陛下所見也上笑曰多為
其所使十二月曾布又言章惇聰明臨事不敢

固執易以理屈許將心亦嚮正臣有見聞皆可
與之論辨唯卞陰險憸邪不易為善但知營私
立黨而已四年四月初太學博士林自用蔡卞
之意倡言於太學曰神考知王荊公不盡尚不
及滕文公之知孟子也士大夫皆駭其言於是
校書郎陳瓘謁章惇求外任因具以告惇惇大
怒召自面罵之章蔡由是不咸陳瓘為太學博
士薛昂林自之徒為正錄皆蔡卞之黨也競推
尊安石而擠元祐禁戒士人不得習元祐學術卞
方議毀通鑑板瓘聞之因策士題特引序文以

明神考有訓於是林自駭異而謂瓘曰此豈神
考親製耶瓘曰誰言其非也又曰神考少年之
文爾瓘曰聖人之學得於天性有始有卒豈有
少長之異乎林自辭屈愧歉遽以告卞乃密令
學中置版高閣不敢復議毀矣瓘又嘗為別試
主文林自復謂蔡卞曰聞陳瓘欲盡取史學而
黜通經之士意欲沮壞國是而動搖吾荊公之
學卞既積怒謀將因此害瓘而遂禁絕史學計
畫已定唯（候瓘）所取士來疵立說而行之瓘固
預料其如此乃於前五名悉取談經及純用王

氏之學者卞無以發然五名之下往往皆博洽
稽古之士也瓘嘗曰當時若無矯謫則勢必相
激史學往往遂廢矣故隨時所以救時不必取
快目前也（此條丁未錄陳瓘傳增入）九月御札權吏部尚書
兼侍讀邢恕為御史中丞章惇實啓上也恕嘗
謂惇有定策功惇每疑元祐人復用謀誅絕之知
恕肯任此事故不以序遷收蔡卞乞用安惇上
不許時惇與卞已不咸恕即上疏論朋黨欲
威福與奪皆自己出云云元符元年三月曾布
言蔡京與章惇相失亦因京卞有兄弟並進之

釁而惇昌言於人云自三代以来無此故事故
京深怨之二年二月曾布言章惇蔡卞施行元
祐人衆論皆謂過當然此豈爲詆訾先朝大抵
多報私怨耳惇卞初相得故惇於卞言無不聽
及與卞相失則卞多持其所短故惇畏之不敢
不從但陪笑而已衆莫不笑之今朝廷政事一
出於卞惇無敢違者上曰蔡京尤與惇不足布
曰惇於蔡氏兄弟無不畏者近頗欲屈意求和
於京而京不爲之屈衆尤哂之宰相每以義理
處事何畏之有惇短處多故不能彈壓衆人人

皆不畏之而未免畏人也五月曾布言大約今
日士人皆分隸惇卞門下奔競好進之士不趍
惇則趍卞然惇性踈率多爲卞所窺雖與卞相
失然極畏卞臣曾問惇諸處闕官不除人惇曰
纔除一人又云是元祐黨或有何罪惡以此不
能除得其意蓋指卞也然惇卞各有所偏故是
非無以相勝八月曾布因言近歲姦憸之立朝
者多以元豐之法爲不可攻一有議論及此則
指以爲異意欲以羅織善類又或挾此以遂其
私意近科詔下有司檢近例欲以國子監解額

許開封府舉人就試衆皆以爲未便獨蔡卞堅
執元豐七年先朝已罷不可改同列自章惇而
下論議數四終莫能奪惇歎曰此豈先帝所爲
此時正是卞及舒亶朱服輩力主此議耳聞者
莫不然之既而諫官鄒浩三章極論上亦以元
豐已罷拒之蓋先入之言也卞有此專政意甚
於前矣十月上又曰蔡京與卞果不相得布曰
此衆所共知方天若與京甚密而卞不甚與之
劉拯與卞甚密而京亦不喜拯此可見大略大
抵因娣姒不相能又爭入政府先後以此彌不

足上曰兄弟間乃如此惇卞面相毀訾甚峻惇
多以言語傷人布曰惇性暴率多輕發卞則陰
巧能窺伺其所短故卞多勝惇多屈必無所逃
聖鑒布曰卞與惇皆有黨而卞之黨爲多惇之
黨畏卞之黨盛故衆皆畏卞而惇亦畏之謂卞
爲不立黨尤不可也三年三月樞密院奏事曾
布獨留布因言陛下知章惇蔡卞近来相失每
更相猜貳議論之際互相覦望以至差除不能
僉諧往往列二三人取決聖斷上曰何爲若此
相失布曰大約皆謀身而已昔相朋比今相疑

忌莫非爲私計未嘗志於國事大抵積小事遂成釁隙而惇尤疑蔡京以其在經筵時時造膝陰有所中傷上曰惇深不樂京布曰京兄弟氣燄人無不畏之者惇以引蔡卞安師文爲京等所指目深恐中其幾間蔡京在經筵卞在政府兩人窺伺而交攻之惇不得不懼以此於議事但容默而已上曰京與惇何以相失布因言其故上曰惇性輕率布曰惇雖輕率議論亦多平直卞之巧難測願陛下更加審詳上微笑而已上又問兩人曲直如何布曰引常立鄭居中則曲在卞引劉正夫則曲在惇然卞之黨盛其盛氣　畏邪怨安惇輩皆重足一迹惇以此尤畏之也　初惇與卞相悅每事聽信凡所引上殿人多卞門下士外議極以爲不平上曰須是易卞於西府勿令預其事乃可布曰惇以先朝定策受遺陛下初親政事便擢作相然臣自初秉政即曾開陳以謂惇初相便逐彭汝礪用朱服蹇序辰以此失天下人心然皆爲卞所誤又卞之薦常立立蹤跡敗露如此陛下若早賜移易不唯有補政事亦可以保全章惇上深

欣納布因言常立事衆怒益深其後卞等果作訴理之事俛布而催訴理之　禍者七百餘人訖於布之家流離破散而卞等報復之意猶未快也丁未錄　稷字安中邵武軍人元符二年五月以進築西安城除通議大夫

元符元年戊寅　五年六月戊寅朔改元

四月壬辰林希罷同知樞密院事

希自紹聖四年閏二月除同知樞密院事至是年四月罷執政凡一年希與御史中丞邢恕同責希坐私積怨憤密較口語同互輕重志在中傷而恕陰懷怨惛揚言排擊妄意希進故並黜之或曰恕爲中丞惇實薦之希亦有力焉而希與惇異數毀短惇每上殿移時不下惇固疑之矣始惇置希西府蓋疑布間巳故使希察布而希卒爲布所誘遂叛惇惇乃因蘇駉事并逐希恕布雖數爲希解然訖不免御史蔡蹈凡四章論林希曰臣伏見希天資傾邪詭躁褊急競利爭進無大臣體諂事王珪最爲親密珪前後薦論凡累數十先帝知其姦邪終不信用先帝棄天下未久黨附韓縝浸有超擢縝出復事呂大防蘇

轍及交通梁燾傾心結納皆引布以自代知
潤州　日因籍河渠事劾大防等除天章閣待
制由此巧計得行遂積顯要以至今日三年十
一月右正言陳祐言竊聞資政殿學士通議大
夫知大名府林希以黨附權要託意詞命陷害
元祐臣僚呂大防等希天資險詖挾文章小技
以濟姦惡紹聖初除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府
過闕朝見留爲中書舍人衆謂下遷非希本意
而希志在附會得之欣然所草呂大防責詞皆
務求合章惇之意肆言醜詆至有老姦擅國之

語蘇轍嘉祐中廷試賢良仁祖嘉納而希言轍
對策之時已有異志文及甫造爲劉摯甘心快
意之事亦希有以啓之具載制詞可以考見小
臣乘時射利無復公心其後歲餘果躋樞要侍
御史中丞豐稷亦奏希助惇爲惡希在王言掩
上仁德政之明蔽未泰知人之鑑詔希降充端
明殿學士以太中大夫知揚州建中元年二月
右司諫陳祐言知揚州林希到任謝表猶復云
云乞正其罪時三省言希表文飾已過歸咎于
君當與一小郡遂詔希知舒州尋卒追贈資政

殿大學士諡曰文節
元符二年己卯
閏九月辛巳黃履罷尚書右丞自通議大夫授本官知亳州
履坐議論迂闊朋俗懷姦動搖國政命令已出
入有後言而有是責　鄒浩之竄新州履言浩
以陛下所自拔擢乎昔優獎之故遂敢犯逆鱗
而陛下遽斥之死地人臣孰敢爲陛下論得失
乎上愕然曰卿言甚有本末朕當徐思之履退
遂降責命履是日留身奏事有四劄子並御榻
上曾布再對上語笑如常晚歸西府聞履罷政

然未知其詳履亦未之知也履既貶上諭布曰
履有四劄子救鄒浩當時不言既已奉行乃如
此必爲人所使是年二月甲戌朔尚書右丞黃
履乞罷政上封還表章及宣押翌日曾布曰履
立朝不爲無補同列初以不曉事忽之既發明
惇放罪等事遂頗知敬畏上曰履忠實可謂
君子布曰陛下旌別人才如此乃士大夫之福
若履者眞善人君子也再遣使宣押履復位如
故至是始罷是歲三月先是曾旼剩負所蕭世
京在元祐中嘗上書言先朝青苗免役法便民

可以久行疏奏留中不報至是上出其疏乃權
爲吏部員外郎權提舉秦鳳路常平張行亦元祐
中奏疏乞復行免役凡四十餘章前已權使一
路至是又遷爲戶部員外郎初權禮部尚書蹇
序辰請將六曹諸司元豐八年以來應更改法
度言涉附會譏訕文書盡數檢閱隨事編類並
著所任官姓名具冊申納三省宣德郎李積中
請選官應先帝法度政事遭元祐紛毀者取會
其事因何人申請乞擬因何人勘當而罷各開
當職官姓名及謗訕之語若情不可恕即重加

貶責序辰及積中先有是言三省大行踰半年
矣蹇序辰既敗四年七月又復檢舉降詔申明
序辰之言如有盜匿棄毀增減隱落及漏泄者
罪賞並依編類章疏曾布爲三省意欲有所羅
織故也 長編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十一

宋太常博士徐自明著

徽宗元符三年 庚辰

二月庚申韓忠彥門下侍郎 自通議大夫守吏部尚書依前官除

黃[illegible]書左丞 自資政殿學士右通議大夫兼侍讀依前官除

忠彥門下侍郎制曰朕初繼序未堪多艱嘉與忠賢
圖政治納言之任允屬乎人 具官韓忠彥 篤實不欺莊
重有體偃藩于外想見儀刑天官召還未厭士論其
預大政入居東臺內外之舉寄于公巨細之務底于
法與奪失當弛張乖方不惟正之期底于理朕以望爾
爾其欽哉

履尚書右丞制曰朝廷之命下乎四方所以嚴法守
也四方之事上乎朝廷所以尊道揆也上揆下守庶
以乃修統於中臺維以二轄地峻任重厥選惟艱 具官
履 天資朴忠學術醇粹樂善惟恐弗及疾惡不爲已
甚 已來歸清議所屬朕欲敦流浮之俗振淹滯之
才於群枉之門關至公之路辨是非之實要利害之
原其還舊班朝夕啓迪罄乃嘉畫副此虛懷

徽宗自正月己卯即位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
事初上批付三省以尚書及從官闕令與樞密院

參議具前執政十人餘可充從官者二十人名
姓進入丁亥章惇曾布等以前執政及從官姓
名等面奏呂惠卿居首上遽指之曰且令在邊
次至韓忠彥上曰此當召又次至李清臣上問
臣以何事罷布曰以婦人狂言故罷政以不
進呈明氏狀故削職本無事次及黃履先是上
問輔臣黃履以何事出對以救鄒浩上曰浩以
何罪所言何事曰所論者止元符皇后事循上
頷之至是上曰三人皆可召次覆奏於簾前所
陳如上皇太后謂上所取捨皆合公議是月乙

未韓忠彥以資政殿學士知大名府除吏部尚
書李清臣以資政殿大學士知真定府除禮部
尚書黃履以右正議大夫知亳州除資政殿大
學士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惇嘗言執政有例
作經筵故履有是除上語輔臣以尚書從官闕
、曾布曰姓名已進入上曰只是韓忠彥李清
臣及黃履三人安燾不堪布因言前執政只三
人布又言陛下非除忠彥八人市彫印出賣謂
之快活差除以此觀之則士論與人情可見矣
上悅二月曾布以弟肇召還由謝因言陛下踐

阼之初號令政事無不深合人望及韓忠彥等
除命一出中外翕然稱誦聖德凡此等人皆久
當收召但以三省所不悅故未得召還若非陛
下特降詔旨令密院參議則忠彥等姓名亦無
由上達上問韓忠彥等布曰忠彥等皆神宗所
擢雖在元祐秉政未免隨衆變亂邊事然亦無
它上曰無事因言執政太闕人布曰陛下視在
廷之有可進擢者否捨三人誰過之者又皆已
試用之人必勝於輕進未用者上亦首肯 長編 給
事中劉拯言韓忠彥乃駙馬都尉嘉彥之兄元

祐中嘗除尚書右丞以致人言遂移樞密府今
乃除門下侍郎雖忠彥非他外戚比然不能使
他日不援以為例詔韓琦定策元勳忠彥純厚
舊德豈可以嘉彥之 故妨任勳賢宜依已得
指揮遂書讀行下忠彥及履初入對忠彥陳四
事以裨新政一廣仁恩二闢言路三去疑似四
謹用兵 同上 忠彥再入三月而四月拜相
四月甲辰韓忠彥右僕射 自門下侍郎授右正議大夫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制曰朕紹膺天位蒙賴母儀召自戚藩延入翼室遂
嗣服於大歷首圖任於舊人咨爾在廷明聽予告 具官

韓忠彥植性純懿秉德裕和粹矣老成之姿渾然大中
之度素出相門之胄蔚為勳閥之光朕末惟仁祖之
朝實繄先正之助建定大策書功宗彝惟爾克承厥
家世濟其美召由北道入總東臺謀謨彌嘉操守彌
固屬丕基之肇受眷右相之久虔敦時繹思訪予落
止將繼猷於泮渙以大濟於艱難其登右揆之崇遂
兼西省之峻惟帝眷予良弼惟天祚我有邦隆其文
階衍以封邑於戲夷狄以衰弱僅存之勢猶懷狡驁
之謀黎庶當安平無事之時尚有流亡之患罔虐內
以事外毋傷財而害民予欲綏定四方汝為予欲救

寧百姓汝翼予欲作功成之樂汝聽予欲制治定之
禮汝明汝言予從予違汝弼王政有闕以汝為補袞
之契俟民澤未加用汝為作霖之傳說尚奮庶於帝
載共寅亮於天工來孚于休同底于道
曾布嘗言於上曰陛下踐阼以來收用人才以
至號令政事深合人望然今日先務莫如言路
得人則耳目浸廣可以垂拱無為而治二年三
月上令曾布與忠彥擬同具可為臺諫姓名進
入遂以奉議郎權發遣洺州龔夬為殿中侍御
史承議郎集賢校理發遣衛州陳瓘為左正言
宣德郎添監袁州酒稅鄒浩為右正言用曾布
韓忠彥黃履所薦也布因言言路得人政事之
首中外莫不鼓舞皇太后諭忠彥等亦以夬瓘
浩差除為得人也上用忠彥言數下赦令蠲天
下逋負又還流人而甄敘之其嘗為御史諫官
忠直敢言若知名之士率見收用建言哲宗朝
位嘗詔天下實封言事獻言者以千百計章惇
為相乃置局編類摘取語言近似者以為謗訕
前日應詔者大抵得罪今陛下又詔中外直言
朝廷闕失若復編類之則敢言之士必懷疑懼

臣願陛下亟詔罷局盡裒編類文書納之禁中
詔取以入且面諭曰已焚之矣錄丁未
癸丑李清臣門下侍郎自左正議大夫禮部尚書除
制曰朕初嗣服未燭天下之重若涉淵水未知攸濟
嘗賴左右輔弼之臣交修不逮以共濟于艱難肆求
其人圖任惟舊具官李清臣身兼數器識造萬微養蓄賢
科亟階膴仕夙富高明之學發為經緯之文逮事元
豐擢躋右轄被遇紹聖進陟西臺蔚為社稷之臣式
展股肱之力肆予訪落思見其人召自帥垣典司宗
伯無私黨游談之助有大臣獨立之風簡于朕心登

貳左省夫惟時惟幾所以成天下之務惟和惟一所
以底烝民之生益懋猷為對茲眷倚往祗明命尚既
乃心
初清臣既不滑作和遂與左丞相章惇為敵惇
補外復奪職徽宗即位召拜門下侍郎章惇罷
相清臣奏論之遂貴徽官安置徽宗欲息朋黨
以大公示天下改元建中靖國清臣乃與同時
輔政者叶謀以輔上意盡還遷徙舊臣復其恩
數品秩事畧
同日蔣之奇同知樞密院事自翰林學士通議大夫知制誥除

制曰乾象三階中嚴紫極之輔國政二府右列鴻樞
之司雖文武之交修實彌綸之一德我圖舊德每在
禁林具官蔣之奇宇量粹冲才猷肅敏踐揚滋久風績著
聞被遇先朝辭榮法從核之以政事入司京劇出寄
邊瑣有肅清之譽考之以學術則進讀金華視草玉
堂有經緯之文屬于訪落之初眷爾謨明之舊乃從
西屏還直北門雖考僉言敢於朕志是用擢登右府
參預政機衍增食田併昭異數昔張子房輔漢而制
勝帷幄之內晏平仲相齊而折衝樽俎之間益懋遠
圖無俾專美戢兵不試四夷咸賓永孚于休以稱朕

意
五月乙酉蔡卞罷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知江寧府
制曰左右執政之臣朕所禮遇其有以疾来誌懇求
便安猶示固留章至輒却至于三四然後從之體貌
之優朕無憾矣具官蔡卞頃以文學被遇先帝擢自詞禁
與謀政幾歷年滋多宣力惟舊屬于訪落待爾弼諧
適以私言辭勤就佚情有可察誼所重違書殿崇儒
之班江國牧民之寄中外雖異任屬惟均服我異恩
毋輕報禮
卞自紹聖二年十月除尚書右丞四年閏二月

除尚書左丞是年五月罷執政凡六年初左正
言陳瓘欲上章擊卞先白上曰臣欲擊蔡卞然
未敢上曰何故瓘曰外議惧恐卞去則京進以
是未敢若用京則不若存卞也上搖首曰無此
意瓘乃上奏其奏曰神考之於王安石猶成湯
之於伊尹也自紹聖以来自任以安石之道而
願為天下學者之師者蔡卞一人而已矣痛斥
流俗堅主國是以不仕元祐為高節以不習詩
賦為賢士自謂身之出處可以追配安石云云
自是瓘與殿中侍御史龔夬交章攻卞且十數

瓘又奏曰臣嘗謂紹聖大臣負誣神考輕欺先
帝皆託於繼述之説而倡此説者尚書左丞蔡
卞也傳會經義變亂名實以繼述神考爲名以
纂紹安石爲主宣仁聖烈皇后有大功德于天
下哲宗嘗語近臣曰宣仁婦人之堯舜也崇報
之心豈有極乎然以失職之臣不加將順凡元
祐之所行必掃蕩而後已則宣仁所厚如瓘輩
者安得而不廢乎奉行其事雖在惇等尋考根
源則深嫉元祐本出於卞及其末流勢自如此
臣切惟痛斥流俗而至於誅絶言路深嫉元祐

而至於譏毀宣仁卞倡此説立爲國是脅持上
下逆天違人於是上諭輔臣令卞自圖去就卞
三上表遂有是命卞既補外心怏怏有恚憤語
復爲陳瓘所論遂以大中大夫守少府少監分
司南京太平州居住而侍御史陳次升右正言
張庭堅尚交疏攻之不已遂降授中大夫移池
州居住初曾布韓忠彥黄履爲龔夬陳瓘鄒浩
爲臺諫布因言路得人中外莫不鼓舞惟章
惇蔡卞不樂爾上曰卞今日殊無人色布曰卞
無他但見好人不附己者便深惡之上曰所謂

妬賢嫉能也上又言安惇上殿欲率臺中擊章
惇且云俟祔廟後朕荅云當擊何嬰之有亦白
太后以先逐蔡卞之議太后深然之先是一日
上諭曾布蔣之奇曰臺諫攻蔡卞已十餘章如
何得卞知令自圖去就皆莫敢對上曰只説與
章惇則卞自知矣退以白惇惇乃召起居郎吳
伯舉往諭之卞遂草表乞宮觀初賜詔不允卞
尋入第二章許之九月甲申知江寧蔡卞落職
提舉洞霄宮龔夬言蔡京與卞表裏相濟天下
共知其惡播於民謠云二蔡二惇必定滅門籍

沒家財禁錮子孫又云大惇小惇入地無門大
蔡小蔡還他命債伏望加採訪以辨忠邪明年
又以少府監分司南京云
九月辛未章惇罷左僕射依前特進知越州
制曰奉先者事亡如存追遠者送終爲大朕祇若先
后率循舊章考卜因山之陵夙命秉鈞之使慮愆有
素職望弗虔具官章惇早以時望揚
于庶工出逢聖作之時參陪國是之論比以宰衡之
任總護容車之行稽留半塗暴露通夕惟爾不任慨
然永懷累上封章自陳誠懇乞還相印出守州符深

務矜容俯從勤請於戚君臣之分禮欲曲全朝野之
言咎將誰執往祗成命服我寬恩
惇自紹聖元年四月拜相至是年九月罷相哲
宗六年相徽宗纔九月初哲宗升遐皇太后召
南府泣諭之曰邦國不幸大行皇帝無子諸王
誰當立者惇厲聲曰在禮律當立同母弟皇太
后曰當立端王神宗皇帝諸子申王雖長緣有
目疾次即端王當立皇太后又曰神宗嘗有聖
語曰端王有福壽又仁孝不同諸王於是惇不
得已承命皇太后遣中使召端王王乃即皇帝
位以惇為大行皇帝山陵使惇乘求去上不許
左正言陳瓘以為不許非也上既諫又連章疏
惇罪惡其奏曰按惇獨宰政柄首尾七年隨其
喜怒恣作威福助尊私史則至於薄神考矜伐
己功則至于累宣仁樂於用兵大開邊隙陝西
之民愁矣而進築不已內府之財竭矣而輦運
不休斥公論為流俗以獻忠為誹謗殺張天悅
之徒以箝衆口廣鄒浩之獄以絕言路天下震
駭人多自危雖陰謀密計發於蔡卞而力行果
斷惇實主之然則卞為謀主惇乃罪魁理不可

赦又死哲宗本意不為己甚故惇之所謀多不
見從乃者宣翻之說究治之事喧播中外上干
宣仁高氏一門幾不獲免主張保全力沮其說
者以哲宗本意不為己甚故也元祐大臣初議
誅滅及其流竄尚欲勦除然而臣下之議竟不
得行梅嶺以南猶有全活而北歸者以哲宗本
意不為己甚故也今事出哲宗者則託於密贊
而掠為己功己之所行則託於京命而歸之先
烈所可痛心既而行大舉至成臯陷于泥濘踰宿
而行瓘復奏之詔落惇左僕射知越州以惇為
從靈駕不職故也惇之制翰林學士承旨蔡京
之詞也有參陪國是之論之語陳瓘益不平并
論之其奏曰京與章惇初無異意右蔡卞為執
政而京有觖望於是與惇睽矣自林希為執政
而京始大怨於是與惇絕矣睽絕之後京豈以
惇之所行為是乎今於麻制之文特申國是之
說京之設詞豈特為惇而已哉假託制書之言
含藏自便之計以己好惡逆于天下巍巍乎蔡
氏之門國是之所從出也敢有以為非者則禍
必及矣此京所以申明國是之本意也後瓘攻

京不已京亦竟補永興云錄丁未初元符三年正
月章惇對皇太后曰神宗留意政事更張法度
爲萬世之利蔡卞曰臣等皆神宗拔擢惟謹守
神宗法度所以報德皇太后必盡知神宗政事
本末惇又曰神宗政事如此中間遭變亂可爲
切齒太后亦歎息曾布白上曰陛下踐阼之初
中外觀望凡號令政事進退人材不可不審及
至簾前又以此奏章惇曰弟恐有人援引詆毁
先帝之人望皇太后主張照察二月昨令陝西
河東依熙河既成支錢作木陸遣爲蕃漢陣亡

人其元祐減錢指揮勿行從三省密院請也章
惇蔡京因言司馬光聚集不樂神宗之人毁壞
法度此事僅存其他廢壞者不一皇太后曰神
宗政事豈可專欲毁廢三月曾布至簾前因言
朝廷之上惟是邪正是非分明則君子小人各
得其所太后咨嗟久之曰惇等誤先帝處多布
曰只如言宣仁及大臣有傾摇廢立之意以激
怒先帝恐無以取證遂云神宗非宣仁所生太
后曰如此教先帝怎生不惡布曰先帝所以切
齒元祐之人正爲此爾此事莫如皇太后知其

虚實太后曰無此事七月御史中丞豐稷等言
神宗爲法於天下新於熙寧成於元豐元祐上
封事者言法度於民不便因而更張之刪修法
度務從民便所以垂簾九年朝廷無事夷夏乂
安哲宗親政召章惇爲宰相用群小合姦謀害
元祐忠賢司馬光呂公著等變亂神宗法度謂
之不忠不能紹述謂之不孝以此激怒先朝惇
以光等變亂神考法度不足爲深罪又編類臣
寮章疏擇其切直不諱之言與夫陳亂世以諷
今者謂之指斥惇又以章疏語言不足爲大惡

又持文及甫邢恕之私言輒誣光等謀廢立爲
不軌無狀可案無迹可尋無證佐可明惇一切
以意爲之按惇當國七年竊持威柄禍福天下
勇於害賢敢於殺人臨大變計大事巳藏陰謀
發爲異議陛下尚優容之乎侍御史龔夬言惇
昨在元祐間廢棄不用及紹聖初擢任元輔乃
陰懷私忿專報仇怨及其甚也誣人以悖逆之
罪俾其朽骨銜冤於地下子孫禁錮於炎荒天
下忠臣誼士憤悶而不敢言曾布曰惇下誤朝
廷擧措非一如聚竄元祐人過當雖以詆訾政

事爲言其實多報私怨以致王珪於定策之際
云上自有子無不正之語但以遲疑爲懷異意
自宰相師臣降爲司戶參軍豈不太過曾布因
言青唐之事全是章惇力主此議至今狼狽了
當不得及瞎征隴拶出降王贍入據青唐惇更
不與三省密院議即具劄子乞率百官稱賀御
批依奏遂建鄯湟州哲宗亦深以此衆爲悔徽
宗嘗與曾布言狂婦罵惇曰爾是宰相莫是司
馬相公否哲宗皇帝大行輦至鞏縣陷泥淖中
不能出次日方至幄殿陳瓘言乞依唐李珏故

事先次行遣山陵使章惇其略曰今惇等遇雨
四散曾無令狐楚奉駕之心陷淖不前尚稽李珏
之罰九月甲子朔左僕射章惇上表乞罷政詔
荅不允遣中使押入又徑出曾布曰唐李珏事
政與惇相類初罷爲太常卿再貶浙西及昭州
上曰然又曰朕不欲用定策事貶惇但以爲從
靈駕不職坐之韓忠彥曰例當放辭謝上曰不
必爾令庭下辭謝而去可也忠彥曰宰相罷例
張盖繫笏頭帶禁中擊梃子若只令庭下辭謝
其辱甚矣左司諫陳瓘言按惇初倡異議欲搖

大策久稽天討公論沸騰臣亦屢以爲言俯陛
下謂臣曰惇負哲宗其罪固多朕之初政方以
百姓爲心豈欲以已事責人乎今惇奉使無狀
但奪相印安可已乎長編九月新知越州章惇責
授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
制曰依勢作威法所不赦懷諼迷國罪何可逃用爲
去惡之刑以謹爲臣之戒具官章惇處心忮忍賦性陰邪
凡陳開導之言無非殺伐之事陰挾仇怨妄肆中傷
或稱謀危上躬或託謗訕宗廟擯除禁近視若孤豚
排斥搢紳棄如斷梗投之荒裔肯使生還殺戮無辜

道路以目乖氣致異連年靡寧自古姦臣未有爾比
初惇既罷相以本官知越州而右司諫陳瓘論
其責輕攻之不已門下侍郎李清臣亦抗章論
之遂有是命清臣之奏曰章惇爲相朝廷屬以
政事爲之不置次輔而惇不念體國其所以開
導上聽者莫非忮忍殺伐之事以已之平日仇
怨或託謗訕宗廟或稱謀危上躬竄逐遠方投
之死地故貶人并骨肉死者不得歸葬存者悉
爲囚徒又因編類章疏看詳訴理受禍者一千
餘家自古姦臣少惇比者今既罷去尚以特進

守藩人心鬱抑盍加誅殛以慰民望惇遂責散
官安置（鄂署）責詞中書舍人徐勣所作　建中靖
國元年二月詔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章
惇責授雷州司戶參軍員外置
惇貶雷州司戶制曰宰輔之政當以安社稷爲心屬
時艱難而包藏姦謀規撓大計公肆横議無所忌憚
兇愚殄行作孽自己雖務矜貸義何可容（責授武昌軍節度副
使潭州安置章惇）天資險詖果於凶德紹聖之初擢登宰席
不能以義自克酬稱恩遇依勢作威竊弄權柄擠佗
報德瀆亂典刑人神怨恫達于夷裔方先帝奄棄天

下中外震驚迺復於定策之際陰懷異志獨倡姦言
頼　母后聖明睿意先定克正名分神器有歸肆
朕纂服之初言章沓至含容掩覆抑而不揚輿論沸
騰費封継上負以彰善癉惡出於公義上承天心非
朕可私處以常刑宜在顯戮投寘南嶠寔爲寬恩
先是左正言任伯雨歷疏惇罪惡幷及蔡卞共
奏曰切以惇卞姦凶前古未有公然誣罔欲追
廢宣仁聖烈皇后又因哲宗之疑使非辜廢元
祐皇后夫以太皇太后及皇后可廢則何所不
至犯上不道死有餘責又更誣告元祐大臣幷
編排看詳理訴塗炭衣冠毒流天下死黨五人
共成其事迷誤哲宗枉受惡名今若不正惇卞
等罪名無以明哲宗之心雪哲宗之謗並下謀
之惇行之蔡卞之惡有過章惇至紹聖初蔡卞
還朝以爲宣仁有廢立之意乞追廢爲庶人哲
宗新政六年未嘗有他過失獨此數事結怨天
下皆卞爲之今若不正典刑使哲宗有欲黜太
后之謗廢皇后之惡殺直言之耻編管諫官之
失投殛忠良之譏皆卞謀之惇行之至是二省
進呈遂有是命先是紹聖末安惇爲中書舍人

建議與蹇序辰編排元祐臣寮章疏一時搢紳
罹其禍者千餘人元符初惇爲御史中丞又請
看詳訴理詔惇與序辰看詳內元狀陳衍及訴
理所看詳語言於先朝不順者具名以聞於是
罹其禍者又七百餘人蔡渭又援證文及甫書
欲以族誅劉摯梁燾等左正言陳瓘嘗奏論之
安惇蹇序辰文及甫蔡渭並追貶皆章惇蔡卞
初實相與成之故伯雨以爲言曾布進曰惇罪
狀不可不明又不可指名乞召中書舍人上官
均至政事堂命以草詞之意務令徵而顯恐蔡

耶不安從之伯雨又言臣又風聞虜使言虜主去年喫食以聞中國貶黜章惇虜主不覺放筯跳起曰甚好甚好南朝錯用此人虜使又曰何故如此行遣以此觀之惇之姦凶不獨孟子所謂國人皆曰可殺雖四海九州夷狄蠻貊莫不以為可殺也至是三省取旨上亦諭三省曰當日簾前厲聲橫議太母以理折之云云范純禮進曰惇如聖諭不為過詞色甚厲布曰如此即須過海上大笑曰只教這下遂以雷州司戶處之先是中書舍人曾肇勸上求言三月辛卯遂

下求直言之詔於是李深上疏極論章惇姦邪顧暴其惡而流竄之未幾惇罷相出知越州未至責授武昌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再貶雷州司戶參軍百姓歌之曰大惇小惇入地無門小惇謂安惇其為人所嫉如此崇寧初黨禍再作三省檢會嘗言元符后事者悉加竄逐而深於此疏有章惇內謀廢置固結陰助之語詔深除名勒停送復州編管同貶者鄒浩任伯雨陳瓘龔夬等合十有三人云丁未錄

崇寧四年十一月舒州團練副使湖州居住章惇卒夫人張氏甚賢惇在蘇州時將赴召會夫人病且死謂惇曰公行作相唯不可報怨惇既拜相薦蔡卞為右丞林希為中書舍人張商英為諫官蔡卞為王荊公復讎又以元祐中除知廣州為罪已於死地林希在元祐間以修撰出知蘇州不除待制張商英在元祐初為開封府推官欲作言官簡蘇內翰子瞻云老僧欲住烏寺呵佛罵祖一巡如何偶館職孫朴過子瞻竊得其簡示呂申公之子希純白申公申公不悅出商英為河東路提刑三人皆怨元祐宰輔者故惇為蔡卞所劫太

肆羅織竄逐元祐諸公過嶺過海張商英力詆元祐諸公尤詆申公及文靖公林希行元祐諸公謫詞遂至毀罵其追貶司馬溫公制曰元祐之初老姦擅國者蓋以誣宣仁后也惇本出文潞公門下卞劫之貶潞公呂相微仲與惇為甥舅卞劫之貶微仲惇與蘇子瞻故相善卞劫之貶子瞻如誣謗宣仁與廢立皇后皆得罪天下後世者惇至遷謫方悔用卞亦無及矣惇追貶司馬溫公為崖州司戶呂申公為昌化軍司戶王珪為崖州司戶皆誣罔惇後於欽聖后簾前

論立上皇實有異意亦貶審外司戶以死蓋天
之道也惇既作相腎張夫人小祥謂太學博士
陳瑩中曰悼亡不堪柰何瑩中曰與其悲傷無
益曷若念臨終之言蓋譏其報怨也瑩中本用
惇薦自此疎之惇之議論不與時輩同雖爲王
荊公門下士見蔡卞以荊公爲聖人乃曰某不
敢以王介甫作聖人元祐司馬溫公秉政惇猶
在二府溫公復差役舊法於天下限五日施行
雖范丞相韓少師蘇端明亦與公論不同蔡確
在相位不出一言蔡京知開封府用五日內行

差役於諸邑惇言如保甲保馬一日不罷有一
日害若役法則熙寧初以遽改免役後行弊今
改差役當議論盡善然後施行遽改恐後亦有
弊議者以惇言爲有理惇聰明過人若不用蔡
卞等小人不誣罔宣仁不廢立皇后不與元祐
黨後不起兵禍亦有可稱者矣王荊公既行新
法凡有德行老成之人皆指爲流俗下才專用
呂惠卿曾布及惇三人布爲翰林學士三司使
與荊公論市易不合出之惠卿爲參知政事荊
公罷相發荊公無使上知私書荊公復相絕之

惟惇不肯背荊公爲三司使參知政事門下侍
郎以至拜相惇與惠卿外相善呼之爲兄心實
忌之故惇作相惠卿不得入朝帥延安累年止
於建節也初神宗用王荊公之言始有熙河之
役蓋師行十餘年不息追闢求樂之失神宗當
宁慟哭大臣不敢仰視自此思呂申公之言乃
獻用兵而帝亦因此感疾故元祐宰輔推本聖
意不貪邊功專務懷柔夷狄西夏請故地以環
慶延安府非要害城寨還之至惇作相以爲棄
國棄地罪其帥臣諸路皆進築新寨收復故地

邊事復興關中之民大困上皇登極初棄湟鄯
等州曾布蔡京爲相復取之貶熙河帥臣前日
議棄者樞密安公燾主棄河外地亦貶蔡京又
取東西川夔峽唐之地故三路之民亦困蔡京
王黼又結女真以攻遼卒致天下大亂推其禍
端自王安石與章惇始以此爲罪其大者悲夫
用兵之禍可勝諱哉大觀四年六月追復通議
大夫申國公章惇追復特進子孫並依例與差
遣紹興中太上皇帝因覽見任伯雨前章且言惇
卞所以誣詆宣仁狀於是追貶惇爲昭化軍節

度副使卞為單州團練副使
十月丁酉韓忠彥左僕射(自尚書右僕射除特進封儀國公)
壬寅曾布右僕射(自知樞密院事授右銀青光祿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忠彥左僕射制曰朕仰惟前代訓廸厥猷敷求哲人
考慎其相疇若予采是資世德之良歷省乃成俾陟
冢司之任咨爾有衆明聽朕言(具官韓忠彥)敏識造微令
猷經遠智足以任四海之重才足以應萬事之機屬
予訪落之初擢總代工之右百辟承式萬邦作孚旌
其世庸進是位序正名左揆分侍東臺增衍爰田陪
敦真賦於戲在昔大有為之主必有不二心之臣用
保斯民以登乃辟予帥正則孰敢正民罔中而惟爾
之中其允廸於前人以有聞於來世
布右僕射制曰左右置相以總吾喉舌之司東西分
臺以幹我鈞衡之任居中如鼎足之峙承上若台符
之聯相須而成闕一不可迺登次輔以告大庭(具官曾布)
敏識造微藴文貫道器周小大之用智適古今之宜
被神考特達之知亟躋禁從膺先朝倚注之重久執
事樞能悉心公家宣力夙夜忠以廸上謂不辭難處
勤百為壯老一節肆朕纂臨之始大嘉翼戴之勞參
稽師言圖任舊德文昌端揆之列紫微陪侍之班令

兹寵名作我近弼仍遷階秩增衍戶封於戲朕有休
息百姓之心汝則觀文而匿武朕有總覈庶工之志
汝則勝實而去華以至甄序材良敦奬正直澄清風
俗振肅紀綱使萬物各得其平無一夫或失其所汝
之職也尚往欽哉
時中使召蔡京鏁院拜韓忠彥左僕射京欲探
刺徽宗之意徐奏請曰麻詞未審合作專任一
相或作分命兩相之意徽宗曰專任一相翌日
京出宣言曰予宜不復相矣已而復召曾肇草
制布拜右僕射制曰東西分臺左右建輔盖有
為云(事略)忠彥既為左相柔懦天下事多決於布
議以元祐紹聖均為有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
朋黨明年改元建中靖國邪正雜用忠彥遂罷
去布獨當國漸進紹述之說明年又改元崇寧
十一月先是左正言任伯雨言肇親兄布
見任右僕射一居宰輔鈞衡之任一處禁密論
思之地人情豈無嫌畏陳次升亦言伏見右僕
射曾布頃居樞府阿順宰臣進用匪人大開邊
隙費財用如糞壤輕人命如草芥今獨歸罪章
惇未知布之所職何事進拔親故羅列京局以

為耳目任用門人蹇序之學諫以為腹心不以人
材為國用惟以爵賞為私恩況布之登用方且
彌月凶燄氣燄薰炙中外若更遷延日久根蔕
基固必貽國患又言曾布近薦引門人王覿為
中丞賈易為右諫議大夫若陰相結納肆為朋
黨陛下孤立誰與為助若有不公誰敢擬議

十一月戊寅安燾知樞密院事自觀文殿學士左正議大夫提舉中太一宮兼集禧觀公事兼侍讀除

制曰朕祗紹天明率時紹考人惟求舊政貴有常蓋與
刑不若老成而高才必有厚德與之圖事揆策庶務

叶謀計安邦鈞樞輔弼之臣皆帷幄股肱之寄虛而
不補非賢罔居具官安燾惇大而有容直方而不撓識足
以任天下之重氣足以潛君子之剛權曰　裕陵
進陪機筦安知先帝復贊寶司獨立而無朋援決而
正議挺特有不奪之志逡巡多易退之風歲寒松栢
之後燭鑑明塵垢之不止累年去國注想儀刑俾領
貞祠入侍經幄逮茲熙兆允協師虞其還近班復冠
西府惟正人之用捨繫國步之汙隆朕方居安而慮
危爾其以靜而制動俾威靈憺乎殊俗而帝命式于
九圍求肩一心同底于道

上初即位批付三省以尚書及從官闕令具
姓名進入章惇曾布等以前執政及從官姓名
等面奏布指安燾曰陛下知此人否元豐末舊
人皆去唯燾至元祐四年丁憂乃罷上頷之及
姓名已進入上曰只是韓忠彥李清臣及黃履
三人安燾不堪布因言前執政只三人至是始除知樞密院事

庚辰黃履罷尚書左丞除資政殿大學士依前左正議大夫充提舉中太乙宮兼集禧觀公事

履自元符三年正月除尚書左丞是年十一月
罷在執政僅一年尋卒履始以文學進初附蔡
確謀定策事後附章惇排擊元祐之臣時議嫉
之後以復后事追貶郴州團練副使事略

辛卯范純禮守尚書右丞自禮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制曰朕纂服之初求惟繼志之艱虛心揆道考慎輔
弼之臣左右予翼一德協心以底于治夙夜以思乃
得良佐具官范純禮器識宏深世服忠義學通體要能蹈其
所知端靜寡欲不移於寵利薦更要劇蔚有休望揆
諸師言敵以朕志進丞中臺翊亮庶政夫惟忠可以
革朋比之枉惟明可以審是非之辨惟剛可以濟機
務之要尚攄乃志以紹前人之休往其欽哉無替朕

命
純禮字彝叟文正公仲淹之子
建中靖國元年辛巳
正月癸亥前宰相觀文殿學士中太乙宮使范純仁
卒
先是純仁以論救呂大防責守隨州至隨以失
明上章請老章上章惇令邸吏不得進再貶武
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命下之日純仁欣然
而往每諸子怨章純仁必怒止之江行赴貶舟
覆扶純仁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
哉至永州純仁之諸子聞少師韓維謫均州其
子告惇以少師執政日與司馬光議論多不合
得免行欲以純仁與司馬光議役法不同爲言
求歸白純仁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
列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不可也
有愧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諸子即止上初即
位欽聖太皇后同聽政純仁自永州先以朝議
大夫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盡二聖欲用
純仁矣遣中使蔡克明至永州賜茶藥宣諭曰
皇帝與皇太后甚知相公在先朝言事忠直今

虛位以待相公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治只
爲左右有不是當人阻隔相公純仁頓首謝又
曰太后問相公官家即位行事如何天下人何
說純仁曰老臣與遠方之人惟知鼓舞聖德又
曰天下有不便事但奏來純仁曰敢不奉詔又
曰離闕下日二聖再三言太后在宮中皇帝在
藩邸甚知相公是直臣純仁感泣不已俄進右
正議大夫提舉嵩山崇福宮許歸潁昌府至是
還次南京復觀文殿大學士爲中太乙宮使時
元符三年七月辛未也又賜詔書召純仁赴闕
供職純仁已病捧詔泣曰上果用我矣目明全
失風痺不隨恩重命輕死有餘責即馳表謝上
行次雍丘上又遣中使賜銀合茶藥趣純仁入
覲仍宣諭渴見之意純仁辭以久抱羸疾不可
勉強中使曰聖上甚欲一見相公亦自有優待
老臣禮數公遂上章力辭乞賜骸骨歸田里又
遣中使賜銀絹各五百以繼道路之費又遣國
醫診視仍戒諭俟純仁疾愈乃得歸純仁上章
謝上以純仁堅乞歸潁川養疾不得已許之上
每對輔臣宣諭曰范純仁得一識其面足矣純

仁歸詔數問起居安否狀上批其奏曰卿有忠
言嘉謀宜時有陳奏以副朕眷待耆德求治之
意純仁表謝疾益甚請老詔不許比詔至純仁
逝矣先是純仁疾革精識不亂戒諸子曰國恩
至重殊乏補報吾歿之後葬當從約不可妄以
私事干朝廷又口占遺表凡八事命門生李之
儀次第之其表曰伏望陛下深絶朋黨之論詳
察邪正之歸披抉幽隱以盡人材屏斥奇巧以
厚風俗愛惜生靈而無輕議邊事包容狂直而
無易逐言官若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

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陵實謂之當
然以至未究流人之往往悉以聖恩而特叙尚
使存沒猶汙瑕疵表聞上與太皇太后震悼賻
白金三千兩仍宣諭慰撫諸孤遵守治命一切
不敢干所但上表稱謝而已遺表言宣仁之誣
謗未明蓋純仁思所以報宣仁后之託也諸子
以其所言俱朝廷大事且防後患以純仁口占
畫一緘中賴昌府用府印寄軍資庫純仁將歿
李之儀作行狀且論平生立朝行己之大節蔡
京用事小人附會言純仁之子正平等撰造中

使至永州傳宣聖語以爲遺表非純仁意也正
平與李之儀皆下御史獄捶楚甚苦其後所驗
皆實獄遂解正平之儀猶各編管正平之家死
於嶺外者十餘人獨正平遇赦得歸不出仕終
身爲選人初純仁既卒有司考行謚之曰忠宣
鄧忠臣覆議是之崇寧初黨禍既作乃追純仁
謚告其元定覆議官各罰銅十斤及正平得罪
議者并論鄧忠臣可黜忠臣由是罷知汝州純
仁性夷寬嘗曰吾平生好學得之忠恕而已自
爲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俸賜悉以廣義莊前

後任子恩多先疏族沒之日幼子五孫皆未官
曾肇嘗曰使純仁之言行於熙寧元豐時後必
無紛更盡用於元祐中必無紹聖大臣讎復之
禍云錄〔宋王稱曰純仁忠厚仁恕不激不撓人
莫能窺其際而其愛君憂國之心凜然有仲淹
之風噫使熙寧用其言則元祐無改更之患元
祐用其說則紹聖無黨錮之禍矣
六月戊午范純禮罷尚書右丞自中大夫罷依前官知潁昌府
制曰朕簡拔俊良擢居丞弼與之協圖機政而鎮撫
或虧或忘儆謹遂致人言考事探情初辭繆誤承流

宣澤盖致兇慈（具官范純禮）世濟忠嘉天資簡厚似續榮
問延登近司佇告遠猷共熙庶績而乃失致思於出
詣自程奏以引愆罷居綱轄之嚴往服藩維之寄念
紹先正翊戴我家廣士衆民亦足觀政
純禮自元符三年十三月除尚書右丞至是年
六月罷執政踰半年因言章論列遂上章乞罷
故有是命崇寧元年十二月降授朝請大夫試
秘書少監分司南京徐州居住五年八月左朝
議大夫提舉南京鴻慶宮范純禮卒
七月丙寅安燾罷知樞密院事（自左正議大夫罷授觀文殿學士依前作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

制曰入秉樞庭之重出司留鑰之嚴朕所褒優罔間
內外（具官安燾）以深忠直道受知于裕陵以厚德豐功被
遇于哲廟周旋二府儀表四方逮予躬政之初起自
復常之後還居宥密正賴謀謨而乃亟上封章力陳
病瘁既悃誠之莫奪在勞逸以宜均加秘殿之隆名
進文階之峻秩往臨舊治式便爾私書不云乎雖爾
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尚體茲意勿忘告猷
燾凡三執政八月而罷其將請去也燾奏曰自
紹聖元符以來用事之臣但持紹述之虛名以

誑惑君父上則欲固寵位以快恩讎下則欲希
進用而肆朋附并為一談牢不可破自為謀則
善矣然未嘗以毫髮為朝廷計者也坐棄湟州
降端明殿學士再責寧國軍節度副使漢陽軍
安置既而復湟州降郴州團練副使後復太中
大夫卒年七十五燾卒後五年始盡復故官云
云事略
丁亥蔣之奇知樞密院事（自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
陸佃尚書右丞（自試吏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佃尚書右丞制曰二三執政之臣所以委聽共圖幾

務者也休戚所繫夷夏同之苟非其人曷敢輕用（具官陸佃）蚤繇道學被遇神宗擢寘從班休有善與雖數更
於事變益足信其誠心逮予纘服之初入冠列卿之
重而能銓衡弗紊獻納居多眷惟右轄之求式副登
庸之意仍遷峻秩併示殊恩噫朕方建用皇極而世
或執偏以自是朕方懋昭大德而世或懷利以相傾
推原厥由宜必有在爾既見而知之矣勉思所以同
寅協恭救此之弊者毋使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
野尊美于前載
同日章楶同知樞密院事（自端明殿學士通議大夫提舉中太乙宮兼集禧觀）

事除
制曰朕惟天下治安之本實在二府故文武雖若異
任而眷注未嘗不均必求其人以贊樞極具官某受知
哲廟擢付股肱既生致於酋豪且廣恢於境土屢形
捷奏數被褒嘉眷宥密之須才越班聯而登用敉
朕志寵示殊恩惟不忍肝腦之塗郊原故能愛重人
命惟備見飛輓之耗帑庾故能愼惜邦財事征繕須
爾知之矣勉思所以善其後者以副朕濟民仁壽之
意
十月乙未李清臣罷門下侍郎自右光祿大夫依前官資政殿學士知大

名府兼北京留守
制曰朕纂承大業屬濟艱難圖惟舊人作我輔弼孜
孜夙夜惟二三執政是賴庶幾相與有爲發明朕心
以昭前人之功具官李清臣頃在元豐嘗參貳政聰敏明
達夙爲神考知遇肆朕初服亟命召還旋陟東臺共
圖機務方期報稱遽請閑官顧惟股肱之臣朕所禮
貌弗違爾志特厚寵光錫資殿之崇名爲北門之巨
屏毋分內外勉靖兵民服我休恩尚收來效
清臣自元符二年四月除門下侍郎是年十月罷
執政踰一年清臣與時論浸不合移疾甚懇故

有是命崇寧元年正月己卯資政殿大學士右
光祿大夫李清臣卒晁補之狀其行卒時年七
十一贈金紫光祿大夫閏六月壬午李清臣追
貶武安軍節度副使先是元符中李清臣爲門
下侍郎嘗上疏力數章惇罪至是有詔謂臣寮
所論章惇多誣設無實狀三省乃檢會論惇之
疏進呈遂有是命言者又以清臣與韓忠彥黃
履執政日請復元祐皇后義非所安再貶雷州
司戶參軍王稱曰人臣以公正爲忠朝廷以安
靜爲福紹聖之初清臣復被任用不以公正事

上而乃謀取宰相首以紹述激怒上意自是朋
黨之論起而士大夫蒙其患矯誣之說行而聖后
召其謗朝廷不復安靜而清臣亦不得相矣
十一月丙子陸佃尚書左丞自中大夫守尚書右丞除
溫益尚書右丞自朝請郎試吏部尚書兼侍讀遷中大夫除
制曰朕惟繼志守成任大責重夙夜祗愼務求一德
一心之人相與輔佐庶幾協濟有爲同底于道具官溫益
素守忠亮秉志明達謀謨則不失正議論則無隱情
事朕潛邸熟觀所爲擢置經帷沃聞讜言式當京尹
之繁仍處天官之長總覈吏治譽望日休進登右轄

之崇允協在廷之論眷惟宿德舊人實朕股肱心膂
宜悉聰明之慮往裨政務之機一正是非毋牽毀譽

益字禹弼泉州人

崇寧元年壬午

五正月庚申韓忠彦罷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

制曰入則經體贊元允釐庶績出則承流宣化以迨外膚若時元臣往殿近服用敢告於多士其孚命於大廷具官韓忠彦躬受美材世載令問被遇神考冠于儀曹受知太陵長茲樞府爰始嗣服延登宰司斯奉若于先王以克紹于乃辟然士有復出之惡而人無事

上之忠靡大猷之是經孰執其咎賴朕志之先定不潰于成封奏繼來人言荐至其解釣衡之望俾司留鑰之嚴仍寵其行用加厥職於戲進退以禮無用舍之殊出處惟均何內外之異無替朕命往哉惟休

忠彦自元符三年四月拜相至是年五月罷入相凡二年餘忠彦進左僕射而曾布爲右相不協諫官吳材王能甫助布排忠彦遂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大名府初忠彦爲相稍復元祐之政天下欣然望治至是論者稱元祐之初哲宗踐祚之始大臣變亂神考之法度斥神考之人材者

忠彦李清臣爲之首願示懲戒乃有是命未幾言者復論其變亂紹述之政復還曼斥之黨比之元祐抑又甚焉乞罷職名以厭士論遂罷觀文殿大學士是月庚午司馬光而下四十有四人追奪黜降有差司馬光降授右正議大夫呂公著文彦博呂大防劉摯等皆追奪外韓維孫固係神宗潛邸人已復職名及贈官免追奪乙亥詔三省籍記蘇轍而下五十有四人不得與在京差遣仍勑牓朝堂應元祐并元符末今來責降人除韓忠彦曾任宰臣安燾係前任執政官

王覿豐稷見在侍從外蘇轍范純禮劉奉世劉安世等令三省籍記姓名更不得與在京差遣

詔曰昔在元祐權臣秖誣先烈肆爲紛更紹聖親見政機灼見群慝斥逐流竄具正典刑肆朕纂承與之洗滌悉復收召寘諸朝廷而締交彌固唯以阻壞事功報復仇怨爲事必欲一變熙寧元豐之法度爲元祐之法而後已凡所論列深駭朕聽至其黨與則遷叙不次無復舊章迺擇其尤者第加裁削餘一切釋而不問鐫

大觀三年二月韓忠彦復宣奉大夫儀國公致

仕八月己亥卒年七十二初章惇爲相斥逐元
祐臣寮士心不附曾布詭情辟致名士如陳瓘
張庭堅俱居門下欲以傾惇上即位召忠彥爲
相惇以異議既逐布以定策功拜右僕射忠彥
柔懦天下事多決於布議以元祐紹聖均爲有
失欲以大公至正消釋朋黨明年改元爲建中
靖國邪正雜用忠彥遂罷去布獨當國漸進紹
述之說明年又改元爲崇寧蔡京於是召用而
布亦得罪崇寧元年罷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潤
州

己卯陸佃罷尚書左丞依前太中大夫知亳州
制曰執政大臣朕所親信而是非去就宜厭服中外
苟異於是公議難逃具官陸佃頃爲史官以朋黨得罪名
在責籍元符之末遷叙過優朝廷以近嘗降詔置而
不問再爲執政始末奉行處之安然殊不引避豈止
昧於廉隅亦無悔過戴恩之意其罷綱轄尚假州麾
勉服訓詞毋忘循省
佃自建中靖國元年七月除尚書右丞十一月
除尚書左丞至是年五月罷執政幾一年
庚辰許將門下侍郎自右銀青光祿大夫守中書侍郎除
溫益中書侍郎自中大夫守尚書右丞除
蔡京尚書左丞自翰林學士承旨中大夫知制誥兼侍讀修國史充實錄修撰除
趙挺之尚書右丞自試吏部尚書兼侍讀修國史編修國朝會要遷中大夫除
將門下侍郎制曰咸一德以格天求賢是重釐百工
而熙載服采其難眷惟邦國之基實賴鈞衡之力宜
遴峻列懋稱膚功具官許將學造天人之微識該今古之
變其守也確不可撓之淵澄而代有終無不載之坤
厚踐歷所爲之多矣終始自得之裕如久執政機載
隆德望奉謀猷而入告辯邪正以中行好惡既同議
論惟一朕志雖定爾功爲多俾貳黃門式符輿論正
直是與益崇輔弼之權仁義已明更俟賛襄之効克
成丕績永孚于休
益中書侍郎制曰君臣一德則好惡不約而同上下
協心則垂拱無爲而治況右轄惟幾之任乃耳盤舊
學之臣我圖爾功懋遷峻列具官溫益清規亮節直道純
誠動而必徐應事爲之不苟宿之彌壯慎業獲之攸
動久歷從班旋躋政府論議悉歸於中道是非不惑
於異端仁義既明俗風遂一斷自朕志擢貳西臺非
道不陳克纘隆平之運見賢而用實資翊亮之功往
哉汝諧尚格予訓

京尚書左丞制曰非常之才必遇聖明之主可大之業是賴眷舊家條之臣陜我俊良爲時楨幹具官蔡京先朝碩德當世名儒其自得之富矣經論之術不可尚也居然特厚之稱屬神考之有爲繼泰陵之克紹更張述作益當廷議而躬行沮格廢興又且日親而心慎力變難回之俗必行已試之言肆朕明父子兄弟之恩而爾篤上下君臣之義中臺綱轄宜以命之不約而同已明好惡之一無爲而治更宜翊亮之勤往哉惟欽毋煩多訓

挺之尚書右丞制曰得人謂之仁雖聖王之難事見

賢而後用乃天下之至公務我駿良宜登輔弼具官趙挺之仁義重而名節著志意修而富貴輕不磷不緇盛矣難汙之行彌明彌壯超然特立之心更是非之最多經理義之自得屢周歲律縮歷從班明君臣父子之恩辨好惡是非之當善人是賴公議是修總轄中臺故以命爾正直是與克諧夢卜之求道德一同益懋贊襄之力往祇厥位永孚于休

崇寧二年七月將以收復湟州除金紫光祿大夫五年五月以收復鄯廓除特進益執政僅半年二年正月壬寅罷于位益貪詭諂始以潛邸舊僚進而阿附二蔡持論不正深爲物議所貶

京字元長興化軍仙遊人陳瓘因朝會見京視日久而不瞬嘗以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它日必貴然矜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得志必擅私逞欲無君自肆矣尋君諫省遂攻其惡京聞瓘言因所親以自解且致情懇而以甘言啖瓘瓘使答之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必擒王不得自已也於是攻之愈力草四章將上會聞陽對不得見乃悉緘而奏之○其奏曰紹聖之初哲宗之意本無適莫章惇難挾功自恣

然其初德有兼取元祐之意京自成都而來與其弟卞共毀宣仁共欺哲宗京之得售其說自後法始從大改後法以後事事無不大改兄弟同朝培養相和無有一事不如其意當此之時不以所聞神考聖訓告于哲宗至于今日然後引所自書實錄以爲證驗唱爲不經之論而欲遷神考于西宮其爲矯誣可謂明矣京以矯誣之筆妄增實錄之事以矯誣之舌僞造神考之訓朝廷用矯誣之言而輕改宗廟信矯誣之說而力沮言者臣恐自此矯誣之人無復忌憚矣今

朝廷大事又皆委曲遷就而爲一京之地公議
洶洶人不敢言京當紹聖之初與其弟卞俱在
朝廷導贊章惇共作威福卞則陰爲謀畫惇則
果斷力行且謀且行者京也哲宗篤於紹述一
於委任事無大小信惇不疑卞於此時假紹述
之說以主私史惇於此時因委任之篤自明已
功京則盛推安石之聖過於神考以合其弟又
推定策之功毀蔑宣仁以合章惇惇之矜伐京
爲有助卞之乖悖京實贊之當此之時言官常
安民屢攻其罪京與惇卞共怒安民協力排陷

斥爲姦黨而孫諤董敦逸陳次升亦因論京相
繼黜逐哲宗晚得鄒浩不由進擬寘之言路浩
能忘身徇國京又因其得罪從而擠毀是以七
年之間五害言者凡所施行得以自恣遂使當
時之所行皆爲今日之所改卞之尊紹王氏知
有安石豈知有神考知有金陵豈知有京師絕
滅史學一似王衍重南輕北分裂有萌臣之痛
心默憂非一日也陛下融會南北去卞不疑然
而京尚未去人實憂之兄弟一心皆爲國害一
去一留失政刑矣熙寧之末王安石呂惠卿紛

爭以後天下之士分爲兩黨神宗患之於是自
安石既退惠卿既出之後不復用此兩人而兩
門之士則皆兼取而並用之也當時天下之士
初有王黨呂黨而朋黨之禍終不及於朝廷者
用此術耳自京卞用事以來牢籠薦引天下之
士處要路得美官者不下數百千人其間才智
藝能之士可用之人誠不爲少若京去朝廷則
私門之士數百千人者皆爲朝廷之用矣京在
朝廷則皆蔡氏之黨也然則消黨之術唯任去
京而已國家內外無事一百四十年亦至於保

發陰邪必成心腹之患瓘又論哲宗實錄不當
止以蔡京兼修疏奏上甚感其言密賜瓘黃金
百兩上謂輔臣曰瓘言事極不可得暫貶亦不
久前日遣人以金百兩賜之瓘受賜泣下布曰
陛下待遇如此宜其感泣也元符三年十月京
遂以翰林學士承旨出知永興軍至是除尚書
左丞京執政凡二月而相挺之字正夫密州諸
城人

閏六月壬戌曾布罷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右銀青光祿大夫知潤州

制曰審去就之分者大臣所以尽道優進退之禮者

人君所以觀忠載嘉奕輔之賢申錫價藩之命徹內
外之或異在體貌以惟均誕布策書式孚群聽具官曾布
器識閎博性資聰明早發越於猷爲久踐更於事任
從容應物有王佐之才慷慨立朝得仁者之勇被遇
神考翱翔侍從之華見知泰陵密勿樞機之府肆朕
纘承之始登于弼亮之司丕揚繼述之功尤賴將明
之助遽露誠悃祈解政機雖眷倚之彌加覽封章之
屢至眷其有守寔亦重違是用峻秘殿之隆名鎮丹
陽之便郡遂其休逸寵厥勤勞於戲論道經邦居則
儀刑於百辟承流宣化出則師帥于一方往服遐恩

乃心王室

布自元符三年十月拜相是年閏六月罷入相
僅踰一年錢遹言曾布呼吸立成禍福喜怒遷
變炎京鈞致齊人之竊言欲破紹聖之信史於是
布連抗章乞罷遂有是命初布於元祐末欲以
元祐兼紹聖而行故力排蔡京至崇寧初知上
意有所向矣又欲力排韓忠彦而專其政無何
蔡京爲左丞大與布乖會布擬陳祐甫爲戶部
侍郎京於榻前奏曰爵祿者陛下之爵祿柰何
使宰相私其親布之壻陳迪祐甫之子也布忿

然爭辨久之聲色稍厲溫益叱曰曾布上前安
得失禮上不悅而罷翌日交攻布布由是得罪
二年十月臣僚言郭知章掌制命曾布罷乃託
王言過爲溢美有從容應物有王佐之才慷慨
立朝得仁者之勇知章遂罷七月布落觀文殿
大學士提舉亳州太清宮太平州居住時侍御
史錢遹言曾布初與韓忠彦李清臣結爲死黨
既登相位析交離黨日夜爭勝不及半月首罷
市易變法之論相因而至於是范純粹乞差衙
校以害神考之免役李夷行乞復詩賦以害神

考之經術力引王古爲戶書以掌開闔斂散之
權王覿爲中丞以定是非可否之論又奏布與
宦官閻守懃等相交結使門人李士京通道言
語及諷金山寺獻地以應讖記等事遂有是命
是月丁酉布降中大夫守司農少卿分司南京
錢遹言陛下入繼大統太母垂簾曾布乞獨班
奏事力引韓忠彦李清臣豐稷曾肇之徒鱗集
於朝忠彦引陳瓘龔夬曾布引陳次升李清臣
豐稷合黨締交造端設計睥睨宮禁莫敢誰何欲
變亂當時事實以誣毀哲廟李勣乃布肇姻家

率爾上書乞廢元符皇后伏望重行竄殛布遂
責降忠彥崇福宮清臣舉稷等皆貶責崇寧元
年十一月布嘗薦學官趙諗而諗反遂責授武
泰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十二月以棄湟州責
授賀州別駕二年五月貶廉州司户依舊衡州
安置大觀元年八月太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
崇福宮曾布卒贈觀文殿大學士謚文肅
七月戊子蔡京右僕射自守尚書左丞授通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制曰文昌萬化之源源清而流深僕射百僚之表表
正而景端若昔保邦敷求俊德肆予共政厥有舊人

咸造于庭明聽朕訓具官蔡京才高而識遠氣粹而行方
早逢聖旦之有爲備歷儒林之妙選徊翔滋久趣操
益醇出殿侯藩入居翰苑適當元符之末命預聞冀
室之多艱去就甚明忠嘉且在人之艱矣動以浮言
天實臨之賚予良弼是用延登右揆總領西臺超進
文階增陪井賦慨念熙寧之盛際闓開端揆之宏基
弛役休農尊經造士明親疎之制定郊廟之儀修義
利之和聯比閭之政國馬蕃于汧渭洛舟尾乎江淮
周卿率屬以阜民禹迹播河而入海經綸有序咸德
無遺而曲士陋儒罔知本末強宗巨黨相與變更凡

情狃於辱常美意從而壞頹遺俗故家之未遠有
孝思公議之尚存慎圖厥終正在今日於戲武王繼
志昭哉文考之功曹參守規講若蕭何之迹其輔台
德求予于休
先是元符末哲宗升遐上即位欽聖太后垂簾
同聽政召范純仁於永州虛宰席以待純仁純
仁病不能朝乃拜韓忠彥爲左僕射曾布爲右
僕射明年改建中靖國欽聖太后上僊布爲山
陵使乃密諭中丞趙挺之建議紹述還朝與忠
彥勢相敵漸逐忠彥爲引之士盡復紹聖元符

之政忠彥怨布於是曰布之自爲計者紹述耳
吾當用能紹述者勝之遂召京京之用自韓忠
彥始起居郎鄧洵武又爲愛莫助之之圖以獻
其說以爲陛下方紹述先志群臣無助之者其
圖如司馬遷年表例爲旁行分爲左右自宰相
執政侍從臺諫郎官館閣學校分而爲七左曰
元豐右曰元祐左序助紹述者以溫益爲首其
餘不過三四人如趙挺之范致虛王能甫錢遹
也右序舉輔相公卿百執事皆在焉多至百餘
人又於左序別書一人姓名於宰相下而掩之

徽宗視之則京也徽宗謂曾布曰洵武言非相
蔡京不可與卿不同柰何布曰洵武所陳既與
臣所見不同自不當與議遂以其圖付溫益益
欣然奉行乞籍記異論之人於是上決意用京
矣至是遂以京右僕射(丁未錄 參事畧)徽宗初即位二
月以登極赦恩遷徙竄謫之人范純仁而下十
有八人恩叙有差四月范純仁等十有九人復
官有差五月文彥博而下三十三人追復有差
先是上復政議者以登華復位司馬光等叙官
為所當先陳瓘時為左正言獨以為幽廢母后

追貶故相彼皆立名以行非細故也方今討當
先辨明誣罔昭雪非辜(宋史)責遣意之人然後發
為號令以禮行之庶幾可無後患不然必遺後
悔無益也朝廷以公論久鬱且欲快悅人情遂
還施行之詞命既出陳瓘益堅前說乃上疏言
司馬光等復官朝廷昭雪冤枉之恩不可不發
於訓詞三省進呈瓘疏韓忠彥請改撰司馬光
呂公著告命上曰但貶邪怨於怨訓詞中具載
此意則天下皆知之矣告命遂不改其後崇寧
間蔡京用事盡改建中之政黨禍再作人始服

瓘之先見也(丁未錄)自京為相即召知揚州蔡卞
為中太乙宮使邢恕侍讀從雷州司戶章惇為舒
州團練副使睦州居住九月乙未勅中書省籍
具元符三年臣寮章疏姓名分為邪正上中下
三等有邪等尤甚者丁酉貶責韓忠彥曾布李
清臣黃履曾肇豐稷龔夬等合二十一人以嘗
議元符皇后故也己亥勅中書省應係元祐謫
籍并元符末叙復過之(官)人各具元籍定姓名人
數進入不得與在京差遣中書開具姓名文臣
曾任宰相執政官文彥博呂公著司馬光安燾

呂大防劉摯梁燾王巖叟范純仁韓忠彥王珪
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
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禮陸佃曾任待制已
上官蘇軾范祖禹等三十五人餘官秦觀張耒
等四十八人十月丙子廢黜周常等二十有七
人臣寮上言以元符之末共成黨與變更法度
復為元祐等人故也十一月壬辰詔黨人子孫
不許擅到闕下甲辰上書人范柔中等停降有
差詔元符末所上章疏其間言當於理又力陳
父子兄弟繼述友恭之義者四十一人悉令旌

擢外附會姦慝詆毀先帝政事者總五百四十
一人然言有淺深罪有輕重取其詆謗指斥邪
等中尤甚者三十人係范柔中等並逐處羈管
十二月癸丑責韓忠彥安燾等各居住安置其
罪有差以棄湟州也二年正月乙酉鄒浩王覿
等並居住任伯雨陳瓘等並編管以前上書言
涉邪罔故也先是役法新舊差募二議俱有弊
王安石主雇役司馬光主差役范純仁蘇軾俱
光門下士亦以差役爲未便章惇安石門下士
尚以雇役爲未盡純仁軾惇雖賢否不同然悉

聰明曉吏事兼知南北風俗其所論甚公各不
私其所主元祐初光復差役改雇役惇議限止
五日太速後必有弊光不以爲然惇爭辨竟以
罪去蔡京時知開封府用五日限盡改畿縣雇
役之法爲差役至政事堂白光光喜曰使人人
如待制何患法之不行紹聖初惇入相復議以
顧役改差役置司講論以李深爲編敕所看詳
利害文字專一看詳役法除蔡京爲戶部尚書
兼提舉於是京欲掩塗元祐迎合之迹乃白惇
曰取熙寧元豐法施行之爾尚何講爲惇信之

遂請人額雇直一從元豐舊李深持不可爭之
不能得出通判通遠軍建中靖國初復召深爲
司農寺丞專領戶部役法於是取出錢之重者
悉中明鐲減之至是蔡京復用事黨禍再作李
深送吏部與合入差遣（並上同）

庚子章楶罷同知樞密院事（自通議大夫罷爲資政殿學士中太一宮使）
制曰陳力不能義所當止知足不辱道莫與京維時
術臣乃國俊老深明出處之大致用示始終之至恩
具官（章楶）直亮而剛明忠勤而壯毅能守正而不膠於變
善蓄策而不詭於經頃者節制一方威名萬里生擒

黠虜坐解重圍非徒月三捷之來抑亦日百里之闢
屬元祐朋姦之復作嗟熙寧成算之至危大肆邪誣
幾開邊隙遂延登於樞筦因助振於國威方資經制
之良遽爽節宣之適章屢却而復上志愈堅而不回
祈卽便安務從和理陞華秘殿授節祠宮亦旣完難
進易退之風行且致勿藥有喜之慶將安將樂永介
壽康言旋言歸尚副虛佇

楶自建中靖國元年七月除同知樞密院事至
是年七月罷執政僅一年楶以疾乞罷故有是
命未幾卒諡莊簡

八月己卯趙挺之尚書左丞自中大夫尚書右丞除
張商英尚書右丞自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修國史實錄修撰遷中大夫除
商英尚書右丞制曰左右大臣朕所與謀謨庶政計
安天下自非智識開明趣操純正則焉足以居輔弼
之任哉具官張商英德度寬和才猷勁敏學博而知要志
大而敢爲經術光於本朝言詞妙於天下蚤被先朝
之識擢蔚有當時之盛名逮予臨御之初召從遠服
密助揚功之志肆厥有成凜然儒英實我國器是用
延登右轄參贊萬機夫后德惟臣允賴替襄之助身
帥以正乃清風化之原永有一心同底于道

商英字天覺蜀州新津人
十月癸亥蔣之奇知樞密院事自右正議大夫授依前官充觀文殿學士知杭州
制曰朝廷之上輔弼之臣入則總樞機之繁以承廟
略出則制兵民之重以壯藩維內外之任匪輕體貌
之隆惟一具官蔣之奇材猷博大器識閎深貫穿百家之
書該通六藝之意學爲勸講文以代言威名著于廟
中教治行于輦下踐更膴仕被遇累朝進掌樞衡遂
制兵武惟時塞垣徹警羌戎感賓方有賴於論思乃
展形於沖退勉從均逸之義用舉優賢之章加以祕

殿之隆名往鎮餘杭之巨屏雖乃身在外獲遂解於
政機而雅意本朝宜無忘於辰告茂爾告復體予眷
懷
之奇自元符三年四月除同知樞密院事建中
靖國元年七月除知樞密院事至是年十月罷
執政踰二年俄奪職以疾告歸提舉靈仙觀卒
復觀文殿學士
同日蔡卞知樞密院事自資政殿學士左正議大夫充太一宮使兼侍讀除
制曰樞密右府實本兵柄內參帷幄之議外以鎮撫
四夷綏護元戎藉成廟略惟茲重任實賴世臣可圖

其人誕頒命告具官蔡卞學際天人材兼文武議論達國
家之大體謀謨紹典誥之遺風而乃秉德高明植志
剛大擢自神考進陟從班受知泰陵遂參大政粵予
嗣服遭家多難不能保臣鄰之親慨然失股肱之助
儀刑注想亦既彌年亟茲召還深沃朕志雖論道帷
幄固可圖於忠嘉而進位樞衡又將隆于弼亮朕方
待爾以甚盛之舉爾其爲朕圖非常之功並奏塤篪
之和益觀華萼之茂惟兄弟之義相與輯寧國之政
交修爲卿一門自我作古於戲精兵略以料敵決勝
嚴武事以保大定功惟裕陵有遹藝征遺業之心顧

耿躬有承神考戎旋之志宜率前人之圖事庶揚丕
績於無疆永孚于休尚有嘉寵
二年七月以收復湟州除左光祿大夫三年五
月以收復鄯廓除金紫光祿大夫
崇寧二年 癸未
正月丁亥蔡京左僕射 自右僕射授右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
制曰綏四方復大業屬在於耿躬佑乃辟康兆民允
賫於元輔進陟時傑秉樞國鈞粤惟先正之臣克任
天下之重爰旌丕烈誕告朝倫 具官蔡京 器博而用周名
高而實茂學際天人而不貳材兼文武而具宜被遇

裕陵早預膺神之制作發聞紹聖久勤禁密之論思
逮予訪落之初首建紹休之訓孤忠自許惟堅體國
之誠經德不回曾靡合時之術暨延登於政府肆擢
寘於宰司謀猷益嘉夙夜匪懈攷古而修紀律設屬
而講事功庶官惟和百度以正適遼戎之弗率繁多
算之是圖師不逾時慮無遺策四夷懾兵革之氣百
姓厚衣食之源尊若顯庸升華左揆分侍東臺之峻
躐躋文階之崇增衍爰田陪敦真食華茲寵渥併示
眷懷於戲位冠群臣孰越蕭何之畫爵隆五等盍先
裴度之功維乃殊勳無愧前哲未協于治往孚于休

七月收復湟州除左銀青光祿大夫二年五月
以收復鄯廓等四州除守司空五月己卯右銀青
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蔡京爲
守司空行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封嘉國公
以撫定鄯廓推賞也 手詔去守字攷行字作兼
字 制詞云特超五等 三年正月午通直郎鴻臚寺丞
蔡攸賜進士出身爲校書郎仍賜金紫攸左僕
射京子也以趙存誠許份例召對除館職京言
攸未始登科非存誠份之比再辭不許自京還
左相黨禍益酷四月通直郎致仕程頤近以入

山著書竊虛名及朝政特追毁出身以來文字
除名五月停降上書詆訕人梁安國等二十有
二人八月詔湟州近已收復其元行廢棄及迎
合議論沮壞先烈之人責降龔夬等十一人有
差及貢上書進士應元符末上書者類多詆誣
可具姓名下太學並罷三舍遣歸本貫各入自
訟齋所讀九月籍記黨人子弟令吏部告示應
責降人子弟候參選及射闕日並於家狀內供
父親兄弟係與不係籍記之人應上書邪等人
知縣已上資序並與宮觀嶽廟選人不得攷宮

不得注縣令又須降御書黨人姓名下監司長吏廳刻石宰臣文彥博呂公著司馬光呂大防劉摯范純仁韓忠彥王珪八人執政梁燾王巖叟王存鄭雍傅堯俞趙瞻韓維孫固范百祿胡宗愈李清臣蘇轍劉奉世范純仁安燾陸佃一十六人待制以上蘇軾范祖禹等三十五人餘官秦觀以下三十九人十月黨人領祠並罷又詔黨人子弟不許以功賞遷改又詔不許黨人擅到闕下又詔與黨人子弟外路宮觀差遣三年正月降責修政後法人王古而下及章惇王

珪以為臣不忠別為一籍仍依元祐姦黨指揮施行四月勘會黨人子弟不問有官無官並令在外居住不得擅到闕下仍令具逐路責降安置編管等臣僚姓名下項六月詔元符黨人通入元祐姦黨文臣曾任宰相執政官司馬光而下已故者二十人見存者曾布蘇轍李清臣劉奉世范純禮安燾張商英七人為臣不忠曾任宰相已故者王珪見存者章惇上柱是親書刻石于文德殿之東壁又下詔暴白之又命右僕射蔡京書之仍頒下諸路監司及州軍長吏廳

立石第其首惡與其附麗者得三百九十八人四年八月詔黨人羈管（編管）安置居住者各與量移十二月詔上書編管羈管人放還鄉里其誣謗最重除范柔中鄧考甫不放外餘並放五年正月詔毀黨碑仍一再下戒諭之詔詔曰符祐邪臣衆問擅權變乱攻事朕竄斥累年不忍終棄是用差以叙復昇之祿秩又曰朕以星文譴告是用敷澤究省已降指揮除毀元祐姦黨石刻及與係籍人叙復注擬差遣又詔除上書邪等尤甚外能上書邪等二指揮又令劉摯而下叙

復有差曾任宰執官重第一等劉摯李清臣王巖叟輕第二等韓忠彥曾布范純仁安燾並提舉宮觀劉奉世章惇及輕第三等黃履並叙復管勾宮觀其餘罪戾之人並次第與出籍

四月戊寅趙挺之中書侍郎（自中大夫尚書左丞除）

張商英尚書左丞（自中大夫尚書右丞除）

吳居厚尚書右丞（自戶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安惇同知樞密院事（自兵部尚書兼侍讀遷中大夫除）

居厚尚書右丞制曰執政大臣朕所考慎厥資諳㢡底于熙平肆頒渙恩以褒茂德（具官吳居厚）才周器博通

遴治綱服勤官術衍溢邦賦聽言呂若續簡在朕心庶
言其同命汝予嘉欲覿經邦之効進承綱轄之司疇
陟崇階式昭優聽同心同德尚思繼於古人有猷有
爲益勉攄於遠業往祇明命永孚于休
惇同知樞密院事制曰朕惟機政之地宥密是司非
謀猷克壯不足以倚毗非議論所歸不足以圖任灼
知滋久褒陟爲宜具官安惇學博才高出膺世用踐更要
劇休有顯稱屢惟險難益光確操進掌武部恊濟典
常彌簡朕心兼采輿誦歷獲右府之議權陪機軸之
司疇錫穹階併昭異數爾其廸慮深遠益謀謨圖之

牧寧秉心宜通思竭股肱之佐佑往祇厥服毋替朕
恩
　居厚字敦老豫章人惇字處厚廣安軍人惇以
收復湟州鄯廓累官右光祿大夫在樞府凡二
　年三年十二月戊午卒于位
八月戊申張商英罷尚書左丞自通議大夫授依前官知亳州
制曰朕聽禮邇臣康保庶政當竭忠蓋以副倚毗而
用意回邪不循義分言章繼上公論弗容具官張商英
考權置言路　永泰寵陞從班在元祐之初託文辭
以毀詆先烈迨元符之末因訓誥以褒譽朋姦原其

操心出於爲利而內多詭秘外若坦夷朕初不疑待
以丞轄徐察言動殊覆躁輕貪冒希求自干榮進潛
結近密覬位相臣以道事君何望於汝尚期改過姑
務含容臺諫具陳言皆有實聊申邦典出守州符服
我寬恩往惟省咎
　商英自崇寧元年九月除尚書右丞二年四月
　除尚書左丞是年八月罷執政僅一年先是李
　昭叙守定襄得嘉禾商英作嘉禾篇以頌美之
　至是御史中丞石豫殿中侍御史朱諤余深論
　商英前作嘉禾篇不當以司馬光文彥博等比

　周公又并疏其他事又聞嘗作宣仁聖德頌其
　言紛紜上及宗廟者無所不至言者又取商英
　爲開封府推官日爲本府撰祭司馬光文繳以
　進呈詔商英秉國政機議論反覆可落職知亳
　州繼初商英與蔡京在神宗朝爲檢正雅有契
　好及是京爲相商英爲左丞同在堂議事多不
　同商英言京姦邪有身爲國相志在逢君等語
　臺臣以爲非所宜言謫知亳州尋令入元祐黨
　籍京罷相削籍界事五年正月通議大夫張商英
知鄂州未幾言者論商英謝表詆譏得罪其表

曰不圖堯舜之治復見于今遂令异鑄之謀罔
知攸措又曰莫非帝臣咸㑹黨籍又曰豈使清
時猶爲牛李之黨庶幾黄壤尚預夔龍之游大
觀元年十月京復相商英遂自提舉嵩山崇福
宮責授安化軍節度副使歸州安置（錄丁未）四年
京罷相除龍圖閣學士知杭州過闕賜對奏曰
神宗修建法度務以去大害興大利而已今誠
一一舉行則盡紹述之美法若有弊不可不變
但不失其意足矣除資政殿學士中太乙宮使
（事畧）

崇寧三年甲申

八月丙午許將罷門下侍郎（自特進除依前官充資政殿學士知河南府）
制曰輔弼之臣進退之際乃朝廷之用舍繫天下之
聽觀必稽庶言朕何敢忽（許將具官）侍從丞轄出入云薦
東西臺貳亦既累年朕方躬秉一德卒圖考功試異
紛紛籍黜無赦朕無愧於繼志述事之孝遹制揚功
之休而言者論汝得罪先朝獲貸元祐抗章引謝言
涉謗譏絲毫無過父子爲因憤戾若此刑政謂何屢
更時變莫見一心括囊不言殊無特操朕察中愿懇
款之言矜大臣左右之久分之洛郊俾司留鑰仍隆
秘殿學士之名用循舊弼均勞之禮體予恩數往其
協祗

將自紹聖三年十月除尚書左丞四年閏二月
除中書侍郎崇寧元年五月除門下侍郎至是
年八月罷執政凡九年將在位御中丞朱諤取
將舊謝章表析文句以爲謗且謂將左顧右視見
利則回幡然改圖初無定論元祐間嘗爲丞轄
則盡更元豐之所守紹聖初復秉鈞軸則陰匿
元祐間之所爲逮至建中尚此呂居則紹聖之
所爲巳皆非矣殆頗今日亦復偷安則建中之
所爲亦隨改焉遂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府
言者不巳降資政殿學士知穎昌府移大名拜
觀文殿學士除奉國軍節度使在大名六年召
爲佑神觀使未幾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文
定

九月乙亥趙挺之門下侍郎（自右光祿大夫中書侍郎除）
吳居厚中書侍郎（自右光祿大夫尚書右丞除）
張康國尚書左丞（自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遷中大夫除）
鄧洵武尚書右丞（自刑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挺之執政凡三年至四年三月拜相自序云三

年十二月挺之為門下侍郎以疾在告因上章
求解政事上惻然遣使勞問宣醫者視再三諭
蔡京等曰挺之今病在朝寧復更有人如挺之
者京等皆側目已而疾間朝參曲謝京輩皆皇
恐意以上眷既厚必有以密詢之者四年正月
乙亥北使辭上詰旦御紫宸殿纔升坐顧左右
內臣為鐸曰班中不見趙挺之朕思之為朕撫
問安否鐸至其宣詔旨挺之感泣及疾間既見
禮當留身曲謝京輩防人言己之姦惡於上而
同列莫敢留身者今上恩於挺之厚又當獨出

身奏事深疑其必有所獻乃連二日先入留堂
口挺之獨留奏上曰今內外皆已為大臣之黨
若有忠告于陛下者乃指云此懷異意沮壞法
度之人也臣以為不誠不忠于君父者可謂懷
異意之人若獻忠誠于陛下者豈可謂之異意
哉此乃大臣恐人言己之私凡有獻言于陛下
者皆謂之異意欲以絕人之言爾若此則事有
大於此者孰敢啓口以告人主上下之情隔矣
踰兩月挺之拜右相康國字賓老維揚人洵武
字子常成都雙流人御史丞鄧綰之子綰子洵

仁洵武洵仁徽宗朝為尚書右丞初洵武為起
居郎時韓忠彥曾布為相洵武因對言陛下乃
先帝之子今宰相韓忠彥乃琦之子先帝行新
法以利民琦嘗論其非今忠彥為相將先帝之
法更張之是忠彥為辯琦子能繼父志陛下為
先帝子不能繼父志也陛下必欲繼志述事非
用蔡京不可又進愛莫助之圖以獻於是徽宗
決意用京矣至是遂拜右丞事畧

崇寧四年乙酉

正月丙申蔡卞罷知樞密院事自金紫光祿大夫依前官充資政殿大學士知河南府

制曰朕體貌大臣始終顧遇矧惟樞庭之長夙推舊
德之良祈解政機用諧數其官蔡卞學窮淵奧識造精
微擢自裕陵揚于禁從被眷哲廟延登左綱浮歷險
艱克全操履昨請重望俾總鴻樞方賴告猷遽求避
位自宜幾要之地方陳弟兄之嫌重違其情勉遂所
請付別都之留鑰加秘殿之隆名併示寵光式均勞
逸往迎朕命永孚于休

卞自崇寧元年十月除知樞密院事至是年正
月罷再執政凡三年時兄京為相至是始引嫌

求寵而有是命五年三月詔資政殿學士新知
江陵府蔡卞深得王安石道義淵源之學宜詳
延邇英以備訪問可除醴泉觀使兼侍讀政和
六年六月以昭慶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中太
乙宮使兼侍讀蔡卞爲檢校少保鎭東軍節度
使以史事賞也
二月甲寅張康國知樞密院事（自中大夫守尚書右丞依前官除）
劉逵同知樞密院事（自兵部尚書兼侍讀修國史兼實錄修撰遷中大夫除）
何執中尚書左丞（自大中大夫試吏部尚書兼侍讀除）
康國知樞密院制曰朕惟右府實本兵謀必求股肱

之良俾專帷幄之任疇咨碩輔擢冠鴻樞（具官張康國）謀
謨忠嘉器宇惇大早膺殊遇存歷禁途直道足以致
君高文可以華國聯陛右轄翊贊中臺夙夜同寅左
右一德敵愾朕志協于師言肅昭注意之隆亟典本
兵之重爾其丕承先烈益邁遠猷格兹邦率之戎助
我有爲之志同底於治永孚于休
逵同知樞密院制曰朕登用輔臣預聞國政乃眷樞
機之地實資帷幄之謀必惟其人用新厥命（具官劉逵）夙
猷高邁器宇靖深學冠儒林望隆國器早膺擢拔荐
歷禁嚴出使三韓能杖忠信入更八座克著事功敭

自朕心命汝予曁稽參司輔治貳元樞爾其惟懷永
圖俾紹光烈協成廟筭宣暢王靈使朕無愧於知人
則汝有辭於來世
逵字公達隨州隨縣人執中字伯通處州龍泉
人康國大觀元年十二月以牂柯夜郎諸郡納
土効順除右正議大夫二年正月以受八寶除
左正議大夫五月以收復臨洮除右光祿大夫
（拜罷錄）初康國附蔡京以進遂除左丞徽宗甚器
重之拜知樞密院事三年二月卒謚文簡贈開
府儀同三司上書公忠亮直四字令刻于墓碑

先是西北邊帥多取佳閥蔭官或任非所長康
國歎曰邊塞大當擇才柰何欲私所厚善乎於
是陌閱量才且爲選格使人人皆得自効云（並長編）
三月甲辰趙挺之右僕射（自門下侍郎授右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制曰朕若昔大猷考愼其相眷求一德協贊萬幾顧
難其人久虛右揆肆登賢輔誕告大廷（具官趙挺之）受質
淸和涉道醇粹智足以周天下之務學足以究先王
之微方時紛更獨陳讜論逮予總攬首建忠言秉心

不回持議甚確自參裨於邦政彌彌成於治功同寅
協恭秉公履正是用進貳中臺之柄坐論兩省之謨
超陟文階增陪井賦以昭注倚以厚寵光於戲惟舉
賢相遇之隆以君臣咸德為盛丙魏惟同心而輔於
政聲聞漢廷房杜持衆美而効之君謀著唐室益祇
遠業克紹前休
六月戊子趙挺之罷右僕射 授金紫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
制曰探聖賢庸方懋弼諧之德琳宮肖使用隆均逸
之恩乃眷股肱之良宜惇體貌之厚肆頒明命敷告
治庭 具官趙挺之 篤實沖深剛明博達蘊文華而早歸禁

掖之聯直道事君浸歷臺憲之長讜言屢進正色不
回辨罔是於群邪復職之秋昭先烈於衆訕愈盈之
日雖朕志之素定在汝言之實難既擢預於政機益
轉承於台德報信恩順同寅協恭任賢去邪而固有
一心與帝楚疑而克諧一德載嘉乃績深簡予衷俾
同秉於國鈞遂對持於政柄式靖耆舊永佑隆平乃
引疾以力陳復投誠而備至念遠猷尚賁於宸告雖
去朝廷而大臣不可以暑行勉留神館加隆名於秘
殿增峻秩於文階衍邑爰田益封真食併推寵數特
示眷懷於戲辭機務之煩閱勞以事即祠庭之佚尚

圖乃神往服褒嘉益綏福履
挺之入相累月引疾乞罷而有是命十月乙丑
卒挺之既罷相上以挺之子存誠為衛尉卿思
誠為秘書少監明誠為鴻臚少卿挺之辭不敢當乞收還成命詔答不允
崇寧五年 丙戌
正月甲辰吳居厚門下侍郎 自右光祿大夫中書侍郎除
劉逵中書侍郎 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
二月丙寅蔡京罷左僕射 授守司空安遠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中太乙宮使
制曰爵祿所以礪世義莫重於尊賢明哲所以保身
道惟存於抱己眷予元老久秉鈞衡積勤我家顧上

相綬匪推興數特表群倫 具官蔡京 宇量恢閎智識淵敏
蘊大儒之學窮天人精祲之微抱經世之才洞國家
表裏之體早膺文考之睠夙被泰陵之知中外存更
險夷一致肆朕纘圖之始首陳繼志之謨嘉其有守
正之忠察其有闢邪之節擢自江湖之遠延登槐鼎
之崇力復熙豐之大猷深排符祐之群慝尽瘁於國
利無知而不為任重于時事雖難而必濟名聲登於
戎狄風采繫於縉紳四年于茲百度咸若屬倚賛元
之功遽陳避位之誠詔雖屢而莫回章甫却而復至
勉從勤請聽釋煩機是用隆開府之盛儀付秉旄之

重柄凝以琳宮之逝寵茲全魏之封增衍爰用陪敦
真食式從艮弼併示茂恩於戚姬旦居豐不晉保周
之志留侯謝事靡忘傳漢之心顧出處之雖殊尚安
危之是倚往欽注意毋忽告猷
京自崇寧元年七月拜相是年二月罷入相凡
四年至是星文變異上章乞罷故有是命蔡京
之罷相也太府寺丞郎方軫奏疏論京睥睨社稷內
懷不道效王莽自立為司空效曹操自立為魏
國公視祖宗神靈為無物玩陛下不啻若嬰兒
專以紹述熙豐之說為自謀之計上以不孝刼

持人主下以謗訕詆誣恐嚇天下威震人主禍
移生靈風聲氣燄中外畏之大臣保家族不敢
議小臣保寵祿不敢言顛倒紀綱肆意妄作自
古為臣之姦未有如京今日為甚奏自崇寧以
來交通閹寺結託宮禁盡國用則若糞土輕名
器以市私恩內自執政侍從外至帥臣監司無
非京之門人親戚政事不合于天心法令徒結
於民怨若設九鼎鑄大錢置二衛與三舍建樂
府於國門外祭天地於兩郊若此之類非徒無
益又且於禮文經意無補其意安在京凡妄作

必持兩說刧持人主一曰此三代之法也一曰
熙豐遺意未及施行挾持倫詞以逞其欲神考
十九年間典章文物粲然大備豈有未及施行
之事蔡京不得馳騁於當年必欲妄以姦心誣
罔在天之神靈毋有奏請盡乞作御筆指揮行
出語士大夫曰此上意也明口或降指揮更不
施行則又語人曰京實告之也若則稱已過則
稱君必欲陛下斂天下之怨而後已元豐三年
廢殿前廨宇三千四百六十間造尚書省分六
曹設二十四司以總天下機務落成之日車駕

親幸命有司立法諸門牆窓壁輒增修改易者徒二
年京惡白虎地不利宰相盡命毀折收入禁中
是欲移害陛下乎是謂之紹述乎括地數千里
屯兵數十萬建置四輔郡遣親信門人為四輔
州總管又以宋喬年為京畿轉運使客諷兗州
父老詣闕下請車駕登封意在為東京留守蔡
一乘輿一動投間竊發呼吸群動不知宗社何所
依倚陛下將置聖躬於何地臣等中夜思之不
覺涕泗橫流也適日聞奏建議立方田欲擾安
業百姓借使行之豈不召亂乎又兆數年間行

塩法朝行夕改昔是今非以此厖賄客旅財物道塗謂朝廷令信如寒暑行未旬浹又報鈔法變矣鈔為故紙塩為棄物家財蕩盡赴水自縊客死異鄉孤兒寡婦號泣籲天者不知其幾千萬人生靈怨嘆皆歸咎於陛下然京自謂暴雹無傷也元符末年陛下嗣服之初忠義之士投匭以陳已見者無日無之京欲鉗天下之口塞陛下之耳目分為邪等賊害忠良天下之士皆以忠義為羞方全身遠害之不暇何暇捄陛下之失乎以忠臣義士為謗訕詆誣或黥死遠方或除名編置或不許齒仕籍以言得罪者萬人矣誰肯為陛下言哉蔡攸者垂髫一頑童爾京遣攸日與陛下遊從嬉戲惟以花栽怪石龍禽檻獸舟車相衡不絕道路蓋欲愚陛下使之不知天下治亂也久虛諫院不差人自除門人為御史京有反狀陛下何從而知臣與京皆壺山人也案古讖云水遶壺山此時方好有京諷部使者鑿渠以遶山孛星見西方日蝕正陰之月天意所以啓陛下可謂極矣陛下畧不省悟止於肆恩赦避殿減膳舉常儀以荅天戒而已上以

星文變見中外並許直言二月十三日京遂罷相及京復相上以軫奏示京京奏乞付有司推究事實軫竟付詔獄坐此編管嶺南先是何執中留身京對衆言三省若有妄言者京來日即知也京每言臣寮有奏事於陛下者次日即宣諭執中自此不敢復留身自昔置臺諫官及兩省給舍三省執政欲令互相譏察京欲合而為一京意可知矣

同日趙挺之右僕射以觀文殿學士大乙宮使授特進光祿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制

制曰朕内體道微以執萬機之要外圖王佐以熙庶績之詳所以斡旋化樞寅亮天縡適當求於舊弼俾參穆於政途維時登庸盍出定命具官趙挺之器博而有用材全而至深學足以知聖人之言行足以安賢者之守正色率下直道事君越于訪落之初嘉適忠言之助國是以定爾猷居多遂膺夢卜之求進處鈞衡之寄適就廣聲之志輔成復古之謨勤勞百為論議一致自燕間於真館殊拂欝於民瞻是用更升右揆之崇兼總西臺之峻乃遷階品增衍戶封以茂爾庸以蕃爾寵於戲慮以動惟厥時道不同歸于治傳說

之詔乃辟以繼先王之功宋璟之善守文以持天下
之正往服朕命永孚于休
挺之初爲門下侍郎時蔡京爲相挺之屢陳其
姦惡遂拜右僕射居數月除觀文殿大學士中
太乙宮使會彗見南方其長竟天徽宗震恐謂
挺之曰蔡京所爲皆如卿言京免相挺之復爲
右僕射京復相再除觀文殿大學士佑神觀使
事畧趙挺之行狀先是蔡京變亂法度傾府庫竭
以市私恩上銳意更革議戶部裁減浮費都下
月省二十萬挺之自記云四年六月挺之乞罷

相上既許之詔曰願俟重來以熙朕績聞卿未
有第已令就賜已而彗見上震動深照蔡京之
姦由是旬日之間凡京所爲者一切罷之詔賜
挺之曰可於二十一日來是日入對上曰蔡京
所爲皆如卿言天旱不雨今京且求去位而天
乃雨可喜上又曰京以將仕郎使爲郎官又曰
京令其子修作親衛郎欲日伺朕動作今已罷
挺之曰陛下照知其姦天下幸甚於是京罷相
卽日復相挺之挺之因進對願陛下下不失百姓
心中不失士大夫心外不交兵於夷狄惟此三

者最爲急務科場一事臣爲教官一十三年兩
任國子司業推行元豐之法備至未聞有廢科
場之議若科場廢則請託交至雖糊名考校最
爲至公五年三月趙挺之自記其事云初北虜
遣泛使入朝上既許還西人元符三年已復所
侵西戎之地又許西人納款而知樞密院事張
康國與蔡京潛謀交鬭西北之兵不使西人納
款上從挺之言乃回宥州牒及邊臣不得妄有
生事由是牒不赴延州令保安軍回報西人以
款塞矣是月初挺之對奏上曰自古亂臣下必

結怨百姓外必起兵四夷令中國擾亂卽姦謀
乃行今陛下更改時事殆盡頃時用事者頗得
罪尤欲交兵生事以攄已憤時蔡卞爲館伴或
奏上卞譎詐多端陰與其兄爲不合其實相爲
表裏不可信用上曰今令副使王薦監察之乃薦
皇后之叔張康國與京密相關通門下侍郎吳居厚
左丞何執中右丞鄧洵武陰助之力於上前開
陳虜人所求無厭不可以從挺之面折康國康
國等無以對要之止欲激怒虜人而興兵爾賴
神祇保佑上心堅固終不爲姦臣邪議所奪

十二月己未劉逵罷中書侍郎（以前中大夫知亳州）
逵自崇寧四年二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五年正月除中書侍郎是年十二月罷執政二年時蔡京罷相國柄逵主之於是言者論逵謂其果開祗職盡取陛下崇寧以來繼述紹熙美意良法不問大小輕重而盡廢之陛下立教養升貢之法而逵乃腹非竊議稽留旬浹不即奉行陛下息邪說以正人心而逵取爲元祐學術者陛下疾朋黨以示好惡而逵進係黨人之子者陛下罪詆誣以尊宗廟而逵擢上書邪等者陛下勍繼述以紹先烈而逵用改更熙豐法令者陛下擢用之不二三年間致位輔弼逵乃若此豈不負陛下哉遂罷知亳州京復相又責鎮江軍節度使安州居住其後除資政殿學士醴泉觀使卒王偁曰自愛莫助之之說行而蔡京由是用事小人之勢遂熾其進悉以詆毀元祐紹述先烈爲言如是者幾三十年而執政之中獨一劉逵用主元祐而黜彼豈誠然者哉（事略）自星變上罷蔡京復相趙挺之逵先以同知樞密院擢中書侍郎上時恩甚委政二人挺之多智而逵銳

甚凡崇寧所行之事盡罷之事既不出於上挺之慮有後患每陰啓其端而使逵終其說逵欲取以爲功因不悟挺之計且前不避上覺其專後數日星沒稍悔更張之暴外未有知者翰林學士鄭居中獨知之遂請對首言今所建立皆學校禮樂以文致太平居養安濟等法以厚下恤民何所逆天而致譴怒上大以爲然居中退禮部侍郎劉正夫繼請對如居中言上遂外挺之逵而復向京於是逵罷踰百日挺之亦罷（編長）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十一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十二

宋太常博士徐自明著

徽宗大觀元年丁亥

正月甲午蔡京左僕射自安遠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中太乙宮使授依前司空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魏國公再入

制曰天子之置三公與之論道丞相之總百揆維以佐王朕親專法宮宅師區夏朝廢食而思務夜振衣而慮微顧非眞儒孰翼丕治邇聰求於舊弼俾還秉於大鈞播告治廷誕敷羣聽具官蔡京識推先覺德懋碩睿智造物之未形學窮神而獨至擢自文考寖遇泰

陵更險夷之百爲持忠正之一節逮予躬攬冠位宰司謀謨之賛襄緝紀綱之壞佐周王之辟國無如召公佑商后之格天有若伊尹力復先烈輔成遠圖庶績已熙太平將洽屬緣災而引咎既避位以踰年顧茲褒纁之聯殊失股肱之助矧今符瑞洊至講禮樂以文頌聲賢能並興恢庠序而善風俗有懷制作多所建明是用載登左揆之崇兼東臺之秩陪敦爰賦彌眷具瞻斯爲異恩肅示注意於戲舉皐陶而不仁者遠朕則克難於任人賢周公而大治至今爾其永休于前政往服定命勉成厥功

十二月以廣南西路夜郎康居之屬納土除太尉二年正月以受八寶除太師魏國公六月甲午賜蔡京玉帶金魚○二年正月壬子朔御製宣和殿記其略曰在昔神考體道稽古乃作燕息之殿於正寢之側欲致一凝神以成惟睿之聖命之曰睿思哲宗以先帝所御避不敢居乃作宣和其屋三楹朕奉若先緒爰居爰處思其所以紹復之道云云竊惟神考之聖作新斯民興起治道立政造事以飾千載之蠱陳經立制以追三代之隆訓飭經義興建庠序以造士出

臯弛役增賦吏祿以興廉平均輸之令以抑末作而理財修常平之法以權兼并而勸農聯萬民之什伍而教之武技以備軍旅以除寇攘正百官之名實而明其分守以經邦治以亮天工復丘乘之制講戰守之律綏懷款附征誅暴亂中國疆而蒸民乂邊鄙闢而狄戎威至於修厤紀以協天時平水土以盡地利議禮文以興制度考鐘律以審音樂以馭羣吏則爲之制法令以振百工則爲之謹度程盛德大業著於上下十有九年薄海內外莫不承德而士狃於積習

溺於蹇淺駭非常之見內懷憤悱初未有發也
元祐之初垂簾聽政羣姦汲引相援而起列置
高位乘便投隙無所忌憚以訓廸經義爲泥古
以興隆學校爲失士以祿庶人之在官者爲傷
財害民以省耕斂之法爲放債取利以什伍丁
壯爲聚盜以董正治官爲亂常開疆闢國謂之
好大喜功建法明刑謂之慘刻苛暴儲倉廩謂
之鉅橋之粟富邦用謂之鹿臺之財莫不以是
爲非措無爲有而忠臣誼士與顧命大臣相繼
斥逐其所上章至敘幽王厲王之不道引秦皇

漢武之窮黷未嘗不掩卷憤懣賴哲宗皇帝照
知姦罔灼見邪心不言九年一日臨政奮武斷
發德音凡背公死黨之人與肆不根之言者放
竄遂之刑加焉然後神考豐功茂烈得以講
明紹復於搶攘委頓之後天下方翹首跂踵向
熙寧元豐之盛矣逮元符末朕即位之初懼弗
克任恭請母后臨朝總攬克篤先烈朕方寅畏
嚴恭以承慈訓而羣慝狎興復列庶位覆出爲
惡變亂事實益務更張先帝之所興哲宗之所
繼述動搖變革日月未幾掃蕩殆盡章交公車

肆爲誣詆謂法弊則當革無事於遵制謂世移
則當變何在於揚功謂作淫巧之技以蕩心謂
收無用之地以傷財措黜惡懲姦爲濫刑論從
父之失爲非孝至乃方商紂之拒忠諫比二世
之殺直言剪伐後殿之樛木斥逐供御之幕士
毀春祀之冠冕御殿之朝服大至於衣章微至
於草木賤至於卒役莫不廢革外則懷異害政
之臣欺罔以肆其志內則陰險左右之人協贊
以濟其謀故得事無巨細物無微賤極意紛更
罔有遺逸內外交攻忘君臣分義以快私忿幾

同報怨皆先朝簡拔之舊臣何忘義不忠之若
是故自親政以來怵惕焦思欲以丕承厥志一
命令一制作惟神考典章是倣申三舍之法頒
之郡國與其賢能罷黜科舉而復里選弛在公
之役推之州縣黜其姦猾以編戶而惠善良操
貴賤輕重之權而市無異估收闔闢斂散之柄
而物無低昂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綜核六聯分
守明辨吏習於律工善於事凡此皆政之已見
於事可得述而有成效也若夫律度鈞鍾協比
中聲成一代之樂貢金九牧包括天地鑄八方

之縣爲疎而無祿則爲田廬俸賜教養成就而官使之四民無告則爲廪餼布絮還定安集而居養之爲園以收貧而無不葬之枯骨爲坊以治病而無不醫之窮獨廣山海之利而商賈通立虞衡之禁而地產闢建京師輔翊之郡置殿省供奉之官凡此皆志之所在未見於事可得繼而有成功也至於放黜蒐瑣罷斥浮僞討論禮制崇尚經術新美人材絃歌達于萬里繼其文也聲教暨乎戮荒威武暢乎無外不頓一戟而湟中積石列爲郡縣不下尺紙而夜郞牂牁

莫不延帶殊鄉異域請命下吏繼其武也凡此之類畢陳而備舉爰詔有司凡興復之事集類比次以書來上得一千四百五條與訛造訕之氓與附下罔上之姦辟之濤方黜不復用一時朋附之黨者其言之輕重列其差等分爲三級親書于籍布告中外於休德大動晦而復明朕心庶幾焉宋有天下百五十年垂簾者三小人乘之易制改度斷而復續非天所復命則安能于適發其聲予適觀厥成乎其文實蔡京爲之（係蔡古本朝垂簾者四曾公謂慈聖光獻曹后其盛之德是以獨言垂簾者三而已）

壬寅吳居厚罷門下侍郎（自右光祿大夫授資政殿學士依前官充太乙宮使）制曰朕體貌大臣恩紀惟稱任均佚勤之異禮全進退之宜（具官吳居厚）早服寵榮屢踐華要再尹京甸兩冠民曹自擢近司初持右轄荐由西掖進直東臺參贊政幾屢更歲籥茲舉引年之義數形避位之言封奏繼來悃誠莫奪宜從爾請昭示朕恩增加秘殿之名仍領真祠之秩是爲優遇無怠欽承

居厚自崇寧二年四月除尚書右丞三年九月除中書侍郎五年正月除門下侍郎是年正月罷執政凡四年上章告老故有是命（年譜）罷門下

侍郎吳居厚數請老故事罷政當易所賜方團帶特恩許仍舊服因著爲令（編長）

壬子何執中中書侍郎（自太中大夫尚書左丞除）

鄧洵武尚書左丞（自中大夫守尚書右丞除）

梁子美尚書右丞（自中大夫戶部尚書除）

洵武尚書左丞制曰朕數求一德之臣與之共政惟中外萬物總于文昌而左右二丞實司轄史踐厥次實惟其人（具官鄧洵武）識度高明謀謨忠亮夙以儒學致位登途累績之優簡在朕志曩自憲部擢與機衡任多建明國是允賴宜膺寵命進服左綱於戲惟虛

其心乃能振舉樞慮惟正厥事乃能糾率官聯往服
朕言勿替素守
子美尚書右丞制曰昔在神考若稽周唐正名百工
以熙庶績惟中臺二轄分總六官參替機衡實聯近
弼具官子美賦才閎廓蘊識高明夙繇儒學之華歷試
事任之劇望實俱峻朕有簡知比自民曹領職天府
寬猛交濟治狀顯聞是用酌于師言擢與大政俾據
遠業恪輔朕躬於戲惟虛厥心乃不惑於是非之正
惟常厥德乃不牽於好惡之私往服訓言毋易素守
三月丁酉趙挺之罷右僕射授特進觀文殿大學士佑神觀使

制曰國有輔弼義均股肱顧雖倚任之殊悉隆待遇
之體惟時右揆俾解近司爰即治廷誕揚孚號具官挺
之性資機敏識慮疏通論惟當世之宜知識一時之
變始薦升於文館俄擢替於臺綱逮予訪落之初力
排符祐之邪說方朕有爲之日協成制作之事功洎
冊登於宰司復丕昭於國論閱時未久諗疾亟聞僅
頒賜告之恩行佇勿藥之喜而願還政柄祈即燕閑
繼上封章莫回誠請宜陞華於秘殿往均逸於祠官
申衍爰田式昭異數於戲進而輔于世既觀已試之
能退以遂其私克懋有終之吉祇膺寵渥永介壽祺

挺之自崇寧五年二月入相至是年三月罷冉
入相凡一年引疾乞罷而有是命劉逵既黜挺
之亦以病求免上意復向蔡京故挺之罷後五
日卒年六十八贈司徒官給葬事謚清憲○
七月故觀文殿學士特進贈司徒趙挺之追所
贈司徒落觀文殿大學士始挺之自密州徙居
青州會蔡京之黨有爲京東監司者廉挺之私
事其從子爲御史承京意言挺之交結富人挺
之卒之三日京遂下其章命京東路都轉運使
王寔等置獄于青州鞫治俾開封府捕親戚使

臣之在京師送制獄窮究皆無實事抑令供析
但坐政府日有俸餘錢止有剩利至微具獄進
呈兩省臺諫交章論列挺之身爲元祐大臣所
薦故力庇元祐姦黨蓋指挺之嘗爲故相劉摯
所援引也遂追贈官落職制詞有力沮紹述陰
唱險詖黨繇貞祠復備次輔獲逞忿恚敢肆紛
更之語云○祠部員外郎葉夢得久不遷蔡京
既復相京向所立法度已嘗罷者皆復行趙挺
之劉逵相繼得罪士論紛然夢得召對曰陛下
前日所建立者出于陛下乎出于大臣乎及其

罷之又從而復之亦出陛下乎出于大臣乎夫事不過可作與不可作二者而已審以爲可作出于陛下則前不應廢以爲不可作而不出于陛下則今不可復惟察之於心者審然後斷於事者當今徒見一大臣進以爲可作則法度從而立一大臣退以爲不可作則法度從而廢無乃陛下有未了然於中而不出於已者乎陛下但虛其心參考異同而斷之以理度其可復者復之可罷者罷之無徒以大臣進退爲可否則天下治矣上喜曰得言獨無所觀望遂除起居

郎○政和元年五月丁亥詔除落觀文殿大學士特進贈太師趙挺之責降指揮從其妻秦國太夫人郭氏奏乞也

同日何執中門下侍郎（自太中大夫中書侍郎除）

鄧洵武中書侍郎（自左中大夫尚書右丞除）

梁子美尚書左丞（自中大夫書右丞除）

朱諤尚書右丞（自吏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諤尚書右丞制曰朕仰承天休中外康乂嘉與黎獻守茲太平肆求一德之臣俾與萬幾之政（朱諤具官）氣節剛教才猷清深道學貫於淵微明識該於倫類夙以

文采擢寘甲科夷險備更趨向堅正義存風憲進長儀曹忠讜屢聞國是允賴宜膺柄任備輔朕躬於戲綱轄之地庶尹所瞻其尚體朕用汝之意命令之出於中臺者罔有不臧職業之隸於六官者罔有不肅是爲克稱尚欽念哉

執中以牂柯夜郎諸郡納土及受八寶收復臨洮累遷金紫光祿大夫執政踰四年至三年六月拜相○諤字聖與秀州華亭人執政凡三月是年六月卒於位贈光祿大夫謚忠靖諤始以科第有時名而附會蔡京以進初名紱以黨籍

中有同姓名者遂改今名云

五月庚寅鄧洵武罷中書侍郎（依前中大夫知隨州）

洵武自崇寧三年九月除尚書右丞大觀元年正月除尚書左丞三月除中書侍郎是月罷執

政踰二年

六月己未梁子美中書侍郎（自尚書左丞遷太中大夫除）

二年七月自右光祿大夫特授正奉大夫

八月庚申徐處仁尚書右丞（自試戶部尚書除）

處仁是年十月丁丑憂執政凡兩月十二月起復力辭不起優詔許之

同日林攄同知樞密院事（自太中大夫試吏部尚書兼侍讀實錄修撰依前官除）

攄同知樞密院制曰朕圖任近弼彌綸至和眷茲惟院之臣寔總機衡之要折衝千里孚服四夷惟時公才俾二兵柄（某官林攄）剛毅足以致遠明括足以悅身學際天人之交智周事物之與不次而舉無施不宜西掖北門雅著代言之美省曹京邑稔聞治劇之能惟中外之備更顧險夷之一節參以時望敵自朕心毅銓綜於天官俾幹旋於樞極保乂王室輔翊朕躬行食則動併揖巽數豐則和衆期益講於武經居安慮

危宜坐收於勝算永符一德同底大寧

攄字彥福福州長樂人

閏十月丙戌林攄尚書左丞（自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

鄭居中同知樞密院事（自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中太乙宮使兼侍讀實錄修撰）

居中同知樞密院制曰朕惟右府是為本兵之地折衝樽俎料勝廟堂自匪名德足以服華戎才智足以斷國論者烏能居此位哉我圖其人以稱任爾（具官鄭居中）奕邦舊哲儒學宗師望臨一時士心成嚮頃繇簡注擢二樞庭向使真祠久辭公願肆頒廾命用慰師言於戲共難其選而增重於樞機斯謀斯猷而參輔於台德往祇明訓時乃之休

二年五月攄與居中以牂柯諸郡納土及受八寶收復臨洮並累遷右光祿大夫

大觀二年（戊子）

八月丙申梁子美罷中書侍郎（授資政殿學士依前正議大夫知鄆州）

子美自大觀元年正月除尚書右丞二月除尚書左丞六月除中書侍郎是年罷執政僅二年

九月辛亥林攄中書侍郎（自右光祿大夫尚書左丞除）

余深尚書左丞（自試吏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是歲五月庚申增公師三省長官俸祿戶部尚書左膚等奏言元豐官制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侍中中書令尚書令為三省長官皆正一品職任既重當稱是以制祿元豐中止除左右僕射而公師三省長官地皆虛位未除以故未曾修立俸祿至是請皆當增重其祿以述神考之意並依○六月丙午增置光祿大夫等官易右銀青光祿大夫等官中書省會大觀二年三月十五日釐正寄祿官指揮乞增置光祿大夫以易右銀青光祿大

夫宣奉大夫易左光祿大夫正奉大夫易右光祿大夫正議大夫通奉大夫易右正議大夫通議大夫太中大夫中大夫中奉大夫易左中散大夫中散大夫朝議　大夫奉直大夫易右朝議大夫內有有出身人及帶職人更不轉中散奉直大夫從之

大觀三年(己丑)

四月戊寅林攄罷中書侍郎(依前正奉大夫知滁州)

攄白大觀元年八月除同知樞密院事十月除尚書左丞二年九月除中書侍郎是年四月罷執政凡二年○中丞石公弼言林攄狠愎專恣於唱名之時字多不識詔攄不學無術倨傲弗恭可罷中書侍郎謫知滁州言者不已提舉洞霄宮後進觀文殿學士拜慶遠軍節度使復以人言罷與祠卒贈特進靖康元年以攄蔡京死黨追貶爲節度副使

癸巳鄭居中知樞密院事(自右光祿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

管師仁同知樞密院事(自中大夫試吏部尚書除)

師仁同知樞密院事制曰朕惟致治之原實自本兵之地折衝萬里制勝四夷我圖其人肆敘顯命(具官管師仁)智周事物學洞古今有猷有爲允文允武頃者朕始親於機政爾荐歷於清華逮分定武之符克著元戎之績甲兵不試邊境以寧入掌天官益隆時譽斷自朕志進二樞庭朕命惟休往其祇服

師仁字元善處州龍泉人

癸卯余深中書侍郎(自中大夫尚書左丞除)

薛昂尚書左丞(自試兵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劉正夫尚書右丞(自試工部尚書兼侍讀實錄院修撰遷中大夫除)

昂尚書左丞制曰朕躬覽萬機圖回四海思得忠良之士式居輔拂之聯(具官薛昂)直諒多聞柔嘉維則學古聖人之道爲時儒者之宗西掖東臺辟雍泮水踐揚滋徧聞譽惟休擢長五兵益多嘉績宜進司於綱轄肅典領於機衡往其欽哉服我休命

六月甲戌朔管師仁罷同知樞密院事(自中大夫罷授資政殿學士依舊充佑神觀使)

執政僅兩月引疾乞罷而有是命(尋卒)

丁丑蔡京罷左僕射(爲太師守太乙宮使)

制曰進而經體久專秉於國均退以辭榮宜遂去於王室眷時元老懇解繁機其號蹇典之隆以副具瞻之舊誕揚丕號敷告治廷(具官蔡京)業廣而器宏智通而

用博造微之學貫道藴以無遺致遠之才應事倫而
有裕蚤受知於先帝繼被遇於泰陵肆予總攬之初
方切紹承之助首延登於丞轄再入冠於台衡八載
於茲庶績用乂顧方隅之綏靜加年數之順成思共
享於太平乃力陳於疾𤻲章屢却而復上詔亟諭而
莫回重違乃誠憫勞以事宜席師垣之峻俾司真館
之優仍衍爰田併敦采食以厚股肱之重以昭體貌
之殊於戲明哲保身雖弗居於寵利忠嘉告后當無
廢於燕閒尚懋遠圖以膺多福
京自大觀元年正月拜相至是年六月罷再入

相凡三年引疾乞罷故有是命仍詔請給恩數
並依見任宰相例未幾上章乞骸骨遂以太師
致仕仍舊提舉編修哲宗皇帝實錄進封楚國
公仍朝朔望大朝會許立相班○先是石公弼
言自京任用外則生事於四夷內則殫竭於民
力託爵祿以廣私恩濫錫予以蠹經費京處人
臣富貴之極尚懷不滿徼福不已至於假利民
以決興化之讖水託祝聖而飾臨平之山勢毛
注言蔡京位極人臣爵無可加擅持威福震動
中外四方多士惟知奔趨宰相之門而不知君

父之尊文呂攜省一毀而盡遠傷元豐之偉蹟
近累陛下之述事謂忠於君可乎臨平新塔乃
京私域之高原土木百出一境騷然上假朝廷
之威力下便宰相之私計謂忠於君可乎公弼
又言京罷相以三師就第提舉修實錄於京計
則得也為朝廷之謀則未為京誤國蠹民而盤
據權勢既有去志餘威震於羣臣人情防於後
患又言陛下既已灼見姦慝斥去邪黨皆是京
援引表裏相濟之人京宜恐懼修省即日引去
今乃督然無所畏憚朝會班宰相之上議論為

彈壓之說甚無恥也按京當國日久威權日深
親戚朋黨盤據中外宋喬年父子止是子婦之
父兄耳假借任用遂從常選擢至從官引林攄
於中書是除論議惟京是聽而已其輕朝廷罔
君上如此等事何可悉數○太學生陳朝老上
書曰蔡京姦雄悍戾詭詐不情徒以高才大器
自處務於鎮壓天下於是出而銳然更張以謂
天下後世無以復加以蔡京之所為求其所欲
其爲害蓋將徧四方之廣覃萬世之遠而未艾
也厥今官爵冗而非才雜進財用竭而妄費無

巳恩澤濫而僥倖成風科配苛而農民重困釋
老盛而寺觀　興修造多而土木耗宦豎縱橫
而權移小人學校紛更而士失所業諛佞成俗
而上不聞知恩寵上分而人多侮法錢與法俱
重而無術以平之推其弊之所在良由士出其
門人無所守各懷私恩而不知國家之公議幾
成風俗且爵祿名位天下之公器權臣盜之以
植私黨最國家之大患況蔡京尤能深結陛下
左右近習之人故此曹爲之隱蔽是以公肆誕
謾莫敢誰何京既謝事尚猶安處上都門闌如

市交結內貴其意猶欲覬它日復用也乎時出
入門下之人恐其去國失所倚恃旁爲之助陛
下何不察歟願寘之遠方庶以杜絕其望○是
年十一月詔蔡京合得致仕恩澤外長子顯謨
閣直學士承議郎提舉醴泉觀攸除樞密直學
士次子宣議郎倏除直秘閣餘依故事四年五
月甲子詔太師致仕楚國公蔡京特降授太子
少保致仕
制曰政事所寄尤嚴誤國之誅人臣之姦莫重欺君
之罪我有常憲揚於大廷具官蔡京頃以昔才久膺柄任

兩冠台衡之峻三登公袞之崇庶圖爾庸以弼予治
而總秉機務出入八年事廢紊於將來謀悉違於初
議擅作威福妄興事功輕爵祿以示私恩濫錫予以
蠹邦用借助姻婭寵布要途聚引兇邪合成死黨以
至假利民而決興化之水託祝聖而飾臨平之山豈
曰懷忠殆將徼福屢有告陳之迹每連狂悖之嫌雖
僅上於印章猶久留於里第偃蹇弗避傲睨罔悛致
帝意之未孚昭星文而申譴言章繼上公議靡容固
欲用恩難以屈法宜褫師臣之秩俾參宮保之官聊
慰羣情尚爲寬典於戲天事恒象明罰所以弭灾人

道惡盈省躬所以引咎往欽善貸無重後愆字文中承詞く敘玉蔡京貴居翰林中行詞略不假借當時是母本勝非則以此責詞乃內翰張閣所作恐勝非誤
先是彗出奎婁間上以星變爲憂懼而言者交章
疏京罪惡遂有是命給事中何昌言請以臣僚
章奏報行之遂檢會如昌言請焉臣僚上言京
頃居相位擅作威福權傾中外輕錫予以蠹國
用託爵祿以市私恩謂財利爲有餘俱出誕謾
務夸大以興事肆爲騷擾援引小人結爲死黨
假借姻婭布滿要塗以至交通豪民興置產業

役天子之將作營葺居第用縣官之人舡漕運
花石曾無尊主庇民之心惟專豐己營私之計
若乃名爲祝聖壽而修塔以壯臨平之山勢詑
言灌民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讖語致侄俁之告
變而謬爲心疾受孟翊之詭言而與之官爵趙
眞欲輔之以妖術張大成竊議其姦慝駭動遐
邇聞者寒心始者京再罷相士民稱慶以謂京
去朝廷必矣旣罷以祠宮又許其致仕賜以蘇
州南園尚無去意非天有以警悟陛下則人力
何能爲哉詔曰蔡京權重位高人屢告變全不

引避公議不容言章屢上難以屈法特降授太
子少保致仕依前楚國公在外任便居住尋又
下寬大之詔曰比以舊輔蔡京擅作威福屢致
人言褫官斥外申嚴邦憲足示懲戒尚慮怨仇
乘時騁志下石傾擠彈擊不已遂至矯枉過中
疾惡已甚宜伸寬宥曲全始終十月丙申朔詔
禁捕僞詔僞詔曰前宰相蔡京公行狡詐行迹
詭祕所以起天下之議今州縣有蔡京蹤跡著
皆削除有朋黨之輩悉俱貶抑詔姦人乘間撽
撰詔書鼓惑羣民可立賞典購捕臣當考蔡京之所專令而

言之其事止於十有四細上常判君父結與援輕爵祿廣費用變法度妄制作貪專諛鉗臺諫
熾親黨長奔競崇釋老窮土木黷邊略啟邪言之其事數十萬言不能盡其絲栗長編 ○
政和元年八月乙未太子少保致仕蔡京爲太
子太師依舊致仕二年二月戊子朔詔太子太
師致仕蔡京兩居上宰輔政八年首建紹述勤
勞百爲降秩居外荐歷歲時可特復太師仍舊
楚國公致仕於在京賜第居住四月甲午燕宰
執親王於太清樓上親爲之記蔡京上記曰云
云 四月太師致仕楚國公蔡京言二子儵脩蒙
恩判登聞鼓檢院儵脩見任直秘閣自恭行宮

制以來庶帶館職者不領在京職事昨大觀中
嘗蒙除授曾具懇辭遂改差在京宮觀伏乞依
例改差詔儵提點萬壽觀脩提點醴泉觀老姦
猶知守故事不可不著也長編

辛巳何執中左僕射自行中書門下侍郎授特進爲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制曰惟前代之建官執先輔相兼舊人而共政尤屬
老成眷言腹心之臣久貳機衡之任肆加考謹宜在
褒延其誕布於綸恩以式孚於朝聽具官何執中高明而
守正純厚而有常才兼文武之優學貫天人之賾自
出陪於昌運首被遇於先朝爲世名儒事朕潜邸方

之始已召寘於從班逮躬覽之初遂擢參於近
弼謀有嘉而必告事雖劇而勿倦備嘗夷險之更克
茂始終之節朕念持盈者係太平之盛敕命者謹時
幾之微矧孤紹於成模敢忌荒於既治眷言予采以
共濟於康功式遷爾勞蓋莫踰於壽俊其登庸於左
揆兼總務於東臺進序勳階衍封采食併厚寵章之
峻用昭眷意之隆於戲罔不同心傅說所以迪商后
咸有一德伊尹所以格皇天尚繼美於前人以孚休
於永世
政和二年四月以哲廟實錄奏書除司空十二

月受元圭除少傅三年四月改太宰兼門下侍
郎八月燕樂成除少師封榮國公○太學生陳
朝老上書曰陛下即位於茲凡五命相矣有若
韓忠彥之庸懦曾布之贓汙趙挺之之蠢愚蔡
京之跋扈今復相何執中是猶以蚊負山也
大觀四年庚寅
二月己丑余深門下侍郎自中大夫中書侍郎除
張商英中書侍郎自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中大乙宮使除
侯蒙同知樞密院事自朝奉大夫試戶部尚書授中大夫除
侯蒙同知樞密院制曰朕惟若古有訓無競惟人眷言偘
庭實本兵柄內以協謀於三事外以制服於四夷輔
成道德之威緊賴魁閎之任具官侯蒙方嚴敦大明允惠
和智周事物之宜學貫天人之際蚤由儒望洊歷要
塗擢寘中司憲綱以振進長民部邦用乃豐表著朝
廷名重天下宜參帷幄之畫以敉疆場之虞於戲縝
忠遂良朕克祇於前憲安民和衆爾尚懋於遠圖其
服寵章以永忠譽
商英拜入政府四月至是年六月拜相○蒙字
元功高密人
五月戊午余深罷門下侍郎除資政殿學士依前中大夫知青州

深自大觀二年九月除尚書左丞三年四月除
中書侍郎四年二月除門下侍郎是年五月罷
執政凡二年上章乞罷故有是命
六月乙亥張商英右僕射自守中書侍郎授通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制曰朕獲承至尊嗣有令緒求思萬事之統孰共濟
於始終亦惟一德之臣以克相於左右眷言近輔夙
著殊庸宜申倚注之誠俾正弼諧之次誕揚顯號孚
告明廷具官張商英敦大而裕和直方而通敏學貫聖言
之蘊爲時儒宗才周世務之微實古王佐蚤受知於

神考繼被遇於泰陵荐更中外之榮居右賢勞之助肆予總覽首預褒延粤由從班擢陪政路八年去國雖備歷於險夷一節還朝曾無移於忠亮自再肩於圖任方允賴於將明謀惟其臧言期有補朕憂勤既治戒懼無虞土爲思先烈之承下則懷民隱之郵法度修矣而尚資於總核夷狄服矣而尤切於撫綏人材既衆而待原省之方邦國雖豐而急均節之度欲輔台德時可牢於天心莫如汝諸庶幾熙於帝載其進登於右揆仍敷白於予衷適求厥寧克成爾續於戲惟守正可以式百辟惟同寅可以經大猷往服訓辭以對休命

蔡京再罷相遂以張商英爲右僕射商英乃辭而後受初蔡京既貶人心大悅是時方久旱彗出余斐間及商英視事之明日大雨彗不見上亦喜甚書商霖二字賜之於是唐庚作內前行以紀其事其詩曰內前車馬撥不開文德殿下宣麻迴紫微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文昌臺旌頭昨夜光照牖是夕收芒如秃帚明日化爲甘雨來官家喚作調元手周公禮樂未要作致身姚宋也不惡卿時雨翁當國年民間斗米三四

錢□末 ○先是呂惠卿既反目於王安石乃進安石二手簡又進日錄四卷四卷之內俱鋪陳
執政以後歸美之迹自明其忠故當時安石詆毀之說不復見信於神宗而安石由是重得罪安石所著八十卷乃效惠卿日卷爲之也陳瓘曰安石此書詆誣宗廟厚誣神考蓋著撰日錄在退居鍾山之時讀其書論其事不考其時可乎熙寧中瓘貶廉州乃著合浦尊堯集以日錄詆誣之罪歸於蔡下而不忍以安石爲非其後蒙宥北歸大悔前言之過復著四明尊堯

之書痛絕王氏以發揚熙寧用捨等臣本末之緒而自明區區改過之心書藏之於家尊堯者蓋以神考爲堯而主上爲舜助舜尊堯也會右僕射張商英請以熙寧元豐政事類而編之曰曰宋皇政典爲萬世不刊之書以章紹述之實如宗廟官制新省差除三舍導洛回河保甲將兵免役青苗吏祿之類臣所定篇目大綱如此無稿如尚書之有序序其所以某法緣此事此意爲此設當時詔旨看詳申明等類撮其機要而裁集之庶使天下知其本原因政襄畢詣從

之於是商英鄭尚書省令聽置局典領之又書
旨下瓘取崇尊堯集瓘乃具表以黃帕封題繳
申典局乞進入於御前開拆或謂瓘當徑申局
中而通書丞相瓘曰瓘所恨在此不能直達乙
夜之覽耳豈可通書耶彼爲宰相有所施爲不
於三省公行乃置局建官若自私者人將懷疑
而生忌正恐尊堯至而彼已動搖矣遠其迹猶
恐不免況以書耶繼而悉知瓘言商英既罷縣
左僕射何執中乃上奏請正尊堯之罪詔陳瓘
自撰尊堯集語言無緒盡係詆誣不行毀棄送

與張商英意安所用特勒停送台州羈管蓋辟
雍初成之日而執中特爲吏部尚書請開學殿
使都人士女縱觀安石坐像而瓘於尊堯集序
表之中嘗論及之以故執中啣瓘也丁未錄
丙申薛昂罷尚書左丞授資政殿學士依前中大夫知江寧府
昂自大觀三年四月除尚書左丞是年七月罷
執政踰一年罷從所請也
八月乙亥劉正夫中書侍郎自中大夫尚書左丞除
侯蒙尚書左丞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
鄧洵仁尚書右丞自翰林學士承旨太中大夫知制誥兼侍讀除

正夫執政凡七年至政和六年五月拜相○洵
仁緒之子洵武之兄
庚辰吳居厚門下侍郎自資政殿學士宣奉大夫醴泉觀使除
十月丁酉鄭居中罷知樞密院事自正奉大夫知樞密院事罷授依前觀文殿學士中太一宮使
居中自大觀元年閏十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三
年三月知樞密院事是年十月罷執政凡三年
至是皇后鄭氏上表以與居中爲同族不欲使
之預政事故有是命　大觀二年二月御史中
丞吳執中言祖宗以來戚屬不得預政故禁之

甚所以憂深慮遠至矣比下明詔追述先志俾
中外勿復援引韓忠彥例瑕爲三省執政官
世世守之著爲甲令崇寧二年七月繼嘗以鄭居中知
樞密院事而後宮恐懼知詔旨之不可違也懇
請罷免曾未幾年復申前命中外未免於疑矣
上封還疏手詔批諭所以用居中之意執中乃
已十朝綱要
庚申吳居厚知樞密院事自宣奉大夫門下侍郎除
政和元年辛卯
三月癸酉王襄同知樞密院事自試吏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制曰朕丕承前烈率籲衆賢矧樞機宥密之司參輔
嚮疑丞之地延登俊傑協濟事功具官王襄剛方而肅恭
敦厚而敏達學造六經之奧智周萬事之幾緯著忠
勤荐更委任分符外閫夙推鎮撫之能持橐從班備
罄論思之益比從起部進長天官銓衡盡公詔實兼
美宜陟本兵之貳俾攄經遠之猷方今異域梯航邊
民耕稼及此承平而無事所宜思患而預防益堅乃
心以稱休命
八月丁巳張商英罷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
制曰當軸處中義莫先於體國承流宣化政必在於

宜民雖用捨之有殊實內外之無間式孚大號用告
多方具官張商英擢於廢棄之餘付以經綸之重庶凝動
績克濟事功謂險夷之備嘗宜年德之彌劭越陪宰
路旣閱歲時而乃密引羣邪陰搖先烈誕謾自恣寖
虧享上之忠狠傲弗恭殊失爲臣之體涵容滋久教
戒罔悛非徒有拂於師瞻固已大喧於公論纔披爾
奏良動予懷儻端揆之旣居豈諆謨之可託載念弼
諧之舊特優進退之恩峻秘殿之崇班往陪京之近
服以昭舊眷以示私恩於戲秉我國鈞固欲曲全於
體貌留予京鑰斯爲致厚於股肱虛乃自貽咎將誰

執勉服成命往其欽哉
商英自大觀四年六月拜相至是年八月罷入
相踰年臣僚論其昔嘗交通中貴求爲右僕射
今又結近臣郭天信使之借譽爲固寵之計又
引上書邪等及傾姦害正之輩使爲肘腋濟其
邪謀凡十皐而罷拜罷錄○商英旣罷相知河南
府已而言者以其意欲動搖國是有害紹述於
是落職改知鄧州未幾自通奉大夫降授大中
大夫十月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衡州安置二
年正月戒諭士子勿傾搖國是其言曰商英昨

以頗僻之學詭險之論鼓惑衆聽呼吸羣邪天
下之士汨於流俗者咸仰之爲宗近來敕牓戒
告庶幾士知所嚮矣今則深慮士人舊習不除
尚敢詆誣先烈肆毀新政傾搖國是有害紹述
及學術不正特立議論見於程文者並於卷
詳加簽貼具析姓名當議痛與懲戒仍劄下知
舉蔡薿四月詔衡州安置張商英放令逐便初
商英旣聚太學生有訟商英冤者上以語蔡京
京乃上奏乞放許商英自便詔從之三年六月
復責授汝州團練副使以泰州李彪作殿試策

題及答語言指斥乘輿及嘲訕大臣等罪張商
英時以爲亭彪事在赦前故有是責宣和元年
十二月壬午觀文殿大學士張商英卒時陳瓘
寓山陽方與賓客會食聞之遽止酒而起嘆傷
久之客有以爲疑者瓘曰張固非粹德且復才
疎然時人歸向之今其云亡絶人望矣近觀天
時人事必有變革正恐雖有盛德者未必孚上
下之聽殆難濟也未幾瓘亦寢疾浸至大故○
熙寧初王荆公薦章惇召爲中書檢正被命爲
夔峽湖北路察訪相度蠻事夔之監司知州被

其淩辱俱不堪相與謀曰有知渝州南川縣事
張商英者其才辨可與章公敵一日召於末坐
商英 著道士服來長揖就坐惇好大言商英
又爲大言以勝之惇喜歸而爲商英於荆公以
中書檢正官召商英自此進熙寧五年加監察
御史裏行時神宗厲精政事商英言陛下即位
以來更張數十百事而最大者有三曰免役曰
保甲曰市易三者得其人緩之則爲利非其人
急之則爲害陛下與大臣宜安靜休息擇人而
行之則太平可以立致哲宗嗣位除開封府推

官時朝廷稍更新法之不便民者商英上書謂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今先帝陵土未乾奈何議
更變乎紹聖元年以右正言召遷左司諫商英
觀望時政言蘇軾論合祭天地非是乞加罪又
言呂大防梁燾范祖禹吳安詩劉唐老孫升韓
川皆坐與言司馬光文彥博負國呂公著不當
謚正獻云云及商英爲相務更蔡京所行事省
六路上供錢鈔改當十錢爲當三罷內藏出剩
鹽鈔歸之有司天下翕然推重時內侍楊戩提
舉後苑興作有勞除節度使商英不可奏曰祖

宗法內侍皆寄資無至團練使者有大勳勞則
別立昭宣和政和慶等使以寵之未聞建節鉞
也戩銜之會御史中丞張克公劾商英很傲弗
恭等罪除觀文殿大學士知河南府商英慨慷
敢言事然詭論不常在元祐時獻嘉禾頌以文
彥博呂公著比周公至紹聖間乃極言其短嘗
作祭司馬光文極其稱美已乃追論其罪始也
排擊元祐諸人甚力迨爲相則從而引用之蔡
京置之黨籍中其實繇熙豐進也大觀之政矯
革時弊天下稱之平生學浮屠法號無盡居士

卒年七十八(錄丁未) 欽宗靖康元年二月商英贈
太保
九月戊寅王襄罷同知樞密院事(以中大夫知亳州)
制曰樞要之臣朕所倚任苟虧忠節理不可容宜正
常刑以警在位(具官王襄)挾詭譎之智奮縱橫之謀中以
罪辜屢貽廢斥比加拔擢復賜甄收與叅典選之崇
遂二本兵之重寵私厚矣報効蔑然而密交近侍之
臣姦肆薦延之論朋姦罔上黜罰何逃其罷政機往
分符竹宜務循省以副予寬矜
襄自政和元年三月除同知樞密院事執政僅

半年以薦引近侍故有是命
政和二年(壬辰)
五月己巳蔡京以太師楚國公三日一至都堂議事
(自太師致仕守)
制曰論道經邦莫大維師之任貪賢貴士斯爲有國
之光朕紹祖考以宅尊攬英豪而制治眷茲舊弼揆
自先朝夙講明良之高殊嚮具瞻之素肆淵敎曰誕
告明廷(具官蔡京)器博而行孚道全而德備學貫六經之
奧智周萬務之微允藉宏材宜居上宰致主以追前
烈博古而緝熙工知無不爲言皆可績與從任用以

近登廊廟陳繼志之謨灼見治安之効始終一節磨
不磷而涅不緇勤勞八年進以禮而退以義勳標竹
帛名光鼎彝眷向耿元衡之煩祈遂安車之適久茲謝
事孰與替元矧今法度彰而克底於美成好惡明而
畢協於公議念守文而怵惕思垂統之艱難蓋將嚴
分義以弭奔競之風振紀綱以肅婾情之習正人心
而邪說泯究國是而衆惡消俾懷惠敵愆者熸滅其
非謀而壞植散羣者率由於直道必有作興之術豈
無不變之方雖予表正於萬邦資爾儀刑於四海庶
共熙於大政宜還冠於公朝俾疇爰賦之多庸示寵

章之渥內隆望眷外協輿情於戲同德同心斯契太
公之望惟和惟一爰存伊尹之書尚小物之克勤庶
猷訓之時式茂服休命往其欽哉
是年二月戊午朔詔降授太子少保致仕蔡京
復太師在京居住先是大觀末上頗厭京因星
變出之又以歸臨平之山決興化之水等事謂
其有不利社稷之心貶太子少保居杭州上用
張商英爲右相商英藐視同列聞言並興上不
樂罷之京密結納內臣童貫因貫使大遼歸許
言虜主問蔡京何在上信之遂召京復太師仍

舊楚國公致仕又賜詔書開諭之錄丁未 五月己
卯詔賜蔡京曰臨平置塔初因錢氏尊相名寺
起於治平匪緣近年創有增建蔡京忠貫金石
志安社稷八年輔政一德不渝羣邪醜正意在
中傷肆爲無根之談蜚爲不測之禍比從閱實
灼見厚誣惟大臣立朝誼當自任而哲王圖任
何畏巧言顧予心之寔孚豈衆言之足慮聿加
開諭毋或介懷編長 十二月以受元圭進封魯國
公六年四月庚寅詔蔡京三日一朝仍赴朝堂
及輪往逐省治事七年九月明堂告成進陳魯

國公辭不拜十一月詔蔡京告老乞體可五日
一朝次赴都堂治事
六月己丑余深門下侍郎
再入政府五年至七年十一月拜相
政和三年癸巳
五月辛巳何執中改太宰
執中以二年十二月受元圭除少傅是年正月
改太宰兼門下侍郎拜罷錄 八月燕樂成除少師
○政和二年九月癸未詔改三公三孤左輔右
弼太宰少宰官名太尉改爲武選一品詔曰前

代以僕臣充宰相之任六卿爲三公之官昔我
神考有志改爲或未遑暇朕適追來孝若昔大
猷稽三代公孤之名效左輔右弼之號是正名
實惟古之師官不必備而惟其人施於新書克
祇厥服以成烈考之志宜以太師太傅太保爲
三公少師少傅少保爲三孤以左輔右弼太宰
少宰易侍中中書令左右僕射之名舊以太尉
司徒司空爲三公及尚書置令並罷又詔太尉
古官舊掌武事雖循秦漢爲三公之任名稱已
久可改爲武選一品之任在節度使之上其儀

物班序居執政之次見燕翼編年 十月乙酉朔詔檢
校官除太尉依舊外司徒爲少傅司空爲少保
左輔右弼太宰爲正一品少師少傅少保爲從
一品中書省尚書省言契勘太尉在第一品開
府儀同三司在從一品執政在正二品節度使
在從二品欲太尉入從二品在執政官之下節
度使之上執政官俸錢二百貫欲太尉減半月
給一百貫詔從之餘並依執政官仍立兩班○
十二月己亥改檢校太尉爲檢校少師十月二日少傅
少傅與不改改太尉作少師及令方改之 ○蔡絛國史後補曰國朝

沿唐故事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尚書令侍中中書令爲三省長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宰相元豐中官制行皆如故獨改平章事爲尚書左右僕射至政和初劉追周官之制遂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易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少蓋古謂之三孤孤之名不雅馴因以爲三少焉尚書令則國初太宗皇帝嘗爲之後不敢拜以爲故事則如故若侍中中書令因易爲左輔右弼左輔右弼雖亦備名然亦未始除授者至左右僕射則改爲太宰少

宰又復存太尉乃倣秦漢以爲掌兵官其恩禮儀備咸視執政蓋特命武臣爲而三公各當時謂官不必備惟其人非前日之制爲官稱而已乃職在也故以三公則兼領三省事宰相未嘗不兼領但不若今制以三公則總三省爲官長時魯公既爲太師乃號公相蓋以三公而下兼相任者然魯公懼權重固辭此禮丐免書門下省所以丐免書門下省者以樞密院事皆過門下不欲任兵柄故也上始不聽魯公曰今獨臣免書而已是其制固存乃從之行之久矣宣和

七年伯氏李邦彥力攻魯公既罷而致仕乃改太師直以尚書令代爲三公蓋塞復相之路而使不敢拜焉爲尚書令唐太宗也當時有失稽考但存本文

丁丑吳居厚罷知樞密院事自宣奉大夫授武康軍節度使知洪州

制曰邇□帷幄同一體以致君作屏藩垣長萬夫而觀政倚重□□乎中外申恩宜厚於始終延聽耆英懇辭機務渙發褒□之命用昭沖退之風明告治廷宣孚衆聽具官吳居厚器涵方重學造淵微篤周畏之小心韜經綸之大略逮事神考亟陞持橐之嚴被知泰陵嘗冠司元之重爰暨纘臨之始擢居丞輔之聯參

四近以陳謨歷百爲而盡瘁自載登於黃閣旋召掌於洪樞謀論發必有稽風力晚而彌劭規恢遠馭靡煩折箠而威懷謦欬精忠方在虛心而毗倚遽閱囊封之上願從閭里之安章屢却而復來誠有加而莫奪求念元豐之侍從久陪嚴廟之贊襄是用錫武定之旌旄涖南昌之民社兼敦井賦併衍真租爲搢紳晚節之光遂錦繡故鄉之樂式隆體貌允慰賢勞於戲十乘啓行尚賴壯猷之助萬邦爲憲豈惟黃髮之詢毋實爾音乃心王室

居厚自大觀四年八月除門下侍郎十二月除

知樞密院事是年正月罷再入政府踰二年至
是又上章告老故有是命從優禮也卒年七十
九贈開府儀同三司
同日鄭居中知樞密院事（自特進觀文殿學士中太一宮使兼侍讀除）
居中再入政府踰三年至六年五月拜相
四月癸巳鄧洵仁罷尚書右丞（自通議大夫授依前官充資政殿學士知亳州）
制曰身任大臣義當體國苟懷讒而罔上但胥動之
浮言公議謂何典刑斯在宜申明罰以警官邪（具官某）
任蚤被東求踐揚禁密締交近習藉以游談陰舉憸

人結爲死黨熒惑國是以遂己私頃以久資從班擢
治政路顧衆懟之既逐猶居位之自如進則面從初
無享上之意退始腹誹益圖附下之謀言章繼騰朕
難獨已尚以嘗侍帷幄務全始終加秘殿之隆名付
近畿之便郡往加循省毋重悔尤
洵仁自大觀四年八月除尚書左丞至四年四
月罷執政凡三年以臣僚論列洵仁締交黃經
臣故有是命
己酉薛昂尚書右丞（自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除）
○四年八月乙巳改端明殿學士爲延康學士
樞密直學士爲述古殿直學士恩數品秩並如
舊（附見）
政和六年（丙申）
二月童貫簽書樞密院事（自檢校少保武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陝西河東河北宣撫使除）
制曰安疆者道德之威莫重本兵之寄經綸者文武
之用式隆馭遠之圖乃眷勳臣久宣廟略爰正樞機
之任仍費命數之加肆輯朝紳重孚留綍（具官童貫）端莊
而肅毅敦裕而剛明氣鍾海嶽之英材擅邦家之傑
精神享上備忠孝於一身敏識造微洞毫釐於千里

耻由師錫夙簡朕知方恢疆土以昭先人之功肯崇
詩禮而謀中軍之帥有截其所誕開河隴之區弗廷
克奔坐讓氐羌之域爾將闡威而西內殊鄰慕義而
納交比參機於合廬兼奮庸於簽樞增峻撫邊之權
載遏殄寇之行矯矯虎臣悉遵號令嘽嘽王旅惟所
馳驅摧堅城於障塞之衝俘醜虜於軒墀之下寶麻
實繁外安六路之虞足食足兵內復兩河之利屬役
司之軍務嘉底績以疏恩更大鎮之節旄極三公之
位茲進專密庸併衍眞租於無作好之私時乃懋功
之勸於戲中伯吉甫既四國之於蕃吉甫來歸宜萬

邦之爲憲其益資於協濟庶克廸於丕平爾有乃心
奚俟多訓

貫開封人五月除檢校少傅充威武軍節度使
權領樞密院事七年十二月庚子除檢校少師
寧江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領樞密院事
元符末徽宗置局於錢塘且訪求古法書圖畫
之屬貫以內供奉主之蔡京方謫居與之游京
有能書名自書屛障扇帶附貫以進踰年入爲
尚書左丞京德其輔已既相始開邊議收復靑
唐命貫爲監軍積功累徙奉寧軍節度使貫恃

功稍自專軍政選置將吏官爵皆挾取中旨不
復關朝廷稍忤京意徽宗欲除貫開府儀同三
司京曰貫以宦者建節鉞過矣使相豈所當得
邪乃止自是兩人始交惡○政和初貫奉使契
丹還益用事廟謨兵柄皆屬焉遂領六路邊事
以太尉爲陝西河南河北宣撫使遷開府儀同
三司權簽書樞密院河西河北兩房事於是徽
宗曰元豐官制樞密院官置知院同知院事其
簽書院事未嘗除授趙瞻王巖叟劉奉世並係
元祐差除今童貫宣撫陝西等路帶行簽書與

官制有礙貫見係儀同即宰相之任也可改爲
權領樞密院事拜太保河中節度遷太傅封涇
國公○祖宗法閹宦不授漢官有功則於藩官
轉遷至是則引拔之或至節度使弓箭手有分
地得以保其鄉里墳墓至是則使居新邊禁軍
逃亡者罪至死不貸至是則許改刺別軍邊備
軍政自貫壞矣

○初童貫附蔡京以進既顯復與京異久則抗
衡弗肯下京京嫉之及貫兼宣撫河北遂欲專
北事京愈不堪是歲貫又上平燕策謂當分兵

撓燕薊而後以重兵取雲中上遣承宣童師敏
持貫策示京京第留之京一日留身奏曰貫徒
有虛名爾無能爲也臣豈不知伐國大事安危
繫之陛下何以付貫上意頗沮京卽劾貫前後
壞邊事今又欲開邊釁小人必亂國章凡四上
上乃下議除司空令致仕而罷所領時置三少
無司空蓋欲別異之也貫大懼遂邀京等出城
置酒厚甚以二犀帶遺攸會攸力救解之京議
遂格於是京罷省細務五日一朝貫時領樞密
院遂日出赴朝班若京是日入則貫避不復朝

他日則如故時上眷京亦稍衰矣京實創起北伐事嘗曰此事只我了得及與貫爭權邪勝遂有敵國不可伐之言故上亦不信或曰京未始有此言於上特其子絛假託以欺世云○貫之使遼也信燕人趙良嗣之言印條上平燕之策選使由登州聘金國於海上議夾攻遼取燕眞十四州地會方臘叛命貫南討以爲江浙淮南等路宣撫使傾所聚兵以往徽宗以賊熾爲慮親握貫手送之曰東南事盡以付汝不得已者徑以御筆行之臘就擒以功進太師封楚國公

復宣撫陝西河東河北路○宣和四年女眞報遼主延禧敗走邀我師夾攻於是貫統諸將兵十五萬屯近邊虜以敗盟責我追我軍至故城南而還遂詔班師時蔡攸亦以副使至河間宰相王黼力主再興師之議悉諸路兵二十萬會三關詔貫攸毋歸遼后蕭氏遣使奉表稱藩乞損歲幣以復舊好貫怒其不納土麾而去之虜追我師至涿州我師復大敗自熙寧以來累世所積掃地盡矣貫再舉取燕不能下金人已取燕志益驕使往返邀索不已卒以遼人舊歲幣爲數四十萬又益以六州代稅緡百萬奉誓書以往方命交地五年貫與攸以兵入燕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力悉爲金人席卷而去蓋彈國力以數百萬計所得者空城而已貫上表告功落節鉞爲與太師加封徐豫國公越兩月命貫致仕

四月辛未何執中以太傅致仕（自少師太宰門下侍郎授太傅榮國公致仕）

罷相

制曰進則經邦任陟宰司之峻退而就第寵升帝傅之榮保茲名節之全寔乃初終之美其誕揚於渙號

用褒顯於崇功（執中具官何）敦重而有容直方而不撓蘊濟務之圖而將以遠識抱匪躬之操而持以忠心蔚爲儒宗達不闘於離道特推王佐進必務於輸忠粤秖事於潛藩旋登庸於揆路宣王之倚方叔克賴壯猷高宗之式卄盤亦惟舊學時若格天之業蔚然冀枕之勳丞弼八年勤勞百度比已諳於勿藥方虛佇於賛元有懷知足之規遽起告歸之志露章來上引諭莫回而益解於政機遂獲休於家食閔勞以事思寘乃誠特蕃命數之隆惇爾老成之厚咸有一德念克底於成功玆惟三公用載光於得謝衎封賦邑加

食爰田推貂冠亦爲之華從鳩杖安車之適朕言頓
望垂訓無窮於戲下膏澤於民予敢忘於丕績告嘉
謀於后俯伊有於遐心祇服殊榮永綏備福
執中自大觀三年六月拜相是年四月罷入相
八年至是累上章乞致仕上以潛藩舊恩故優
禮之○國朝自張士遜以宰相致仕七十年間
繼之者惟執中焉七年十一月太傅榮國公致
仕何執中薨年七十四上臨奠極哀贈太師追
封清源郡王諡正獻執中性謹畏嘗戒邊吏無
生事節浮費惜人才寬民力然爲徽宗言之自
以由攀附恩致位宰相雖居富貴未嘗忘貧賤

時事略
五月庚子鄭居中太宰自特進知樞密院事授少保太宰兼門下侍郎
劉正夫少宰自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授特進少宰兼中書侍郎
居中太宰制曰格於皇天實繫替元之任渙其大號
罔非同德之求若時樞筦之臣乂欝鈞衡之望用熙
帝載俾正台司式治剛門之良誕告治朝之聽具官鄭居
中高明而篤厚直諒而純和識探道奧之微謀合皇
猷之蘊馳顏閔之極摯蚤擅儒宗非堯舜則不陳是
爲國器粤繇簡識荐被褒揚徧躋禁路之華再陟六

兵之峻直道之行兆撓辰猷之告允臧進則盡忠義
不阿世退而載采言可底行替名實之並孚歷險夷
而一節肆念績承之重莫先圖任之能有能奮庸既
灼知於弼直乃立作相期遂顯於謨明載宗爲國之
九經以乂建邦之六典陰陽和而萬物得燮茲一氣
之元上下交而其志同惠在四鄰之睦允迪朕志畢
協師虞就升亞保之崇賁克佇武公之美化疇封井
戶加食租田併隆體貌之恩增重股肱之寄於戲帝
賚予弼茲用寘於廷登民具爾瞻益毋忘於夙夜若
古有訓無競惟人惟說命之賢乃像如尹躬之佑厥
后從欲以治罔不同心尚克邁於遠圖以對揚於休

命
正夫少宰制曰灼於四方蓋本明良之會式是百辟
莫先丞弼之圖乃眷宗臣蚤隆幾務具協民瞻之素
俾居宰揆之崇祈選剛辰寘予列辟具官劉正夫直清而惇
裕閑博而醇深行高儒席之珎識探聖文之奧廸九
德之美蔚然著蔡之資挺三俊之休允矣嚴廊之望
歷更中外綽著猷爲頃入輔於文昌旋進參於政本
夙勵致君之節動昭享上之誠入告辰猷甘克從先
王之烈肆疇嘉績准簡在上帝之心言輒契於朕謀

人莫渝於汝守若昔交修之助維時共政之求將用
繹於天工知人則哲宜使熙於帝載秉國之鈞位班
袞職之隆名亞鼎司之重克灼知厥若乂堅厲翼之
懷率惟玆有陳用底經綸之蘊誕揚休命式副僉俞
載超賜位之聯增惟奮庸之任剖封爰賦衍食加田
疏恩渥之便蕃示延登之簡注於戲爰立作相求言
考慎之艱罔不同心益邁謨明之協仰惟前代圖任
舊人曰成湯至於文王若伊尹迄於閎夭時乃格天
之業具存經體之勳尚懋遠圖以期予治
壬寅鄧洵武知樞密院事（自保大軍節度使充佑神觀使兼侍讀遷正奉大夫）

宣和元年四月除少保封莘國公二年正月卒
洵武再入政府四年至是卒於位贈太傅贈郵
甚厚論文簡洵武之在右府也蔡京謀取燕雲
洵武以為盟好百年其可一朝棄之議遂寢後
契丹衰王黼復建燕雲之議而洵武已沒矣（事略）
八月己巳侯蒙中書侍郎（自中大夫尚書左丞除）
薛昂尚書左丞（自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右丞除）
十一月庚子白時中尚書右丞（自試兵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十二月乙酉少宰劉正夫致仕

正夫自政和六年五月除少宰是月以安化軍
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入相僅踰年疾病
乞骸骨故有是命明日落致仕移鎮安靜軍節
度使充中太乙宮使封康國公行右曰徽宗賜
詩寵之疾作卒於道贈太傅謚曰文獻自正夫
去位王黼為相誤國召亂以禍天下余深白時
中李邦彥輩相繼竊位皆鄙夫患失之徒云（事略）
政和七年丁酉
八月鄭居中罷太宰（以母憂罷）
居中自政和六年五月除太宰是月以母憂罷

自張商英罷相京復當國益變亂法度居中在
右府每為徽宗言之至是為相四方欣然望治
丁母憂十一月即詔起復八年七月罷起復以
西邊奏捷除少傅是月兼神霄玉清萬壽宮使
九月罷起復居正入相起復前後僅三年至是
懇祈去位遂以喪制自終云
十月戊寅侯蒙罷中書侍郎（資政殿學士知亳州）
蒙自大觀四年二月除同知樞密院事八月除
尚書左丞政和六年十　月除中書侍郎是年
十月罷執政踰七年以目疾乞罷而有是命尋

除資政殿學士卒贈開府儀同三司
十一月余深少宰自門下侍郎授特進少宰兼中書侍郎
制曰丞天子以贊助萬機時乃代工之任熙帝載而
使宅百揆莫先同德之求眷我宗臣久於政路爰擇
師虞之素俾升宰府之崇涓擇剛辰誕敭顯冊具官余深
直方而敦裕肅乂而純明學參壇域之傳識達道原
之大成儀是方凜然廊廟之材文武兼資允矣邦家
之望夙延登於近輔實具紹於先猷明哲自將忠恪
一致載懿黃扉之柄益隆巖石之瞻皋陶之陳帝謨
既悉揚言之義山甫之將王命有嘉出納之勤具昭

成憲之休未究大儒之蘊朕仰惟前代守文爲難紹
我受民非賢罔乂若四方之是訓則九敘之可歌況
君如腹心弼務同於一體用汝作舟楫庶克濟於多
艱其進秉於國均仍兼釐於政本特超賜位併衍眞
租聿彰倚注之殊式示寵光之渥於戲時則有若伊
尹惟斯道而覺民王曰惟爾君陳以嘉猷而告后允
蹈昔人之美范臻庶事之康三階平則風雨得其時
衆賢和而天地爲之應豈惟乃辟是佑則於永世有
辭
八年四月以西邊奏捷除少保是月兼神霄玉

清萬壽宮使以鎭江府金山爲之
同日白時中中書侍郎自中大夫尚書右丞除
十二月丁巳薛昂門下侍郎自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丞遷特進除
重和元年戊戌八年十一月改元
正月庚戌王黼尚書左丞自起復宣和殿學士通議大夫提舉上淸寶籙宮除
黼字將明開府祥符人
九月庚寅薛昂罷門下侍郎自特進罷授彰化軍節度使充佑神觀使兼侍
讀
制曰輔巖廊而圖回論允同庶績之熙秉齊鉞以征
王廷式示萬邦之憲茲極人臣之美允爲儒者之榮

乃睠耆英圖辭機務特褒徽數用煥明綸具官薛昂德粹
而行孚闡而識邃學道聖與會歸六籍之醇文挨
道華度越百家之小駕說早宗於士類輸忠深簡於
朕知頃自禁嚴進膺柄任再陟貳丞之峻肆居左省
之崇有合於稷契之言所陳必堯舜之道俾予從欲
以治既廸大猷厥其求平于休具紹先烈方賴協恭
之助旹披丐罷之章載惟前後之十年盡歷險夷而
一節重違雅志爰錫異恩豹尾神旗壯軍容於要闕
瓊臺雲闕便燕息於淸都仍陪經幄之親併衍租田
之厚於戲克左右厥辟敢忘大政之咨册金玉爾音

尚譽嘉謀之告其祇朕命益勵乃誠
同日白時中門下侍郎（自中大夫中書侍郎除）
王黼中書侍郎（自通議大夫尚書左丞除）
馮熙載尚書左丞（自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遷中大夫除）
范致虛尚書右丞（遷中大夫除）
熙載尚書左丞制曰文昌總理治官丞轄綱紀必専用助宰揆實推輔臣圖任惟艱時咨在列式序厥位我得其人（具官馮熙載）才高而行醇學博而用大自得淵源之學發為體要之文踐歷禁塗旋以憂而去職僅終禮制比趣召而還朝草再視於北門古密承於東

閣眷惟爾德匪特翰苑之才敵自朕心擢處樞機之地入則陪三省以論大政出則糾六官而董庶工惟修舉元豐憲章率由聖后俾紹述神考政事允升大猷適觀厥成同底於道
致虛尚書右丞制曰仰惟神考肇建文昌外設六官內度百揆惟是二丞總治實為執政大臣肆朕紹休尤謹厥與惟時迪哲乃得其人（具官范致虛）問學淵深操行醇固有經邦之遠論發於文辭有適道之誠心見之事業比從居里召領嚴祠載循士論之公擢貳禮官之長謀猷屢發聞望益隆進糾正於中臺俾紀綱於右轄入與機務協底膚功惟陰陽之機方以政而輔相天人之際實有道以和同勉懋爾庸以弼予治
時中執政凡八年拜相黼重和二年正月拜相○
熙載字彥為衢州西安人
宣和元年（己亥）二年二月改元
正月丁巳余深太宰（自特進少宰兼中書侍郎特授太宰兼門下侍郎）
王黼少宰（自通議大夫中書侍郎授特進少宰兼中書侍郎依前上清寶籙宮使）
深拜太宰制曰太微者天子之庭上相冠東藩之位北斗者人君之象輔星近開陽之光仰觀乾緯之明俯眷經邦之重敘登元宰亮翼衆功誕揚綸綍之告

孚告紳紱之聽（具官余深）端方而肅括敦裕而清通學足以探天人之原智足以周事物之會古訓是式卓然經世之姿直道而行凜若立朝之氣徧儀三省殆閱十年頃進秉於國均實參熙於帝載惟動不應復志御事厥集有恭辨察羣材極明王立政之助調娛庶務協太平守成之規矧朞年於茲萬方俾乂上之則陰陽寒暑得其序下之則紀綱法度適於中德音不瑕巳諗周公之美衮職有闕孰先山甫之圖是用簡於嚴宸擢以魁柄兼峻東臺之秩仍賜多戶之封受任既隆仰成彌重於戲予欲遠追二帝三王之治爾盡

自嶽百揆四嶽之賢置相之良載籍可數若漢以蕭曹爲冠丙魏乃相繼有聲如唐之房杜居前姚宋亦並稱於後頼命何比于於是朔時則勿有間之勉恢大猷追紹隆古

黼拜少宰制曰北辰居所而衆星拱道蓋尚於無爲明主好要而百事詳術莫先於論相天實生於碩輔世方賴於眞儒用酌師虞延登揆席肆即治廷之大書孚詔號之嚴以官諱直諒而粹夷閎深而博遠原注通千載而會歸於道德之要識造萬微而動合於理義之方謨論明謨允矣佐王之略高文大冊傑然冠古

之英圖之光輔亍有疏附頃自左綱之峻亟陟右省之崇紹天之命惟時幾益嘉同寅之助役志於宰無與侮者多哉朶之動豈惟衆賢和而物和茲乃百姓足而君足三台之階兩兩齊當齊色之占南山之石巖巖爰屬秉鈞之望惟帝賚弼若時登庸其豫相亍無以易汝俾陟宰司之重兼釐政本之繁懋官超肆典之常賜位躐文階之冠申加多邑併衍眞租於戲尹躬暨湯而克享天心高宗得說而咸仰朕德相與之刻於今可師刻書垂告戒之言有嘉謀則順於外而史述彌綸之用持衆美以效之君故四方比訓以無競維人必三后協心而同底於道往賫予翼式副民瞻

初黼爲左司諫張商英爲相寖失徽宗意徽宗召蔡京於錢塘遣中使賜以玉環黼揣知徽宗之意數條奏京政事且劾商英去位京復相頗德其助已也累遷至翰林學士鄭居中與京不合而數薦其才京以黼爲叛已怒甚徙爲戶部尚書將以財用不給爲黼罪及拜少宰由通議大夫超八官爲特進自國朝以來命相未有也蔡京既致仕黼於是悉反其所爲奏罷方田沐

堂吏毀辟雍及醫算學滅橫行遷郡奉入之半併會要六典等局諸路茶鹽鈔法不復比較上戶科配一切蠲之當時聲稱翕然而黼既得位乘高勢而爲邪多蓄子女玉帛以自奉黼遷居賜第凡供張什器徽宗命悉仰給縣官導以教坊樂又宴其家以落之遂以少保爲太宰稍襲京故跡專以燕享爲事事略○五年十一月丙寅幸王黼賜第觀芝草黼專結梁師成既爲相尋賜大第於城西開徑門與師成宅對街以相往來及燕山告功黼益得意乃託言家之屏風生

玉芝上爲臨幸觀黼之至閤張設寶玩山石侔
擬宮禁啁然而嘆其富樂時上留黼家駐蹕因
大醉是夜諸班禁從皆集教場備不虞幾生變
上深悔之（編年）○睦州寇方臘起提點刑獄張苑
言於朝黼方鋪張太平惡聞有外寇不以實告
上而責苑張皇生事賊遂不可制至破陷六州
朝廷遣師討之又數月乃定黼以功進位少傅
又拜少師○遼人李良嗣不得志其國亡來歸
我言遼可取若能遣使結女眞與共圖之則石
晉所割燕雲之地可復也徽宗以問大臣鄭居

中鄧洵武皆以爲不可獨黼是其計以身任之
已而童貫伐燕無功厚賂女眞得其空城拜所
得文郡即率百僚請文德殿稱賀徽宗解玉帶
賜之拜太傅封楚國公○初黼既得秉國念無
以中上意牢其寵乃奏置應奉司遂自領之而
以梁師成副焉四方珍異悉入於二人之家而
入尚方者才什一徽宗待遇日隆恩數異於他
相名其居閣爲得賢治定後徽宗幸黼第始悟
其與梁師成交結狀由是黼眷稍息乃援白時
中李邦彥共政以分其權六年以太傅致仕而

猶領應奉司初王黼爲相立應奉司又立經撫
房於中書他執政皆勿得與黼本以何執中所
汲引及得志反所疏執中罪以白徽宗請罷之欲
使蔡京專當國攻徽宗不可而止遭非得君承
京之後其兼姦惡又甚於京內連梁師成泊童
貫蔡攸遂用事挑金人皆黼之罪也欽宗即位
貶爲崇信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籍其家
三月己未馮熙載中書侍郎（自中大夫守尚書左丞除）
范致虛尚書左丞（自中大夫守尚書右丞除）
張邦昌尚書右丞（自翰林學士通議大夫除）

致虛執政僅一年九月以母憂去位靖康末爲
政殿學士范致虛以前執政帥長安嘗糾兵復
西京未幾兵敗退潼關建炎元年五月復命爲
京兆經略安撫使（小屏）○邦昌字子能永靜軍東
光人
十一月戊辰張邦昌尚書左丞（自通議大夫尚書右丞除）
王安中尚書右丞（自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遷中大夫除）
邦昌尚書左丞制曰朕纂承祖考保乂家邦永惟萬
事之微實賴四鄰之助久惟登用茲有次陞（具官張邦昌）
稟信而守謙蹈中而迪吉學足以貫天人之奧識足

以通今昔之宜擢自演綸古訓載揚於厥閣試之[illegible]
對王靈遠暢於鷄林旋假道於北門畢參貳於右轄
試觀體國備見濟時惟允協於一心遂克和於庶政
宜進厥序俾孚於休朕心朕德惟乃知吉謀吉猷其
入告
安中尚書右丞制曰朕體貌衆賢紀綱萬事終始慎
厥與俾罄竭於謀猷左右惟其賢庶緝熙於政治具官
王安中敏明而通博端亮而靖共冊府養才久負致遠
之器識禁林華國益高爾雅之文章有鋪張揚厲之
能多獻納論思之益人望允屬朕心不移宜參輔於

編年録　卷之十二　五五

中臺以服休於右轄爾惟外協股肱之力內殫心腹
之誠謹微罔失於時幾守正率循於法度期于於治
時乃之休
宣和二年庚
六月戊寅蔡京以太師魯國公致仕初封嘉國徙陳今封魯
制曰人主之職論相動繫四海安危之幾大臣以道
事君不失終身進退之節眷惟元老繇解國鈞雖
僉得天下之耆明與圖政然閔勞師國之機務勉
狥乃情有如待遇之始終增光老成之去就敦勵風
俗聳光臣鄰式寵其歸用告爾衆具官蔡京道大而用眾

器博而才周學探聖王之淵源智該事物之變化善
斷大事被遇三朝祖宗留以輔上夫觀其行事與
惟紹述之始起於流落之中朕心乃知予倡汝和興
事造業以熙於庶績制禮作樂以文於太平學校還
三代之風朝士率守人之指邊陲不辭久怙鎮撫之
威年殺雁恭時蹈懷謝之助房元齡之居宰相積十
五年郭子儀之校中書二十四考方便咨詢之計間
資啓沃之謀迨上畿封邑辭家識使親召而不起詔
親諭而彌同深惟若舊之臣豈以筋力爲禮往緣告
老已爾權宜止造五日之朝稍使其燕處不治三省

編年録　卷之十二　五六

之事欲紓其賢勞蓋同相老而素恭留侯晚而棄事尋
侍任服猶祈析衡安事引年殊懷素望然功成身退
者天道之持滿能思危者君子之見幾歷觀自古
之名臣鮮或全於晚節與其留以自輔國資論道
經邦之遠圖孰若聽其退休俾遂既明保身之雅志
是用仍亡公之故秩衍賜邑之新封許上印章榮居
賜第往逐鄰里之父老其盡饗宴之賜企士皆聞風
而激貪人或恥涕而太息於戲丙伯善養呂望忘東
海之故居成王既封周公老京師而自近雖已歸而
謝事猶勿忘於告猷發食以時嘉若自輔

京自政和元年五月自太師致仕除依前太師楚國公三日一至都堂視事至是年六月以太師魯國公致仕三入相凡九年○先是政和六年上章告老詔特許三日一造朝仍赴都堂及輸往逐省通治三省事謂之公相事畢從便居第宣和元年復自陳乞免三省文書繁銜從之至是再乞骸骨以聯姻國戚子尚主竊賜予寵眷略無虛日輕車小輦鳴鑾七至命坐賜酒用家人之禮君臣際遇曠無前比眷禮若此安敢言去緣疾病浸深不能自已詔依所乞守本官

致仕依舊神霄玉清萬壽宮使在京賜第居住恩禮俸給之屬並依舊仍朝朔望從優禮云拜罷錄 ○御筆太師魯國公蔡京近年以來章數上上陳乞致仕自夏祭禮畢引疾告老又復十數章批答詔諭再四遣官宣押堅臥不起其詞激切確然不拔可依所乞守本官致仕長編

十一月己亥余深罷太宰授少傅鎮江軍節度使知福州

制曰熙帝載而宅百揆內嚴論道之崇備九牧以阜兆民外倚承流之寄顧本末之一致期左右以同寅眷予壽俊之良久處政機之務閔高年而寬秉書茲爲貫老之先欽大臣而備禮儀式示優賢之厚誕敷丕律播任治朝余深具官剛大而粹忠高明而敏達才周繁劇學綜多識以濟時學妙淵源貫羣言而博古益深王佐之略衆推儒術之規揚歷近之清班踐鈞衡之要路正色臨下諒鎮服於未形直道告君屢啓沃而入獻替我贊左闢進官家司赫赫且發揮邦基於柱石顚隮介寧定國是於蓍龜三年有成百度惟正顧癘縫之善訓替紹述之休功方須帷幄之謀遽奏林泉之適露章踵至瀝懇殊堅備諄諭之甚勤抗辭而益固惟尊德樂道之義宜罔咈於朕懷人心難進易退

之風且重違於雅志是用解上相之印綬畀中權之節旄亞傳華資仍賁袞衣之寵閩山奧壤允光晝錦之榮拓乃邑疆衍之租食於戲曹參避職嗣與寧一之歌伊尹告歸遠思寵利之戒尚仰承於注意毋專狥於一心緊我宗工奚俟多訓

深自政和七年十二月拜相至是年十一月罷入相凡四年至是數上章乞解政而有是命從優禮也拜罷錄 ○趙子崧舊事云祖宗故事凡僕射使相宣徽使皆判州府宣和初余丞相以少傅威武軍節度使知福州有司失之也○十二

月戊辰余深奏福州私第建御書閣乞賜名賢
猷亮功乞依白時中例差破使臣詔余深數差
破使臣等在京依鄭居中例在外依使相例施
行
庚戌王黼太宰（自特進少宰兼中書侍郎拜太宰兼門下侍郎）
宣和三年（辛丑）
五月戊戌鄭居中領樞密院事
居中服除拜威武軍節度使佑神觀使封崇國
公二年十二月除權領樞密院事是年五月落
權字進少師徙封宿國公四年封燕國公初遼

國叛臣李良嗣來歸陳滅燕之策徽宗遣使女
眞與之結約夾攻遼國收復燕雲蔡京童貫主
其事居中力陳不可又謂京曰永朝與遼國通
好百五十年公何以違與此舉京曰上意已決
其可沮乎居中曰使百萬生靈肝腦塗地公實
爲之由是此議亦稍緩其後女眞數犯遼國遼
國之兵屢敗國勢危蹙王黼務相力主其事欲
舉兵以應之以童貫蔡攸爲宣撫使副總師以
出居中復以爲不可王師既出撫定燕山居中
進太師五年六月戊申鄭居中卒贈太師華原

郡王謚曰文正○王稱曰居中謂兵禍不可結
盟誓不可渝是矣而卒與攸黼輩同受燕山之
獎謂之具臣可也
十一月丁丑馮熙載罷中書侍郎（授資政殿學士知亳州）
熙載自政和八年九月除尚書左丞宣和元年
四月除中書侍郎是年十一月罷執政踰二年
時王黼爲相熙載與之共事多不協臣寮論其
鄉邦經盜賊侵蹂之後吏不歸省墳墓故有是
命尋領宮祠而卒
同日張邦昌中書侍郎（自通議大夫尚書左丞除）

王安中尚書左丞（自中大夫尚書右丞除）
李邦彥尚書右丞（自翰林學士承旨太中大夫知制誥兼侍讀修國史除）
五年五月邦昌以收復燕雲除正奉大夫在政
府凡七年靖康元年正月拜相
宣和五年（癸卯）
正月王安中罷中書左丞（自中大夫罷授慶遠軍節度使河北燕山府路宣撫使兼知燕山府）
制曰修政事而攘夷狄聿恢辟國之謀說禮樂而敦
詩書斯稱總戎之命朕君臨六合子惠多方眺初附
之遺黎伺同心之碩輔容民畜衆寔兆保定之施任

賢使能可緩宵旰之勤誕揚恩綸敷告治朝 吳伯王[illegible]
識蘊精明器凝閎博高文大冊尚居後學之宗直道
公言綽著彌臣之體自陟二丞之峻日隆四近之發
推論譔潤色之工劇繁無滯養河山深厚之氣簡重
愈孚動業佐將忠嘉孚上惟燕山之作屏應析木以
奠方久淪胡虜之塵未復衣冠之舊屬戎衛之淪替
督虎旅以徂征名山大川悉載履輿之制流風舊俗
皆還教化之淳念綏撫之惟新在卓成之有術肅寬
之蘇大昌安契群情文武之風萬邦爲備欲將輟
政機之要出臨朔塞之雄上將故旗俾專威於便宜

中堅號令仍舊護於列城加衍轉田增賠真戶用錫
賦祉不昭物采之華式遄其歸共處功名之美與嘉
胥穆士氣獨張於戲修德以來遠人載懷柔之略
遣皮以衛中國尚嚴備豫之宜往奮令猷務宏休烈
安中自宣和元年十二月除尚書右丞三年十
一月除尚書左丞是年正月罷執政踰三年會
收復燕山 安中請行故有是命
二月乙酉李邦彥尚書左丞 自太中大夫尚書右丞除
趙野尚書右丞 自翰林學士承旨遷中大夫除
野尚書右丞制曰人主勞於求賢將以濟天下之務

君子樂於行道豈由紛營中之誠惟正邦之略在我
而有餘故先王之學因時而自顯服侍神器之重臨
穆政塗之賢廷祭傑材用孚衆聽 具官趙野高明而博達
凝遠而裕和學極儒宗掘發六經之奧行爲世範兼
包九德之醇早踐歷於近班益樂心揚於臂業 關學遂
禰先尚書部之能整齊揚將文再入禁林之直追典章
於三代乎德意於四方望貴衆隆操守彌固是用廷
登樞轄翊贊機衡用彰眷倚之隆克迪猷爲之美噫
立政立事既先崇德之求惟綏惟康勿替同寅之助
往祇朕訓益有乃心

五月邦彥以收復燕雲除通奉大夫六年四月
丁父憂起復執政凡三年至六年九月拜相○
五月趙野以收復燕雲除通議大夫
辛亥蔡攸領樞密院事 自上清寶籙宮使兼神霄玉清萬壽宮使兼侍讀河東河北宣撫使落節保和殿大學士少師安遠軍節度使除
制曰有常德以立事莫先保大之圖耀神武以折衝
尤重本兵之寄必文武兼資之佐乃勳德益隆之名
夙稱簡知乃稱眷倚 具官蔡攸高明而達敏敦大而粹溫
學深六藝之淵源識洞萬微之表裏蚤承寵遇循歷
清嚴非道不陳微言咸告久聯二府之秩旋視三公

之儀自撫定於燕雲悉混同於趙魏遠追吉甫游伐
及乎太原近比晉公宣恩徧於淮蔡亟躋夏家之冠
益修緇衣之榮頃者徂征行師衽席之上茲焉密議
運籌帷幄之中不移左棘之峻班爰領鴻樞之鉅任
屬爾象賢之美副予注意之深素體至懷奚煩多訓
九月落節鉞前官少師領樞密院事七年六月
除太保進封燕國公
七月己未領樞密院事童貫致仕自太師楚國公致前太師徐豫國公仕
制曰觀大運者有寒暑之序萬物所以盈虛受同辭

者陳禮義之經大臣所以進退眷惟耆哲久執鈞樞
近悅遠來尤深補袞之助功成名遂遽起浮雲之思
姑徇沖懷具孚羣聽具官童貫英資敏識宏度明謨勤勞
王家膺任邊寄文事武備之經緯其應不窮乾端坤
倪之混融威歸有截帷幄著前籌之畫旌旗極良將
之規百辟服其動庸四夷望於風采方還究害燕之
俗庶同享廟堂之休何嫌何疑而弗肯留於再於三
以期得請昔秦穆詢茲黃髮知勞力之未衰抑孟軻
謂無親臣取喬木以託興卿不諒此朕雖重違且知
止足以安身慮固全矣況辭寵榮而礪世時有助焉

敦宥密之煩機以公師而就第內朝問至尚佇見於
儀刑異數並存蓋特隆於體貌仍陪眞食用衍腴封
於戲元老壯猷方叔素戢於荊犹盛名高節子儀遠
過於威文惟壽豈之彌康以忠嘉而入告
貫自政和六年二月除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
領樞密院事是年七月致仕在樞府踰六年而
罷初封涇城公後今封徐豫
宣和六年甲辰
八月乙卯童貫落致仕領樞密院事以[illegible]節度使以除領前太[illegible]領樞密院事[illegible]河北燕山府路宣撫使[illegible]封徐豫國公

金人以我之納張覺也欲敗盟故用貫七年六
月進封廣陽郡王○金人再取蔚州且絕交山
後之歲明年復起貫領樞密事河北燕山府路
宣撫使如太原又明年封廣陽郡王未幾邊遽
至粘罕將兩伐貫遣馬擴往聘窺之虜以納張
覺責我且馳使太原告相國已興兵貫厚禮之
使者欲貫速割河東地以河爲界貫聞之氣懾
搏手無他策亟謀還貫甫至京師而胡騎已長
驅向闕○貫擁兵二十年權傾四方奔走期會
過於詔勅道路目語莫敢誰何貫頗賕財後庭

妃嬪而下及內侍無大小致餉無虛月凡上左右之口稱譽一詞能煽赫然乃至陰謀搖東宮聲焰震天下服食道乘與金帛充私宅又招饒健少年萬人號勝捷軍以爲親兵環列第舍稱兵呵衛僭擬宮省一時嗜利樂禍之人趨附成市侯王柄臣多出其門所[illegible]自承宣使而下凡數百人庖夫廝兵亦官至防團刺史惡稔釁盈卒以起戎肆禍毒流四海

九月乙亥白時中太宰自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授特進太宰兼門下侍郎兼上清寶籙宮使

李邦彥少宰自起復通奉大夫守尚書左丞授銀青光祿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郎兼上清寶籙宮使

時中太宰制曰朕觀三極之道而驗天人之理無異致稽六藝之文而知古今之治爲同歸故修人紀者可以懋格天之功而式古訓者可以撲當今之務方不定於景命肆允迪於大猷用簡民聽共熙政績延揚渙號敷告治朝具官白時中學貫經邦識探道奧英辭麗藻兼討論潤色之能讜議直言有獻替彌縫之益周旋丞輔副貳機衡敉寧圖功謀合機深之譽蹤時翊化治臻慶絫之期僉論汝嘉庶工無斁[illegible]是中臺之政揆於冢宰之崇總萬目之綱舉用遵而訓職受群吏之會核名實以兼能勸相邦家撫綏夷夏式佇經綸之業允諧夢卜之求用能進秉國成特隆位敘錫公圭之顯爵兼東省之侍班鼎鉉均和參贊調元之度泰階齊色益彰同德之符於戲器博者其用周志遠者其功茂丙魏號同心輔政未聞臻漢道之隆姚宋善應變守文僅能躋開元之盛方六合混同之日乘百年累洽之基保文祖之愛民敢忘篤敘協先王之成德允賴交修毋俾商周之臣獨專古昔之美勉祇重任永底太平

邦彥少宰制曰太微上符列宿文輔拱三光之庭文昌授政四方宰臣揆六官之務眷予近弼時謂真儒體正奉公協濟休明之治贊元經體宜膺考議之求敷告朝倫誕揚命渥具官李邦彥端方而肅又簡重而裕和偉望宏才夙擅縉紳之與博聞強識兼通典籍之醇登翊化鈞荐更成律協廊廟訏謨之議無有黨偏脊政機綱目之繁備宜忠恪嘉言底績曾澤在民方國家閑暇之時席祖考隆昌之緒以內治則立經陳紀以外攘則偉大定功政事集熙豐之成疆宇復燕雲之舊惟克紹先烈乃臻夷夏之安而丰懷永圖尤

切淵冰之念惟忠庶吁於克一則功業底於不足
用廷登揆路之崇式貳西臺之要夾邦用哲其同弼
亮之勳立政惟人圻展經綸之蘊陪敦其食超進文
階以昭禮貌之隆以厚股肱之眷於戲綱論輔德式
彰傳說之欽承以道覺民罔俾阿衡之專美務恢遠
業以副具瞻

七年十二月徽宗出居龍德宮以少宰李邦彥
爲龍德宮使領樞密院事蔡攸門下侍郎吳敏
副之

丁亥趙野尚書左丞（自中大夫尚書右丞除）

宇文粹中尚書右丞（自翰林學士承旨宣奉大夫除）

蔡懋同知樞密院事（自朝議大夫試開封尹爲中大夫□□故相蔡確之子）

粹中尚書右丞制曰與治同道則興克謹先王之戒
惟后非賢不乂（先朝）碩德之圖矧庶務之幾微繫四方
之風化思得宏博之彥聿修康濟之功延登偉材以
參近列（具官宇文粹中）剛明而博敏嚴重而粹夷與學勤乎
天人達識周乎事物蚤膺簡在亟踐禁嚴大册高文
夙推於制作崇論弘議屢罄於忠嘉中立不倚而絕
朋比之嫌應變無方而緼經綸之素雖內相獨承密
旨嘉陛贊之至言而中臺總治庶官資戴賛之振職

其自論思之列特進綱轄之崇股肱良而庶事康期
永臻於至治號令藏而下民若茲有賴於協心往茂
爾猷以光朕訓

懋同知樞密院制曰保大定功誕奮威懷之略圖事
揆策必資經濟之才國家列右府之庭重本兵之任
謀猷啓沃密陪輔拂之聯政事咨詢實荷股肱之寄
敷求俊彥參秉樞機爰得異人式孚羣聽（具官蔡懋）器博
而慮遠實茂而聲宏學業富於胷中智術高於當世
惟爾先正實爲閎人明德茂勳著在王室遺芳流澤
貽厥嗣賢傑然濟美之資挺爾致君之節越出天府

擢任鴻樞往體殊眷之私益勵同寅之志大文事必
有武備身兼兩藝之全而聖主斯得賢臣適契千齡
之會亟祇朕訓永肩爾心

十一月丙子太宰王黼致仕（自太宰兼門下侍郎楚國公授太傅致仕）

制曰明王立政惟人倚輔弼所以致格天之業大臣
事君以道緊進退所以爲厲俗之方眷予魁柄之英
久幹化鈞之重茲屢披於奏牘蘄遂即於里居飾宣
典册之華誕告縉紳之聽（具官王黼）智周而氣粹量廓而
才全與學明精禋之原敏識達樞密之會道將與世
而臻熙洽之則帝賚予出偶明良之運國有隆棟

時之寶臣論大政則以揚功遵制為善繼之能庶庶
績則以責實循名為修文之效獨立乎衆說浮沉之
際屹然砥柱之安有為於韋策幾微之先昭若大龜
之決然燕朔告侵疆之復華戎恢共貫之圖陰陽時
敘而應太階之平民物率和而𢌿頌聲之作六年於
此一德惟純周公之思三王既兼穆穆之美山甫之
式百辟靡忘翼翼之忠比深戒於滿盈乃力辭於疾
恙朕念君臣靡載會略無纖芥之嫌而海寓混同宜
共享安平之福屢加敦諭益厚倚毗纖觀造膝之陳
備見投誠之確顧重違於雅志共暫解於繁機宅百

揆而奮庸孰若勳名之卲以三公而就第式增體貌
之崇紆使組於琁宮衍戶租於爰賦於戲若皐陶之
邁種德嘉謀已捻於舜庭如房喬之不吝權令名獨
高於唐室司國論則有維石巖巖之望安家食則保
赤舃几几之榮示勞佚之惟均靡終始之或間其祗
若於猷訓用光昭於前人

黼自宣和元年正月拜相是年十一月致仕入
相凡六年至是八上章乞骸骨照依所乞守本
官致仕應干恩禮劄賜人從等並依蔡京例仍
給節度使倅從優禮也黼當國之久專權怙惡

中外畏之無敢言者及是上覺悟罷其政事天
下稱快淵聖即位之初以其首建燕山之謀馴
致虜禍誅之於輔固村云

十二月癸丑蔡京落致仕領三省事（自太師魯國公致仕依前太師領三省事仍舊王清萬壽宮使迎入相）

先是上欲再起京詔置講議司命京兼領至是
遂落致仕領三省五日一赴都堂治事

宣和七年乙巳

四月庚申蔡京復致仕（罷領三省事復以太師魯國公致仕）

制曰用人求舊惟治世之通規置相克終茲哲王之

令典眷時元老方領繁機忽懷知止之風莫遂貪賢
之意誕揚渙號敷告大廷（具官蔡京）道周而德全氣博而
用遠學探天人之蘊才兼文武之優蚤逢休辰亟立
要路謀謨王室殫獻納於三朝輔相朕躬閱勤勞於
九閏廼者當初載旁求之日席四方全盛之資遵制
揚功粲先猷之具舉制禮作樂衷太平之有文肆方
就於燕閒比再司於重劇念蒼生之計聊起謝安顧
黄髮之咨遠同呂尚屬偶嬰於疾恙致稍闊於會朝
正考父三命而滋恭莫遑假息衛武公百年而自敬
猶貴忱辭朕素隆體貌之恩增厚始終之義自任斯

民之重宜無足辭閔勞三省之煩期於必請是用俾
還公印歸印里居中衍爰用陪敦眞賦褒衮亦歸尚
聯使於神霄几杖安車備留居於魏闕勉從雅志以
副至懷於戲再圖梯路之勤本于德意三告師臣之
老乃爾令名勉槩石以自持俾神明之益壯祚承休
命尚古嘉猷
京至是四入相累乃而罷京自崇寧之後已居
相位雖屢黜免然未幾而復自是執政者幾二
十年始終紹述之說銓制上下以騁其私天下
不勝其弊及此既耄矣先是以老疾目失明文

書案牘不能省閱悉使其子絛代之絛因竊弄
朝權進退人才皆出其手議者喧然不平京不
自安遂復求罷故有是命臣僚論絛略曰伏見
龍圖閣直學士蔡絛辟學邪見累排謫籍陛下
優禮元老絛以京愛子之故得出入禁闥而復
不循分守自任以國事之重竊弄權柄率意行
專一時倖進苟得之徒鬨集其門勢焰熏灼接
見賓客逾於執政絛儼然居之不疑延閣華資
非所宜據伏乞褫官削奪以爲妄作之戒○初
京再領三省以盲廢事事皆決於子絛絛時以

龍圖閣直學士提舉上清寶籙宮兼侍讀而絛
威福自任同列不能堪又與其兄相仇於是罷
絛侍讀提舉亳州明道宮絛既罷京復致仕絛
尋又爲言者所論上從之遂奪絛職詔曰蔡絛
比建議宣和庫令置式貢司掌凡四方式貢之
餘以待天子之用撥元豐大觀椿貨務庫金銀
並入宣和庫朕撫世隆平昭德崇儉而絛妄意
建議請創置式貢司於宣和庫張官置吏又分
六庫以括四方錢幣萬民之貢又欲空府庫之
所有以實之違典式興聚斂紐國用啓私藏可

特落職○言者又論不當以三公領三省其奏
曰尚書政事之本也神考遠稽周官近取唐典
乃建六聯以分邦治惟令居中與僕丞禮絕以
太宗皇帝爲尚書令而尚書令虛位百　年
臣下無敢當其任者元豐初詔曰三省各有體
統實相維持元祐初起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
已非故事繼而呂公著司空平章軍國事紹聖
臣僚論列以謂當時大臣除與公著爲地除去
重事名目下彥博一等而實兼三省之權事無
輕重無不與之侵紊先烈莫大於此然但增平

章之名猶未改官制也政和初蔡京自蘇州還朝何執中已任左僕射難以去之遂改令僕之名冠以公相之號總領三省不避其銜制人主抑塞士大夫每以元豐爲言至自領三省則不復以元豐爲法蓋蔡京唱之王黼因之元祐大臣所不敢爲者而京安爲之且元豐五年始行官制曾未數年京乃謂先帝欲改而未果豈不矯誣先帝乎使天下議之國史紀之改元豐官制自政和始豈不害陛下述事之孝乎三省者人主出令之地也故舊制宰相同平章事而已

新制則僕射兼侍郎而已示不敢專也令領三省則權侔人主非所當也又況三公之官皆以功賞或積累而至非若古者待以論道經邦也蔡京以八寶轉太師王黼以平燕轉太傅三公爲太宰少宰何爲不可而必欲領三省乎特出於大臣自營專權之私耳乞復尚書令之名令後三公不許統領三省並依元豐法上是其言逐下詔更不以三公領三省〇初神廟正百官名以三省爲政事紀綱之地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覆之尚書承而行之至是復於尚書省

令詔曰政和初建議者以爲尚書令僕之名易之公相凡三省之務悉總治之後復以公相廳爲都廳而領三省則未之華使神考垂裕不刊之典奪於權臣自營之私自今並依元豐成憲拜罷錄

詔曰坐而論道於燕閒者三公之事作而相與推行者宰輔丞弼之職今居三公論道之位而總領三省衆務使宰輔丞弼反成備員殊失所以紹述寓意之意可尚書省復置令虛而不除三公止係階官更不總領三省若曰佐王論道經緯國事則公其任焉三省並依元豐成憲毋復紊長編〇尚書省復置令三公止係階官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十二終

太常博士徐自明著

欽宗宣和七年（年月粹以日曆爲正）

十二月耿南仲簽書樞密院事（自徽猷閣學士朝散大夫太子詹事遷政殿學士除○二十五日）

徽宗內禪出居龍德宮欽宗以十二月庚申即皇帝位壬戌南仲除簽書樞密院事靖康元年正月吳敏除知樞密院事李梲除同知樞密院事耿南仲免簽書（並日曆）

是月吳敏門下侍郎（自試給事中直學士院遷中大夫除）

靖康元年（丙午）

正月己巳吳敏知樞密院事（自中大夫守門下侍郎除充神霄玉清萬壽宮副使除○之三日）

李梲同知樞密院事（自正奉大夫守吏部尚書除）

敏知樞密院事制曰朕嗣守丕圖永懷遠御惟時本兵之地允資不世之才我得其人式協僉議（具官吳敏）器宏而識遠學富而行醇言論高於一時文章配於千古已彰社稷之衛功在鼎彝更資帷幄之籌聲威行蠻貊是用擢從黃閣付以鴻樞翊贊朕躬賴爾爲股肱之重決勝外域用爾爲著龜之明宜悉忠於壯猷庶克就於丕績以輔予治往哉汝諧

敏執政五十日二月拜相

梲同知樞密院事制曰（具官李梲）高明而靖重敦大而疏通學窮載籍之傳才經當世之務冠於從列望獨高於一時簡在朕心位宜參乎四輔其綠天官之長入居樞筦之嚴

庚午上欲親征除梲爲東京副留守

庚午李綱尚書右丞（自試兵部侍郎遷中大夫除○四日）

上欲親征命綱爲東京留守以李梲副之時宇文粹中扈從東幸綱建議城守罷親征辛未上

御宣德門親勞問將士命李綱吳敏撰數十語敘金人犯順欲危宗社決策固守各令勉勵之意俾閤門官宣讀每一句將士聲喏須臾六軍皆感泣於是固守之議始決乃以綱爲親征行營使二月罷後三日士庶伏闕言綱不當罷復除尚書右丞都大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

辛未白時中罷太宰（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依前特進慶國公）

制曰熙朝任相當嚴進退之規明主馭臣宜厚始終之禮惟時端揆翊我初元顧謀國之未臧肆推恩而許罷特頒渙號用寵具僚（具官白時中）性本中和心存愷

悌蚤通經術藹負辭章之聲晚被眷知居著廟曹禺
魏之地方胡騎猖狂之日乃廟謀經略之時排難戎
庭懦弱訖成於無斷技閉眞館保全實賴於有容賜
以安車俾還私第爰念上皇之元弼載惆東宮之舊
賓特示眷存聿崇體貌錫隆名於秘殿俾佚任於殊
庭拓衍轅田陪敦圭賦於戲參乘邸之佐嘗克盡於
忠覩追赤松之遊尚永綏於壽嘏祇膺異數益體至
恩
時中自宣和六年九月拜太宰至是年正月罷
爲中太乙宮使在相位一年餘上章乞在外宮

觀於壽春居正二月依前特進觀文殿大學士
知壽春府建炎元年九月丁未特進提舉嵩山
崇福宮白時中卒
同日李邦彥太宰自起復銀青光祿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郎神霄玉清萬壽宮使特授起復太宰兼門下侍郎
張邦昌少宰自正奉大夫特授依前少宰兼中書侍郎神霄玉清萬壽宮使
邦彥太宰制曰軌三光而遂萬物允資當軸之勳巍
丘品而塡四夷允賴秉鈞之大亟須廷號登冠台符
具官李邦彥俊德明謨宏才遠器學貫天人而守之以虛
靜之量識窮治忽而發之以忱恂之詞登冠掄魁旋

持從橐若猷婉畫久翔政路之榮偉譽英聲夙凌亞冢
司之重尋從定策獨見竭誠日月增輝方壯朝廷之
勢風塵大熾旋遽深邊鄙之虞盡忠而人絕間言制勝
而處無遺算謝安之矯情鎭物足抗符秦李靖之料
敵臨機何憂突厥內處既振民志以寧是用序陞宅
揆之官進貳納言之任文階峻陟井賦陪敦以彰體
貌之殊以示倚毗之厚惟時所望非朕敢私於戲杜
如晦長於斷謀坐翊昇平之運姚元崇善於應變永
符康泰之期勉紹徽聲佇觀丕績
邦昌少宰制曰股肱之起元首賡開齊命之歌冊梓

之濟巨川備載高宗之命聿求僞望式賛鴻圖任考
謨以惟精碩登庸之敢後誕膺策號明告治廷具官張邦
昌識敏而器宏才全而學博潔於行己保禮義廉恥
之四維端以立朝懋正直剛柔之三德粤登膴仕亟
告嘉猷念天步之方艱屬民心之未安允資賢難危
賴協恭是用擢升元揆之榮進貳上台之重仍兼官
於鳳沼俾亮采於龍墀併衍實田中加真食屢昭異
數益示殊恩以朕初載論相之明爲爾盛年得君之
寵於戲敉寧中外矯情當慕於謝安鎭服邇遐守正
宜師於裴度欽承丁訓益懋乃功

太學生雷觀上書曰臣爲陛下略探前朝宰相姦術之大者莫如假紹述二字以行己之作爲假國是二字以主己之好惡假享上二字以充己之私欲致使禁虜幾危社稷而陛下受其失之困辱者皆前朝相臣非其人之故也自時中老謬無用罷相之日公議稱快咸謂陛下必能擇賢而相之豈曰宣麻適遷李邦彥張邦昌邦彥邦昌亦前朝輔相之無狀者察其操術亦不過者爾可以因寵養恩而已今日之相莫若誠心廣求不可謂天下無其人也有旨雷觀上書論事可嘉賜出身除秘書省正字　康王及少宰張邦昌出使於幹离不軍中康王之爲質也金人見而憚之遂欲別易親王并要駙馬都尉一人是時割地議和已定金人斂兵以待之康王及張邦昌歸自虜寨乃進張邦昌爲太宰肅王及太宰張邦昌駙馬都尉曹晟遂質於金國軍前（中興遺史）

同日趙野門下侍郎（自通議大夫尚書左丞除）

王孝迪中書侍郎（自通議大夫翰林學士承旨除）

蔡懋尚書左丞（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

孝迪中書侍郎制曰朕以沖眇之身獲纘丕緒撫艱難之運思圖任於舊人眷時耆英久去廊廟肆加褒詔用協朝僉（具官王孝迪）進止詳華風度凝遠孝足以昭襃於帝載文足以潤色於王猷徧揚從橐之華入侍丙臺之峻謀謨底績譽望映時曾未見於設施已見疑於讒間朕惟膺付託想見儀刑諒茲涵養之深益富經綸之蘊其還舊服佇聽嘉猷（張守詞）

三月庚子命趙野同蔡攸奉迎道君皇帝癸酉蔡懋爲京城四壁守禦使二月戊辰懋爲行營使李邦彥力主和議忌李綱主戰因其敗而中傷之綱遂與种師道皆罷乃命蔡懋爲行營使諸統制既回綱已罷矣（遺史）

癸酉唐恪同知樞密院事（自正議大夫守吏部尚書除）恪字欽叟錢塘人是歲秋以延康殿學士知杭州聞京師被圍遣兵官邊順以兵勤王太學生陳東上書乞召恪及徐處仁置諸左右而李邦彥亦薦恪遂召還闕除同知樞密院事

辛巳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自朝散大夫試兵部尚書還資政殿學士除）允迪宋城人乙酉允迪使河東糾率軍未幾奉祠去建炎元年五月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

院允迪召為戶部尚書（卜與小曆）

丁亥种師道同知樞密院事（自檢校少保靜難軍節度使河北河東制置使）

除

師道字彝叔世衡之孫也師道兵至闕下以師

道為同知樞密院事京畿河東河北路宣撫使

四方勤王兵並隸之

二月癸卯蔡懋罷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依前中大夫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 七日）

制曰同事揆策入則參籌於廟堂御衆牧人出則宣

威於屏翰惟留都之重寄控列部之要衝肆疇公方

以重吾府（其官蔡懋）智謀閎遠風節勁彊材足以敷萬微

器足以包衆美早由峻望備歷華塗謁然雅默若於

朝野尹正天邑訟有斷箭之清獻納中臺作增喉舌

之重均陛樞筦協贊機謀逮茲剛服之物擢寘右綱

之峻格勤匪懈夙夜在公適師旅之方興顧邊陲之

多事矧全魏之都會當北道之襟喉筦籥攸司股肱

是倚仍參華於祕殿用增貴於師垣召公分陝之行

蓋資夾輔李勣長城之跡貯顧分憂邇精神而折衝

諸疆埸而慎守以蕃王室式固爾猷

六月臣寮上言蔡懋天資險薄臨事傾側與事

蔡攸結為死黨攸在樞府邀求宰相知懋尹京

可以頻對使懋日論王黼雖罷相道君知蔡

攸素無學術不命以相攸尚引懋同為樞密以

相助已方當京城圍閉懋在本兵之地卒無一

言以 助計畫按懋昔以父確事跡妄加增飾

誣詆宣仁皇后垂簾時事欺罔道君乞御製確

傳載懋誣詆之詞伸其父勞中外讀之無不痛

泣此又懋可誅之大罪也有旨落職宮祠臣寮

再論有旨降授中散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亳州

居住○先是政和末蔡京以太師領三省與宰

相鄭居中爭議論輒不相下及居中將除母喪

京懼居中復相位乃收用懋由是論其父定策

功傾王珪以沮居中蓋居中王珪壻也懋奏元

豐末先臣確受遺定策本末徽宗信之至拜懋

同知樞密院事贈確清源郡王封確妾為郡

夫人御製確傳以賜之立石墓下贈碩待制諸

弟諸子諸孫壻為侍從為郎為監司一門貴震

當世至是中書舍人顏岐始論懋誣罔宣仁請

逐之詔懋落職與宮祠中書舍人安扶以為懋

罪未正頗加投竄遂有亳州居住之命其後諫

議大夫楊時等相繼論列詔下侍從官議定聞
奏而諫議大夫徐秉哲又取新史繳奏之詔令
從官一就集議嗚呼未及施行而北狩之禍作
矣太上皇即位之明日始下詔令國史院別差
官撫實刊修闡揚宣仁保佑之功於是追貶蔡
確蔡卞邢恕爲散官而楙亦以散官安置嶺南
天下咸仰英斷焉 録丁未
同日徐處仁中書侍郎 自觀文殿學士太中大夫大名尹除
宇文虛中簽書樞密院事 自資政殿學士中大夫除
處仁中書侍郎制曰植屏建侯出則蕃宣於方國閫

事揆策入則謀謨於廟堂矧惟化源之機實在政本
之地我疇副貳宜屬老成 具官徐處仁 稟資剛明受材英
傑術業足以謀王體而斷國論詞藻足以雕皇猷而
斷帝文逢辰亨嘉致位休顯雍容禁密入告之嘉
猷密勿政塗底緝熙於庶績久寄於官之逸旋膺分
閫之行當北道之喉襟掌陪都之管籥能固守於疆
場寔克憺於威稜惟折衝邊庭既久勞於碩畫而調
穆天宰訏入贊於丕平宜亟解於麟符進參聯於鳳
沼朕有命令克審出納之司爾蕃忠嘉啟沃之
德素蘊叶濟康功

虛中簽書樞密院事制曰國家設中天紫極之輔以
曆秦階之顯列右府鴻樞之司以總萬兵之政雖文
武之道有異而安危之寄不殊脊時謀謨之臣必授
英傑之佐 具官宇文虛中 學窮精稜識造幾微雄略淵深而
足以與權懿文炳蔚而足以華國早由英譽恭儼要
塗摛藻揚華密屆邃宮之草參籌紬書 武帳之
兵比資方叔克壯之猷亟膺召虎於宣之命有嚴其
武之服不戰屈人之兵銜命於金人仍道和於鄰
好敏於專對卒以解紛其參堯於樞庭共圖回於兵
柄蚤寀雋烈克昭皇威本精神而折衝運帷幄以決

勝勉推平日之議論用濟一時之事功
先是處仁建議乞下詔親征而實於王城按兵
不動以張國威會朝廷已有親征詔仍以尚書
右丞李綱爲行營使處仁即移書於綱言備禦
方略皆廷議所未決者以聞上嘉歎再三詔褒
諭略曰卿首陳忠論四徼援兵豈惟謀之具臧
信矣仁者必勇事不當以宰相召卿至是遣使
趣行〇二月辛丑宇文虛中使斡离不軍齎劉
三鎮詔書以往乙巳復以簽書樞密院事再使
於斡离不軍前姚平仲等既敗乃除宇文虛中

簽書樞密院事使於斡离不且言仲等擅用兵
中幾誤和議因遣割地使割三關之地史貴
壬寅詔褒贈故宰執范仲淹司馬光張商英曰六
詔褒贈近世名臣故任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
贈太師進封□國公謚文正范仲淹可特追封
魏國公故追復右正議大夫司馬光可特贈太
師故任觀文殿大學士通奉大夫贈少傅張商
英特贈太保應元祐黨籍元祐學術指揮與不
施行。先是熙寧中王安石爲政盡逐故老大
臣用新進少年盡變祖宗法行新法元豐間神

宗悔之欲復祖宗舊制更用舊人乃因官制書
成自禁中帖定圖本先謂宰輔曰官制將行欲
取新舊人兩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馬光不
可蔡確進曰國是方定願少遲之至七年秋資
治通鑑書成特拜光資政殿學士賜帶如二府
儀一日又語宰輔曰來春建儲以司馬光呂公
著爲師保意以謂非光公著不可以託聖子安
石雖在金陵不易也嗚呼天下不幸未及建儲
而帝升遐此後世所以有朋黨之禍也元祐初
或謂光曰元豐舊臣如章惇呂惠卿輩皆小人

他日有以父子之義間上則朋黨之禍作矣不
可不懼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之
不疑宣仁又嘗宣諭輔臣曰他日還政之後任
用左右常得正人則與今日用心無異若萬一
姦邪復進眩惑動搖則更張可憂劉摯時爲中
書侍郎深念宣諭之言退而奏疏首言臣料
姦人□之計一曰先朝造法爲治而皇帝以子
繼父一旦聽臣民之言有所更改二曰先朝之
臣多不任用如蔡確等受顧命有定策之功亦
棄於外以謂改父之道改父之臣是幾間之說

也云云 及蔡確之貶新州范純仁又謂呂大防
曰此路荊棘久矣吾曹開之恐自不免大防不
聽是時既斥章惇輩於閑地俱銜怨刺骨而劉
安世賈易呂陶諸賢不悟自分黨相毀至有川
黨朔黨洛黨之語一旦宣仁上僊章惇入相蔡
京兄弟翕然俱進纂述王安石爲主託繼述之
文借朋黨之說以屏逐異己之人同指以爲元
祐黨盡竄嶺海之外呂大防秦人無黨范祖禹
蜀人師司馬光不立黨亦不免竄逐以死徽宗
即位於是陳瓘首以正賢無方往事可監爲上

言璀之奏曰臣切見自熙寧以來至今三十餘
年天下之事已經四次更改熙寧改治平元豐
改熙寧元祐改神考紹聖改宣仁逐一開陳本
末願以前事爲鑒神考獨任王安石宣仁獨任
司馬光可謂合天下之心矣然其末流不能無
弊神考末年復思司馬光宣仁末年復相范純
仁蓋有救弊之意也獨任賢人猶不能無弊而
況於獨任一偏乎明年改元建中靖國蓋上意
欲建中道而無間於熙豐元祐也其後蔡京用
事改元崇寧崇寧者崇熙寧也朋黨之禍再作

矣至是夷虜亂華徽宗禪位上乃下詔司馬光
范仲淹可贈太師張商英可贈太保元祐黨籍
元祐學術指揮更不施行丁未錄
庚戌李邦彥罷太宰觀文殿大學士太乙宮使家前起復待遣○十四日
制曰大臣事道必嚴去就之規明主佑賢務全體貌
之意眷時元輔久執化鈞方引疾以辭榮用疏恩而
渙號六宮李邦彥毓德淳厚秉心曠夷以高文擢藻於集
林以偉望奮庸於政路遂繆登下進任台衡丕叙羣
材以大明於國是力裁衆弊曾不顧於身謀迨予纂
紹之初載嘉翊戴之勳登之冢宰倚以遂猷方四郊

多壘之虞惟一日萬機之廣雖稍閒於綏定念正賴
於救寧忽覽奏封力靳謝事入明言屢遷章却復來惟
陳誼之甚高遂貪敍其所安復加班榮於秘殿紆使組
於殊庭衎衍尸祖是昭眷禮於戲進而許國旣朕心
朕德之咸知退不忘君尚嘉謀嘉猷之入告往安素
務用體眷懷
邦彥自宣和六年九月拜相至是年二月罷入
相踰年○會金人入寇邦彥建言遣李鄴使虜
講和已而虜薄城下時尚書右丞李綱爲親征
行營使主用兵之議未幾大將姚平仲擅將兵

夜劫虜寨失利朝廷罷綱右丞職日士庶伏闕
乞復用綱衆至數萬人聲言欲毆擊宰執李邦
彥出省幾及之於是皇恐乞致仕遂有是命罷[illegible]
錄 邦彥等權皆兼神霄玉清萬壽宮使二月十
三日宰執兼神霄玉清萬壽宮使副者並罷○
太學生陳東伏闕上書乞罷李邦彥用李綱种
師道太宰李邦彥遂罷初李綱种師道旣罷李
邦彥堅主割地之議遣割地使及遣使議和陳
東發憤伏闕上書會於宣德門下者數百人其
書言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

李梲之徒所謂社稷之賊也爲今日計莫若斥
邦彦等拔綱而相之可吳敏耿南仲必不與綱
共事更願速降詔旨召徐處仁唐恪等置左右
而閫外之事盡付种師道專之會虜復攻城邦
彦適遇軍民被罵拾瓦礫擊之邦彦躍馬奔入
朝堂乃免百姓皆言金人攻城急乞仍李綱捍
賊淵聖從之乃召綱復用爲尚書右丞同知
樞密院事親征行營使兼都提舉城壁守禦使
使登西壁百姓見綱皆呼右丞且與百姓爲主
邦彦等謂東以布衣脅天子不可赦淵聖不從

邦彦既爲國人所詬遂藏匿不敢復入皇恐乃
乞致仕遂罷宰相以觀文殿大學士充太乙宮
使○太宰兼門下侍郎李邦彦奏累具劄子辨
謗乞致仕知樞密院事吳敏奏辨李邦彦被謗
之無辜願下臣章曉諭國人乞加恩禮起邦彦
詔曰太宰李邦彦任政府累年屢形憂國愛民
之誼以至謹惜名器抑裁冗濫獻納非一朕在
東宮時熟聞嘉歎及立之際備罄忠誠金人犯
闕其所建明惟知利社稷撫軍民爲急朕已一
一施行衆志未能偏諭乃作弗靖鼓唱流言反

與前日異意兇惡之人忽生怨懟實駭予聽已
依所乞宮祠播告中外咸信勿疑○二月二十
四日庚申太學生沈長卿上書曰臣聞二月初
五日陛下罷李綱右丞太學生陳東等率士數
百伏闕上書極言李綱忠義李邦彦姦邪陛
下罷邦彦而相李綱以厭天下之論迨於時京
城百姓羣聚闕庭不約而來者幾萬人祈哀請
命莫不欲李綱之相邦彦之罷也洎陛下遣使
宣諭復綱舊職衆志遂定且後來勢恃衆擊
內侍蓋緣平居細民受虐之深積怨之久以至

於是臣觀前日宰相吳敏有爲李邦彦辨雪功
狀大書文牓揭之通衢行道之人莫不嗤笑臣
聞太學之論敏乃蔡京父子上客密交奔走京
門寢有年矣而邦彦與敏如左右手也今所以
曲爲邦彦強辨者止欲植黨自固邦彦去則敏
不能以獨立原敏之心本非爲朝廷論宰相實
爲身謀爾○李邦彦方罷數日張邦昌又以太
宰出所左右揆皆虛位吳敏乃以劄子乞復用
邦彦爲太宰其略曰軍民伏闕殺內侍毆宰相
懼致高歡竊窺之事又言邦彦輔佐上皇前後

罷易宰相更革政事定山東河北之寇皆出其
力又言建遣李鄴翟使金人軍中賴其力由是
復拜邦彥爲太宰吳敏以高歡之事劫脅下而
驚人主不謂之姦險陰賊吾不信也○校書郎
陳公輔以李邦彥罷政事纔數日復爲宰相人
情震駭遂具奏論列太宰李邦彥中書侍郎王
孝迪尚書右丞蔡懋皆罷以吳敏爲少宰出邦
彥知鄧州邦彥奏乞持服從之其後臣僚復論
其擾攘之際惶駭無謀幾致敗事罪大無罰何
以爲大臣之戒遂與白時中俱落職

同日張邦昌太宰 自少宰兼中書侍郎授光祿大夫太宰兼門下侍郎
吳敏少宰 自知樞密院事授銀青光祿大夫少宰兼中書侍郎
敏少宰制曰朕祇膺聖訓復紹丕基遵制揚功仰憲
祖宗之舊圖事揆策寔資弼亮之賢旁求得輿才俾登
宰路告爾在列咸聽朕言 具官吳敏 氣和而智剛才通而
識邃潛心自得學造古人之微秉誼不回德全仁者
之勇蚤儀禁橐遂貳政機非堯舜不陳安社稷爲悅
定禁中之策寔鍾我家運掌上之奇遂囮吾國逮鈞
衡之虛次訂公議以成歸是用陞之次輔之聯兼以
西臺之侍陪敦多邑躐進文階併錫寵光用昭眷注

於戲概觀今日浩若涉川考政列則本末失倫語財
用則上下交困易於出令而宣布者多違輕於用人
而欺誕者得肆靡仗節以狥義咸撓利以成風國勢
頹靡而不張軍律玩怵而無紀非至公無以消黨與
非持重無以鎮姦萌卿其畢議而力行朕且虛已而
傾佇往欽成命以究永圖
二月乙卯少宰兼中書侍郎吳敏奏乞免所遷
官止以中大夫就職有旨可通議大夫就職敏
奏再辭免通議大夫有旨以太中大夫就職二
月二十三日覃恩授通議大夫

同日李綱知樞密院事 自中大夫尚書右丞除
制曰朕膺上天之眷命嗣列聖之丕圖以神器之重
而知爲君之難以萬機之繁而知任賢爲急乃眷本
兵之地夙稱大政之樞肆求異材式隆殊委 具官李綱 粹
和而嚴正敦厚而高明智貫通變而有餘識究古今
而不惑學以爲道粹然君子之儒事不辭難綽有仁
者之勇向疇偉望總轄南宮忠精深沃於朕心論議
有補於當世宜長機庭之務用專兵政之權運掌上
之奇謀收幄中之勝算比者虜自悔禍天誘其衷旨
遣使以議和旋退師而歸國惟當謹守盟好中戒邊

陛假黃息民欲力修文德以來遠有備無患謝其除
戎器以防微往體朕懷抑思展盡
十五日辛亥尚書右丞李綱劄子伏蒙聖恩除
知樞密院但祖宗舊法兵符出於密院而不得統
其衆兵將隸於三衙而不得專其制今日既統
行營之兵又制樞密之命考於舊法未見其可
有旨降詔不允綱又奏契勘祖宗之法樞密院
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軍諸路帥臣主兵將各
有分守所以維持軍政爲萬世不易之法也自蔡
貫以領樞密院事爲宣撫使既主兵權又掌兵

籍虎符始壞祖宗之法以至今日不可不戒乞
將團結到勤王正兵並交割與制置使司管勾
其行營使司兵令撥歸三衙所有京城四壁守
御使司俟都城解嚴一面結絕○二月癸卯命
李綱迎道君皇帝於南京六月李綱爲河北河
東宣撫使
同日耿南仲尚書左丞 自資政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遷中大夫除
李梲尚書右丞 自正奉大夫同知樞密院事
辛亥宇文粹中罷尚書右丞 資政殿學士依前宣奉大夫差知江寧府
粹中自宣和六年九月除尚書右丞是年二月

罷執政踰一年初命以右丞扈從上皇東幸已
而除李綱以補其缺至是上皇還闕乃有是命
三月有旨宇文粹中除資政殿學士充祐神觀
使
癸丑种師道罷同知樞密院事 自檢校少保靜難軍節度使中太一宮使河北河東路宣撫使罷爲檢校少傅鎮洮軍節度使充大乙宮使
制曰大臣國家之股肱賢將兵民之師表而建戮力克
宣折衝之略進務勞式纂邦弊之茂肆消剛日敎告
治劒具官某沈毅而善謀靜重而不撓發明儒術說
禮樂而敦詩書深練武經立功名而安邊境慮無慾

素並匪爵雖有牧人御衆之材居能躬率有憂國爱
君之志弗以家爲克壯勤王之圖左高衞社之績內
參樞筦外總師干載惟年齒之衰閲煩官職之重俾
從優暇宜涣恩徽希晁錯參乘越視亞傅之秩神旗豹
尾改煥洮水之區仍領使於殊庭併衍封於采邑留
以自近應其少休庸示眷懷式昭體貌於戲子房畫
策終從赤松之遊秦穆誓言蓋思黃髮爾其輕釋
於機務尚勞於謀猷茂對寵光益綏壽祉
四月甲寅以師道爲河北河東宣撫使十月檢
校少傅鎮洮軍節度使河北河東宣撫使种師

道卒初師道揣虜必大舉入寇亟上疏請幸長
安以避其鋒大臣以爲怯召師道還既至病不
能見卒於第年七十六贈開府儀同三司閏月
虜再犯京師比城陷欽宗慟哭曰朕不用种師
道言以至於此始師道勸欽宗乘其渡河半擊
之不從曰異日必爲後患故欽宗思其言嗟惜
之後贈少保謚忠憲

甲寅貶責前宰執蔡京童貫蔡攸

蔡京自太師魯國公致仕責授中奉大夫秘書監分
司南京

制曰九變而賞罰可言必待是非之審四罪而天下
咸服蓋由黜陟之公邦有常刑朕不敢已具官蔡京親逢
聖旦被遇三朝四任宰衡始終二紀迹其行事殊昧
師瞻假繼志述事之名爲蠹國害民之政託豐亨豫
大之說肆窮奢極侈之風祖宗憲章紛更殆盡公私
儲積掃蕩無餘引邪佞於要途陷忠良於黨籍闔門
僭踰於宮省子孫皆列於禁嚴敢交通閹寺御府姦弊縱
橫漁奪下民而怨氣充塞毒既流於中國怨終嫁於
上皇況在政和實倡平燕之議既開邊隙遂兆戎族
以逃雖汝計之甚安顧國家而何賴士庶伏闕堂誅
交章公論甚喧顧法不可尚念弼諧之舊特優終始
之恩俾長蘭臺往分留務曲全體貌俾許退休勉服
寬恩毋替循省

臣僚屢有章疏言蔡京蔡攸童貫罪侍御史孫
覿等復上言曰臣等謹按太師蔡京四任宰輔
前後二十年挾繼志述事之名建蠹國害民之
政而祖宗法度廢移幾盡託豐亨豫大之說倡
爲窮奢極侈之風而公私積蓄掃蕩無餘結御
筆之限以陰壞封駁之法置曲學之科以杜忠
諫爭之路汲引羣小充滿要途禁錮忠良悉爲

朋黨交通近習竊弄威柄賣官鬻爵貨賂公行
閨門混濁父子交爭廝役官爲橫行媵妾封至
大國古者所謂老姦巨惡未有如京比者太上
皇屢因人言灼見姦欺凡四罷免而返率小人
假其自謂羽翼已成根株盤固不可搖動兇焰
益肆復出爲惡倡道子攸造隙挑發邊端連起大獄
報復睚眦怨氣充塞上干陰陽水旱連年赤地
千里盜賊滿野白骨如山人心攜離天下解體
於是敵人乘虛鼓行如入無人之境矣況京在

政和中首建平燕之議招納燕人李良嗣以爲
謀主京之誤國固不可容而興邊造釁父子相
爲終始且京被遇三朝父祖子孫爲三公者二
人親執政者三人登禁從者亡慮十數名園甲
第僭擬宮禁寵榮之寵下逮童稚顧京所當報何
以論報不圖邊釁首上開而京黨羣數首推治將
揖攘輕薦一夕遁去君父身縶坐圍城中無一
人有同患難之意宰相非其人遂使中國空虛
敵人侵侮無所不至而京猶苟爲終吉嫁死飾
非獨使上皇負謗於天下伏望勅使追還早賜

編年錄 卷之十三

竄殛稍正京父子誤國之罪是時臣僚屢有章
疏論列不已乃命蔡京責授中奉大夫秘書監
分司南京致仕遺史 三月內申蔡京責授崇信軍
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
制曰呂刑三千論罪莫先於無上舜功四十知人實
本於去兇載稽先聖之格言參酌庶民之公論肆於
元惡敢廢刑章具官蔡京以疎愚不學之資挾輕果敢爲
之氣自初登用首務更張巧緣紹述之名公肆劫持
之計列聖貽謀之憲度掃蕩無餘一時異議之忠賢
斥逐鉏略盡竭府庫之儲以供浮費假豐亨之說以市

私恩務民疾痛而無聊生志士隱憂而欲所死當上
皇之覺悟畏天戒之昭垂屢因衆惡而斥疎卒以自
營而收召乃至交通宮禁覬用邦財且何妾婦之爲
孰有穿窬之恥逮眇沖之臨御屬中外之艱虞靡知
徇國之忠但出全身之策遄首已盡敗已無及於噬臍
參與衆宅殆不勝於擢髮彈章交上羣臣朕敢私謂捨
彼豺狼安用狐狸之問而至茲稂莠其如禾稼之傷
原情未合於誅夷遠役姑從於屏棄恩宥無恤
者循

編年錄 卷之十三

左司諫陳公輔劄子奏伏覩蔡京父子
國顧賜竄殛有旨京攸累有旨章京可責授崇
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攸本合重責爲勸
上皇北歸已降授太中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
特依已降指揮令前去省侍四月蔡京移衡州
安置五月丙寅責降蔡京韶州安置及子孫湖
理降旨下項文稽典憲裂殺不容依此責降蔡
京移韶州蔡京子孫並分送湖南吏部供到下
項蔡京子孫脩修絛脩絛條孫衛衡州蔡條郴州
州比遂人子各令隨侍父前去蔡絛徙袁州居
住蔡京子孫三十三人並勒停遠方居住 七月甲戌蔡京移韶州

安置臣僚上言蔡京者巨蠹之人使遂法死明
法不行徒有後時之悔臣安敢避冉三之瀆哉
奉聖旨蔡京移儋州京在德安府被旨遂之命
壬申到潭州乙酉以疾卒年八十自卒後臣僚
論列京父子不已有旨儋尚帝姬合離判者至
是命倫勒停○初金人既長驅入寇天下罪京
故言者請正其罪而誅殛之章屢上於是詔移
京衡州安置言者論不已其奏曰自崇寧初蔡
京輔政首亂舊章排斥異己汲引同類待以不
次二紀之間門生故吏充牣天下又其建三衛

置四輔疏與化之水修臨平之塔又令許敦仁
奏請太上皇五日一視朝當此之時孰不為朝
廷寒心幸其族子有所陳告臺諫因之論列其
事上皇雖務納汙猶令軆其情山京之僭心移
不肯已又加王安石王爵欲自為階梯衆論喧
騰心不自安復封韓琦以塞公言而蔡確何執
中鄭居中童貫皆因之例封王矣本朝之封王
者不過國初功臣及后族爾廢國朝之法長姦
雄之心京兇悖之情不可一一數賴上皇聖明
不為京邪說所惑京知狂謀終　不得逞於是

結附戚里內侍交通宮禁肆所欲為以耗國財
以弊民力必欲坐視顛覆以快不逞之意鄧洵
武范致虛等托為紹述之言以助京劫持上下
而何執中余深林攄薛昂皆其死黨濟其姦謀
成其羽翼使不可制權門日益盛強朝廷日益
孤弱蔡攸不孝乃其子弟相與違異有若仇讎
考其蹤跡實皆同惡相濟至黼為相奢汰愈甚
開邊黷武禍及生靈迹其所來亦由京勢位相
軋乃相攻陷遂致犬羊窺伺變生一旦造端立
本捨京而誰詔京等永不放還如臣僚敢有引

薦當正典刑左正言程瑀又攻之其奏曰切惟
蔡京首竊宰輔踐公師二十年間逐而復來
罷而復用致仕而復起交結閹宦為梯媒愚
弄朝廷妄作威福名為遵用熙豐之典乃實事
為紛更未有一事合熙寧者至於鑄鼎刊名位
居九五臨平增山託名祝聖私第引河潛通宮
掖閨門汙穢醜不可言屬者金人內侮事雖始
於童貫而成於王黼與京之子攸然邊備廢弛
本實由京金人入寒盡室東去非背叛而何乞
投畀海外遂有是命

童貫自太師廣陽郡王徐豫國公責授左衛上將軍致仕池州居住（追廣陽郡王以徐豫國公致仕）

制曰任降材將功必在於安邦位極公王義莫先於體國儻孤大用宜質嚴科（某官童貫）夙侍宮闈承膺重任付以兵柄將惟信臣護諸將垂二十年論戰伐無尺寸効惟事誕謾之術定乖撫御之宜紀律不嚴賞罰未當盡壞軍戎之政令肆紊朝廷之紀綱私室奄有其金繒軍須取償於州縣將士爲之解體吏民無不興嗟既敗累朝不渝之盟首結三邊無窮之禍護復故地實守空城再爲太原之行又倡京中之議師徒暴露讟怨並興馴致敵人輕視中國逢蒙竊發於都邑幹危懼於夙宵生此厲階誰執其咎議者皆不汝置朕心安得而私猶念股肱曲全體貌姑奪廣陽之封爵尚畀壞尹之榮階俾卿退休保其終始於戲子宜與毋忘欽承

侍御史孫覿等上言按童貫竊據兵權幾二十年出則爲宣撫而不受制密院入則領密院而外兼行宣撫跋扈不臣驕蹇壞法制其罪有十又上言貫後之罪同者六乃命童貫責授左衛上將軍致仕四月臣僚又上言童貫責授安化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五月丙寅責降童貫移英州安置七月丁丑臣僚復論童貫罪惡當誅戮奉聖旨童貫罪大責輕可移吉陽軍九月臣僚又上言臣獨論其可殺而不可赦者壞太祖之兵制敗真宗仁宗之信誓通萬里之小夷殘百餘年之與國虜后欲歸却其表而不受虜主潛遣指其蹤而使擒契丹舊臣痛入骨髓假手女真俾之報怨旁結西夏共爲敵讎又上言今者切聞有司按校其家器用復有校椅以青龍首金銀絲背爲飾者不軌之跡暴白無甚於此淵聖降旨童貫罪十萬宋勍起花石引趙良嗣滅契丹修延福宮等朕在東宮屢爲搖動策立之時有異語不俟枘命擅去東南差留守不受命東京被圍聞之而去家中有非法之物私養死士罪不容誅差監察御史張澂追貫行刑己卯斬童貫於南雄州函首赴闕（遼史）○初太祖嘗以幽燕地圖示趙普問以取燕之策普對以曹翰雖可取可守而難其代帝自此絕口不言伐燕至太宗因平河東乘勝欲擣燕薊時趙普鎮鄧州立疏諫止太宗下詔褒之熙寧問王安石用

事始復勸神考用兵以鞭笞四夷先用王韶取
熙河以斷夏人右臂又欲取靈石以斷燕人右
臂又結高麗欲圖幽燕已而永樂敗報至神宗
臨朝慟哭自此厭兵然亦由是感疾至棄天下
以故司馬光呂公著輔相元祐推原先帝厭兵
之意不賞邊功專務懷柔至章惇作相諸路復
進築徽宗登極初棄湟鄯等州蔡京爲相又取
之又遣趙良嗣爲海上之盟結大金以取燕雲
以貫爲太師領樞密院事充陝西河東河北路
宣撫使蔡攸副之王黼年少昆恨務欲其功高

蔡京以燕雲自任置經撫房下族誅之令禁言
北事者宣和七年十一月帝郊天方恭謝景靈
宮聞金人稱兵向闕即下詔稱上皇禪位皇帝
改元靖康於是諫官御史推原致寇召亂之端
交章以貫與京攸之罪同者有六又奏曰金人
敢以數萬騎直犯宮闕者蓋將相大臣同惡相
濟二十餘年所以至此蔡京竊弄威柄於前王
黼敗壞法度於內童貫蔡攸敗亂法度於外爭
權競利其初雖相爲矛盾至於包藏賊心害民
蠹國則若合符節乞將蔡京童貫罪於王黼一

等行遣詔童貫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郴州安
置而言者攻之不已於是天子下詔曰童貫罪
十首惡朱勔起花石引趙良嗣滅契丹修延福
宮等朕在東宮屢爲搖動策立之時有異語不
俟物命擅去東南差留守不受命東京解圍聞
而惡之家有龍紅之物私養死士前項罪不容
誅可告諭中外仍差監察御史張澂將帶開封
府公人前去追童貫隨所至州軍行刑訖函首
赴闕其子孫送吉陽軍編管嗚呼趙普從祖宗
定天下尚以取幽燕爲難而蔡京王黼童貫兇

德蔡會乃獨謂幽燕可談笑取至使神州陸沉
兩宮北狩遺千古無窮之恨推其禍端自王安
石始可勝痛哉
蔡攸自太保領樞密院事燕國公責授太中大夫提
舉亳州明道宮任便居住
制曰位居台輔必資補袞之功職領樞庭允賴折衝
之略儻乖成績宜解政機具官蔡攸擢自貴游初無學術
早被聖神之眷亟登廊廟之隆不思直道以事君乃
復邀功而誤國頃將虎旅同撫燕疆初乏遠謀大開
邊隙旣不能保盟於舊好又不能制勝於萬全遂迄以

重兵挫衂於虜至傾國帑僅得空城納叛亡以啓戎
心肆欺誕而忘國事遂金人之深入闕邊備則茫然
弗爲守備之圖惟事逋逃之計結怨稔禍逞其不已
之私疾首痛心生此厲階之梗議者皆不汝置朕恩
安得而私尚屈典刑曲存體貌其解本兵之柄仍鐫
論道之官畀四品之文階領真祠於善地體予寬典
毋怠欽承
侍御史孫覿等上言貫攸之罪同者有六屢有
章疏論列不已乃命蔡攸責授太中大夫提舉
亳州明道宮三月丙申奉聖旨京攸累有上章

編年錄 卷之十三

攸本合重責以攸專一扈從道君太上皇帝還
闕特已降指揮令前去省侍五月丙寅責降蔡
攸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攸子衎衡行術行先
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襄陽府安置移洪州復
移道州居住監察御史胡舜陟劉子言攸平昔
不孝視父如仇讎惡言醜詆無所不至今見其
父以罪逃竄往往快之始乞隨侍者殆欲自逭
罪戾終不肯往者乃不孝之真情其言其七罪
有旨移潯州安置七月丁丑臣僚上言金人犯
塞蔡攸闔家南遁名爲扈從上皇實北叛也乃

敢肆爲欺罔謂勸上皇南歸有旨蔡攸移雷州
九月臣僚上言陛下投蔡京於海外京恃宰相
吳敏庇覆之故濡留道塗至長沙而宰敏之沮
格言章不早投竄致京身死內地抵掌而嘆者
紛然若攸之罪亦不減於乃父乞竄於海外毋
使若京之早斃奉聖旨蔡攸萬安軍旋與蔡翛
同賜死
辛亥王孝迪罷中書侍郎
孝迪以靖康元年正月除中書侍郎二月校書
郎陳公輔論列太宰李邦彥中書侍郎王孝迪

編年錄 卷之十三

尚書右丞蔡懋併罷孝迪遂以資政殿學士提
舉醴泉觀執政纔一月以曾祖名攻自陳乞罷
所受職名攻延康殿學士出知廬州四月臣僚
上言臣伏覩陛下以大臣誤國悉行罷黜如李
邦彥主議和李梲李鄴鄭望之奉使許地是也
有取金銀於民間而措置乖方爲國斂怨莫如
王孝迪庸陋宜參預大政第以李邦彥姻家
驟引爲中書侍郎云云遂落職提舉亳州明道
宮
三月戊辰李梲罷尚書左丞

梲自靖康元年正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二月除
尚書右丞是月李梲與鄭望之李鄴並落職在
外宮祠以奉使失辭妄許地故也梲執政僅踰
一月罷授正奉大夫資政殿學士提舉亳州明
道宮建炎三年九月户部侍郎李梲靖康為執
政遷尚書使往建康督餉以贍沿江諸軍
己巳張邦昌罷太宰觀文殿大學士依前光祿大夫中太乙宮使三日
制曰難進易退允高君子之風崇耆優老乃朝廷
之體眷予元弼為國良臣用捨雖係於時始終宜篤
其秩茲旌揚明命敷告治廷具官張邦昌智沉而識精器博

而用遠蚤登禁路廷臣無出其先久預政機天下實
受其賜嘉有功於社稷俾正位於台衡丙吉有聲稱
擅邊書之對王商多質有嚴漢相之威念其衍李之
勤處以真祠之逸陛華祕殿典便於諮詢陪賦爰田
用昭於物采於戲留侯知足願遺人事之勞南仲將
歸毋憚簡書之急其全明哲以保功名
邦昌自靖康元年正月拜相至是年二月罷入
相兩月出使金國未嘗就職後邦昌請元祐皇
后垂簾聽政以太宰退處資善堂自僭位號至
是凡三十三月

同日徐處仁太宰自守中書侍郎授通奉大夫太宰兼門下侍郎二月宰執罷[illegible][illegible]玉清萬壽宮使歸不復報[illegible]使事
制曰國猶置器安危之勢相形治若循環文質之宜
迭用方更張於初載盍圖任於老成人皆曰賢政將
持往具官徐處仁秉心強固守道端方器博而周知轉辭
宣之方略材全而藏用陋黃霸之功名尚猶其多之
詢遠然眷後生之望朕恭承聖訓謹守丕基思艱祖之
艱難於仁宗之忠厚周封千八百國當謹守於輿圖
漢制二十三條期盡遵於轍迹欲與聖統無踰老臣
俯從左揆之崇兼列東臺之侍並增爵邑昭示寵光

於戲多難以興在彊勉而行道無為而治期垂拱以
仰成其路古人之為毋負天下之譽
初處仁守北門上聞其老成有士望方倚以為
相故以中書侍郎召之入見首論御夷狄者不
一而足朝廷甘言重幣修好可也何至捐三鎮
以與之陛下受祖宗之天下尺地豈可與人矧
保塞奉二祖之陵寢中山為陛下之始封夷狄
變詐自古難測今要盟劫質侵侮莫甚但見其
還從而信之則過矣上矍然曰卿言是也吾意
亦爾取詔書示處仁乃諭守三鎮者自是稍議

禦戎而詔三鎮堅守視事未旬日遂拜相云○
太學生陳東上書乞召唐恪及徐處仁置諸左
右於是拜處仁爲太宰處仁奏乞早建立皇太
子又奏乞修身治國常如今日淵聖覽奏御批
曰賢卿所奏甚善朕志素定無有少易又奏行
馬政募衛兵○七月庚寅處仁辨明吳若上書
先是太學正吳若上書言者指爲同若徐處仁者
踐循勤儉公方欲陛下任　之而士論已喧
謂其黨以十事乞留蔡京也而處仁以爲已非
京之黨且未嘗有留京之謀乃奏劄乞罷解機

務守本官致仕以全晚節淵聖命吳若令分析
申尚書省
同日唐恪中書侍郎（自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
何㮚尚書右丞（自翰林學士知制誥中大夫除）
許翰同知樞密院事（自御史中丞中大夫除）
翰同知樞密院事制曰三代而上文武一致故在泮
獻馘儒者事也國家設爲樞府以重兵政而總以經
術大臣蓋本諸此歷選在服令得偉人（具官許翰）與學選
旋靖節自守擅稽古語之芬有揚雄深湛之思封
駮東臺執法內府閣學英英茲予命爾進貳樞柄以

辨博過人之才而論金華之要以通敏沉識之智而
運帷幄之籌庶幾安邊息民以展不治夫國之大事
戎居其一天生五材兵不可去長轡遠馭方資深謀
思患豫防宜有所備勉既爾志圻靖策勳
燾字文綺德升監人政和五年進士第一翰字
崧老拱州人　恪執政七月至八月拜相　翰
靖康初李綱薦其忠宜召爲御史中丞（自蔡京）
蔡攸並罪之罪而責之至是除同知樞密院事
庚午宇文虛中罷簽書樞密院事（以資政殿學士中大夫知青州）
制曰邊遴選豪傑俾職秘殿所以隆儒術而備詢訪也

乃睠樞臣深執謙抑肆申新命式顯高風（具官宇文虛中器）
度恢宏謀猷英發潤身以淵博之學華國以雅健之
文藩郡剖符治效循良之與孫林祖草詔辭見典誥
之風參翊機廷以重兵政惟時大學士之職乃朕待
非常之材豈狗循典之拘是爲不次之舉而爾毅然
抗疏陳義甚高難抑雅懷勉狗來請雖未稱朕褒崇
之禮而益嘉爾辭遜之心往服訓言毋忘報塞
虛中在樞府凡兩月以奉使無狀故責授焉時
監察御史胡舜陟劄子奏今日威令未振人皆
玩法蓋由爵賞廢也宇文虛中爲奉使參謀官

恣湯思退聞寇至輙先遁歸既不即加罪且以
虛中爲資政殿學士東京宣諭使而虛中不肯
就職逃宿亳間此於律當誅也今乃處樞府蒙
重任欲望檢會臣僚所論宇文虛中等罪狀及
御史臺奏劾檜雖職任姓名即賜施行四月臣
僚論罷青州落職提擧亳州明道宮建炎二年
五月丙申詔宇文虛中復資政殿大學士先是
謫授散官安置宇文虛中應詔願使絶域遂召
赴行在丙申復資政殿大學士尋遣使金國祈
請二聖淳熙六年賜故資政大學士左太中大

夫充金國信使贈開府儀同三司宇文虛中諡
肅愍以女宇文氏陳請也狀云故父於建炎年
間奉使金國抗節不屈被虜人鎖繫北去後至
紹興十二年間故相檜將故父全家發遣北去
至紹興十六年故父與氏親兄師愛同僞翰林
學士高譚等結集徒衆欲候虜主祭天就行劫
殺志期恢復不幸敗露致虜人將故父全家盡
行殺戮故賜今諡嘉泰二年紹節以建廟請於
朝賜諡忠顯云紹節嘉定間簽書樞密院事
四月癸卯耿南仲門下侍郎自太中大夫尚書左丞依前官除七日

制曰爲君莫大於知人用人莫先於求舊置諸左右
必惟正直之人重以典刑蓋賴老成之智眷時賢弼
進貳東臺肆敷寵命以昭茂烈具官耿南仲清明不撓敦
大有容迪德爲君子之儒窮經得聖人之旨道適堯
舜之正言合稷契之忠翊贊中宸允資謨議之益參
陪廊廟更殫啓沃之誠識侔耆舊氣勁金石列黄門
出納之地乃大政儀僚之司鼓斷斷廟用中宸律責
呂望天下之大老蕭何一代之宗臣惟我耆英宜媲
前哲勉摅所學永底丕平
六月以潛邸恩除正奉大夫十一月壬午命耿

南仲使斡离不軍
乙酉趙野罷門下侍郎資政殿學士知襄陽府
野自宣和五年二月除尚書右丞六年九月除
尚書左丞靖康元年正月除門下侍郎是年四
月罷執政踰三年至是宣和舊臣皆已去位而
言者論野輔政無狀故有此命十一月丙戌趙
野落職提擧西京嵩山崇福宫
六月甲辰路允廸罷簽書樞密院事以資政殿學士提擧醴泉觀
九日
八月乙未徐處仁罷以觀文殿大學士正奉大夫太乙宮使

吳敏罷少宰（觀文殿學士通奉大夫醴泉觀使）

處仁罷太宰制曰圖治有要在人主所實惟賢充位無聞則朝廷焉用彼相眷予上宰久預政機謀猷罔著於事功體貌務全於終始誕敷明命播告多方（具官徐處仁）器質致龐才能敏邵蚤年治郡素高蕃翰之風晩歲裕民切陋桑羊之政比時稚望進列冢司允稽老成庶殫忠悃矧國步艱難之日乃朝堂吁咈之時不知圖効以赴功相與逡巡而固寵乏可否之相濟惟同異之是閫寇患未寧念守陛之可惜機會一失恐駟馬之難追道路流言士夫興　嘆豈對章之引

咎且公論之騰喧俾解鈞衡進陞祕殿仰祠宮之優佚昭命數之益隆併衍爰田申陪真賦於戲人以其攻朕豈有意於遐遺詢黃髮則罔愆汝尚毋忘於入告往祇予訓其體眷懷

處仁自靖康元年三月拜相是年八月罷入相僅半年御史中丞李回等論其與吳敏不和稽留議和之使而有是命翌日出知東平府處仁引疾乞致仕遂以本官提舉西京崇福宮云（拜罷錄）李回上言太宰徐處仁初以蔡京薦進自縣令不三年備位政府縉紳駭其速化而不問其

有善譽也自金人退師陛下採其治郡之能擢爲首相而不知大體不通時變不能副具瞻之望處仁由是罷相（遺史）○建炎元年七月舊相觀文殿學士徐處仁卒初以舊相徐處仁爲大名尹時已被病至是卒於大名（小曆）

敏罷少宰制曰朕嗣承丕緒統御萬方當論相之初賴股肱之允協至臨事之際乃矛盾之是聞念乂居於廟堂宜曲全於體貌我有明命颺於大廷（具官吳敏）性識靜深器資閎達向上皇臨朝徧歷從臣　國論足以濟時頃

暨眇躬踐阼首登揆路之崇精衛孤忠輸　寇攘之未靖顧宗社之可虞有　厝火積薪之危有垂髮九淵之懼爾乃玩歲而愒日莫知排難而解紛持首鼠之兩端乏銛刀之一割淹稽使指潛失事機致公論之騰喧亟封章而瀝懇宜解具瞻之重任就陞祕殿之隆名均逸真祠併昭異數於戲閔勞以事尚悉節之可觀益勵乃忠想嘉猷之未替往祇休寵勿忘壯圖

敏自靖康元年二月拜相至是年八月罷入相踰半年御史中丞李回上言少宰吳敏初以蔡京欲聯親議遂以辟雍私試附學入仕因與京

結爲死黨在上皇朝縉紳目之謂在劉昺林攄
之右上皇內禪叙旨先定父子授受夫復何疑
而敏因蔡攸剌得密旨乃貪天功以爲己有叨
處二府竊據相位凡其施設悉効蔡京意在尊
攜固寵以小忿爭衛庫之前二人因以不和
而天下之事遂致不決吳敏由是與徐處仁皆
罷相遣史○初太學生陳東上書言上皇傳位陛
下蓋其畢志素定惟此蔡京王黼童貫等六
賊實營撓之而蔡攸者沮遏尤力賴上皇聰明
獨斷莫之奪贊襄之功豈敏有言及吳敏爲

宰相大學正吳若上書謂敏非宰相才不可爲宰
相且蔡京蔡攸李邦彥之黨也前日建請上皇
遜位乃蔡攸父子鈞探先旨計會吳敏爲之辭
警朝廷其宗稱上諭指爲蔡攸死黨其後敏欲
微示至公以欺天下乃乞召吳若還及授陳東
以官六月臣僚論列蔡京之罪奉聖旨京攸未
不放還如臣僚敢有薦引當正刑章宸命既下
大臣吳敏又有爲之庇護者遂以祠部員外郎
陸守等持節廣南半日與京攸結爲死黨似欲
與蔡氏爲地者臣僚復論若此差除雖無薦引

之實而有庇護之嫌於是守等皆放罷○九月
戊辰臣僚上言前宰臣吳敏雖罷相猶爲觀文
殿學士知揚州乞正刑章從舉亳州明道宮庚
午臣僚上言吳敏陰覆蔡京父子有旨落職宮
觀壬申臣僚上言有旨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
涪州安置
制曰爲臣之惡莫大貪天之功失職之刑孰先誤國
之罪宜加顯黜用穆師言吳敏某官性稟柔邪中藏險詐
竊名第以徼幸之術盜向注於援攜之時惟務賀之
續承蓋上皇之素定乃緣私黨之託謂有建言之因

迫竄兒柔果忘公議究觀黨庇之迹詭符陰告之情
且朕方勤政躬宵旰之憂而爾乃懷安肆娛樂之奉
用人論事濟姦匿而有之料敵籌兵失機會已多矣
稽使指有後時之慢忽邊防無先事之圖謀皆不臧
咎將誰執有相若此爲國之羞既邦憲之稍伸致人
言之不置貶從散秩投畀遐方尚體寬恩勿忘循省
九月甲戌詔曰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上皇
降叙旨建朕開封牧乃用太宗故事卿大夫知
將內禪矣乃二十一日宣制而自宰府以至
都人亦莫不知是時蔡攸領樞密院自知罪惡

黼盈他日不免乃引給事中吳敏於省制曰入
至玉華閣乃禁中深密之地非外廷臣所得至
處蓋攸方經營江浙之行欲留心腹之人置之
京師伺候動息中外相應其事詭秘難使衆知
故引敏入深密之地與謀之爾攸既東行宣章
擊蔡氏首日至而敏傾身障之詭計百出終以
敗露及蔡京子孫竝遠貶而京與絛至荊南託
遺士黃大本俾與吳敏爲開封府緝捕得之其
書言負敏上僕父兄於闕下可謂有德矣云云由
條其說之敏之爲蔡氏腹心明矣且朕以太子

受禪何待今日若以爲嘗言則入玉華閣之日
乃在降旨建牧之次日攸乃詐傳命令以敏有
建言之功擢爲門下侍郎其姦險締結乃敢如
此投諸遐裔亦輕典爾故兹詔示可付史館仍
布告天下紹興元年六月舊相吳敏復觀文殿
學士充廣西湖南宣撫使初舊相吳敏方謫居
涪州范宗尹薦敏復觀文殿學士知潭州敏以
祖母年高力辭遂改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至是又復敏觀文殿之職充廣西湖南宣撫使
同日唐恪少宰 自正奉大夫授少宰兼中書侍郎

制曰周室任賢詩雅美甫申之維翰漢朝命相史官
稱丙魏之有聲皆垂希世之名用起中興之治朕念
邊陲未靖輔佐罔功爰得眞才付以機柄繫生靈之
休戚寄社稷之安危咨爾在廷明聽予告 具官唐恪器識
閎達德履端良學足以知治亂之原力足以任股肱
之託召從外服智略輻湊於朕前歷歷仕途風采聳
聞於天下渾渾忠義之氣謇謇文武之資爲時顯人
宜膺大用肆陞華於右揆仍兼秩於西臺申衍爰田
階敦眞食於戲艱難多事甚矣此時謀慮盈庭當求
畫策念民力之已困恐國勢之易搖修政事以固本
根謹關防以消外侮毋殫財而益賦毋黷武以貪功
顧後患之可虞惟前車之是戒予違汝弼汝言予從
毋怠厥功庶永終譽

徐處仁吳敏既罷乃以唐恪爲少宰恪爲宰相
首言蔡京王黼童貫之徒其黨甚衆不
宜深治失人心俟事定日奏知上皇即肆諸市
朝亦可當時以恪爲三賊之黨遺史
同日何㮚中書侍郎 自太中大夫尚書
陳過庭尚書右丞 自太中大夫禮部尚書
過庭尚書右丞制曰天下之事會於文昌惟時二

丞其責甚重自昔方於管轄實大總於紀綱非練達
國體守正不撓者烏能勝其任哉具官陳過庭聰明疏通
而密於世用信厚剛果而輔以學術承陞蕃於近列
荐執法於中司險夷惟確於一心終始不虧於素履
乃攄忠蓄首建讜言了無比奴之私具見弗欺之守
是用擢於宗伯進貳中臺序進文階多邑爾其
體予一人付託之意慰彼四海傒望之情以戎虜之
患未殄為已憂以生靈之困未蘇為己任祖宗之法
度未復則務在於講明上皇之詔令未孚則宜思於
遵奉惟衆從於公議庶獲格於丕平往惟欽哉無替
編年錄　卷之一三
朕命
過庭字寶臣紹興府山陰人　桌十二月拜相
同日許翰罷同知樞密院事
翰自靖康元年二月除同知樞密院事是年八
月自太中大夫罷授延康殿學士知亳州翰在
樞府凡五月罷之未幾臣僚上言翰在樞府嘗
移文督責种師中使之出師以噴過師中素剛
不受督促遽與師決戰以是敗績又言翰任御
史中丞日未嘗一言及蔡氏於是落職宫祠云
許翰之進李綱所薦也太原之役翰督姚古种
師中進兵解圍及兵敗城陷綱已罷遂併翰罷
之史畫
同日聶昌同知樞密院事自開封尹中大夫除
李回簽書樞密院事自朝請大夫行御史中丞兼侍讀遷延康殿學士除
昌同知樞密院事制曰天下安危寄於用武朝廷輕
重繫在擇人必得非常之材以稱本兵之任矧比遭
於外侮頓方賴於非常我得其人副茲猷委具官聶昌奮
由儒術蚤被簡求智識足以造微謀謨足以經遠
從開府訖膺忠勤懋自地官之崇荐膺天府之寄飭
肅而幾於無訟持誠為之布惠績效既明公論攸屬宜
編年錄　卷之十三
膺柄用式究邊圖躐進文階茂膺異數狂虜尚懷
反覆之謀賊境不庭肆跳梁之援未觀安邊之畫莫
知偃革之期周宜惟修政以致中興漢臣稱自治而
為上策蓋有備而無患賴同寅而協恭往惟欽哉勿
替朕命
同簽書樞密院事制曰朕臨政願治靡敢皇寧延圖
左右輔弼之良允資股肱謀猷之處矧今多故危重
本兵欲不戰而成功宜折衝之有道克膺選允屬
儒臣具官李回學術窮於本原智識周於事變入躋嚴近
出領藩維純誠許國有不欺之心治行在民多可紀

之迹方擢陞於憲府已屢殼於忠謀補袞居多風望
彌著宜膺柄用式究遠圖加秘殿之寵名壯樞庭之
重寄往祇明命共底丕平
昌字彥猷臨川人昌舊名山淵聖嘗曰爲兩目
所遏乃改山爲昌以厭之昔莫曉其意或謂欲
用山奉使金國乃改賜名昌○同字少愚建康
人○京師復戒嚴山時爲開封尹以將父爲言
求去不允御筆改賜名昌取周昌抗節之意我以
旌其能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入謝之日力
陳防秋扞禦之策上大稱賞置都大提舉守禦

司以昌領之開府辟官屬許便宜行事會金人
遣使來議和欲畫河爲界須左右大臣報聘詔
以門下侍郎耿南仲及昌爲議和使至絳州遇
害年四十九建炎四年贈觀文殿大學士謚榮
愍官其親族十人昌附耿南仲至顯位每左右
其說以誤國論卒至禍變天下以此罪之（耐日）時
棄三鎮之議猶豫未決而虜使王汭在館且聞
虜人渡河之報日急遂決棄三鎮乃詔兩府自
陳願使大金者耿南仲辭以老聶昌辭以親老
陳過庭以主辱臣死義當請行詔辭免人耿南

仲使斡離不割河北聶昌使黏罕軍割河東並
爲通和國信使○回靖康中爲諫議大夫屢言
吳敏爲相無狀敏既罷乃除同簽書（知遠史）
九月戊寅李綱罷知樞密院事（日六中大夫河司東宮使觀文殿學士知揚州）
綱自靖康元年正月除尚書右丞二月除知樞
密院事是年九月罷執政凡九月綱既宣撫河
東未幾朝廷易相綱即軍中上章乞罷而有是
命言者論其專主用兵之議而元無成筭奇畫
乃命以宣撫之任日冀其有功而前後敗軍覆

將非一又擅用所賦不可數計乃以本職提舉
杭州洞霄宮而言者又論綱昌內禪之功以自
名用姚平仲以至撓劫收括取金銀勝使怨歸
公上兵既妄動暫行罷免陰使其黨默諭上庶
使之伏闕幾至變亂假爵祿以市私恩惟守禦
之賞至數千人陰與吳敏黨庇蔡氏不能追訴
輒以蠟書結余覩使金人復加怨憤命以宣撫
拒抗君命乞納告身遠至澤潞不務持重以致
挫敗等十罪又言其所上章疏多高自稱譽跋
扈不恭乞行黜責於是以保寧軍節度副使建

昌軍安置　李綱罷去燕十萬餘人擿鼓伏
闕下經日不退殺內侍十餘人擘裂無遺體府
尹王時雍等麾之不去上命聶山出諭旨相率
聽命而退十月庚中有旨李綱罪惡深重不自
省循輒有放言鼓惑衆聽可移變州安置
十月丁未馮澥知樞密院事 自禮部尚書太子詹事兼侍讀遷中大夫除
制曰朕臨御以來適茲邊釁之延眷樞機之地是資帷
幄之謀得失之間安危所寄委任尤重必惟其人 具官
為澥忠信不欺端諒有守勵蹇蹇匪躬之操懷拳拳為
國之心直道而行學蓋據其素繼獨立不懼志切慕
於古人踐揚居多望實休顯爰擢參於宥密以共濟
於艱難朕念疆埸未寧兵民久困無事淮陰之略尊
圖魏絳之功往服戎恩佇觀成效

編年錄　卷之十三

十一月康王使于金國斡离不軍前知樞密院
事馮澥使于金國黏罕軍前李若水副之 遺史
壬子王寓尚書左丞 自試禮部尚書中大夫除
寓為起居舍人正月 隸親征罷之未幾復除禮部
侍郎遷翰林　學士至是除尚書左丞王寓新
除尚書左丞詔寓使于金國軍前奉五輅而行
之 遺史 ○皇弟康王使斡离不軍以王寓為尚書

左丞副之始欲命寓奉使金人故有是除既而
託疾懼辭行故責及之未嘗就職云十二月戊
午有旨尚書左丞王寓託疾避事可追還左丞
告命尚書省毀抹告授單州團練副使新州安
置乃以知樞密院事馮澥代往
制曰朕聞路溫舒以承偽而請往絕域傅介子以馬
監而求使大宛蓋委質而為臣無辭難而避事苟懷
詭避曷逭典刑 具官王寓世荷國恩蚤塵華貫昨于參
之始首持謀可不忍齊捐於終復加滌洗對思報德
惟務懷安遁邊境之經騷遣近臣而計議邀功生事
黜貫生儒之謀罷兵息民講魏絳和戎之策擢爾
侍從之列置之丞轄之崇特加龍數之優式示華光
之遇遂遁之避謂遂不拔遽詰責而辭窮乃蔑皇而
情偽方上憂臣辱爾乃便私之求若罪大責輕難示
方來之戒姑從散秩往處遐陬尚務省循以待寬宥
十一月戊辰馮澥罷知樞密院事 以資政殿學士太子賓客
澥自靖康元年九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十一
月罷執政催諭月初命奉使金人軍前議和及
康王還而有是命 六
丁丸何㮚罷中書侍郎 以資政殿學士依前官

編年錄　卷之十三

欽宗靖康元年三月除尚書右丞八月除中書侍
侍郎是年十一月罷執政凡八月時宰相唐恪
議棄三鎮棄以爲不然曰乞罷遂自太中大夫
中書侍郎罷未幾兼領開封職事
同日陳過庭中書侍郎〈自太中大夫試兵部尚書除〉
孫傅尚書右丞〈自通中大夫試兵部尚書除〉
傅尚書右丞制曰天下大器置之欲遂其安三公會
賢求之惟恐不及朕紹隆興緒康濟艱難眷求才授
四嶽之臣國同二帝三王之治必有任斯民之責者
庶幾進於衆以待之〈具官〉孫傅宏毅直方聰明敏博問

邃於經術造自得之淵深功名見夫緒餘行所知之
光大事朕初載蔚爲名臣延登八座之崇進陟五兵
之任師尹之望嚴嚴且維石之瞻王臣之公蹇蹇斷
匪躬之節是用擢升右轄進貳中臺朕欲解慈而更
張同非濟水之能食思與在位同協厥中往既一心
股我休命
是月過庭出使河北割地不還執政凡三月十
一日壬午御批金人欲割地須兩府二人各令
自陳陳過庭以主憂臣辱首自請行唐恪馮澥
皆依違不對耿南仲以老辭聶昌以親老辭遂

出御批曰過庭忠誼可嘉特免奉使差辭免人
耿南仲聶昌日下出門○十一月己卯金人乞
再遣使臣之兩河督割地界朝廷先命中書侍
郎陳過庭從金人拘之軍前初過庭請行上揮
涕嘆息公謂之不果諸且手札嘉獎及城陷辛遣
過庭行二聖北狩過庭已在河北四留不遣建
炎初授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以須
其歸四年冬有近臣還自虜中且道過庭守節
不撓狀且言是年六月卒詔贈開府儀同三司
與恩澤十人年六十傳字伯野海州人

甲申孫傅同知樞密院事〈自通議大夫尚書右丞中大夫遷延康殿學士除〉
曹輔簽書樞密院事〈自御史中丞遷延康殿學士除〉
輔簽書樞密院事制曰推忠衛社允資命世之才遂
密府折衝實繫本兵之地眷茲風憲之長爲吾耳目之
良爰錫特書俾參宥密〈具官〉曹輔學該而博氣大以剛見
幾達物理之未然論事處衆人之不敢一言觸諱十
載投閑逮予親政之初首置肅綱之任疑躋諫省特
拜瑣闈有嘉封駮之勤復長糾彈之職鯁亮日聞於
朝聽箴規多切於朕躬宜有廟謀可清邊圉是用俾
預西樞之政少寬北顧之憂汝宜深思戰難而解紛

朕亦須俟修文而偃武勉圖報効以副眷懷
傅執政累月二年扈從淵聖北狩建炎三年除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方虜急
攻京城傅親當矢石日夜不少休欽宗再幸虜
營以傅兼太子少傅行宮留守乘輿久不得歸
傅屢移書請之不報及廢立檄書至中外震駭
傅大慟久之曰苟立異姓吾當死之又數請車
駕還闕明日虜陳兵索道君帝后諸王妃主傅
獨留中宮太子不遣願以死從太子虜以粘罕
命召之而去不知其所終後賜謚曰忠定○輔

沙縣人入樞府凡半年及卒上厚卹其家仍命
一子改京官建炎元年五月丙申簽書樞密院
事輔以病卒初請上即位上發濟州簽書樞密
院曹輔來至是時靖康執政皆去而簽書樞密
院事輔以病遂卒小曆
丁亥李回罷簽書樞密院事提舉萬壽觀
回自靖康元年八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月罷
入樞府纔三月初命回將兵守黃河既金人南
渡不能禦會帝逃遁而歸故有是命明年張邦
昌僭位以回權尚書右丞云拜罷錄

庚寅何㮚門下侍郎自資政殿學士中大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領開封府職事除
初何㮚議三鎮不合遂自中書侍郎罷爲資政
殿學士兼侍讀知開封府未幾復除門下侍郎
㮚再執政數日閏十一月拜相
閏十一月壬辰唐恪罷少宰除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兼侍讀衛州光
錄大
制曰朕惟置相之方每加謹於選用遇臣之體每務
全於始終肆時宰輔之臣勞乃以引辭而均逸肆貽
明命孚告治朝具官唐恪材博而通智精以敏蚤由識擢
多所踐揚外分帥閫之雄内蔚有嘉績入長地官之劇

繹著勤勞一作朕賓興國召置樞筦進參政本起武宰衡
徹侍付之甚專亦夙夜之匪懈屬以戎騎侵擾郊畿
繹騷於備多失於事機循變成於稽滯以疾來懇
中誠卑回是用將秘殿以通班即殊庭而置使密昭
經於數陞邑租於載錫數之加額出於留眷忠臣
之報宜毋忘於啓沃尚其欽承以求異處
恪自靖康元年八月拜相閏十一月罷入相數
月以虜騎再渡河不知所以爲計遽引疾乞罷
故有是命拜罷錄○先是唐恪建言金人今冬必
來勸淵聖陰爲避狄之計乞早幸洛陽或幸長

安召天下兵然京師諸軍懷土不肯去乞速召
四道總管扈衛而行淵聖以恪之言問之㮚㮚
曰雖周室東遷不如是之甚陛下如不肖子盡舉
父祖田宅而鬻之而左右之人亦皆不欲遷次
日淵聖激怒曰朕當死守社稷恪力請罷相遂
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兼侍講罷之以
㮚爲尚書右僕射（兼中）十一月侍御史胡舜陟
劄子言今所用以爲大臣者皆非其人唐恪俗
吏耿南仲腐儒何㮚狂生聶昌兇人李回懦庸
勝亦議論迂闊獨陳過庭正直孫傅忠樸亦

編年錄　卷之十三

非康濟經綸之手若南仲庸暗不曉事聶昌
則不然才足以營私爲姦辯足以文過飾非陰
附內侍延譽固寵但爲身謀不恤國事寇未至
則偃然自安寇既至則惟務守城近唐恪趁朝
或以石擊其轎籠萬一城門又閉人不聊生必
以誅宰執爲名羣起爲亂此事不可不慮也但
宰執得人人才自足寇不足平矣至是胡舜陟
又言唐恪知聶昌姦雄可畏牢籠使爲己助昌
知恪有力亦深結之士大夫目恪昌爲死黨朝
廷有此二姦所以威令不振將士莫肯用命望

赫然墜之旨上會畫河之議紛出衆口籍籍喧
聞於上御札付恪曰畫河之議萬口一辭不在
朕卿其詳之恪因乞出乃有是命（恪）恪爲相無
經濟大略於時虜騎復南下必欲邀我割三鎮
乃罷兵恪集羣臣議以爲當與者什九乃從與
者之議使既行而悔之密啓欽宗請以親征爲
名西幸洛京還據秦雍以圖興復而留太子居
守欽宗將從其議會何㮚入見力言其不然遂
拜㮚門下侍郎而恪計不用言者謂恪之智慮
但長於交結內侍而已今國計日急如恪者誠

編年錄　卷之十三

不可以備位遂罷爲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
使而㮚代爲相　京師失守欽宗幸虜營恪曰
失計矣既而還宮及欽宗復幸虜營恪曰一之
謂甚其可再乎慟哭不食若狂累日虜議立異姓
會推太宰張邦昌唯孫傅張叔夜不肯簽書恪
書名已而呼其諸子謂曰吾爲大臣而國家至
此何以生爲乃仰藥而死
同日何㮚右僕射（自守門下侍郎授通奉大夫右僕射中書侍郎改太宰少宰復爲左右僕射）
制曰朕紹承丕基圖綏黎庶賚元經體是資不貳之

臣保大定功尤賴非常之佐我有雋傑若時登庸出
命於廷用亶爾衆具官何㮚識邃以遠氣大而剛藴勝英
聲冠冕多士挺挺不撓隱若棟梁之隆蹇蹇匪躬屹
然社稷之衛比繇詞苑進翊政機務陳義而納忠每
推賢而揚善底乃嘉績簡於朕心屬大步之多艱當
戎備之方戒相予以濟非爾而誰是用憲祖廟之典
章正台衡之秩序躐陞右揆兼侍兩臺陟以文階敦
其邑采於戲姚宗應變遂致開元之隆玄齡善謀幾
還貞觀之盛惟登明選公以熙衆志惟圖事揆策以
取萬全緝治具於苟簡之餘起國勢於衰靡之後海
寓清謐疆陲億寧朕以蒙成爾亦多與

先是有詔三省長官之名並依元豐舊制故㮚
復爲僕射十二月辛丑車駕在青城宰相何㮚
執政馮澥曹輔等皆分居青城齋宫已而相繼
放還唯㮚獨留京城既失虜人乞遣使往河北
召康王朝廷命曹輔行㮚請上於輔衣襟膺摯
書詔以傳密旨未幾扈從車駕幸虜營因留不
遣已而議立異姓金人曰唯何㮚李若水不得
與在虜中不食而死年三十九訃聞贈開府儀
同三司與十資恩澤議者謂其誤國沒不行及

秦檜自虜中言㮚死狀政贈觀文殿大學士官
其親屬十人建炎二年三月除觀文殿學士提
舉成都府玉局觀初金人遣使致書欲欽宗再
幸其軍議加金主徽號虜遣書尚書者持書來
㮚尚書奏陛下不必親出姑爲書或遣親王
大臣以行可也欽宗亦不欲出郊而㮚獨以謂
必須出欽宗信之㮚白欽宗請以孫傅爲太子
少傅謝克家爲太子賓客輔太子監國時㮚白
以折衝有衝對虜使歌曰細雨共斜風作輕寒
左右及虜使皆笑明日欽宗幸虜營㮚從以出

遂留不遣

丁酉馮澥尚書左丞自資政殿學士中大夫太子賓客除

二年三月乙卯馮澥曹輔路允迪等還何㮚孫
傅張叔夜秦檜司馬朴以廢立異議令舉家北
遷

庚子張叔夜簽書樞密院事自延康殿學士南道都總管除

叔夜字嵇仲耆之曾孫十一月己丑南道都總
管張叔夜將勤王之師三萬到闕屯駐於玉津
園詔以叔夜爲延康殿學士閏十一月壬辰車
駕幸西壁張叔夜領兵起居於南薰門下軍容

整肅上喜之即城樓命解何㮚務頭帶以賜曆日
○叔夜自南道領兵入援率先諸將淵聖遽以
樞府命之其後扈從北狩云錄 拜罷 ○初何㮚兒
虜勢張叔夜請置四道都總管以大名河南應天
襄陽爲治所事得專決財得通用官得辟置兵
得便宜爲御戎計緩急欲以羽檄召兵入衛京
師欽宗從其言及种師道死唐恪耿南仲咸言
相與言乃檄止陝西南道兵金人既薄城下獨
張叔夜一軍至京師餘無至者虜既議和命彈
壓京城事欽宗再出郊叔夜叩馬諫止不能回

即號慟再拜衆皆哭欽宗回首字之曰嵇仲努
力會虜劫立異姓叔夜乞立皇太子爲君以從
民望二酋怒追赴軍中至則抗論如初不少屈
遂扈從北去道中惟時飲湯過白溝河乃矍然
起仰天大哭遂不復語明日卒年六十二訃聞
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文○淳熙二年閏九
月故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孫子卑奏先大父
叔夜靖康之初任南道都總管提兵勤王旬夕
倍道孤軍轉戰赴難京師欽宗嘉其忠義除簽
書樞密院事遂扈從北狩不食其粟死節異域
雖蒙朝廷追賜謚贈開府儀同三司特與十
資恩澤未蒙給還詔張叔夜節義顯著更特與
一資恩澤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十三終

太常博士徐自明著

高宗建炎元年 丁未 靖康二年五月改元

五月庚寅朔黃潛善中書侍郎 自徽猷閣直學士元帥府兵馬副元帥遷中大夫除

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 自顯謨閣直學士中大夫元帥府兵馬元帥除

潛善中書侍郎制曰中書政事之本一新萬化之原賢者邦家之基懋建百王之典朕紹膺洪緒綏御萬邦灸正中微圖安孔棘與襄撥亂坐收三傑之功含爵策勳進陟五臣之任 具官黃潛善 器資沉毅而足以任

天下之重學問宏博而足以識古人之全早服采於禁塗之文亦勞於外屏胡塵侵犯都邑震驚締紛於九重援晅翔於萬國亟較門而左祖偕 旅以南征間關百罹獨見松柏後凋之操險夷一致遂成桑陰不徙之勳是用敷於僉言擢升右省式慰沃心之望益崇本政之光爾惟不命其承廸以先王之典予其克邁乃訓永底烝民之生益懋遠猷服我休命

伯彥同知樞密院事制曰朕惟列聖儲休千齡 景洛軍政隳廢將帥惰驕夷狄鼓行京邑震援博延羣臣之議人莫與能撽召天下之兵亡無關亡忘卒懷繼故幾至阽危肆時佐命之功共建經邦之業 具官汪伯彥 學貫千載智出萬夫洞然有先物之幾居簡行鎮時之量參華延閣出總將符屬時艱於多難之甚賁而扶衰之議固邦本於孤弱僅存之後收人心於奔潰四出之餘興邑故人莫重蕭曹之冠宗室諸將獨高寇鄧之勳是用順考僉言兼敷於朕志攉司兵柄進貳機庭幹乃心膂之憂實賴股肱之哲勝殘去殺期臻貞觀之安保大定功其在寧銷兵之福往承茂渥永底丕平

潛善京東潛黃潛厚弟也邦彥徽州祁門人○

靖康改元冬金虜再入寇上奉詔使斡离不軍

請緩師十一月庚辰至相州辛巳至磁州知相州直龍圖閣汪伯彥繳書至上傳言騎沿淮問上所在於是參議官中書舍人耿延禧等皆勸上回相州閏十一月己酉詔命上為大元帥汪伯彥宗澤副元帥速領兵入衛十二月壬戌朔大元帥開府奏除汪伯彥為集英殿修撰二年正月壬寅徽猷閣待制知河間府黃潛善將兵數千至戊子上以便宜除汪伯彥顯謨閣待制充元帥而黃潛善為副元帥及請上即位上至應天府以便宜進汪伯彥黃潛善為徽猷閣直學士五月

庚寅朔上即皇帝位於南京權左僕射張邦昌與門下侍郎耿南仲進呈三省事以黃潛善爲中書侍郎汪伯彥爲同知樞密院事熊克中興小曆中興之初潛善伯彥首爲執政智者必知二人無進取之志宗澤首力請因天下兵集親征迎請二帝力圖中興潛善伯彥沮止之尋以澤爲京城留守中興遺史

壬辰張邦昌罷權左僕射爲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同安郡王

是日宰執奏事張邦昌先退上問黃潛善等曰朕何以處邦昌潛善等曰邦昌僭號罪在不貸

然爲金人所脅不得已而從權惟陛下叡斷處之上曰邦昌小心不幸逢此雖不能死然遭變從權使宗廟不隳社稷不壞一城生靈獲全肝腦金人纔退遣人齎書赴類及歸寶璽驟發來朝北面事朕既貸其砌欲馭以王爵異時金人有詞使邦昌具書報之曰中國不忘趙氏彼師不旋踵而天下勤王之師皆左袒歸宋故邦昌懼不待問罪幸保首領而反藉於朕使金人之歸出於自然於是邦昌罷爲太保奉國軍節度使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邦昌

罷上即命潛善曰宜募忠信能專對之士奉使通和除作國書外命張邦昌更作金人書曰遣使行熊克小曆○六月巳未朔詔邦昌加拜太傅依文彥博故事一月兩赴都堂詔曰邦昌知幾達變勳在社稷朕肆寵光命道之地寵以王爵欲與日引同朝共理萬物而遜避之避雅志堅牢朕以崇德報功聞以事而養民保國實務圖回雖已國來奉朝赴都堂治事未懷宴安之典考祖宗故事惟元祐間文彥博以累朝勳德特詔綿延臣一月兩赴都堂平章重事最爲異數今邦昌

已降指揮參決大政可依文彥博一月兩赴都堂仍不限時刻出省急速大政許掌執同赴第商議以稱朕優假倚賴之意胡邦昌累章懇辭退上不許乃降是詔右僕射李綱又奏張邦昌將金人盜神器因破而資之以爲相君厚而擁之以爲榮詒知陛下總戎於外天人所歸乃始退位遣使奉迎今日處王爵平章大政方且儼然自得偃武通誅何以立國臣請以春秋之法斷之在都城人則謂因邦昌得生而德之若元帥府則謂邦昌不待討而怨之若人

下則謂邦昌易姓建號而憤之都城人德之元帥府怨之私也天下憤之公也陛下欲中興乃崇僭逆之臣以示四方其誰不解體上乃召黃潛善呂好問汪伯彥再對而潛善主邦昌甚力綱曰陛下必欲用邦昌乞罷臣相上顧好問好問曰邦昌僭位人所共知既已自歸惟陛下裁處綱又曰邦昌罪當誅陛下以其自歸則貸死而遠竄之潛善乃言在遠不如在近癸亥詔張邦昌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安置（趙遺史）

邦昌潭州安置道制曰以死徇節者臣子之宜求生害仁者聖人所疾儻或志存於軀命則將義薄於君親（具官某）身受國恩位登宰輔方宗社有非常之變乃人臣思自盡之時而不能抗虎狼強暴之威從欲為雀鼠偷生之計陷於大惡所不忍爲雖天奪之明坐愚至此然君畀於器代匱可乎宜大正於典刑用肅淸於名分尚以本繇於迫脅惻然姑示於矜容黜授散官竄投荒服其體好生之德毋忘自訟之心

張邦昌責詞汪藻所行也士大夫往往能誦之

九月詔曰張邦昌初聞以權宜攝國事嘉其用心寵以高位雖知建號肆赦度越常格支散賞

賜錢百萬緡銜以迫於金人之勢其示外者或不得已比因鞫治他獄始知在內中衣赭衣履黃裀宿福寧殿使宮人侍寢心迹如此甚國家今遣殿中侍御史馬伸問狀止令自裁全其家屬邦昌遂死於潭州

癸巳耿南仲罷門下侍郎（自正太大夫授觀文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

南仲自宣和七年十二月除簽書樞密院事靖康元年二月守尚書左丞四月除門下侍郎是年五月猶執政踰年○初淵聖既即位南仲自以東宮舊臣謂首當柄用而吳敏李綱越次而進位居其上南仲卿不平因每事異議專排斥不附己者時綱等謂虜不可和而南仲主和議甚堅故戰守之備皆罷不為及虜再入寇議遣大臣詣軍前南仲首以老爲辭淵聖怒遣之南仲既出城即自歸大元帥府上薄其爲人及登極因其自請故有是命（拜罷錄）○初上奉詔使幹離不軍請緩師請門下侍郎耿南仲偕行淵聖曰南仲老矣乃令其子中書舍人延禧與觀察使高世則爲參議官閏十一月上與南仲連銜揭榜招兵勤王人情大悅二年正月癸亥南仲

一等率文武官吏勸進上既即位南仲以門下侍郎告老遂除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而元帥府參議官耿延禧高世則亦以宮觀去（耿小傳）○先是上在濟州羣臣勸進議已定耿南仲延禧高世則侍南仲奏父子乞大王保全上曰吾纘大位莫不能保全皇帝舊師傅乎月以數百千養前朝老師傅直易耳人之毀與何足信上因泣南仲延禧流涕不已靖康之禍始終以和議而成南仲嘗主和議奚得不以此爲慊哉南仲求保全於勸進之時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至是

南仲告老故有是除臣僚言耿南仲專主和議之罪遂落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落觀文殿學士詞曰兵家之算所貴伐謀廊廟之臣豈容誤國儻或信常談於紙上不知墮黠虜之計中苟偷歲月之安馴致國家之禍人言荐至邦法何逃具官耿南仲頃預政機適當邊警朝廷可否唯守舊學之平天下安危恃乎老成之重謂當決淝水之戰乃專主平京之盟坐使中原幾爲左衽朕痛夫二聖之狩考昔者羣臣之言誰致禍階汝爲戎首其錫祕殿之秩以正具臣之誅尚省厥躬毋忘於戒

右正言鄧肅言陛下欲進兵援京城爲耿南仲父子所沮而言者亦交章論其力主和議致誤國家罪不可貸時南仲爲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詔倂其子龍圖閣學士延禧（延禧落職）責詞汪藻所行也其詞曰○南仲以專主和議初遭論列落職宮觀士論未厭臣僚因再言其事由是責授副使南雄州安置

南仲雄州安置詞曰梁信侯景之姦而臺城不守唐養祿山之亂而靈武僅存惟議者失於毫釐之間斯敵人玩於股掌之上爾迂儒無斷循默苟容諂君疑

輔伊之賢遂參儲禁之祕卑用卅盤之舊擢預政機方醜虜之憑陵舉中原而震擾克綏多難所恃老謀乃恐款敵之言堅主弭兵之議積其成此艱危朕念夫當垂白之年寧爲爾安失刑之謗煩言荐至重此難私姑黜置於散官用寬投於荒服汝雖知免吾悔可追（詔汪藻）

侍御史王賓復累疏論南仲罪八月癸酉南仲責授散官臨江軍居住南仲闇而狠然本其心厥爲姦謀悉其子延禧道導使爲之建炎二年十二月中丞張澂言耿南仲趣李綱往救河東以

致軍潰蓋不恤國事用此報讎時南仲兄商散
官臨江軍居住未幾南仲卒四年十月贈故執
政耿南仲爲觀文殿學士
甲午李綱右僕射自資政殿學士領開封府職事除正議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制曰稽古建官莫先於論相用人惟已尤謹於得賢
將宏濟於多艱蓋眷圖於舊德巨川之濟舟楫茲惟
暨於同心元首之賴股肱蓋和須而成體帝賚良弼
國有寶臣肆延登於宰司用敷告於列位具官李綱器閎
而道遠志大而德方才兼文武之全識洞聖賢之蘊

蚤紆案省浸踐華途歷事上皇獻言有同於藥石被
遇淵聖告猷亟贊於樞衡神明扶其精忠天下想其
風采頃斬釋於樞筦旋總尹於上京久留避方殊拂
輿望顧予眇質獲繼丕基整皇綱於既壞之餘張國
勢於中微之際宜得碩輔共恢遠圖是用擢居右揆
之崇兼總西臺之峻乃加侯爵仍陟文階衍以爰田
陪之圭賦併昭異數式劭具僚於戲周室中興吉甫
明庶邦之若否唐朝再造子儀任一代之安危朕惟
經營四方汝爲朕惟訓飭百工汝率惟長慮遠奇
以靖難惟竭誠憂國可以圖功其尚弼於一人亦有

辭於永世朱勝非詞
綱字伯紀邵武人先是靖康圍城中以資政殿
學士太中大夫領開封府召綱率湖南義兵倍
道前進至江寧府遇周德作亂既而弟執去
斬之江寧府乃定時已聞京師失守欲赴大元
帥府行次淮甸聞二聖北狩知上即位於南京
既未得消息先遣人馳赴行在上疏論和議之
非遂召綱赴行在綱已到行在上奏劉申前議
上大喜故有是除○初淵聖除領開封府路梗
尚未赴也上欲命相而難其人黃潛善汪伯彥

皆元帥府舊僚新擢執政人望未孚惟資政殿
大學士李綱當靖康初京城被圍時能建議力
守後宣撫河東救太原雖無功而士論怨之謂
其平日有志在今可用遂自外除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六月己未朔李綱至行在入見乃赴都
堂治事上之相李綱也御史中丞顏岐言張邦
昌爲金人所喜雖已位三公宜增其禮綱爲金
人所惡宜置閑地六月己未朔綱至行在入見
首言陛下用臣爲相而外廷之論如此臣願歸
田里至如命相於金人喜惡之間更望聖心審

處上曰顏岐嘗有此言朕告之以如朕之立恐
亦非金人所喜者岐無辭而退綱乃赴都堂治
事時諫議大夫范宗尹亦言綱名浮於實而有
震主之威不可以相章三上不報綱既治事遂
上十議一議國是謂當以自治為上策二議巡
幸謂關中為上襄陽建康次之三議赦令不當
以張邦昌僞赦為法四議僭逆謂邦昌宜正典
刑五議僞命謂受僞命者宜依唐肅宗以六等
定罪六議戰謂宜一新軍政七議守謂沿河沿
淮沿江宜控扼其衝八議本政謂崇觀以來政

出多門今宜歸中書九議久任謂宜擇大臣責
其成功十議修德謂上當施德以感天人之心
詔國是中書遵守巡幸當還京城王成李綱再
論圍城中受僞命者上曰國家顛覆士大夫不
聞死節往往因以為利如余大鈞洪芻誘宮嬪
為妾王及之坐蕃衍宅門詬諸王卿知否曰御
史臺見鞫之必得其情綱又曰靖康之禍在内
惟李若水在外惟霍安國死節甚者而吳幵莫
儔王時雍徐秉哲皆奉金人指立張邦昌及衛
宗室戚里及以僞命為執政此為罪首先是若

水已贈觀文殿學士秉哲以散官安置乃贈安
國為延康殿學士貶時雍高州幵永州儔全州
竝安置在圍城中者綱欲以叛逆罪之右丞
呂好問曰王業艱難正含垢納汙之時遽繩以
峻法懼者衆矣若以不能死則可若直謂之叛
逆彼豈無辭乎綱由是不樂既而臺獄具余大
鈞等皆當棄市上曰有司之法如此新政重於
殺士大夫李綱等亦言天地之大德曰生於是
詔流大鈞與陳沖洪芻於沙門王及之與張卿
才李擢周懿文胡思皆廣南州安置右正言

鄧肅李綱所薦也肅首論圍城中有以侍從官
而為僞執政者有以庶官而為侍從者請悉以
叛臣目之其上者寘於嶺外次則遠處編管卿
監而下但藉其姓名自是不復任為臺諫侍從
若用此則一網而盡蓋附會綱意也時右司諫
潘良貴亦論圍城中乞分三等定罪綱言今日
中興規模所急者當先理河北河東蓋兩路國
之屏蔽今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
原等六郡其餘皆在宜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
置經制司擇其才者為使綱引薦前監察御史

張所於河北直秘閣傳亮於河東仍詔借所直
龍圖閣招撫河北又以樞密副承旨王𤫉經制
河東而亮副之皆賜錢百萬緡以備募兵又給
半歲糧及空名告千餘道用京畿兵千人爲衛
遣之𤫉與所請康末皆至河北募兵亮號知兵
至是綱皆引用之 㢲遠小
己未馮澥罷尚書左丞 以資政殿學士知潼川府
制曰朕承至尊綏御羣辟圖舊人而任政共成訪落
之謀有一德以保躬屢上均勞之請參稽典冊錫
賚宜許具官馮澥雅量鎮浮訏謨經遠之才之美有望道之

恩至大至剛得養氣之善入持樞筦進二文昌屬于
纂紹之初喜見儀刑之老爰形封奏祈解繁機詔諭
數煩懇誠莫奪念先帝之遺直歸然獨存顧靖康之
舊臣留之不果陞華書殿出總藩符以大臣者行徒
得淮陽之重而遠猷辰告宜存魏闕之心祇服寵章
益綏壽嘏
澥安岳人康邸舊人也自靖康元年閏十一月
除尚書左丞是年五月罷再執政僅半年澥更
圍城之變一時執政皆北行而澥獨留其後隆
祐太后命澥奉迎今上於南京及上即位堅請
罷去故有是命尋落職提舉玉局觀
同日李回罷權尚書右丞
回江寧人自靖康元年十一月以簽書樞密院
事將兵守黃河金人南渡倉皇逃歸遂罷爲提
舉萬壽觀明年張邦昌僭位以回權尚書右丞
其後皇太后遣左丞馮澥權右丞李回來奉迎
今上於南京是日延康殿學士提舉萬壽觀
知洪州
同日呂好問爲尚書右丞 自[illegible]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制曰貴爲不足解憂方極慕親之志孝弟施於有政

莫先同德之求朕以眇躬嗣承大統遭家不造凜若
淵冰雖三軍舉同左袒之心而二聖未返北轅之役
棠棣之華韡韡敢忘原隰之求大隧之樂融融有待
封人之薦具官呂好問儒術之茂闇然日章信厚之資老
而彌篤備踐甘泉法從之列實自靖康總覽之初從
容片言納有回天之力險夷一致益有衛上之忠肆
國邦命之新建總文昌之轄倚老成於典刑之重登
世臣於故國之遺朕之股肱詠同休戚其念兩宮戴
天之義體予一人反席之恩儻能遣侯公而說之必
有御趙王而歸者惟乃辟是祐則於永世有辭

好問字舜徒開封人張邦昌僭立以好問爲門
下侍郎上即位以爲尚書右丞 史遺 好問家傳曰
時賜對上勞之曰宗廟獲全皆卿之力遂除右
丞
庚子前宰執李邦彥吳敏蔡懋宇文虛中等各竄嶺
南
邦彥河內人敏楊子人懋確子虛中前右丞知
江寧府資政殿學士粹中之弟也○詔靖康主
議誤國之臣前宰執李邦彥等各以領南邦彥
竄潯州敏柳州懋英州虛中昭州

丁未前執政王襄趙野並貶分司導各以散官安置
襄南陽人初西道總管資政殿學士王襄北道
總管資政殿學士趙野皆以前執政任總帥領
兵赴闕而遷延不進至是襄野並貶分司詔略
曰豈有兩君之在野略無一騎之入關故取近
途以爲遁計又各以散官安置襄永州野邵州
○建炎二年二月詔故相鄭居中劉正夫余深白
時中之子並鐫其職○言者論龍圖閣直學士
鄭修年乃正夫之子徽猷閣待制余日章白彥
暉乃深與時中之子皆乳臭小兒初無出身及
文學政事乞並鐫其職是日詔從之 附見
十二月丁丑詔余深責授臨江軍薛昂責徽州耿
南仲責授別駕依舊臨江軍並居住以前宰相
與提刑司都吏謀率郡人中朝廷乞留知州江
常蓋常善而易制故爲此姦謀以窺朝廷又以
杭卒之叛薛昂不緣君命自知杭州又耿南仲
趙李綱往救河東以致軍潰蓋不恤國事用此
報讎又許翰與綱最厚方在樞府則遍种師中
急救太原而覆師及綱作相引爲執政此四人
者豈可置而不問時深爲特進衛國公昂爲金

紫光祿大夫皆已致仕南仲見謫散官臨江軍
居住翰見任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丁丑詔
深責臨江軍昂責徽州南仲責授別駕依舊臨
江軍並居住翰落職未幾南仲卒責授中大夫
余深昨因渡江赦復還鄉里至是遇郊禮乞奏
薦在法責降而官品高者取裁丙子宰執奏深
乃蔡京死黨乞勿令奏薦詔從之 附見
六月癸亥黃潛善爲門下侍郎 自中大夫中書侍郎除未幾兼權中書侍郎
執政僅二年至七月拜相
戊寅汪伯彥知樞密院事 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

執政僅二年至二年十二月拜相

壬午張慤同知樞密院事

慤字誠伯瀛州人靖康中權知大名府上自相州還大名慤奉事甚恭慤在大名時有洺州王明者與李洪等聚衆以復奪二帝為詞有衆數萬慤差無官宗子不尤及進士王協等招安撫定後皆授以官遺史〇上即位慤自延康殿學士召為戶部尚書有言陛下當判忠邪判則治亂分至是遂有此除仍兼提舉戶部財用七月以覃恩除通議大夫

七月壬寅李綱左僕射自右僕射除銀青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御營使兼門下侍郎

黃潛善右僕射自守門下侍郎除正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中書侍郎御營使

綱左僕射制曰朕博觀羣書歷考治古將啓中興之景運必資命世之偉人庶丕修於政經以大慰於民望爰登碩輔敷告路朝具官李綱志大而德剛器閎而慮遠自任以天下之重皆謂有王佐之才[illegible]華每著名節蹯坳造膝論議識者想聞其直聲奉常建其公議共推於雅望超躋丞轄晉長樞庭風采發於邇遐聞譽溢於中外稍稽魁柄殊鬱師瞻肆朕纘紊承之初首圖用召之亟遂陞次輔以率羣工民言惟吉國是以定念華夏狃承平而弛備致夷戎伺間隙以肆侵惟民懷舊德而靡忘故士徯新政而知勸朕欲臨朝有內修外攘之志汝其比迹於樊侯朕欲俾民瘥仰事俯育之安汝其希功於裴度使任大事以爾為棟梁使決大疑以爾為龜策用登上相兼幹洪鈞特陞左揆之崇兼貳東臺之寄仍其公爵陟以文階併增衍於爰田益陪敦於真食式昭體貌益厚股肱於戲得賢邦家之基汝能追配於前哲論相人主之職朕則無媿於古人益迷乃猷以對朕命

潛善右僕射制曰臣川之待舟楫因宏濟於多艱元首之賴股肱益叶成於具體惟時王佐實秉國均相須而成闕一不可茲延登於次輔以同圖於大猷式盼渙號之孚爰登治朝之聽具官黃潛善學造聖賢之蘊識窮事物之微氣粹而慮深誠篤而忠切表儀於路著實於初端鎮撫臣藩悟威稜於閫寄勤勞一節中外百為朕向建帥府以臨戎[illegible]而贊畫靖密無一險夷不渝納言而有嘉謨揆事而無遺策肆朕纂承之始左嘉翼戴之功蚤聯邇臣而功素顯於時肯秉大政而士不議其速建明愈偉聞譽彌崇念

中夏玩於燕安致外夷肆其侵侮雖國勢之猶弱奈
民懷之益深朕欲著定武功汝其繼蕭陳之列朕欲
緝熙治具汝其追丙魏之踪是用眡登右相之隆兼
二西臺之峻乃進公爵仍陟文階陪敦井邑之多加
侈圭田之厚併頒茂渥不勸具僚於戲朕心朕德惟
乃知其增光於遠業嘉乃謀嘉猷告爾后尚有及於丕
平諒體至懷寔俟多訓宋勝非詞
時初建御營司綱與潛善並兼使而同知樞密
院事張慤副之小曆○先是召李綱到行在拜右
僕射上即位左右揆皆虛位首以綱爲右揆至

是特授左僕射并命潛善爲右僕射並兼御營
使自是宰相始有親兵史遺○八月己丑賊竄負
國周懿文王及之余大鈞胡思等周懿文余大
鈞等不死惟從賊竄識者是以知李綱與汪黃
諸公不能輔佐恢復河東河北之境土也曰失
其刑矣同上
癸卯呂好問罷尚書右丞授資政殿學士知宣州
好問自建炎元年五月除尚書右丞是年七月
罷執政兩月自乞罷政遂有是命○好問家傳
曰時臺諫官多李綱所厚因論圍城事併以中

好問上出手札付尚書省曰昨張邦昌僭號之
初呂好問即募人齎帛書具道京城內外事金
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迹與餘人不同言
官所不知御尚書省行下於是好問乃求去乃
除職知宣州時七月己酉也紹興元年七月資
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呂好問卒於桂州
同日許翰尚書右丞
翰襄邑人靖康爲同知樞密院事與李綱最厚
故復用之自延康殿學士太中大夫提舉鴻慶
宮召爲尚書右丞是月以覃恩除通議大夫

八月丁丑李綱罷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制曰論人臣之大戒罪莫重於指朝置輔相以御成
責尤嚴於誤國式揚明命敷告治廷具官李綱登以時才
列於清貫備我之臺參綱轄於中臺同流俗以
沽名秉樞機於右府既總師而敗績舉黜典以投荒
肆朕紹圖惟人求舊念召環之已賜適揆席之猶虛
亟登次輔之崇旋陟元台之峻而乃謀謨弗效變故
罔悛虧恭諸之通規負弼諧之初望既請書括郡縣
之私馬又將竭取東南之民財以喜怒自分其賢愚
致賞罰失當於功罪出令允符於清議孰以邀

留用刑有咈於羣情必力祈於親札第欲市恩於已
靡思歸怨於君比勑江浙驟擢之官亟下闕具宰位
之詔貼改已書之言巧庇外姻之姦茲遣防秋之師
實爲渡河之援預盼告命厚賜緡錢費踰百萬之多
僅度京師而止每敎趣其速進輒沮抑而不行設心
謂何顯制若此忽覽劾章之奏且陳引咎之詞顧物
論以大喧豈邦憲之可屈宜解鈞衡之任俾從祠館
之遊仍聯祕殿之近班更加爰田之異數以全體貌
以厚股肱於戲國步多艱方切嚴求之懼鼎司失寔
更煩覆餗之虞尚綠注意之求特徇乞身之請往祇

訓詞毋怠省循

綱自建炎元年五月拜相至八月罷入相四月
初左僕射李綱薦張所招撫河北傅亮副之亮
言經制司兵才萬人河北皆虜界乞權罷司陜
府爲右僕射黃潛善所沮綱言潛善力沮二人
乃所以沮臣使不安職乞歸田里殿中侍御史
張浚與宋齊愈素善知齊愈死非其罪謂上初
立而綱以私意殺侍從典刑不當有傷新政恐
失人心於是首論綱罪綱遂罷相綱相凡七十
五日於是右正言鄧肅言陛下初登九五之位

召李綱於貶所而任以台衡待之非不專也然
綱學雖正而術疎謀雖深而機淺陛下嘗顧臣
曰李綱眞以身徇國者今日罷之而責詞甚嚴
臣所以疑也且既非高論又非諫疏不知遣詞
者何所據而言臣若觀望豈爲愛君且兩河百
姓雖願效死而數月間茫然無所適從及綱措
置不一月而兵民稍集又僞楚之臣紛紛皆官
於朝綱先逐邦昌而叛黨稍正其罪今綱去則
二事將何如哉兩河無兵則夷狄驕叛臣在朝
則政事乖綱於此不可謂無一日之長也肅尋

與鄭右丞許翰求去且力言綱忠義英發非綱
無可與建中興之業者今綱罷而留臣無益旣
而張所亦罪去傅亮引兵歸陜西招撫經制司
皆廢矣初李綱建議買馬及勸民出財至是上
慮擾民且東南非産馬之地已詔罷之惟陜西
每州令買馬百匹○綱每建言頗切直黃潛
善汪伯彥忌之而潛善又諷臣僚使言其罪遂
罷宰相綱初負時望上欲倚之以圖中興故初
除尙書左僕射制詞甚美及罷相之制其惡如
此識者謂國朝進退人材之弊在乎專尙文華

而遂至失命實也史遺○先是召太學生丹陽陳東赴行在既至上書論宰執黃潛善汪伯彥不可任李綱不可罷仍請車駕還汴京治兵親征凡三上會進士臨川歐陽澈以上書極詆用事者潛善密啓誅澈併以及東壬午皆被誅○初觀文殿學士李綱還至鎮江府而潰兵已迫常州遂出外江歸宜興且出家財犒之言者謂綱獨擅朝政杜絕言路臺諫官則陷以罪或置之閑散如顏岐孫覿李會李擢范宗尹又買馬之擾招兵之暴與勸民納財之虐皆優立賞格縱吏

爲姦十一月丁亥朔詔李綱落觀文殿學士戍子又論綱悖戾輕狂黨易詔令以誆翁彥國之親黨捐金帛以資張所傅亮之妄費作綱初相首置檢鼓院蓋欲引羣不逞以爲己耳甚者造成靖康之伏闕雖人主不得而命令又宰道宗兵叛以來綱居無錫乃傾家貲與賊交通於是貶綱鄂州居住汪藻草制有曰朋姦罔上有虞必去於驩兜欺世盜名孔子首誅於正卯明年冬以中丞王綯劾移萬安軍

丙戌許翰罷尚書右丞自通議大夫罷授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翰自建炎元年七月除尚書右丞八月罷再執政僅兩月○翰見陳東死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綱者今東戮於都市吾在廟堂可乎乃力求去遂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二年十二月中丞張澂言許翰與李綱最厚方在樞府則迫种師中急救太原致其覆師及綱作相引爲執政翰遂落職三年五月翰自湖北遷居江西六月卒

十一月乙未張慤尚書左丞自通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illegible]丙午遷中書侍郎

制曰朕敷求碩俊協濟多艱矧性忠朔之賢實賴贊襄之益自非著持執剛倚毗具官某直道行身赤心事國不渝清而撓濁方吐剛而茹柔邈有古人之風渾然君子之器頃繇民部進貳樞庭崇論竑議無間而不言長慮却顧雖久而可信宜從右府進陟左綱斯謀斯猷惟無忘於入告朕心朕德庶有賴於欽承往體至懷斯成丕績

丙午再遷慤爲中書侍郎仍提領措置戶部財用自中原假擾內外財賦多失往往吏毀其籍漫無可考上獨委中書侍郎張慤設法括利害

吏無敢欺元豐舊制中書專取旨大臣所擬慤
輒屏不奏時宗澤守東京右僕射黄潛善門下
侍郎汪伯彦皆笑其狂慤曰如澤之忠義若得
數人天下定矣（此小曆據野記剛入）○先是慤言三河之
民怨虜入骨欲殲殄之請依唐人澤潞步兵雄
邊子弟遺意募民聯以什伍而寓於兵庶使合
力抗虜詔之迺祐又太中大夫許翰陳利害使
州縣什伍其民而教之戰以効唐昭義步兵之
制詔悉付慤遂著爲令書成詔頒於天下行之
○慤自建炎元年六月除同知樞密院事是月

綱目錄　卷之一四

除尚書左丞再遷中書侍郎執政不及一年至
二年五月卒士庶皆痛惜之謚曰忠穆贈開府
儀同三司賻銀其家甚厚三年五月上次鎮江
府諭宰執曰張慤古之遺直葬郡境已親札令
有司置祭可更議賻其家建元四年十月詔故
中書侍郎張慤忠實剛毅乃心王室其子瑜久
服除宜與差遣
同日顔岐同知樞密院事（自工部尚書遷中大夫除○丙午再遷尚書左丞）
丙午郭三益同知樞密院事（自試刑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三益執政僅一年至二年九月卒贈光祿大夫

十二月丙子許景衡尚書右丞（自御史中丞遷中大夫除）
景衡字少伊溫州人
建炎二年（戊申）
三月丙午除靖康宰執何㮚陳過庭孫傅宮觀
初靖康宰執何㮚陳過庭皆居二聖北狩丙午
遂並宮觀何㮚觀文殿大學士提舉玉局觀陳
過庭資政殿大學士提舉太平宮孫傅資政殿
學士提舉崇福宮時傅已死朝廷未之知也（
紹興元年四月己巳參知政事秦檜言傅與何
㮚孫傅陳過庭張叔夜同侍二聖北狩今臣偶

綱目錄　卷之一四

獲生還而四人皆死異域望依聶昌例贈官仍
給其家以爲死事者之勸詔並特贈開府儀同
三司各與十資恩澤既而御史臺以論㮚誤國
遂格贈典檜再爲明其死節乃詔贈觀文殿大學
士）
五月己酉許景衡罷尚書右丞（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景衡自建炎元年十一月除尚書右丞是年五
月罷執政凡半年○左僕射黄潛善以右丞
許景衡議論與己異始共排之初李綱去而遷
南陽之議格遂幸維揚景衡復請上渡江潛善

等乞降詔回京故言者以景衡之說爲非至是
罷未幾而卒識者哀之景衡修身行已雖細必
矜公言廷爭正色直前覦權幸若無有者後謚
忠簡○四年二月上駐蹕溫州溫州奏故右丞
許景衡妻胡氏乞給借所佻官屋上顧呂頤浩
曰朕即位以來執政中張慤最直頤浩曰慤未
病時嘗語臣云惟一許少伊不轉了臣以是知
景衡略與慤同宜歛意之不忘也乃詔以官物
賜其家
戊子朱勝非尚書右丞 自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遷中大夫除

十二月己巳黃潛善左僕射 自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除光祿大夫守左僕射兼門下侍郎
汪伯彦右僕射 自知樞密院事除正議大夫守右僕射兼中書侍郎除
潛善左僕射制曰人主論一相寔繫重輕大臣論四
方誼同休戚肆朕纂承之始尤艱老讓之求兩宮定
省之期尚勤於北顧九廟蒸嘗之享未遂於東巡用
時十亂之動佇見一夔之烈肆登元宰敷告治朝具官
黃潛善清明沖淳剛健篤實忱恂茂於衆行質諸鬼神
而無疑宏毅裕於大方塞乎天地而無害出處者三
朝之望險夷更百變之難屬予訪落之初克賴扶持

之政太尉之安劉氏將北伐左袒之師太公之謀武
王兒牧野鷹揚之旅肯俾興王之業獨高佐命之勳
參秉國成延登揆路邇時多故宏濟大艱宅百揆以
奮庸茂著王猷之康嚴六德而宅宗迄成帝載之熙
是用簡於朕心授以選柄兼峻東臺之秩更陪多戶
之封因論既孚嚴畯惟允於戲罷予畏漢相之風采
必行萬里折衝之威齊人歸魯國之侵疆庶見三年
有成之効力行所學以底丕平
伯彦右僕射制曰宰天下之平實係乎均之重揚大廷
之號不昭獻後之公若時登庸訪予落止戎虞未殄

有朽索馭六馬之危國步方艱如抱火厝積薪之懼
臨朝興歎當饋屢嘆春求西伯百揆之賢圖回二帝
三王之治必有任斯民之責者庶幾選於衆以得之
具官汪伯彦惟老成人以儒術用德器瑋公之表威名萬
里之衝秉兆物之幾判若大龜之決處持危之政挺
如執玉之堅頃佐命於戎衣久宣勞於樞筦歷時滋
久倚毗益孚帝眷有開渭水獲帝王之輔佇潘作周
輔以實社稷之臣其遂相予亡以易汝當體仰成之
意益博大政之元首職文階陪敦真食衍蕃物采康
示眷懷於戲無競惟人非賢不乂成湯之得伊尹故

不勞而王虞舜之舉皐陶而不仁者遠後宜一德用
格多繇詞錄部

東京留守宗澤屢奏乞車駕回京師是時黃潛
善汪伯彥饋劉臣力替維揚之幸澤雖屢奏終
不省納八月太學生陳東歐陽澈上書論李綱
不可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可用乞親征迎請二
帝語詆切竟斬於市行路之人有爲之哭者潛
善爲宰相汪伯彥用事惟華韜後結內侍以
固寵位略無爲國濟民恢復中原之心首勸上
幸揚州故六月降詔荊襄關陝江淮皆備巡幸

綱目錄　卷之十四

至是元祐太后自應天府發中原之人皆知翠
華將有江都之幸京師父老有相聚涕泣者東
京留守宗澤屢奏劄子之不省遺史

同日顏岐門下侍郎自中大夫尚書右丞除
朱勝非中書侍郎自太中大夫尚書右丞除
盧益簽書樞密院事自試兵部尚書遷太中大夫除
勝非執政不及一年三月拜相

建炎三年己酉

正月甲申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
允迪宋城人靖康初爲簽書樞密院未幾奉祠
建炎元年五月丁未召爲兵部尚書二年正
月壬子除簽書樞密院事爲言者所論於是允
迪以疾乞祠除資政殿提舉洞霄宮是年正月
復召爲簽書樞密院事○紹興十年南京留守
路允迪降虜

二月丁巳呂頤浩簽書樞密院事
二月癸丑上渡揚子江至鎮江府虜騎至瓜洲
詔以吏部尚書呂頤浩爲資政殿學士充江浙
制置使丁巳上至平江府始去介胄易黃袍儀
仗稍備隨駕至者皆有生意資政殿學士呂頤

綱目錄　卷之十四

浩從行遂除簽書樞密院事乃充江浙制置使
上南渡思得大臣留江上以鎮之三月頤浩除
知樞密院事知江寧府兼江南兩浙經制使

己巳黃潛善汪伯彥並罷相潛善觀文殿大學士知江寧府伯彥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
潛善罷左僕射制曰朕罹國大艱遭家不造興衰撥
亂佇土天悔禍之期扶顛持危賴四鄰交修之助大
臣失職公議靡容用詔羣工式孚渙號具官某蚤繇
時望被遇兩朝託備藩維逮參法從唱義師於社稷
阽危之日扶國步於軍民震蕩之中佐佑朕躬嗣興

大統儀圖舊德正位宰司方深倚注之懷共底丕平
之業戎虜未殄邊遽屢驚匹馬蒙塵六師遠將衣冠
頓仆郡邑荒殘其誰之愆惟爾不任朕方下罪己之
詔庶謝無辜之民卿力陳造膝之言自執罔功之咎
移股肱者固非朕意作耳目者言皆汝尤俾解繁機
時惟衆允紬書秘殿作屏大邦肆加體貌之崇增重
藩宣之託於戲進退必由其道持躬惟古義之師富
貴不離其身勞謙庶有終之吉往祇休命益壯遠猷
伯彥罷右僕射制曰惟辟作威履紹得馭臣之柄事
君盡禮進退爲厲世之規屬予艱難嗣服之初政府

黜陟太公之典肆朕紹綍用豐朝紳具官汪伯彥被遇兩
朝洊更煩使方同步阽危之日正胡虜侵犯之初悼
二帝之北轅匪天地鬼神之意倡六軍而左袒見謳
歌獄訟之歸肆啓踐祚之勳晉總樞機之密延登宰
路參秉國成時惟蒞落之初允賴扶顛之助而乃明
謨弗効變故非常宗廟神靈暴露野次衣冠名族頓
仆道途帑藏一空盜敵四起言章交上惟汝之尤公
議靡容非朕敢貸深念潛藩之舊獨高佐命之勳俾
解煩機尚圖來効寓職殿廬之秘出分藩屏之雄一
札流榮十連增重既昭貌體庸示保全於戲入則論
道經邦具士民之瞻於天下出則承流宣化通輔相
之籍於殿中玆予終始之恩固無內外之間勿替朕
命益懋爾庸

潛善自建炎元年七月拜相是年二月罷入相
踰一年伯彥自建炎二年十二月拜相至是竝
罷入相纔二月 時京東州縣告急踵至潛善
伯彥蔽匿不以聞奏人危之有徙家出城爲避
難之計者潛善伯彥恐搖動衆心乃禁止百姓
搬家出城市井驚惶不安矣及賞報既至車駕
不移刻出揚州而二相尚在都堂會食堂吏來

報云上已出城矣二相乃自都堂鞭馬而去遣
○上既駐蹕杭州御史中丞張澂論左右僕射
黃潛善汪伯彥輔政無狀有大罪二十欽陛下
蒙塵於外天下之人切齒唾罵望重賜貶黜潛
善伯彥遂罷相竝爲觀文殿大學士潛善知平
江府伯彥知洪州當主上初政天下望治潛
善獨當國柄專權自恣而竟不能有所經畫伯
彥入相十一月會車駕渡江遂與潛善俱罷罷拜
録 ○先是殿中侍御史馬伸言陛下龍飛河朔
僅得黃潛善汪伯彥以爲宰輔任之不疑然其

施設悖謬敗中興之業且二帝北狩宗社不絶如綫者繫於陛下一人三鎮未復不當都汴以處危地而前日遽下還都之詔以謫許景衡其輕詔令如此　待闕官俸減三之一又有闕不許差權所以省用而近日廣宮祠之請與復提舉添教授皆與初意　相戾其市私恩如此草茅對策設不如式一日黜三名人其黜陟不公如此壽江二州官吏均能守城壽則推賞江則不賞其餘不一如此邵成章緣上言遠竄今日何時以言爲諱其塞言路如此脩制臺官有闕中丞學士各薦而三省不與潛善乃自除李處遜之徒欲爲己助其設法如此張愨宗澤許景衡才皆可任乃忌而沮之至死使不得展其効功如此人有問以救焚拯溺之事則曰難言其意蓋謂陛下制之或問陳東事則曰初不知蓋謂事在陛下也其歸過於君如此又如呂源狂橫陛下逐去不數日而升發運凡陛下所欲用者必去之所欲去者必留之其强狠自專如此又御營使實主兵權而潛善伯彥各別置親兵一千所

給傔從衆兵此何意哉疏奏尋詔仲言亭不實送吏部濮州監酒潛善促使上道竟死途中天下冤之○初臺官馬伸嘗論黃潛善汪伯彥之過而太學生陳東進士歐陽澈於二人秉政曰以言被刑上曰以言責人朕甚悔之乃詔以衛尉少卿召伸而東澈並贈京秩蓋伸奏疏曰嘗以殿中侍御史改爲尉衛少卿故也上思伸忠直召伸赴行在而伸已死於道矣宰執建炎初黃潛善汪伯彥擅權專殺將　陳東歐陽澈憤之極與上曰朕初即位聽用非人至今痛恨之乃各贈秘閣修撰官其兩子賜田十頃言者再論潛善伯彥敗壞國家顛危至此各以美職大藩未厭衆論於是再降充觀文殿學士提舉外祠蒔皆落職三月庚寅潛善責衡州伯彥責永州並居住時潛善之兄通議大夫潛厚以責分司南京居住○六月甲寅左司諫袁植上言前宰相黃潛善汪伯彥其罪不在王黼蔡攸之下自登相府曾未踰年三分天下幾失其二自河之南迄於東京由陝之右迄於淮甸生靈塗炭州縣丘墟陛下倉皇南渡之際恨不膾人臣心

所以謝宗廟何事定之後遂忘之也於是黃潛
善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汪伯彥責
授江州團練副使英州安置時舊相黃潛善汪
伯彥皆已遠貶六月丁卯左司諫袁植請誅潛
善伯彥等九人
上謂宰執曰渡江之後方責己思爲後圖豈可
盡歸咎於植乃朕知擢雖敢言至道朕以殺人
此非美事呂頤浩曰聖朝竄臣罪雖大止貶嶺
外故盛德可以祈天永命植發此念已傷和氣
滕康曰如植言傷陛下好生之德矣即出植知

池州戊辰康見上又曰自太祖以來未嘗戮大
臣因年久長過於兩漢者此也未幾潛善卒於
貶所紹興二十七年七月上命黃潛善追復左
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與恩澤三人臣僚言
潛善建炎誤國不宜追復上以潛善曾任副元
帥可追復原官與恩澤一名○紹興元年八月
參知政事張守爲舊相清遠軍節度副使汪伯
彥之才可用詔復提舉洞霄宮尋復觀文殿學
士除江東安撫大使兼知池州守因薦汪伯彥
不當爲侍御史沈與求所論罷政既而右司諫

韓璜亦論伯彥不可用詔罷之依舊提舉洞霄
宮
同日葉夢得尚書左丞自戶部尚書兼侍讀修史遷中大夫除
張澂尚書右丞自試御史中丞遷中大夫除
上嘗謂左丞葉夢得曰兵食二事最大當擇大
臣分掌是日詔夢得深曉財賦可除資政殿學
士提領財賦充巡幸頓遞使乃分任之意也夢
得執政纔十四日至三月辛巳罷授資政殿學
士提舉中太乙宮兼侍讀提領戶部財賦充巡
幸頓遞使夢得力辭不就職遂出知洪州江西

制置使復固辭於是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
夢得與朱勝非素不相協勝非有所申陳夢得
爲尚書左丞多沮之至是勝非拜相言夢得
議論不合遂降御批罷尚書左丞以資政殿學
士歸卞山之陰○紹興元年九月夢得爲江南
東路安撫大使兼知建康府十一年六月加觀
文殿學士先是和州之役張浚猶遲之未有渡
江之意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葉夢得力從其
行於是大軍欣躍浚見軍情勇於出戰乃令進
發王德遂先取和州次有柘皋之勝皆夢得啓

之也上嘉其多得之忠乃加觀文殿學士賁爲異
恩(見遲)十二年十六月夢得自建康府知福州許
帶前職兵二千以行十六年四月知崇信軍節
度使致仕十八年八月丁亥辛夢得居於卞山
石林穀疾是夜巳卞有大星墜於其庭中而夢
得卒

三月庚辰朱勝非右僕射(以守尚書吏部侍郎除通奉大夫守右僕射兼中書門下平章事合加封進邑三百戶)

制曰進有德則朝廷尊視儀刑於百辟用賢則天
下治俾綱紀於四方朕遭時多艱涉道寡昧宵旰圖

治者賴若之顧趨夢想求賢若饑者之待哺將資大
有爲之志宜用不世出之英茲得其人具詔列位(官具)
(作不辭)忱恂而博達惇重而高明其學足以經治具而
齊王猷其才足以制敵情而肰國難保捍留鑰屹若
長城之堅羽翼潛藩預贊大横之決台階幾政屢叅
明謨非堯舜則不陳允矣佐王之略識文武之大者
裕然濟世之資屬驕馭之時巡總師干而後拒卒乘
輯柔坎舍安行朕嘉其許國之忠倚以爲相者久慨
念渺躬之嗣服適當否運之中微萬民罹塗炭之哉
二聖隔晨昏之奉國勢日削天監未回惟循覆轍者
不足致九逵之衢而鼓膠柱者豈能識五音之變肆
儀圖於碩輔俾振起於頹綱涉有揆之宗獨幹化鈞
之重峻西臺之得兼辭政本之微陞使紐於天管衍
斡封於真食於戲惟恐惕修省可以荅上天之譴戒
惟勞來還定可以慰赤子之流離厥貴攸屬則可指蹤
於將臣或備設則可修睦於鄰敵士氣沮傷之後當
鼓以無前之威國勢捨搜之餘當約以不刊之法惟
爾訓於朕志惟天祐於我家且共濟於多艱以再興
於大業往祇明命毋替遠猷(李邴詞)

三月己卯朝命金人已退當日移駐江寧經理中

原仍命簽書樞密院呂頤浩兼領府事召中書
侍郎朱勝非至行在禮部侍郎張浚獨留平江
節制如故庚辰勝非遂有此除○初勝非爲侍
從嘗論睢陽特以基命地故列聖建別都而要
非用武之國今虜騎充斥兩河震擾雒洛不可
辛至惟襄陽西接蜀漢南引江淮可以號令四
方乞繕爲幸之控制南北以圖中原上欣然納
用而大臣或沮之其言不果行及爲學士復論
揚州非駐蹕地既爲中書侍郎力論之
上深信焉令吏部約當歲計郊祀之費餘財皆

運之金陵祀事後當移蹕宰相黄潛善力沮之
其言遂不行後果倉卒有維揚之役　翠華南
渡至是上見勝非首及此乃曰悔不用卿言矣
日遂有是拜遺史
辛巳王淵簽書樞密院事自御營都統制除
戊子盧益尚書左丞自中大夫樞密院事除
戊子召王孝迪爲中書侍郎與資政殿學士尚
書左丞盧益並奉使金國益辭行遂以本職提
舉崇福宫時葉夢得執政旬日即罷而盧益用
是亦罷執政凡八月四年正月權知三省樞密

院滕康扈從隆祐皇太后往南昌以罪罷遂以
盧益權三省樞密院○舊制簽書皆帶檢校官
故治平中郭逵以檢校太保爲之至是淵以節
制直除非制也命下諸將有不樂者右僕射朱
勝非言臣記武臣作樞有免進呈書押故事臣
欲用故事免之仍罷其兼官以弭衆論
上然之初淵與內侍康履同隨上南渡遂除簽
書樞密院時御營軍統制官苗傅與副統制劉
正彥心懷不平每見淵嘗面責其勳業淵銜之
而已傅正彥見王淵擢用且來有狄難遂固不

執正彥嘗怨淵撤取其兵又淵故爲正彥發法
部曲傅以淵素出其下尤懷不平傅等以所部
兵叛執淵殺之
戊子王孝迪中書侍郎
孝迪下蔡人靖康以爲中書侍郎今再用之與
尚書左丞盧益並奉使金國
丙午李邴鄭瑴並同簽書樞密院事邴自翰林學士知制誥遷端明殿學士除瑴自試御史中丞遷端明殿學士除
初中丞鄭瑴言竊聞以簽書樞密召呂頤浩以
禮部尚書召張浚又分張俊之兵五百人歸陝

西及浚不肯受尚書之命俊不肯分所部遂謫
浚以散官居郴州擢俊以節度知鳳翔臣謂皆
出苗傅姦謀假朝廷命使外無強兵內生變亂
事不可緩遂以一章乞留頤浩知金陵言浚不
當責降○朱勝非奏昨者鄭瑴除中丞李邴復
爲學士人皆知其助朝廷之故今大計已定欲
乞並除二人執政以示天下使知復辟之功太
后可之乃除簽書樞密院事遺史
四月壬子張浚知樞密院事時年三十三
先是二凶與禮部侍郎張浚書言伊周之事非

侍郞銑當之朝廷見以右丞相待浚復書曰云
云二兇得書與共觀俱至都堂言浚見詆以爲
逆賊所不能堪辛巳責浚郴州安置中書舍人
草制有輕脫寡謀之語時有小黃門密趙叔瑾
宮傳太后之命曰張浚不得已貶郴州上方發
矣不覺兇黨後於手壬寅呂頤浩至平江府凡三
萬人張浚乘小舟迓之於高郵州得堂帖乃貶
郴州之命浚恐將士觀望即袖之語書吏云有
旨趣赴行在
丙午以朝奉郎試尚書禮部侍郞御營使司參

贊軍事張浚爲同知樞密院事浚不受浚遂與
呂頤浩劉光世韓世忠張俊馬彥輔辛道宗辛
永宗陳東野周杞趙哲等來勤王四月壬子時
上已復辟御朝以浚爲中大夫知樞密院事五
月戊寅朔知樞密院事御營副使張浚除川陝
宣撫處置使用唐裴度故事仍詔便宜黜陟時
杜充爲淮南京東西宣撫處置副使上方以川
陝爲憂欲得大臣委以重寄浚毅然請行上甚
喜之乃有二宣撫處置之命○三年十一月宣
撫處置使張浚至秦州置司節制五路諸將總

數日即出行關陝於是參議軍事劉子羽薦涇
原都監吳玠浚與語大悅拔爲統制官又以其
弟小使臣璘領帳前親兵○紹興元年正月詔
以出使日久整飭兵馬捍禦大敵備著忠勞理
宜褒賞除通奉大夫
制曰分陝宣威乃重專征之寄攘戎敵愾載嘉固
圉之勳睠忠力之克勤宜寵綏之可後增隆命秩式獎
樞臣具官張浚天挺傑才特推雋望功當著於社稷義實
均於股肱粵自禁塗擢眞右府任重道遠居然宏毅
之資謨明弼諧茂乃贊襄之益頃分雍梁之域近臨

戎狄之郊就假節寄惟肇開幕府弗宣恩信訓治兵戎
控虜勢於方張致國威之復振宜加茂賞超進崇資
噫南仲之城朔方克攘玁狁之難召虎之定王國蓋
底淮夷之平勉成壯猷光紹前烈
十二月宣撫處置使張浚以功除檢校少保定
國軍節度使職仍舊初宣撫處置使張浚以書
與宰相范宗尹報關陝曲折及言去秋出師失
律上章待罪時宗尹已去執政以書進呈上曰
比屢有人言便要行遣朕言人君用人當以大
度聽其所爲但責成功倘無成責之未晚先是

浚以闕陝失律上章待罪上謂宰執曰張浚放
罪詔須早降因言浚用曲端趙哲張錫見其過
即重譴之浚未有失焉可罷也李回曰須得勝
浚者方可易上曰有才而能辦事固不少若孜
孜爲國無如浚亦有人言其過朕皆不聽范宗
尹曰賴陛下保全之也○張浚移軍閬州令參
議官劉子羽於閬外調護諸軍子羽既得衆
心又總領趙開兼都漕號善理財不加賦於民
而軍用足是月戊子宰執奏浚令居閬爲求進
以給西軍上曰朕料浚必能立功秦檜言臣初

見行朝見論浚紛紛可駭賴陛下保全使得安
跡萬一有功實
陛下知人善任使不惑浮言之效也於是宰執
退至省未食而浚和尚原捷報已至乃相與嘆
仰聖明知人善料敵如此頤恐人臣不才無以
稱任使耳既而浚以功除定國節度使職仍舊
王之望西事記曰張浚至陝西也易置諸路帥
臣權勢燻赫是時五路未破士馬強盛加以西
蜀之富而貨其賦五年金銀糧帛之運不絕於
道所在山積浚爲人忠有餘而才不足雖昧於

知人短於用兵而清修篤踐有志於天下古人
不能過也復果斷敢爲諸將亦莫敢傲驁曲端
者初爲五路統制拜威武將軍屢與金人角更
勝迭負西人以爲能然心常少浚浚乃奪其兵
廢之後端病死於獄中而不死一日得志逞其
廢辱之憾一搖足川陝非朝廷有也然則雖殺
之可也然張浚之敗賴吳玠獨全一軍據和尚
原以守金人屢攻之不克後大破虜軍殺其前
帥虜若不敗則今已無四川矣故陝西之敗雖
浚爲之然而金人不能取蜀者亦其用玠之力

矣○紹興二年十二月甲辰詔知樞密院張浚
罷宣撫處置使令赴行在令學士院降詔時張
浚自興元復回閬州上曰張浚孜孜爲國人多
與之朕聞蜀中人情不喜蓋緣軍興累年賦調
征役不無騷動稍惡浚恐失助宜差人副其事
呂頤浩曰當如聖諭九月以顯謨閣學士利
路安撫使王似爲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處置
副使令與張浚同治事既而浚聞似來即
求去且論吳玠劉子羽皆有功於蜀不應一旦
以似加其上浚雖乞去然於邊備未嘗忘也十

二月以徽猷閣直學士知夔州盧法原為川陜
宣撫處置副使令赴司與王似同治事詔知樞
密院事浚罷宣撫處置使令赴行在尋詔浚有
大功久勞於外令學士院降詔
癸丑朱勝非罷相觀文殿大學士知□州
制曰入則秉鈞衡之寄明主所以圖任於賢才出則
宣屏翰之勞大臣所以翼衛於王室備終始之顧遇
極內外之寵榮睠言碩輔之英獨幹鼎司之重懸辭
機務莫奪懇誠敷告大廷明聽朕命勝非具官某襟度
凝遠才資偉閎量涵廣博而持之以遜謙識照幾微

而勝之以靜密比朕纂承之始尤嘉翼戴之功綸閣
玉堂榮膺首選禮宮經幄徧踐華途遂躋右轄之榮
旋貳兩臺之峻謀謨具盡望實益孚比移蹕於錢塘
請駐邦於吳會隱若敵國賢於長城朕嘉其存心之
忠倚以為相者久亟馳召節超昇國鈞無何信宿之
間乃爾震驚之遽深惟菲德退避別宮甫再彌旬即
復大位雖援兵之及至亦秘策之先藏誠篤愛君義
深保國靡矜討伐專務靖安既洪濟於多艱忽力祈
於不貴章屢却而仍上使既召而復歸深亮乃誠重
違其請解文昌之重託加秘殿之隆名塡江表之上

游帥南昌之繁雄併盼異數式寵爾行於戲舜賢則
能立邦其朕尚增修於明德乃心無不在王室爾其
益勵於遠猷宜體至懷奚俟多訓
勝非自建炎三年三月拜相至四月罷入相總
一月○勝非為相適遭苗劉之變勝非之性緩
而不迫雖未惜而安審故能委曲調護二賊使
不得肆為悖亂王世修賊之腹心謀事之人也
勝非牢籠之反能得二賊之心而二賊不覺故
世修與二賊日事二賊信之皆勝非所使也至
是勝非乞罷相且自陳苗傅事請十八事臣皆

不為施行識者聞勝非言及於此不　也上不
許其去勝非力請上堅不許勝非曰臣備位宰
相至使賊臣敢弄兵犯闕陛下不以臣即死而
猶位宰相臣何面目以見士大夫猶不許勝非
曰陛下如欲用臣則俟異日臣願以死報陛下
今日之罪臣不自安乞避相位上曰卿去誰可
代者勝非曰呂頤浩張浚上問誰先勝非曰如
不出於二人當先頤浩上首肯之乃許勝非罷
相遂以觀文殿學士知洪州勝非罷命曰卿位
宰司之三日變起倉猝方[illegible]上下

圖誅僭逆卿在廟堂能折姦言抑而不行保安
兩宮卒以無虞雖在外大臣提兵入援之力實
卿謀慮周密終始保佑之功朕甚嘉之臣除卿
觀文殿學士知平江府蓋朕將幸建康以援中
原倚大臣爲屛翰委任重矣勝非聞命力辭止
乞依前降詔守洪累詔不從章五上乃許之自
南渡勝非盡棄囊橐簪不存至是攜一布囊
徑之洪州行路人皆歎息勝非遭變委曲調護
二賊不敢別生他心此爲大功勝非有遭變錄
具載其事典故史○先是御史中丞張守首論勝非

等不能思患豫防致賊猖獗至是二凶既伏誅
乃正勝非等罪降詔曰朱勝非顏岐張澂路允
廸當軸處中荷國重任而不能身衛社稷式遏
凶邪方逆臣亂常之初恣其陵肆以紊機衡夫
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孔子以爲焉用彼相昔馮
道歷任數代常爲宰輔惜身安寵以免於時坐
視廢君易主如同行路而歐陽修以爲爲臣如
此娩斷臂之婦人朕方力致中興總覈名實雖
藏垢納汙務於從貸而國之紀綱當辨忠邪今
二凶就誅典刑斯正勝非之徒盡識其罰於是

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
同日呂頤浩右僕射自資政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授宣奉大夫守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制曰撫萬邦而綏侯甸非展義無以格救寧之功咸
一德以享天心惟得賢爲能勝輔弼之任茲考謹於
魁俊俾發詞於具司悉造在廷咸聽朕命具官呂頤浩才
猷英傑識慮精明智通事物之微學造聖賢之蘊政
事敏達則盤錯之迎解議論慷慨則指顧而立行中
外踐更望實融顯總邦計則資贍興裕之稱昔長
天官銓選有澄清之譽茲移蹕而南渡爰止嘉禾詰

師師而北行往防京口深嘉忠義悉出懇誠陛秘殿
之峻資式鴻樞之重託填撫六路緝綏兆民俟訖外
虞俾圖內治屬當宦之沸攘致宮闕之震驚靡資召
節之符呼兵入衛盡護同盟之帥鼓衆偕行使尊將
之實通繇義師之雲合朕素嘉其有王佐之略復見
其得大臣之風是用度越羣工亟付魁柄爰登左揆
之峻兼侍西臺之隆累進文階敦陪邑賦茂昐恩渥
丕示寵褒朕爾私惟予爾異於戲天子之宰通四
海朕惟圖任於上賢丞相之職撫四夷爾尚彌攘於
外侮往祗明訓益勵壯猷李邴

同日顏岐罷門下侍郎資政殿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

王孝廸罷中書侍郎端明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

張澂罷尚書右丞資政殿學士知洪州

路允廸罷簽書樞密院事自資政殿學士以本職提舉醴泉觀兼侍讀

岐自建炎元年十一月除同知樞密院事是月除尚書左丞三年正月除門下侍郎四月罷執政踰一年孝廸自建炎三年三月除中書侍郎是月罷執政纔一月澂自建炎三年二月除尚書右丞是月罷執政纔兩月允廸自建炎三年二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月罷再入樞密凡兩

月○苗傅劉正彥作亂及今上反正宰臣朱勝非與一時執政俱罷其後二兇伏誅有詔岐落職提舉杭州洞霄宮又詔曰澂方二兇在朝朋附之迹久而著明可落職責授祕書少監分司南京衡州居住允廸亦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

同日李邴尚書左丞自同簽書樞密院事遷中大夫

鄭瑴簽書樞密院事自同簽書樞密院事除

時宰執俱罷李邴鄭瑴二人遷進瑴執政纔兩月是年七月卒贈太中大夫詔恩數依郭三益

上慘然謂宰執曰瑴論事豈易得閒其亡尤悼之

庚申李邴改參知政事自尚書左丞改除○罷左右丞改門下中書侍郎復爲參知政事

詔左右僕射不兼中書門下侍郎並帶平章事舊門下中書侍郎改爲參知政事其左右丞並罷時右僕射呂頤浩等建此議從之於是左丞李邴改參知政事

五月癸未滕康簽書樞密院事自新除翰林學士知制誥遷端明殿學士附

先是右僕射呂頤浩建議幸武昌爲趨陝之計

既又欲從中原之民於東南御史中丞張守右諫議大夫滕康皆持不可守曰東南今日根本也康語守曰吾曹當以死爭之於是上擢康爲翰林學士癸未即有是除康既執政再懇言之上悟而止頤浩語康曰公眞執政也孰有受官二月而能決此大計者乎

七月王綯參知政事自資政殿學士兼權太子太傅遷中大夫除

周望同簽書樞密院事自朝奉大夫試兵部尚書遷端明殿學士附綯望不加職綯不進官呂頤浩失之也後四日乃進綯中大夫望除端明殿學士

綯字康功洛陽人顯恭皇后之族弟也建炎二

年黃潛善汪伯彥以其柔懦無能引爲御史中
丞是時潛善伯彥專以諂佞嫉賢爲能而諸將
亦諂附內侍復驕恣奢侈中外危之綱箝口尸
祿不敢吐一言識者以爲不忠峻遷太子太傅
時皇太子旉薨綱言臣傳無狀故事當免不報
印除綱參知政事其制詞甚美曰惟賢者能立
邦家惟眞儒無敵天下又曰養甚至勇仲由爲
中國之强覺以先知伊尹得聖人之任獨冠廷
臣之秀徧儀禁路之華雖風波與可畏之塗而
松柏保後凋之操綱在政府伴食而已 遺史 閏八

月呂頤浩杜充爲御營使綱御營副使○周望
智識不明而無決斷之才及除同簽書樞密院
事汪藻行其詞有曰治術講明於胷次學不空
言事機迎解於目前神無滯用議者以爲譏九
月時兀朮入寇上發建康府幸浙西改除簽書
樞密院事周望爲兩浙宣撫使總兵留於平江
壬寅李邴改授權知三省樞密院事 自參知政事權知
滕康權同知三省樞密院事 自簽書樞密院事權同知
是日下詔奉隆祐皇太后率六宮先往南昌詔
略曰若征伐財用賞罰選任等事悉屬御營

問朕總其常程行移法事如四方刑獄奏案吏
部注授並隸洪州三省樞密院遂以參知政事
李邴同簽書樞密院滕康並爲資政殿學士權
知三省樞密院事隨從以行邴執政纔四月康
執政几兩月而有是命○八月己酉資政殿學
士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李邴詔以本職提舉洞
霄宮壬子吏命資政殿學士滕康權知三省樞
密院權吏部尚書劉珏爲端明殿學士以貳之
賜康等手詔許綴宰執班奏事寓治都堂並以
資政殿學士李邴代孫覿知平江府四年正月

殿中侍御史張延壽論權知三省樞密院滕康
及同知劉珏之罪丙寅詔罷康珏仍並落資政
殿學士 庚辰趙鼎因對言豫章之擾太后僅
以身免 乘輿服御之物悉棄之失去宮人一百
六十餘人上曰已黜滕康劉珏用盧益李回替
之矣遂以盧益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參政范宗
尹因薦李回以散官居吉州召復端明殿學
士以爲之貳初命李邴爲長滕康貳之及六宮
遽發乃以滕康爲長劉珏貳之
同日杜充同知樞密院事 自端明殿學士中大夫東京留守除

帝曰朕聞折千里之衝荚夫前聲之援文武作蕃邦
之寄乃資全德之良朕憂未廣之艱思得非常之生
求撲人僕久去朝廷輟白項鎬之嚴付以樞機之重
擢龍圖明不撓沉鷙有謀狗國忘家同烈丈夫之勇
臨機料敵有古名將之風一兆守丙京備更百戰夷夏
聞名丙陽氣兵民超死而一心與其統力面而保我
翼都護若爰張之而萬之而衛仲尼既用賢人忠夏
於發繩鶴會宋歸普圖不然於華蓋是知倚畀之意
不亦
事乎

杜充留守京城以絕樞遂赴行在除同知樞密事是月除宣撫處置副使在樞府一月至閏八月拜相

閏八月丁亥呂頤浩左僕射自右僕射授金紫光祿大夫守左僕射同平章事兼御營使

杜充右僕射自同知樞密院事授太中大夫守右僕射同平章事兼御營使

頤浩左僕射制曰人主之職論相爲忘考謨之規大臣以道事君克展經綸之蘊眷我良弼時惟宗工久宣撫務之分勞爰正冢司之重式揚典冊誕告縉紳左呂頤浩器博而高明慮周而敏達學問通乎今古忠義格乎天淵獲渭水之非熊美固傳於奕世探虞淵而取日勳獨冠於羣工起自樞衡超登揆路不習孫吳而與之合既得英衛而濟以文性勁草可以受疾風惟盤根然後識利器變故艱難之日知無不爲從容酬酢之間綽有餘裕屬省方于侯甸總使紐於天營

經體籌元內儀刑於百辟折衝禦外鎮撫於四夷參考師言輒時顯績昭示台躔之峻冠茲宰席之隆增晉文階啓封國社既告敦於多邑仍衍食於眞租併示寵嘉益資勵翼於戲[illegible]伯才兼於文武致天下之復平汾陽身佩於安危見國家之再造尚恢遠業毋媿前人王藻詞

充右僕射制曰宅百揆以熙帝載必資幹旋樞機之才[illegible]一德以[illegible]天心必見感遇風雲之會朕肯丕圖治[illegible]假鼎求[illegible]命世之英翔中天之緒業我有者儁者於朝端杜充敦大而豁和疏通而簡重洽聞該

於載籍[illegible]識貫於[illegible]中外踐揚屢更劇任事功休顯[illegible]分閫制於[illegible]陵[illegible]名於夷落兼綜龍韜之學[illegible]以伐謀[illegible]提[illegible]揚之師動而制勝屢省方於南服[illegible]留于中都存許國之精忠懷保邦之遠略有嚴有[illegible]旋古甫之征來[illegible]來宣爰錫召公之社[illegible]權衡而經武紓使紐以宣風事不[illegible]難算無遺策比[illegible]於[illegible]宜[illegible]於國[illegible]陞華揆席之隆兼護天營之重超[illegible]命秩併衍戶租於戲國勢阽危有抱火厝積薪之憂人才間出惟疾風知勁草之堅天未喪於斯文帝乃資予良弼尚殫丕緒宏濟多艱

上決吳越之行詔杜充兼江淮宣撫使領行營
之衆十餘萬以節制諸將（小曆）○上幸平江府以
杜充爲建康行宮留守中書省即付充令王𤫊
韓世忠等兵皆聽節制江浙之人倚充爲重而
充日事誅戮以爲威殊無制禦之方識者爲之
寒心焉（皇通史）

九月張守同簽書樞密院事（自翰林學士知制誥遷端明殿學士除）
守字子固一字全貞世爲滁人自高祖始徙毗
陵家焉守爲名御史掌內外制遂踐二府上以
端人正士目之大詔令多出其手陳善閑邪核

賢引類之功爲多

十一月范宗尹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遷中大夫除）
宗尹靖康中爲諫議大夫金人犯闕宗尹俯伏
流涕乞割三關以獻議者短之京城擾宗尹忝
破衲如窮人奔竄於閭里聞二帝北狩宗尹至
單州詣元帥府迎請建炎臣僚言其專主和議
罷之○初上之在建康也御史中丞范宗尹言
陛下駐蹕維揚虜騎遂至僅能匹馬渡江至錢
塘未閱月而苗劉之變生於肘腋此皆禍之大
者天意未同宜隱忍順受設若虜騎深入陛下

姑引而避之以弱爲强孰曰不可至是以宗尹
爲參知政事執政半年至四年五月拜相

建炎四年（庚戌）

二月乙未杜充罷相（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
制曰運籌而決千里之勝茲有賴於宗臣失律以致
三軍之凶顧可居於宰執眷吾夾輔嘗領中權既貽
疆場之憂宜解機衡之任（具官杜充）蚤緣人望驟履政途
謂其傳大而有謀可以濟難而立事故權侍於國秉
乃顓付於戎昭總諸將萬夫之屯當長江一面之寄
所期李勣爲我長城等使周公憂於破斧當（敵人之臨）

境（率我）泉以交鋒惟勝負者兵家之常當死生天下之
計乃因奔北惟事退藏至大棄於其師將焉用於彼
相會邊虜之稍息聞物論之交興已咈民瞻爲逃策
免念備股肱之久姑存體貌之餘止罷要權俾從優
數賦殊庭之厚祿加秘殿之隆名於戲泰階平而風
雨時始共期於康濟采薇廢而征伐缺今良失於倚
毗尚冀桑榆之收復念龜玉之毀勉圖偉績用對宏
休（汪藻詞）

充自建炎三年閏八月拜相至是年二月罷入
相僅一年○左僕射杜充在建康金賊大至與

巨盜李成併力入寇虜由馬家渡過江充急遣
都統制陳淬同統制岳飛等領兵二萬與賊死
戰兵敗充領兵三千絶江而北於是虜入建康
時戶部侍郎李棁端康爲執政至是爲用之遷
尚書使建康督備餉以贍沿江後與知建康府
陳邦光皆降建康已陷上發越州至錢清鎮得
杜充奏大戰江上我師敗績四年二月時右僕
射杜充已降虜而御營副使劉光世奏充敗事
未知存亡會知眞州向子忞言杜充已投降而
去麾下兵有走回者上謂中丞趙鼎曰自聞充

之報不食者累日非朝廷美事也乙未充遂罷
爲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參政王綯曰
陛下留杜充提兵四萬守建康留周望提兵三
萬守平江不幸充望不稱任使乃至如此也五
月上謂宰執曰聞杜充在南京受劉豫命令人
誘降東京朕待充自庶官拜相可謂厚矣何故
至是王綯曰陛下去秋若不相充無知之俗至
今必以爲恨陛下待之既盡彼自失節國家何
傷焉

四月乙未呂頤浩罷相自金紫光祿大夫授鎭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

制曰獨化陶鈞之上掌首備於弼諧閔勞官職之煩
宜特加於崇獎眷惟上宰定我元勳茲祈解於近司
用寵分於殊禮肆揚大號敷告宗工具官呂頤浩心術疏
通性資明銳運籌帷幄獨當天下之危機游刃風生
能斷朝廷之大事昨屬艱難之運尤輸經濟之忠冒
險直前服勤無斁取虞淵之日重正乾坤問喪野之
塗卒安宗社顧在廷之莫及方當宁以仰成然淺懷
偏見之私殊失大臣之體占吏員而有虧銓法專兵
柄則幾廢樞庭下吳門之詔則慮失於先時請浙右

之行則力違於衆議既人言之洊至於物望以靡諧
屢勝引去之章莫副挽留之意念有書旗之偉績難
從上印之常規乃峻舜官務全體貌植牙建纛總節
制於雄藩執壁面槐視班聯於上衮假以眞資之秩
從其私計之安皆儒臣希有之榮蓋邦國久虛之典
朕惟無慊汝亦有終於戲險夷一心非忠誠不能至
此進退二道惟明哲足以盡之矧兼將相之崇靡缺
君臣之遇毋云去位不我告猷汪藻詞

頤浩自建炎三年四月拜相至四年四月罷入
相一年○先是御史中丞張守再論呂頤浩難

以專任而張浚不宜兩去時殿中侍御史王庭秀亦論頤浩除擬不公遂除守禮部侍郎庭秀罷職與郡於是右正言呂祉言今日緣論大臣移一言官明日緣論大臣罷一言官則後日大臣行事有失誰敢復言者願陛下以言章示大臣使之自省置身無過之地庶或全之如或不悛黜之何惜至是中丞趙鼎等交論呂頤浩之失乃以使相宮使罷左僕射從優禮也○上初從海道還至越州遽罷頤浩人情不悅未幾詔曰頤浩早幹化權晚登揆路屬方逆寇亂常之日

起勤王唱義之師既推功於一時遂俾贊於萬務而期年當軸百度乖方輿論不歇臺章屢上遂陳悃愊請去鈞衡曾不深思自貽重悔朕方啓中興之業師建武之規凡是動庸務加全護憫勞以官職之事姑優以祿錢之榮俾服恩光用期卒歲不令狼籍重困後言于奪惟公初終甚厚茲爲垂古之法是申止信之誠中外人民體予至意頤浩爲相不務體貌惟明賞罰先公道治贓吏恤民瘼親作書致帑以招群賊機祿諸軍嘗決堂吏吏曰自祖宗朝無此例頤浩曰

自頤浩始遺史

五月甲辰范宗尹右僕射自中大夫參知政事授通奉大夫守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宗尹時年三十一自漢晉以來宰相未有如是之少者後事倚以為進擬者只宗尹繼之二官蓋正以宗尹之

制曰論一相以爲一人斯與有邦之職興百僚而宅百揆必求名世之才朕遭時險難注意賢舊庶獲中興之佐共圖復古之功我得其人肆昤明命宗尹端凝而和裕沈厚而高明學深造於本原議該通於遠大布衣論事禹周有秦晉之風白簡持平元衡負

公輔之器擢陪丞轄備罄謀謨勤小物而務振於頹綱決大事而靡間於遺衆屬虛黜柄肯總政機詢用雄才獨取梓人之效講明政事遠追漢相之規稽考遘之已詳外患紓之可屈其廷登於揆路俾寅亮於天工俯陟文階進分侯社陪敦采賦昭示寵光慨念我家爲今漸古久戢干戈之用遂生疆場之虞胡騎長驅但爲侵陵之計乘輿遠播未知旋復之期王師益渝而無決勝之兵旅凌盡而之相因之衆念茲國步危若綴旒非堅可折衝則何以鎮服於四夷非力能起廢則何以維持於百度緊須秉鈞之臣思寬予

當付之究斷以不疑任之勿貳於慮與裴撥亂反敗
忘王業之難扶危持傾爾其往天下之重尚務同心
之功克伸嘗膽之誠往究遠圖奚勞多訓（綦崇禮詞）
呂頤浩既罷相於是參知政事范宗尹攝行相
事五月甲辰遂拜右僕射同平章事○六月甲
戌詔御營使司併歸樞密院仍令宰相兼知樞
密院事言者以本朝分兩府而兵權盡付樞密
院又置御營使司是政出於二也望罷是司而
諸將處以軍職提舉如故是月罷御營使司併
歸樞密院為機速房仍令宰相兼知樞密院事

○宗尹拜右僕射具疏辭免賜詔不允仍斷來
章汪藻行詞曰上曰其重厚則如倚泰山而坐平
原語其疏通則若駕輕車而就熟路乃布大號
任之不疑宗尹讀之甚上慨念自維揚以來宰
相誤國致天步未安深創前弊思與大臣規圖
中興之業於是宗尹謂新除參知政事張守曰
今日之勢正如人之疾病沉痼方篤和施駃藥
立見顛仆之患要施設有序勿遽勿亟當相與
戮力於沃上前廣言路拔賢才節財用惜名器
然以俟侍左右彌縫庶乎其可也故宗尹建議

攺易軍制改御前五軍為神武五軍御營五軍
為神武副五軍又建議呂頤浩為建康府路安
撫大使兼知池州　朱勝非為江州路安撫大
使兼知江州　劉光世為兩浙西路安撫大使
兼知鎮江府　又建議江淮荊湖京西等路分
鎮如陳規為德安府漢陽軍鎮撫使兼知德安
府　解潛為荊南府峽州荊門公安軍鎮撫使
兼知荊南府是也然宗尹量移王時雍徐秉哲
莫儔吳幵王紹王及之胡思等仍薦孫覿汪藻
李擢陳戩等宗尹量移王時雍以下皆不聞奏

議者譏其不公（日曆）
壬子張守參知政事（自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遷中大夫除）
張浚在相位時大臣有以舊德在外聲譽藉甚
者凡交游之賢莫不歎息求獲用私固奇之守
浚之益友也侍讀金華從容又以為言浚唯唯
唯謹後二年大駕幸建康守實參預大政方盛
暑浚坐息東閣守突入執手言曰某有罪前日
誤公聽今班列同朝夕得款曲徐考其人似以
鬻昔一跌為戒晚節不竟有患失心是將為天
下深憂宜力陳懇悃自力謝上守先識遠見有

若蓍龜緜意君上忠節炳著浚行狀

趙鼎簽書樞密院事自朝奉大夫御史中丞遷端明殿學士除

三年四月知樞密院張浚薦朝奉大夫趙鼎遂以鼎爲司勳郎官鼎聞喜人也及鼎由司諫遷殿中侍御史中丞范宗尹因奏事言鼎由司諫遷殿中非故事上曰朕除言官即置一簿攷其所言多寡此祖宗舊制外廷未必知也鼎所言四十事已行三十六事即除鼎侍御史至是以御史中丞簽書樞密院事時宰臣未兼樞密而同知樞密院周望在平江府故一院之事將得以兼總前此兵政悉隸御營使司事權既分又再經大變文移紛亂至是鼎始檢故事舉行以正西府之體

己卯王綯罷參知政事

綯自建炎三年七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五月罷授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執政不及一年綯累章求退上曰綯醇儒宜爲朕宮僚事朕始終如一不欲遽令去是月遂有此授蓋優禮也綯在政府一年無所建明禁嘿而已遺史

○紹興元年六月時資政殿學士王綯刑部尚書胡直孺並兼侍讀中書舍人胡交修兼侍讀一日上賜經筵官扇皆取杜甫詩句親書與之於綯則曰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老臣直孺則曰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交修則曰相門韋氏在經術漢臣須蓋上之光寵儒臣如此

甲子周望罷同知樞密院事除罷兩浙宣撫使提舉江州太平觀

望自建炎三年七月除同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除同知樞密院事至是年五月罷入樞府踰一年○初上留周望提兵二萬守平江二月丙申兀朮引衆至平江府城下望與守臣湯東野力不能拒棄城避之初郡人恃望以爲安賊至欲遁而舟楫皆爲諸軍所奪故不能脫戊戌虜入城縱兵殺之焚掠而去四月以浙東制置使張浚爲浙西江東制置使令同知樞密院事兩浙宣撫使周望以所領兵付浚至是沈與求論周望宣撫浙西脫身先遁避縱官兵大掠致賊破城甲子以望提舉太平觀與求再論遂責衡州居住初周望宣撫兩浙請以徽猷閣待制湯東野守平江府及望敗言者亦攻之癸酉詔東野落職依舊知平江

六月丙戌前宰相呂頤浩朱勝非爲江東西兩浙安
撫大使
以開府儀同三司呂頤浩爲建康府路安撫大
使知池州觀文殿學士朱勝非爲江州路安撫
大使知江州從宰相范宗尹建議也紹興元年
正月尚書省言江南仍舊分爲東西路以江州
爲東路池州爲西路皆爲帥府詔開府儀同三
司呂頤浩爲江東南路安撫大使兼知池州觀
文殿學士朱勝非充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江州
五月詔淮南守臣尚有闕官民未復業宜擇威

望大臣措置宜令呂頤浩兼壽春滁廬和無爲
朱勝非兼德安舒蘄光漢陽並爲宣撫使九月
癸丑召江東安撫大使呂頤浩還朝拜僕射同
平章事上嘗謂宰執曰勝非當苗劉之變不爲
無功范宗尹曰勝非能使二兇不疑以待勤王
之師議者咸稱其有謀上曰是時惟勝非部轂
與之抗若顏岐雖好士亦怯懦不能有爲故古
人以威武不能屈爲大丈夫也侍御史沈與求
言馬進攻九江由帥臣朱勝非赴鎮太緩○
紹興元年十月詔勝非落觀文殿大學士降授

中大夫分司南京江州居住勝非知江州嘗論
鎮撫使處置垂方之狀又乞歸江西帥於洪州
又謂宣撫大使與宣撫使名稱甚重而無錢無
糧無民無兵其實不過一小邑上皆是之而當
軸者不樂諷言者指其逗留江西不赴新任之
罪遂責授初不帶卿監官止以中大夫分務
失與故也假果罷鎮撫司江西帥司復歸洪州
湖東南路乃舊爲南北路○二年五月勝非復
左宣奉大夫提擧萬壽觀兼侍讀尋復觀文殿
大學士知紹興府兩浙東路安撫使七月時呂

頤浩都督班師勝非自知紹興以同都督江淮
荊浙諸軍事召赴行在所勝非力乞守越且丐
外祠皆不許勝非同都督頤浩薦其才也會言
路論其不知兵給事中胡安國亦謂非所宜任
上親札諭以用勝非之意且諭除勝非同都督
蓋謂非逆　作亂而勝非卒調護於內使勤王
之師得以致力矧今諸將皆同功一體之人也
必能爲朕克濟事功丁寧雖至而論者未已上
怒其朋黨與封駁者俱逐凡十二人勝非惶懼
即走旁郡辭不就職勝非嘗曰宰相權位已

重君更典兵文武二柄盡在其手豈人臣所堪後世不幸姦人居此位建立功業托名濟世將何以處之辭至數十卒不受兩詔不許詔曰禮義不愆縱多言而奚恤君臣無間於大體以何傷上眷之隆於斯可見矣八月勝非爲侍讀孟庾同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先除勝非同都督胡安國繳土之乃除勝非侍讀而以孟庾同都督勝非既入朝詔特綴宰相班復自內批云位知樞密使之上仍日赴都堂議事勝非雖在經筵實預國論初見上謂卿前日貢降非朕意也

卿嘗能亮之存勞優渥恩寵光一時然後人知上辛欲相勝非也遺史

八月辛未朔謝克家參知政事自禮部尚書除中大夫參知政事

克家首言呂頤浩老成練事去歲勤王有大功時方艱難強寇內逼堅留之行在以備咨訪兑家請以輪從官一員以前代及本朝之關治體者具兩事進入庶裨聖學從之命侍從進故事自此始

十月己丑李回同知樞密院事自端明殿學士權同知三省樞密院遷中大夫除

李回權同知三省樞密院往從衛隆祐皇太后至是扈從六宮還朝故有此除

十一月癸卯詔追封贈元祐故宰相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

建炎元年五月詔以司馬光配饗哲宗廟庭是年十一月詔司馬光已詔錄用其子孫其餘黨籍令有司具名取旨褒贈詔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皆應德元老同居廟堂國勢奠安四夷順服而遭羅毀斥久歷歲時尚拘微文未獲昭雪朕經此時巡之久益知致治之難念茲老臣歷

險夷而匪石不轉追其深畫更艱危而其道彌彰是宜褒稱以勵風俗先是乎詔褒贈公著等宰執進呈上曰時方艱難雖似不急實可以收人心而召和氣於是故司空同平章軍國事呂公著特贈太師追封晉國公謚正獻故觀文殿大學士左正議大夫范純仁特贈太師追封許國公謚忠宣觀文殿大學士左正議大夫呂大防特贈太師追封宣國公謚忠愍應合得恩例並各依元任官職給還令逐家具名陳奏

甲辰趙鼎罷簽書樞密院事

制曰共政之臣實當大任本兵之地方倚具才惟體
貌之素隆在進退而兼重俾之均佚式示眷私兵官烟鼎
志慮剛明氣資宏博早以雋望聞於周行敵自朕心
擢居憲府盡忠事上務有補於國家正色立朝行非
撓於貴勢嘉乃匪躬之節副予側席之求遂參究於
兵機實聯榮於政路邊氛未靜智略畢陳鞠毎夙夜之
勤靡　爽節宣之適雖入陪宥密固有待於壯猷而
退即燕閒宜勉從於雅尚奉列僊之館御仍祕殿之
寵名惜小臣鄰不替優賢之禮義均出處毋忘辰告
之忠

鼎自建炎四年五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年十
一月罷入樞府纔五月○上除神武副軍都統
制辛企宗爲節度使簽書樞密院事趙鼎格詔
遂再乞罷以本職提舉洞霄宮鼎既去上欲申
前命參知政事謝克家曰企宗非有大功今若
必行前命是使鼎得名企宗得利而陛下獨負
議論於天下後世也上感悟乃止

戊申　富直柔簽書樞密院事

制曰王室之競額係爲先汲黯之在漢朝姦謀寢而
不用叔孫之居楚國敵兵解而自投折衝有賴於精
神決勝蓋存於帷幄克膺斯寄今得其人直柔富見官剛
毅粹溫疏通端亮志慮深於憂國術略足以濟時朕
纂紹丕圖緬懷先正數求世類想見儀刑爰得異才
寘諸近列諫諍極盡規之義封駮著直繩之稱簡在
朕心擢長憲府居多謇諤之論進殫密勿之忠宜參
究於機庭共協圖於兵政爾其咨詢不怠夙夜以思
修除經武之規講畫禦戎之略以制勝於多難用恢
復於故疆配是似於前人當承闢國之烈不隕名於
世德用昭濟美之才其務對揚毋忘朕訓
直柔字季中河南人鄭公弼之後也爲御史中
丞會醫官王繼先除正任防禦使直柔上言宣
政間官吏附最爲冗濫尚無醫人除正任者今行
此甚於宣政矣上遂止俄有是除

宋太常博士徐自明著

高宗紹興元年辛亥

正月辛亥謝克家罷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克家自建炎四年八月除參知政事是年正月以病求去執政纔數月紹興四年七月辛于衢州

二月辛巳秦檜參知政事自試禮部尚書兼侍讀遷中大夫除

制曰天下安危由治道之得失賢者進退繫國勢之重輕惟庶事資股肱之良斯四輔有社稷之衛則邦

家成乂而朝廷自尊具官秦檜挺特不群剛方有立緼任重致遠之器敦砥節礪行之風金石自開忠信行於異域黎藿不採精神折於遐衝朕惕厲臨朝焦勞念治思仰成于輔弼庶共濟於艱難延登政塗參掌國柄方今羯胡之患既息潢池之盜尚滋饋餉方煩師屯未徹資爾排難解紛之畧副予興衰撥亂之懷汲黯用而在朝知淮南之畏漢士會歸而爲政宜晉盜之奔秦尚恢遠圖以對休命

檜字會之建炎四年十月秦檜脫虜寨還至行在士論疑之范宗尹李回奏其忠而薦其才上甚喜即除禮部尚書是年二月秦檜除參知政事具辭免賜詔不允有曰安社稷爲悅嘗抗死以力陳與鳥獸爲群卒奉身而旋返虜歎子卿之不屈人嘉季友之來歸皆的句也檜既爲參政謂宰相可得嘗因奏事曰陛下如能用臣爲宰相臣必有聳動四方之事上默然遺史檜執政半年至八月拜相

七月癸亥范宗尹罷相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制曰朝廷隆釣軸之任去留雖別於二途王者待股肱之臣終始盖如於一致朕茂建元宰允釐百工甫

宜何歲之初遽上累章之懇姑從雅志用錫湛恩具官范宗尹蚤以時髦儀于禁路敬王如孟子特高堂諫之稱選衆舉皐陶首冠疑丞之任方倚傒巨川之濟乃浸垂巖石之瞻日者輕用人言妄裁官簿以廟堂之尊而負天下之謗以人主之孝而累君親之非朕既丁寧德意而申命于朝汝方靡恪詔書而特於下備上還於相紱願休養於祠庭詳覽所陳重違其請解家司之要務加秘殿之隆名曾靡瑕疵盖全體貌於戲嚮者予求實腎同德之求泛然而辭終聽乞身之去往服朕命永孚于休汪藻詞

宗尹自建炎四年六月拜相至是七年罷入相
踰一年〇初侍御史沈與求言右僕射范宗尹
年少驟進不更世務恐誤國事上頗難之宗尹
請去上令張守諭旨留之是歲當祀明堂文武
有令轉官者右僕射范宗尹以爲多所僥倖乃
建言討論崇觀政宜以來濫賞而參知政事秦
檜力贊之上大意以爲不欲歸過君父斂怨士
夫而宗尹堅謂可行卽日求出於是秦檜復以
此事擠宗尹而侍御史沈與求條宗尹罪狀二
十宗尹力請罷政癸亥罷爲觀文殿學士提舉

洞霄宮未幾宗尹落職都司王俁萬格以刻薄
附會討論事招致人言併罷
八月己卯張守罷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制曰上章綫而引去蓋崇易退之風下詔書以勉留
式示好賢之美逮聞稱篤乃許告歸惟用舍之際可
觀則君臣之義兩得具官張守稟淳和之正氣資該洽之
異聞周堪通明爰有常度廣德醞藉乃聞直聲從予
艱難者累年嘉乃險夷之一致以秘計進陪於樞筦
以嘉猷參燮於化元毋彈夙夜之勤屢爽晦明之節
旣騰章以告病且卧家而亟辭榮灼見忱誠閔勞機務

佚以琳宮之厚祿優加書殿之清名併修龍光用昭
體貌噫恭身而退是維出處之常秉志不忘曾何内
外之間尚思報禮毋有遐心
守自建炎二年九月除同簽書樞密院事四年
五月除參知政事至是年八月罷執政凡二年
從所請也〇守薦舊相汪伯彦之才可用侍御
史沈與求論其所薦不當守引疾辭去己卯罷
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上曰治天下惟公
朕安得而私也守旣奉祠俄起知紹興府上思
其賢以内祠侍讀召力辭改知福州上疏論軍

國事有詔加大學士以寵之
同日李回參知政事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
富直柔同知樞密院事自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除
回參知政事制曰朕嗣有令緒紹開中興齊厲翼於
三階參鼎鴻鈞之寄開英髦於兩社盍圖黄髮之詢
格我多盤允資耆俊具官李回器函博大德備醇明考經
事綜物之旨才固優於任重圖厭難折衝之略識獨
敏於知幾詳延中樞修行外侮近資發蹤指示之計
遠輯摧陷廓清之功大事晏安緊太叔之能贊小物
辦治亦畢公之克勤聿籌明謨登翊庶政誕昭邦采

預柄國釣朕方中夜以興慨平世之何日當宁而歎
思古人之並時其惟老成未媲前哲肆其釐於幾務
庶遄致於丕平噫 方是虔將迪棟隆之吉于鉉在
協用調鼎石之和勉聲遠猷奚煩多訓
初秦檜自虜中歸李回力薦其忠至是張守罷
參知政事而除回檜有力也
丁亥秦檜右僕射官參知政事授通奉大夫守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制曰君臣相須成體股肱良而元首乃尊政事要在
得人紀綱張而衆條乃舉朕遴選賢佐協圖治功孰
膺名世之期我得興邦之俊肆盼大號用詔群工具官

秦檜才博而周氣剛以大出處行藏皆合乎道死生禍
福不移其心謀國盡忠常若蓍龜之先見抗身挺節
獨知松栢之後凋堂堂真社稷之臣奕奕益廟堂之
器諳小聘人望參知政機惟猷替之曰陳殆猶諸之天
授定策而安劉氏素聞周勃之賢矢謨而翊舜朝終
預咎繇之德是用擢登公輔實首中台廣井邑之提
封增賦租之奧食肇開侯社併峻文階以明論相之
公以輔用賢之慶於戲君不借才於異代所資當世
之豪英天將降任於是人必付終身之勳業朕固無
收於群策汝其勿棄於分陰往恢厥圖卒相予治李王

時授席久虛秦檜呂言曰我有二策可以竦動
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丁
亥遂有此授是時召呂頤浩赴行在范宗尹罷
相上欲用呂頤浩而富直柔韓璜等薦秦檜乃
拜檜右僕射制詞多取其去國之節檜具辭免
賜詔不允有曰朕方嘉得社稷之臣招之不來
麾之不去者屹然在朝庶幾外侮之幾間風而
靡其所倚毗者重矣○二作二月癸未詔宰臣修
政局於都省以右僕射秦檜提舉參政翟汝文
同提舉又有參詳參議官皆侍從爲之丙戌詔

侍從臺省寺監官監司守令各述己見可以省
費裕國強兵息民者條上屯田郎中曾統言於
檜曰相公佐天子理天下事無不統何以局爲
人以統爲知言
九月癸丑呂頤浩左僕射[illegible]授少保左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illegible]相
制曰朕中大而與聖紹興創業守文之所難論相以
恢遠圖攬義謀能斷而並用載念舊人之共政無踰
耆節之老臣揚于王庭授以魁柄具官呂挺剛明之

度山英果之姿識每豫於造微才自優於任重申伯作翰實維嶽降之神太公秉旄遂應渭濱之兆向輔勤王之略最先戡難之勳妖氛盡掃於紫微義馭復行於黃道神器既正大猷乃經獨秉國鈞安危並深於注意外綏戎律文武兼備於憲邦北勤宣室之思遄趣介圭之覲論帝王之秘策既深契於朕心章祖宗之極功當肆求於元宰竊歎省方之久未知定鼎之期任棟愈艱籌帷加謹惟幾深以成務何用不臧惟審固以定謀乃終有慶粵茲壽後寧易多難還正位於東臺仍晉官於亞保理陰陽而遂萬物措磨家宰之承亮天地以弼一人肇拜二公之典併敦井賦用峻嚴聽於戲陳平智有餘而安劉寄於周勃宋璟善持正而應變專於姚崇是皆同心而濟謀無嫌比德以贊事茲成大烈惘愧前猷席益詞

范宗尹罷相乃召呂頤浩赴行在而先拜秦檜右僕射又富直柔韓璜辛道宗永宗皆譖頤浩故到闕多日未有除拜人皆疑之俄拜少保左僕射力辭少保遂加特進○先是宰相呂頤浩薦張燾召對延英奏言治道當先定其規模乞詔大臣共議國論權燾司封員外郎是時朝廷

亟欲國治命大臣置脩政局講求致治之要俾與執事之臣盡言時政以觀得失燾上疏言為治當觀所以致亂之由而反之則治不難致上嘉納三年六月罷脩政局○二年四月呂頤浩除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

制曰丞天子而裁萬化入則斷國論於一堂位冢宰而正百工出則折遐衝於諸夏欲並注安危之兩意顧莫先文武之兼資雖三公在朝協濟經邦之任而一相處內且存分陝之規允屬元臣誕揚丕號呂頤浩高明而篤實剛毅而恢閎學推齊魯之英氣稟山河之粹達於權而知變更劇易之百為勇於義而奮忠捷險夷之一節慷慨而安神器勤勞而乂王家名動華夷勳高廟社自冉登於揆路實首執於樞庭房杜同功每推權而不吝蘇宋共政蓋相得而甚懽方內治之交脩顧外虞之孰禦深軫納溝之慮俯陳多壘之憂詎玩歲苟安非拯溺救焚之意且待時自定豈興衰撥亂之圖請以身先願為眾倡念國步迪遭之滋久顧邦基阽杌而靡寧瞻蹕屢遷緬輿圖徙得君甚果為朕行塞黃裳佐唐專決用兵之筭而王導輔晉嘗兼都督之稱是用獨委戎旃兼提相印董

師卒於六路仍魁柄於中朝盡長江表裏之封悉歸
經畧舉宿將王侯之貴咸聽指呼庶宜鬯於威靈用
拓寧於方域陪敦井邑昭示眷懷鼎鉉不移式繫蒼
生之望旌旄所向政需元老之猷於戲內惟張仲之
賢吉甫之行何遠上若憲宗之斷裴度之功乃成朕
固披勿貳之懷汝亦有同心之助觀感彼託中外實
均往揚厲於天聲用恢隆於帝業維我者德豈煩訓
詞
先是桑仲遣人告朝廷欲宜力收復京師乞朝
廷出兵于淮南爲聲援頤浩信之乃有恢復中

原之意開都督府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制詞
有曰盡江淮表裏之封悉歸經畧舉宿將王侯
之貴咸聽指呼以新創制忠銳軍十將偕行五
月壬戌出北關門百官班送焉○左右僕射呂
頤浩秦檜同秉國政檜多引輕險浮躁之士列
于要途以爲黨助且謀出頤浩而專朝權乃令
其黨建言周宣王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故能中
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之事遂除頤浩專治軍
旅檜專理庶務如種蠡之分職頤浩檜唯唯承
詔時二人之黨紛然競進上頗覺之詔畧曰朕

膺二相體貌惟均凡一時所薦之士隨才任使
尚慮疑分朋黨互相傾摇自今或向附以害吾
治令臺諫糾之嚴責諸路戊子詔左僕射呂頤
浩總師比向置都督府于鎮江○閏四月甲午
上諭左僕射呂頤浩曰卿耆艾有勞今總都督
之任方以大事委卿不當復親細務卿自今凡
軍興大體者裁決其餘細務忽畧可也三年六
月復爲脩國史
同日李回罷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江南西路安撫大使兼知洪州
回自建炎四年十月除同知樞密院事紹興元

年八月除參知政事至是月罷執政一年回不
爲呂頤浩所喜乞罷故有是命○紹興二年十
月回自資政學士知洪州落職罷任時諸路盜
賊稍息左僕射呂頤浩慮守令弗虔肅分御史
衛行諸路詔遣曾統等分往並以宣諭爲名時
李回知洪州多辟親黨攝事且縱子弟預政劉
大中至江西以回爲不職且言其二十餘事乃
詔落職罷之回歸饒州而卒
是月前宰相汪伯彥復正議大夫觀文殿學士
江東安撫大使知池州　是歲八月參知政事

張守薦江伯彥之才可用侍御史沈與求論守所薦不當守遂罷政初伯彥以宰相故事貢永州安置秦檜嘗在其館下讀書及爲宰相薦其才復正議大夫俄復觀文殿學士江東安撫大使兼壽春府廬和等州安撫使知池州清議不容沈與求言其誤國不可復用遂改除提舉洞霄宮二年檜再薦伯彥知廬州四年臣僚言其罪落職罷之七年檜再薦復資政殿大學士九年檜與國遂復觀文殿學士知宣州又拜檢校少傅保信軍節度使致仕加開府儀同三司十

一年四月伯彥卒于衢州贈少師謚忠定上念河北之舊賜其家銀絹一千疋兩添差其親戚二人差遣舊史

十月庚午孟庾參知政事以試戶部尚書中大夫除

庾字富文濮州人十一月戊戌詔參知政事孟庾爲福建江西湖南宣撫使以太尉武成感德軍節度使韓世忠副之以群寇猶未平也二年七月以平諸路盜賊除通議大夫八月詔參知政事孟庾權同都督江淮荊浙諸軍事同太尉韓世忠討賊湖外就用之也時都督呂頤浩赴闕十二月以庾爲同都督四年十月丁丑上將親征以參知政事孟庾爲行宮留守五年二月詔二三大臣內外協濟孟庾沈與求胡松年各轉一官庾除左通奉大夫○五年閏二月己卯上詔孟庾沈與求並兼樞密院宰執奏事趙鼎曰仁宗時陝西用兵宰臣兼樞密今臣既兼而參政亦令兼權則事歸一體無前人所謂樞密調兵而三省不知三省財竭而密院用兵不止者矣上曰往時三省密院不同班進呈是以事多不相關豈有朝廷議論而帷幄二三大臣

不與聞者也丁卯命參政孟庾提領總制司詔足食足兵今日先務可令戶部尚書章誼措置財用仍命參知政事孟庾提領其事已庾請以總制司爲名專察內外官私隱漏違欠其合用錢糧元係戶部與漕司應副者依舊從之

十一月戊戌富直柔罷同知樞密院事中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制曰二府極賢能之選蓋有賴於儀刑大臣加體貌之隆顧豈輕於退黜苟黜清謹莫副倚毗公論靡容朕其敢置具官富直柔頃以識拔用之朝廷庶幾魏證之孫複振臧辰之後亟寘言路頗當朕心曾無幾時致

位右府而乃授臣諫省結交匪人甚蔽國奉上之思
有狗黨植私之累彈章來上深用憮然當奏屢陳辭
榮其確諒難安於攻地姑就列於殊庭加勝象淵朕
之所戒盡忠補過爾尚省循
直柔自建炎四年十一月除簽書樞密院事紹
興元年八月除同知樞密院事至十一月罷入
樞府凡一年初召左僕射呂頤浩復相而同
知樞密院富直柔與司諫韓璜背見上多言頤
浩之短至是侍御史沈與求上言直柔任御史中
丞日與統制官辛永宗及其弟道宗往還永宗

嘗携妓妾受其家及入樞府又與交通嘗禁語
言往往傳播陛下意嚮莫不知之必以語直柔
直柔以語司諫韓璜凡璜所言盡知事端巧發
微中直柔道之也伏望特賜罷黜故及於責而
永宗道宗璜皆被黜逐是月頤浩因奏事言與
求前論范宗尹後擊直柔頗為稱職上曰論宗
尹固當今能破直柔私黨亦非小補也二十八
年端明殿學士富直柔卒于建州
紹興二年壬子
二月庚午前宰相李綱為湖廣宣撫使兼知潭州

詔觀文殿學士李綱為湖廣宣撫知潭州提舉
院就福建起統制官任士安以兵三千從之皆
人多賀綱其客陳坤用者獨不賀或問其故沖
用曰丞相在靖康末以天下安危自任人望所
歸今雖閑居人望彼重若因此成功尚蓋前失
萬一無所成平日之名掃地矣何賀之有〇十
二月湖廣安撫使李綱提舉崇福宮初給事中
胡安國嘗薦李綱可用上問安國所以知綱如
何曰綱作小官敢言水災上曰綱以此得狂名
然嘗為相矣如綱昔擁重兵解太原圍與官屬

只在懷州相去千里卒無成功綱多狥世俗虛
美以此欲比成朋黨白為黑相附者爭稱之朕
今畀以方面於綱任亦不輕上以語宰執呂頤
浩曰陛下之言誠是靖康伏闕綱之黨鼓唱乃
至殺近侍莫能止此風不可長在湖南巨盜既
平呂頤浩白有未滅者令李綱收之然聞綱縱
暴其治潭恐無善狀綱之為黨與蔡京一體靖
康伏闕薦綱者皆其黨陳公輔張壽余應求程
瑀鼓唱為之至殺內侍幾至大變上曰如伏闕
事儻再有當誅之是月右諫議大夫徐俯右司

諫劉裴言湖南安撫使李綱慢君父輕朝廷及
改制書等罪詔綱提舉崇福宮　五年三月觀
文殿大學士李綱起知洪州兼江南安撫制置
大使趙鼎奏李綱緣到建炎聖語上曰朕已悶
皆實綱近日論事非往時比鼎曰綱才器過人
但綱　辟少年浮躁之士爲屬致有所累初張
浚謫居福州而綱亦寓福浚與綱會既除舊隙
遂相厚善至是浚入相數於上前言其忠未幾
起綱知洪州兼江南安撫制置大使　七年閏
十月知洪州李綱提舉洞霄宮初江東大旱而

綱乃課民脩城一方頗怨至是侍御史石公揆
言綱妄自尊大恣爲苛擾初張浚謫居于福綱
與之交雖竟負復用以爲己援近乃移書痛詆
傳至行在欲以取樂復與相位繼知己相趙鼎
其意大沮又稱疾時憂憤成疾聞者笑之又發
中侍御史余安節右正言辛次膺李誼亦論綱
違法害民毒流一路詔綱提舉洞霄宮既而公
揆等再論乞鐫職上曰前宰執在所體貌已罷
帥足矣趙鼎等曰陛下遇臣如此誰敢不竭盡
以圖報　紹興十年正月綱卒于福州贈少師

四月庚午權汝文參知政事自翰林學士承旨左中奉大夫知制誥除○元年十二月詔文階繫銜復分左右
制曰朕恭承丕緒乃屢多虞積薪既然安之猶寢其
上亂絕已結解者必得其人肆圖異材以執大政副
此虛佇庶幾知人汝文具官程學奇而識明器博而用遠
入居嚴近則文辭獨行中朝出殿藩維則忠信可結
百姓久在外服名簡朕衷一時所領三召乃至虛心
以間言爲前席而聽賈生天將降大任于人果符於
朕夢予不欲匹夫之勇所務者遠猷其自禁林進陪
廟論經廢容衛足以折衝而外懼內憂勉思於

昔日往服朕命以圖爾功
汝文字公顯嘗知密州秦檜爲州學教授汝文
薦其才至是檜爲右相而呂頤浩爲左相不喜
之欲陰結朋黨以相助乃引汝文爲參知政事
然汝文之性自大而不爲檜助而又嘗沮毀
之
五月辛酉權邦彥爲簽書樞密院事自左朝議大夫試兵部尚書遷端明殿學士除
邦彥獻十議以圖中興遂有是除給事中程瑀
言邦彥之謬不聽六月乙巳詔邦彥與權參知

政事邦彥執政幾一年祿祿無所建明二年十二
月己丑卒上覽邦彥遺表謂宰執曰邦彥盡瘁
國事遽爾淪謝深可傷惻卿等可往弔之問其
家所須呂頤浩言邦彥歸朝舉家皆陷今唯一
女嫁韓積乃詔以所得恩數分給其女
六月參知政事翟汝文致仕
制曰賢者立朝以濟濟相遜爲盛忠臣愛上以悻悻
亟去爲非矧參預以煩機在同寅而厲翼正圖華諭
規就宴安既念盡瘁之誠當遂辭榮之志具官翟汝文丞
以儁望躋于邇聯肆予臨御以來晁乃論思之舊

自遜外起于退閑遂擢禁林之嚴俄參釣柄之重謂
其名儒故老多識祖宗之舊章庶幾博問遐觀以明
國家之大體念若巨川而相濟顧豈同舟而異心何
謀謨之未聞乃議論之多拂徒欲輕於去就寧復
任於安危直情而行不知可否之濟奉身而去殆忘
體恤之均尚隆體貌於大臣遂俾養恬於近郡蓋望
之之輕丞相止用左遷而長孺之薄淮陽猶煩卧治
覽言章之交上在公論以未平時者謂千里造朝甫
竊廟堂之寵一朝辭位殆緜疆埸之虞故巧發於爭
端以自託於微罪原情察爾誅意當深姑從罷免之

科終許歸休之佚噫丁寧命指朕固不忘於貪賢假
寐居家汝獨無意於經世往思盡養以究壽臧
五月詔置條政局於都省以右僕射秦檜提舉
參政翟汝文同提舉時四方上奏未決吏緣爲
姦參政翟汝文語右相秦檜宜責都司考其稽
違者懲之後因對乞治堂吏受賂者檜面劾
汝文擅治吏汝文言臣位執政按吏而宰相見
劾豈可無耻居位即求去於是諫官方孟卿論
汝文與檜不和且不顧大體不循故事批狀直
送省部不關其長貳宰執聚議則目視雲漢未
嘗交談豈能共濟乃詔與郡言者再論汝文任

朝廷纔及防秋便求罷去望重行貶責遂致仕
汝文執政纔三月曆小○初翟汝文知密州秦檜
爲州學教授汝文薦其才及檜爲相亦薦汝文
汝文除參政意不少降與檜不和嘗爭於殿
庭至言檜乃金人之姦細必誤國汝文遂罷去
自後檜專權柄執政者皆箝口畢躬趨走奉承
之不暇四方之士乃思汝文之正直遺史
八月甲寅秦檜罷右相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
制曰王者術己公之道常加厚於股肱大臣高揚退

之風欲由全於體貌維 時以輔茲解近司式須上印
之恩誕布告廷之命（秦檜具劄）悉矜志行歷踐艱危謂其
盡節以事君可膺大用嘉乃脫身而歸罔晉僉群情
擢寘嚴廊俾參柄任自 初豫政疑若獻忠從其長則
未嘗爭議於當然私於朕則每獨指言其不可遂令
代相倚以為邦務推勿貳之誠庶盡欲行之志自詭
得權而舉事當聳動於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首建
明於二策罔燭厥理殊乖素期念方委聽之專更責
寅恭之効而乃遴特其黨排斥所憎進用臣鄰率面
從而稱善稽留命令輙陰怵以交攻豈實汝心殆為

衆誤顧竊弄於威柄或滋長於姦朋方悉屏除尚圖
改事遽辭機政屢却封章詔諭莫回挽留難強爰陞
華於秘殿仍賦祿於祠庭以示優容以昭眷遇於戲
予奪在我豈云夫朋黨之難終始待卿期無負君臣
之義往膺渙渥勿替令猷（綦崇禮詞）
檜自紹興元年九月拜右相至是年八月罷入
相凡一年○殿中侍御史黃龜年論右僕射秦
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日衆
將專國自恣漸不可長檜卽上章辭位甲寅授
觀文殿學士提舉太平觀翰一日上召當制學

士綦崇禮諭以檜二策仍出其元奏云以河東
河北人還金虜以中原人還劉豫如斯而已故
崇禮載之制詞而言者論檜不知治體信任非
人專務滅刻人心大提且引給事中程瑀等布
之要路何求不獲乃落職於是瑀與侍御史江
躋左司諫吳表臣起居舍人張燾皆坐檜黨罷
去○先是呂頤浩薦朱勝非綦崇禮謝克家入
朝往往言秦檜之姦上亦覺悟於是檜結黨欲
傾頤浩一日上忽遣使於崇禮在翰苑來承詞
頭崇禮奏請詞頭上召崇禮親諭之曰秦檜言

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是北人將安歸又言若
使臣為宰相可使聳動天下今無聞崇禮乞御
筆付院上乃索紙寫付崇禮崇禮退默省其文
而不覺口諷之曰聳動四方之意朕心已疑建
明二策之間爾才可見遂罷檜相乃諭朝廷終
不復用仍牓朝堂上怒未已臣僚再言檜之罪
遂落職（[illegible]）○初右僕射秦檜之參大政也與起
居郎王居正甚善間語論天下事意銳甚至是
所言皆不讎居正一日言於上曰秦檜嘗語臣
中國之人唯當着衣喫飯共圖中興時臣心服

其言謂有志於中興者要當如此及自謂使檜
爲相數月必有驚動天下令施設乃止於是頗
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於是檜慙而怒未幾
居正以右文殿脩撰出知婺州○時有議廢脩
政局以援秦檜而左司郎中林待聘檜客也方
兼本局檢討官乃上言陛下即位六年更用八
相而繼用弗著此無他人無常責而各有心則
治何以立臣願陛下嚴動促之憲以成復古之
勲

九月乙丑朱勝非右僕射自觀文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除左通奉大夫

編年錄 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再入相 卷之十五 二十一 五百六十三

制曰朕戒懼多虞疇咨良輔維持左右緊吾二相之
協心推挽後先宜于一人之獨濟雖得賢者國之福
然知人者帝所難懲敗易之從煩益嘗輕用於新進
懷老成之往效曷若登用於舊勞爰即治朝誕揚明
命具官某勝非闕深而端亮敦大而疏通陳平之得有餘
如晦之才能斷從予初載誓宜力於要津嘉乃一心
遂奮庸於揆路駭巨姦之竊發恥神器而敢擅獨倚
精忠陰摧元惡馴豺狼之暴而事無遺策卒銷沮於
兇謀翊羸帷之政而人莫間言旋復還於明辟成功

不虞巧語俄興嗟去位之累年殆誇書之盈篋朕追
原爰昔衆想話言惟當軸者三旬豈遠猷之能究爰
賜環而優命趣嚮德以來歸再觀儀刑益新啟沃從
容從暇則入奏於燕間密勿嚴廊益同寅於展濟乃
茂升於右揆仍兼秉於中樞增衍封租俾隆寵渥以
慰具瞻之求以章注意之誠於戲謝安未起而心已
繫於蒼生位大臣之重特在望裴度既還而威復行
於河朔則朝廷之得失以人顧于共政之賢時乃同
功之舊庶幾聚無疑前聞其致力於我家俾有辭
于永世

編年錄 卷之十五 三十三 四百三十六

初右僕射呂頤浩自江上還欲援右僕射秦檜
而未得其方過平江守臣席益知頤浩意謂之
曰目爲黨可也然黨魁在瑣闥當先去之頤浩
乃引觀文殿學士朱勝非爲助至是以勝非爲
同都督江淮荊襄諸軍事胡安國言勝非與黃
汪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致渡江南狩之初乃
下詔尊張邦昌結好金虜許其子孫皆得錄用
淪滅三綱乃至于此及爲相苗劉肆逆不能死
之何足倚仗於是勝非乞守越不許上曰勝非
作相三日值苗劉之亂當時調護有力朕豈不

知合者再論之勝非皇懼復辭會稽遂以勝非
爲醴泉觀使兼侍讀日赴都堂議事特命中書
門下檢正黃龜年書行仍趣其來上曰勝非近
罷同都督士人多上書論其功惟一二臺諫不
與既而勝非至雖在經筵而實豫國論位知樞
密院之上安國求去戊申安國落職提舉仙都
觀於是檜三上章乞留安國不從勝非遂復拜
相制詞上授旨也昔左僕射呂頤浩猶帶都督
諸軍事勝非奏此官宜罷執政言方防秋未可
勝非又奏孟庾姑存之頤浩所領當罷也

紹興三年 癸丑

二月辛亥席益參知政事 自工部尚書遷中大夫除

徐俯簽書樞密院事 自翰林學士左中大夫知制誥遷端明殿學士除

俯字師川洪州人故事簽書下執政一等至是
特詔鈞禮又例外賜以金帶

四月庚寅朱勝非罷右僕射 以母喪去位

勝非母雍國夫人楊氏感疾上遣國醫診視存
問絡繹累月未安勝非數上章乞罷相不許至
是楊氏薨于相府勝非解官丁憂爲相八月方
經畫淮北上倚勝非即上時疏陳五說謂賊當
擊云云書奏上皆是之

五月丁卯韓肖胄同簽書樞密院事 自太中大夫吏部侍郎遷端明殿學士除

初遣奉使潘致堯高公繪于金國軍前通問至
是回虜須再遣重臣以取信遂以肖胄爲金國
軍前通問使上命朱勝非擇副勝非言故事副
使用武臣當方艱危不當專拘舊制遂薦給事
中胡松年爲工部尚書副之

七月癸酉右僕射朱勝非起復 仍知樞密院事

制曰宰相代天以治其惟盡注意之微孝子爲臣必

忠是故有奪情之典眷言次輔方宅私憂久傾虛位
之思宜錫告廷之命 特服前右僕射朱勝非 德尊而度勝器博
而用周考師友之源自管晏之流莫及處君臣之義
非堯舜之道不陳既底績於政途遂登庸於台席及
踰變故乃見英賢填國家有不挑之風致狼心之自
援措宗社於再安之地殆桑蔭之不移進退固其何
常名實久而自正雖閱時之易遠豈求舊之敢忘下
還詔以趣歸復驂司之重任內則和飪百度月奏韶
衡之功外則承寧諸侯漸存臂指之勢朝有偉望士
無閑言方惜日以御成遂執喪而去位朕惟儒者檢

身之道若閔子其無譏大臣事主之方如房喬其何
議載考流風於典籍皆存變禮之情文是用參合國
章俾還揆路仍俟易衰之後肆頒出綍之恩庶幾兩
義之安克副一時之屬於戲邦勢若此念積薪之已
然民力幾何懼奔駟之將敗朕之論相何可以不備
卿之圖功亦在於攸終勉行從政之猷益懋同寅之
業其祇乎號以徇至懷

勝非丁母憂執喪居廬上遣使奪哀強起之三
辭不獲王人踵至賜詔有曰念同心相與而共
吾事惟二三臣闕一不可卿遠朕躬如失左右

手又曰朕方興復是圖蓋一切當用權以有濟
卿係安危所繫何三年不從政之可言勝非辭
愈切及叙本朝典故屬同列聞陳上曰匪卿疇
克任者虛府以待又賜親筆詔曰卿惟私艱已
踰卒哭之制且朕待卿爲政奚翅三秋邪蓋恩
由義斷情以禮奪古所然也況成命已放人情
胥悅卿無濡滯以拂朕心勝非得詔皇恐不敢
辭上命許從甚至不得已而造朝而陳皆不許
即乞歸第見賓客衣黎黑紫袍皂鞓帶從之鉅
居外治事而還家哀毀盡執喪之禮 遺史

九月戊午呂頤浩罷左相 爲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制曰王者崇德而報功務極始終之遇君子難進而
易退要明去就之宜若時元臣允執大柄方切仰成
之意遽彼引疾之詞爰錫褒章誕敷群聽具官呂頤浩才
周萬變望折遐衝奮不顧身仗天戈而濟難忠能衛
上扶日轂以安行義動神明功存社稷用再登於台
鼎茲總閱於星霜燮調陰陽覘天心之克享典正法
度祈王化之復行倚說夙夜之勤莫測災祥之異駭
人言之歸咎指國政之失平朕則責躬卿胡辭位覽
倚陳於懇款良感予衷欲終保其功名重違乃志姑

解釣衡之劇還爲將相之崇擁節舊邦奉祠閑館蓋
閔勞於幾務庶均佚於耆英於戲從赤松之遊卿豈
遂遺於世事申丹書之信朕將差定於勳盟益勉令
猷永膺遐福

時天象多變臺諫交章論左僕射呂頤浩之過
而殿中侍御史常同疏其十罪以謂循蔡京王
黼之故轍重立茶鹽法專爲謀利一也不於荊
淮立進取規模惟務偷安二也所引用非貪鄙
俗士即其親舊三也訴者經勝示而再訴即寘
之罪四也贓吏韓璹呂應問皆贓滿數萬頤浩

飲受女謁遂令移獄及欲罪元按官司五也臺
諫論事不合己意則怒形於色六也近兩將不
協幾至交兵不能辨曲直以伸國威而姑息之
七也其腹心最善者擢寘臺屬凡臺中議論即
聞八也近輔地震抑而不奏及降詔求言又不
引去九也每會親黨夜飲男女雜坐比言者論
罷都轉運司遽託疾乞出十也陛下未欲遂罷
浩者豈非以其有復辟之功乎臣以謂功出衆
人非一頤浩之力縱使有功宰相代天理物張
九齡所謂不以賞功也戊午乃罷頤浩爲鎮南

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提舉洞霄宮○初
侍御史辛炳言呂頤浩爲宰相不忠十罪當時
謂可以激敢言之氣至是炳爲御史中丞復言
呂頤浩不恭不忠之罪頤浩遂罷相炳再言伏
覩大廷宣制罷呂頤浩左僕射以使相領宮祠
制詞優厚無一字貶黜之意欲望鐫去將相崇
資於是改觀文殿學士宮祠如故遺史○紹興九
年三月秦檜素恨呂頤浩除頤浩西京留守頤
浩感疾力請致仕上許之乃加少傅依前鎮南
軍節度使成國公致仕四月頤浩卒享年六十

九贈太傅葬台州後謚曰忠穆○淳熙十五年
二月高宗崩議配侍從議故宰相太師秦國公
謚忠穆呂頤浩再登鼎司能斷大事主盟義舉
取日虞淵記於瀛海無波復安宗社艱難之際
厥功茂焉詔配饗高宗廟庭

紹興四年甲寅

正月癸酉韓肖胄罷同簽書樞密院事
端明殿學士韓肖胄與朱勝非不合力求罷詔
以本職知溫州既又辭不赴改提舉洞霄宮肖
胄自紹興三年五月除同簽書樞密院事在樞

府僅半年及使還而有是命從所請也
二月癸未席益罷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
益自三年二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二月罷執政
一年○七月以端明殿學士知潭州於是樞密
院王𤫊已充制置使遂命益爲湖南制置大使
兼知潭州十二月張浚奏以樞密副都承旨馬
擴爲沿江制置使軍于鎮江府且令湖南制置
大使席益撥統制官崔邦弼等軍赴擴益不從
詔落其職五年十月除端明殿學士四川安撫
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詔益乃前執政位川陝宣

撫司之上

三月乙丑張浚罷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浚自建炎三年四月除知樞密院至是自蜀還
朝罷除職與祠尋又詔落職福州居住在樞府
凡六年○金虜之由褒邪谷而去也宣撫處置
使司遣軍追擊俘女真二千口至是張浚奏捷
時副使王似纔至而朝廷未知也上曰賴虜自
退兩蜀無虞右僕射呂頤浩曰臣深以爲憂今
強敵自敗皆陛下聖德所致所有張浚取旨上
曰可速其來仍督王似盧法源之任法源至遂

置司於閬州是月知樞密院張浚還朝○浚之
出使也嘗以秦川館爲學舍以待河北陝西之
士來歸者給衣食養之又新復諸郡乞鑄印浚
以去朝廷遠亦先鑄給而後奏聞又浚之還取
道東蜀夔峽其至稍遲於是侍御史辛炳言浚
被命宣撫不能成功輕失五路坐困四川用劉
子羽輩皆小人而殺曲端趙哲爲無辜以至設
祕閣以崇儒擬上方以鑄印及被召不肯出乞
黜責乙丑罷張浚爲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
宮又詔落職福州居住○朱勝非閑居錄曰張

浚出使陝蜀便宜除官至節度使雜學士權出
人主之右竭蜀之財悉陝之兵凡三十萬衆與
虜角一戰盡覆用其屬劉子羽謀歸罪將帥趙
哲曲端並誅之將士由是怨怒俱叛浚僅以身
免奔還閬州關陝之陷自此始至今敗績之大
者必曰富平之役追還譴謫俾居福州而已○
丙子以端明殿學士川陝宣撫處置副使王似
爲資政殿學士川陝宣撫使落處置二字龍圖
閣學士副使盧法原陞端明殿學士四月庚辰
朔以鎮西軍節度陝西都統制吳玠爲川陝宣

撫副使免書本司事專治戰守右諫議大夫唐
煇等言前宣撫司參贊軍事劉子羽程唐皆爲
張浚之謀主尚列從班望行罷詔貶子羽于
白州唐落職奉祠

三月戊午趙鼎參知政事自江南西路安撫大使遷中大夫除
制曰兆開帝業方懋於鴻圖參二宰司敷告於耆哲
眷言儒帥寔幹兵權備殫忠盡之誠大係生靈之望
肆因公論俾贊繁機具官趙鼎貌莊而氣和心夷而度遠
王佐之學雅志於經綸人傑之材夙膺於屬任爰自
推友應府進領籌帷勵風節以振朝綱聲謀謨而裨

闕筭藏否難奪行藏自如由中起於窮山蒋往臨於
巨鎮折衝建鄴固近輔之藩籬作屏豫章控上游之
襟帶諸將願趨其節制四方聳慕其威名既錫召環
南次行闕斷自朕志輔以禱咨雖未親於朝廷宜亟
陪於大政今茲仰成近弼力極多艱惟時惟幾豫簪
精微之會服休服采咸思康濟之方國勢之強弱安
危治體之後先緩急庶易棊而致勝將更瑟以取調
克副仰成寅亮勵翼盍商家共政繄問舊是先而周
室中興本倚賢為重勤脩明於庶政用延登於一時
惟任禮弗私能極規摹之遠惟惜陰無棄能底勳績

之隆載嘉偉人奚俟多訓

初端明殿學士趙鼎守建康時參知政事同都
督諸軍孟庾江東宣撫使韓世忠各駐重軍於
建康鼎為二府素有剛直之風庾世忠皆加禮
而軍亦肅然知懼民既按堵商賈通行未幾鼎
移帥江西三年九月丙寅詔江西大帥趙鼎兼
制置大使既又詔江西制置使岳飛駐軍江州
而舒蘄二州亦隸節制初飛與前帥李回不協
至是鼎至誠待之飛亦心服鼎在洪州二年戢
吏愛民盜賊屏息一方賴之至是詔還是月戊
午除參知政事上令鼎薦人才鼎即以朱震范
沖呂祉陳與義本中林季仲董弅上之

四月丙午徐俯罷簽書樞密院事（以舉殿安府洞霄宮）
制口憂勤圖治時方急於任賢左右近臣義旨容於
去國念有均勞之請欲高易退之風宜狥懇祈更全
體貌館衛氣節不撓辨論可觀嘗有譽於當時期力
行於素志起從就逸亟燕從容之地度越俗流遂成
樞庭之峻間時不久旋遇非常庶觀整軍經武之謀
折遐衝於萬里抑賴同寅協恭之助圖庶政於一堂
頃屬任之方深曾設施之未究奏章俄上引疾甚堅

肆指復欲之行其示優賢之禮殊庭厚祿祕殿隆名
俾曰朕私用寵俾去思或出或處諒不替於憂時嘉
謀嘉猷尚無忘於告后

俯自紹興三年二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月罷
入樞府踰一年參政趙鼎與簽樞徐俯異議求
去是日以本職提舉洞霄宮十一年七月端明
殿學士徐俯卒

七月戊申朔胡松年簽書樞密院事（自左朝奉大夫試吏部尚書遷）
（端明殿學士除）
時宰臣薦吏部尚書胡松年為執政殿中侍御

史常同乃言松年王黼客宣和間劉安世復直
龍圖閣松年在詞掖嘗醜詆之今乃營求欲爲
執政可乎遂以同爲起居郎十月詔簽書樞密
院胡松年往鎮江與諸將會議進兵以覘賊情
上曰先遣大臣諭以朕意庶幾諸將賈勇爭先
沈與求曰真宗澶淵之役亦先遣陳堯叟此故
事也五年二月詔二三大臣內外協濟胡松年
轉一官除左朝散大夫
九月庚午朱勝非罷右相醲持餘服侯服闋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制曰人主之論一相惇德則朝廷尊大臣之表萬民
制行爲天下法睠予宰弼起自閔艱既殫狥國之勞
靳蓋慕親之志恭稽古誼俾解繁機覬告治朝用孚
群聽胡寅行朱高明而肅又莊重而裕和學足以貫天
人之本旅量足以任國家之大計蚤疇儁望首被詳
延一登綱轄之嚴再秉鈞衡之重德業浸觀於乂大
謀謨備殫於忠嘉自陟岵以纏哀方倚廬而銜恤屬
時多故圖厥老成式從變禮之權亟復經邦之任尚
資遠略共濟康功奪人子之至情顧非得已舉三年
之通誼屢有奏陳朕惟篤君親之愛者所以厚人倫
存進退之正者所以厲臣節重違爾請用虛思勉

循去位之私俾遂執喪之懇於戲安危並注雖倚重
於壯猷忠孝兩全庶克終於令問益茂顯揚之美助
成廣愛之風
勝非自紹興二年九月拜右僕射三年七月起
復是月罷持餘服再入相九二年○右僕射朱
勝非獨相而機務不決侍御史魏矼嘗言陛下
宵衣旰食將大有爲而所任一相未聞有所施
設政務山積於上賢能陸沈於下方且月一求
去徒爲紛擾宜亟如其所請以慰公議至是又
疏其五罪於是勝非力請罷庚午聽持餘服俟
服闋以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先是
四月朱勝非以母雍國夫人楊氏旣祥在告上
賜札云卿因母祥祭追慕毀塞過傷其氣朕亦
惻然念之然今乃何時而卿謂告使朕憂思廟
堂之政且宜來早扶侍入朝蓋朕別有所欲面
道者非可託於毫楮也勝非皇恐入見六月以
雨霪傷稼乞行策免故事以銷天變復賜親詔
令勿再有陳勝非以獨當國事倚任方隆雖不
敢遽去而追思母氏悲痛不能已復以餘服爲
請者章奏十二上上乃許之俟總章禮畢如所

乞且有保全舊臣之訓至是祀明堂已畢陳故事求去且論當罷者十一事詔許持餘服是時金人與僞齊入寇議者不能明勝非之心謂無以應之遂乞持餘服罷之史（遺）○勝非爲相也每薦士而言路輙不容朝士問勝非曰胡不辨之勝非曰勝非聞人以爲賢則用之言者詆其否則退之初無容心也且言路久塞得人已聽言乃盛德事勝非若於榻前辨是非言未必直然不知我者以爲壅塞豈宰相事哉聞者悚然

十四年十二月勝非卒先是觀文殿學士朱勝非自罷相居湖州營就除知本州既而得提舉洞霄宮食祠祿八年寓天聖僧舍杜門却掃留心內典與世事相忘乙亥卒勝非之卒也右建功郎安誠曾受故相朱勝非辟爲江西帥屬誠於佛寺飯僧自撰疏文訕及朝政爲郡守所發詔停誠官惠州編管

癸酉趙鼎右僕射自知樞密院事除左通奉大夫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制曰朕丕承基緒宏濟艱難謂得賢爲太平之基而論相乃人主之職天將降是大任嘉靖厥功于惟圖任舊人灼見有俊誕孚爾衆咸聽朕言具官某宏毅而直方純明而篤實學際天人之蹟資兼文武之全以道事君有中立無朋之操以忠狥國有任重不撓之風自典正於臺綱亟延登於樞筦危言數論屢見於排姦敏略壯猷允資於禦侮逮分閫制往涖戎昭草木知其威名士卒爲之樂死才無施而不可時有待而後興式遄政事之歸實倚邦國之濟作三軍而謀帥方需管制之能宅百揆以亮工尤重本根之勢尙帷幄有以制勝則精神自能折衝是用擢司右輔辨章之崇兼總本兵宥密之重超加爵秩增衍賦貪併中錫於徽章用崇昭於興數朕方攬衣待旦側席御

朝念國步之多虞悍戎心之未革人才私於好惡未免遺賢之嘆民力罷於賦徭豈無失職之歎旁招俊乂時爾之任子惠困窮時爾攸聞惟一德可以享天惟協心可以底道若建大厦爾惟棟梁若濟巨川爾惟舟楫朕其注意以觀爾成爾則奮庸以勸朕相於戲選於衆而舉伊尹商湯所以成有截之疆得其要而用黃裳宣宗所以致中興之治勉服定命共圖康功毋專美於前人俾有辭于永世

初川陝無執政爲大帥言者數上章謂若無大帥必失兩蜀上乃諭朱勝非曰兩帥難其人朕

欲以趙鼎知樞密院爲之如張浚故事勝非曰
聖謨如此臣謹奉詔八月庚辰御札以參知政
事趙鼎爲知樞密院事川陜宣撫處置使鼎除
命旣出諸名士爭願從之趙鼎謂今與吳玠爲
同事又除使名與王似等同上乃除鼎都督川
陜諸軍事併領荊襄諸軍於是鼎言陛下建炎
中遣張浚出使宣陜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
浴日之功陛下有山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
二而終致物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
之然未必知言者之甚也且浚有罪臺諫論之

可也今乃下至草澤行伍凡有求於浚而不得
者人人投牒醜詆及其母妻甚者指爲跋扈抑
何甚哉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云云○趙鼎事
實曰鼎奏稟朝辭上曰卿豈可遠去當先付卿
以今日大計明日拜鼎右相朝士相慶
甲戌沈與求參知政事自試吏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遷中大夫除
與求字必先湖州德清人四年七月與求自龍
圖閣學士知鎭江府召爲吏部尚書仍兼翰林
學士趙鼎薦之也至是遂除參知政事五年十二
月詔二三大臣內外協濟沈與求轉一官除太

中大夫閏二月乙卯上詔孟庾沈與求並兼樞
密院
十一月己未張浚知樞密院事自資政殿學士左通奉大夫提擧萬壽觀兼侍讀除
是月詔提擧洞霄宮福州居住張浚復資政殿
學士提擧萬壽觀兼侍讀先是趙鼎薦張浚可
當大事顧今執政無如浚者陛下若不終棄必
於此時用之乃詔復資政學士遂有是除時川
陜宣撫副使吳玠奏臣之功乃張浚劉子羽知
臣而薦用之今家與數望追成命而於浚子羽

少寬典刑上曰朕於浚旣罰其過詎忘其功遂
詔子羽自便士大夫以此多玠之義張浚召至
復以爲知樞密院事浚遂往江上視師○趙鼎
遺事曰時寇犯淮泗中外震恐朝廷方難其人
鼎力薦張浚可以當之上問浚方略如何鼎曰
浚銳於功名而得衆心可以獨任上卽日除知
樞密院鼎曰陛下卒聽臣言驟用浚恐事未
悉必至交攻非陛下斷自宸衷無以息衆議上
爲鼎書詔刑石上曰君臣之間當至誠相與勿
事形迹庶可同心協德以底于治朕於二三大

臣當分委其事張浚專治軍器胡松年專治戰
艦浚再入樞府二月至五年二月拜相
紹興五年 乙卯
二月丙戌趙鼎左僕射 自右僕射授左宣奉大夫守左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
張浚右僕射 自知樞密院事授左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都督諸路軍馬
麻左相制曰惟天垂象上相列紫微之庭格于建極
家宰統百官之治疇咨元輔式序茂勲不必備惟其
人爾正履虞之位皆曰賢然後用豈繇師錫之公咸
告在廷明聽朕命 具官趙鼎 道大而德粹智周而行方有

運量萬物之才而濟之以沉潛之德有貫通三極之
學而抗之以高明之識金石一意經綸百為自晉東
於國機復參發於帝載乃言可績俾被佑王之功丕
命其承移若正邦之度望實膺於嚴石嘗渾潤於生
民君門發靡及立作相屬逆雛之內訌逆戎羯之南
侵奉華輅以親征專籌帷而贊畫運奇兵於尊俎收
勝算於廟堂內則綏靖域中與之安堵外則號令諸
將聽其指蹤談笑折衝措社稷於磐盂之固從容制
敵驅犬羊于折箠之難考實其勞仰成異是用首
茲台衮冠彼魁衡延登左揆之崇仍兼本兵之重

護諸將總統六師遠稽周公道四海之規近取王導
督諸軍之號俾兼持於二柄用丕衍於一人峻陟文
階臨敦幹食以厚股肱之奉以昭體貌之隆於戲魯
用仲尼而齊人歸其侵疆得良儒而無敵衡繼阿衡
而武丁有虞來戢知帝命之不違遠駿厥聲何遠之
有其益懋於宏猷用永底於丕平
浚右相制曰朕式觀古訓祗適大猷周有之輔成王
師保實爲於左右平勃之圖漢室將相兼任於安危
豈一日萬幾之繁非賢罔乂而三軍五兵之運無難
維人非天私我有邦惟帝賚于良弼延登宰席龍衷

國均肆揚顯冊之公誕告治朝之衆 具官張浚 高明而宏
遠剛大而直方資兼文武而可以憲萬邦學洞天人
而可以該百聖自數求於密勿首叶濟於艱難勤勞
王家有精貫神明之誠焚爽寇亂有討安社稷之忠
知無不爲言乃可績宜威井絡之野紀武十櫎之庭
出入洛史險夷一致望兼隆於師尹名遠著於夷戎
屬胡馬之長驅挾逆雛而反噬召從閒燕付以經綸
仗鉞以令六師共推於尚父運籌而決千里獨賴於
子房方閱旅以時行彼潛兵而宵遁風聲鶴唳遂收
不戰之功羊狠狼貪迄蹈自焚之禍茲策勲於舍爵

乃乎既於揚廷正是魁衡授之鼎鉉宅端揆辨章之
任總中機宥密之權內則統帥百僚以贊帝載之熙
外則董護諸將以董戎旃之重併陟黜階之峻載陪
主食之豐庸厚采章益嚴體貌於戲治政事而攘戎
狄緊內外之交脩昭文德而奮武功豈後先之或異
其幹旋於二柄以著定於多方
趙鼎事實曰二月四鑾輿上親征先議張浚以右揆
出使湖外平楊么鼎陛左揆方鎖院之夕鼎密
啓曰宰相事無不統不必專以邊事乃爲得體
洎兩制出浚獨以軍功及專任邊事爲言上既
以邊事付浚而政事及進退人才專付於鼎矣
○吟樗語錄曰時趙張二公相得人固知且並
相樗獨以謂且作樞密使同心同德有何不可
趙退則張繼之說一般話用一般人如此則泰
道長若同相議論有不合或當去位則一番敗
吏必有參商是賢者自相戾也已而其事亦相
類如此○是月辛丑詔左僕射趙鼎兼監脩國
史故事左僕射兼監脩國史遂詔鼎兼之趙鼎
曰用人所以立國臣豈敢久居相位至於立國
規模則當思爲遠計也鼎於是以政事之先後及

人材所當召用者密條而置坐右一二奏禀以
次行之鼎講中待士犯顏敢諫凡內降恩澤多
奏格不行號爲賢相而深者故崇政殿說書程
頤之學朝士翕然嚮之鼎始薦樗爲攻官除正
字誥辭曰頃窮西洛之淵源遂見古人之大體
中書舍人王居正行也樗以此頗爲衆所嫉○
是月詔右僕射張浚暫往江上措置邊防詔畧
曰敵人遠遁邊圉稍安臨遣相臣按行師壘西
連隴蜀比泊江淮既加督護之權悉在指揮之
域或難從於中覆宜專制於事幾都督張浚出
江上勞師至鎮江府召淮東宣撫使韓世忠親
諭上旨使移屯楚州以撼山東世忠欣然受命
即日舉兵渡江於是浚至建康府勞江東宣撫
使張俊軍又至太平州勞淮西宣撫使劉光世
軍而還○四月都督張浚請自行往平楊么浚
謂楊么據洞庭湖實占上流不先去之爲腹心
害將無以立國雖已命湖南制置使岳飛往討
恐兵將或逞兵殺戮遂奏請自行上許焉後辟
樞密都承旨馬擴爲都督府都統制浚令岳飛
分屯鼎澧益陽壓以兵勢飛乃遣先出降人楊

華入賊招安遂與故部曲潜結幺黨殺幺以降
後幺赴水死浚言楊幺就戮外招到黃誠周倫
等衆二十餘萬湖寇盡平八月己巳右僕射張
浚以平楊幺功白宣奉加金紫光祿大夫湖南
北制置使岳飛亦除檢校少保都督張浚奏江
上諸軍精強非前日之比壬午宰執進呈趙鼎
言承平時陜西並邊兵亦未如此皆陛下葺治
之力沆與求曰去歲陛下英斷亦恃有此可以
却敵也上曰皆卿等協贊向使朱勝非尚爲相
必勸朕退避今已無江浙矣十月都督張浚自

湖湘轉由兩淮會諸將議防秋至是還庚戌入
見上曰群盜既招撫以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
也趙鼎曰湖湘既平則川陜血脉通他日可漸
爲恢復之圖矣○六年正月上令浚往視師浚
兼領屯田以出浚請親行邊郡分命諸將以觀
機會上乃令浚往視師初言屯田者甚衆而行
之未見其效至是浚兼領屯田以出始置官屬
凡所行之事皆畫一而去趙鼎奏事實曰先是建
言屯田者甚衆至是始爲之其歲後收數十萬
迄今獲其利也○七月癸未詔都督張浚赴

行在奏事八月浚承詔入覲力請上幸建康初
都督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議事乃命韓世忠
屯承楚以圖淮陽命劉光世屯廬州以招北軍
張俊練兵建康爲進屯盱眙之計命楊沂中
領精兵爲俊後翼命岳飛進屯襄陽以窺中原
於是國威大振上御書裴度傳遣使賜浚以示
至意浚於諸大帥中獨稱世忠與飛可倚以大
事浚以謂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實爲中興根
本且使人主居此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惕不敢
自暇自逸而臨安僻居一隅內則易生安肆外

則不足以號召遠近係中原之心遂奏請聖駕
以秋冬臨建康撫三軍而圖恢復浚又渡江撫
淮上諸屯屬方盛暑浚不憚勞人皆感悅至是
張浚承詔入覲力請上進臨建康以爲不可緩
然朝議同者極鮮惟上斷然不疑○九月劉豫
以子麟侄猊分東西路入寇於是右僕射張浚
復往江上視師劉豫聞上將親征遣人告急於
金主亶求兵爲援亶遂却豫之請許其自行且
遣兀朮提兵黎陽以觀釁焉豫以子麟統西路
侄猊統東路分道入寇於是右僕射張浚復徃

江上視師特右司諫王縉以大臣不和爲憂乃
言今陛下所與共濟艱難復大業者二三大臣
爾或出而統戎或處而秉軸交脩政事之間進
退人才之際謀慮有不相及則初意未必甚同
願戒大臣俾同心同德絕猜間之萌以同濟國
事至再三言之十月劉豫兵渡淮入寇張俊遣
楊沂中自濠州來牽制賊勢劉猊賊衆數萬欲
趨宣化以犯建康沂中大破其衆橫屍滿野猊
既敗走麟聞猊敗亦望風而潰京東虜騎等亦
退走朔方大恐上以手詔賜俊諫官陳公輔言

濠梁之急張俊遣楊沂中來援遂破賊兵遂加
俊與沂中節度使金虜遣使問劉豫罪於是虜
廢豫之意決矣○七年正月右僕射張浚授特
進浚懇辭特進之命曰臣嚮緣富平敗事受天
下之責或自効微勞僅足補過上曰富平之失
卿以宮祠去罰也今有功賞可後乎亦恐於君
臣之義未安於是浚皇悚奉詔

閏二月胡松年罷簽書樞密院事

松年自紹興四年七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年
閏二月罷入樞府八月

四月己丑孟庾知樞密院事自右通奉大夫參知政事除依舊兼總制司

特右僕射張浚督師在外庾之除也浚不及知
乃具奏以爲如此則臣不當在相位矣上親筆
諭之言者謂康定初陝西用兵詔樞密院邊事
與宰相同議又因晏殊言參知政事亦許同議
令二府同班奏事與舊制別班再上不同而宰
臣已兼知右府欲乞邊事之大者同批首密院
管押劄子庾戊詔從之

七月己卯孟庾罷知樞密院事觀文殿學士知紹興

制曰西樞宥密方資帷幄之籌東輔藩宣允賴方國

之寄出處用均於勞逸恩章當厚於老成具官孟庾篤實
而疏通裕和而強濟頃從留鑰歸列從班疇其器業
之良擢與政機之重宣明威略坐清閩楚之氛埃督
護軍師克保江淮之險臨奉身一節事朕九年忠義
備殫於夙宵勤瘁獨驚於華皓念足國富民之大計
中昇利權有雪讎討叛之丕圖兼護兵政荐閱囊封
之奏懇陳脊力之愆章屢却而復來守甚堅而難奪
俾陞華於祕殿姑出鎮於名藩未宜吾心重違爾志
往維閑閤尚期靜治之功有以殿邦宜共安平之福
勿忘眷注奚俟訓辭

庚自紹興元年十月除叅知政事五年四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七月罷執政凡四年以疾乞去從所請也○六年七月召觀文殿學士孟庚爲提舉萬壽觀行宮同留守仍赴尚書省治事時都督張浚請上進臨建康十二月先是召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秦檜爲行宮留守戊申詔檜於行在供職庚仍充留守八年十一月召庚爲提舉萬壽觀守除知嚴州○勾龍如淵退朝録曰如淵除中丞遂召觀文殿學士孟庚爲提舉萬壽觀如淵奏庚已試無功難以更加晉使上曰朕意欲遣

庚奉使知淵曰今上諭見孟庚之召王庶之去已有一解不知一解之語願陛下不惜庚一人以正今日公論皆庚已在國門外五十里明日有旨孟庚除知嚴州○十年二月庚自知河南府爲東京留守六月時東京留守孟庚南京留守路允廸並已降虜閏六月詔送其家屬居于金州十二年六月金國送觀文殿學士前東京留守孟庚還朝

紹興六年丙辰

二月癸亥沈與求罷叅知政事 省觀文殿學士知明州

與求自紹興四年九月除叅知政事是月罷執政踰年與求累上章乞罷故有是命未幾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趙鼎張浚俱帶都督諸路軍馬置司於行在浚出視師江上以行府爲名而鼎居中總政事表裏相應然浚所行之事亦有關三省樞密院者先是與求與知樞密院孟庚皆不能平常曰三省樞密院却乃奉行行府文書邪庚已託疾求罷至是與求復去乃以簽書樞密院折彥質權叅知政事時督府治兵欲大舉與求弗與聞與求曰此大事也豈可身居近輔而獨不與哉數上疏求去故有是除 遺史

三月折彥質簽書樞密院事 自左朝請大夫試兵部尚書諸路軍事都督府叅謀還端明殿學士除

彥質在樞府無所建明具負而已叅知政事沈與求罷以彥質權叅知政事

十二月乙巳趙鼎罷左相 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

制曰周人之蕃王室加一等以出封漢制之命鼎司帥諸侯而就國盖示倚毗之重初無內外之殊乃眷良臣實位冢宰勤勞底績用穆師言邊巡弗居願上相印爰孚大號揚告治廷具官趙鼎忱厚以有容靜重而

不撓金石弗移於爍濕塩梅交致於和平呉惟入輔
之初客賛親征之議力與同德共濟多虞叶股肱心
膂之爲張貔虎熊羆之氣之綱之紀分吾宵旰之憂
我陵我阿成是邊疆之利捉方奏而祈去章屢却而
復來崇止足以辭榮雖高勇退尚清閑而閉閤諒以
優爲矧茲匯粤之區無若會稽之善在形勢有金湯
之固於封圻爲屠臣之邦不勞施爲可以卧治是用
陞華祕殿錫寵兵符以彰體貌之隆以厚始終之遇
於戲奉身而去循大臣進退之方無施不宜本儒者
經術之効往帥爾屬勉爲朕行當毋有於遐心期不

忘於辰告 朱震詞

右丞相張浚與左丞相趙鼎不和趙鼎事實曰
初麟猊之報甚急張浚倉皇出江上未知爲計
鼎白上嚴督諸將皆鼎白擬詔檢上親筆付諸
將於是皆恐悚奔命楊沂中自泗上率兵錫張
宗顏前與劉猊遇大破之使麟賊失援大劫而
遁皆鼎之始謀也張浚既因群小離間遂有見
逼之意○先是楊沂中奏捷至趙鼎即求去上
不許鼎因曰臣與張浚如兄弟近因呂祉輩離
間遂爾睽異今同相位勢不兩立陛下志在迎

二聖復故疆當以兵事爲重今浚成功淮上其
氣甚銳當使展盡底蘊以副陛下之志如臣但
奉行詔令經理庶務而已浚當留臣當去其勢
然也浚朝夕還俾臣奉身而退則同列之好俱
無所傷他日或因物議有所去留則俱失之矣
上曰朕自有所處卿勿爲慮鼎曰陛下即位以
來命相多矣未有一人得脫者豈不累陛下考
謹之明乎上徐曰俟浚歸商量至是曲赦淮西
赦書已下鼎復求去上愀然不樂曰卿只在紹
興他日朕有用卿處右僕射張浚還平江陛班

入見上曰却賊之功盡出右相時趙鼎已議回
蹕臨安浚力請幸建康鼎曰強弱不敵且宜自
守未可以進乙巳鼎罷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紹
興府○朱勝非閒居録曰趙鼎張浚爭權浚自
謂有却敵之功興復之策當獨任國事諷侍從
臺諫及其黨與攻鼎出之於是浚專任國政拜
罷録至是年止

丙午 折彦質罷簽書樞密院事

彦質自紹興六年三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月
乞罷詔仍舊職提舉洞霄宮執政凡九月劉光

世在廬州乞退軍太平州也以告懇趙鼎及彥
質而得之至是臺諫論列乃罷彥質參樞 遺史
辛亥張守參知政事 自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除
紹興七年丁巳
五月癸未陳與義參知政事 自翰林學士除
沈與求同知樞密院事 自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召爲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旣至以爲同知樞密事
與求同知樞密制曰 具官沈與求 清明不煩莊重有體學
博千載洞古今治亂之宜識造萬微洞文武弛張之
要慷慨負敢爲之志縱横多應變之才歷踐要途遂

躋禁闥崇論宏議惓惓致主之忠正色直言凜凜立
朝之節爰稽僉論擢貳政機
乙酉詔本兵之地事權宜重可依祖宗故事置
樞密使副而同知簽書亦皆仍舊詔復置樞密
使副同知簽書
乙酉秦檜樞密使 自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除
制曰朕總兵柄於右府上憲斗宮之嚴崇使號於形
庭式監國朝之舊眷予同德嘗踐冢司夙高經濟之
才增重樞機之地肆頒大號用告群工 具官秦檜 宅心高
明涉道深遠以天民之先覺厲王臣之匪躬大節不
移志存社稷之衛孤忠自信能行蠻貊之邦往嘉伏
節之歸旋畀秉鈞之任克共爾位能恤予家謂賢才
衆建則可以立邦基謂政事内修則可以攘外侮力
陳自治之策冀收全勝之功寵利弗居抑規摹之具
任重輕所繫周儀刑之具瞻爰自居留俾還勸講思
賈生之見夫豈問於鬼神嘉肅相之來適欲咨於計
策其正乂虛之位益思恢復之圖申錫爰田增陪真
食於戲汲黯在漢淮南爲之寢謀德裕佐唐河北從
而効順蓋德之所加則一賢可以制千里之難而理
之所在則片言可以屬三軍之師其懋趣於乃猷以

欽承於朕訓
舊例宰執新除雖到堂即時歸第丁亥以奉使
何蘇回報道君及寧德皇后已相繼上仙留檜
議事不許歸第六月時方盛暑張浚一日坐東
閤參知政事張守突入執浚手曰守鄉言某儁
德有聲今與同列徐考其人似與昔異晩節不
竟有患失心是將爲天下深憂蓋指樞密使秦
檜也浚以爲然九月上親書晉羊祜傳賜樞密
使秦檜檜請刻之石以頒宰執大將及從官從
之

三月戊寅沈與求知樞密院事
時上至建康府駐蹕與求自同知樞密院事進
知院事六月與求卒賜水銀龍腦以殮又賜田
十頃以恤其家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與求被遇
簡知歷御史三院於內外事知無不言前後論
列幾四百奏其間如收攬王柄愛惜名器斥遠
邪佞親近正人未嘗不反復言之至於糾官邪
劾贓吏將帥得失政事是非與州縣抑配擾民
獄訟過差監司郡守選除不當軍興以來進戰
攻守之策積穀訓兵之要不可縷舉上以其遴

練通達克己聽納有奏議三十卷藏于家 遺史
九月壬申張浚罷右相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
制曰春秋之義貴重於股肱賞罰之行必先於貴近
朕行法而待人以恕議罪而不忘其功用能全君臣
進退之恩成風俗忠厚之美爾有定命告于外廷 具官張浚
頃嘗奮身才節朕初載入歷王室位冠樞機出捍疆
陲謀猷惟懋乃時風望俾登台司期左右於一人庶
贊獲於萬務爾者式遏戎寇經理淮壖當休兵偃[illegible]之
師更戎乘邊之將而乃撫御失當委付非才軍心乖
離卒伍亡叛郵傳沓至駭聞怨怒之詞封奏踵來請

正失謀之罰然念始終之分察其嚮昔之懷許上印
章退休貢館錫名秘殿庸示眷私於戲棢邑遣兵鄧
禹致威名之損銜亭遵律武侯何貶抑之深尚繼前
脩往圖來効 朱震詞
是歲二月以吏部侍郎呂祉爲兵部尚書仍兼
都督府恭議軍事時中原遺民有自汴都來者
言劉豫自猊麟敗後意沮氣喪其黨皆攜貳廣
中間豫必不能立國而民心日望王師之來朝
廷因是遂謀北伐都督張浚乃出行淮上撫諭
諸軍將議者謂淮西安撫使劉光世非退當塗

幾誤大事不宜仍握兵柄遂除光世檢校少師
萬壽觀使以其兵屬都督府而浚與湖北京西
宣撫使岳飛議不合且求解帥事遂從任自劉
光世罷後淮西一軍雖隸都督府仍駐廬州都
督張浚乃請以兵部尚書呂祉往廬視師及浚還
朝留祉以護諸將至是祉亦因而尚未置帥樞
密使秦檜知密院沈與求以握兵爲督府之嫌
乞置武臣時統制官王德酈瓊二人交惡而德
乃光世愛將遂就除德爲都統制於是瓊等大
譁列狀都督府以訟其過呂祉至淮西撫諭諸

軍瓊等遂謀叛執徙等皆北徙遂爲瓊所害於是瓊以全軍七萬人北走降豫〻御史中丞周祕言右僕射張浚輕而無謀愚而自用德不足以服人而惟恃其權誠不足以用衆而專任其數若喜而怒又怒而喜雖本無疑貳者皆使有疑貳之心予而陰奪奪而復予雖本無怨望者皆使有怨望之意無事則恃威恃勢使上下有暌隔之情有急則甘言美辭使將士有輕侮之志酈瓊以此懷疑而叛然則浚平日視民如草菅用財如糞土竭民膏血而用之軍中者曾何

補哉陛下若不遂浚綱紀何由而張如尚欲觀其後效臣謂浚之才止如是而已願早正其誤國之罪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論浚輕脫寡謀失機敗事尚居宰府何以率百僚右正言李誼亦論浚頃以樞臣宣撫安作威福致全陝傾覆健將奔亡其罪合誅姑從薄責未幾召還爲相尚循故轍措置乖方致酈瓊數萬衆叛去望收還政柄置之閑散又言浚在川陝得專黜陟自紹興二年至今凡二千三百七十負使宜推恩有自選人而爲員郎自借官而爲遥刺自副甲頭

而至橫行並僅踰三年而遷補如是之衆然不可不審右司諫王縉 獨言劉光世也淮西卒數萬惟王德一軍忠勇敢戰餘皆驕怠自肆不可用也一旦以繼隨光世之後酈瓊等憚其威嚴訐于朝既爲之改命而召瓊等赴行在乃懷疑貳相率北去則浚爲此謀有以失之今浚引咎求罷方防秋之際二大將又入奏事朝無宰相無乃不可乎時已詔都督府交與樞密院於是參知政事張守力開陳於上前未敢浚罪壬申浚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太平觀都省郎

中趙令衿獨上疏乞留浚而令衿亦罷既而周祕等再論乞投遠方以爲誤國之戒遂落職

〇十月丙申夜御札張浚散官安置嶺表戊戌浚責授祕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居住時張浚罷相繼有命落職樞密都承旨張宗元素與浚善因得進用宗元惟以浚黨見逐欲示其直氣明非浚黨乃表請斬浚士論惡之既而中丞周祕等以浚之責未厭公議乃復論列請貶嶺外參知政事張守曰浚亦甚矣乃啟上曰張浚爲陛下捍兩淮宣力勤勞前此罷劉光世以其衆

烏合不用命今其驗矣群臣從而媒孽其短臣
恐後人繼者以浚爲鑒孰肯身任陛下事乎且
其母老矣願陛下哀憐之上惻然於是浚以分
司居永州史遺○趙鼎雜記曰上曰浚誤朕極多
理宜遠竄鼎曰浚母老且有勤王大功上曰勤
王固已賞之爲相也功過自不相掩十月七日
夜內降中丞周秘等彈章後批散官安置嶺表
鼎特留未行翌日留身再懇曰浚之罪不過失
策耳凡人計謀欲施之事豈不思慮亦安能保
其萬全儻因其一失便寘之死地雖有奇謀妙

算誰敢獻之此事利害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
上意解遂令分司居永州鼎一日朝退召禮刑
工部郎官勾龍如淵馮康國馮檝至都堂三人
皆張浚之客客也見鼎蹴踖鼎慰之曰鼎不召
德遠德遠召鼎三人愧謝鼎曰上怜德遠母老
復辟有功決不遠謫無過嶺之理諸公速以書
報上意既而三人並遷官
丙子趙鼎左僕射自觀文殿大學士充萬壽觀使授左金紫光祿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
制曰朕觀六星之文而罔弼以承上帝之休懋萬民

之情而用賢思濟中興之運毋若安危之注意必恭
中外之具瞻寵弗克違既驗詢謀之叶人惟求舊莫
如圖任之良揆告廷紳誕揚孚號趙鼎具官剛毅而正直
惇大而裕和用舍不繫于中進退必循於義爰繇樞
府擢冠秘庭同寅協恭乃克有濟發號施令罔或不
臧襄維訏謨於均勞尚遠塵於入告矧茲多難攻藉全
能非淵深不足以合嘉謨非健決不足以斷大事是
用賜璟於越正位文昌增以崇階授之魁柄尊人主
堂陛之勢示比斗喉舌之司錫山土田備物典冊眷
遇彌厚寵數兪隆於戲古有成言功崇惟志乎欲式

是百辟汝爲樊侯乎欲經營四方汝爲召伯益光前
烈務稱朕衷
初右僕射張浚因呂祉酈瓊事皇悚求去上不
留之因問可代者浚辭上曰秦檜何如浚曰近
與共事始知其暗上曰然則用趙鼎時鼎以觀
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乃召鼎爲萬壽觀使兼
侍讀○張浚行述曰時上令浚擬詔召鼎既出
樞密使秦檜謂浚必薦己就閤子與浚語良久
上遣人趣進所擬文字檜錯愕而出後反謂鼎
曰上召公而張相疑留上遣人促始進入檜之

交諜類此○鼎即對于內殿首論及淮西事鼎
曰臣愚慮不在淮西恐諸將竊議因謂罷劉光
世不當遂有斯變自此驕縱益難號令朝廷不
可自沮爲人所窺上以爲然丙子以鼎爲左僕
射兼樞密使鼎乞奏今之淸議所與如劉大中
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徒陛下能用之乎
時鼎所薦者皆以次用之召徽猷閣待制提舉
太平觀常同爲禮部侍郎○時鼎再相已踰月
未有所施朝士或以此責之鼎曰今日事如久
病虛弱之人再有所傷元氣必耗惟當静以鎭

之若作措置煥然一新此起死之術也張德遠
非不欲有爲而其效如此亦足以戒矣（並小曆）
紹興八年（戊午）
正月戊戌張守罷參知政事（資政學士知婺州）
守自紹興六年十二月除參知政事是年正月
罷再執政踰年守乃張浚所引浚罷相人知守
必去時已議還都臨安守力請都建康以爲遠
圖議不合遂有是命（小曆）○守之再入也張浚在
相府賴守相與贊助非一浚得罪守力於上前
開陳末減其罰辭極深至因奏淮西兵變宰相

被罪去臣幸得備執政乃獨幸免何面目見班
列耶（行狀）乞罷臣參知政事不允求補外亦不允
至是凡五上章乞去上知其不可留乃以舊職
遷左朝議大夫知婺州陛辭之日守復力辭即
請閑上曰卿進退甚得大臣體乃命提舉洞霄
宮（遺事）○守既請祠已而除知洪州再移知紹興
守歸志益堅就閑退者凡四歲復起知建康蓋
上意也曰建康重地用大臣有德望可以鎭服
者張守可公感上意不敢不起上於守始終照
知甚深倆在中書輙遇宰相闕每退避引薦賢

舊不敢當及處閑輙見思不忘十五年正月卒
積官至正議大夫再贈特進諡文靖初張浚與
守同直栢臺每論事意氣相合時虜勢方憑陵
而廟議莫及與守首尾論上前無異詞及同在
中書共建駐蹕建康之議無異意重以握手相
告之辭誠情俱至故守之沒也忠獻張公浚爲
之誌銘（行狀）○守在政府一日上出侍御史沈與
求論宰相范宗尹章付守倚守爲相守再拜曰
四郊多壘國步未安閱一月而再論相何以繫
天下望左右彌縫臣之職也退上章爭益力天

子巽爲帥日顧宗尹曰近世進不相傾奪者幾希張守之賢未之見也且命事無大小宜悉咨决建炎紹興間吕范趙張先後秉政守夙夜寅恭協和群辟惟靖國是務及進見則退然若不自己出句之自爲封畛者始愧且歎而吳丞相元中李丞相伯紀相次起廢李綱攻泰發亦自庶係特從韋善類寔進多時相所不快意者悉守調護之力黨附之俗至是潛銷消弭其後諸老罔踏嶺海守長入治歸休里門身名俱泰訖無敢睨之者蓋以信其仁天且相之矣 編修衛濟奏議 山房本

浚公以忠信誠實親結主知寛洪之量不見涯涘上每有不盡用之歎閱十五年王淮時在諫坦上拈示宰輔以形貌肖公嘆賞莫及後以語阜陵淮卒正罷席夫能使人主追記遐想於既沒之後眷眷不忘顧何脩而臻此搢紳相傳爲美談 太常博士費樞撰文靖謚

三月庚寅劉大中參知政事 自禮部尚書除

王庶樞密副使 自兵部尚書除

先是劉光世罷軍政酈瓊背叛張浚擅弃盱眙還余陵刑兆始息諸大將不欲有所興革以王庶素有威望故除爲樞密副使四月詔遣庶視師淮上詣諸路兵預爲防秋計庶奏辟屬官上謂宰執曰昨王庶辭朕喻之云張浚待諸將以狎昵取侮吕祉以傲肆取敗皆可爲戒劉大中曰庶到堂亦誦陛下之言深佩聖訓群詔遣王庶按行營壘察州縣弛慢失職者庶臨發行朝請犒軍於殿前司都教場從之於是便服坐壇上自大將五衛而下雖身任使相悉以戎服步由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軍容嚴整莫敢仰視聞者聳然蓋自多事以來未嘗行此禮也是

日遂行岳飛同庶視師淮上與庶書曰今歳若不舉兵當納節請閑庶稱其壯節六月有報金人遣烏陵思謀來皆樞密副使王庶視師在淮甸有旨促庶還朝 係小一 異 見史係

壬辰秦檜右僕射 射兼樞密使 自觀文殿學士左太中大夫守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制曰忠爲天下之閑聖人所以衛社稷誠者政事之本君子所以治國家故汲黯在朝而邪僻爲之寢謀楊綰入相而豪侈以之自化惟此鈞衡之任曾何今古之殊我得其人明告在位 具官秦檜秉德敦裕涉道淵微守經事而知其宜臨大節而不可奪迨茲圖舊付

以本兵憂國忘家持心無二獻可替否守正不阿繇
着獨先見之明有松栢後凋之操朕念朝夕之論必
資左右之良在宮帝有若丙吉魏相在明皇有若
若姚崇宋璟一則同心輔政而漢氏中興一則以道
納君而唐室大競是用擢居右揆晉處文昌蹕二等
之榮階衍爰田之多賦期盡叶恭之義式觀相濟之
能於戲敵乃心沃朕心予欲聞於入告有其善喪厥
善汝毋怠於旁招往踐攸司欽承休命 朱震詞
趙鼎事實曰張浚求州之命既下張守陳與義
乞罷上皆許其去秦檜亦留身言之退至殿廬

起身向鼎前喜見顏間謂鼎曰檜今日告上乞
解機務上曰趙某與卿相知可以少安檜待相
公如此吏不敢言去二參在坐聞之極不懌二
人既銜怨而去其後檜獨相鼎亦不免也○檜
既拜相時朝士皆相慶惟吏部侍郎晏敦復退
而有憂色或謂敦復曰檜之作相天下之福公
獨不悅何耶復曰姦人相矣時刪定官方疇聞
是語以告給事中張致遠吏部侍郎魏砙而二
人亦以敦復之言為過其後乃服○趙鼎事實
曰一日鼎留身奏事上曰堂中必無異議者又

曰秦檜久在樞府莫懷怨望否鼎曰檜大臣必
不爾然用之在陛下爾况自有關是夜遂鎖院
檜再相上既與議遂然後相檜是以鼎未敢遽
為去就是年十一月胡銓上書乞斬王倫秦檜
孫近於是秦檜孫近上章待罪右諫議大夫李
誼言陛下臨御于今一紀所用相凡十人執政
二十三人然皆不久而去規摹數易陛下夙夜
憂勤而治不加進殆必由此今左相虛位參政闕
負儀選而得天下之才則可專責任之久可無
數易之弊

甲午陳與義罷參知政事 資政殿學士知湖州
與義自紹興七年正月除參知政事至是年三
月罷執政凡十月與義乃張浚所引以久病乞
退遂有是除十一月卒
十月丁巳劉大中罷參知政事 資政殿學士知處州
大中自是年三月除參知政事至十月罷執政
凡七月時侍御史蕭振論參知政事劉大中與
父不睦何以事君望正典刑以厚風俗大中亦
累章乞罷遂以為資政殿學士知處州振再論
遂改提舉洞霄宮○朱勝非閒居錄曰劉大中

爲趙鼎黨罷黜遷禮部尚書鼎許以參政後鼎
力薦之果參大政○趙鼎事實曰初監察御史
蕭振力求外補且託其鄉人吳表臣薛徽言爲
請甚切鼎從之遂除郡而去及秦檜拜相一召
即來始振以親年七十求去至是不復以親爲
辭尋除南床是必有薦爲膺大者也未踰月論
劉大中至三章不已鼎謂意不在大中行且及
臣矣○方疇稽山語錄曰時召蕭振入臺振秦
檜死黨也首攻劉大中大中既去趙鼎亦乞去
正人端士掃地盡矣論者云秦氏竊柄十有八
年毒流天下皆自振發之故目振曰老蕭云

中戊趙鼎罷右相 按奉國軍節度使知紹興府
制曰倚大柄於元崇天亦佐唐之意隆異恩於君與
地膺分陝之榮眷夫左右之良當極始終之遇誕揚
渙號敷告治朝（且官趙鼎）寬肅而斂明悖大而和裕茂績
濟時之略默存應變之機思致主於華勛自覺言讀
之合欲追風於晉鄭遂兼爰直之遺游領台司益孚
群望謂見義不爲無勇故當仁不遜於師屢嘗寘於
合肥央漢祖親征之計民未安於建業贊商盤舊土
之遷凡厥施爲皆切幾會方今政事僅脩而紀綱未

振邊廷不警而備豫尤深慨疆未識於素謀擇邑莫
知其定所僧于和汝正資一德以相扶肅規曹隨亦
賴同心而共濟遽乃抗章引去力挽莫回朕顧大引
疾甚勞懇煩以政錫齊旌於定海畀輔郡於山陰以
寵其行以惇厲蕭於戚君臣之義中外本同將相得
人（星）五四門之攻京師蒙福洞淵 九里之餘益茂
乃猷答我休命
鼎自紹興七年九月拜左僕射是年十月罷後
相凡一年先是侍御史蕭振已擊劉大中出之
振言其只論劉參政如趙丞相不必論蓋欲其

自爲去就也鼎遂引疾乞罷○方疇稽山語錄
曰時傳語紛紛今日曰趙丞相乞去矣明日曰
趙丞相搬上舡矣蓋秦黨百計撼而鼎初未
之覺疇以劄子問鼎曰見機而作大易格言當
斷不斷古人深戒願公早圖之鼎遂乞去鼎罷
相既而給事中張致遠以徽猷閣待制出知廣
州中書舍人呂本中奉祠而去二人皆鼎所厚
者○鼎罷爲以傅奉國軍節度使知紹興府兼
浙東安撫使金人有許和之議上與宰相議之
趙鼎堅執不可講和之說秦檜意欲講和一日

朝殿守執奏事退檜獨留身奏講和之說且曰
臣以爲講和便上曰然檜曰臣僚之說各持兩
端畏首畏尾此不足與斷大事若陛下决欲講
和乞陛下英斷獨與臣議其事不許群臣干與
事乃可成不然無益也上曰朕獨委卿檜曰臣
亦恐未便欲望陛下更精加思慮三日然後別
具奏禀上曰然又三日檜復留身奏事知上意
欲和甚堅猶以爲未也乃曰臣恐別有未便欲
望陛下更思慮三日容臣別奏上曰然又三日
檜復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堅確不移方出文

字乞决和議不許群臣干與上欲納鼎之議不
協遂罷相出知紹興府首途之日檜奏乞備禮
餞鼎之行乃就津亭排列別筵率執政俟于津
亭鼎相揖罷即登舟檜曰已得旨餞送相公何
不少留鼎曰議已不協何留之有遂登舟叱篙
師離岸檜亦叱從人收筵會而歸且顧鼎言曰
檜是好意舟已開矣自是檜有憾鼎意○鼎之
求去也殿中侍御史張戒謂大臣進退國家安
危所繫陛下他日必悔乞留鼎於經筵詔戒爲
耳目之官附下罔上可與外任朱勝非閑居錄

曰趙鼎復招植黨益急凡内除刻薄之士無不
收錄使造虐與而排善類張戒其一也鼎爲常
同爲中司同即以鼎所善奏爲黨屬戒知其决
去即露章請留以邀後福其言狂躁愚弄鼎既
罷猶知泉州蓋其黨與維持之方也下略○初趙
鼎罷宰相而出知紹興府也秦檜憾其不赴別
筵而去和議既成已得三京地檜謂可報鼎矣
乃以周秘知紹興府秘與鼎素不協故也遂移
鼎知泉州史遠○九年四月右諫議大夫曾統殿
中侍御史謝祖信皆論趙鼎久任宰司專權植

黨在紹興未受張邦昌僞命近上章納節故以
富弼自列臣等共情望加流竄時鼎以少傅奉
國軍節度使知泉州乃詔落節○先是秦檜言
趙鼎修哲宗史成加特進直學士院呂本中行
詞云合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鼎爲首相
於議和未嘗不命同令詞如此　鼎風旨欲因和
議不成爲脫身之計上因諭己酉年虜人南牧
鼎時爲臺臣尚欲以金人盡江爲界豈以和議
爲非此事張守備見檜曰便可錄此聖語付史
館於是檜等退而竊嘆上明智照臨洞見臣下

反覆之態豈可欺哉○十年四月 知泉州趙鼎
祠罷中丞王次翁論知泉州趙鼎不法及知宣州汪伯彦知信州徐俯並乞與祠
乙卯宰執奏欲以言章付鼎等上曰人臣有小
過朕不欲揚之使自爲進退既而三人相繼請
罷從之○閏六月特進趙鼎自泉州罷來居紹
興府中丞王次翁言鼎近聞邊報喜見顔間幸
時有警覬圖復用直抵近輔略不避嫌門下黨
與往來臨安鼓惑衆聽又論鼎在靖康末結王
時雍薦之張邦昌遂受僞命爲京畿憲返而語
人有親奉王旨之語又向以元樞都督川陝荊
襄不幾拜相而乾沒官錢七十萬緡皆有實迹
望寘于法章三上鼎遂責秘書少監分司南京
興化軍居住次翁言之不已遂以散官潮州安
置趙鼎事實曰時鼎連失洙渭二子與親舊書
幼子之病以其謫温陵失於醫理而死長子之
病以其謫潮陽悄於離別而死一 被謫而並
殺二子蓋有罪之深宜誅而貸故移禍於門如
此其酷○鼎聞金人敗盟用兵乃上書言時事
秦檜忌鼎復用乃令御史中丞王次翁誣以罪
十年六月遂責授興化軍居住秦檜之[illegible]

鼎罷宰相出知紹興府檜見鼎餞于浙江亭鼎
不留而忍舟其終也以鼎上書言時政故其憾
不可釋矣遺史○是月趙鼎責授清遠軍節度副
使潮州安置秦檜令王次翁誣趙鼎知金人叛
盟曾出怨言事故自興化軍安置潮州○十二
年十一月詔趙鼎王庶初謗和議遇赦勿復量
移右諫議大夫羅汝楫言陛下近可臣僚之奏
以前日異論者明止典刑此誠今之先務然初
定和議而議謗紛然往往出於愚而無知不足
深責趙鼎王庶曾開李彌遜尚以美職而食祠

祿失刑已甚望賜貶黜鼎庶見在謫籍近赦恐
合量移乞令有司勿復舉行亦足以懲詔從之
於是開彌遜并落職汝楫又言前殿中侍御史
張戒與鼎厚引居言路凡鼎之風旨奉承不暇
故劾鼎以阻和議鼎罷相戒失所賴復請留之
既被黜則往依岳飛於江夏其趣操可知詔停
戒官○十四年趙鼎移吉陽軍安置先鼎在潮
州有編管人王文獻與鼎相見歷問行朝事宜因
及禮部侍郎高閌閌鼎所厚也鼎因語守臣襲
寛稱文獻切直令縱其口使鼎復以錢米饋之

文獻僞坐事送臨安府鞫之獄具文獻坐竄責
已行遣於是中丞詹大方請竄鼎以禦魑魅使
天下曉然知其終身不與上謂宰執曰可遠之
遠地庶其門生故吏知不復用於是鼎吉陽軍
安置時鼎子汾力乞侍行鼎不忍使之以無罪
而俱死於地下攄付之不令侍行○十七年八
月清遠軍節度副使趙鼎卒鼎在吉陽軍秦檜
令本軍月具鼎存亡申省鼎知之遣人呼其子
謂之曰檜必欲殺我我不死一家當誅我死
爾曹無患乃不食是月癸卯卒既而詔許歸葬

其後謚曰忠簡○二十年六月故相趙鼎之子
汾奉鼎喪歸葬于衢州常山縣守臣張傑知中
外士大夫平時與鼎有簡牘往來至是又摘潛
會葬意可爲奇貨乃遣兵官下縣同縣尉翁蒙
之以搜私醞爲名馳往掩取後疑蒙之漏言潛
戒左右伺察之蒙之書片紙走僕自後垣出密
以告汾趣令盡焚篋中書及弓兵之屬比兵官
至一無所得傑怒方深治蒙之而追汾與故侍
讀范沖之子仲彪拘于兵官之所蒙之亦訴于
朝左僕射秦檜咎傑已甚其事未幾遂息時王

氣猶未平所問鼎議論時事固非一家而集
英殿修撰魏矼與鼎尤厚是日非蒙之則根株
牽連當起大獄人謂蒙之初欲委曲遷免固足
取名然慮更委小人則禍偏及善類故詭承而
潛泄之俾傑弗顧鼎之家賴以紓禍寅之錄役
官而仁智勇皆可尚也

十一月甲申孫近參知政事自翰林學士承旨簽左年四月丙寅以揮同知
院揮
時秦檜王倫議和胡銓上疏乞斬王倫秦檜
孫近累門孫近傅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

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謾不敢可否事
檜曰虜可講和近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
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
已令臺諫侍從議之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
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竊謂
秦檜孫近並可斬也疏進遂昭州編管

甲辰王庶罷樞密副使參政致學士

庶自紹興八年三月除樞密副使是年十一月
罷在樞府凡七月、庶累奏乞治兵戎不講
和不省遂以疾乞解機政五上章而後獲請以

資政殿學士出知潭州兼湖南安撫制置大使
及陛辭力請曰以臣異議罔功必致人言乞敗
除一宫觀差遣上復温言慰遣之庶除知潭州
蕭振言庶沮撓講和事庶落職宫祠劉一止行
詞曰大言惑衆小智飾姦既陳立異之辭旋有
壞成之意儻謂和戎之非策則雖執義以何慚
乃臣知已之莫留始欲脫身而邀與第務死黨
寧知有君識者讀之爲庶戰慄〻趙鼎之去也
王庶送鼎登舟曰公欲去早爲庶言鼎曰去就
在樞密鼎豈敢與庶兩人氣直即曰庶會此矣

遂引疾求去時侍御史蕭振乞留庶遂除振工
部侍郎兼侍讀仍以中書舍人勾龍如淵爲御
史中丞如淵曰如趙鼎爲相盡紀綱乃竊賢
相之名而去王庶在樞府使盡姦計乃以和議
不合賣直而去劉大中以不孝得罪亦竊朝廷
美職善罷去○十二月勾龍如淵言庶嘗收
趙鼎乞罷潭州之命詔庶落職與宫祠九年正
月張浚王庶劉大中並復職秦檜令臣僚上言
王庶劉大中趙鼎之罪遂再落職時王庶復端
明殿學士初庶雖行朝不見賓客至燕湖請知

縣苟其衩衣相見委以買田宅議者謂庶平日
豪邁一旦議論不合而去未宜求田而問舍也
至池州有再落職之命乃寓居九江買田于敷
淺原從家居焉○十二年六月王庶責授鄉德
軍節度副使道州安置庶落職居于江州秦檜
猶怒其異已不附和議令臣僚言其在江州占
百姓田宅故責授焉史遺○十一月詔趙鼎王庶
初誘和議遇赦勿復量移王庶安置在道州以
疾卒諸子扶護歸江州親舊迎見之其子之奇
之荀撫柩而哭曰秦檜秦檜此讐必報親舊皆

掩其口仍高聲以混其語庶嘗自號當叟或問其意
如何庶曰吾之所爲皆合其宜不敢失當故號
爲當叟云○二十二年前樞密副使王庶既貶
死其子承務郎之奇之荀詣及朝政三月詔各
除名之奇梅州之荀融州並編管上因言庶爲
人兇悖深阻休兵之議幾誤國事初龍圖閣葉
三省嘗與故宰相趙鼎王庶通書力詆休兵之
議爲進士陳壽所告送大理寺至是獄成上曰
此不可不懲庶使後來者知畏乃詔三省落職
送筠州安置王庶責死道州歸葬九江諸子皆

切齒秦檜終制其子之奇習宏詞科擬作責秦
檜詞痛肆詆毀學院子爝律得其藁偽者庶覩
隨老僞人王德所薦而來也既得其藁乃持之
奇之奇青襛殺之後庶門下吏武翼郎陳俊詣
朝廷訴王氏陰私檜素惡庶異己庶雖死憾猶
未釋後所訴事雖虛之奇之荀猶追官編管廣
南○淳熙十一年王之荀爲父庶請謚太常謚
曰敏節上曰可當此謚否王淮等奏王庶曾爲
樞副在紹興艱難之初頗能宣力其人有執守
乃之奇之父詔從之

十二月己未李光叅知政事自吏部尚書除
秦檜與光不相知止以和議初成將揭牓欲藉
光之名以鎮壓爾上意初亦不欲用光以檜請
光有人望若同押牓浮議自定上乃從之
甲午韓肖胄簽書樞密院事自端明殿學士除
丁亥詔肖胄充金國報謝使以樞密都承旨錢
愐副之
紹興九年己未
正月丙午王倫同簽書樞密院事
制曰朕總攬群工圖回萬務眷言宥密實秉樞機之寄
隆叅佐之臨位在疑丞之次宜惟用德亦以勸功具官
王倫宇量坦夷機神敏悟出先正名賢之後有流風遺
範之存事不辭難行不擇利奉萬里之使無以家爲
道二國之言各如意出中爾傾河之辨毅然叱馭之
忠鄭生憑軾以下齊城毛遂定盟而重趙國探其成
効有造前聞朕念陵寢久荒梓宮未返東朝契闊星
紀既周北道謳吟民心未改幸信書之來諗知永好
之不渝爾其肅述還轅就成故壤爰陟本兵之重仍
兼賜第之榮惟既厥心毋之故尚懋後文武之境朕
將無愧於古人合晉楚之成爾乃增光於史冊劉止詞

倫自龍圖閣學士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
院事仍賜出身充奉迎梓宮及交地界使宣州
觀察使藍公佐副之王倫藍公佐奉使金國至
京師以金人已退地而去倫遂權東京留守兼
知開封府節制軍馬劉豫以陳東歐陽澈在建
炎之初上書被誅於南京市乃倣張巡許遠雙
廟之制建廟宇以祀之僞封侯爵至是倫令毀
其廟三月甲申兀朮出京城王倫交割京師應
交割州軍官物十分留二分外分般過河北送
納○二十七年正月監登聞鼓院王述以其父

倫死事乞外任上曰王倫往年奉使虜中虜欲
留之許以官爵倫不從乃冠帶南嚮再拜訖就
死此事亦人所難宜恤其後可將添差平江府
通判
二月詔前宰相張浚復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自提舉洞
霄宮除
十二年十一月醴泉觀使張浚封和國公十六
年十二月浚自崇信軍節度使萬壽觀使落節
以特進提舉太平興國宮連州居住特秦檜以
爲特巳太平日與彌文詳言兵事深忌浚浚居

長沙蓋屋六十楹且爲堂牓曰盡心蓋嘗以奉
其母而言者論浚卜宅踰制至擬五鳳建樓上
不以爲然遣起居舍人吳秉信以使事至湖南
有所察驗秉信造浚見其所居不過中人常産
可辦不覺嘆息乃以檜意密告之秉信歸而被
紬至是浚因星變言今日事勢譬如養成大疽
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難
測決速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斷之以獨謹察
情僞預備倉卒庶幾社稷有安全之理不然日
復一日後將噬臍與時以國予敵者反歸罪正

議此臣所以食不下咽而不能一夕安也於是
中丞何若言浚包藏禍心惟覬天下多事則僥
倖再用乃詔浚落節遂有是命浚文學尤深於
易自至貶所精思大旨述之於編○十九年九
月浚自連州移永州浚自去國到是幾二十年
退然自修若無能爲者而四方之士莫不傾心
健將悍卒見之者必咨嗟太息下至兒童亦知
有張都督使者至金國閔主必問浚今安在
是月浚移永州浚僑居永人情相關其歸自持
相與出迎見浚所養勝前皆賀之○初故相趙

鼎私謂其客删定方疇曰張德遠建炎復辟之
功豈可忘也上待臣下有恩想必講求嘗曰今
日搢子極重秦相獨負之恐難也不知故相中
誰可辦者特李綱朱勝非尚在鼎曰伯紀藏一
皆不濟事惟德遠可爾第恐不容復來至是浚
果爲檜所忌屏居湖外之久如鼎言也○二十五
年特進張浚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洪州命下特浚已丁母憂
五月辛丑樓炤簽書樞密院事自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除
四月上以陝西新復不宜置宣撫使當遣大臣
諭以德意乃詔簽書樞密院事樓炤往焉

十二月辛酉李光罷叅知政事
光自八年十二月除叅知政事至是年十二月
罷執政一年○光與右僕射秦檜議事不合於
上前紛爭且言檜之短乃引疾求去罷爲資政
殿學士詔與郡言者交攻遂提舉洞霄宮時右
正言陳淵獨不論光檜疑之初李光薦呂廣問
于秦檜檜不答後廣問因與秦檜致爭檜憾之
光嘗言檜所用皆親黨略無公道它日必誤朝
廷一日光與親戚干檜求差遣數日未有報光
再見檜因申前請且曰此人孤寒檜大怒以謂

其議已任用者皆豪富人也臺官翌日即言光
之罪遂罷叅知政事遺史○十一年十一月資政
殿學士李光責授散官藤州安置言者論光因
近日二使遂還鼓唱蔫端致會稽之民騷然原
光之意蓋幸有變以冀復用乃詔責授上曰朕
與光輩聞其虛名而用之見其不才而罷之逮
其有罪而責之皆彼自取朕未嘗有心也若用
虛名而不治其罪則有賞無刑政何以成○二
十年正月前叅知政事李光貶昌化軍初言者
謂光在貶所嘗撰私史其子右承務郎孟堅居

紹興府以語同郡人陸升之傳聞所記皆非事
實詔兩浙漕臣曹泳差官究治中省取旨是予大
理寺勘實孟堅招父光所作小史語涉譏謗上
謂宰執曰光初用時以和議爲是朕意其氣直
甚喜之及得執政遂以和爲非朕面質其反覆
固知光小人平生蹤跡於此掃地矣於是貶光
昌化軍孟堅編管峽州而龍圖閣學士程瑀寶
文殿學士張燾徽猷閣待制潘良貴新福建機
宜吳元美新福建叅議官賀允中並貶秩有差
徽猷閣直學士胡寅落職皆緣與光通書之故

小○光以宮祠居鄉里的與相知言秦檜之非
檜知之檜素憾光且畏其得人望恐復進用乃
令臣僚誣言其指斥之罪遂責授建寧軍節度
副使藤州安置光初安置在藤州周某者諂光
唱和詩編說秦檜之姦宄取其有諷刺者積得
數篇密獻于檜檜怒令臣僚言其罪故自藤州
移瓊州又移昌化軍遺史○和議之初宰相秦檜
欲撤武備盡奪諸將兵權光曰戎狄狼子野心
和不可恃備不可撤檜惡之會詔令侍從官舉
西北流寓之士被舉者甚衆檜皆置不問光與

之詰難上前因曰覘檜之意是欲蒙蔽陛下耳
月盗美國權此懷姦誤國之大者不可不察檜
大發怒明日光乞去上曰卿非面斥秦檜舉措
如古人朕退而嘆息方寄卿以腹心何乃引去
光曰臣與宰相爭論不可留卒九上乃除資政
殿學士知紹興府初秦檜欲成和議畏公論沮
之以光素有人望欲借以鎮服士大夫故引與
共政而光弗察也光至而和議已定檜遂擯權
下視同列光亦外迫物議與檜滋不合至爭論
上前直指檜罪坐是謫徙以殁自光逐檜益無
所忌專以刑戮竄謫鉗制士大夫矣二十五年
冬檜卒上收攬威柄量移郴州二十八年復左
朝奉大夫許自便明年卒于蘄州年八十二孝
宗登極追復左中大夫資政殿學士詔盡數給
還依條合得致仕遺表恩澤官其子孫七人本傳

紹興十年庚申

二月韓肖胄罷簽書樞密院事自端明殿學士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

肖胄自紹興八年十二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
年二月罷在樞府踰一年肖胄請去故也二十
年肖胄卒肖胄嘗帥浙東既奉祠則家于越先

是家藏書甚富散於南渡僅存家集肖胄刻意
博求迄復其舊且明習典故多識前輩言行至
是卒肖胄爲士不以爲己力人謂其有忠彥風
烈

六月甲子樓炤罷簽書樞密院事以父憂去位

七月丙午王次翁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除

次翁爲御史中丞迎合秦檜之意上章言趙鼎
貴部武軍再移潮州故得爲參知政事貴史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十五 終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十六

宋太常博士徐自明著

高宗紹興十一年辛酉

四月己卯孫近罷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近自紹興八年十一月除參知政事至是年四月罷執政二年餘○虜之寇淮西也除參知政事孫近請召知福州張浚都督諸軍秦檜素忌浚聞近言大惡之至是中丞何鑄言近之過近引疾乞罷遂除職奉祠十二年正月秦檜令臣僚言孫近之罪遂落資政殿學士職二月秦檜令

臣僚論告孫近交結趙士㒟之罪責授左朝散官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濠州居住十四年復左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興化軍居住史臣二十三年三月孫近卒方贛州之亂謫居人孫近走吉州避之至是賊平復居贛州未幾卒二十六年正月甲子詔故宰執趙鼎孫近並追復舊職近遂復資政殿學士

壬辰韓世忠張俊並樞密使世忠自揚武翊運功臣太保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淮東路宣撫使除俊自安民靖難功臣少師鎮洮崇信奉寧軍節度使淮西路宣撫使除

岳飛樞密副使飛自湖北京西路宣撫使除

世忠樞密使制曰合將相之權均任安危之寄兼文武之用式恢長久之圖乃眷勳賢宜膺榮寵爰契華戎之望俾親帷幄之咨載叶剛辰誕敷顯冊具官韓世忠才資剛果智慮精深英規默合於孫吳義槩著聞於貴冑忠貫日月靡渝金石之堅功若丘山具發於常之紀屬東巡於吳會資外屏於淮壖鎮開壘深虜志必以全取勝而枕戈待旦誓不與虜俱存奮前逆擊我近服韓偷生於泗水復送死於濠梁路挺千艘塞贅征南之策夾道萬弩旋致馬陵之師方摩牙搖

毒而競前忽洞胸達腋而俱靡拆纛摧鋒寧論破敵之奇禁暴息民正契興邦之略煤性膂梁不可以愈疾戶說不可以代庖觀時適變則事得其宜因能授職則才周於用故勾踐以二臣治國蠡益總於甲兵漢高以三傑開基信實竭於征伐是用分命雋彥延登廟堂越來樞極之崇仍復公台之貴益封多戶衍食真租眾是微章備昭異數於戲貫謀賊戰是謂王者之兵同寅協恭乃大賢人之業欽承丕訓益厲遠猷朱震詞

俊樞密使制曰虞舜命官咎繇以五刑弼教周卿分

職司馬以九伐正邦朕遠稽帝王之令猷仰奉祖宗之治訓令朝廷多故屬方用武之時而智勇兼資宜總本兵之務肆盼大號數告庶工具官張俊識同沉幾氣密遠略爲忠慨而挺節屢共恪以事君遇陣不寧弼忠必資於耿秉國家有急論功孰擬於陳湯頃繇陪扈眷倚之親出膺鎮禦綏懷之寄逮虜騎之南牧傷戎事而北征首率銳師身先諸將深思熟慮計策之經遠陷陣摧鋒會梟將之不暇趨凶渠殄滅之勢啓中與經述之圖灘水亟弃狗笑淮陰之怯先零既破卒推充國之謀朕惟照臨明則人盡其材責任專

則事無不理剏軍國之容異尚而文武之用殊途多壘息烽顧未忘於治外嚴廊側席盡求助以應中是用晉權元勳延登近弼位正樞廷之峻班聯宰席之崇增衍新甸陪敦真食於戲修政事而攘夷狄名貸借筋之籌慶弄矣而戢干戈終輔垂衣之治尚體朕意勉稱異恩

飛樞密副使制曰朕躬服多虞規恢大業惟文武並用有嚴宥密之司必智勇兼全克任本兵之寄眷時人傑久總戎昭肆疇敷望之隆俾贊樞機之要誕揚涣號告明廷具官岳飛果毅而明深沉以武奇謀秘計夙推韜畧之高英槩雄姿肅有威名之盛自服勤於邊圉寔修扞於我家作鎮上流屹若金湯之勢宜威遐俗震於笮犬之群功屢紀於旂常任寔同於柱石念提軍百戰已深料敵制勝之方而授任一隅未究折衝銷難之畧爵雄閫而帥展統平世之何時是用簡自朕心付以樞柄參典事樞之重仍班孤棘之崇近資參從指示之奇遠輯推陷廓清之績庶極用人之效盛成撥亂之圖於戲上下交而志同朕方深於注意將相和則士附爾益務於協心往懋壯猷用服明訓張俊岳飛詞

初給事中范同獻計於秦檜曰諸將久握重兵難制當以三大帥皆除樞密使副罷其兵檜喜遂奏其事上從之世忠俊皆除樞密使賜俊玉帶飛樞密副使世忠既拜乃製一字巾入都堂則裹之出入以親兵自衛檜頗不喜飛披襟作雍容之狀檜亦忌之惟俊從其自然故檜不深致疑遺史

初范同力助和議至是又獻計於秦檜請皆除樞密而罷其兵權檜用之乃密奏上以柘皋之捷太保淮東安撫使韓世忠少師淮西宣撫使張俊少保湖北宣撫使岳飛並赴行在

論功行賞時世忠俊已至而飛獨後秦檜與參知政事王次翁憂之謀以明日率三大將置酒湖上欲出則語直省官曰姑待岳少保來益令堂廚豐其燕具如此展期以待至六七日及是飛至即鎖院壬辰以世忠俊為樞密使飛為樞密副使唯俊與檜意合故力贊和議且覺朝廷欲罷其兵權首言臣既備位樞府不當復領宣撫司乞納所統兵不報然俊忌飛與劉錡每以飛赴援遲而錡不力戰為言也初上詔湖北宣撫使岳飛以兵援淮西飛念前此每勝復被詔

還乃以糧乏為辭至是濠州已破飛始以兵來援故張俊與秦檜皆恨之癸巳上謂宰執曰昔二宣撫之兵分為三軍故有此軍作過而往投彼軍者今合為一則前日之弊革矣乙未上謂韓世忠張俊岳飛曰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撫之權尚小今付卿等以樞府本兵之權甚大卿等宜合為一心勿分彼此則兵力全而莫之能禦顧如兀朮者何足掃除乎王次翁叙紀曰（王伯庠撰）紹興辛酉虜人有飲馬大江之謀大將張俊韓世忠皆欲先事深入惟岳飛駐兵淮西不肯

動上以親札促其行者凡十有七飛偃蹇如故最後又降親札曰社稷存亡在卿此舉飛奉詔移軍三十里而止上始有誅飛意又世忠軍中親校混濟者以世忠陰事來告朝廷置濟於湖南世忠遽上章乞還濟至軍中而俊不遜是時三大將皆握兵輕視朝廷其年栢俊之捷有旨令大將入論功行賞俊世忠已到而飛獨未來後飛既到以明日鎖院皆除樞密使促令入院供職罷其兵柄踰時有旨鎖院明日宣麻是夜將半復以制命三大帥軍中列校使各統所部

自為一軍更其銜曰統制御前軍馬凡其所統陛點賞罰得專達之諸校喜於自便莫不欣然受命明日三大帥入授元樞之制既出則其所部皆已散去道從盡以籍院之人上之此謀惟先臣與秦檜預之天下嘆服三帥既罷兵柄先臣語伯庠曰吾與秦相謀之久矣雖外示閒暇而終夕未嘗交睫脫致紛紜滅族非所憂憂宗社而已事幸而成上之英斷與天合也吾何力之有○是月辛亥上遣樞密使張俊與副使岳飛同往楚州總淮東全軍遂駐鎮江府壬子上

謂宰執曰士大夫言恢復者皆虛辭非實用也用兵自有次第朕比遣二樞使按閱軍馬措置戰守蓋按閱於先則兵皆可戰兵既可戰則能守矣待彼有釁然後可進討以圖恢復此用兵之序也十一年八月岳飛罷樞密副使而俊獨留鎮江爲備十月金虜大酋兀朮復犯泗州詔樞密使張俊於鎮江府置司措置江淮戰守俊不以兵渡江恐妨和議既而虜騎久不至小罷五月韓世忠以錢一百萬貫米九十萬石鎮江淮東諸酒庫俱獻於朝廷是月張俊岳飛往淮東撫定韓世忠之兵吏軍制之初諸軍未悉朝廷之意將士不安已命張俊岳飛措衛之後與飛既到楚州飛點兵簿方知世忠止有三萬餘人乃在楚州十餘年金人不敢犯猶有餘力以俊山東可謂奇特之士也後命還楚州軍馬錢糧於鎮江府初岳飛與張俊同至楚州撫諭世忠軍飛與俊議事不協歸至行在飛請獨留不復掌兵其客屬皆乞宮祠而去俊獨再出沿江視師七月己亥張俊加太傅廣國公是時俊以樞密使視師在鎮江建康通十二年正月樞密

張俊措置江淮戰守回參議官以下分三等推恩行府結局俊乞罷樞務不許

六月己亥秦檜左僕射自右僕射加特進依兼樞密使封慶國公

制曰臨政願治孰先考謹之圖當軸處中莫重弼諧之長眷惟人傑實秉國均具殫獨任之勞未正久虛之位肆盼制綍孚告朝紳具官秦檜惇大而直方明而和達學窮六藝之蘊行全九德之純氣節守於古今齊名發乎夷貊早膺柄用再踐鈞司忠推社稷之安志切生靈之念恥君不及堯舜有言可稽致治庶幾成康惟力是竭屬艱多虞之運方恢撥亂之圖用兵行師則賴指蹤於蕭何解紛維艱則寄安危於裴度國以身徇謀必予同終始罔愛之親豈他人之可與收奕規爲之際皆前哲之所難錯若陟於台衡顯未專於鼎席是用敦白朕志儁叶僉俞名躋左揆之崇爵登百僚之冠超秩賜位錫壤大邦增陪多邑之封併衍真食之賦兼資異寵廣厚褒章於戲勤於求賢逸於得人既獲仰成之效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尚觀綏定之勳茂對殊休益終遠業

七月戊戌左僕射秦檜上徽宗實錄事特加檜少保封冀國公初有詔史館脩徽宗實錄右僕射

秦檜兼提舉實錄院其修撰檢討官令檜辟差
於是以禮部侍郎范同爲修撰禮部員外郎劉
昉爲檢討至是書總成六十卷左僕射秦檜等
上之尋加檜少保制詞有曰起傅巖而作霖雨
雖伊呂之佐無以加約魯史而脩春秋彼遷固
而下不足道議者服其工遺史
七月庚子范同參知政事自翰林學士除
同以大將久握重兵難制宜并除樞密罷其兵
獻議於秦檜檜用之至是乃除同參知政事遺史
八月甲戌岳飛罷樞密副使依前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

制曰聯樞筦而贊廟謨方重股肱之寄擁節旄而奉
朝請蓋隆體貌之恩乃眷勳臣方居密府遽瀝退身
之懇盍推從欲之仁爰告大廷用孚爾衆具官岳飛資
肅毅挺質沉雄方略得古良將之風忠勇有烈丈夫
之氣奮身許國彰越士之受纓厲志圖功撫戎宮之
鳴劍自總幹方之任久領制閫之權惟績用之殊尤
亦恩褒之備至戎縣道節既疊組於大邦孤棘位朝
遂肯班於亞保茲圖茂閥俾翼鴻樞屬資籌幄之奇
用輯平戎之略疑煩言之荐至摘深嫌以交攻有駭
予聞良非衆望朕方記功拊過事將抑而不揚爾乃

引咎自言章既却而復上詞忱誠之已確雖敦諭其
莫回是用崇使秩於殊庭昇齊壇於舊服留以自近
示不遐遺以全終始之宜以盡君臣之契於戲能以
寵科全祿光武所以保功臣之終曾無試色猶情留
公所以得君子之致朕方監此以御下爾尚念茲而
華君往哉惟欽服我明訓林待聘詞
先是右諫議大夫　万俟卨論樞密副使岳飛
議棄兩淮地專守大江以南且飛提重兵十餘
萬無横草之勞倡言棄兩淮以動朝廷此不臣
之漸也七月癸丑宰執奏事上曰山陽要地屏

蔽淮東無山陽則通泰不能固賊來徑趣蘇常
豈不摇動其事甚明比遣張俊岳飛往彼措置
戰守二人登城行視飛於衆中倡言楚不可守
城安用脩蓋將士戍山陽歟　久欲棄而之他
飛意在附下以要衆故其言如此朕何賴焉檜
日飛對人之言乃至是中外未之知也時樞密
使張俊副使岳飛皆往鎮江府而右諫議大夫
万俟卨等論飛罪以為今春虜騎犯淮西張俊
全師遇敵趣飛來援而飛故逗留略至舒蘄
而不進比與俊按兵淮上又却俛見欲棄山陽

不守致啗外議所幸俊止其言紛紜遂定於是
飛上章乞罷甲戌以爲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
使充萬壽觀使飛既罷而俊獨留鎮江爲備
十二月癸巳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充萬壽觀
使岳飛賜死先是少保岳飛舊所部統制官前
制鄂州兵馬張憲於某謀亂朝廷還飛復掌兵而
已爲之副未發問爲御前都統王貴所告時樞
密使張俊在鎮江府亦奏其事右丞相秦檜乘
此治飛詔委俊收憲大理寺命中丞何鑄大理
卿周三畏鞫之十一月以右諫議大夫万俟卨
爲御史中丞時張憲之獄未成何鑄以除執政
奉使乃改命卨推勘而少保岳飛與其子忠州
防禦使雲皆繫獄矣十二月中丞万俟卨大理
卿周三畏同勘岳飛等獄成飛坐金人侵淮甸
受親札凡十五逗遛不進及指斥乘輿又罷兵
權令右朝散郎孫革作書與張憲令措置擧書
看畢焚之又令憲虛申探得四太子兵犯上流
雲爲與憲咨目可與得心腹兵官商議憲爲收
飛及雲書遂謀反僭澤一爲向憲言而先以兵
兩隊守總領轉運司癸巳詔賜飛死斬憲雲于

市令殿前都指揮使楊沂中涖其刑家屬並遷
廣南且籍其家貲而配澤一　曆　初獄成大理
丞李若樸何彥猷謂飛罪當徒二年白于大理
卿周三畏三畏是日白于中丞万俟卨不應三
畏言當依法三畏豈惜大理卿邪有輔者投書
于秦檜言飛反狀已明檜以書付獄卨即致飛
于死既而卨彈若樸彥猷並罷遣初秦檜之居
永嘉也令秘閣修撰主管玉隆觀薛弼嘗游其
門又卨爲湖北提刑弼時經撫本路除劇盜伍
俊歸功于卨至是治獄弼嘗爲飛參謀官無一
辭累及　先是獄之成也太傅韓世忠嘗以問
檜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不明其事體必須有
世忠曰相公言必須有此三字何以使人甘心
固爭之檜不聽飛知書而禮士且濟人之貧用
兵秋毫無犯民皆安堵不知有軍先計後戰屢
勝強虜號爲良將其死也天下冤之十二年正
月言者論敷文閣待制朱芾秘閣修撰知宣州
李若皆嘗爲岳飛謀議主帥有異志而不能諫
堅黜以示戒詔並落職孝宗即位紹興三十二
年七月詔岳飛起自行伍不踰數年位至將相

而能事上以忠御衆有法累立功效不自矜誇餘烈遺風至今不泯去冬出戍鄂渚之衆師行不擾動有紀律道路之人歸功於飛飛雖坐事以歿而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成聖意與追復元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録用於是追復岳飛依前為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淳熙五年九月賜追復少保武勝軍節度使萬壽觀使岳飛謚武穆

十月癸巳韓世忠罷樞密使自太傅英國公授太傅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加揚武翊運功臣

制曰進則顯密席之崇允賴威名之重退而處殊庭之秩蓋從偃息之休眷若勳賢勞於事任茲力祈於閒佚其寵渙於恩褒爰造治朝誕敷明命具官韓世忠忠懷亢烈風槩沉雄偉然一世之英凜有萬夫之望陳軍讀而訓旅勇且知方持師律以臨戎多而益辨自歷艱虞之險備殫攻守之勤動在王家燗若所常之紀威行夷裔烈如雷霆之馳比縣外閫之嚴入斡鴻樞之柄予深注意日覩前籌之斷敵亦聳聞固已側席而坐何忽陳於悃愊願即遂於燕申謂收身於百戰之餘難復縻以萬微之務冀黃樞之得謝追赤松而與游嘉已足之風罔宜從欲獨念倚毗之久弗殄遵遺是用示帝傳之優班澤將增之異組乃冠靈臺之號併增井食之封俾諧就第之祭不廢造朝之禮有蕃命數式侈寵光於戲知臣下勤勞朕尚迪寬洪之度以功名終始爾克遵明哲之規雖出處之或殊其是安危之是倚勿云釋位不我告猷

十[illegible]除樞密使至十月罷任樞府

學士太保[illegible]韓世忠乞罷以為太傅醴泉觀使其見已長主管步軍亦罷爲醴泉觀仍加奉國軍承宣使世忠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論

兵時跨驢攜酒從一二童奴遊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云臣僚累言韓世忠之罪上留章不出世忠亦忌秦檜陰謀而求罷遂有是命續史十二年十月太母還世忠封潭國公十三年二月進封咸安郡王十七年三月以郊祀恩改除鎮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二十一年七月壬申世忠卒世忠疾上勑太醫馳視問勞之使相屬于道平時將吏問疾卧內世忠曰歷事三朝大小百餘戰身白刃中流矢未嘗退衄瘢痕尚存發衣視之舉體皆是且曰賴天地之靈

得全首領以家貲而沒諸君尚哀之邪疾益侵
冊拜太師致仕計聞不視朝賻賵有加遣中貴
人護喪事贈通義郡王官其親屬九人乾道四
年四月陳俊卿奏紹興初如韓世忠有功亦宜
追封於是下禮部擬故揚武翊運功臣太師鎮
南武安寧國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致仕追封
通義郡王韓世忠追封蘄王從之將帥奉前日
韓世忠封王趙雄賜謚一將一相皆合公論上
然之淳熙十五年二月高宗廟詔侍從議配饗
伏見故太師蘄王謚忠武韓世忠身更百戰義

勇橫秋建炎勤王校秩奮發 連營淮楚虎視
無前名聞羌夷至今落膽請配饗高宗廟庭詔
從之
十一月己亥范同罷參知政事
同自是年七月除參知政事是月罷執政凡四
月 參知政事范同或自奏事不稟秦檜而衆
方以建和議及罷諸帥皆同之謀檜與同共政
纔四月至是疑而忌之故言者論同以爲朝廷
以天下兵柄歸之宥密同乃貪天之功以爲己
有望罷其機務遂以同爲提舉嵩山崇福宮既

而再論遂降分司筠州居住 十八年七月初
左太中大夫范同以前執政知太平州秩滿詔
令再任而治郡無政聲是月同卒始復資政殿
學士
乙卯何鑄簽書樞密院事自御史中丞遷端明殿學士[illegible]十二年二月兼權參知政事
時虜再遣蕭毅使來欲歸太母以鑄充金國報
謝使閏四月曹勛副之
紹興十二年壬戌
八月何鑄罷簽書樞密院事以本[illegible]提學太[illegible][illegible]

鑄自十一年十一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
院事是年八月罷在樞府凡十月 言者論鑄首
黨岳飛之獄閉目滋久初無一言附陳既而以
樞臣使虜乃謂以鞫獄不合遂致遠行又言飛
之獄本其徒所告反狀甚明而鑄故遷延忌任
當遷遂罷以本職提舉太平觀尋詔落職責授散
州居住既又論殿中侍御史胡汝明及察官旋
往皆鑄所薦詔悉與外任 十六年七月鑄復
端明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後除資政殿
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二十二年卒

甲戌万俟卨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除）

卨充大金報謝使保信軍承宣使李楊副之上顧卨曰勉爲朕行卨對曰陛下屬時多艱嗣承大統日者親斷屈己銷兵以交與國天人同符捷逾響報近從事居然如聖志臣將命絕域實與榮焉　初參知政事万俟卨奉使大金國行次汴京奴隸輩有爲人致書其子者彼之伴使以爲言卨曰兩朝以王屬相見而後敢以私書入境然父子之情不過問安否耳發書視之果然及次涿州又以南宮殿擔夫告者且曰一行

裝齊悉以車載不復調夫矣十月卨奉使大金國還詔卨提舉詳定一司勅令　孫覿誌卨之墓曰卨之復命也宰相秦檜假金人譽已數千言屬卨以聞卨退而歎曰丞相詠我面謾君戴天履地忍爲此乎卒不從他日與檜議政檜怒無復同卨之意矣（小曆）

九月乙未孟忠厚樞密使（自以保護國軍節度使判紹興府信安郡王除）

先是迎護梓宮當差大臣而左僕射秦檜辭不行乃召少保判紹興府孟忠厚爲迎梓宮禮儀使以參知政事王次翁爲迎太母禮儀使並往楚州迎接是月忠厚遂拜樞密使秦檜欲去忠厚樞密之任乃除孟忠厚樞密使且外示寵於戚里矣（遺史）

乙巳少保左僕射秦檜加太師（梓宮及太后還宋勳加封）

制曰三公論道莫隆帝者之師一德格天乃大賢人之業勝時具宰爲世宗臣事有至難收成功於指顧人無遂處獨克定於機事力輔朕躬通誠大國銜上天之從欲成孝以事親悉出贊襄宜崇褒陟爰正久虛之位用告大廷之朝（具官秦檜）碩大而光明忠肅而恭懿心潛于聖哲孟軻命世之才道致其君伊尹覺

民之任早中興升之日旋躋要路之津節義著於艱難正程嬰存趙孤之比平生使於忠信見子卿持漢節而還鼓登坎輔之聯再執元台之柄險夷一致首尾七年謀皆同于國無異政歸兵權而營屯自肅定淳議而反側以安廟筭無遺同衆人之所不識往車遂狩惟君子以爲必歸蓋信既結而情通則恩必賜而欲得龍輔來返視西洛以寓永固之靈驅馭惟遐肅東朝以極慈寧之養庶事備矣厥功茂焉宜進大名之封寵拜維垣之貴併加圭食增重鈞衡得輔具聽式昭深眷於戲呂望尚父西伯之業所以成周公

爲師成王之勳所以集永惟者德毋愧前人其祗邦
休以副朕命程克俊詞
四月上以淮上用兵成不戰却敵之功丙子詔
惟是宰執於是秦檜等言此廟筭無遺諸將參
力臣等何功之有上曰漢高祖善馭群臣每諸
將奏功必賞蕭何張良蓋以指縱之功也卿等
同寅輔朕以底成績朕何敢忘檜等再拜而退
是月乙巳以保左僕射秦檜加太師檜固辭新
命上曰梓宮歸葬慈寧就養皆卿之功此未報
百分之一不必辭也十月太師左僕射秦檜進

封秦魏國公檜乞以兩國封爵追封其母王氏
爲秦魏國夫人從之十五年先是詔賜秦檜第
一區六月己酉成上幸其第檜妻王氏封兩國
夫人新婦曹氏封郡夫人孫塤堪並除直祕
閣學士秦熺加承旨九月上御書一德格天之
閣賜檜以金鍍銀沙鑼唾盂照匣等賜之先是
詔檜立家廟十六年三月又詔以禮器賜之二
十年正月丁亥左僕射秦檜趨朝忽有殿前司
後軍使臣施全者挾刃於道遮檜有與欲害之
詔磔全于市十八年七月前知郢州趙汝洿言

陛下即位以來用人多矣而競持異議故役艱
弭亂累無寧歲自專任一相坐致太平是以今
日待人之效宜付史館上可其奏因顧左僕射
秦檜曰此卿之功也朕記卿初自虜歸嘗爲朕
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遂首建
和議朕心固已判然而梗於衆論久而方決今
南北罷兵六年矣天下無事果如卿言檜頓首
謝曰和議之諧陛下斷自宸衷臣奉行之耳何
功之有先是檜於移天閣下書趙鼎李光胡銓
三人姓名時銓猶在新州知廣州王鈇聞新州

守張棣曰胡銓何故未過海棣即奏銓在貶所
吟詩譏訕遂移吉陽軍時十二月也十九年四
月初祕閣修撰張邵建炎中使虜遇秦檜於濰
州至是上書言檜之忠節嘗爲徽宗撰長書抗
粘罕引大義以曉之罕有慚色於是簽書樞密
院余堯弼奏曹勛家有錄本乞宣取以進戊辰
檜言昨日蒙御前降到曹勛所藏臣向在虜庭
代徽宗作書粘罕書中開陳與今日事無一不合
因知講和本出徽宗聖意上曰自頃用兵朕知
其必至於講和而後止在元帥府時朕本知有

身但知有民每惟和好是念檜曰此所以延天
命也上又曰用兵蓋不得已豈可樂攻戰本朝
眞宗與契丹和百餘年民不知兵神宗雖講武
實未嘗用朕自始至今惟以和好爲念蓋兼愛
南北之民以柔道御之也　左僕射秦檜與故
給事中胡安國及其子徽猷閣直學士寅皆厚
善寅嘗以書謝秦檜略曰願公脩政任賢勿替
初志遵王撫狄以開後功檜謂其諷己始大怒
之時前禮部侍郞張九成與前步帥解潛並謫
居南安軍一日潛病劇九成往省之潛泣曰平
生性伏忠義誓與虜死以雪國耻而不肯議和
遂爲秦所斥此心惟天知之九成曰無愧此心
足矣何必人知然人亦無不知者但有遲速耳
潛曰聞此言心中豁然矣遂逝時十二月也十
一月庚午參知政事余堯弼簽書樞密院巫伋
乞令後朝退依典故權赴太師秦檜府聚議從
之十二月秦檜久患病在告甲子始朝參二孫
直寶文閣塤直顯謨閣堪扶掖以入詔免拜上
喜甚曰見得與卿相見檜頓首謝上曰瑞雪應
時可喜又北使在途並無須索足見省事二十

年五月秘書少監湯思退等言有旨以師臣秦
檜忠義大節付在史館尚有今來事迹及張邵
所奏之書尚闕望令檜錄奏宣付庶得廣記甲
辰上謂檜曰思退乞將卿靖康事記爲別錄以
示天下後世可依其請秦檜謙退久之上曰不
然後代無以知卿忠義僉書樞密院巫伋曰檜
之大節天下共知要當令屢書不一使後世致
賊懷懼上然之六月左朝請郞何大圭進望德
頌又福建機宜吳元美嘗作夏二子傳爲鄉人
鄭煒所告又元美家有潛光亭商隱堂煒上秦
檜啓云亭號潛光蓋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實
無意於事秦蓋摘拾其事皆類此上謂宰執曰
大圭意可嘉可與直秘閣元美至引伊尹相湯
伐桀事其悖逆不道甚矣特貸死送容州編管
七月上謂秦檜曰當北使張通古等在館議歸
彊之時曾開與李彌遜等不止異議察其用心
罪不容誅秦檜曰陛下兼愛南北斷以不疑致
徽宗卜永祐之安太后遂慈寧之養茲爲天下
達孝初開彌遜與王庶等爲不臣之逆說誅胡
銓上書陛下獨語臣曰朕初無黃屋心今横議

若此祿朕本心惟當養母丐祠敢辭不知所措
二十一年十月御製秦檜畫像贊仍親灑宸
翰之贊曰維師益公識量淵沖盡闢異議決策
和戎長樂溫凊寰宇阜豐其永相予凌煙元功
自左僕射秦檜用事士大夫平日小失其意輒
禍不測集英殿修撰提舉太平興國宮魏矼當
自講和時與議不合檜嘗欲除近郡矼遜辭不
就凡四任祠寓衢之常山僦舍蕭然一室迄
免於禍是年三月卒士論傷之初故相趙鼎嘗
謂其客明定官方疇曰自鼎再相除政府外所

引從官如常同胡寅張致遠張九成潘良貴呂
本中魏矼皆有士望異日決可保其無他疇曰
願公徐觀之鼎曰此等人才如何變得其後諸
賢流落之久皆壁立萬仞雖死不變疇始信鼎
之能知人也秦檜之初相也徽猷閣待制王居
正時為左史嘗奏上以謂檜作相前所言皆不
驗檜憾之及檜再相專國居正屢為所言屏居
常州時事一不掛口書祠官之考十有二至是
檜權益張尤忌善類大誅譴以立威多竄之嶺
外居正闔門引疾猶奪其職是年十月卒癸卯

賜秦檜玉帶一十月檜封魏國公十五年六月
賜檜甲第一區丁丑幸檜第十七年以郊祀恩
改封益國公二十三年知鎮江府王循友乞加
秦檜九錫降付中書檜收之不行未幾移循友
知建康府識者深知檜心矣八月秦檜之長孫
右文殿修撰埍應兩浙轉運司解試考中第二
時猶徽宗至公也二十四年埍赴禮部貢院試
而主司考中第一人遂加敷文閣待制埍為檜
之孫熺之子試第一人兩詖之風大露矣是時
檜久柄任權自己出而食君之祿者皆知有秦

檜而忘於先君後臣之義可謂寒心哉遺史
十月乙亥程克俊簽書樞密院事自翰林學士遷端明殿學士除簽書權參知政事
十一月癸巳張俊罷樞密使自太傅廣國公授鎮洮崇信軍節度醴泉觀使清河郡王加安民靖難功臣
制曰仗鉞秉旄出嘗類於軍旅之事弁冕端委入或
悍於朝廷之儀矧邊陲戍兵已見於沉淺則將帥大
臣樂居於散地眷惟我勛賢之舊閔勞以樞機之煩
咨爾在廷咸聽朕命具官張俊才資俊偉謀略雄深語多
赤氣之浮性得金行之正初拜大將無復一軍之驁

屢奏膚功白是萬人之敵志雅奮於忠義誠暗合於
韜鈐多循扞我于艱勤勞靡懈歸衆以頌爲武號今
惟明命外宥密之司尤切安危之寄適膺封之欵睦
幸寰宇之小康而乃披貞誠悉力祈間退智同乃祖
欲卒黃石之老人慮切前賢不斷長城之地脉雖失
倚毗之重良嘉止足之風是用兼三鎭之節旄坎上
公之袞繡肝開茅社帶疏王爵之封名列宗盟寵冠
功臣之號俾就琳宮之佚仍趨玉殿之朝增衍爰田
申加餼食以懋爪牙之力以隆心膂之私於戲李衛
公之稱疾閤門最爲明哲郭汾陽之聞命引道益侯

嬀葉同俾斯人專美唐室

俊自紹興十一年四月除樞密使至是年十一
月罷位樞府一年半初太師左僕射秦檜與太
傅樞密使張俊同主和議約盡罷諸將獨以兵
權歸俊故俊力助其謀及諸將已罷而侍御史
江邈言俊之過於是俊求去位癸巳罷爲醴泉
觀使復還三鎭舊節清河郡王十二年正月張
俊出視師回到行在力辭本色草九四上上遣
內侍數留益確俊乃復視事俊爲樞密使因其
位而無請去意秦檜欲去之乃令侍御史江邈
言其罪上曰張俊有策立復辟之功非有謀反
之事皆不可言於是檜乃以盡忠厚爲樞密使
俊素與忠厚不協遂請罷去遂二十一年十月
壬午太傅靜江寧武靜海軍節度使醴泉觀使清
河郡王張俊除太師甲戌上幸張俊第二十四
年七月癸丑太師醴泉觀使清河郡王張俊卒
贈循王謚忠烈甲寅上曰張循王之來俊極宣
力與韓世忠等不同己未上又曰武臣中無如
俊者比韓世忠相去萬萬宜檢祖宗故事優其
贈典既而有司欲依世忠例上曰俊與國有功

明受間俊有兵八千屯吳江朱勝非降指揮與
秦州差遣俊不受進兵破賊當與小國一字王
遂贈循王（以韓世忠數舉兵以和議故也）俊享年六十九以疾
終于牖下上聞其薨震悼輟視朝三日賜棺木
襲以一品禮服厚錄其孤俊狀貌雄偉性嚴
重征行戍守師律整齊紏亡撫降皆能得其死
力如楊存中田師中趙密輩皆出其門性貪吝
喜置田產故江浙兩淮間歲入租米僅百萬石
及死諸子進黃金九萬兩上幸俊第臨奠爲慟
哭勑葬于常州無錫縣命內侍張去爲護喪事

淳熙十五年二月高宗廟議配享侍從議太師
循王諡忠烈張俊策勳翊府披荊棘以立朝廷
禦侮鄭川靖寇江左功名之盛溢於旂常而秉
心忠勤始終一節請與韓世忠並配享高宗廟
庭詔從之

是月孟忠厚罷樞密使 加少傅知建康府
忠厚自是年九月拜樞密使是月罷位樞府僅
兩月 少保樞密使孟忠厚求去位罷爲少傅
判福州既而與知建康府葉夢得兩易其任時
閩中之寇未平詔夢得挾御前將士便道之鎮

小曆 先是侍御史江邈屢言樞密使張俊之罪孟
秦檜之意也事皆不行檜乃除孟忠厚爲樞密
使忠厚與俊素不協故知其不兩立也於是俊
果乞罷上俊既罷則忠厚可去矣遂加少傅除
建康府兼江東安撫制置大使忠厚爲樞密使
本在於去俊也 遺史 二十五年十二月詔醴泉觀
使孟忠厚令奉朝請乙酉魏良臣奏曰忠厚戚
里最號賢者上曰向來徽宗梓宮須宰相護送
秦檜辭不肯行遂差忠厚以樞密院護送深不
欲任外戚萬一有過治之則傷恩釋之則廢法

如太后家子侄但加以爵祿奉朝而已良臣奏
陛下聖明深得所以待國戚之體 十七年二
月以少傅信安郡王孟忠厚提舉祕書省 四月
忠厚卒

紹興十三年 癸亥

閏四月乙卯王次翁罷參知政事 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次翁自紹興十年七月除參知政事至是年閏
四月以老求去位而罷執政凡二年餘十九年
十二月資政殿學士王次翁卒於明州

六月程克俊罷簽書樞密院事 [illegible]
克俊自紹興十二年十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
樞密院事是年六月以疾求去位遂罷在樞府

凡八月

紹興十四年 甲子

二月丙午万俟卨罷參知政事
卨自紹興十二年八月除參知政事至是年二
月罷執政一年半秦檜與參知政事万俟卨一
日同奏事退坐殿廬中批上旨除其官吏鈐紙
尾進卨曰偶不聞聖語檜怒於是御史中丞李
文會右諫議大夫詹大方皆論卨遂詔除職與
郡而給事中楊愿駁奏乃以卨爲提舉太平觀
文會又論中書舍人劉才邵祠部郎官王覿闕

皆附會以進亦詔與外任尉尚爲參知政事二
年崇嘆奏秦檜而已檜朕之今御史中丞李文
會言其罪尚白檜乞上殿留身略辨其事檜疑
其自己遂以宮祠罷之（遺史）尚以宮祠罷參政也
尚之姪與王會有語言相爭會後諸子秦檜捋
再令奏文會言其罪遂送歸州居住（同上）
是日樓炤簽書樞密院事（自資政學士新知建康府除 兼權參知政事）
五月甲子樓炤罷簽書樞密院事
御史中丞李文會等論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
院事樓炤不可以居政參甲子詔能依舊職提
舉江州太平觀

乙丑李文會簽書樞密院事（自御史中丞遷端明殿學士除 兼權參知政事）
十二月李文會罷簽書樞密院事
中丞楊愿侍御史汪勃右正言何若交論簽書
樞密院事李文會邪險害政不恤衆望乃與編
管人王文獻締結俾之游說又私養宗史何堂
中京疏泉心態志無所不爲文會亦請罷詔文
會落職又論文會廣具官人陳洵於奉使王師
心澀轉四資遂貶筠州二十八年九月端明殿
學士知成都府李文會卒

辛丑楊愿簽書樞密院事（自御史中丞遷端明殿學士除）
紹興十五年 乙丑
十月丙子楊愿罷簽書樞密院事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楊愿自請罷詔仍
舊職提舉太平觀二十三年資政殿學士知建
康府楊愿卒
癸未李若谷簽書樞密院事（自敷文閣直學士樞密都承旨兼侍讀遷端明殿學士除 兼權參知政事）
若谷永平人
是月秦熺知樞密院事（自翰林學士承旨除）

熺力請依李淑故事避親而罷庶宣以爲資政
殿學士提舉萬壽觀恩數視執政兼侍讀十
七年正月加大學士十八年三月壬午秦熺再
知樞密院事一日左僕射秦檜以問祠部郎官
胡寧曰兒子近除外議如何寧曰外議以爲公
相必不襲蔡京之迹於是檜怒（寧崇安人 安國子也）四月
知樞密院秦熺言父子共政理當避嫌庚子以
熺爲觀文殿學士提舉秘書省立班左僕射之
次二十年二月戊子觀文殿學士提舉萬壽觀
秦熺加特進觀文殿學士爲萬壽觀使

制曰上帝復眷佑之德克靖我邦是天付中國之民是生王佐眷言碩輔久曠宰司宜參我憲之規用示褒書之寵涓以穀旦告于治朝具官李邴道岳聖宗學包國器承乎忠義之裔濟以文章之華得人民知覺之先務施惠術本師友淵源之正大放德言自避寵於樞庭肆躋榮於秘殿冠華光之講讀備羅正之圖書朝端發見於儀刑天下想聞其風采維觀文學士之稱大臣舊德輔臣而帶居翊晉位之崇階號儀賢之特擢建使名於珍館衍戶賦於腴山併集恩光庸昭眷遇於戲上宰特尚訂辟既有舊班兵備並出一門

豈非亨會茲合至公之論匪惟妙簡之私益爲壯猷以永慶慕

紹興十七年丁卯

正月壬辰李若谷參知政事自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除

何若簽書樞密院事自御史中丞除

秦檜凡薦用人莫不有說休大猷言生節死節事李若谷之弟若水盡死節於京師圍城之際而用若谷爲參政可謂厚於死節之家矣然則用生節而位三公則秦檜不爲叨忝可知矣史斷

二月辛酉李若谷罷參知政事

江勅論參知政事李若谷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再論遂奪職江州居住

三月乙亥何若罷簽書樞密院事

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何若引疾乞罷詔依舊職提舉太平觀二十年七月何若卒宰執奏聞上令貴表息澤依謝克家例秦檜因論克家從僞楚之罪上曰朕即位之初黃潛善汪伯彥言從邦昌者多矣時且欲安反側彼乃不自知其罪檜曰陛下灼知忠逆之迹如天覆育稱奇矣爲但祭帝力而不自知也

己卯段拂參知政事自翰林學士除

四月己亥汪勃簽書樞密院事自御史中丞遷端明殿學士除 十八年二月兼權參知政事

紹興十八年戊辰

正月乙未段拂罷參知政事

殿中侍御史余堯弼右正言巫伋論參知政事段拂天資陰邪何以蹶居政府時趙鼎死於海外段拂因而嘆息秦檜聞之怒令臣僚言其罪遂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史讚

三月臣僚希秦檜之旨再言段拂之罪故落資

政殿學士興國軍居住二十六年六月左中大
夫段拂卒
七月丙申汪勃罷簽書樞密院事
勃以親老乞歸養詔依舊職提舉太平興國宮
隆興二年九月左朝奉郎汪勃復龍圖閣學士
致仕
丁酉居大方簽書樞密院事 兼權參知政事九月卒
十月丙辰余堯弼簽書樞密院事 兼權參知政事
紹興二十年 庚午
二月癸未余堯弼參知政事 自簽書樞密院事除

巫伋簽書樞密院事 自給事中遷端明殿學士除二十一年十一月兼權參知政事
堯弼字致勳　人
堯弼嘗爲賀大金登寶位使知閤門事鄭藻副
之
紹興二十一年 辛未
十一月庚戌余堯弼罷參知政事 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堯弼自紹興十八年除簽書樞密院事二十年
二月除參知政事是年十一月罷執政凡三年
右諫議大夫章復侍御史林大鼐論參知政事
余堯弼傾邪姦險朝廷有大議論則默然而不言
望厭之以溷政府堯弼亦奏乞祠詔除資政學
士提舉外祠復等再論落職　時執政皆由秦
檜進少忤檜意則臺諫探檜意而彈擊之檜或
諭意於臺諫使言其罪既已罷去則繼有章疏
奪其職或猶未已又有章疏然後責偏州安置
或居住於是爲執政者皆惴惴然備去計不以
爲榮而遭罷斥者亦自分當如此耳名器於是
輕矣 遺史
紹興二十二年 壬申
四月丙子巫伋罷簽書樞密院事

伋自紹興二十年二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
密院事是年四月罷在樞府二年餘初右諫議
大夫章復論簽書樞密院巫伋輔政無補而殿
中侍御史林大鼐亦論伋瀆貨營私丙子詔伋
以本職奉外祠復等再論遂落職隆興二年五
月詔巫伋召赴行在臣僚言巫伋者才學識見
政事操履略無一長徒以諂事秦檜爲之鷹犬
故能躐取大官今廢退十年議者不以爲屈若
伋收召則汪勃章復之流皆復用矣未敢書行
從之

辛巳章夏簽書樞密院事（自御史中丞遷端明殿學士除兼權參知政事）

九月癸丑章夏罷簽書樞密院事

侍御史宋樸右諫議大夫林大鼐同論簽書樞密院章夏背公營私附下罔上望加黜責詔以舊職端明殿學士奉祠樸等再論遂落職初章夏為右正言檜因事喜之即除夏諫議大夫欲引為執政矣及為簽書樞密檜因我服屢覘不得章夏登諫聞而上言夏遂罷為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侍御史宋樸再言章夏之罪遂落職隆興二年九月左朝散郎提舉洞霄宮章夏

為龍圖閣學士本官致仕

十月甲戌宋樸簽書樞密院事（自御史中丞遷端明殿學士除兼權參知政事）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

十月戊辰宋樸罷簽書樞密院事（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樸乞罷詔以舊職奉祠諫議大夫史才言樸為上而不自愛乃　道罔俗不當以秘殿隆名寵之遂落職隆興二年六月左朝奉郎提舉太平興國宮宋樸復龍圖閣學士致仕

壬申史才簽書樞密院事（自諫議大夫遷端明殿學士除兼權參知政事）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

六月癸巳史才罷簽書樞密院事（端明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御史中丞魏師遜右正言鄭仲熊言簽書樞密院史才天資險賊嘗受李光薦不悖數千里貽書於光謀為罔上詔以端明殿學士舊職奉祠師遜等再論遂落職

甲午魏師遜簽書樞密院事（自御史中丞遷端明殿學士除兼權參知政事）

十一月乙丑魏師遜罷簽書樞密院事

殿中侍御史董德元論簽書樞密院事魏師遜懷姦嗜利不恤國事詔以端明殿學士舊職提

舉太平興國宮德元再論落職

丁卯施鉅參知政事（自吏部侍郎除）

自秦檜專國士大夫之有名望者悉屏之遠方凡蠢悞委靡不振之徒一言契合率由庶寮一二年即登政府仍止除一廳謂之伴拜稍出一語斥而去之不異奴隸皆摭其職名闕其恩數猶庶官云故自万俟卨罷至此十年參預政事之臣才四人而已

同日鄭仲熊簽書樞密院事（自吏部侍郎遷端明殿學士除兼權參知政事）

仲熊西安人時秦檜秉政久言路皆其所引初監察御史鄭仲熊爲右正言首論定國是久任用抑奔競節浮費與推誠於有功之宿將等事然其間不無阿附自秦檜專國前後執政無敢少違其意者於是仲熊歎曰爲官至此可以行志而不得行遇主如此可以圖報而不得報負愧多矣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

四月乙酉施鉅罷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

侍御史董德元右正言王珉論參知政事施鉅

何邪詭秘嘗與李光交又爲何鑄所引用鉅旣被斥心嘗怏怏遂罷除職領祠德元再論遂落職孝宗即位詔資政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施鉅爲左太中大夫依前資政殿學士致仕

六月巳卯鄭仲熊罷簽書樞密院事

秦檜久專朝政而士大夫急於進者多附檜意掎摭人之語以爲謗訕通判常州沈長卿嘗與參知政事李光啓曰縉紳守和親甘出婁敬之下策夷狄難信結執慮吐蕃之刼盟檜時已惡之至是與左從政郎芮燁同賦牡丹詩爲鄰舍人所告以爲譏議送大理寺獄具檜奏其事簽書樞密院兼權參知政事鄭仲熊嘿無一言罷朝檜頗咎之時有旨長卿燁皆除名編管於是侍御史董德元右正言王珉論仲熊遂罷爲提舉太平興國宮又有前知衢州趙令衿居衢州因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之句通判汪召錫教授莫汲於坐間聞之因告令衿謗訕旣而詔謫令衿於汀州且置獄乾道元年三月詔仲熊復端明殿學士致仕

辛巳湯思退簽書樞密院事自禮部侍郎兼端明殿學士除 十月兼參知政事

八月丙戌董德元參知政事自吏部尚書除

德元字體仁吉州人登第七年而執政初該免舉特奏名赴廷試以文學除官還鄉里後赴轉運司請解省殿試考中第一人蓋前所未有也德元有官及第作狀元用爲參知政事則秦熺爲觀文殿學士不爲過矣此秦檜之用心也遺史

熺加少師致仕

十月丙申太師左僕射秦檜進封建康郡王致仕子

檜建康郡王致仕制曰太平樂於與賢並其孚發成之

治王公坐而論道雖親幾務之煩眷予不召之臣光
輔中興之運茲覽辭榮之奏宜推從欲之仁揚于大
廷詔爾百辟具官秦檜閎深而肅括博厚而高明任天下
之重而驟辯其難舉聖人之言而必見於用早堅不
奪之節力拯無窮之基自登從於宰司首定盟於鄰
好大策非凡所見成謀動以浮言元老克壯其猶獨
秉特於素守上以遂予一人之孝養下以成爾萬姓
之安居不矜功業之光明復立規摹之宏遠稍嬰衰疾
而嬰痾屢興喧樂以道中和國制既成天休來萃比
連閱於假告已渴想於儀刑遄命僕臣親詣甲第惟

陰德之獲報宜勿藥以有瘳何遽貢於囊封而上還
於印綬誠請確至詔旨莫回其寵拜於王封用歸榮
於里社啓敦井賦併衍圭腴以隆　弗替之聯以正
國家之禮於盛既明且哲已得契命之保身作詩而
臧宜繼魯僖之壽頌其加保壽永迪吉康可特授太師致仕
嬉加少師致仕制曰避寵辭榮君子保身之高致尚
賢敬貴人主厲世之至權眷惟碩輔之良彌遂露章之閑
之誠茲明誕敷於冊敷告治朝具官秦檜志剛而氣和才全
而能鉅濟堯舜文王爲正道惟燭理之既明爲稷契
咎繇之良臣其自任爲甚重早潛心於聖域旋泰自迹

於詞場黼藻人文射策嘗屑於親擢羽儀禁路輸忠
尤篤於深知昨躋視草之深力贊和戎之策經武樞
庭則究治平邊瑣聯班揆路則增峻於民瞻作棘位
之高華侍路門之邃密有嘉謀而告于內彰后德之
惟臣按往古而驗之今王茹乃言之可續方需同德叶
致丕平茲覽累囊封願遂官政辭當食而屢歎　碩高
情之莫回其峻涉於崇資姑對從於燕適陪之多賦
衍以貝封以昭體貌之隆以厚始終之遇於戲朕篤
股肱之義不忘注意之勤弼姑金玉其音尚勉旅餐
之告服此休命永綏介祺

其皆加少
師致仕
檜自紹興八年三月拜右僕射十一年六月加
左僕射十二年九月加太師至是年十月卒獨
相十八年檜自十八年三月除知樞密院事至
是年十月以少師致仕執政八年丁酉上諭執
政曰秦檜力贊和議天下安寧自中興以來百
度廢而復備皆其輔相之力誠有功於國但惜
久之遂贈申王謚曰忠獻　初和議定群問上
中有不得輒易大臣之語蓋秦檜恐前宰臣張
浚之復用也至是檜有患失之心而尤忌浚盧

臣每有彈章語必及之至諭知洪州張宗元章
則謂浚爲國賊湖南提刑汪召錫娶檜兄女嘗
告許趙令衿欲逃閩浚又江西轉運判官張常
先箋汪宗元所與浚詩亦興獄株連及浚又捕
故相趙鼎之子汾下大理獄令自誣與浚及李
光胡寅等有異謀凡一時賢士五十三人獄上
而檜病篤不能書矣乙未上幸檜第問疾丙申
進封檜建康郡王加其子少傅觀文殿大學士
熺爲少師是夕檜卒熺亦致仕乃詔簽書樞密
院湯思退權參知政事方洪獄之興也連百餘

家師臣王師心隨事救之賴以免者爲多檜疑
事乃熄　二十年正月丁亥殿前司使臣施全
刺秦檜不中被執自是檜出入添兵五十持梃
以衛且禁人行步四方士大夫求關求見檜者
皆不見之以防刺客九月秦檜以病在告獨簽
書樞密院巫伋一人每日上殿及至都堂不敢
開一言可否事六部百官皆停筆以待檜疾愈
不敢裁決唯行常程文書而已十月兩府就秦
檜第稟事十二月檜疾愈出治事史遺二十五年
九月秦檜病不出唯日與曹泳議事秦檜以病

危篤奏劄子乞同男熺致仕二孫塤堪改差在
外宮觀降詔不允曰丙吉有疾夏侯勝預知必
瘉謂有陰德者必饗其壽以及子孫卿獨運廟
堂再安宗社元勳偉績著在旂常偶苦遘疾茲
微恙於節宣曾何傷於氣體矧今朝廷恃以爲
輕重天下賴以爲安危卿其專精神省思慮勿
藥之喜中外所期納祿有陳豈朕所望所請宜
不允再請許之秦熺爲少師觀文殿學士充萬
壽觀使兼侍讀提舉祕書省加國公奏劄乞守
本官致仕庶幾父子俱退追迹漢二疏御筆批

劄有曰朕方賴卿父子同心合謀共安天下豈
可遽欲捨朕而効從二疏哉不允再請許之
先是王楊英爲浙東安撫司參議任滿赴闕嘗
上書薦熺爲宰相遂得知泰州任滿又除直祕
閣知眉州楊英嘗對衆自言我嘗薦小秦爲宰
相聞者皆側目及秦檜病篤董德元曹泳等謀
欲使熺繼相位人又切齒至是熺致仕朝野皆
罔測其然上幸秦檜第問病檜朝服拖紳無一
語惟流涕淋浪上亦爲之墮淚就手解紅帕賜
檜拭淚既退其子熺奏請代居宰相者爲誰上

曰此事卿不當與○秦檜遺表畧曰伏念臣早
緣末學奮自諸生嘗見危致命之秋守棄名委
質之分盡瘁之道元樞飛捲執之符存趙之陳
具侍奉役斷之柄舍皇去國奉君衣冠不
變於中華覲會日安於當虞雖歷九死其無悔
猶與一言而可興卑微廟之大計破偽齊之三
策 身居密寵心在周行淵浮海以□旋舉同
朝而趣異下石而擠者紛至奉身而退若畏罪
荷上聖之深知排群疑而復用延登右揆峻陟
維垣專秉任於鈞衡奉疇咨於帷幄入而告后

曰合當許其無心出則稱君與眾共推於得爵
上遵成筭黌役述中興云云 伏望皇帝陛下惟新
寤寐保渏躬歆壽與無疆長奉東朝之養云兵
不忘永居壯極之尊益堅濟國之猷益深思宗
社之大計謹國是之搖動杜邪黨之窺覦以治
亂為著龜以賢才為羽翼事有未形而宜杜言
或逆耳而可從緩刑乃得眾之方訓本乃富民
之術凡此數端悉留聖念檜病篤招董德元湯
思退至卧內各贈黃金千兩德元以為若不受
它時病愈必疑我二心矣乃受之思退以為檜多

疑心它時病愈必曰我以金試之便待我以必
死邪乃不敢受上聞之以思退為非檜之黨檜
薨年六十六檜兩府相位凡十九年每薦執政
必選世無名與者未俊易制者不使干預政事備
員而已百官不敢論政府州縣亦不敢言朝若
孫近韓肖胄樓炤王次翁范同乃侯尚程克俊
李文會楊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
堯弼巫伋章夏宋樸史才魏師遜施鉅鄭仲熊
等皆不及一年或半年誣以罪罷之尚疑復用
多是居千里外州軍且使人伺察之是時待闕

府者不以為榮檜內深阻如崖穽不可測喜贓
吏惡廉士通饋遺四方大帥監司郡守饋獻者
無虛日凡欲投書於者以皇變穆為不足比
擬必曰元聖或日聖相 檜初為宰相紹興二
年罷御筆付綦崇禮令作制力詆之及再為相
崇禮女夫謝伋之子家取將御筆焚毀其文曰
云云 靖康之末邦昌僭號臣獨不戴異姓乞於
皇族不共戴 盟之議者選擇繼統其後軍前取出
欲行懲斷卒而不死驅虜遠去臣終不變初議

至於徽宗草書以爲南朝石子不當相待遜如石晉國相推傲岸自用猶遣人厚送錢絹至巨萬數後有傳錄至中朝者其本尚在可考不誣愚臣君臣之契與立朝本末如此昨自初還朝時首奏令劉光世遣人講好其後呂頤浩都督在外臣又奏遣壯人招討都監門客通書求好本遂諸報王倫來歸頤浩遂欲援以歸己力援張邦昌友壻朱勝非來朝既而圍城中人恭當禮與頤浩勝非被受僞命人謝克家復來經筵當臣之求去也陛下親諭再三且留選寄臣獨

以書生不識事體以必退爲真是頤浩乃與權邦彥同日留身乘間進言以謂宰相之去乃無一事於是旋易臺諫擬請御筆罷宗禮郎制之日請以爲據宗禮被逐常以所行御筆公肆示衆今宗禮已死無了獨有女嫁謝克家之孫伋之子若不收拾所降御筆復歸天府則萬世之後忠逆不分微臣得君立朝無所考信實宗國體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台州取索宗禮所受御筆繳進聖旨依奏三省行下台州取元降御筆復歸天府所謂欲蓋而彰者檜之謂也○秦

檜柄任之久　法寺禁繫公事並不遵用法律唯視檜一時之私意死則死之生則生之笞杖徒流一切希望風旨故檜權益重勢益盛天下之人益畏而忌之上知其弊乃降詔飭刑先是秦檜秉國政諸路承順風旨應奏劾者止申尚書省取旨庚午三省樞密院同奏乞事無巨細皆須奏聞○秦檜當國柄時聽受讒閒鍛以風聞仍起大獄故使告訐之風人不堪之上知其爲害乃下詔止告訐檜爲相御史臺與封駁官皆備員不敢犯事百寮有忤檜意檜欲去之則

微示顏色而臺官已探知之次日即有言章略不敢少緩或有檜遣人諭意與臺官令有言臺諫令皆聽檜承順而已故揚歷未爲執政時士大夫號其爲內簡牌言原傳檜旨意爲多也檜爲左僕射不除右僕射應執政進遷皆檜一力成就之既爲執政亦不久必斥去皆是臺官承檜指意方敢上章疏第一章帶職宮祠數日間再一章落職例皆如此故得執政者亦自以爲不久必去莫不束裝以待之固非一日矣上知其然親擢湯鵬舉爲侍御史又降詔戒諭臺諫

云

云鵬舉首且旨簡論列知太平州王珣知宣州王鑄知廬州鄭僑年新知嚴州郭霞府東經畧方滋知邵州林機福建提舉常平王淪通判廣德軍鄭時中淮南運判龔鋈提舉浙東茶鹽黃癸並罷之皆檜之親戚門人也由是檜親戚門人未遭論列者皆不安迹○檜當國有進士上書獻策或忤其意有置之死地輕者亦送外州軍學聽讀雖爲聽讀當職官亦捐意防守必送之廟可與編管人無異爲士者甚苦之七月丙午有旨進士因事送諸州軍聽讀者遇赦放

令自便○淮東提舉茶鹽朱冠卿奏故相當權不遵祖宗故事科舉雖存公道廢絕私于子孫皆冒俊異之選私於族裔親戚及私門下憸人鄙夫前舉一榜如曹冠秦垣周寅鄭時中秦焞鄭鎮沈興傑秦焴凡八人其閒多是乳臭小兒至於素不知書全不識字者濫竊儒教侵占省額欲乞特降聖旨於曹冠等階官以左易右俾正流品却將向來使取人數復還今舉省額御史中丞湯鵬舉奏欲以有官人赴試者今各帶右字如無官試者合行駁放然後方可以前榜

侵額之數於後榜收使八月得旨依奏○九月戒諭臣寮不得論列秦檜家族秦熺以湯鵬舉言其宗族親戚門人不已甚不堪之乃摭奏鵬舉平日上其父書稱與己骨肉感恩戴德佞媚之詞遂寢選人進珍寶數十萬賄獻上及獻中宮與劉貴妃且欲鵬舉薦引上爲之惻然與念而鵬舉不知也復上言檜之孫敷文閣學士塤敷文閣待制堪檜孫婿敷文閣待制呂益乞追奪官職事上令檜門人張掄代旨批云臣寮所論甚協公議然朕以秦檜輔佐之久又臨薨之

日面諭檜妻許以保全若遽奪諸孫與婿職名不惟使朕食言而於功臣傷恩甚矣可令中外知朕此意今後不得更有論列鵬舉以言不行乞出又詔諭止之並遺史○十四年九月時秦檜用事久職臺諫者皆其耳目每薦進必先諭以己意檜嘗謂秘書郎張闡曰君久次欲以臺中相處如何闡曰丞相苟見知老死秘書幸矣檜默然殿中侍御史汪勃論之有詔罷闡○二十二年六月秦檜嘗謂禮部侍郎陳誠之曰事有所聞可以片紙見諭蓋

方用告訐以權人才誠之不承其意以此頗忤
檜是月誠之丁父憂以去○時前秘閣修撰張
九成謫居南安軍或問九成近日士大夫氣殊
不振九成曰秦公方斥異已起告訐此其勢欲
從賢者然未必不反激人之言予姑俟之○二
十三年時秦檜當國凡謫官在嶺外者雖其親
舊不敢相聞蓋仍除名遠者或窺伺中傷以得
奇貨廣西帥臣陳璹頗能調護遷客通判靜江
府汪應辰檜之所不樂者璹獨與之相善未幾
璹被召而去福建安撫司參議官胡元中嘗爲

閩漕平疆皆見謂稱職秦檜以其不下已授祠
觀者五年復令入帥幕以抑之○二十四年言
者論高郵守吳祖度乃流人犴之子犴嘗自立
偽楚今祖度乃與犴婿曾懷分守淮郡詔並罷
上顧秦檜曰當時忠義無若卿者檜曰臣一時
守職遭遇陛下龍興遂依日月之光上曰此卿
謙辭也○先是靜江府有驛名秦城廣西帥臣
直秘閣呂愿中約賓僚共賦秦城王氣詩衆人
皆賦其不賦者惟寓居奉祠官劉芮等三人芮
摯孫也時秘閣修撰張九成謫居南安軍已十

餘年南康士子春試回有見九成者言秦氏子
高第而嗟洪皓之被斥九成曰洪以厄虜廷十
餘年艱險萬狀死亦不畏義氣凛凛照映古人
秦公以私害之不久天必伸之矣○二十五年
時秦檜除吏多親故淵亦可同鄉同榜之士然
必其人自取且力請然後得之肇慶府守臣黨
元擇與檜同登第并於遠官未嘗以私書干檜
前知潮州監司薦其治績得籍記中書而已三
月始遷元擇爲廣東提舉常平官○先是知徐
州洪興祖以經學得名龍圖閣直學士程瑀嘗

注論語興祖爲之序摘取瑀發明聖人忠厚之
言所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者表而稱之興祖
嘗忤秦檜故因此誣譖得入檜以興祖託經以
譏已遂責昭州安置八月卒人謂興祖通經早
以此席其寵晚以此賈禍其後追贈直敷文
閣○初紹興戊午歲呂本中爲中書舍人張九
成爲禮部侍郎同見秦檜檜曰大抵立朝須優
游委曲乃能有濟九成答曰未有枉已而能正
人者也檜爲之變色及趙鼎罷相居會稽方嶠
見鼎道檜此語因曰秦相亦今之賢者安得有

此惟論爲曰此南方之所謂賢者北方之賢者
必不爾也疇曰公既知之安得薦之于上乎爲
曰張德遠罷相之後爲再相上曰卿既還朝見
在政府去留惟卿意爲曰秦檜不可令去一日
檜留身下殿有喜色謂爲曰檜適求去上云公
自知檜令檜與公商量爲握檜手曰吾輩當以
國事爲心也檜由是安迹蓋行止非人所能爲
也毛是疇默數檜再專國柄十有八年士大夫
死于其手者甚多則爲言非人所能爲信哉○
戶部侍郎曹泳檜之姻黨藉勢妄作荊南府流

民積逋二十餘萬緡泳責逋甚急曰不且有識
時秦檜晚年怒不可測而泳乃其黨既識誅然
帥臣孫汝翼欲賦於民以塞已責通判范如圭
力勸止之○檜喜前禮部郎官朱端儒之才欲
其爲子孫模楷時端儒已致仕鑾令復出自建
炎初鴻臚寺併歸吏部十月始除端儒爲鴻臚
少卿端儒掛冠復起士論少之殿中侍御史徐
嘉右正言張扶論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曹泳
以奉檜黨招權怙勢又朱端儒者趙爲之心友
杜師旦者李光之上客泳悉置之門下內則爲

少卿外則爲監司若不亟去必致生事詔停泳
官送新州安置端儒復致仕師旦罷其後泳又
移吉陽軍而卒初秦檜之卒也其子熺乞以敷
文閣學士王會知建康府共辦喪事且云應
得相聚至是言者論之詔與會宮觀仍共辦葬
檜之葬事其後會再被論遂貶瓊州
十一月癸丑魏良臣參知政事自敷文閣直學士召除
十二月乙未上謂宰執魏良臣等曰兩國和議
中間秦檜主之甚堅卿等與有力今日尤宜協
心確守不變以爲宗社無窮之休○乙丑執政

奏新知平江府宋既以祖諱乞避欲與廣帥
周三畏兩易上曰三畏廉謹守法中間被黜無
辜與復職知平江於是魏良臣等言洪皓在貶
所病與復職與祠上可之且曰皓頃在虜中屢
有文字到朝廷甚忠於國中間以語忤得罪亦
唆咻上又曰大理寺多觀望廷尉天下之平如
此朕何所賴趙令衿趙汾被罪事起汪召錫莫
汲如近日張祈坐獄皆曹泳私憾誣致其罪卿
等可即治之詔近歲士風澆薄持告訐爲進取
之計深害風教或有不悛重寘于法十二月壬

午執政奏莫汲張常先陸升等八人以告訐濫
叨官爵上曰此大害風教悉送遠郡編管又詔
編管人李孟堅王之奇陳祖安等皆令自便上
曰如此行遣想見人情忻悅感召和氣十一月
庚午執政奏天下之事皆人主總攬人臣奉行
而已近來監司郡守以事達朝廷止申尚書省
取指揮自今事無巨細皆須奏聞上曰此乃大
臣任意所為不欲朕知天下事即詔從之上曰
二省行省可賈寀罪甚多執政朕之股肱皆被
譖於宰臣而不容迹宜速與黜之○先是新除

校書郎趙逵家尚留蜀秦檜欲以白金助逵以
家來逵不答檜怒人頗為逵危之二十五年十
一月以校書郎趙逵為著作佐郎又令兼恩平
普安二王府教授引對上曰卿乃朕自擢秦檜
日薦士曾無一言及卿以此知卿不附權貴真
天子門生也兩王方學詩冀有以切磋之○是
月戊申執政擬前禮部侍郎張九成復祕閣修
撰知溫州上曰九成昨在經筵講書及西漢災
異事秦檜不樂以此遂去丙辰以左朝請大夫
趙令衿為明州觀察使安定郡王令衿初為汪

召錫告訐被罪今遂以是除二十六年七月乙
卯上謂宰執曰往者士子上書忤秦檜意詔徙諸
處聽讀遂妨進取應可檢舉行之沈該曰聖慮
及此寒士之幸也
十二月乙酉董德元罷參知政事以資政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
德元自紹興二十五年八月除參知政事至是
年十二月罷執政凡四月○殿中侍御史湯鵬
舉論參知政事董德元附會權臣德元檜之門
人也遂罷除職與祠鵬舉再論遂落職時已召
直龍圖閣湯鵬舉為殿中侍御史乃詔年來臺

諫用人非據與大臣為友黨而濟其喜怒朕今
親除公正之士以革前弊繼此者宜盡心乃職
惟結主知毋更合黨締交以亂成法鵬舉又言
敷文閣直學士徐宗說身為版曹而專為故相
營田產詔宗說落職時人目秦檜諸客以曹冠
為館客冠金壇人施全為刺客宗說為莊客鵬舉首
薦前婺州通判周方崇兄權明州通判凌哲先
後召到悉除監察御史哲供職纔七日遷右正
言○二十六年殿中侍御史湯鵬舉言禮部侍
郎王珉吏部侍郎徐嘉皆附會秦檜珉嘉俱罷

將舉文論兵部侍郎沈虛中嘗密報秦檜已取
塤為奏名之首亦罷之先是提舉淮東常平茶
冠卿言故相當權不遵祖宗故事科舉雖存公
議盡廢如前舉曹冠秦塤等八人多不知書濫
竊儒科乞於正官以右易左俾正流品下侍從
臺諫共討以為甚當乃議行之 御勝 二十一年正
月除中侍御史陳俊卿言自秦檜之死其黨皆
從擯斥猶以獄事附檜今猶以敷文閣直學
士仍舊康詔罷之○隆興二年正月左中大夫
提舉太平興國宮董德元復端明殿學士致仕

二月贈左正奉大夫
甲午沈該參知政事 自敷文閣待制前知夔州召除
沈該陛見上曰秦檜何忌卿之深該曰臣誤蒙
陛下拔擢洎登從班聖知益深檜猜相猜上笑
曰然遂以該為參知政事該首奏曰朝廷機務
至繁近類以同力協濟者惟二三執政比歲大
臣怙權參相皆取充位政事例不關決宜特詔
三省務各盡誠以贊國事○初該知夔州罷歸
出峽至江州聞有召命既到行在即有是除議
和之初該嘗上書附會其議上記之故有執政

之除該初在澠川府專以商販取利及知夔州
營利尤甚既除參知政事傳至夔州人皆大驚
遺史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
正月甲子故宰相趙鼎追復觀文殿大學士
故執政孫近復資政殿學士
詔故宰相趙鼎故執政孫近並追復舊職鼎觀
文殿大學士近資政殿學士○乾道四年四月
陳俊卿奏紹興初知趙鼎為相正色立朝本公
體國有古大臣之風為秦檜所忌貶死瘴鄉至

今未曾贈諡天下冤之於是下禮部擬故追復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趙鼎諡曰忠簡輔臣進呈
上曰此諡甚稱俊卿奏是所謂正直無邪曰簡
蔣芾奏前日韓世忠封王趙鼎賜諡一將一相
皆合公論上然之○乾道四年四月趙鼎初諡
忠簡權起居舍人趙雄中言鼎辯 宣仁之誣
謗罷安居之配饗行遺章惇蔡卞使天下知有
公是非薦拔人才必盡公道當時禮官不知鼎
之功議曰忠簡望改諡曰忠獻以旌忠直功業
之臣上曰趙鼎氣槩非細豈易得哉淳熙二年

九月贈故追復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謚忠簡趙鼎爲太傅給還元爵邑追封豐國公以其家乞依呂頤浩張浚封國公故也閏九月審察故相趙鼎孫謐上因問趙鼎比呂頤浩何如參政龔茂良奏呂頤浩有膽畧緩急之際能任大事趙鼎有學問氣節皆名相也上曰太上南渡之初再造國事正賴諸人如朱勝非亦有調護之功

○五月戊申宰執奏前宰執及從官非謫貶斥已死者十五人量輕重分爲五等復舊職及與致仕恩澤上曰此甚當於是溥博之恩及存歿

矣淳熙十五年二月高宗崩議配饗侍從集議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謚忠簡趙鼎智慮淵明學識醇固北遷受敵力替親征國本未正建萬世之長策望實高邵斯民具瞻請與呂頤浩並配饗高宗廟庭詔從之

二月辛卯魏良臣罷參知政事 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

良臣自二十五年十一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二月罷執政凡三月侍御史湯鵬舉殿中侍御史周方崇右正言凌哲劾參知政事魏良臣有不公之迹假以歲月殆有甚於秦檜良臣亦自言輔政無狀乞罷遂有是命孝宗即位賜資政殿學士左光祿大夫魏良臣謚曰敏肅

三月乙未万俟卨參知政事 自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除

卨首奏五事大畧以爲權臣執國命威福之柄下移人不知有君上故相舊弼摒棄殆盡而讒佞欺負之徒造爲險語中傷善類人不自保道路側目貪夫蔡利掊取無藝公私掃地赤立而大臣姻族之家粟塞金穴至不可較軍政敗壞士不知勞將帥豢養於富貴之樂一旦有緩急皆不足恃士風不競畏避譏議襲常蹈故隨沒

沉浮無致身許國之忠卨所陳如此遂以爲參知政事

五月壬寅沈該左僕射 自參知政事授左正議大夫守左僕射同平章事 万俟卨右僕射 自參知政事授左宣奉大夫守右僕射同平章事

該左相制曰朕恢張庶政固任舊人股肱惟人尤重腹心之寄左右厥辟名資輔弼之臣孰當熙載之求我得經邦之俊肆頒大號明告治朝 具官沈該 蕭括而閎深端厚而果達學窮道奧游六藝之淵源識洞事幾中萬微之要會頃繇從橐出馳使輶從容而定謀謨尚稽綏通和之策始終而本仁義見鄭公納款之忠

惟爲國以奉公靡徇私而附勢進退之際本末不渝
出裴度於山南初非朕意對賈生於宣室灼見乃心
延登丞弼之聯參决鈞衡之務廣闢正道崇任賢才
用能數月之間大革前日之弊言皆可績僉曰汝諧
其擢冠於宰司俾丕隆於邦采文昌正位躐三等之
崇階侯社疏封衍多田之真賦以定國論益峻鼎聯
於戲伊尹仲虺之佐商邦命有九圍之式姬旦召公
之輔周室德開六服之承惟同心故議論若出于一
人惟叶力故建立同紀于百度共收來効用繼前修
尚右相制曰朕考謹賢佐共保丕圖當軸而秉國鈞

方領同寅協恭之助訏謨而穆天縡無收善謀能斷
之長我得其人延敷明制具官万俟卨秉忱恂之德蘊經
綸之才識洞事幾得文武弛張之要學優聖域究古
今治忽之源明可並於蓍龜信不渝於金石早繇諫
省旋枳臺綱輸獻可替否之忠厲激濁揚清之志延
登政路參替邑司惟信道以直前不計身而曲狥終
始一節夷險百爲砥柱之閑頹波宗堅泰守遺珠之
在滄海愈見光輝茲謂之召還賜便朝之陛對亟正
徙股肱聞讜言力扶公道之行務引賢才之進宜遂
輔朕佇觀康濟之謨無以易卿爰陟弼諧之任峻文

階之崇秩衍侯社之本封於戲爾吉尚寬魏相得同
心之功宋璟持正姚崇成應變之功惟克秉以忠疇
故聯事而合治往祇休命益懋遠猷
該除左僕射制以尹虺周召期之高除右僕射
制以丙魏姚宋稱之該射表有曰萬曹同心安
海內則共參於事爲尹虺一德享天心誓求堅
於忠蓋尚謝表有曰謂臣素志之排姦頗能自
信察臣向前之固節僅有所長乃聞友立之功
以贊惟新之治議者謂前後拜相未有如卨之
被褒者自秦檜死宰相虛位半年天下之人皆

佰耳以待忽一日拜二相人皆驚駭傳至四方
亦無不驚駭者遺史三月甲寅依祖宗故事宰臣不
兼樞密使詔非緣軍興令宰臣兼樞密使令邊
事已定依祖宗故事不兼○五月以左僕射沈
該監脩國史自秦檜專政以來所書聖語多以
以己意有非王音者該恐不足以垂大訓乃奏
刪之而取國史所書聖語自上即位至今通三
十年纂爲中興聖語六十卷上之○二十七年
三月壬辰右僕射万俟卨卒謚曰忠靖
甲辰湯思退知樞密院事自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知院事

二十七年六月拜相
六月丁丑程克俊參知政事自端明殿學士知明州除
先是以克俊知明州令過闕奏事遂有此除八
月辛卯克俊以疾求去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
霄宮執政纔兩月二十七年七月卒後謚曰忠
靖
八月甲午張綱參知政事自吏部侍郎除
綱字彥正鎮江府丹陽人初除參政既入謝奏
乞罷男堅國子監簿上從之大臣爲子弟避嫌
丐罷者相繼遂以爲例

九月乙巳陳誠之同知樞密院事
初敷文閣直學士陳誠之服除上欲召之爲秦
檜所沮令以雜學士知泉州檜既死十二月詔
爲翰林學士是年九月自翰林學士除
紹興二十七年
二月戊午湯鵬舉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除
六月戊申湯思退右僕射自知樞密院事授右通奉大夫守右僕射同平章事
制曰天之立君無輔佐何以爲治右者置相有左右
與之共功況我累朝具存彝制天下安而注意尤勤
考諡之求海內幸其同心故取謀猷之協誕揚顯冊
敷告大廷具官湯思退器度閎深性資忠厚卓爾不群之
志沛然自得之文早俛拾與異科即徊儀于要路心
一不二故縱橫曲折以皆宜人百且千則潤色討論
而皆善處異同而中存匪石行當貞而說若浮雲屢
陳造膝之忠密賛兩綸之政柔不茹而剛不吐大臣
之體具焉言稽爲而行寡尤君子之機審矣比賴周
於公道方登用於大賢權冠樞廷俾贊廟謨知兵
之本不戰則焚君一紀之間以誠故久是用峻敭臺
於右揆稍柔闇于中臺盎封公社之崇普陟文階之
峻仍階多邑併示優恩以調燮爲之和以壯棟梁之

重於戲謂之千載盍難矣得惟期運則非襄我二人
有合哉當以國家爲念伸大義以尊主施實德以惠
民其除明黨之私永監祖宗之憲俾予以治惟乃之
休王綸
八月乙未湯鵬舉知樞密院事自參知政事除
九月癸酉張綱罷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知婺州
綱自二十六年八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九月綱
求去位執政一年〻隆興二年十一月詔張綱
一時老成朕所渴見已令趣召乃以耄老爲辭
重違雅志可從所請令所在州軍常切存問仍

賜羊酒上章告老上不許章四五上上乃曰卿
筋力尚壯當爲朕卧理一郡綱又懇辭上曰比
年執政無善罷者卿之行可爲勇退矣大臣去
國自有體貌此不可辭樹勞久之故有是命陛
辭賜以通犀帶以資政殿學士左通議大夫致
仕乾道二年正月卒年八十四詔贈左光祿大
夫綱當書座右曰以直道行已以正色立朝以
靜退高天下是三者人之大節不可違也吾雖
不才及身而誠其庶幾焉其自許如此孫釜仕
至簽書樞密院事初謚文定吏部尚書汪應辰

駮之後釜爲諫議大夫復請謚特賜曰章簡
戊寅陳康伯參知政事自吏部尚書除
康伯字長卿信州弋陽人執政二年二十九年
九月拜右相
十一月癸未湯鵬舉罷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鵬舉自是年二月除參知政事八月除知樞密
院事是月罷執政凡九月○殿中侍御史葉義
問上言曰臣聞人臣不忠之罪莫大於掠美以
欺君結黨以植權臣竊按鵬舉挾豺狼之勇而
恣於害物挾穿窬之智而專以爲姦窮鼠之遂

方以爲不忠罔上之戒凡五章乃罷義問再上
章曰臣伏見鵬舉懷殘忍之心而肆其蠆毒縱
暴猛之志而濟以狠貪彈奏乃秦檜黨中之姦
在言路時多貶士罷爲資政殿學士提舉在外
宮觀義問再論遂落職○殿中侍御史葉義問
論禮部侍郎周方崇兵部郎官李庚工部郎官
褚籍等與湯鵬舉交結上曰朕深不欲朝廷分
朋植黨方崇等遂罷吏部侍郎凌哲奏乞小郡
上曰哲緣鵬舉所薦不自安故求外此亦善人
非方崇比朕嘗與臺諫論大臣出處或以罪去

但及其身足矣至所薦引當觀其人若不聞賢
否一切斥逐是使之爲朋黨非公正之道也三
十一年十月左太中大夫湯鵬舉復資政殿學
士知太平州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
二月丙申陳誠之知樞密院事
先是同知樞密院陳誠之因奏事上謂之曰卿
文人讀書乃知兵事如此之熟遂陞爲知院事
乙巳王綸同知樞密院事自工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除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

六月丁酉陳誠之罷知樞密院事
誠之自二十六年九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二十八年二月陞知院事是年六月罷在樞府二年餘知樞密院陳誠之罷除資政殿學士知泉州於是侍御史朱倬殿中侍御史任古言誠之附會秦檜無補國論其失已爲僥倖望鑄職罷郡以協公議詔與宮觀而左司諫何溥再論遂落職○乾道五年八月端明殿學士左中大夫提舉太平興國宮陳誠之致仕贈左正奉大夫

己酉沈該罷左相 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制曰輔相揔綱紀庶務寔關治忽之宜帝王體貌大臣當極始終之遇聽時懇望久服冢司俄釋秉鈞之勞超朌上印之寵具敷予命以告在庭 具官沈該早負通材茂膺朝寄肩天將降是大任嘗拂亂其所爲而古亦惟求舊人可共圖於有正屬予更化召自興落首能副當儲思賢之心亟使居奮庸熙載之地宅我百揆迨今三年試之以股肱康庶事之能每克勤於小物責之以夙夜事一人之道正當惜於分陰何懿績之未凝致煩言之可嘖既游披於彈疏亦類覽於遜封內循補衮之跡力丏垂車之佚乎津謝病位高自以爲無功石慶告歸年老不能於與議始遂便私之志特推鈞佚之恩錫祕殿之隆名賜眞祠之吉祿蓋循彝矩用示眷懷於戲應天下之安危本欲任賢而注意全大臣之進退敢忘加禮以勸忠往即里居尚歷猷告之詞

該自二十六年五月拜右僕射至是年六月罷入相凡三年　朱倬任古何溥與右正言都民望等言左僕射沈該在政路數年無所建明可該亦上疏請老遂罷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再論遂落職致仕三十年五月詔特進沈

該落致仕復觀文殿大學士知明州隆興元年五月詔特進觀文殿大學士致仕沈該降觀文殿大學士依舊致仕以諫議大夫王大寶言其過惡顯著乞正典刑故有是命

七月丁亥賀允中參知政事 自吏部侍郎除

九月甲午湯思退左僕射

陳康伯右僕射

思退左僕射制曰嗣先人宅丕后必思考謨之良位冢宰正百工用謹脊膂之與惟時弼輔夙茂元勳爰陟左揆之班遂陳久虛之席簡在成命揚于治朝 具官

湯思退惇大而直方純明而優裕作天民之先覺負王
佐之宏才泝淵源而獨尊文追正始更險夷而一節
世仰忠規久陪翰苑之論思超列樞廷之宥密屬更
化善治之日乃注想得賢之秋文武憲邦自得中朝
之師表謀猷告后莫非四海之經綸爰自政途擢居
相府百度惟正三年有成捉綱信史以牘久曠之書
繩愆明奭以遂奉先之孝削浮費以佐國用條貺好
以通鄰歡歲稔時豐獲天人信順之助邇安遠至有
內外寧謐之休揆厥所由繄誰之力罔道其盛益發
理寅亮之性其人居治事與本輔贊彌綸而薦諸用

編年錄　卷之十六

即宅冢司之任晉持魁柄之權公社仍封爰田衍賦
以昭體貌以答賢勞於戲左右成王在周公之並相
規隨漢業賴蕭曹之同心其勉輔于洪基以共恢於
遂業想孚至意奚俟多言

康伯右僕射制曰天地交而萬物泰故君子長而小
人消明良合而庶事康故股肱喜而元首起時我賢
輔夙推本朝念久預于政機用峻登於相府誕揚休
命敷告明廷具官陳康伯才贍而氣和望高而實茂羽儀
一世森玉筍之清班出入十年佩紫荷之榮寵方剖
符而作牧丞賜環而造朝副予求舊之誠佐我圖新
之治老而益壯凜松栢之後凋知無不爲判若白黑之
先見冠中臺之常伯侍便坐之經帷處心近厚而有
容遇事至剛而不撓爰自論思之列徑躋丞轄之司
文武兼資所臨底績安危注意何適不宜朕以眇躬
獲承大統久選于衆思得其人式符巖石之瞻遂正
台衡之拜榮開佐社光陟文階侈大輔之登庸隆大
君之體貌於戲上帝復高祖之德永懷繼述之爲難
皇天付中國之民所念安全之不易惟同寅而協恭可
以洪至化惟任重致遠可以廸成功茲厲謀猷往承
眷矚王珏撰誥

編年錄　卷之十六

是月右僕射湯思退爲左僕射參知政事陳康
伯爲右僕射故事初除例賜銀絹至是思退與
康伯並拜左右相思退等辭其奏今國用匱乏
自人主及百司皆當務從撙節有濟臣等若盡
受何以風百寮乃蕭減半從之康伯又辭兼史
院上曰自卿除用朝野翕然無間言卿靜重明
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令與思退共政如有
可否不憚商量康伯言大臣論國事進退人才
自當盡心若婾婀取容植黨以自固臣不敢也
高宗嘆其長者康伯既以至誠爲高宗所信所

奏常事或時上意難奪後理前語未嘗不聽
十二月辛未王綸知樞密院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紹興三十年（庚辰）
正月葉義問同知樞密院事（自殿中侍御史除）
六月庚午王綸罷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
綸自二十八年二月除同樞密院事二十九年
十二月進知院事是年六月罷在樞府二年餘
知樞密院王綸引疾乞罷詔除資政殿大學士
知福州尋改提舉洞霄宮
七月戊戌葉義問知樞密院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綱年錄　卷之十六　五十九　三百五十三

朱倬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除）
周麟之同知樞密院事除（自翰林學士兼侍講除）
時有言金國將敗盟上命同知樞密院王綸等
奉使彼國驗之二十九年九月綸等回言鄰國
恭順和好無他至是年二月庚申以同知樞密
事葉義問爲金國報謝使時皇太后上仙金國
來弔祭也義問入虜境見虜已聚兵有入寇意
及回密奏虜人今欲遷汴京且造戰舡是月進
知院事三十一年十月戊午以知樞密院葉義
問督視江淮荊襄軍馬至鎮江權立行府中書

舍人虞允文爲參議軍事孝宗初即位義問加
左通議大夫
八月癸丑賀允中罷參知政事（資政殿學士致仕）
允中自二十九年七月除參知政事是年八月
罷執政踰一年初參知政事賀允中使虜而歸
言虜勢必背盟宜爲之備上疑未決允中因告老
以爲資政殿學士致仕
十二月乙巳朔湯思退罷左相（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
制曰輔相而總諸用大臣徇國之本心明哲以保其
身君子安貧之高致眷惟元宰所解近司上啟綸綍

綱年錄　卷之十六　七十　三百八十三

之恩庸申綸綍之聽（某官湯思退）才全器博行峻氣
涵三德而守之以和學貫九流而持之以正早由迴
閤亟上清華智略縱橫太叔儀能贊大事文章溫厚
司馬遷且兼其善嗚呼邇予更化之初是首本兵之寄寢
隆物望越秉機衡厥官無曠代天工亦云盡瘁十年
之間至丞相調逢辰方道揆之仰成駭煩言之有
嘖遽還印綬亟拜褒封既詔諭以莫回顧恩微之可
後蹟榮書殿冠學士之大稱均佚珍臺拜散人之往
號式昭體貌益厚股肱於戲得賢則能立邦基予豈
輕於注意乃心罔不在王室爾勿廢於告猷茂對孚

思退自二十七年六月拜右僕射二十九年九
月進左僕射至是年十二月罷入相三年餘○
時侍御史汪澈等欲論左僕射湯思退方据撫
其過殿中侍御史陳俊卿曰爲相無物望而天
災亟至此固當罷何以他爲乃言思退始由秦
檜父子以致身及掌文衡而取其孫緣此遂至
政府自居相位唯務招延親黨佐其羽翼前日
無雲而有雷聲人情駭異其咎蓋在大臣乙巳
朔思退罷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澈

等欲鐫其職俊卿曰思退未有大罪雖非相才
比之沈該則有間今該猶以大學士典州而思
退顧不得則執法之地所以誠賞罰者偏矣不
從澈等再論落職翰林學士洪遵以草湯思退
罷相制不明著其罪除徽猷閣學士與宮觀三
十一年上以虜敗盟十月辛酉左光祿大夫湯
思退復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兼侍讀既
至除行宮留守

紹興三十一年 辛巳

三月壬午楊椿參知政事 自兵部尚書兼權翰林學士兼侍讀除

椿字元老眉州人乾道三年正月薨年七十三
八月詔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提舉洞霄宮楊
椿贈左正奉大夫椿引薦蜀士虞文恭張震馮
驥後皆知名五年八月贈故資政殿學士楊椿
謚文安

庚寅陳康伯左僕射 自右僕射授左光祿大夫遷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提舉編修玉牒所編修國史

朱倬右僕射 自參知政事授左通奉大夫遷右僕射同平章事

康伯左僕射制曰坤上乾下而垂卦[illegible]二氣之交通
君明臣良而賡歌千載之相遇朕肖圖又夢想

得賢永惟一德之休共濟萬微之會眷時次輔之
茂勳宜擢冠於鼎司肆誕敷於渙號 具官陳康伯 高明而
簡重惇大而裕和學承百聖之宗體備四旹之氣澄
不清撓不濁若觀水於萬頃之陂鄙夫寬薄夫敦想
聞風乎百世之下毋從試用休有殘敗列法從則論
思獻納之君多參政機則賛襄彌縫之闕鈌匪躬偉
績股肱之爲心休休而有容事井井而攸叙眞當今
望晋服近司和而不同深濟鹽梅之用忠而能力允
稱廊廟之器而近古社稷之臣尊俎從容笑談可以[illegible]
物并冠端委精神自能折衝是用詢于僉言敵自朕

志操剛辰而幽賛泰鈞冊以明揚其陞元宰之崇以
表具瞻之峻併加寵數庸示眷懷於戲付託至重而
爲之難朕方資於弼亮體貌既尊則責亦厚汝毋替
於寅恭宏恢輔世之圖懋建格天之業延是百辟毗
予一人
倬右僕射制曰朕欽承聖緒翕受賢良顧兹射揆以
屬精惕若御圖之永有能奮庸而熙載用兹宅揆之
難乃眷老成久參機務克懋經邦之略宜登相國之
聯爰錫明綸敷告列序具官朱倬氣和而神遂才大而聲
宏潛心乎六經之微游意乎百氏之博嘗求其學一

本以誠行已在乎不欺仰無屋漏之媿事君貴乎無
隱傚如天日之臨朕固已得之召見之初而果符於
試用之後炳然者覩之先見介若金石之不移洊進
忠規初不干於世譽端居正色期自靖於官邪蔚爲
臺諫之宗綽有公輔之望比繇經幄服在政塗若魏
相觀故事而必行若房喬持衆美而自効適陟台躔
之齊色有嘉巖石之具瞻是用端揆以贊神明洞辰
而得吉兆誕揚廷涣對衆國成仍疊晉於官榮且肇
開於戶賦以昭物釆以示眷私於戲蕭規曹隨所以
股肱於漢室旦師奭保所以左右於成王惟一德之

享天心則同寅而安海內式孚于訓時乃之休制詞
是日右僕射陳康伯爲左僕射參知政事朱倬
爲右僕射○時虜主亮欲渝盟先是兵部尚書
兼權翰林學士楊椿言於陳康伯曰逆虜敗盟
其兆已見今不先事爲備悔將何及因與康伯
策所以防虜之術有四令兩淮諸將各畫界
使自爲守一也措置民社各爲寨兵之計二也
淮東劉寶將驍卒必不可專用三也沿江諸郡
增壁積糧以爲歸宿之地四也康伯條上其計
上嘉納之○北使高景山來賀天申節肆發言

求淮漢地及指取將相大臣朝論汹汹咸欲
視師康伯奏願分三司禁旅添戍漢兵力待其
先發然後徐動翌日入對薦張浚驟竟未允且
有幸蜀之語康伯論奏遂復申調發三司軍馬
之議會有報虜犯黄牛堡爲吳璘所敗康伯復
進攻討之計卽命侍衛馬軍司成閔出戍以御
史中丞汪澈等宣諭荆襄節制軍馬知樞密院
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而禦敵之計始決矣是
後虜騎大入遠近震駭有請從禁旅家出關者
康伯曰毋恐張皇令臨安府諸門扃鑰率遲常

時朝士有遺家避冦者康伯獨具舟迎家屬入
浙人恃以安虜益逼江何勸車駕幸會稽因入
閤曰將臚高宗命楊存中來議康伯延入解衣
置酒上遣中使來伺還奏上曰丞相既飲必有
所處矣翌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越及閩者誠
用其言大事去矣曷若静以待之忽一日中使
持御批來甚遽康伯讀之及如更一日虜騎未
退且令放散百官康伯取焚之入奏曰審如聖
訓百官既退主勢孤矣上問焚之何也康伯曰
既不可付外施行又不可輙留私家故以焚之

上深以爲然時中外人情洶洶康伯獨不爲動
維軍務百出而意氣甚暇凡邊郡大議奏成口
中金主爲帳下所殺驛至康伯入賀高宗曰康
伯曰皆卿輔佐之力勸車駕親出勞師康伯扈
行所至權奮由是虜屯和州者悉遁去高宗倦
勤有與子之意康伯密贊其議遂尊立皇太子
詔以冊進及行內禪禮以康伯奉冊孝宗初即
位六月丙辰陳康伯加金紫光禄大夫
六月庚申周麟之罷同知樞密院事
麟之自三十年七月除同知樞密院事是年六

月罷在樞府幾一年時虜主亮欲渝盟犯塞上
以虜敗盟命同知樞密院周麟之往聘麟之憚
行左僕射陳康伯以國事勉之麟之竟辭於是
言者論之上曰爲大臣臨事辭難何以率百寮
罷爲在外宮觀遂召前吏部侍郎徐嘉以爲敷
文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將嘉領使虜召至行在
借資政殿學士充起居稱賀使武臣張掄副之
七月右司諫梁仲敏言麟之懷姦辭難巧避出
疆之命望行誅竄責授秘書監均州居住隆興
二年正月責授左朝奉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

京周麟之復左中大夫致仕
九月庚辰黄祖舜同知樞密院事自給事中除
孝宗初即位加通議大夫制畧曰學識醇明器
資沉裕早荷聖神之眷亟躋華近之班頃以夕
班遂參樞柄屬龍飛臨之際尤多贊翼之勞用
躋進於華資以增崇於圖任七月壬戌參知政事
十月前宰相張浚復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
前特進張浚奏毋喪歸葬于蜀行至荆南會皐
變求言浚以爲虜決於數年間求釁用兵當
爲之備又沈該乃伏鼂爲相無以服天下望乃

奏大畧曰紹興講和之事陛下以太母　爲
重耳幸而徽宗梓宮亟還此和之權也不幸用
事之臣貪天之功乃欲盡除忠良以聽命於虜
而陰蓄其邪心故身死之日天下相慶盡惡之
如此坐失事機二十餘年有識痛心且夫賢才不
用政事不修形勢不立而專欲受命於虜適足
啓輕侮之心而正墮其計中也今未絕其和而
遣一介之使與之分別曲直逆順之理則事必
有成上出浚奏付外宰執沈該万俟卨湯思退
見之大怒以爲虜未有釁而浚所奏乃君獨在

年歲間者或笑以爲狂於是中丞湯鵬舉侍御
史周方崇右正言凌哲言浚妄論邊事且謂浚
方歸蜀恐搖動遠方二十六年十月丁酉詔復
命永州居住候服闋日取旨○自秦檜死金國
頗疑前盟不堅間有妄言召張浚者虜情益疑
於是參知政事沈該言紹興講和息民恐出寢
斷遠方未必究知謂本大臣之議懼後用兵宜
特降詔書具宣此意遠人聞之當自安矣九月
丙寅詔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故相秦檜但能
贊朕而已近者無知之輩鼓倡浮言以惑衆聽

至有僞撰詔命召用舊臣抗章公車妄議邊事
如敢妄議當寘典刑○閏十月己亥朔知樞密
湯思退奏昨日張浚行遣極當上曰張浚用兵
不獨朕知天下皆知之如富平之戰淮西之師
其效可見今復論兵極爲生事太祖以神武定
天下亦與契丹議和同知樞密院陳誠之曰浚
論事頗有不當浚不罪景延廣而罪桑維翰不
當與契丹和好其無謂上曰耶律甚塞參議上
曰不如此議論不能得定○是年十月甲子特
進張浚復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尋改判建康

府時舊相惟張浚在殿中侍御史陳俊卿言浚
忠義且兼資文武以闓外臣素不識浚雖聞其
曾失陝服散淮師許國之心白首不渝今杜門
念咎老而練事非前日浚也臣願聖慈勿惑議
謗雖未付以大柄且與一近郡以係人心庶緩
急可以相及五月俊卿再言舊相張浚可用上
曰卿欲用浚爲何官俊卿曰此在陛下上曰浚
才疏使之帥一路或有可觀若再督諸軍必至
敗事俊卿曰人皆以浚爲可用陛下何惜不一
試之上首肯時內侍張去爲陰沮用兵之議且

陳避狄之策於是俊卿立言去爲禍威權撓成
筭乞斬之以作士氣上曰卿可謂仁者之勇上
以俊卿敢言乃擢爲兵部侍郎以賞之十二月
時金虜尚據舜龍山而淮西制置使李顯忠兵
在沙上新除建康行宮留守張浚往沙上勞軍
以建康激賞犒之一軍見浚以爲從天　而下
浚詢顯忠何聖從將死率到此而賊未退得無
慮乎顯忠乃以大軍濟江與之相持然賊亦未
退乙卯李顯忠戰退金賊癸亥建康留守張浚
言金賊已退兩淮皆定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

四月戊寅汪澈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除
孝宗即位加通議大夫制略曰才周當世之務
學造古人之微自置朝聯早膺神契比宜威於
憲府遂參穆於政塗滋有令猷協于初政俾華
階之躐進昭注倚之維新七月甲辰以參知政
事汪澈爲湖北京西路督視軍馬

六月朱倬罷右僕射觀文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
倬自三十一年三月拜右僕射至是年六月罷
入相九閱月臺諫論其罪倬亦丐去遂罷制詞
曰君子邦家之基曾未聞於成効元良天下之
本乃欲觀於晴膺翰林學士洪遵之詞也○隆
興元年五月觀文殿學士左通奉大夫提舉太
平興國宮朱倬降資政殿大學士依舊宮觀以
諫議大夫王大寶言汝該朱倬此二人過惡顯
著乞正典刑故有是命六月詔復觀文殿學士
致仕是月倬卒贈特進依條與致化遺表恩澤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十六終

宋宰輔編年録卷之十七

宋太常博士徐自明著

孝宗紹興三十二年

十月己巳史浩叅知政事（自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修玉牒兼侍讀除左中大夫除）

浩字直翁慶元鄞縣人浩由太學博士攺秩自此六年以至相位近世未有也紹興三十年二月孝宗自普安郡王立爲皇子封建王以史浩爲直講王十朋爲小學教授三十二年六月立爲皇太子以宗正少卿張闡爲右諭德起居郎史浩爲左庶子六月丙子即帝位高宗稱太上皇帝應軍國事並聽嗣君處分帝既即位以史浩爲中書舍人兼侍讀尋遷翰林學士知制誥是月遂除叅知政事九月戊辰兼權知樞密院事十一月辛酉免兼從所請也十二月乙丑常朝史浩論樞密院合使宰相兼使事因引富弼對仁宗皇帝故事上曰正合朕所見陳康伯力辭上曰此不易之論毋多遜也詔宰相今後依舊兼樞密使逆亮南牧邊廷用兵建王抗疏請爲先驅丞不與賊俱生公方以疾移告聞之亟往問疾爲大王計保矣國步方艱父子豈可須臾離使唐肅宗能從明皇幸蜀安得有靈武事建王大悔立俾公草奏請扈蹕以供子職辭意懇到高宗聞議出於公歎曰真王府官也廟堂方議以建王督師由是不果遂從親征之行而內禪之意決矣公明年正月遂拜相（云云）

十月己巳葉義問罷知樞密院事（自左通議大夫除資政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

義問自紹興三十年正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七月除知樞密院事三十二年七月兼權叅知政事是月罷執政踰二年上初即位除義問左通議大夫至是殿中侍御史張震右正言周操交章彈義問義問乞解機政故有是命張震再論義問以誤國待罪貪黷見黜顧稱職罷祠詔義問改端明殿學士依舊提舉太平興國宮隆興元年三月右諫議大夫劉度御史中丞辛次膺相繼論列義問落職依前提舉興國宮饒州居住後復改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六年八月卒贈銀青光祿大夫

戊子張燾同知樞密院事（自資政殿學士左太中大夫提舉太平興國宮除）

燾奏當今弊政宜有所更革上乃曰朕惟天下
有弊事無弊法今日之弊在乎因仍習俗若政
而更張宜商斟在張燾所奏犂然有契乎衷詔
集侍從臺諫赴都堂條具方今時務以聞
十二月丁卯宰相陳康伯兼樞密使（宰相仍舊兼樞密使）
制曰懋帝載而使宅百揆時有賴於一賢佐天子而
鎮撫四夷事雖分於二柄爰稽古訓加賁宗臣聰維
文武之兼資並用安危之注意錫以渙命颺於廟朝
（具官陳康伯）淳厚而直剛溫方而和裕學足以探天人之
蘊識足以周事物之幾正論不回凜松栢後凋之操

至誠自守抱蓍蔡明信之衷爰際遇於上皇遂登崇
於碩輔望隆華夏名著咢奚胡馬飲江首决親征之
策將龍御漢獨高顯相之功朕惟兵律之尚煩念邊
防之未靖欲圖妙筭協濟多虞考藝祖仁宗之宏規
遵建炎紹興之聖政肆令東府仍兗西樞輿言屬任
之專宜有殊榮之寵是用申衮繖數特表殊庸方邑
增腴弁實新畬之入公土胙國進充故里之封魚峻
民瞻允符僉穆於戲宜下後文武之境倚元老之壯
猶齊人歸鄆讙之田資真儒之無敵碩有爲者亦若
是矧將則勿有間之其追繼於前修以益光於來世

隆興元年癸未
正月庚午史浩右僕射（自參知政事除左通奉大夫守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
制曰朕欽奉聖謨揚龢初政人主之職論相念圖任
之惟艱大臣以道事君豈登庸之可後眷予賢佐久
楊政塗宜陞次輔之聯誕揚明廷之號（具官史浩）高明而
端亮寬裕而直方學窮聖道之微損益可知於百世
識周天下之務文武爲憲於萬邦蚤由籲俊之公夙
有濟時之望資爾者德傅我潛藩王求多聞舊服盤
庚之學帝賚予弼有若傅說之賢茲嗣守於慶基亟

入參於機務以心膂之臣而任之勿貳竭股肱之力
而知無不爲一新萬化之原寖格九功之叙肆稽民
輿是遂相予仍兼樞筦之司大啟封侯之宇崇階增
峻多戶申陪惟眷倚之益隆俾責成之彌重於戲予
欲循堯道而致時雍之化爾其廸百志之熙予欲廣
文聲而卒外攘之功爾其贊五兵之運同蕭何之忠
而安四海守宋璟之文而佐中興時乃之休副朕所
望
公既相首言前宰相趙鼎參政李光之無罪大
將岳飛之冤宜復其官爵錄其子孫凡坐廢

者次第昭雪悉從之袁孚罷右正言公曰初政
而遽去諫官何耶孝宗曰妄言德壽宮有私酤
公曰陛下事親可謂曲盡然宮中左右皆閹宦
有何知識若非言路時以正論折其萌則將有
甚此者上怒少霽又奏諫官無故而罷天下必
以為疑若暴其罪惡恐啟兩宮之間願少須之
使其引去尋除直秘閣知溫州自是益無纖芥
之隙
同日張浚樞密使自少傅依前觀文殿大學士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節制沿江軍馬建康
公除

初上自潛邸熟聞公德望歸朝之初顧問大臣
咨嗟歎息召公赴行在賜公手書曰朕初膺付
託以眇然一身當萬幾之煩夙夜祗懼未知攸
濟公為元老被上皇禮遇之久羣臣莫及宜有
嘉謀至計輔朕初政方今邊陲未靖備禦之道
實難遙度思一見公面議其當使了然如在目
中緊公是望公其疾驅副朕至意公奏曰臣敢
不以前日恪事上皇之心事陛下惟一其志有
贖無貳遂就道未至國門敦促再三即引見上
見公改容禮貌曰久聞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

命內侍賜公座降問再四公奏人主以務學為
先人主之學本於一心一心合天何事不濟云
云上悚然曰當不忘相公之言公又奏今日便
當如創業之初宜每事以藝祖為法公見上天
錫英武因力陳和議之非勸上堅志以圖事制
除公少傅江淮東西路宣撫使節制沿江軍馬
進封魏國公浚辭少傅詔勉從所請
除少傅制曰周公三年而歸大慰國人之望古前萬
邦為憲是增盟府之勳眷于社稷之元臣方茂遐陟
之重寄誕敷制綍敷告廷紳具官某自明克誠允文且

武事親之孝實上通於神明許國之忠可兼貫於日
月發舒於次輔克左右於中興德格天四海莫
枕殊方震懾聞姓字以膽寒多士歸依想儀容而心
怜即其效之若此知夫中之所存乃因勤勞旋請閑
退久徜徉於泉石靡爭浮沉茲表衷於江湖果煩經
畧太上皇深惟眷注予一人敢後褒崇緬冕奮衷惟峻
陛亞傅綉裳黼袞畋胙大邦增使節以寵元戎總兵
符而嚴諸將尚仍書殿之貴以壯轅門之擢進衍戶
封增陪井賦以究經綸之蘊以終恢復之圖於戲誦
宣王任賢使能之詩朕嘉得將明之助鑒光武略地

屠城之戒公宜以安集爲先勉期戢於干戈佇歸安
於槐闈伊惟耆哲奚俟訓詞此自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事一措置
兩淮事務兼節制淮東西路建康府江江淮軍馬除特紹興三十二年六月甲子
十一月有旨召宣撫判官陳俊卿及公子栻赴
行在公附奏曰今日之事非大駕親臨建康則
決不能盡革宿弊一新令圖鼓軍民之氣助中
原之心上見俊卿等問公動靜顏貌曰朕倚魏
公如長城不容浮言搖奪是年正月九日制除
公權樞密使都督江淮東西路屯駐兵馬依前
少傅魏國公且命即日開府視事應干恩數並
依見任宰相條例施行

除樞密使制曰雖神武以折遐衝莫重本兵之任儆
師徒而討亂略尤嚴督府之權自非文武之兼資曷
稱安危之所寄疇咨舊德偶我宗臣其敉廷紳之華
寰古垂紳之聽具官器閎而用遂貫大而聲閎學造
聖真適堯舜文王之道行高世表會曾參孝己之名
蚤際遇於中興浸延登於次輔言忠烈與日月以
爭光表表功名安社稷以爲悅肆予紹服趣使來歸
表裏江淮畀中權而獨運汛掃宇宙抱素志以弗渝
顧委任之雖專念規摹之未究是用峻登樞筦肇正
使名者莫先總戎之稱用詔安危宰之號載疇多賦
併衍新命益昭森府之光增重本朝之勢於戲吉甫
爲憲先元戎十乘以啓行裴度視師宜兩河諸侯之
聽命惟位崇者報益厚惟望峻者志彌堅其茂對於
孚休終有辭於來世
三月詔公赴行在既至上從公言乃命李顯忠
出濠州趨靈璧邵宏淵出泗州趨虹縣與忠等
大破虜將蒲察徒穆及僞知泗州周仁與蕭琦
等降之中原震動歸附日至七千書曰近日邊
報中外鼓舞十年來無此克捷時虜名酋統將

降執係道稍甲利兵破亡不啻三倍是後不能
復爲窺犯虹縣之屯矣公恐盛夏人疲急召顯
忠等還而僞副元帥紇石烈志寧率兵大至既
戰我師小不利軍心頗搖顯忠遂夜引歸公獨
與子栻留盱眙俾將士悉歸揭而後還維揚具
奏待罪上手書撫勞公後奏有旨降特進爲江
淮宣撫使時上對近臣未嘗名公獨曰魏公每
遣使來必令視公飲食多寡肥瘠何如其眷禮
如此五月癸酉以少傅樞密使都督江淮東西
路建康鎮江府江陰軍江池屯駐軍馬兼都督

荊襄軍馬張浚降授特進依前樞密使都督以兵敗於宿州故也六月輔臣進呈降授特進樞密使張浚見措置江淮軍馬理宜增重事權詔可復都督江淮軍馬初浚以符離之役降特進上曰罷樞密使宰臣陳康伯奏曰知此却是罷政上曰可改都督府爲宣撫司至是參贊軍事陳俊卿奏降官示罰古法也亦其自請改都督府爲宣撫司恐使人情觀望號令不行上曰此未可也及殿中侍御史周操論都督之名實國家用人之權柄豈得亦行遽减上曰此論甚當

可與復都督府康伯奏已有指揮召浚之子栻候到日降指揮上然之八月浚復都督

二月癸未黃祖舜罷同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學士知漳州）祖舜自紹興三十一年九月除同知樞密院事是年二月罷在樞府一年餘上初即位除左通議大夫七月壬戌兼權參知政事是月祖舜累引疾乞解機務故有是除乾道元年正月提舉太平興國宮三月卒累左通奉大夫贈銀青光祿大夫

三月癸巳張燾參知政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遷以中大夫除）

辛次膺同知樞密院事（自御史中丞遷左中大夫除）

燾再辭新除參知政事恩命詔燾爲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燾奏乞還鄉治疾從之尋以資政殿大學士致仕乾道三年九月卒贈宣奉大夫謚曰忠定○次膺字起李其先東萊人山東亂舉其家南渡

五月史浩罷右僕射（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

制曰宅百揆以奮庸佇代天之業以入命而作牧有嚴分陝之權寵次輔之能賢得近司之重任其孚大號用告羣工具官史浩心術通明器資濟楫學造聖

賢之奧摛文寒河漢之華由義居仁自許古人之事業亞聲濟烈庶幾君子之風猷屬予纂序之初積以潛藩之舊爾經半載亟擢中台位雖峻而益謙事益多而益辦方今內攻粗修而國論未一遠人不服而邊虞實深俾圖莫適於攸居救弊方期於公道嘉謀嘉猷則入告繄左右之是資朕心朕德惟乃知亦始終之弗替曾微纖介遽露封章𦬆形懇款之辭萬剴挽留之意俾歸相印肆舉邦彝并遂職於殊恩疏宗既腆汝介藩於全越席寵維新以昭體貌之公以蔥股肱之義中褒數豈謂隆私於戲三階平而風雨

時相慶君臣之遇九里淵而京師福勿云中外之殊
徃祇愧言求綏燕譽
浩自是年正月拜右僕射至五月罷入相四月
以不與出師之議力丐免御史王十朋亦有言
也○初張浚屢奏欲取山東公力爭其不可繼
而大將李顯忠邵宏淵乞進兵公又奏之浚繼
請入覲乞即日降詔幸建康孝宗以問公公陳
三說孝宗感悟浚言陛下當以馬上成功豈可
懷安以失事機公執不可退又以請公公曰帝
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而僥倖今不審思

將貽後悔又上疏力諫曰靖康之禍臣子孰不
痛心疾首思欲蹀血虜廷以雪大恥恭想宸衷
寢膳不忘然適安則可以服遠若大臣不附百
姓不信而遽爲此舉安保其必勝浚老臣慮宜
及此而溺於麾下新進之謀眩於北人誑惑之
語是以有請耳德壽豈無報敵之心時張說劉
岳各擁大兵皆西北勇士燕薊良馬猶不能進
今欲以顯忠之輕率宏淵之寡謀而取全勝可
乎惟當練士卒備器械固邊圉蓄財賦寬民力
十年而後用之浚又奏歸正人當優待之公以

爲不可浚康伯俱曰彼以善心至安可拒乎公
又兩入奏言甚切至公又與浚言平時預執鞭
而不可得幸同事任而數日議論不同不惟爲
社稷生靈計亦爲相公計相公老成名望一旦
失利豈不有損威重浚曰公言良是但浚老矣
公曰相公若先立規模使後人藉是有成亦相
公之功也何必身自爲之浚因內引奏曰史浩
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乞出英斷即時省中忽得
宏淵出兵知票狀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公
語康伯曰吾屬俱兼右府而出兵不得與聞則

焉用相哉由是求去不已孝宗曰何苦如是公
對曰道德元老無如陳康伯忠義慷慨無如張
浚臣與之議論俱不合諸將出兵而臣不知近
習積憾而臣不去尚何待乎公又言康伯欲納
歸正人臣恐他日必有爲陛下子孫之憂浚銳
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終不得復望中原
臣即日去國遂遠清光然惓惓之忠不容緘默
言訖拜辭而退遂以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
公力辭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歸未及月而宿
水失利喪士馬甚衆軍資器械不可勝計人心沮喪

上降詔罪己而浚亦自劾去位矣初浚措置萬弩營及他所建請公應之如響或問之公曰事力未備故止其進兵若邊防捍禦安可不從公既去其所奏請多不以時報浚亦悔之行狀○乾道四年二月輔臣進呈陳天麟知成都府昨日得旨別擇人上曰朕思之難得其人史浩却有才可以去陳俊卿奏其人明了極可用但其親老恐未必樂遠去上曰不得已須教去盖難得人數年不相見亦未衰否俊卿奏史浩未滿六十可惜又閑上曰可令速來奏事陳天麟依舊

知襄陽府史浩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左通奉大夫提舉洞霄宮爲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以親老辭月餘改知紹興府六年三月戊寅校檢校少傅保寧軍節度使依前差遣其恩數並依前宰相例施行會洪夫人屬疾思歸力丐祠不允乃許謁告迎侍未幾罹內艱○乾道八年九月七日服闋除知福州避魏王同鎮改崇信軍節度使十一月二十五日特授開府儀同三司判福州至淳熙元年秋丐祠提舉洞霄宮○淳熙四年二月史浩除少保觀文殿大學士

充醴泉觀使兼侍讀進封永國公浩見于內殿奏謝新除并陳衰老多病且乞任便居住上曰方始相見未可言此於是詔史浩令於宰相東壁一片歇空立班四參日參依次序別班起居

丁未辛次膺參知政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洪遵同知樞密院事自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侍讀遷左中大夫除

癸亥汪澈罷參知政事以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澈自紹興三十二年四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五月罷執政一年餘上初即位除左通議大夫七月以參知政事汪澈爲湖北京西路督視軍馬

至是引疾乞祠故有是命會右諫議大夫王大寶論澈詔澈落職依舊提舉洞霄宮台州居住

六月戊辰周葵參知政事自兵部侍郎兼侍讀遷左太中大夫除二年七月以[illegible]樞密院事[illegible]

戊寅辛次膺罷參知政事以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次膺自是年三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五月除參知政事是月罷執政凡三月次膺以疾求罷章十數上不允及入謝奏曰王十朋除侍御史雖自親擢天下皆知臣等薦其方正湯思退趣召將至闕下天下亦知臣嘗疏其姦邪臣不引避

人其謂何臣實苦筋力疲衰恐誤國事上爲之
惻然踰月求去不已授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
宮明年六月致仕間居者八年六年卒歸終親
作遺表勸上力贊恢復而不及私年七十九贈
光祿大夫

七月庚寅湯思退拜右相自觀文殿大學士左金紫光祿大夫充醴泉觀使兼侍讀除特進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封榮國公

制曰熙熙績而代天須弼疑之並置有一心而事國
乃授牧之送居眷時宗工久去宰路方虛位之不補
豈維賢之是圖肆於來歸渙以大號具官湯思退宏寬而

剛毅端靖開敏通學深造於聖微識洞明於事變早
爾佐王之略倡發謨而逢辰煥然經世之文蔚載道
以行遠爰結知於太上遂登冠於冢司辭色粹乎游
消中外之釁積誠孚達坐格陰陽之和頃委任而責
成念勤勞而均逸欲考功而試以馮翊尚施福而及
於京師自朕纂臨尤先求舊君陳分正固多入告之
謀猷姬旦於征宜倫往迎之衮繡是用賜環趣召前
席咨詢少紓真館之游姑進露門之請然所爲親賢
之志蓋倚以復相之懷是符中台俾職亞輔仍付本
兵之寄載崇馭貴之階建於上公陪以多賦併昭眷

遲屏後緘章於戲如聯至卒從元齡將協衷而相濟
陳平令頗遜周勃適居次以何嫌往殫厥心同底于
治[illegible]

十二月丁巳朔陳康伯罷相除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判信州進封福國公

制曰輔相股肱於元首身久佩於安危宰臣體貌於
大臣誼必隆於進退眷我家司之老釋是樞機之柔
屢莫遂於挽留宜有加於寵秩[illegible]具官陳康伯學貫天人才周經緯中和自得[illegible]有物而行
有常度量難名澄不清而撓不濁晏登於路五閱歲
華當國家多事之時專廟堂萬微之寄雍容鎮俗談

笑折衝消蕩以遵王無有作惡心休休而樂善其
如有容邦政弗愆物情交附惟予一人纂承之慶本
太上皇付託之誠能將順以輸忠曾貴衰之有助心
如金石動在旂常朕方委任而責成爾亦勤勞而匪
懈久煩機務累抗封章丁寧諭告而莫回偃僂陳詞
而愈固式揚典冊俾解鈞衡亞保孫華煥袞衣於左
棘鴻儒列職冠書殿於西清進公社於新邦分使符
於故里載疇井邑併衍圭腴於戲功名克保於始終
古今所重出處均於勞逸中外何殊其思注意之
深勿替告猷之賴

康伯自紹興二十九年九月拜右僕射三十一年三月拜左僕射三十二年十二月兼樞密使是年十二月罷在相位四年至是出判信州上曰韓琦亦曾判相州康伯極有德量有佐命之功右僕射湯思退奏陳康伯德量能鎮壓事誠如聖諭上曰朕不忘之他日復召用康伯自陳遂爲醴泉觀使隆興二年六月判紹興府九月詔陳康伯依舊醴泉觀使任便居住先是召赴行在康伯以疾辭故也

丁丑湯思退左僕射自特進右僕射兼國公授左僕射兼樞密使進封慶國公

張浚右僕射自少傅特進樞密使魏國公授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依前都督江淮東路

自醴泉使鎮江府江陰軍江淮東路軍馬

思退左僕射制曰握符以臨四海論相故必惟其能當軸而長百僚尊君則宜正其體眷予碩輔裁秉化鈞賴左揆之仍虛豈具瞻之攸屬矧登崇之典自昔且注倚之懷愈隆用升元台寔允衆聽具官思退湯風猷峻茂器範深純鍾山岳之炳靈蘊星辰之精粹力堪治劇幹旋之易若轉圜識洞微幾裁決之明如指掌蚤出遂於休旦爰歷踐於要塗久勤機務之煩遂冠冢司之重雖或均於勞逸然常係於安危才任笲衡猶詳試其政事心存王室乃入告於謀猷是膺前席之思俄被賜環之趣緊樊侯之補袞若伊尹之格天庶周歎儀圖之難而尚推專美之間其進持於魁柄以觀獨運之能且改胙於名邦以示有加之寵乘茲會遇濅格隆昌於戲奏位次而莫先雅欲肖何之處乎上成成功而匪懈正須姬旦之圖比終往茂堅不忍之誠庸光輔日新之治究爾丕烈佐予宏規

二年正月上謂思退等曰卿等近日極留意政事要當立紀綱正法度不可困於文書乃堂吏之事二月思退改封岐國公以思退言國朝自天聖以來無以慶國爲封者故有是命二年九

月癸卯除都督江淮東西路建康鎮江府江陰軍江池州屯駐軍馬思退言臣備位宰相被命督師敵人雖已議和本使尚未過界況屯邊之兵數十百萬而相矣各路臣欲擇日同屬官起發至淮上佈宣德意撫勞師徒從之辛辭不行

爰右僕射制曰總核屯而靖難既斷暢於剛威輔衡軸而代工將共調於王化朕纂承丕緒宏濟多虞恭太夙芰之良寔乃倚毗之舊蓋以一時之元老而久服膺於聯場困四海之具瞻而使歸翊於岩廊庸錫徽章誕敷渙號具官德醇而履正道大而慮周身當

中外之安危識洞古今之治亂更委二柄備殫百爲
雇讒波之滔天維忠氣之貫日吾適不用則鄰壤有
輕秦之心我必能興蓋所懷維强楚之畧玆往嚴於
師律遂遐憯於皇靈挫猰㺄之噬吞破蚍蠹之贅聚
陰杜窺邊之釁寖堅款塞之誠念功烈之未終猶稽
素志觀規摹之甚遠實肇宏圖是用復延登於笙庭
仍總督於軍壘若涉於川之籍舟楫若圖其室之資
棟極勢雖異宜意則兼注於戲酌倅樽以獻攻須平
仲之在齊借前箸而籌終賴子房之謀漢未戢咎於
排難解紛之日而塡撫乃安民和衆之方尚思厥猷

期協於道揆錢周材詞

虜都元帥僕散忠義與紇石烈志寧貽書三
省密院欲索四郡及歲幣等時湯思退爲右相
思退本檜死黨尤急於求和遂大倡和議建議
王之望龍大淵爲通問使副公在遠爭不能得
卽奏乞退上賜手書召公既至入見上首諭公
以欲尊委之意公復力陳和議之失上爲止書
書留使人而令通書官胡昉楊由義先往諭虜
使以四郡不可割之意於是之望等待命境上
○十二月二十二日制拜公尚書右僕射都督

如故而思退亦轉左僕射云云上諭當直學士
錢周材以注意在公故思退雖爲左僕射而公
恩遇獨隆每奏事上輒留公與語又時召對入
對賜公御書聖主得賢臣頌思退等素忌公至
是益甚公既入輔首奏當旁招仁賢共濟國事
上令公條具奏公薦虞允文陳俊卿汪應辰王十
朋張闡可備執政劉珙王大寶杜莘老宜卽召
還胡銓可備風憲張孝祥可付事任馮時行任
古馮方胡可備近臣朔上中林栗王秬莫沖
張宋卿議論穩正可任臺諫皆一時選也公自

太上時卽建議當駐蹕建康以圖恢復上初卽
位公入對又首言之及撫師江淮每申前說至
是復力言於上胡昉等還不爲虜屈上介然諭
公曰和議之不成天也自此事當歸一矣始議
以四月進幸建康公又奏當詔之望等還上批
出曰王之望龍大淵拜一行禮物且回○先是
公既決幸建康之議思退等初不與聞後奏事
語屢屈因請曰和議不成虜至何以待之上曰
朕已決幸建康思退等失色遂陰與其黨謀爲
傾陷之計居數日俄有旨命公按視江淮公知

一日出外姦人必得肆志然趣行之旨屢下而
事之成敗有非人力所能爲者乃行
隆興二年甲申
四月丁丑張浚罷右僕射授少師保信軍節度使判福州依前魏國公
制曰宅百揆而督五兵正賴待遇之效冠三孤而張
六纛將曲隆制閫之權我有明綸颺於治著具官張浚材尊
王佐道聳民瞻節操堅剛曾歲寒之不改規模遠大
等日反而遂休蚤逢陽九之交上應鬼三之象叱王
尊之馭亘井絡以蜚聲下楊僕之舡空潢池而掃壘
更險夷而一致謂文武之兼資鼓勇從綠野之旆殆爲

蒼生而起肆予嗣服卽俾來朝提江淮表裏之封盡
護總統佩將相安危之寄式重倚毗三年於茲庶績
用乂蒐乘補卒亦既輸勞增埤浚隍未嘗微廢嘗明
報彭衙之役獨負壯猷武侯引街亭之愆靡形愠色
朕念疆垂之久戍詔師衆以代更分遣從臣往宣使
指輸門如兒戲耳庸謹秋防袞衣以公歸兮庶聞辰
告爵賢循瑕之奏且披請老之章欲昇舊官蓋無故
事是用出楓宸之異渥超棘位之危班蕩府有光襟
合肥之名鎮甘棠弗剪親臨長樂之价藩衍以圭腴侈
其眞食於戲春秋責備於賢者愧功業之恒歉天子

加禮於大臣同始終之不替其綏吉履毋有遐心云云
浚自隆興元年十二月拜右僕射兼樞密使是
年四月罷再入相纔五月○初上命公按視江
淮旣出國門思退遂與右正言尹穡通謀日夜
汲汲於求所以間公者及之望等還思退等再
相與陰謀謂不毀守備則公不可去和不可成
乃令其黨盛毀守備一無可恃而穡專主其議
首計毀公督府參議官馮方偏行兩淮築治城
壘且最爲勞勤思退等以其効力尤多尤惡之使
穡論方不當築城費財方遂罷又論公所費國

用不貲公奏計督府遣闡探給官吏等一年半
之費不及三十萬緡其餘皆爲修城造舟除器
招軍用上出公奏思退穡議屈於是始謀更造
他事機撼公嚴前後軍統制官張深等有勞軍
士安之俄有旨放罷而以趙密之子廓代之公
至淮西訪問知狀奏留深而穡指公爲拒命跋
扈思退又相與謀上眷公厚必未肯遽罷公但
先罷公都督則公自當引去穡奏論如思退計
而公自聞馮方罷上奏乞罷督府詔從公請而
公亦封章力求還政矣穡連疏詆公愈力左司

諫陳良翰奏如公忠勤人望所屬不當使去國
上謂良翰本無此事且當今人材孰有踰魏公
者卿宜徧諭侍從臺諫使知朕此意侍御史周
操疏同良翰議至是爭論甚力然是時公留平
江虎丘致政之章已八上矣上察公懇誠欲全
其去四月二十二日制除公少師保信軍節度
使判福州而思退等遂決棄地求和之議公力
辭恩命上不許至五月除醴泉觀使前戴義西月奉建康
至是而公已去國矣公以連年疲勞比得退休已覺衰衛
八月二十八日疾病晡時命子栻等坐前問國
家得無棄四郡乎且命作奏乞致仕夜分而薨
訃聞上震悼輟視朝兩日有旨贈太傅公歿五
年上追思公忠烈慨然感動詔有司加贈太師
賜謚忠獻樸行○浚自幼卽有濟時志在京城中
親見二帝北狩皇族係虜生民塗炭誓不與賊
俱存故終身不主和戎之議功雖不就人稱其
忠論事上前必以人君當正心務學修德長天
至誠無僞爲先又以儲副爲天下本自在川陝
卽上疏乞選養宗室之賢及爲相復陳宗廟大
計夯首堂建皇子出就傅又薦朱震范沖充訓

道之選毋以東南形勢莫重建康人主居之北
望中原常懷憤惕若居錢塘易以安肆難以號
召中原故自紹興至隆興屢以遷都爲言浚性
至公嘗劾李綱以私意殺從臣宋齊愈罷其政
及大赦綱貶海外獨不原浚爲請得內徙韓世
忠軍士剽掠浚嘗奏奪其觀察使及視師淮上
獨稱世忠忠勇可倚以大事兄滉以才學爲高
宗所知賜進士第後省繳駁浚言不可以臣故
違公議其輔政以人才爲急與趙鼎當國多所
引擢從臣朝列皆一時之望人號爲小元祐至
隆興初首薦論事切直折挫不撓者數十人及
再相又薦虞允文汪應辰王十朋劉珙等皆一
時名士其後多至執政侍從危言厲操御將帥
而知其才始在關陝吳玠吳璘俱行間識擢卒
有大功於蜀劉錡晚出浚一見奇之付以事
任歸薦於朝卒成順昌之奇功高宗嘆其知浚
知人其他若楊政田晟王宗尹王彥後皆爲名
將事母至孝孛星之見浚將論時事恐爲母憂
其母見浚瘠問故具以告母誦其父對策之語
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以負陛下浚

意乃決母喪浚踰六十哀毀不自勝事兄滉友
弟尤至教養甚孚如己子置義莊以贍宗族○
淳熙十五年二月高宗前輔臣從祀文字間上
宣諭王淮等曰臣僚言張浚有復辟之功卿等
可檢照史冊并詢訪事實奏來淮等奏臣等看
以張浚爲當配饗高宗廟庭者上曰張浚若失
五路符離敗師殊不少又且昧於知人初劉
明時爲　引蜀士及至召對專[illegible]決殊無可
參知呂祉罷師亦皆不知人之過却是有一當
論復辟韓世忠之功顯然可知者後遂以呂頤

浩趙鼎韓世忠張俊並配饗高宗廟庭
七月丁亥洪遵罷同知樞密院事自左中大夫爲端明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
遵自隆興元年五月除同知樞密院事是年七
月罷在樞府一年餘
八月己酉賀允中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自資政殿大學士左通議大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除
是年六月允中落致仕提舉萬壽觀兼侍讀慮
其以年老辭令學士院依故事降詔召赴闕是
月遂有此除九月允中以開啓會慶節拈香

拜不能起至於顛仆上竟自劾詔曰朕方圖治
政賴老成豈以筋力責卿何必自劾十月丁卯
除資政殿大學士致仕在樞府兩月
九月辛丑王之望參知政事自左諫議大夫淮西宣諭使遷左中大夫除
之望字瞻叔襄陽谷城人紹興三年官于台因
家焉持節入蜀徧歷外臺以王官總軍賦孝宗
即位之望出使九年矣官至太府卿而難其代
詔特增置戶部侍郎陞宣諭使留之於蜀及還
朝仍以戶部侍郎參贊都督府初見上　開陳
時事上大喜有大用意遂自左諫議大夫淮西

宣諭使拜參知政事中使李彥直至建康宣押
賜之宸翰有謀皆朕同規舉甚遠之語尋入朝
上慰勞甚至之望曰執政自外除國朝曠典慶
曆中韓琦范仲淹立功西鄙就除樞副亦未有
自諫議大夫而爲參預者上曰稍定待與卿理
會天下事俄兼同知樞密院事尋差充督視又
改除同都督江淮軍馬先是左相湯思退爲都
督楊存中爲同都督又以之望爲之之望奏困
宰相爲都督者本欲事權歸一也今思退開府
兩月忽一旦改命則思退固自難處存中既已

二面措置而又添一同都督則存中又不敢專
存中官爲三師臣備員二府權勢相敵不能和
統議論之際誰敢相發相異則或至紛爭相推
則有失事機使諸將何所稟承上乃可其奏時
虜人在滁濠間淮東受敵之地乃自請行遂以
參政行府勞師江淮斷○十月巳巳兼同知樞
密院事之望辭免兼同知詔樞機之任藉卿同
德以濟國事毋復固辭之望乞任江上勞師從
之
十一月辛卯湯思退罷左僕射授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永州

編年錄 卷之一七

特進岐國公任便居住
制曰冢宰佐王治國實寄安危大臣以道事君
貴其瞻於進退睠惟雅望久翊繁機既殫上印之
誠宜厚垂紳之禮誕敷掬制宜告羣工具官湯思退器宇
清明材猷超詣樂堯舜之道阿衡專美於有商品淵
騫之筠揚雄度越於諸子軒然後域籍甚要津煊赫
北門倣絲綸於雅誥從容右府運帷幄之良籌時結繇
陛之深知應台階之上象卑予簒紹復俾替襄積慮
載之忠規罄安邊之潛慮循名責實所期公爾忘私
應緣守文當以今而視昔方仰成之無間何引去之

甚堅選衆舉白陶任蓋遊於一相事親若曾子養巳
泊於千鍾遂其尚樂之懷失我和羹之助茲惟渥典
用賁歸途鼎祕殿之崇資食珍臺之優祿式篤股肱
之義以全體貌之恩於戲明哲以保其身靡失青氈
之舊喜慍不形於色可娛綠野之游無起遐心斯能
終譽
思退自隆興元年七月拜右僕射十二月拜左
僕射至是年十一月罷入相一年餘○右諫議
大夫尹穡侍御史晁公武言比因敵人聚兵境
上首除湯思退都督而思退作計遷延屢行屢

編年錄 卷之一七

上及詔旨促發度不能辭力於奏對之際佯爲
戰灼畏懼之狀以幸移免陛下知其不能任事
憐而從之許其解職思退不得已卽乞罷攻陛
下未忍誅竄且除職奉祠云云又言思退急欲
和好之成自壞邊備罷築壽春城散萬弩營兵
輟修海舡毀拆水櫃不推軍功賞典及撤海泗
唐鄧之戍又於制詞中明言我守邊如兒戲使
虜人知之既報敵兵渡淮思退領都督之職專
爲全軀保妻子之計巧求自便其姦狡大率效
法秦檜既獨領三省又兼置機速兵籍兩房盡奪

樞密院事合四職爲一與稱晉老吏輩共爲之
內不使官屬參預外不使臺諫知聞是致嘲謗
溢於市廛笑傳流於軍伍詔思退落職謫永
州居住是月處州奏特進湯思退歸至處州界
在靈山寺身故詔令歸葬初封榮慶侯封岐
戊戌陳康伯左僕射自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福國公拜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依前少保進封魯國公再入相
制曰咨四岳有能奮庸實係朝廷之輕重圖舊人越
惟共政左籍老成之典刑允諧虛左之求益積虔中
之望誕颺渙冊昌告斯庭具官陳康伯用博而通時望宏

而容物闊與莫窺乎畛域奴隷皆知其清明學過況
雄貫古今之千載道侔伊呂踰前後之數公咸德慈
闡有聲揆路如著龜之決事以柱石而尊朝胡騎投
鞭軫抱火寢薪之慮周京寘桃轄濟川作楫之功轄
我東華歷夫再歲轉洪鈞之一氣坱扎無私陳泰階
之六符規摹可久方焦心多壘之日豈袖手東山之
年申戒使軺趣迎公袞歷變修於內治能潜弭於外
虞眷眄不忘其君庸見忠臣之義彌縫而臧者用益
躋天下之安是用再冠台衡仍司樞筦侈多田之眞
賦旅大國之新封以昭帶策之儀以寵岩廊之寄於

戲武丁得一傅說斯商道之復興江左自有夷吾宜
晉人之和慶爾惟敬明乃訓邦其永孚于休洪适詞
康伯再召拜尚書左僕射時康伯已病康伯之
未至也太學生數百人伏闕下上書乞召用康
伯聞之不樂曰國家艱危主上英武當得非常
之佐顧老且病何用乎康伯既至而北師退
先是臣僚言相位久虛詔陳康伯疾速起復兼
程前來又詔令不候辭免降詔執谷拈權從丞
內殿起居畢上殿賜坐賜茶詔權令乘肩輿出
入皇城門至殿前外又詔康伯餘疾未平可陪

日一朝每日赴都堂治事詔監修國史提舉編
類聖政又詔陳康伯長男偉節爲直秘閣次男
安節依慶曆宰相龐籍子元英例特賜同進士
出身乾道元年正月庚申康伯抗章引疾且以
北使到闕乞辭位詔曰朕方倚鄉爲重遽復引
疾乃去似未諭吝懷雖鄉使在廷何傷體貌宜
加嗇養勿復有陳
辛丑錢端禮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兵部尚書賜同進士出身提舉德壽宮尋除參知政事
壬寅虞允文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顯謨閣學士知平

江府召除兼權參知政事

允文字彬甫蜀僊井人

閏十一月丙辰周葵罷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葵自隆興元年六月除參知政事是月罷執政踰一年乾道六年三月以左中大夫資政殿學士致仕

乙亥王之望罷參知政事（自左中大夫罷為端明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

之望自是年九月除參知政事是月罷在政府甫兩月之望既拜參貳兼行右府時和戰未決衆論不齊遂除職奉祠而去乾道元年四月起知福州為帥四年尋加資政殿大學士改知溫州七年二月乙卯致仕上爲輟朝贈官

十二月辛卯錢端禮參知政事兼權知樞密院事（自簽書樞密院事除）

乾道元年正月自右通議大夫兼提舉德壽宮除兼充德壽宮使

同日虞允文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自左朝請大夫簽書樞密院事除）

王剛中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禮部尚書除）

乾道元年（乙酉）

二月戊申陳康伯罷左僕射（授少師觀文殿大學士會稽郡公致仕）

制曰大臣國之股肱允係朝廷之輕重賢相民之師表允觀功業之始終睠時宗工實總魁柄方共熙於天緯遽祈解於政機誕敷綸綍之公肅聽（具官陳康伯）直方而不撓敦大而有容學洞九流多見聞而守以約身德尊一代極高明而道乎中肅膺兩朝眷注之求積四載經緯之業任重力踰於柱石決疑謀審於蓍龜溥潤生民勳在王室自釋鈞衡之任可塚思袞綉之歸屬外治於邊陲適內虛於揆位強起彌諸之老庶臻苞桑之期爰用仲尼宜盡復汝陽之舊

晉登王導顧何憂江左之危肆上天悔禍之休俾中國有弭兵之慶方修自治之策以啟非常之元朕茲垂拱以仰成公乃逡巡而避寵雖君臣一體之相待惟疾之憂念神明異物之所扶何恙不已矧方膺於書接尚入告於宸猷觀應對進退之間靡纖芥毫釐之失豈意乞身之請略無移晷之淹諒難奪於忱辭爰俯從於雅志進位孤卿之冠既修殊恩遍班書殿之崇更昭降眷仍陪井賦之入以爲里居之榮於戲得賢立邦家之基固未忘於注倚閒勞以官職之事姑俾遂於燕申往服寵章永綏福履（可特授）

康伯自隆興二年十一月拜左僕射乾道元年
二月致仕再入相凡三月是月二十八日入對
退○殿門喘劇輿至第薨詔陳康伯薨於位理
宜優異仍令入內內侍省押班賈竑主管敕葬
薨時年六十九上輟朝三日官其親屬十一人
御書旌忠顯德之碑表其墓康伯爲表奏疏議
溫厚典雅簡理致明白既薨鎖院降麻以少師
觀文殿大學士致仕上遣近侍諭當制學士曰
陳康伯比奏對無一語差當載之制中制所謂
應對進退之閒雍容整暇之美者述上旨也

慶元初以康伯配享孝宗廟庭其孫將作監景
參援文彥博例請改謚詔改謚文正初封信國後封魯國
謚文恭
三月庚申虞允文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其在西府皆權參政遂爲眞猶兼樞密院
王剛中同知樞密院事自簽書樞密院事遷左中大夫除
六月癸未以左太中大夫致仕戊子○王剛中
薨輟視朝贈左銀青光祿大夫資政殿大學士
賜謚恭簡

四月丙戌洪适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翰林學士左中奉大夫知制誥除
适字景伯饒州鄱陽人忠宣公皓長子也與弟
遵同中博學宏詞科上諭參政錢端禮虞允文
曰三省事與洪适商量東府始同班奏事
八月己丑虞允文罷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允文自隆興二年十一月除同簽書樞密院事
十二月除同知樞密院事是年三月除參知政
事是月罷執政凡九月
同日洪适參知政事自簽書樞密院事除

是月癸巳兼權知樞密院事九月甲戌兼同知
樞密院事
葉顒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吏部侍郎權尚書除是月癸巳兼權參知政事
丙申錢端禮罷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
端禮自隆興二年十一月除簽書樞密院事十
二月除參知政事是年八月罷執政凡九月乾
道四年八月知寧國府後又知紹興府淳熙元
年四月加觀文殿學士尋落觀文改資政與祠
四年二月詔資政殿學士通奉大夫提舉洞霄

宮觀端禮爲資政殿大學士以會赦也八月詔
端禮復觀文殿學士致仕十月贈銀青光祿大
夫
九月甲戌汪澈知樞密院事自端明殿學士除
十月戊寅洪适右僕射自參知政事除左通奉大夫守右僕射兼樞密使
制曰得賢而立邦基尤重秉鈞之任奮庸而熙帝載
宜先注意之求朕稽古以建百官好要而論一相天
其公爲之良佐庶乂我家宰惟灼見俊心俾輔台德爰
繹嘉聯之素用符師錫之公有衆在廷無諱聽命具官
洪适高明而敦裕篤實而清通奧學測於聖幾英識周

乎物表稟資直諒未嘗吐剛而茹柔抗論崇竑無不
會之而切理揚於中外之久昭哉望實之孚視草禁
林訓辭鼓天下之動本兵樞筦參策運幄中之良籌
秉執於政幾彌參穆於王度總衆職以稱朕意熙熙
績以亮天功守薦憲而公正之道開杜請託而僥倖
之門塞夭休昭格炳泰階六符之輝國勢尊安增大
呂九鼎之重是用升亞辯章之貴仍兼宥密之權增
峻文階申加多賦予欲修法度於頹靡之後爾其分
振於綱維予欲用賞罰於姑息之時爾必大明於黜
陟毋獨阿於親舊則公選於賢能毋朋比而狗私毋
依違而患失毋取充位必既厥心毋思容身必任其
責於戲成湯受命時則有伊尹格於皇天周室中興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予欲追蹤於治古爾其儷美
於昔人惟勵乃誠以若予訓辭第
同日汪澈樞密使自左通議大夫知樞密院除
制曰建輔臣以成天功共政必先於求舊有常德以
立武事本兵尤賴於得人乃睠儒英夙隆公望念久
願於戎柄宜寵陟於使名敷告治朝誕敭顯冊具官汪澈
器博而用遠實茂而聲宏備九德之忱恂養一氣以
剛大有馳騁古今之學期於致主而澤民有經緯文

武之才兒之附衆而威敵蚤受知於慈扆爰服采於
從班執法中司綱紀正一臺之治總戎外閫精神折
千里之衝參筦國成奮熙帝載夷險百爲之備歷始
終一節以不渝比念秉鈞之良起司留鑰之重儀圖
舊弼進長元樞變等矢而戢干戈雖鍔鄰封之好繕
甲兵而補卒乘不忘邊備之修紀律設張謀謨宏遠
載惟乃績實契朕心是用峻升宥地之崇增重政塗
之寄胙之侯爵衍以戶租於戲進有德則朝廷尊朕
既精於顧後用眞賢而天下治爾尚勉於告猷恩同
寅而協恭期定功而保大欽予時命惟乃之休辭第

庚寅葉顒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 自簽書樞密院事除

乾道二年 丙戌

三月辛未洪适罷右僕射 授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制曰輔相任股肱之寄身常係於重輕帝王隆體貌之恩義必全於終始睠惟端揆兹解繁機爰敷制綍之嚴用宣廷紳之聽 洪适 具官性資儁敏心術通明智略湊前綽有論思之美辭章華國形乎播告之修自密簡於朕知幾立登於要路亟升樞筦旋宋國成方求朝循名責實之秋蓋大臣同心輔政之日奇庸既載獨膺亮采之求當軸處中正倚調元之助何未疑於

盛績遽有嘖於煩言既簡劾之狎聞亦囊封之屢上是用釋鈞衡之重任仍休宥密之繁適昔殿之崇班俾逐眞祠之佚式遵彝矩庸表殊私於戲后德惟臣不德惟臣朕敢輕於注意進人以禮退人以禮尙宜體於眷懷思勉令猷往祇明命 詞綸掌

适自乾道元年十二月拜右僕射二年三月罷入相凡三月臣寮論其欺君撓法盜權竊國之罪乞罷其相位不行復又數其六罪有旨報行春寀适引咎乞退諫議大夫林安宅抗疏論适既而臺臣復合辭以奏三月除适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數月起知紹興府閱歲有半再奉祠蓋家居十有六年薨淳熙十一年二月贈觀文殿大學士正議大夫致仕洪适爲特進

癸酉魏杞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 自給事中權吏部尚書除

四月乙未汪澈罷樞密院使 自右通議大夫除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澈自乾道元年九月除知樞密院事十二月拜樞密使是年四月罷在樞府凡七月澈之奉祠

從所請也乾道四年八月自知寧國府改知福州七年十月除左通奉大夫致仕隆興二年閏十一月自提舉洞霄宮除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府卒年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莊敏

五月庚戌葉顒罷參知政事 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顒自乾道元年八月除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五月罷執政凡九月臣僚論列顒亦自乞罷遂有此除○八月侍御史王伯庠以論葉顒章疏內指言顒姪元璘受周良臣請求贓事獄上無跡事于大臣風聞失實罷侍

御史詔葉顒可召赴行在
同日魏杞參知政事（自知樞密院事除八月罷子兼同知樞密院事）
林安宅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自右諫議大夫除）
辛亥蔣芾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中書舍人除八月改子兼權參知政事）
芾字子禮常州人
八月丙戌林安宅罷同知樞密院事
安宅自是年正月除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
政事是月罷凡執政凡三月淳熙七年正月加端
明殿學士中大夫致仕林安宅正奉大夫八年

辛年八十三
十二月戊寅葉顒知樞密院事（自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提舉洞霄宮除）
顒內殿對畢宣坐賜茶詔除知樞密院事
甲申葉顒左僕射（自新除知樞密院事除左通奉大夫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魏杞右僕射（自參知政事除左正議大夫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顒左僕射制曰大臣以道事君夙茂同寅之效人主
之職論相莫先求舊之圖時咨秉哲之英起冠調元
之任宣辰協吉孚號揚庭（具官葉顒）德博而智周器閎而
用遠學聖人之道探與賾於幾先高天下以聲猶貴
名於物表自際明昌之運旋齊輔弼之聯求心惟介

於至公持論不牽於流俗出國厚得賢之威士與樂職
之風昔年於茲百度咸理補袞而命山甫方切注懷
汝朴而疑曾參之讒聞明遐朕宣昭名實當克是非既
從有北之投亟下東歸之命在欲為王留者孰明大
孰之忠無以我公歸兮大尉聽仮之望再輸爾政未
默予衷是用稱迪師虞延登上宰置使總樞機之重
茂宣秉史丞之清侯社疏封土田衍食方今敵國遂
和而邊備當飭吏員已衆而官茂咸願利用厚生力
未臻於善政聚人守位義最急於理財凡此數而朝
吾三事宜思心腹之寄委以茂股肱之始終於戲寧

協帝以重功眾皇陶而不仁者遠湯孚天而一德昆
伊尹故不勞而王尚惟老成無假訓告（福遠）
杞右僕射制曰明王立政惟人職莫先於頒後宰相
代天理物任尤切於奮庸肆時眷顧之英亟正久虛
之位我有渙號揚於治庭（具官魏杞）博大而高明閎深而
簡
且因循之弊一心利國極彌縫輔贊之功政如衡石
之平衷靡絲毫之偽察其朴厚可付鄉詣令敵國更
成青海不聞於傳箭黎民樂業潢池無復於弄兵汔
可小康俱維求定然以吏治尚煩於綜核邦財未觀

於皇華嘗益究而不濟。兵雖多而可汰。事關公正之
路。屬在丞疑之臣。是用考協吉晴。延登次揆平章大
政既資朝夕之輔台典領中樞仍陪夙夜之基命秩
峻文階之叙俟通鄉社之封衍以圭腴錫之眞賦併
厚股肱之寵以昭體貌之隆於戲宜帝中興魏相號
有幹之佐太宗致政鄭公多導諫之言其勉紹於祖
風以祇承於朕志 詞洪邁
是月詔宰相兼制國用使參政同知國用事五
年二月罷
同日蔣芾參知政事 自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遷左中大夫
陳俊卿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 自左朝議大夫試吏部尚書
俊卿字應求興化人先是上猶未能屛鞠戲又
將游獵白石俊卿時爲吏書上疏力諫至引漢
威靈廄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以爲戒後數日
對上迎謂曰前日之奏備見忠讜朕決意用卿
矣俊卿再拜謝上曰朕在藩邸已知卿爲忠臣
矣遂有是命
乾道三年 丁亥
二月辛巳虞允文知樞密院事 自端明殿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除左太中大夫
允文見于內殿宣坐賜茶遂除知樞密院事會
吳璘卒上謂允文曰今命宣撫使無以易卿其
爲朕一行六月除資政殿學士四川宣撫使上
猶疑其權輕仍以知樞密院事行樞密行府
仍除左太中大夫
十一月癸酉葉顒罷左僕射 提舉太平興國宮
魏杞罷右僕射 提舉太平興國宮
顒罷相制曰爲帝載而宅百揆柄莫重於鼎臣代天
工而熙庶官責莫難於宰路乃眷揚諧之老比從燮
理之宜爰卽斯廷誕揚免策具官葉顒秉心夷易制行簡
廉悃愊無華風采高於政事剛明有守聲徵逐壓
於搢紳藉其惇德而有容謂可協恭而圖任亟繇外
服擢冠中台豈其成律之移寖啼岩瞻之望雖勉奉
公之一意式乖經國之遠猷進英俊以殿本朝罕聞
引類發德音而下明詔方佇責成剿千至日之和忽
駭冬雷之發叡祕符之相盪顧遜避以屢騰奏牘已
斷與言弼諧聽辭鈞樞之劇歸從祠館之游相亦用
終我惟祇詔於戲理陰陽而遂萬物所嘆論道之非
因災異而劾三公實召應天之媿尚虞威命毋然省

循洪遵

杞罷相制曰朕勵精思乂克已用賢天既全付予有
家術莫先於更化我惟無斁其康事誠實賴於同寅
豈伊關任之良浚爽其瞻之望母其定令宜告在廷
具官魏杞經德不回處心無兢淵源所紹蔚爲獲貫之純
才望積而發見卽逸群之美器自席珍而待聘能宿
道以鄉方度越等倫超登鼎輔旣優游於廊廟茲往
葬於歲時陳治平之原殆乏嘉謀嘉猷之告后開英
俊之路或非常伯常任之準人緊職業之徒勞致青
災之譴見當雷在地中之候駭令與離治之祥咎證

不虛師虞未明將暨告歸之請願從策免之科俾以
奉祠聽其釋位於戲特因之柄爲將相所期熙載之
功勑天之命惟時幾敢追動威之懼尚全素履以稱
明恩

二相之罷並以郊祀雷發故也○乾道八年正
月詔觀文殿學士左宣奉大夫提舉洞霄宮魏
杞落觀文殿學士以信任贓吏前任平江府簽
判會鈞故也十年十一月詔端明殿學士魏杞
復資政殿大學士致仕從其請也

同日陳俊卿參知政事自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除

劉珙同知樞密院事自翰林學士知制誥除○四年七月壬戌兼參知政事

珙字共父建寧人子羽之子也

乾道四年戊子

二月蔣芾右僕射自參知政事除左正議大夫守右僕射兼樞密使

制曰皇天眷求一德實右序於我家丞相助理萬機
蓋全崇於王佐有若輿邦之哲時爲命世之才肆顯
拜於中介用允權於衆職咨爾在列服予成言具官蔣芾
爲實而疏通簡明而整肅敏學足以傳聖人之道智足
以決天下之疑蚤以英聲儀於要路慮無遺策每加
造膝之言誼不顧私獨盡匪躬之節自時參贊於大政

疏奮發於壯猷指前事之不然力圖改作建宏摹而
特起自詭必成憂邊思職而預備不虞選賢與能而
漸開公道朕方相時而變化爰日而即功謂柱石之
臣當計安於社稷而廟堂之任非徒守於簿書奉法
循理者未足以有爲善謀能斷者乃堪於大用爰稽
人望擢秉國鈞領樞廷宥密之司兼史筆鋪張之寄
微上田於公社峻品秩於文階疏寵甚優責成至重
於戲朕欲役使群動爾則謹號令之行朕欲照臨百
官爾則當賞刑之用上燮調於元氣下綏靜於生民
以能立太平之基其克有無窮之聞詞莫濟

巳巳王炎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右朝奉大夫試兵部侍郎賜同進士出身除

七月蔣芾罷右僕射以母喪去位

十月庚子起復拜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辭免依舊持服○淳熙二年臣寮論觀文殿大學士蔣芾與王炎張說欺君之罪詔芾落觀文殿大學士建昌軍居住七年正月以正議大夫提舉洞霄宮九年六月詔以正奉大夫致仕從其請也贈資政殿大學士

八月辛亥劉珙罷同知樞密院事知隆興府

珙自乾道三年十一月除同知樞密院事是年八月罷除端明殿學士在外宮觀未受復改是命遂自新除端明殿學士知隆興府乾道五年十月以資政殿學士左中大夫知荊南府尋丁母憂七年三月起復除同知樞密院事荊湖北路宣撫使辭免依舊持服九年閏正月珙自資政殿學士知潭州除資政殿大學士依舊知潭州淳熙元年除知建康府四年三月詔劉珙居守建康績効顯著可除觀文殿學士差遣如故五年七月以通議大夫致仕後贈光祿大夫珙薨上爲輟朝謚曰忠肅○珙丁外艱明年起復同知樞密院事荊襄宣撫使遣中使奉御書即衰次宣押奏事其書曰朕以荊襄上流宿師尤重欲以軍民之寄付卿其任重矣奪情臨民國有常典況吾大臣又當體國毋以家事辭王事也公六上奏辭不肯起引經據禮辭甚切至最後言曰孝之與忠宜有二致事君事親初無兩心使親喪而可奪則他日所以事君者可知矣況陛下方以天下奉兩宮之驩而以衰絰不祥之儀造迹二三大臣之間殆非所以全孝治之美且

使從虜聞之亦必以中國乏材乃至於此而敢肆其輕侮此臣所以受恩感激反覆思慮而卒不敢起也朱元晦作公行狀○珙知潭州安撫湖南會安南貢馴象所過發夫除道毀屋數路騷動奏曰象之用於郊祀不見於經驅而逐之則有若周公之典在且使吾中國之疲民困於遠夷之野獸豈仁聖之所忍爲也哉○湖南李金叛珙既平之孝宗賜御書曰近世書生但務清談經綸實才蓋未之見朕以是每有東晉之憂今卿既誅群盜而功狀詳實諸將僕労破賊先後歷

歷可觀甚副朕意卿其益勉之哉賊地既定境
內政清公乃喟然嘆曰吾豈樂殺人哉向者軍
興令不可以不肅而今而後庶有以亮吾心矣
自是一意於撫摩之政且爲請於朝乞擇守宰
寬賦斂以安吾民益廣蒐募以補忠義視在之
缺嚴紀律而時訓習焉於是湖南隱然爲重鎮
方地數千里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淳熙中
孝宗皇帝顧輔臣圖議恢復珙奏曰復讐雪恥
誠今日之先務然非內修政事有十年之功臣
恐未易可動也同列有進而言者曰機會之來

間不容髮奈何拘此職曰彌久之計公曰宣王
中興見於詩者始則側身修行以格天心中則
任賢使能以修政事而已其終至於外攘夷狄
以復文武之境土則其積累之功非一日率然
僥倖之所爲也上以公言爲然○珙疾亟草遺
奏千餘言首引恭顯伾文以爲近習用事之戒
且言以腹心耳目寄之此曹故士大夫倚之以
媒其身將帥倚之以饑其軍牧守倚之以賊其
民朝綱以紊士氣以索民心以离咎皆在是願
亟加屛逐以幸天下若羣臣之賢臣所知者則

唯陳俊卿忠良確實可以任重致遠張栻學問
醇正可以拾遺補闕願陛下亟召用之則衆賢
彙進而羣小黜伏矣 並行狀
十月庚子陳俊卿右僕射 自參知政事除左正議大夫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制曰得賢而立邦基允謂保民之要宅揆而熙帝載
莫如選衆之公爰咨大儒肆惟舊德俾延登於文輔
用光啓於不圖誕敷顯冊之言播告路朝之士 具官陳俊卿
宏深而簡遠敦厚而純明學通古今之文識照萬
微之會久周旋於中外益奮發於忠猷吏治民以考

功屢服藩宣之寄圖任人而共政其弼翼亮之思特
立宏規不遂小利休休容善曾無媢嫉之心蹇蹇匪
躬克有堅剛之節朕方講明王道延登相臣謂偏
補弊者要在必爲應變守文者固當並命是用并與
庸辨章之任參樞庭宥密之私總史籍以提綱所公
主而啓宇家加異數昭示至恩於戲相須成體君
臣之情若不同心者永弼之義以蕭相之規隨而率
大下以房杜之謀斷而惟遜猷能求配於古人乃有
辭於來世
時起復將爲左僕射以俊卿爲右僕射 並辭

乞終喪從之○時禁中密旨直下諸軍者朝廷多不與聞有某官張方者以某事發覺俊卿方與同列奏請自今百司承受御筆處分事宜並須申朝廷奏審方得施行未報至是因殿前指揮使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詐傳聖旨增築州城事復以爲言上乃悅而從之後兩日又有旨收還前命俊卿語同列曰反汗如此必關牒至內諸司有不樂者相與爲之耳卽具奏云云翌日面奏上色甚慍顧謂俊卿曰朕豈以小人之言而疑卿等耶劉珙進對語切忤上意旣退御筆除珙端明殿學士在外宮觀俊卿卽繳去密且奏明日復申前請上色悔久之又奏言珙正直有才願留之上曰業已行之不欲改也俊卿曰珙無罪而去當與大藩以全進退之禮上然之乃以珙爲江西帥俊卿退又自劾章奏抵突被命稽留之罪手札留之俊卿請益堅上不許於是有意相俊卿矣不數日而有是命

乾道五年己丑

二月甲辰王炎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自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除兼同知國用事

三月以左中大夫王炎爲四川宣撫使依舊參知政事七年七月參知政事王炎授樞密使左太中大夫依前四川宣撫使

制曰周公碩膚而四國是皇亦旣久臨於井絡吉甫文武而萬邦爲憲莫如就正於斗樞雖未賦三年之歸固宜先多祉之受我有漢號人其樂閒某官王炎迪志高明賦材英傑貫博古通今之學濟康時經遠之謀果毅之資蚤經朝選雖以衆張及之從漢祖授鉞自天專戎政於中臺自宣威於全蜀處無遺策事不辭難和衆安民得懽心於將帥補軍蒐乘勵武節於邊疆邦儲裕於廛毗國馬蕃於互市以其至觀固深簡於朕懷兼使來歸復虛遲於人望何惜異數於昭注賦二府分班左右幹鈞樞之柄太微占象東西新將相之光按四品以升階度諸侯而賜爵載時多邑衍賞元戎下將信臣就對隆委於嚴樞機之重中外所同西顧未寧則藉精神而折千里壓方庶定則還俊以強本朝往單厥心終濟于治周必大詞

同日梁克家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給事中除四月壬辰兼參知政事

克家字叔子晉江人紹興進士第一

六月己酉虞允文樞密使（自資政殿大學士知樞密院事四川宣撫使除）
制曰朕惟昔人臣之美見于詩雅之傳或經營四方
告成於上或飲御諸友受祉於朝君臣俱榮中外作
乂乃眷樞輔克勤王家有能恭庸既追繼於前哲式
序在位宜特隆於寵章（具官虞允文）學貫道原謀經帝載
矜綿在炳識獨照於幾微酬酢佑神動自諧於節奏
出濟艱危之會亟收戡定之功荐職政塗茂昭賢業
俾宜使指往撫坤隅明師律於蠱敝之餘拔人才於
隱約之際振威靈於遠俗勿士行枚覔賦歛於疲氓
以爲保障豈特成車之飭實惟邦本之寧玆命道歸

協簋內治方倚毗於兵柄肆就正於使名載衍爰田
併加兵食以示寵優之異以明委任之專於戲宥密
之嚴夙夜基命英雋之重精神折衝其益勵於壯猷
以弼成於丕業（王應辰詞）
八月己丑陳俊卿左僕射（自右僕射除左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院）
虞允文右僕射（自樞密使除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
俊卿左僕射制曰朕闡明主以論相爲職大臣以格
天爲功欲高明之弗違盍俯仰之無愧眷言良弼克
廸前修率其忠忱持以悠久惟丕釐於宗命在灼見
於俊心肆舉徽章式昭異數（具官陳俊卿）學探道奧躬履

聖謨和順積中優造日新之盛發揚翊物悉皆時措
之宜參秉政機獨司宰職嚴恭有恪每進盡忠之規
儆戒無虞力陳經遠之計立身靡牽於毀譽取人罔
間於舊新既蹇蹇以匪躬復綽綽而有裕玆丕庸於
上相仍兼統於樞元超進文階誕敷井賦以敭其貴
豈徒極名器之崇適視厥成將以究規模之遠於戲
任大守重居安思危簡在上帝之心予敢忘於顧諟
可久者賢人之德爾毋怠於欽承其茂乃猷以輔予治
允文右僕射制曰朕洪惟國朝之制並建宰輔之司
應縱等文武庶於道猷可替否各罄厥心矧予繼承

惟日兢惕茂乃德交修賢賴於同寅揚于王廷孚
號式新於群聽其咨次相以叶僉言（具官虞允文）蘊識精
微受才閎博自任以重心常在於生民匪夷所思智
皇超於群物獨發奇策克成偉功荐膺閫任之嚴屹
磐維諸之益項自右府往臨西師原隰既平藜藿不
採肯山立接備闡入告之猷泰階六符益炳具瞻之
望雖進陟於異數念未究於宏規茲陟辨章之宗仍
兼宥密之舊超加爵秩增衍井封寵光既優委任深
重於戲惟安危之注意嘉文武之兼資經營四方已
昭著於成績綏領衆職其茂懷於遠圖無忝衍之維

人亦有辭於永世

乾道六年 庚寅

五月陳俊卿罷左僕相 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

制曰宅百揆以奮庸允賴弼諧之長總十連而建辟更資牧御之良逦聯元臣久煩幾務祈解衷鈞之任爰分制閫之權我有明綸告於列位 具官陳俊卿 性資端愨道術通明傳羽翼於初潛早識經綸之器竭股肱於詳試備輸啟沃之忠白晳非司雅厭時望賛萬機而裁決克謹其微佐百度以彌縫率歸於正方倚同心之助迄成經遠之圖而乃疊貢囊封願還印綬既

屢形於優詔曾莫奪於忱衷入備三公雖總方而議政出爲二伯亦分職以理民惟時委寄之隆豈有中外之間勉從雅志肅澳茂恩冠秘殿以通班不改岩瞻之望闢全閩而作牧何殊晝錦之歸以昭體貌之私以厚始終之眷於戲山甫之將王命旣勤補袞之功申伯之式南邦宜被錫圭之寵往茂幹方之略勿忘告后之猷 陳良佑詞

俊卿自乾道四年十月拜右僕射五年八月拜左僕射是年五月罷入相二年餘○初允文之始相也建議遣使金虜以陵寢爲請俊卿面陳以爲未可復手疏陳之上感其言事得少緩至是允文復申前議一日上以手札諭俊卿曰朕痛念祖宗陵寢淪於腥羶者四十餘年今欲遣使往請卿意以爲如何俊卿奏曰陛下焦勞萬機日不暇給痛念陵寢思復故疆臣雖疲駑豈不知激昂憤切仰賛聖謨庶雪國恥然性質頑滯於國家大事每欲計其萬全不敢輕爲嘗試之舉是以前者留班面奏欲俟一二年間彼之疑心稍息吾之事力稍充乃可遣使往返之間又一二年彼必怒而以兵臨我然後徐起而應

之以逸待勞此古人所謂應兵其勝十可六七茲又仰承聖問臣之所見不過如此不敢改詞以迎合意指不敢依違以規免罪戾不敢僥倖以上誤國事惟陛下察之繼即杜門上疏以必去爲請三上乃許出知福州陛辭猶勸上遠佞親賢修政事以攘夷狄泛使未可輕遣允文遂遣使竟不獲其要領○俊卿在相位曾覿官滿當代度其必將復入預請以浙東總管處之上曰覿意似不欲爲此官俊卿曰前此陛下出覿及大淵中外無不歡仰盛德今外間竊議以謂

覲必復來願陛下捐私恩以伸公議上稱善久
之俊卿旣去覿亦召還遂建節旄歷使相以少
保傅而上大夫莫有敢言者○七年二月遷左
銀青光祿大夫八年八月詔知福州陳俊卿提
舉洞霄宮以引疾丐祠從所請也淳熙元年十
月再知福州四年五月除特進提舉洞霄宮從
所請也五年七月以判隆興府陳俊卿判建康
府七年四月加少保八年二月除醴泉觀使在
外任便居住進封申國公十年五月詔除少傅
依前觀文殿大學士致仕以疾從其請也六月

詔陳俊卿已除少傅致仕所有應干恩數等並
依前宰相例施行十一月詔並依史浩昨除少
傅已得指揮施行十三年正月詔曰屬茲歲首
奉我親歡制以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福國
公陳俊卿授少師進封魏國公 初封申福國公後封魏謚正獻

閏五月癸巳梁克家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 自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除兼同知國用事七年三月癸未兼權知樞密院事

乾道七年 辛卯

三月己卯張說簽書樞密院事 自明州觀察使知閤門事兼樞密副都承旨除

戊子自簽書樞密院事除安慶軍節度使提
舉萬壽觀八年二月癸丑自提舉萬壽觀復除
簽書樞密院事○初張說自知閤門事除簽樞
侍講張栻夜草手疏極言其不可且詣宰相詰
責之語甚切宰相慚憤不堪而上獨不以爲忤
親札疏尾付宰相使諭旨栻復奏曰文武誠不
可偏然今欲右武以均二柄而所用乃得如此
之人非惟不足以服文吏之心正恐反激武臣
之怒上感悟命得中寢然宰相實陰主說明年
乃出栻知袁州而申說前命說後竟謫死云○

張說者父故省吏也說以父任爲右職妻憲聖
皇后女弟由是累遷知閤門事

乾道八年 壬辰

二月辛亥虞允文左丞相 自右僕射除特進兼樞密使進封華國公

梁克家右丞相 自參知政事除兼樞密使

允文左丞相制曰朕紹休聖緒注意元台仰惟前代
而廸厥官期咸寧於萬國爰立作相而肩諸左肆命
總於百工肆新若石之睿不聳朝紳之聽 具官虞允文 德
全而才鉅氣裕而志剛以襲經華國之文應變安
民之武有力則陳而有猷則告恢恢致主之謀無剡

不興而無害不除凜凜丞濟時之望徧儀中外久幹鈞樞以修明政教爲先以奬拔賢能爲急鎭物如嵩岱之勢其孰敢搖決事若蓍龜之明夫何能惑華乃因循之弊副予綜覈之方勤勞弗懈於初終啓沃愈殫於朝夕朕參稽古誼考協官稱運道揆於廟堂理無不統繫絲司存於禁省體有未專玆用新書首發孝宰益展在前之略式符虛左之求仍總鴻樞特超賜位啓名邦於西土衍奉邑於多田以煥天文三階之光以增國勢九鼎之重於戲自周而上弼諧之道可稽由漢以來宰輔之官屢易惟正其名可以求其實惟

舉其要可以治其詳朕欲比德唐虞汝則監皐夔之事業朕欲希功文武汝則觀旦奭之規摹尚無愧於前聞斯有辭於永世 周必大詞

克家右丞相制曰稷暨益以同謨舜帝謹幾康之戒召與周而並相成王資左右之功朕肇正宰司簡求人望玆延登於次輔其具諗於廣庭 具官梁克家 行粹而才高道醇而守正躬含章之素履茂格物之清規忠以事君告嘉猷而無隱敏於應務斷大事而有餘自進位於疑丞每協恭於廊廟傾四維而勵倖熙庶績以圖寧名實混淆汝則力裨於總覈事爲苟且汝則密贊於更張凜有名臣之風浸隆賢弼之望朕方精求至理思茂永圖選衆而舉皐陶雖予衷之素定夢帝而賚傅說亦天意之使然會官制之適新宜國成之對秉同心輔政觀二臣調燮之能經體贊元革三府辨章之號既端其本亦奮爾庸特超罔等之階誕昭優渥參幹萬兵之柄滋厚倚毗肇開公社之封併衍國租之入若時異數實越常彝於戲祖宗閎遠之規朕方力紹今古弼諧之議汝則深知當正名求治之時任熙載亮功之寄進一言必曰順天之道立一事必曰因民之情惟百官各得其宜則萬務悉歸於

理勉思交飭允答具瞻

允文自五年八月拜右僕射兼樞密使獨相二年餘是年二月進左丞相兼樞使而命梁克家爲右丞相○淳熙十三年二月金紫光祿大夫右丞相儀國公梁克家授特進封鄭國公

○是月乙巳詔改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勅門下朕惟帝王之世輔弼之臣其名雖殊而相之實一也在商湯時則有若仲虺在成王時則有若周召或左或右皆見於經厥後位號定於漢而稱謂汨於唐以僕臣而長百僚朕所不取且

丞相者道揆之任也三省者法守所自出也今
捨其大而舉其細豈責實之誼虖肆朕稽古釐
而正之蓋名正則言順則事成爲政之先務也
其改尚書左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左
右丞相庶幾採前代之舊成本朝之制爲周必大作
三月戊子詔侍中與中書尚書二令官制雖存
皆設而不除可竝刪去以左右丞相充其位丙
申詳定一司勅令所言近承詔書改尚書左右
僕射同平章事爲左右丞相幷又承指揮刪去
侍中中書尚書令官制以左右丞相充其位本

所已依指揮將條法刪去侍中中書尚書令及
將左右僕射改以左右丞相立文外今照得紹
熙舊法內一項諸太師太傅太保尚書左右僕
射爲宰相竊詳元豐元符舊令止以三省長官
僕射爲宰相所有三公亦爲宰相蓋自政和以
後因人創立卽與舊制拜見今所行不同今欲
於元條三少字下刪至爲宰相字上却於太保
爲三公字下添入左右丞相爲宰相字在少師
字上緣尚書左右僕射舊皆非三省長官故爲從
一品今來左右丞相係充侍中中書尚書令之

位卽合爲正一品諸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左
右丞相爲宰相少師少傅少保爲三少從之
癸丑王之奇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吏部侍郎權尚書賜同進士出身除
丙寅曾懷參知政事自戶部尚書賜進士出身除
八年十一月權提舉編修玉牒監修國史
九月戊寅虞允文罷左丞相授少師武安軍節度使充四川宣撫使進封雍國公
制曰保王躬而式百辟爰推上宰之功紹大業而綏
四方正賴元臣之助眷言時傑久秉國鈞宜勞既積

於我家求去願還於相綬宜加隆委戴錫優恩誕告
大廷敷爲茂命具官虞允文高風鎮物與學潛神謀謨具
合於蓍蔡誠信自期於金石式疇瞻知殺陟顯途方
爲言語之官已莅師干之事襄江干之閒霧寇重險
以馮陵爛祲象以滔天締妖氛而貫日彼凶匪茹斷
流正擬於投鞭我道有光制命殆同於折箠坐失摩
雄之七筯屛成萬里之金湯泰階于以告平鼎鉉爲
之增重求言忠壯厥有本原遂持樞宥之權卽奉帳
然之使器與名竝位由德躋贊法座之懿綱實相以
祇翊岩廊之景化有功見知力觀績用之優乃上封

章之力重違其請實難輟於弼諧庸聽其歸蓋雅資
於綏撫是用錫榮名於孫保寵鉅鎮之節旄以昭左
棘之華以大中軍之制胙之成國衍以爰田爲六十
州發縱之基啓八百國興隆之勢於戲陳平盡護漢
家倚以差强李靖一行唐室於焉大競勉廸徽數用
懷遠圖
宣撫使王炎召還議代之者允文請行遂有是
命至興元未幾以疾革請致仕拜少傅卒淳熙
元年四月贈少師四年十二月上幸茅灘講武
戈鎧光明進退坐作精習衆十萬皆驍銳上顧

輔臣太息曰頃者虞相力行揀汰之法衆論皆
以爲不可今諸軍無一老弱始見成効六年四
月上思采石之功詔特贈太傅謚忠肅 始封清華後封雍
乾道九年 癸巳
正月辛未王之奇罷簽書樞密院事 資政殿學士知揚州淮南路安撫使
之奇自乾道八年二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年
正月罷在樞府幾一年
乙亥張說同知樞密院事 自安慶軍節度使簽書樞密院事除

沈夏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自戶部侍郎兼侍講兼同修國史兼實錄院同修撰除
辛巳鄭聞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自權刑部尚書兼侍讀兼修玉牒官除
己丑王炎罷樞密使 觀文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炎自乾道四年二月除簽書樞密院事五年二
月除參知政事七年七月拜樞密使依前四川
宣撫使是年正月罷執政凡五月○淳熙元年
十二月以觀文殿學士太中大夫知潭州二年
五月臣僚論蔣芾王炎張說欺君之罪並詔落

職居住炎落觀文殿學士袁州居住三年七月
上宣諭龔茂良等曰有一事累日欲與卿言昨
湯邦彥論蔣芾王炎張說三人者朕思之王炎
似無大過非二人之比茂良等奏仰見聖明洞
照邦彥所論王炎事多非其實人皆能言之宜
蒙聖恩寬貸上曰未欲便與差遣且令自便三
年十二月中大夫新知荊南府王炎復資政殿
大學士以赦恩檢舉也後以通議大夫致仕贈
銀青光祿大夫
十月辛未梁克家罷右丞相 自左宣奉大夫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寧府

制曰宅百揆以亮工夙重股肱之寄殿大邦而維屏
允資牧御之良進退雖列於兩塗中外蓋同於一體
眷惟右輔求解近司肆領詔綍之公用寘朝紳之聽
具官梁克家清名肅物雅量鎮浮蹈君子之中庸夷險不
更其守備賢人之德業語默必惟其時曩收晁董之
科亟奉嚴徐之對言謨罄忠嘉之蘊文章舒邦國之
華越自禁林晉陪廟論參基命於宥密且宣夙夜之
勞贊獨化於陶鈞遂處彌諧之任再朞於此百度脩
成以用人為立政之先以勸農為富民之本方共熙
於庶績乃顯釋於繁機累章奏封力陳疾疢閉平津

之閤弗為朕留閭中伯之居勉從爾志學士冠延恩
之寵當汾號節鎮之雄併舉徽章式昭異眷於戲入
而論道既隆岩石之瞻出則剖符增煥潛藩之望往
祇茂渥尚告遠猷王淮詞
克家自乾道八年二月拜右丞相是年十月罷
入相二年及八月淳熙元年十二月詔宰相當
守法度以正百官梁克家違制差過員數最多
俟服闋日落觀文殿大學士六年正月以資政
殿大學士宣奉大夫提舉洞霄宮梁克家知福
州淳熙八年正月乞宮祠上曰與復觀文殿大

學士依舊知福州九年詔為醴泉觀使兼侍讀
甲戌曾懷右丞相自參知政事遷左宣奉大夫除
制曰朕丕承慈訓允迪大猷制治保邦克謹幾康之
戒圖事揆策是資弼亮之賢肆登進於舊人爰敷告
於列位具官曾懷器博而用遠實大而聲閎謙謙君子
之風早以自牧蹇蹇王臣之操知無不為夙推心
德之同起赴事功之會清而容物善靡近名服在禁
塗持橐罄論思之効擢居計相理財通損益之宜推
道學之素優故經綸之有裕比協輿人之望俾參大
政之元閱歲于茲厥功甚茂總諸儒而著錄實牒用

光贊百度以彌縫朝綱式敘顧岩瞻之允屬適鼎席
之方虛寵陞右轄之聯玅幹洪均之重肇開公社增
峻文階以昭物采之華以侈圭腴之盛於戲魏相務
行故事漢家果致於中興房喬善建嘉謀唐室遂隆
於正觀矧惟延祖實相昭陵其克對於前聞以有辭
於永世王淮詞
同日張說知樞密院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鄭聞參知政事自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遷左中大夫除
沈复同知樞密院事自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遷左中大夫除
十二月甲子沈复罷同知樞密院事自左中大夫罷為資政殿學士

知荊南府

復自是年正月除簽書樞密院事十月除同知樞密院事是月罷在樞府幾一年○初復除簽書樞密院事時梁克家爲右丞相朝有大政必與復熟議而後行張說在樞院實分恩進復守正不阿議多不合十月除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克家去國復亦丐退章屢上累詔不允最後還其奏復在告待罪上遣使諭之至是遂有是命

巳丑姚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御史中丞兼侍讀除

○是歲定百官雜壓次序諸太師太傅太保左丞相右丞相少師少傅少保樞密使開府儀同三司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樞密副使簽書樞密院事太子太師太傅太保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太尉太子少師少傅少保觀文殿學士資政殿大學士附見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十七終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十八

宋太常博士徐自明著

孝宗淳熙元年甲午

三月丙申鄭聞罷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大學士四川宣撫使

聞自乾道九年正月除簽書樞密院事十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三月罷執政一年餘

四月己卯姚憲參知政事自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遷中大夫除

是年三月省文階左右字

葉衡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朝散大夫戶部尚書除六月丁丑兼權參知政事

六月戊寅曾懷罷右丞相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依前官宣奉大夫

制曰全進退之義大臣式謹於廉隅存終始之恩明主蓋優於體貌乃眷弼諧之老懇辭宰柄之勤爰錫明綸敷告列位具官曾懷疏通而厚敏靖重而裕和挺挺祖風緯有典刑之舊恢恢才刃了無盤錯之難自簡予衷言纘之事十年主計源流本末之洞知一節匪躬獻納論思之不替越躋政路擢宜與司厥幾務天緯而廸民彝于以持道揆而嚴法守會關時之未久乃移疾而有陳近醫藥而專精神既屢頒於中詔乞骸骨而上印綬役爲貢於忱詞慨然志之莫回哀寵章

而加貴冠崇班於肖殿允為儒者之榮賦厚祿於祠庭仍就里門之逸茲誠異數庸表眷懷於戲后德惟臣雖莫遂貪賢之美爾身在外尚無忘告后之猷益介壽祺永綏譽處 王淮詞

懷自乾道九年十月拜右丞相是年六月罷入相凡七月

癸未姚憲罷叅知政事 除端明殿學士在外宮觀

憲自乾道九年十二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年四月除叅知政事六月罷在政府半年言者論憲與臺臣唐亢宗等通謀陷曾懷以傾奪其相

位故有是命憲尋責居南康軍

同日葉衡叅知政事 自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遷中大夫除 十月詔兼權知樞密院事

七月丁亥鄭聞叅知政事 自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四川宣撫使除

聞再為叅知政事十月丁卯卒輟朝

壬辰曾懷右丞相 自觀文殿大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遷光祿大夫除 再入相

制曰三台宣符色彌明而星度正二氣播物和成感而歲功成廼眷耆賢夙居揆路屬懇辭之游至式遄其行遂疑謗之洞開使復其位敷予有命告爾在庭具官曾懷端重而無華寬容而有裕學探古今之蘊氣涵天地之全才略濟繁更百為而彌劭智謀經遠周萬幾以皆通愈簡深知歷敭要任有績咸乂靡勤弗宣迄登政地之庸旋正宰司之位從容弼娛而協時幾之會道欠敉沃而陳久大之圖心休休而尋容猶冀冀以祇畏還觀忠實益厚倚毗嘉宏業之方隆駿流言之不靖爰狥告歸之請俾從均佚之私朕虛閑至正之門茂建大中之極致昔君臣之相遇允繫於同心維時上下之邪交亦先於除間肆詳加於審斷已備見於昭明又鉄我祈念稍遜於近輔疇若予采恐巖廊於前規是用誕錫恩章趣還鼎席總領繁機之要燮諧大化之元具袞衣而迎周公庶率循於往訓

啟延英而待裴度已欽佇於嘉猷仍進文階併增井賦是爲殊寵豈務與情於戲無競維人有予在道日月照矣茲盡釋於嫌猜股肱良哉宜力圖於報効尚堅素節永翊丕基 崔敦詩詞

先是臺臣唐亢宗季棠論李杓王宗巳因中懷懷遂求退且乞辨明誣謗積棘寺根究無實乃貶責亢宗及棠而復相懷

七月己未張說罷知樞密院事 太尉提舉隆興府玉隆觀依前安慶軍節度使

制曰幹樞極以居中夙任本兵之寄視政塗而疏寵

峻升掌武之階惟時左右之良積有勤勞之助茲遂
祈於均逸宜申錫於茂恩具官張說性禀裕和才資通敏
深詩閱禮嘗折節以好脩超事赴功思飭躬而自厲
蚤被慈皇之眷晉司上閤之嚴暨予纂紹於慶基俾
爾導承於密旨謂踐敭之滋久當信謹而不渝分閫
龍舒既陟建旄之貴運籌虎幄復資借箸之謀朕方
究日以有為厲精而更化念歲陰之屢改亦班序之
寖高循名實以責成與勳庸之亟就何乃奏封之上
願從散地之安佩金印以名官有華其秩即琳宮而
畀組式慰爾勞禮遇所加始終無負於戲惟名與器

朕固戒假人之私既哲且明爾尚延保身之道既祇
猷訓永荷寵榮
說自乾道八年二月除簽書樞密院事九年正
月除同知樞密院事十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
七月罷在樞府凡二年餘其後臣僚論太尉榮
軍慶節度使張說欺君之罪降充明州觀察使
撫州居住
同日楊倓簽書樞密院事自昭慶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除
倓初授昭慶軍節度使依前提舉佑神觀制曰奉祠
官而均逸久叅儒職之華開將閫以殿容益示恩章

之異眷惟禁路時有倖臣推予褒賞之能作爾功名
之會誕敭丕冊孚告大廷具官楊倓渾厚而雄深方嚴而
肅括忠義由於世濟通明禀於天資才略應繁刃發
硎而有裕智謀周發龜獻兆以無遺歷更事任之宜
積著功勞之盛述司國用具觀運理之長旋即里居
深見靖共之譽茲被張旃之遣曾無引道之艱是用
申錫溫綸俾加茂典建齋壇而授節擁環衛以殿藩
明服以功實參圖於素効克紹乃辟尚追繼於前規
仍從仙館之遊復啟侯封之寵陪敦采邑增衍真畬
於戲治匪異塗材難具美文武維憲爰得亮邦之賢

威儀則多是昭馭貴之體克祇厥訓益固乃猷崔敦詩詞
倓字子靖代州崞縣人紹興大將存中之子也
中進士第
十一月戊戌龔茂良叅知政事自禮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除
茂良字實之世為錢塘人六世祖避錢氏之亂
遂家于莆甲辰輔臣內殿奏事畢賜坐上顧葉
衡龔茂良曰兩叅政皆公議所與衡等起謝
丙午曾懷罷右丞相除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依前光祿大夫
制曰經體贊元夙展彌諧之效辭榮避寵宜加禮遇
之隆眷時著英司我宰柄屢控再閑之請爰推均佚

之仁申錫徽章誕敷渙號具官曾懷端莊而有守和易而不流孝自家傳承三朝之相業才周世用通萬貨之利源朕以其休休有容物之心惓惓得愛君之誼付之以政庸究爾能調娛百度而各適於中登進庶僚而不失其序講張並作當風波可畏之塗履尚素端懔松栢後凋之操載還廊廟獨秉鈞衡方夙夜之仰成俄晦明之爽節爰許小車之駕仍勤便殿之咨任蓋猶於股肱禮豈求於筋力而頓興歸志荐貢忱辭雖神明所扶顧何恙而不已起居惟適重以事而閔勞其聽解於繁機用申衰於異數延恩通籍冠學士

之穹班大淼領祠慰洞天之真境式昭體貌俾遂燕頤以旌勇退之高以表服勤之久於戲若時奮庸熙帝載既膺宅揆之圖冋以寵利居成功斯盡保身之哲往綏壽祿允迪令猷王淮詞

懷自是年七月復拜右丞相是月罷再入相四月懷以疾自請故有是命十二月懷以遠制差過負數最多降充觀文殿學士尋以觀文殿大學士光祿大夫致仕贈少保十三年閏七月詔故宰相曾懷落觀文殿大學士以變賣恩澤故也

同日葉衡右丞相自兼樞密使參知政事遷通奉大夫除

制曰聖人以道觀能職莫先於論相儒者在朝廷政任尤重於經邦朕憂勤日攬於萬機替襄允賴於一德疇若弼諧之命肆登參貳之英揆以剛辰敷時渙號具官葉衡才猷敏邵智略通明素蘊胷中有致主澤民之學若陳学上皆富國強兵之謀策高足而據要津遇盤根而知利器出分制閫屢宣墳附之勞入嚴禁塗綽着論思之益粤陞樞筦遂翊化元予欲旌廉汝則擇人而公薦予欲久任汝能抗疏以歷陳事每契於時宜志容毗於王度言念奮庸之久愈深注意之誠若建廈待汝爲棟梁若濟川待汝爲舟楫屬衮

闕之當補惟岩瞻之具依是用延登宰路之崇兼總籌帷之運超三階而進秩增煥爨章冠五等以疏封式昭異數仍衍圭腴之入以彰物采之華於戲熈帝載而亮天功務釐綱紀之効領衆職而稱朕意毋忘綜核之規其悉乃心同底于治

是月楊倓罷簽書樞密院事以昭慶軍節度使知荊南府

倓在樞府三月餘出知荊南府後再知江陵府右正言葛邲論其罪提舉玉隆萬壽觀八年三月卒遺表有旨贈太尉

十二月丁巳李彥穎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吏

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兼侍讀除

彥穎字秀叔霅川人

淳熙二年乙未

五月沈夏同知樞密院事自資政殿大學士中大夫四川宣撫使除

九月乙未葉衡罷右丞相依前中奉大夫知建寧府

衡自淳熙元年十一月拜右相是年九月罷入相凡十月○右司諫湯邦彥論右丞相葉衡惟務險慢以為身謀變亂是非遂有此命言者不已遂併建寧罷之三年二月責授散官郴州安置六年八月詔責授安德軍節度副使葉衡久在謫籍游經恩霈特與叙復中大夫在外宮觀十年四月詔復通議大夫依前提舉洞霄宮從吏部檢舉也五月卒贈資政殿學士依條與致仕遺表恩澤

閏九月丁未沈夏罷同知樞密院事知鎮江府

四年五月自資政殿大學士中大夫知鎮江府改知福州以太中大夫致仕十二年六月賜謚曰簡肅以其子承奉郎炳請也

丁巳李彥穎參知政事自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除

王淮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翰林學士知制誥除

淮字季海金華人

淳熙三年丙申

七月王淮參知政事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

六月丁丑龔茂良罷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知鎮江府

茂良自淳熙元年十一月參知政事是年六月罷執政二年餘○會覿與茂良爭使相奏補法一日退朝覿當道不避茂良翼日奏白上前曰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體爾上遣中使諭覿詣政府謝茂良取其直省官撻之御筆宣問施行太遽茂良抗章待罪六月茂良求去益力

內批除資政殿學士知鎮江府奏乞謝辭詔令內殿奏事手疏六事論恢復之具曰天意曰人事曰財賦曰將帥而所以用之者曰謀曰時既退臣僚論茂良擅權植黨上親洒宸翰諭以體貌大臣之意再上落職罷七月臣僚復論茂良四罪言茂良行丞相事首尾三年屢對賓客廣座肆言茂良以智名勇功為戒凡遇臣僚奏封有及邊備利害必遭譏罵陛辭之日具疏方有所論凡數百言此可誅一也云云尋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明年卒于貶所得旨歸

葬十年追復通奉大夫十一月詔特與致仕恩
澤二名遺表一名十五年追復資政殿學士
十一月庚子趙雄同知樞密院事 自簽書樞密院除
淳熙五年 戊戌
三月李彥穎罷參知政事 自通議大夫除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
彥穎自淳熙元年十二月除簽書樞密院事二
年閏九月除參知政事是年三月罷執政三年
餘彥穎以久贊機政奉身再開故有是除
壬子史浩右丞相 自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兼侍讀永國公依前少保拜右丞相
是封衛國公再入相

制曰朕儀圖俊傑勸相邦家受命溥將協濟藝祖興
王之業治民祇懼共恢光堯復古之勳念弄印者累
年嘗命龜而載卜人惟求舊旣朕志之素孚民具爾
瞻亦物情之衆允渙以大號揚于外朝 具官史浩 道廣而
智周才宏而德備經綸之蘊蚤自許於功名寬裕之
懷時莫窺其器量東學翼天飛之運中階符帝賚之
祥自弼亮於初元郎宣昭於美業敬王如孟子非仁
義不陳於前告后若君陳有謀猷乃順于外方參和
於鼎飪旋力辭於機衡比趣召環進陪經幄姬公遄
返初無四國之言裴度求歸尚簇兩河之毀屬宵旰
勵精之日適辨章虛席之時宜續前功再膺大任易
岑陵之舊壞啟淇水之新封增衍上田併隆體貌惟
任之不輕則望之彌重惟始之不易則終之實難予
其仰成人且觀政於戲兆姓輯於下然後可以調陰
陽四維張於朝然後可以正法度堅忠賢之志則
不華絕親黨之私則除授罔不公使異恍如
淳化端拱之間而追衡如至和皇祐之際庶益光於
雋學斯無負於殊知
公既再相孝宗曰自葉衡罷虛位以待丞相久
矣與執政入謝德壽宮高宗曰卿再入相天下
之幸也 行狀

四月丙寅范成大參知政事 自禮部尚書兼直學士院遷中大夫除
成大字致能吳郡人
六月乙酉錢良臣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自給事中除
良臣字友魏嘉興華亭人
甲戌范成大罷參知政事 除資政殿學士知婺州
成大自是年四月除參知政事是月罷執政僅
兩月御史疏論成大請以本官奉祠詔從之七
年二月起知明州八年二月除端明殿學士三
月改帥江東兼行宮留守十年八月乞宮觀輔

臣進呈上曰成大歷典大藩備著勞效可除資
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光宗即位下求言之詔
詔曰卿以文章德行師表縉紳受知聖父致位
丞弼均佚方面乃心王室於天下事講之熟矣
其悉意以陳以副朕傾想之意紹熙三年加大
學士四年九月薨官至通議大夫贈銀青光祿
大夫

己未王淮知樞密院事自參知政事除
趙雄參知政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十一月甲戌史浩罷右丞相授少傅保寧軍節度充醴泉觀使兼侍讀衛國公

制曰一相勤勞處內既懷均佚之心三孤德義輔弼
斯厚優賢之禮眷言宿望懇避繁機誕推從欲之仁
顯布告廷之命具官史浩恭寬敏惠明允篤誠決萬事之
周材見諸施設貫六經之要道發以詞章會風雲於
潛躍之中翊日月於照臨之始燮調元化經綸之譽
孔昭寧輯黎民屏翰之功亦著粵從再相浸閱三將
邦彝循清淨之規王度鬱粹夷之美方深注意共宏
遜衡遐荐控於衷誠殊弗居於寵利褒封莫過於典
難稽希晃冕車進新班於亞傅雕戈錫店還蕭節於

東陽表儀虎觀之儒先燕息祥源之使領拓其奉邑
衍以真會昔昌朝敷皇祐之經創班聯於秘殿而公
亮釋熙寧之政兼將相於內祠茲參兩朝優異之恩
肅作一代者英之寵於戲仲山甫既明且哲夙高補
袞之勲房元齡善始以終寧復吝權之意夫已遠一
日萬幾之不務則將閑二帝三王之昌言謀焉就之
邇不謂矣

浩自是年三月拜右丞相是月罷在相位八閱
月〇十月諸軍以多闕額又有逃亡請得自招
捕許之而並緣強取被略者或至斷指以求免

都下洶洶公飛奏盡釋所捕又會爲首者延棟
寺宣華守輔等議罪欲取兵民各一人梟首以
徇公謂未得其平兵士可斬百姓陸廣當坐
流罪上怒不以爲然公曰陛下恐軍人有語而
以百姓爲可欺耶爭之益力上愈怒公議罪如
初遂求去位除少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
使兼侍讀後有言廣童之冤者孝宗曰史浩蓋
嘗力爭坐此求去至今悔之賜第城中出御製
長春花酒詩酬和至再以示眷留之意公屢求
歸時陳俊卿已奉祠八年二月除判建康府公

奏俟卿年未七十而求去臣以七十有六而往豈不愧見吏民耶依舊在京宮觀兼侍讀孝宗嘗白擬館職策極言取士用人之弊大要謂國朝過於忠厚以示公公讀畢奏曰太宗不忍殺一不辜以得天下累朝仁德至仁宗而大備夫忠厚豈有過耶孝宗曰非卿不能爲此言五月始許歸除少師進封魯國公

制曰出處人臣之大致世難名節之全爵齒天下之達尊國繫興刑之重眷言元老留處內祠茲且籲於誠衷願即歸於田里用錫爾祉式遂其行具官史浩才巨

而識明德全而行備履常無競恂恂忠厚之風樂善有容渾渾沉深之度委釋經綸之任從容問燕之談神明未衰於前賜問相望于道方深厚遇遽起坤悰叩辭座以攄辭疊囊書而瀝請自陳歲月之邁必丏山林之安承晝接之親每　嘉猷而啓沃引夜行之戒乃思高蹈以全榮念感會之有初閱老成之無幾朝批章而太息寤覽奏以長思重違乃情圖畀厥寵是用渙揚茂命聽使故鄉擅轂趍朝進亞師之服位龜蒙奠壤開廣魯之山川衍以新畬仍其舊節惟名與器俾壽而昌於戲敷求前聞優待耆德皇祐之詔三老設几以須熙寧之遇四臣貸書而訪尚有斯禮勿遐爾心

十年少師史浩請老除太保致仕公嘗歷永衛魯三國公於是進封於魏仍令如曾公亮例入謝明年先降旨候至國門百官郊迎見畢對御賜宴用文彥博故事道中具辭再三奏俞音乃絕公晚治第西湖之左衰兩朝所賜御書建閣以處之因奏聞孝宗書明良慶會之閣以賜公謝不敢當孝宗曰古人願爲良臣卿輔朕之久日聞忠言深悟朕心尚何慊乎勅後苑造扁榜

命中使馳賜之上嘗以舊學二字即政事堂賜公同列咸曰自古際遇莫盛於此請鑱諸石爲省中榮觀公又謝不敢既歸以名其堂歲遇誕日錫以金器者十四年年八十又加寶器兩宮使命相望高宗再舉慶典詔公隨班上壽進太傅賜玉帶金魚踰月乃東公自五年十一月罷相仍侍經筵八年告歸得請一再召見恩賚深渥每以老先生呼之行狀十年六月浩以太保保寧軍節度使魏國公致仕

丁丑趙雄右丞相自參知政事遷正議大夫除

欽[illegible][illegible]紹天休運持國永圖內懷未究之規舉外慨
難成之功業長撫遠馭將恢不世之基深識通材歷
踐非常之轄有赫延登之命無逾歷試之賢具官乃
猶咸晉爾衆具官某維器全而用遠實大而微閎臨事謀
端乃若元龜之信當機立發沛如流水之源密慮深
知惑贊要路政共才恢恢而有餘地驗其策斷斷而
無空言灼知俊心可倚大任遂付以政用宏乃肅周
旋三時醲○鉅以智略通明贊朕事以道德究天
廣朕心民言維嘉國論以壹朕敷聞古昔注想英賢
以言寤念則易究於深誠以象營求則罔非於素望

念此選舉夜于夙宵有能奮庸協我昌明之會曾是
在位得茲碩大之臣是用誕敷恩綸登授相柄廣宣
厥道俾盡展於良規無棄爾成尚泛終於顯績申加
采邑遐進文階並出眷懷是崇體貌宜茲注意維以
家休於戲遙古之治益遠真儒之效浸寡維身克正
卿士庶尹無不宜維心克誠陰陽四時無不序勉攄
素蘊永底丕平

七年十二月以脩史書成自宣奉大夫授銀青
光祿大夫依前右丞相進封沂國公

同日王淮樞密院使自知樞密院事遷中大夫除

制曰象著三辰斗極上通於帝紀政分二柄機庭內
總於兵權朕振長策以御邦綜大綱而撫世永惟軍
國之任並繫安危之圖茲有良臣久司右府既協同
於人望亦灼見於朕心遂升班聯授乃重寄消以
吉旦諗于羣倫具官王淮剛正而守中高明而持重質諸
大地言顧行以無愆欲自朝廷實浮名而有裕暴踐
政路歷宣賢勞調娛萬微綏靖四國遠進登於宥密
益見聲於忠嘉尊俎之畫消難於未形帷幄之言進
規於不逮事必汝訪謀無予欺邦其尊榮民以寧壹
朕參稽古誼簡畀事權勃輔漢家實倚本兵之重[illegible]

謀越國亦專主外之長是用誕頒恩書升正使號式
序爾位亞端揆以同答克壯其猶秉神樞而獨制仍
陪戶邑衍陟文階是由至懷庶表優禮於戲賢人之
業可大副予體貌之崇天下之務惟幾藉爾精神之
運勉堅一意汔底多盤

七年十二月以脩史書成自通奉大夫授正議
大夫依前樞密使進封信國公

乙亥錢良臣參知政事自簽書樞密院事除

淳熙七年庚子

五月戊辰周必大參知政事自吏部尚書除

謝廓然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刑部尚書除）
必大字洪道吉州人廓然字　人
淳熙八年（辛丑）
八月趙雄罷右丞相（自銀青光祿大夫沂國公除觀文殿大學士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制曰朕推誠宰路與治邦圖專任而倚成功方賴謀
謨之益勞謙而廻終吉迄難志願之遂屢䝱數以寵
行拜巨藩而命鎮湔以穀旦告于治朝（具官趙雄）材鉅而
識高氣全而量遠光明碩大皇皇人物之宗廣博靖
深渾渾廟堂之器登進端揆敷宣大猷爲才常采於
公言立政悉循於直道國論咸穆與情具宜遽覽封
章願辭機務方仰成之無間豈引去之當言細札溫
詞已示曲留之意高情亮節愈堅勇退之心簡于深
懷厚以殊遇眷惟蜀道實重益都綜張冀舒翼之晉
控歷井捫參之勢既資君重壯方面之金湯仍使公
歸耀故鄉之衮繡更超加於儒職庸增重於民瞻茂
著忠勞具昭眷禮於戲唐姚崇之相適俱及於三年
周申甫之賢亦于蕃於四國尚膺休命益懋顯庸
雄自淳熙五年十一月拜右丞相是年八月罷
入相二年餘時有言雄多私里黨者於是命大

臣進擬皆於姓名下注本貫封入遂爲故事十
年自知盧州知江陵府十四年十月除特進判
江陵光宗即位下求言之詔詔曰卿以碩德重
望受知聖皇輔政典藩締有成績已須召節俾
造闕庭入告嘉猷行奮對敬之益卑吉夙駕勿
辭跋履之勞予欲來聞切直之規卿其深體傾
渴之意凡軍國之利害生民之休戚悉宜條陳
先以驛奏自餘忠益尚冀面求四月特進觀文
殿大學士判江陵府荊湖北路安撫使沂國公
趙雄奏先准聖旨令赴行在奏事尋具奏獲免
仍乞外祠蒙降詔不允依已降指揮疾速前來
者乞追寢前命詔可特轉一官依舊判江陵府
閏五月特受寧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判
江陵府進封衛國公紹熙元年六月詔判潼川
府趙雄依所乞充醴泉觀使（始封沂後封衛）
王淮右丞相（自樞密使信國公除光祿大夫兼樞密使進封魯國公）
制曰人主論一相紀綱舉則庶績熙上賢爲三公儒
術行則大治起朕選建哲輔協圖康功夜寤想以營
求朝咨諏而傳采帝賚予弼夙推成德之良民具爾
瞻茲屬已然之效與此休命告于明廷（具官王淮）亮直而

渾淳清明而雋賞以貫通三極之學發於宏毅之資
以運理萬物之才行以安和之度更踐政路勤施王
家奮明略以憲邦抱純誠而事上逮冠霸府益罔嘉
猷辭氣從容幄中之畫已定精神孚達天下之忠自
消泯功用於不言贊謀猷於獨運朕屬精求治望古
興懷皇天付予以生民念當躋於富厚太上授予以
丕業思盡復於升平撫歲月以浩然發基圖而惕若
疇若予采適求厥寧是用酌于師虞畀以宰柄崇於
體貌既超漢爵之階徵彼山川仍奠閩邦之壤因念
安危之寄固難文武之分俾兼元樞遂合大政且昭

眷倚茂輯勤庸於戲歷攷帝王之盛朝求懷臣主之
亨會雖諸脩漢爾其爲羽翼以遊蹐彼洪荒爾其爲
舟楫以濟尚賡懋典益究洪圖
甲寅謝廓然同知樞密院事 九月兼權參知政事
九月庚寅錢良臣罷參知政事 除資政殿學士在外宮觀
　良臣自淳熙五年六月除簽書樞密事十一月
　除參知政事是年九月罷執政凡三年餘十年
　三月詔正奉大夫知鎮江府錢良臣治郡踰年
　職事脩舉可除端明殿學士依舊知鎮江府十
　二年正月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錢良臣除資
　政殿學士十四年八月良臣在建康府已四年
　以方面難得人除資政殿大學士依舊知建康
　十五年八月提舉洞霄宮從其請也光宗即位
　下求言之詔詔曰卿二府舊臣宜力滋　多壽
　皇之所擢任而中人之所注想者也嘉謨嘉猷
　奚必咨問而後樂告哉實賴箴規以毗初政十
　六年十二月卒積官宣奉大夫贈金紫光祿大
　夫諡文惠孝宗嘗詢時事所陳合上意孝宗褒
　之曰如卿真所謂通世務之儒遂書通儒以賜
　之上在春宮又書雲漢昭回之閣以賜之

淳熙九年 壬寅
六月丁巳同知樞密院事謝廓然致仕
　廓然自淳熙七年五月除簽書樞密院事八年
　八月除同知樞密院事至是年六月以中大夫
　守本官職致仕在樞府二年餘是月戊午卒贈
　光祿大夫資政殿學士
七月壬辰李彥穎罷參知政事 自通議大夫依舊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彥穎以疾乞解機政故有是命十年正月右諫
　議大夫張大經論參政李彥穎不能治家體國
　乞罷資政殿學士詔特降爲中大夫光宗即位

下求言之詔詔曰卿精忠粹德士林之冠冕嘉
謨碩畫今代之著蔡伊聖父之圖任助冲人之
緝熙養浩家居心在王室軍國之務至熟悉也
朕不忘卿卿其肯忘朕乎其悉條上以副眷想
七月詔資政殿大學士左正奉大夫提舉洞霄
宮李彥頴久在潛藩老成靜退可除觀文殿學
士依舊宮觀是月臣僚奏今自宰相執政侍從
卿監正朝郎負郎分爲五等除致仕遺表已行
集議裁滅外今將遂郊蔭補恩澤每等降殺以
兩酌中定爲正數宰相一十人開府已上同執

政八人太尉同侍從六人詔從之
九月庚午王淮左丞相自右丞相兼樞密使福國公加特進封魯國公
梁克家右丞相自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遂金紫光祿大夫進封鄭國公
淮左丞相制曰朕適應燕謀紹開駿命內則振大綱
而總核外則揆長策而經營天毖我成功將盡復祖
宗之緒帝賚予良弼方弃持文武之權疇首賛於廟
謨肆丕敭於廷號具官王淮擴先覺之藴挺大受之姿紓
六經而成文才獨高於黼黻兼三王而施事學自富
於經綸似不能言而智足以決天下之疑如不勝衣
而勇足以任天下之重夙簡登庸之望荐疇開濟之

圖時最久於輔庭功尤多於宥密逮居百揆彌變萬
機揚協帝之重華輯效君之衆美誕恭率下德乃大
而有容諒直處中誠則久而無息除吏靡私於親故
振民請惠於困窮問邊備則戎夷寢狼子之心問師
律則將帥肅虎臣之氣是用縣右弼而陞左輔益聳
於具瞻顯東府而解西樞俾循於彝典蓋建隆之初
造與慶曆之既平除授具存規模可攷茲仍分於二
柄肆稽合於兩朝啓南國而冠崇階疏多畬而衍真
賦以章廉陛九級之遠以顯泰符三階之平予欲格
天和陰陽以爾爲璣衡而齊七政予欲導民厚風俗

以爾爲卜筮而孚四方予欲董正臣工爾其總於衆
職予欲救寧方夏爾其斷於大謀尚光續於前功庶
永垂於令問
克家右丞相制曰朕躬攬皇綱力恢聖緒以繩武則
遠遵藝祖一定之策以繼志則近守慈皇再造之模
天祐生賢早出扶於熙運人惟求舊復登庸於繁機
朝無間言國有成命涓辰斯吉渙號其孚具官梁克家道
公靜而邃深德寬博而閎大東南盛溫厚之氣蓋禀
其全英俊陳治平之原嘗居其首碩望備儀於華要
瓌才亟賛於機微逮進秉於化鈞果深裨於治體百

脩是式方疇董正之功四國于蕃荐肯阜成之化外則教條班于侯服內則福潤蒙于帝都民言維寵賢業以大緬懷攸相參攷本朝在明道則有李廸之重來在景祐則有王曾之再入肯燮然之舉首兼籍之甚名衮繡道歸廟堂增重是用召自長樂寘于邇英眷精神之益強肆體貌之加渥鼎應于上象後正於登三績著于前謨尚存於畫一盛探天人之意具咨邦國之謀式副巖瞻亟存柄任俾緝熙於帝載以對皃於天功如益稷之同謨如周召之並相超文階之異等進名壤之新封載衍多畬倍蹠真采歷幾今日

之治復似仁皇之時於戲不得皐陶爲舜之憂朕既圖於舊德罔俾阿衡專商之美爾尚廸於前彝必使萬物皆已得宜以至四夷罔不感賴歷前功之不替則廣譽之無窮

同日周必大知樞密院事自參知政事同提舉詳定司敕令除

十二月丁丑施師點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朝請大夫給事中兼太子詹事十年正月丙戌兼權參知政事

師點字聖與其先世晉川人五季時徙家上饒嘗假翰林院學士充金國賀正旦使致命虜庭立班既定儀者以親王將至命師點退一位師點屹然不動相儀者復　師點正色曰班立已定尚何爲久之終不徙步班列相目駭愕知師點有守也使還復命有聞于上上嘉歎不已後賀正旦虜使至闕問館伴以師點今居何官師點立班館伴宇文价目示之虜使曰一見正人令人服明正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入奏控免上曰卿靖重有守識慮深遠朕欲擢用久矣復詔兼知參政

淳熙十年癸卯

八月戊申施師點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自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遷中大夫除

師點嘗同宰臣奏事退復同知樞密周必大進呈上曰適來一二事卿等各陳所見甚得朝廷大體前此宰相奏事執政不措辭今卿等如此副所望必大深奏曰祖宗時宰執奏事自相可否或至面相切責退亦不相銜自奏檜用事執政畏避不敢言今陛下虛心兼聽若只宰相奏事何用執政爲師點復奏曰臣蒙陛下擢用自媿素餐蒙聖訓敢不竭股肱之力時州郡上供嘗有立歲終比較之法者及是主計之臣

好爲旨趣以露已功乞不待歲終先期行之畫
命下師點曰此策若行諸司州郡文移稠疊上
下追逮姦吏舞文病民民不聊生力陳其故或
謂令已出師點曰事有爲天下病惟恨更之不
速卽追寢其議請者聞師點言益內媿周必大
舉手賀師點曰使天下赤子不被其毒者公之
賜也閏月辭兼同知
黃洽參知政事 自御史中丞兼侍講遷中大夫除
洽字德潤福州人

淳熙十一年 甲辰
六月庚申周必大樞密使 自知樞密院事除
必大辭樞密使劄子臣竊觀本朝故事樞庭置
長或使或知蓋因人才之優劣別資望之輕重
元豐肇新官制始刊使名雖有聖諭實惜之也
自是四十餘年莫之或改建炎紹興間二換營
司兵柄亦不過曰兼知院事而已尋因舊相召
還復令充使以示優禮其後或勳舊官至公孤
或終賢名重帷幄間有除授而非積歲月之勞
所能至也伏望姑仍舊貫亟免新綸批答曰卿
名世瓌才經邦茂業踐脩端直識詣高閎越自
疑丞進司機要夙宵匪懈中外以寧又曰國家
建右府以總戎昭命儒臣而崇使領蓋自太平
興國以來成憲具在迄在于今茲必以閎才碩
學見聞殫洽者任之豈非兼文武之用明政事
之體乎卿博通古今德茂先覺發爲謀謨足以
斷國論措諸事業足以恢政經夙被簡知延登
樞近遠猷碩畫宏益居多乃疇已試之庸申峻
久虛之職蓋將資精神之運懋勳烈之隆使四
夷咸賓萬邦底乂茲爲美報安事固辭
淳熙十三年 丙午

閏七月戊申留正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自敷文閣學士除
正字仲至泉州人
十一月丙寅梁克家能右丞相 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兼侍讀依前特進國公
制曰具瞻而秉國鈞久穎經邦之輔移病而歸相印
肆宏就第之恩睠予廟社之英斷解機衡之重申肸
明命寵告昕廷 具官梁克家 敦厚而直溫恍恫而簡亮裒
爲舉首貴名早歷於紳綏灼見俊心瓌望允隆於
老自戰儀於大柄益增耀於中台處躬如權石之平

宰物驗耆龜之決陰陽變理百執用成良俊登崇九
功惟叙覧觀事業踰前後之數公典領策書究春秋
之五傳方覆浸昌之會適罹無妄之災暫去假息以
任床末與進爲而撫世遠陳懇款規卽退藏留行屢
飭於訓辭勇去莫回於雅志肅稽故實加貴宗工卽
學士之大稱仍文階之極品珍臺閒館獨冠羣伊之
倫甲廣廈細旃上論唐虞之盛際式昭朕意曲使爾
私於戲有榮觀而燕處超然旣閔勞於官職俾純嘏
而茀祿康矣更入告於謀猷佇聞嘉者之亨尚迪棟
隆之吉

克家自淳熙九年九月拜右丞相是年十一月
罷再入相四年餘詔史浩舊第令梁克家居止
明年夏卒諡文靖 初封儀後封鄭

淳熙十四年丁未

二月丁亥周必大右丞相 自樞密使遷光祿大夫除
制曰分政柄於東西夂重樞庭之任咨廟謨於左右
並崇宰路之瞻逖睠鴻儒寔嚴命宥越自本兵之長
進登次相之尊爰告聽朝式敷坦制 具官周必大行醇
而守正識茂而慮周經綸包萬變之微綜覈洞群言
之奥修身有道審觀君子之樞機正色在朝稔著賢

人之德業迪惟籌於密勿增國體於安彊天下之務
惟幾深究英謀之秘儒者之效已試寢更歲華之多
兹疇弼直之良務簡忠勞之最熙帝之載禮特厚
於耆庸代天之工識敢輕於理物匪賚碩望孰懋宏
猷俄圖爾能夾輔予治乾台彪烈象益炳於六符廟
鉉燮和勢更隆於九鼎峻陟文階之秩申開采邑之
封稽于僉諧萃此徽渥於戲唐虞建官之制莫先百
揆之司周召作輔之勳實出群賢之表予欲上參於
盛際汝其遠紹於前脩陰陽調則庶類遂其宜刑政
清則烝民樂其業內俾紀綱之尤振外臻彊宇之永

寧成思翊贊之方膺體倚毗之意尚恢績用昊咈訓
詞

十五年九月右丞相周必大進封濟國公以明
堂禮成加恩也

戊子施師點知樞密院事 自參知政事除
師點惓惓搜訪人才手書置鞶囊中謂蜀去朝
廷遠人才難自見師點卽蜀士之賢者俾各疏
所知差次其才行學文得之毋詳或有除授必
列陳之一日薦胡晉臣上曰已用爲監司矣師
點曰晉臣宜置之內爲○上爲召入及對上稱

其才師點曰以臣觀之廊廟器也後至大用
八月癸未留正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自簽書樞密院事除
明堂進封制曰具官留正蚤歷禁嚴之地屢更岳牧之司實修於己而民然忘名仁根所性而勤則有勇入佐鈞樞之務肇新軍國之容康濟率自中具孚人望謀猷告于內總合朕心
淳熙十五年戊申
正月庚申施師點罷知樞密院事除資政殿大學士知泉州
師點自淳熙九年十二月除簽書樞密院事十

年八月除參知政事十四年二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正月罷執政凡五年繼除提舉洞霄宮
光宗即位下求言之詔詔曰卿乃壽皇之元樞而冲人之舊學也處心平而持論正更事多而慮患遠去國未久豈能遂忘朝廷乎凡事之有關於軍國而有益於初政其啟告朕諒卿忠藎必體至懷紹熙二年除知隆興府三年二月甍年六十九五月贈故資政殿大學士正奉大夫致仕施師點金紫光祿大夫

甲子黃洽知樞密院事自參知政事除

蕭燧參知政事自吏部尚書除十六年正月兼權知樞密院事
洽明堂進封制曰朕若昔大猷三舉宗祈之典相予肆祀五分使範之聯具官黃洽器大而毅宏任重而道遠淵乎見叔度之量忠矣識子文之心伏青蒲則木正於從繩抗白簡則雪消於見晛進聞邦政有溫良恭儉之風默運惟籌無智名勇功之迹云云
燧明堂進封制曰具官蕭燧出藩于外則悃愊無華入侍于內則溫恭有恪六卿分職獨高禁近之班四輔惟人遂正疑丞之位名實既加於上下老成亦重於典刑

燧字照鄰臨江人既貳大政權監修國史日曆明年兼權知樞密院事孝宗深知之初為諫議大夫入謝上曰卿議論鯁切不求名譽糺正姦邪不恤讐怨又每稱其全護善類誠實不欺他日大臣奏事上語曰蕭燧其人質直無緣飾御書二十八將傳論以賜最後去樞府辭日上復有勉從卿去之語其為孝宗信遇如此
五月己亥王淮罷左僕射除觀文殿大學士判衢州兼官內祠醴泉觀使依前特進食邑公
制曰輔贊而歲諸用首彌經治之勤明哲以保其身特厚殿邦之渥眷時元老忘久正上台首祈解於機衡

肆優加於體貌誕申渙號敷告公朝具官王淮醇懿粹和
洪深端靜包舉衆善而得其正調娛官度而歸于中
自持魁柄之崇深極嚴廊之峻祇承王命居政沃以
爲忠表倡民區雅阜成之是務載念歲時之積具知
夙夜之勞惟朕股分治於四方且垣翰謀於三事
等重輕而注意參內外以考功逓擇郡符實連鄉社
上丞相之綬姑徇沖懷視太守之章勉綏雅俗躐殿
廬之華貫修學士之大名是爲儒者之榮允答政塗
之瘁於戲御臣以禮尚留近地之咨論相惟難深惜
舊人之去往欽寵數益茂顯猷

淮自八年八月拜右丞相九年九月拜左丞相
是年五月罷入相六年餘六月甲寅錫詔新判
衢州王淮提舉洞霄宮從其請也光宗即位下
求言之詔詔曰卿襄以經術羽翼朕躬以德業
股肱聖父周旋政地十有四年凡國家之利害
生民之休戚與夫政事因革損益之宜知之詳
而見之熟矣有可以裨朕者其悉以告朕將受
而行之庶賚忠規以副虛佇八月詔王淮除少
保依前觀文殿大學士致仕九月贈少師

淳熙十六年己酉

正月丙申黃洽罷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大學士知隆興府
洽自淳熙十年八月除參知政事十五年正月
除知樞密院事是年正月罷執政五年餘光宗
即位下求言之詔詔曰卿以學儒之彥被遇聖
父圖任共政績用章明均佚价藩去國未久以
卿之素蘊有可爲初政之助者其悉以聞此朕
之所注想於卿而卿之所輸誠而樂告者也紹
熙元年十月以通議大夫提舉洞霄宮

己亥周必大左丞相自右丞相濟國公除特進進封許國公
留正右丞相自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遷通奉大夫除

必大左丞相制曰帝咨百揆以亮功蓋取衆賢之協
王命六官而分職莫如冢宰之尊朕稽述洪猷儀圖
俊德聽謳謠於政體俾登冠於台司誕布明綸格于
公聽具官周必大道推先覺行廻大儒秉直方之氣而濟
以疏通之才廓高遠之識而輔以醇正之學瞭若蓍
龜之兆　理灼見於古今確然金石之安節靡渝於
夙夜戎更二府酬酢萬機自進秉於國鈞適備宣於
賢謐謀謨乎上足以康庶事表厲乎下足以正群工
陰陽理而物遂其宜社稷安而國家其利比繇顯任
期以首公望祟峻於中朝位宜崇於上相紫綬金印

之寵郎廓○以不移黃耳金鉉之虛與泰符而增煥
褒敭斯至倚屬匪輕政已治則尤務於弼娛勢已安
則當思於振飭肆華省之超進仍名秩之序陞衍拓
爰租中陪眞食衍從令典式備優恩於戲仲虺爲左
相於湯寔懋日新之德高平觀故事於漢益明將用
之宜化惟久可以有成志惟堅可以有立使茂業克
安於萬世則令名無媿於前人勉廸訓言欽承眷意
正右丞相制曰朝廷爲政事之本必崇任於眞賢王
者置輔弼之官實疇咨於同德朕屬精萬務表治庶
工眷言參預之勤久積且瞻之望擢陞揆路懋曁邦

圖寵以延揚言茲歎告具官留正才宏識敏學邃理明道
君子之常應百爲而有守任天下之重采衆善以爲
公自縮帥權趣膺召遲出藩入輔浸高寀勿之聯武
緯文經幷建長久之道內翊廟謨之穆外綏彊埸之
安成績居多褒章可後是用進從二府置位中台若
元首之有股肱共恢於邦體若巨川之作舟楫協濟
於化源朝論正則廉節且昭士論孚則勞能並萃惟
幾康而弼直選掄敢輕載清靜以民寧規恢益重爾
期予治于匪爾私仍稽懿典之常併陟文階之峻蒐
開釆邑衍實豐租式備恩徽聿崇小宰柄於戲帝賚傅

說以沃商宗之心天授留侯其興漢世之業惟盡忠
足以體眷毗之厚惟加勉足以究施設之宜俾予永
底於阜康緊汝與膺於休美尚祇茂命彌集顯庸
光宗卽位二月壬辰必大授少保依前左丞相進封
益國公正授正奉大夫依前右丞相淸源郡開國公
必大加少保制曰朕祇奉慈謀欽承丕緒任大守重
豈夙夜之敢康謨明弼諧繄股肱之攸賴眷子上宰
爲國宗臣旣久翊於熙朝茲首裨於初政宜疏異渥
以答殊勳爰輯廷紳誕揚詔綍具官周必大忱恂而博達
端亮而精英經濟之才足以開物而成務淵源之學

始於誠意而正心頃自機庭晉督揆路脩明百度雖
小物而克勤酬酢萬微遇大事而能斷民瞻益聳國
勢愈强仰惟壽皇將擧內禪旣傳之以道又復遺
之以賢乃拜冠於冢司俾輔成於聖計屬茲繼體方
慶澤之旣覃其於褒公詎微章之可後肆陞華於亞
保庸增重於元台併開大國之封申衍爰田之食式
昭聮遇深厚倚毗於戲聖賢相逢治畢張夙已彰於
成效后臣克艱政乃又今方竚於嘉猷益究乃心奚
俟多訓
正加正奉大夫制曰春秋法五始之要莫嚴授受之

功君臣猶一體而成允賴贊襄之益眷時攸相弼
我兩朝旣茂著於殊勳盖特加於顯渥誕敷丕號寘
告群工具官留正學貫天人才全文武秉心剛毅如砥柱
之屹中流應物從容若洪鍾之在筍簴徧揚中外備
罄忠勤頃預政機兼持樞筦謀猷辰告莫非經遠之
基事業日新允有濟時之略洪惟慈扆深念永圖將
與子以親傳必求賢而夾輔爰升揆路對秉國鈞神
器有歸咨賛睿謨之大成規恪守實裨初政之新屬
盛際之親逢宜褒章之首及是用陟文階之兩秩陪
采邑之多函以昭委寄之隆以示寵光之厚於戱因

輔佐而繼統業雖無事於更張當闡猷而明政刑尚
益思於勵翼徃祇厥命其永有辭
紹熙元年正月甲戌正以修製奉上壽聖皇太
后至尊壽皇聖帝壽成皇后尊號冊寶充禮儀使
遷宣奉大夫
同日王藺參知政事自禮部尚書除
葛邲同知樞密院事自刑部尚書除
藺參知政事制曰具官王藺自居班列即簡朕心聽其議
論見其可以有行觀其風采知其足以任重處之朝
廷則貪佞自遠試以方面則威名益聞涵養旣久氣
識深厚比召前於宣室遂擢長於春官朕所眷懷用
之猶爲未盡人之屬望歉然常若有餘不踰閱月之
間俾贊中台之重朕每憂一日萬機之繁未之攸濟
爾當思千載一時之遇惟悅厥心適觀爾成同歸于
治
邲同知樞密院事制曰朕建東西二府以議大政
兩柄以收遠圖宜得老成之儒賛吾夙夜之命爰
疇碩望增重公朝具官葛邲學洞古今文參造化議論通
達究經術淵源之歸賛禀粹和得東南溫厚之氣小
心一德事朕歷年得儀華近之班備整論思之益父

祖迭居於法從時乃世臣殺名充滿於朝廷豈爲先
覺擢自秋官之長進陪斗極之嚴云云
藺字無爲人邲字楚輔安吉人
乙巳龐燧罷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安府洞霄宮
燧自淳熙十五年正月除參知政事是年正月
罷執政一年初詔燧爲資政殿學士與郡旣而
燧乞奉祠從所請依舊職名提舉洞霄宮光宗
即位下求言之詔詔曰卿以純明亮直嘗位三
事聖父之所攺容而體貌者也肆予沖人頃賴
羽翼夫卿旣以清節雅行從朕於潛藩之時豈

不能以忠言嘉謨助朕於纂承之始竚聞猷告
以副虛懷燧手疏六事語甚剴切表乞休致優
詔不允紹熙四年卒年七十七積官宣奉大夫
特贈金紫光祿大夫諡正肅燧學問精博持身
王雪論事金石毅色貨利無所徇接物雖和然
不可干以私安恬不競人不得而親疎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十八終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十九

宋太常博士徐自明著

光宗淳熙十六年己酉 用實錄修

三月甲寅前宰相史浩授太師 自太傅保寧軍節度使致仕魏國公授太師依前官致仕

制曰朕欽承內禪之丕基寅紹中天之景運行慶施
惠方布令以惟新褒德錄賢在疏恩而宜渥眷時元
老歷事三朝蓋撝謙之再逢盍優崇之特異誕敷顯
冊播告明廷具官史浩忠肅而惠和寬閎而溫厚皇圖首
翊獨高夾日之功揆路荐登深慰作霖之望功成身
退德邵年高惟茲盤舊學之臣既尊榮之莫及邁郎
令中書之考益壽祉之可量肆是宸圖尤深注想敬
遵慈訓用舉徽章峻陛論道之班俾正維師之位寵
仍兼於制閫禮益厚於垂車併衍真租式昭異數於
戲天下大器念付託之匪輕舊德元臣方諮諏之是
急諒不忘於王室必樂告於嘉猷尚罄厥誠以荅殊
遇

光宗自乾道七年二月癸丑自恭王立為皇太
子淳熙十六年二月壬戌孝宗詔禪位上即帝
位三月甲寅太傅保寧軍節度使致仕浩授太

師上旣卽位詔求讜論令學士院降詔卿被遇
壽皇實爲舊學出入將相官勞二紀當今耆艾
孰踰卿者其悉條以上副朕傾渴之意公封事
數千言皆當世要務孝宗移御重華宮以安處
淸閑思見舊學上爲頒詔諭賜御劄紹熙二年
二月遣御藥楊舜卿撫問趣行初重華之召浩
引辭甚切孝宗諭曰今與卿皆閑人當衣褐見
何必求免耶詔乘肩輿入隔門仍命孫定之扶
掖特改京官朝退次請重華孝宗從容謂浩曰
與卿復得相見旣無嫌疑足可爲度歲計毋亟

言歸又顧浩曰卿輔朕初潛親遇朕建宋邸陞
儲宮登大寶兩居相位三入經帷逮今三十餘
年君臣相得殆非他人比也再對奏陛下召臣
非徒使濡被寵光亦欲少裨繼明之治敢爲四
說以獻曰立天下之大本平天下之隱難收天
下之人望伸天下之直氣謂教皇子備夷狄擧
人才受盡言也上垂聽獎諭冉三五年四月五
日薨年八十九訃聞孝宗及上震悼賻贈有加
詔太師浩身居極品又係至尊潛藩舊學贈恤
之典禮宜優異特追封會稽郡王寧宗皇帝發

極賜謚文惠御書純誠厚德元老之碑以賜焉
詔翰林學士樓鑰狀其行
五月甲午王藺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自太中大夫禮部尚書除
紹熙元年正月以尊號冊寶加通議大夫
內申周必大罷相自少保左丞相益國公罷爲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
制曰三孤洪化允資弼亮之謨十國爲連更賴蕃宣
之略任雖殊於內外寵不異於始終爰卽肵庭誕敷
丕號具官周必大量宏而識遠德鉅而材全文高黼黻之
華學富經綸之妙忠勤體國孜孜而無不爲通敏濟

時綽綽乎有餘裕繫天下之重望結慈扆之深知頃
大政而秉洪樞迭司二柄繇次相而登上宰光輔兩
朝弊傳有助於詒謀益贊克裨於繼治肆升亞保增
峻元台股肱良而庶事康方觀成效紀綱張而衆目
擧甫立宏規俄遽露於露章願亟還樞印諭旨丁寧
而莫奪陳情堅確而弗移旣雅志之重違在茂恩而
宜厚是用付以長沙之巨屛俾作牧於上游寵以壽
殿之大名仍道班於左棘罔替眷懷之渥式昭體貌
之優進退有光觀瞻咸聳於戲作舟楫汝用惜不爲
於朕留毋金玉爾音尚素彈於我告勉祇　明訓益

楙外庸

必大自淳熙十四年二月拜右丞相十六年正月拜左丞相是年五月罷入相二年餘○時右諫議大夫何澹論奏左丞相周必大不公不平不正之罪有十伏望亟賜罷斥詔周必大罷諸務政求去甚力已除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殿中侍御史范處義復奏欲望因其辭免特從所乞併罷職任以少保奉祠歸里從之紹熙元年十月以少保充醴泉觀使益國公周必大判隆興府二年正月留正奏周必大再以祠請上曰

必大堅不肯出此果何意正奏或爲當時言者尚在未敢輕出今與除職奉祠又恐或招人言胡晉臣言祖宗時前宰相在外奉祠未有不帶職者上曰俟郊禮後旋議除職乃所以保全之七月除觀文殿學士判潭州三年三月復觀文殿大學士寧宗卽位除少傅醴泉觀使益國公

少傅制曰朕祗膺駿命寅紹丕圖舊弼優游甫遂內祠之佚霈恩進律爰升亞傅之崇乃輯群工用孚渙號具官周必大道隆而德備實茂而聲閎自有書契以來悉能該綜首以詞章之選入踐清華西掖北門周旋累歲高文大冊震耀四方逮參秉於事樞肆進專於國柄謀謨經遠任社稷以不疑精神折衝撫華夷而咸肅久辭相印起殿帥垣乃爲綠野之游自適東山之志眷仲人之嗣服方歆求助之詩想元老以興懷嘗下乞言之詔茲須異數就陟孤卿夏蔡通班浸高於左棘袞衣赤舄禮增煥於三槐仍衍故封併加眞食於戲嘆股肱之舊庸加二公洪化之名進蔡石之規式究致君澤民之蘊尚孚明命毋有遐心

紹熙元年庚戌

七月甲寅葛邲參知政事自宣奉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

胡晉臣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太中大夫給事中兼侍讀除

王藺樞密院使自知樞密院事除

乙卯留正左丞相自宣奉大夫右丞相遷金紫光祿大夫除

制曰朕紹承丕緒躬覽萬機朝廷以正百官允賴表儀之建人主之論一相尤嘉輔翼之勤維時鴻碩之才積有彌綸之效肆疇重望載陟上台播錫制綸實孚朝路具官留正性端而識邁志廓而量夷與學遂原究賢哲經綸之蘊奧猷致遠達古今平治之方自膺慈極之深知徧躡中朝之華貫出則領臨於藩閫入則參掌於鈞樞維石之具民瞻踵登次輔飛龍之位天

德首頓成基暨凌閣於歲年罙究勤於朝夕昵編輯
穆邈瑣旻消以脩百度則職業畢興以劭三農則雨
暘咸若有嘉乃績宜服予思是用榮特魁柄之崇就
領冢司之重代天理物圖成無斁於前規佐王均邦
顓任彌高於列辟仍衍生畬之富申啓封戶之員峻
廼文階懋茲崇澤衍從輿望式示眷懷於戲爲政而
執其中朕每恪遵於舜命作相而置諸左俯思求端
於商邦既能先正乎心術之微故克盡合乎公道之
美勉祗丕訓益底茂勳
正授左丞相兼監修國史提舉編類聖政時右

相虛位公屢以爲請上曰古者多任一相今方
責成於卿宜體朕意公與同列奏事後殿上謂
公等可各具當今爲治先務數條來上公上疏
陳五事上深納之多所采用八月進呈安奉壽
皇玉牒日歷積階授特進先是是年春奏事留
身乞建儲上曰且待商量後累入奏上雖納公
奏未果從也三年冬上以心氣不豫未能視朝
時外議洶洶公與同列間至　福寧殿奏事
入則具言朝廷無事以安上心出則報行得旨
合處分事與中外除目以安人情歲則乎亥蓋

祔郊之季也十二月公爵進封申國公三年三
月上病浸平公懇祈歸政上力留公臺臣亦合
辭奏言近者聖躬從豫留其維持紀綱忠勤備
至今　陛下初御內殿幾務方繁非宰臣求去之
時乞宣諭公俾安相位遂不得請十二月進呈
安奉壽皇聖政授公少保衛國公累辭而後受
四年有李端友者以椒房之親內批除郎公以
御筆繳還上不納公執奏不奉詔遂納之御榻
而退三月以葛邲爲右丞相四月有旨召姜特
立公言唐憲宗時李絳不與吐突承璀共立於

朝特立向知閤門事日臣爲右相嘗列其招權
之狀特立奉祠而去已經四年今既召還臣合
罷相與李絳一同遂居家待罪越七日不報遂
出國門乞解機政奏言陛下近年不知誰獻把
定之說遂至每事堅執斷不可回臣居家八日
出門三日並皆不報此把定之說誤陛下也云
云復不報乃次范村僧舍自是徂冬凡五閱月
上寤遂寢特立之召公生日遣中使特賜生
餼如儀於是壽聖皇太后年登八袠群臣請上
尊號曰壽聖隆慈備福將以冬至恭上冊寶詔

以公爲禮儀使攝太傅令宰屬諭旨使者相望
趣公以歸入見上大喜凡累月有疑而未決之
事數日施行殆盡是日車駕過北宮時雪隨應
以冊寶禮成授公少傅進封魯國公林大中狀其行
少傅制曰宅百揆以奮庸莫重上台之任立三孤而
洪化載崇亞傅之聯朕肇纂丕圖恭修庶政既趣還
於大老爰特昇於隆恩錫以言繒格於公聽具官留正器深
識遠才鉅量宏傳極群書貫古今而有用通知九德
參上下以盡誠繫機久試於登庸成績具宣於燮理
自恃魁柄久馨忠謨勤勞先四近之班進退凜大臣

之節瞻巖石之峻方推師尹之賢歸袞衣之華彌著
我公之懿屬當臨御之始尤賴經綸之長甚舜陳於
王前固無非道蕭曹安乎海內寔在同心百度期於
畢修衆職資於總領念倚毗之滋厚豈褒陟之可稽
是用亦崇左棘之班仍宅冢司之任篆車加貴庸新
朝路之儀茅社增光衍衍戶租之賦茲符僉議匪曰
私恩於戲左右得其人方籍調娛之助居處必以禮
尚殫輔贊之勤繫在元臣詎煩深詔
五年正月葛邲去位時孝宗服藥上以病未能
省覲公與知樞密院事趙公汝愚等日以爲言

五月戊辰孝宗疾勢日亟公與同列求對侍從
臺諫隨入殿庭力請過宮上拂衣起公引上裾
泣諫同列及侍從臺諫從至福寧殿門上亟還
內公退上疏極論今日亡國之事其大有四皆
人所不敢言者六月戊戌孝宗升遐癸卯大斂
百官在廷俟候成服車駕未至中外洶甚公與
同列謀請太皇太后垂簾奏知壽皇之喪不可
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相不可代行乞降
旨立皇子嘉王爲皇太子權監軍國事代行祭
奠之禮太皇太后不肯出與同列屢乞奏事不

報乃入奏乞立嘉王爲皇太子言臣等伏見近
日中外人情不安興訛造謗無所不有臣等朝
夕思所以爲鎮壓之計莫先於重國本宜早正
儲位以安人心又奏擬指揮乞御筆批依付學
士院降詔施行奉御批八字公與同列即再請
對不報乃復奏言立儲事不可緩望睿明獨斷
速賜施行至是奏凡四上不報公即出國門上
表乞致仕其末曰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
漸收渙散之人心庶保靈長之國祚識者知公
惓惓之忠也越二日太皇太后命皇子嘉王即

位於重華宮尊皇帝為太上皇帝以公為大行
攢宮總護使○初公主議謂上皇以疾不能主
大行皇帝之喪宜端默三年立皇子嘉王為皇
太子權監軍國事若終喪後上皇未有倦勤之
意則當復明辟如議內禪則皇太子可即皇帝
位既而趙公汝愚欲因左司郎徐誼尚書郎葉
適遣韓侂胄通巨璫張宗尹關禮使以內禪奏
請於太皇太后公謂建儲降詔之命未下而遽
及此情禮未安兩宮父子之間他時有難處者
議論不合入奏復不報遂力求去及太皇太后

命上即位上頓首固辭太皇太后令內侍扶被
上出簾以黃袍加聖躬上遜避願為趙公汝愚
口恐負不孝之名群臣再三祈請上却位移時
而不坐其後侍郎鄭是言陛下自臨御以來不
以天位為樂而以未見兩宮為憂中外皆知陛
下本心非利於有天下然上皇之心猶有未釋
然者是以陛下未得盡子道也又言仁祖初建
東宮不以為喜而以不得日侍帝后左右為憂
今陛下踰年 於此矣而問安視膳之敬猶未獲
伸諒聖情思慕之切當又甚於仁祖上納其奏

愀然久之蓋公之所慮者在是也○先是孝宗
大漸謂太皇太后曰宰相須是留某不可輕易
寧宗即位入謝太皇太后曰公公在日只知重
留丞相聞已去可速宣押乃賜御札入庚牌遞遣
內侍二員水陸並進召公且令所至勸進公即
同使者入見賀上初登天位誠為宗廟社稷計
上曰方賴協贊以起治功是時上居行宮上大
行皇帝之喪公請車駕一出慰都人之心定壽
康宮於南內撤去所增禁旅以安中外悉從公
奏也輔臣皆次遷授公少傅公控辭不拜章五

六上復言國步多艱壽皇厭代未遐上皇抱疾
不出太皇太后因立陛下以安宗社陛下勉徇
群情以登大寶正宜遇事從簡示天下以不得
已之意然後可以立國誠非頒行封爵之時上
從公請 行狀

十二月乙酉王藺罷樞密使
藺自淳熙十六年正月除參知政事五月除知
樞密院事是年七月拜樞密使是月罷執政幾
三年御史中丞何澹言中外喧傳樞密使王藺
之弟萊知池州貴池縣暴很不法凌蔑州郡

守張金乞行迴避語併及藺詔王棻降一官放罷而藺亦乞奉外祠從之三年四月迴奉大夫提舉洞霄宮王藺奏以臣衰病之浸乞收還除職帥蜀恩命遂與職名依舊宮觀先是王藺降充資政殿學士至是復觀文殿學士尋又降充端明殿學士四年三月除知江陵府寧宗即位除資政殿大學士知潭州

丁亥葛邲知樞密院事自參知政事除

胡晉臣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自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除

三年六月癸卯晉臣免兼同知從所請也

紹熙三年壬子

六月辛丑陳騤同知樞密事自禮部尚書除

騤字叔進台州人

紹熙四年癸丑

三月辛巳葛邲右丞相自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遷特進除

制曰朕纂紹皇圖宣昭聖治深惟輔弼之任當盡忠誠之謀爰簡藎臣要先心術之正俾司宰柄寔賛政幾之繁肆擢自於元樞汔奮熙於百揆誕揚制綍顯告廷紳葛邲具官博大悦恂靖恭純裕學該行備居循宣哲之規識遠用宏勳契經權之會粤繇寶茂寢展讜明稔殫政路之勞陛總事樞之祕副予喉委逮此累時嘉素蘊之既攄允具瞻之攸屬茲懋經於邦典適崇建於台司宥密而單厥心聿觀成績彌縫而藏諸用允穀宏猷是用釋本兵之權居次輔之位俾同寅於朝廟期納誨於夙宵仍文階采邑之增示厚禮褒恩之備於戲觀左右惟人之誼固在於協心思旦夕承辟之勤勿忘於勵志無輕去就以共圖於治効庶幾休顯而克蹈於前賢尚服訓言式對褒命

同日胡晉臣知樞密院事自參知政事除

陳騤參知政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是年七月通議大夫知樞密院事胡晉臣致仕尋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資政殿大學士致仕告詞畧曰天賦純誠世推厚德仁者必勇立朝多蹇諤之風正而不他致王盡忠清之節謚文靖

同日趙汝愚同知樞密院事自吏部尚書除

制曰西漢以同姓疏封不在公卿之位東平以至親輔政厥由聲望之隆惟我本朝尤厚皇族始則優加祿爵嘗弗任於外廷後雖並用親賢亦無踰於法從茲開宥府蓋得宗英趙汝愚具官派出天潢望高國器

早隨寔傳首冠於儒科出在藩宮久臨於蜀部侍經
帝幄選士貢闈皆故事之所無在爾身而兼備爰以
樞極之寄託之肺腑之親必有若人乃堪大任匪固
私於異渥將深慰於公言噫開國以來未有今日非
常之寄本兵至重當展平生有用之才以增磐石之
之光以壯維城之勢樓鑰詞
汝愚字子直開封祥符縣人太宗皇帝元子漢
王元佐八世孫祖中公不求自南渡來嘗監饒
之餘干酒稅後遂家焉乾道二年汝愚以鎖試
奏名孝宗親擢爲第一○紹熙四年以吏部尚

書知貢舉公之爲吏部尚書也嘗光宗即位之
三年因郊感疾而五日一朝之禮少輟至誕節
冬至車駕皆不過重華宮公封便殿極諫謳諫
光宗開悟獨懼孝宗意或不樂乃諭公先以此
意奏稟 重華公奮以宗姓與嗣秀王伯圭善
乃力請嗣王調護兩宮於是兩宮之情遂通然
宗迺率中宮俱詣 重華從容終日都人大悅
是月遂除同知樞密院事行狀○方公自蜀召還
世孝宗內禪之議已決聖意蓋有所屬而殿中
侍御史范處義忌之甫入脩門而不果入公[illegible]

以本朝名臣議論自建隆以來迄於靖康以類
編次後成三百卷遂奏論擇其中尤切於治道
者爲百五十卷上之孝宗嘗諭宰臣周必大等
曰治道盡在此矣洎公進登樞筦故事詣重華
宮方叙謝孝宗曰卿以宗室之賢爲執政乃國
家盛事卿在蜀時所進奏議極好朕嘗謂此書
可與資治通鑑並行故嘗易名其書爲治道僃
蓋用孝宗獎諭之語也同上○監察御史汪義端奏
臣伏見以降聖旨趙汝愚除同知樞密院事此
國朝典故所未嘗有也臣詳攷得宗室之不爲

執政祖宗法度守此至嚴原始初之立意未嘗不
苟然者是以中興會要具載紹興六年正月內
高宗皇帝聖語有曰唐用宗室爲宰相本朝宗
室雖有賢才不過侍從而止乃所以安全之也
又具載紹興十四年十二月內宰執進呈乞以
軍器監子厚暫權吏部侍郎宰臣秦檜有曰今
日宗室所宜崇獎令聚於朝高宗聖語有曰宗
室之賢者如曾中科第及不生事是非之人可
置行列如寺監祕書省皆可處之祖宗以來不
用宗室作宰相其慮甚遠可用至侍從而止大

哉聖謨昭如日星正今日所宜謹守而不可渝雖
以壽聖皇帝雄略遠馭立賢無方唯才是用唯
於擢用宗室則一守高宗聖訓未嘗廢之以為
執政也用宗室為執政尤失防微之意陛下所
以用汝愚者豈以其曾為大魁有異於其他宗
室故特越常彝而用之歟臣謂科目高下亦出
於一時偶然耳祖宗典故乃一切不暇問無乃
酬之大甚而予之大過乎崇寧間有子崧者禮
部奏名為第一賜進士出身除從事郎職官差
遣是亦有科名矣宣和間為侍從以忠言忤權

貴出知淮寧府適當靖康京都之變慷慨起
諸道勤王師以復虜雖堅守淮寧迄保境土親
為書數千百言以責僞楚張邦昌及姦臣徐秉
哲等遂翊高宗以中興高宗當擾攘之時而遂
任以本兵之柄其誰曰不可然而不過一除為
徽猷學士再除為端明殿學士而止夫子崧之
科名豈不少類於汝愚而忠義功勞則過之高
宗未嘗除為執政聖慮可謂甚遠不報義端更
不赴臺供職遂除為軍器監義端辭詔與郡續
劾公之知貢舉也時監察御史汪義端為參詳

官險薄專橫好為異論公每抑之故公同知密
院也公方援高宗聖訓拴辭而義端挾胥闈私
憾論公新除不當光宗爲遷義端列寺少卿而
給事黄公裳復論義端罷之公愈不安凡十三
疏力辭光宗於是謀之孝宗乃宣諭學執令召
當筆學士申諭朕意明言高宗聖訓所以沮秦
檜之姦謀故詔語有云若乃紹興之故實蓋有
為而言況我壽皇之疇咨欲播告於衆蓋述兩
宮之意也公自初除閱二十六日始拜命行狀
七月壬午趙汝愚知樞密院事自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仍進封開國

公五年七月己巳兼參知政事

制曰朕延登樞臣方務親賢之並用擢專兵本豈以
日月而為功式隆磐石之宗益壯維城之望具官趙汝愚
儒源有自天分素高發之以場屋之聲名傳之以師
友之問學論思禁路有真爭臣之風鎮撫藩方著右
循吏之績望之堂堂折而不撓元齡孜孜知無不為
卓爾士夫之間居然公輔之器頃為儲宋已知許國
之忠茲貳樞庭尤見愛君之篤俾陞宥府之長密贊
中宸之謀增衍真腴併昭異數噫三軍五兵之問雖
未至於朝堂一日萬幾之繁正有資於帷幄朕方越

拘攣而圖任爾其勉忠力以赴功惟旣厥心同底於
治（擬綸詞）十一月慈福宮冊禮畢轉太中大夫
制曰廼十有一月癸未日南至朕帥中宮從以婦子
朝於重華樓陪親尊上顯號於王母惟一朝四世非
常之休則亦二三股肱克相孝治以輯盛儀可無茂
恩昭示褒律（具官趙汝愚）任重而道遠經明而行修瞻言
累朝篤叙同姓然自熙寧以進士對策而卿始以識
議冠群英自治平以儒臣本兵而卿始以雅望位三事
卓爾不群百年而後見之朕甚嘉焉屬兹成禮益圖
爾功維昔太任儀刑姜姒功在十亂德在二南於是

周公推本徽音作思齊之詩以歌之而仲尼定爲六
藝傳信萬世朕今逮事過於成王繄卿特書不在周
公之下疇勞進秩實應經誼噫繼自今卿其家人陪
朕歲上萬年之觴顧不偉歟（陳傅良詞）
公在樞庭毎進對詞婉而切彌縫甚至大抵多
主調護雖同列所陳不無扞格及聞公奏聖情
即悟屢有翻然夙駕之意不幸閒言易入作而
復輟五年五月孝宗疾勢浸劇光宗方御後殿
丞相留公正率同列力請過宮不從明日留公
等待罪光宗有旨宰執並出於是俱出浙江亭

俟命而留公徑至六和塔孝宗聞之憂甚使諭
宰執入城且有始終扶持之語公等乃復歸第
六月戊戌夜孝宗大漸光宗旣不出延見大臣
宰執不得已退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是時人
情洶洶中外阻絶無所用力公遂與中書謀請
憲聖垂簾權主喪事憲聖閣知有典故始傳旨
令朝廷施行是日乃成服於時事勢危迫思所
以計安天下無若建儲公與宰執同入劄子請
早定儲位以安人心不報再請乃付出批云甚
好公再乞御筆下學士院降詔但付出御批歷

事歲久念欲退閑八字自是連日繼請降詔之
命竟不下數日復奏而牘尾有御批留公大沮
七月辛酉朝臨忽踣地退治去計先是孝宗疾
勢彌留京口諸軍妄疑朝廷秘不發喪欲相率
縞素向闕遠近惶惑至是建儲之請旣格而留
公又欲引去公自度不得辭其責乃亟謀贊成
內禪之舉公嘗與殿帥郭杲論京口事知杲忠
實可共謀國事獨患未能達意於杲使備宿衛
閣工部尚書趙彦逾嘗有德於杲公亟使言之
杲欣然聽命公即析柬報留公措置已定願以

留不聽留公夜潛去由是人心益搖時慈福宮
內侍張宗尹與閤門韓侂冑厚善公乃使侂冑
以內禪之議附宗尹入奏憲聖憲聖宣諭令公
且耐煩公心知憲聖有主張意明日再遣侂冑
復申前請侂冑又令宗尹附奏亦竟不得要領
適遇提舉重華宮關禮嘗久事孝宗禮問知公意
令侂冑少俟即入泣告憲聖以趙知院亦有欲
去之意憲聖大悟遂命關禮傳旨令侂冑諭公
所請甚好甲子禫祭因請憲聖垂簾公與同列
奏言請皇子嘉王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

皇帝憲聖稱善時關禮先以憲聖命請上入簾
下憲聖勸上即位上稽首固辭憲聖命內侍扶
被出黃屋以黃袍加聖躬上屢却之頻謂公曰
恐負不孝之名公曰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
為孝今萬一有變亂卒起當置太上於何地陛
下尚得為孝乎上被黃袍却去不坐公率同列
再拜稱賀乃引殿帥郭杲步帥閻仲以衛兵仲
先退如祖宗故事分兵宿衛南北內以頃之蕭
几筵燒香哭盡哀行禮久之公等再三祈請上
始就御坐百官起居退親行禫祭之禮頃刻之

間群情欣悅中外俱定光宗內出禪位手詔丙
寅大赦天下始孝宗違豫上下憂懼與訛造訕
異議沸騰襄陽有歸正人潛謀為變者若非闇
赦解散必大貽朝廷之憂於是人益知內禪之
舉為不可緩云是月權參知政事行狀○公之遷
知院事也以車駕久不至北內及武興吳挺物
故未有主帥日久變懼堅辭不拜時朝廷將以
長至奉上慈福冊寶而左丞相留公正以論姜
特立待命於郊累月不召右丞葛公邲又方被
論請去中書進擬差禮儀使光宗命公為之

公對冊禮皇事故皆以宰臣為使今陛下捨兩
丞相而用臣恐事體太輕非陛下嚴奉祖后之
意乞於兩丞相中選差一人光宗許差留公公
即請降旨差中使宣押及遣宰屬往諭旨且請
冊禮前先詣重華於是留公復相長至前五日
車駕過宮都人大悅冊祀成有旨趣召公受告
公復奏曰稽遲恩命臣罪大矣然能用臣言臣
敢不拜今陛下已過宮留正已復相惟是武興
久不置帥恐貽朝廷西顧之憂陛下除帥臣即
受告不敢復辭光宗欣然許之公乃拜命竟以

張詔代領武興之軍

余端禮同知樞密院事自通議大夫吏部尚書除

端禮字處恭龍游人

紹興五年甲寅

正月葛邲罷右丞相授觀文殿大學士依前特進判建康府

制曰咨朕肱於揆路寔司朕政之權付鈞軸於陪都式藉重臣之望惟時近弼久位中朝茲祈解於繁機肆出膺於隆委誕敷制綍敷告廷紳具官葛邲迪行忱恂賦資溫粹早遇光華之治浸預秘謀雅輸輔翼之勳尤嘉舊德遠過更於二府爰顯陟於中台休休有容

本務彌縫而藏用謙謙自牧乃希明哲以保身雖覺聞議者之言頗敢替相臣之禮勉留備至懇退彌堅朕審其累奏之莫回念其在公之盡瘁用頒宸指俾釋宰司書殿隆名班特高於儒學帥藩要地任增重於居留體貌斯全眷懷惟厚於戲觀納誨之益置諸右以昇宜思告猷之忠順於外而勿忘其承予命往集爾庸

邲自紹熙四年三月拜右丞相是年正月罷入相不及一年時聖體違豫諫官章頴論葛邲疏十餘上俱不報至是遂罷相判建康府尋改授隆興府寧宗即位下求言之詔自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除保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後以贈少師寧武軍節度使衛國公致仕配饗

光宗廟庭

宋宰輔編年錄卷之十九

宋太常博士徐自明著

寧宗紹熙五年

七月丙午陳騤知樞密院事（自參知政事除）八月余端禮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丙申兼參知政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癸未免兼）

癸未趙汝愚樞密使（自知樞密院事除）

制曰總樞機之秘任莫重於本兵等宰輔之尊位尤高於建使邇醇宗祐方陟台司茲曲狥於遜辭俾就陞於典領載敷丕號具誥群工（具官趙汝愚）端亮簡明疏通博達論堪壇宇本君子之盡忠學貫源流合古人

之守約早繇簡擢徧歷要華旋介任於樞庭寖冠榮於政路股肱之寄要在忠力固能坐折於遐衝明兵之問不至廟堂每務講明於自治屬宇內攻賴廟謨猷惟勞舊者身必優而望隆者禮亦異爰登次相允協具瞻佐理陰陽而下遂萬物之宜何力陳於沖牘運籌帷幄而決勝千里之外亦均倚於重權肆特峻於班聯肅增嚴於事任崇周家司馬之職邁漢相太尉之名酌顯秩以超加陪腴租而併衍萃爲茂渥實示殊褒於戲夙夜宥密之基方欽承於休命文武久長之用宜勉究於令圖尚服訓言益觀美報（樓鑰詞）

是年七月甲子上初即位丙子汝愚除特進右丞相辭不拜癸未改除正議大夫樞密使八月丙辰中命爲相是夏孝宗不豫其秋留公去位公獨決大計定社稷上既登極公又即日面奏乞召還留公預差委殯宮總護使而侍御史張叔椿請議留公棄國之罪遂遷叔椿吏部侍郎而留公復位如故後旬餘上乃除公特進右丞相公自以同姓之嫌且近事處君臣之變不敢論功又自大中大夫遷九官非故不敢當親札諭旨公猶力辭上勉從之仍以特進爲樞密使

時陳公騤已除知院事公不容退即舊次故不復辭職而獨辭所遷九官上亮公之誠秪遷三官爲正議大夫（狀右）

中中羅點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兵部尚書除）

點字春伯臨川人九月庚午致仕

八月丙辰留正罷左丞相

正自淳熙十六年正月拜右丞相紹熙元年七月拜左丞相正乞解機政自四年六月至於十一月始宣押赴堂治事五年六月正復出國門及上即位始復召是年八月罷入相四年餘

韓侂冑寖謀干政時詣都堂及公召還一日復
至趙汝愚閤中公聞之令省吏諭使去曰此非
知閤往來之地侂冑大怒而出由是亟謀去公
八月九日降制授公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
康府公辭詔仍舊少保以觀文殿大學士充醴
泉觀使十月以張叔椿言落職慶元元年六月
上知公力請建儲始末以上皇付公御批八字
進入復公原職二年正月以劉德秀言落職罷
祠三年閏六月以張釜言責授中大夫光祿卿
分司西京邵州居住四年九月量移南劒州五

年二月詔許自便四月復光祿大夫提舉洞霄
宮六年閏二月上章納祿詔復原官職致仕未
幾以林采言依舊光祿大夫致仕九月復觀文
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嘉泰元年九月進封魏
國公累食邑一萬一千戶食實封三千九百戶
二年十二月復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開禧二年
四月公聞有邊事歎曰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侂
冑何人誤國至此哉自是憂形於色寢食俱廢
七月疾且革惟念邊事無休歎享年七十有八
訃聞上輟視朝二日贈太師 行狀

正叙復光祿大夫制曰虧盈益謙斯為天道記功忘
過特乃朕心念黃髮之既忽悵丹書之未洗惻然懷
舊許以自新 具官 留正 往在先廟嘗司揆務繼事聖
父翊戴國成崖岸峻而軒裳所瞻器足強而棟幹弗
橈方朕御圖之始適逢當軸之虛亟命造廷俄嗟去
位賈生嘗賦於單閼夢得思問於大鈞深念此行殊
非得已至於遏公議而下內遷之詔屈邦憲而聽從
便之居前代之處放臣久無此事我國之優故老元
有異恩而猶分務於別都則是尚聯於謫籍爰寵還
於峻秩俾遙領於真祠示帝王予奪之公全君臣終

始之誼噫啟三槐而開黃閣已深悟於昔非棄萬事
而從赤松尚勉晞於後福
同日趙汝愚右丞相 自樞密使除
制曰稽帝位以御邦方圖政理立宗英而作相蔽自
朕心雖退處於樞庭當載深於揆路乃申前命爰告
具僚 具官 趙汝愚 忠貫而淵通光明而俊偉少年射策憂
世已深壯歲逢辰愛君益甚壽皇眷其切直屢歎心
腹之言太上察其篤誠徑委股肱之寄權居宥府密
贊詩帷逮予有與厥功尤大名矣托天之手粲如導
日之星是為徇注以忘身豈曰因人而成事亟頒詔

紆俾踐台符何術牆之適勳致反汗而中止既孫與
望殊咈眷懷魚水方歡固自君臣之相與袞衣未備
幾若朝廷之不知矧今政令之未孚復多旱水之間
作是圖賢佐以替繁機越彼拘攣不膠者卓矣豈於
左右亦職有利哉非為朕私其遂我相仍進優崇之
秩更加沃衍之封於戲旦奭之於周家並燕師保之
任勉石之在唐室俱稱宰輔之賢若前朝故實之未
聞與後日攀援之自此毋庸再述皆已熟知其思注
意之隆勿徇執謙之舊樓鑰詞

汝愚自七月丙子拜右丞相辭免遂改拜樞密

使至是復拜右丞相力辭不獲批荅辭免劄子
曰王者官人惟賢是用周封同姓後世謂以宗
強者是疑聖人以私也文王百男其人多賢故
命之為諸侯豈以疏戚為間哉卿出於皇族而
有宰佐之才凡所歷官皆宗姓之所未有壽皇
知人之明由庶僚而權之侍從太上委寄之重
越故事而付之樞機肆朕纂承遂登揆路輔相
一體何用固辭卿毋自疑朕意已决又批荅曰
累聖之與高宗之訓朕非不知之恐後人由此
而進亦非不念此也惟卿才足以周天下之務

道足以任天下之重使生於前朝亦當越故事
而大用後必有宗姓如卿者然後可任此官其
遂相予不必藉此而力辭也○八月留正出判
建康申命公為
光祿大夫右丞相親札付學士樓公鑰云趙汝
愚宗姓之賢偉然忠實太上體壽皇圖任之意
擢寘樞衡肆朕繼承厥功為大俾居宰路控避
莫回殊咈眷懷尤舉輿望朕惟不膠者卓維時
之宜今政令未孚水旱間作得一賢佐庶越拘
攣萬機宜察其遂我相可除右丞相公辭之再

三且面陳懇惻以為不可乃言於上曰陛下雖待
臣不疑而臣之孤蹤與臣所處之地臣不得不
自疑蓋自祖宗以來宗室無為宰相者又陛下
龍飛偶在一時攀附之列臣之蹤跡愈高則愈
危望陛下保全置之安地必不得已俟阜陵復
土兩宮重慶望陛下許臣先去於是退始就職
然權倖小人多不便遂相與排擊善類以肆動
搖正言黃公度侍講朱公熹監察御史吳公獵
起居郎劉公光祖吏部侍郎彭公龜年相繼去
國公力論救皆不同自度志不得行去意益決

請去至再復不許面諭公曰丞相欲去須候太
上相見徐議進退公納劄子榻上上復自取授
公而退明年正月八日𨑳使朝辭公命家人治
裝欲以九日退朝遂行事稍泄權臣恐其善去
他日或復用也將以計欵其行是日晚遞管鑰
云微聞欲行祔廟當仍趣治裝而公之客或曰
上即位甫爾公進退宜謹故聽之翌日果以孝
宗祔廟備者忠勞階特進故事祇遷一官特遷
三階復力辭至二十三日始聽遷官如故事既
辭特進不拜授銀青光祿大夫又二日李沐之

逸進矣於公嘗以藝祖受命立極垂萬世之
統爲宋太祖熙寧中屈於王安石之議久未正
廟祀東向之位知禮者多以爲非既當國首請
用韓維孫固等議遇祫享奉藝祖東向而祠僖
宗而下於別廟慶元元年春國家馴致閒暇公
亦屢丐歸不許奮然思大有爲乃率同列於上
前極言今日弊政首陳立志以正始且及仁祖
開天章閣故事以謂一時更革總數事小人側
目讒謗並興而范仲黼等皆去位權臣方蠅營狙
伺乘隙抵巇閒之益懼嘯集衆侶分置要途凡

可肆其排擊不遺餘力雖聖上曲加保全而卒
懼於禍 上同
九月壬申京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自刑部尚書除
鏜字仲遠隆興人
十二月己巳陳騤除知樞密院事
騤自紹熙三年六月除同知樞密院事四年三
月除參知政事五年七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
十二月己巳丐閑除職與郡尋除資政殿大學
士宮觀
庚午余端禮知樞密院事 自參知政事除慶元元年二月戊寅兼參知政事

京鏜參知政事 自簽書樞密院事除
鄭僑同知樞密院事 自吏部尚書除
端禮除知樞密院事制曰朕惟兵權總於樞筦孰當
魁柄之隆時望疇於政途茲得鴻儒之舊誕揚成渙
肆宗殊襃具官余端里而裕和寬閎而肅恬受知烈
祖忠備歷於論思粗事上皇功尤多於調護名從冢
食權位天官出分帥閫之雄來二機庭之邃廟謨默
契帝眷深遠予篡紹於邦圖乃命參陪於樞路不
政有常之度愈堅匪懈之誠是用晉掌本兵式咨遠
略既有加於邑賦仍申錫於井腴用聳群瞻茂昭異

數噫國家是時及閒暇豈武備之可忘道德之威成安強斯狀猷之有賴其思勵翼以副倚毗

鎧參知政事制曰朕永惟至治亟圖共政之人樂得碩材轅自本兵之地方深眷倚爰示寵嘉具官京鏜襟度粹夷器資凝重久矣彿儀於中外卓然立志於事功禮執殊鄰孝祖擢登於法從政成全蜀上皇召寘於文昌逮茲御極之初翊我鴻樞之運訏謨經遠敏識燭微載疇帷幄之庸俾貳鈞衡之任噫有常德以立武事既資已試之能建大政以興太平尚冀方來之效往祗厥命益遠乃猷

僑同知樞密院事制曰朕以有邦初政可忘武備之修貳我鴻樞宜亟儒英之用既符人望庸昇綸言具官鄭僑早以異才冠於多士學尚本於醇正進退得於從容遣以交鄰義不辱於君命召而前席言弗爲於身謀積望深高來歸何晚屬纂圖之始尚淹大江之東念帥閫之久勞還文昌之舊著講帷進列備見忠誠宥密參華尤資碩畫乃啓侯封之寵仍增井賦之豐並錫真腴式昭異渥惟戎揚之久則其謀必審惟涵養之至則其用必宏無競維人予既虛心而眷倚有常立武爾其一德以贊寅衷

僑字惠叔與化人舉進士第一僑辭免批答曰卿久儀禁路人望最高垂上政途歷試帥閫夫官之長至勤三入西樞爲貳蓋亦晚矣○山陵畢事端禮加正奉大夫僑加宣奉大夫

慶元元年乙卯

二月戊寅趙汝愚罷右丞相除觀文殿大學士依前銀青光祿大夫知福州

制曰朕寅奉基圖仰崇宰輔內爲天子之老賴經體贊元之大猷外爲諸侯之師倚典戎幹方之大略出入藩輔之用雖異始終眷遇之恩不衰爰敷治朝以詔多士具官趙汝愚高明而重厚寬博而淵深歷變守文並若大臣之能事善謀能斷獨當天下之危機推人望之隆進陟冢司之重盖烈祖嘗有大用之意姑遺後人惟本朝舊有右戚之嫌特捐故事須我家之多難賴碩輔之精忠持危定傾安社稷以爲悅任公竭節利國家無不爲既隆頌戴之勳尚期啓沃之助虛心無作朕惟籍謀猷告后之忠成功不居汝遽慕明哲保身之義力陳恍悃祈避煩言是用冠書殿之班聯付帥垣之節制眷此七閩之會復從千乘之行圖所便安昭於體貌於戲命公望以夾輔既優賜爲之崇祖山甫而永懷寧忘補袞之舊益思體國毋有

遐心譚偶

汝愚自紹熙五年八月拜右丞相慶元二月罷入相凡六月右正言李沐首論汝愚之過遂有是命○是時韓侂胄因前日傳道詔旨已得親近已左右乘間竊弄權柄其所以謀害公者計已深矣公平時氣貌方嚴未嘗假人辭色及爲相尤重惜名器不以朝廷官爵曲狥人情或言侂胄意望節鉞而公又裁抑之專務汲引忠賢愛惜善類故小人之嗜進者多附侂胄舉皆不樂而右正言李沐遂論公罷相行狀汝愚謫福州

之命降詔不允尋全臺上言乞寢右丞相趙汝愚福唐之命且以職名奉祠遂依舊觀文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尋落職十二月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

責永州制曰屈氂與廣利妄議武帝戮之於事聞之初林甫輔明皇不忠肅宗誅之於論定之後是皆宗室之爲相率陷讒詞而致刑本朝深鑒於前車同姓不登於揆路雖欲選任亦難冒居果罪戾之徹聞豈慝章之莽免具官趙汝愚色厲而內荏身私而託公偶以竊於科名已徧歷於華要惟歷年典故之未有尚巧計經營而欲爲嫌疑既弗避於此府狂僭知難防於異日朕位繇主器躬獲紹圖蓋承太上御札之倦勤復奉隆慈聖母之詔旨父子之傳本於素定豈階之勢豈其易陵而乃敢貪天功遂執國命謀動干戈而未已人孰無疑設符讖之不經意將安在過歸君而有恭揚之迹成歸己而無退歛之思盤互交邪參通聲勢內欲傾宮移軍帥而結腹心之死黨外將生事戎夷而開邊境之釁端每務紛更非獨朝廷之不可實懷死黨殆將路人而皆知茲等令解職以包容乃頗有訟冤之指教人恣嗜物論具載臺評其黜授於散

官以寬叙於遠郡自今立政立事我其守祖宗用人之規無有作福作威爾服知家國名分之戒勿忘省咎尚體寬恩江錄詞義

二年正月庚子汝愚以疾薨於衡陽得旨歸葬

二月中書舍人吳宗旦繳汝愚復官言臣切見故相趙汝愚死於衡陽訃音來聞聖慈惻怛至洒宸翰與復元官許其歸葬德至渥也欲乞且令歸葬以伸陛下待遇之私更不牽復元官以慰天下議論之公實爲幸甚奉旨依後省故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追贈少保加贈少師嘉定

元年追復觀文殿大學士銀青光祿大夫
贈少保告詞曰人主以天地爲心刑賞率歸於忠厚
大臣與國家同體死生當極於哀榮念飾終之未周
每懷舊而有感（具官趙汝愚）系聯屬籍名冠儒科陪淳熙
侍從之班受先帝樞機之寄肆朕初政擢登宰司中
因議論之交騰遂使寵章之乆閟仰念祖宗之法每
隆輔相之恩苟有過爲常遷就而爲之諱逮其亡也
必惻怛以致其情繄我後人敢忘此意矧厲精而更
化方建極以用中凡海內之群才舉無終棄豈地下
之一老顧使獨遺爰追錫於象車以流光於壞戶噫

朝而目送尚思加禮於絳侯見若毛生寧忍少恩於
德裕幽環不泯明渥其歆（楊炳詞）
追復觀文殿大學士告詞曰朕慨念忠臣力扶王業
安社稷以爲悅夙高輔翼之勳質鬼神而無疑可後
哀榮之典誕揚綸命敷告綿區（具官趙汝愚）節挺松筠忠
貫日月特立獨行之操不愧古人至公血誠之心可
任大事自昔參於國秉實深慰於民瞻堂堂濟世之
規凜凜捐軀之義惟時烈祖遽反真遊承（曆）文考與
子之慈對越天地相冲人事親之孝保乂邦家爰命
奮庸名宥篤棐嗟權臣之媢嫉挾譸說以震驚謫虛

徧州僅踰中壽雖亟從於甄復猶未免於蔽蒙惟人
心不可以厚誣故公道自然而昭白盡還職秩追賁
泉扃爭號明功破一時之欺罔易名紀德垂千古之
光華載疇子姓之良簡在班聯之近以伸朕志以協
師言噫成王之任姬公隆禮於居東之後文帝之待
周勃釋疑於就國之餘義匪間於古今人適殊於存
歿尚惟英魄式監至懷（蔡幼學詞）

初孝宗從萬里而召公也蓋將屬公以輔翼之
寄光宗排群議而用公也乃所以承孝宗之志
而上之命公以相也亦以兩朝欲行未遂之志

布告大廷而申命之耳公歆然自視爲進輔導
連疏至十二上引避或踰時越月不得已而後
拜方甲寅之歲天步多艱人無固志搢紳大夫
首鼠者陰拱默觀憸狡者潛懷向背宗社之勢
危於一髮公獨上稟慈訓奮然以身當横流洶
湧之衝無復却顧使光宗與子之意以明慈聖
擁佑之烈以著神器既定實爲我宋無疆之休
古所謂社稷臣公足以當之矣然讒人罔極熒
惑天聽公竟以遷隕而大賢經濟之事業卒不
得盡白於斯世豈不惜哉當權臣專政時不能

不內慊於心嘉泰二年二月復公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開禧元年七月贈少保賜謚二年以諸子遇郊霈加贈少保其後權臣謀動干戈幾危宗社上奮發英斷大正典刑公道既明上益思念公之元勳嘉定元年二月盡復元官詔太常趣賜謚謚法忘身奉上曰忠安民大慮曰定遂易名忠定十二月內出親札特贈太師追封沂國公行狀○始公能政公論爲之不平上自朝列下至韋布之士交疏論辨用事者以竄殛鉗天下之口終莫能制或爲之謀曰食肉者必棄

其骨今留之以集蠅蚋孰若與其骨遂厝之以絕蠅蚋之望故公遂有零陵之貴小人之用心亦憯矣未幾衡陽訃聞人心益憤多爲挽章私相吊哭至大書揭於都城觀闕之上歸葬詔下衡陽之人往往以手加額靈車所經父老焚香迎拜於道左或至泣涕葬鄉閭邑以竹枝標楮錢於門外望柩拜而焚之煙焰爲之蔽空朱公熹在建寧劉公光祖在蜀俱以書來言閩蜀之人雖深山窮谷寡婦稚子聞訃莫不憤歎以至流涕公論之在人心者果何得而掩哉同上○公嘗論中興宰輔尤稱趙忠簡公鼎之爲人念其家遺書散落嘗訪求得其奏藁事實等書讀之輒感慕歎息不能去手及公得禍亦略相似云

四月己未余端禮右丞相自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遷銀青光祿大夫除

制曰稽古建官莫重乇朝之論相代天理物必資俊路之得賢朕臨御惟艱疇咨敢怠爰命紫樞之長進居黃閣之崇廼輔廷紳誕敭制綍具官余端禮溫恭而氣勁疑靜而謨明智周萬物之原學貫九流之邃孝宗擢之於庶列亟躋法從之班聖父孖之於留都遂畀輔臣之任益殫忠盡力贊貳政機迨予嗣歷之初尤藉

同寅之助迭掌東西之二府兼明文武之兩途內則密勿樞謨以慮四方外則整齊戎律以令諸將清規足以範俗深謀足以濟時進退百官詳試知人之鑒調娛衆務究觀識治之才蔽自予衷與之國秉用正鈞衡之寄毋勞夢卜之求超授文階增陪井賦以示眷厲之選以昭注意之隆於戲夙夜基命而單厥心朕欲起太平之盛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爾其繼良弼之名表正士風訪求民瘼及聞暇而脩刑政之要專燮理以致陰陽之和若股肱耳目之相須將天地祖宗之臨汝懋承明渙期底成功

端禮辭右丞相批答曰惟昔宗盟嘗居樞宰之
任若時卿家亦應柘溪之祥尚其遠邁於古人
相與共興於大業
同日京鏜知樞密院事自太中大夫參知政事除
鄭僑參知政事自宣奉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
謝深甫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中奉大夫試御史中丞兼侍讀除
鏜知樞密院事制曰當國家閒暇之時旣有常而立
武長樞機周密之地在圖任於舊人肆登帷幄之英
庸涉絲綸之寵具官京鏜寬宏而有守沉靖而善謀秀出

縉紳之聯綽有廊廟之器踐華持橐告猷備歷於兩
朝歷井捫參賦政尤高於全蜀迫予訪落於爾迪知
乃自納言之聯俾貳本兵之寄每飭戎昭之果毅異
成德威之安強政路參華已著謨明之效幾廷擢冠
茲爲柄用之尊肇錫公圭仍增井賦式示褒崇之異
且彰禮貌之殊噫雖安忘戰必危當嚴於師律惟
事有備無患斯永固於邦基繄時老成奚俟訓告
僑參知政事制曰朕競業御圖焦勞求治一相處乎
內方有賴於夤庸四輔惟其人詎可忘於勸後乃瞻
奭邦之哲名符共政之圖爰錫褒書式昭眷意具官
鄭僑才宏而器博學粹而識明奏第自冠於布韋登
以推於桂石論思道盡晚荷家烈祖之知調護功多夙
被慈皇之眷得此兩朝之傑輔予今日之休擢貳紫
樞有克勤謀略晉陪黃閤展經綸念天時人事之所
關無七氣民心之依係匪籍同寅之佐曷臻思洛之期
我其大監撫于時敢懷逸豫爾有嘉謀告于后乃副
倚毗益茂忠誠實爲民願
深甫簽書樞密院制曰人重本兵之名賴股肱之佐儀
圖在位必先耳目之官惟時獨坐之賢宜寘西樞之
要旣疏新渥爰錫明綸具官深甫學冠儒流才推國器

州縣早更於繁劇朝廷徧歷於高華蒼衆推其朴忠
由棘丞而將使指太上欲其詳試自柱史以典神皋
予素簡知命司風憲持心近厚白簡無深刻之文燭
理甚明登華有切磋之益爰加書殿之聯晉陪武帳
之謀非特與運籌决勝之功庶幾收彊本折衝之效
益修武備宜惟暇時戎事不密則害成固宜藏用軍
實無日不申儆茲爲遠猷未有乃心祗若予訓
深甫字子肅台州人
慶元三年丙辰
正月庚寅余端禮左丞相自右丞相除遷特進

京鏜右丞相自知樞密院事遷正議大夫陞

端禮左丞相制曰有熊之佐風后配夫上台天乙之興仲虺居於左相惟朕躬之冲非奉慈訓以纂承置器於安將保基圖之固涉淵攸濟不忘宵旰之勤仰纂帝主之盛隆俯思俊哲以翊贊疇若予釆有能奮庸惟時文輔之賢佑我初元之政久膺鉅任茲陟冢司揚於王庭渙其大號具官余端禮篤履謹飭身之行忱誠堅許國之心在坤爻則包黃裳之文於夷象則安玉鉉之節寛而栗柔而立德能彰吉而有常茂而開深而通事務並行而不謬早被孝宗之眷後膺太上

之知流連六官出入三觀其盤舊學常保乂以有啟君陳東郊縣分正而入告權在本兵之地適逢內禪之秋宗廟以安既共參於大策姦邪不起復有賴於忠臣予嘉乃勲爰置諸右而能深戒擅事客權之失備殫任公竭節之勞山甫柔嘉夙夜匪懈於補袞之闕安世謹密從容甚近如驂乘之時至於壞植散群遂良登傑奮發雖懸於予斷矢陳悉本於汝謨國是既明士風寖革陰陽順序年穀以登戎狄脩和邊鄙不聳將究彌縫之用可無褒進之恩惟茲元宰之崇無若昭文之重久虛席而不拜盍得賢而後居佐天

子理萬幾俾顓持於魁柄分長史爲兩府肅並建於弼臣庶志慮之合同於事功而叶濟規摹已定要當力底於大成朋比既祛罔或輕搖於浮議副朕所望在卿優爲爰超踐位之階以作群公之表衍其釆食豐厥眞畬以彰體貌之隆以厚股肱之寄於戲無彊惟休無彊惟恤敢忘受命之承克艱厥后艱厥臣適觀斂德之乂尚思棐迪之篤遂邁明良之康惟用勤于我家終有辭於永世

鏜右丞相制曰勅天命而兢萬機在代工之無曠熙帝載而宅百揆賓奮庸之有能朕念顧諟於皇穹逮纂承於慈極任重守大權於闘以不遑謨明弼諸執

厥德之允廸保我邦圖之固助予旰食之勤追想古人至遠求於夢卜豈如今日適近在於樞機其轂本兵俾陞次輔誕揚孚號播告路朝具官京鏜疏通裕爾濟之才敷亮著直方之操物能名而事能斷智常究於精微攬不濁而澄不清嘗其鏡於涯涘早遇盤根而知利器遂策高足而據要津嶷然栢臺廷臣憚其正色爭禮謹幄匈奴不敢桀心旋爲諭蜀之行尤展靜遐之略逮朕初載冠于從班一覲長者魁梧之姿即知公輔遠大之器子房之授高祖言殊石水之投

馬周之遇太宗契諭膠漆之固寄之心腹權在疑丞
論說無疑殆若巨魚之縱壑玄豹不起復如猛虎之
在山確持尊君親上之誠力建壞植散群之策洎予
總攬將遂延登屬方倚於廟謨始進顓於武柄運帷
幄而決千里之勝既厭難以銷萌理陰陽而遂萬物
之宜益賛元而經體方今國是雖明而未臻於醇一
士風雖革而尚起於譸張年穀新登倉廩之儲尚寡
戎狄久好邊陲之備宜脩凡此數端皆如
舟楫願之迄濟況輔弼之並建實左右之具宜
相與協恭而和衷必能熙績以與事思邦家之大政

力底于成遏朋比之浮言勿為之惑爾能素紓予望
深期陟彼華資既越三階之峻衍夫員食仍增千室
之封以昭體貌之優以究勲庸之茂於戲蕭曹為冠
豈專務於規隨房杜同心蓋相資於謀斷其思夾介
之義以廸允升之猷能立太平之基亦有無窮之聞
鐙初封祁國公五年八月丁亥以太上皇誕節
上壽拜少保進封鄭國公
同日鄭僑知樞密院事 自參知政事除
謝深甫參知政事 自簽書樞密院事除 三年正月癸卯兼知樞密院事
何澹同知樞密院事 自御史中丞除

澹字自然處州人
四月甲子余端禮罷左丞相 除觀文殿大學士判隆興府 制未入
端禮自慶元元年四月拜右丞相二年正月拜
左丞相是年四月罷入相一年尋提舉臨安府
洞霄宮
壬申何澹參知政事 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葉翥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事 自吏部尚書除
翥字　處州人
慶元三年 丁巳
正月壬寅鄭僑罷知樞密院事 除資政殿大學士知福州

僑自紹熙五年十二月除同知樞密院事慶元
元年四月除參知政事二年正月除知樞密院
事是年正月丐閑故有是命執政二年
慶元四年 戊午
正月丙寅葉翥同知樞密院事
翥自慶元二年四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年正
月除同知樞密院事七月丐閑除資政殿學士
知隆興府在樞府二年餘後知紹興府又知福
州
八月丙子謝深甫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自參知政事除

許及之同知樞密院事（自吏部尚書除）

及之字深甫永嘉人六年六月己巳以毋憂罷

慶元六年（庚申）

閏二月庚寅京鏜左丞相（自右丞相拜少傅左丞相進封冀國公）謝深甫右丞相（自知樞密院事遷金紫光祿大夫除）

鏜左丞相制曰斗魁之下曰三台夙炳中階之象太微之垣有上相獨先顯向之朝朕法天建官臨政願治蔡纘紹慈謀之始首褒崇近弼之英秉國均而其（謂曉既明）偉績輔台德而置諸左宜朕家可渙敷制綍之公臨告廷紳之衆（具官京鏜）道方而氣裕業粹而用閑

學貫古今蘊尊主庇民之略智周事物兼守文應變之才德量足以服衆心忠謀足以斷大議早結知於烈祖後被遇於上皇爭禮折穹廬之驕興潘增井絡之重逮及朕沖之質益深簡注之懷既陟疑丞旋（膺樞）近如貞觀之有戴胄振厥綱維如漢家之任留侯（舞）於帷幄惟師虞之僉穆嚴帝載之奮庸莫不詔八柄以馭群臣扗群枉而開衆正立綱陳紀賚爲世法程之規薄賦輕徭全與民休息之惠百穀屢豐於農扈纖壓不警於邊陲瑞牒効珍聖父衍康寧之福璇穹錫羨元良開震夙之符時浸格於豫和功實賁於貢子之主愛下飭百度幾若祖宗之盛時屢豈咸佾於康年四閱均陶于渥澤比建賢明之嗣尤咨宏遠之謀凡有益於朕躬居必關於卿慮越于先正歷輔累朝勒銘宗彝侑食清廟伊一時之施置誠萬世之楷模積慶之長至孫彌大顧輿望之交屬豈倚任之可稽矧今宸章雖具而持守之不嚴群議有餘而事爲之不足王政當修莫盡禨循之實民力當厚未閭節約之方流風唯狃於自營在列常嗟於乏使凡此世務孰爲國憂朕惟任重道遠者不可以辭其勞業廣功崇者不可以私其用必賴爽邦之哲力恢垂世之

規是用擇使領之清閑揭臣工之表倡仍寵褆庭之峻聿昭台路之崇申衍租賦肇新組采在漢安世以司馬而録尚書若唐西平由尉府而踐中令皆以旂常之績着蹐翊亮之司況稽元祐之已行厥有維師之故事疇乃碩望對予前聞絕席千官之聯析衡萬里之外式隆體貌益鞏基圖於戲必也正名將稷契皇夔之是紹見諸行事奚蕭曹魏之足云蓋難得者無閒之君臣易失者有爲之歲月聿登躋於上宰許發施於壯圖往其祗承永底休乂

九月丁亥劉德秀罷答書樞密院事

之紀律罔不張裔夷讋其威稜遐邇罔底乎靜謐推[illegible]
之宏者應彌裕而績之優者任必隆矧太微上相之
輝列次星而文昕而聖代昭文之重以集賢而並崇
肆命賛元庸均宅揆言觀當世之急務孰究經邦之
永圖建立大政以興太平方資藻飾杜閑群枉而開
衆正益頼彌縫務休養所以培國家之基救時弊所
以荅天地之況凡予注意皆爾究懷屬兹岐於鈞衡
勑匪勞於夢卜諒精神之胥契實左右之具宜昳以
三階既其昭於敵數倍其多戶庸併衍於兵租以昭
寵貌之優以侈會逢之盛於戲賛知晦之斷盖可同

心而濟謀得宋璟之剛乃頼守文而持正將寵觀於
偉業復遠邁於昔人其廸訓辭以承休命
六月鏜進封魏國公 深甫六月封申國公十
月進岐國公十二月進魯國公嘉泰二年十二
月辛卯拜少保
同日何澹知樞密院兼參知政事自參知政事除
制曰基命勤於夙夜乃資密勿之謀執政均於股肱
兼頼贊襄之力舉時二柄之重付我全才之英爰錫
褒綸以昭寵渥具官何澹忱恂而勁正閑究而裕和淵識
貫乎古今瓌文發諸經緯聲名冠當世早擢掄魁

[illegible]務最於初潛蔚爲碩學兩職中司之憲獨高直節
之風庖懷極其延登嚴假俾之參預舉偏補弊而靡
或過正協恭和衷而不爲苟同坐致紀綱之張助
成朝野之豫既益彰於系望肅推正於紫樞屬方時
平敢忽武備謀臣猛將當廊爲數世之備大藉伍符
宜盡汰積年之冗猶役裨於幾務皆有賴於謀猷拓
其多井之封倍以兵畬之賦其加徽數彌示隆知嗇
文武爲富萬邦盖倚兼資之略精神折衝千里冀成
強本之功宜對褒崇愈勤翊亮
七月丁卯陳自強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御史中丞除

自強字勉之福州人
八月丁酉少傅左丞相京鏜卒
鏜自慶元二年正月拜右丞相是年閏二月拜
左丞相是月薨入相三年餘
嘉泰元年辛酉
七月乙卯何澹罷知樞密院事
澹自慶元二年正月除同知樞密院事四月除
參知政事六年閏二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七
月丙祠除資政殿大學士與郡執政四年餘

甲子陳自強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自簽書樞密院事除）
（八月甲申兼知樞密院事）
張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禮部尚書除）
釜字君量丹陽人
八月甲申張巖參知政事（自給事中除）
程松同知樞密院事（自諫議大夫除）
巖字肖翁湖州人松字冬老池州人
同日張釜罷簽書樞密院事
釜自是年七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月丐祠以
端明殿學士宮觀

嘉泰二年 壬戌
七月己巳程松罷同知樞密院事（以父喪解官）
松自開禧二年四月差充四川宣撫使制置司
職事併歸宣撫司仍免知成都府後以逆曦之
叛松自西蜀遁歸章良能繳程松與宮觀指揮
奉聖旨降三官落職送筠州居住嘉定元年三
月臣僚上言謹按順昌軍節度副使澧州安置
程松昨為赤縣詔事殿帥吳曦遂得潛結韓侂
胄（致位）樞密前年西事之方興也侂（胄遣）松入蜀正
以與曦有舊欲其協力以為關外之舉而松才
不足以馭其姦疑適足以趣其變叛書既聞身
為元帥上不能糾合鎮發一矢以報國家下不
能堅忍少俟以安蜀人之意舉五十四州之地
以遺之如弃髦土梗然而更賂逆賊貪以王爵
受其厚賂明日遂行逆其從叛之心誅之亦未
為過而權臣徇私祇用輕典徑以散官置於善
地謂之罰當其罪可乎奉聖旨程松責授團練
副使賓州安置
八月丙子袁說友同知樞密院事（自吏部尚書除）
說友字　安吉人

十一月庚戌陳自強知樞密院事（自參知政事除三年正月丙申）
（兼參知政事）
制曰朕仰模天象登用人材焉夾十樞丕應西垣之
次斡旋機柄密承北極之尊遴選真儒式當隆委（具官）
（陳自強）良玉不緇大器晚成居之安資之深自得聖賢
之蘊澄不清撓不濁孰窺喜慍之容一見而簡帝心
數年而躋要路謨披獻替每輸貫日之忠瑣闥塗歸
真有回天之力君子之勇雖賁育不能奪仁人之言
非堯舜不敢陳其勁正障百川之狂瀾其醞藉備四
時之和氣由中司之雄劇陟右府之崇嚴二三執政

之臣均𣁋肱之助半千逢辰之慶宜禮貌之優加
秘殿之隆名畀真封之新渥朝夕納誨而輔台德正
倚謀猷夙夜基命而殫厥心共成勲績斯有無窮之
閎深植太平之基
同日許及之參知政事
及之前為同知樞密院事丁母憂服闋從吉起
召遂有此除
嘉泰三年癸亥
正月己卯謝深甫罷右丞相觀文殿學士判建康府
深甫自慶元六年閏二月拜右丞相是年正月
丐閑判建康府入相二年後封申國公

甲午張巖罷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知平江府
巖自嘉泰元年除參知政事是年正月罷在樞
府一年餘
戊戌袁說友參知政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傅伯壽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翰林學士除
伯壽字　泉州人〇二年辛丑以端明殿學
士除在京宮觀嘉定元年四月臣僚奏故簽書
樞密院事觀文殿學士傅伯壽生於忠義之家
首為諂諛之倡侂胄盜權之始伯壽為浙西憲

納賂投啓即指故相為跋扈且云澄清方效於
范滂跋扈忽聞於梁冀人無耻矣咸依右相之
山我則畀於獨仰文公之斗首明趨向願出陶
鎔實緣入朝不畏清議由緞駁以斥逐善類假
草詞以詆毀師儒其弟閎之撫几嗟惜曰名節
掃地盡矣未幾以所言欺罔而與宮觀邑斯舉
矣愈切悲鳴俛侍重來曲意取悅躐登西府見
謂非黃扶史謫息頗損失措疏其罪惡合正嚴
誅而秘殿隆名老死牖下贈卹之典與勲舊同
若非追貶而削奪之何以為姦邪之戒奉聖旨
追三官

二月乙巳費士寅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
士寅字　人
五月戊寅陳自強右丞相自知樞密院事除制未入
開禧二年正月庚辰兼樞密使
樞密使制曰中階之燮元化夙登宰路之榮鴻樞之
幹萬兵峻陟使端之重合文武之二柄寄安危於一
身具官陳自強簡重而裕和高明而博達器不期於小用
學自得於大成識慮造微炳若蓍龜之先見純誠守
止屹然金石之弗移頃楼武於禁嚴旋奮庸於丞弼

儀圖物望晉秉國均紀綱法度蔵適於中陰陽風雨
各得其叙每謙讓而不伐曾剛斷以無他念未靖於
邊氛迺方深於憂顧眷時元老盍展壯猷逺稽列聖
之宏規近孜中興之鉅典爰即鈞衡之地仍兼宥密
之司唯屬任之寀專宜徽音之具舉益殫志協於
僉諧申倍多賦之優併衍眞畬之入云云
同日許及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自參知政事除
九月庚午袁說友罷參知政事
說友自嘉定二年八月除同知樞密院事是年
正月除參知政事是月除職與郡執政一年餘
十月癸卯費士寅參知政事自簽書樞密院事除四年四月丙午

兼樞密院事
張孝伯同知樞密院事自華文閣學士知鎮江府赴召除
孝伯字伯子歷陽人
嘉泰四年甲子
四月甲辰許及之罷知樞密院事
及之自嘉泰二年十二月除參知政事三年五
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四月罷再執政一年餘
開禧三年十一月葉時奏乞將許及之竄責徙
旨降兩官送泉州居住

丙午張孝伯參知政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八月罷
錢象祖同知樞密院事自吏部尚書除
象祖字　台州人
十月庚子張巖參知政事自資政殿學士知揚州被召除開禧二年三月乙巳
兼知樞密院事
開禧元年乙丑
三月癸未費士寅罷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知興元府
士寅自嘉泰三年二月除簽書樞密院十月除
參知政事是年三月丐外除知興元府執政凡
二年

四月戊子劉德秀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吏部尚書除
制曰具官劉德秀弘深而肅括和裕而直方志負經綸有
尊主庇民之略學臻宏奧達守文應變之機夙簡孚
衷俾司言責凡諸紏逖悉符天下之公凡所建明深
識時務之要旋奏中臺之最聿隆嚴石之瞻迺倦直
於承明一麾出守役遂綏於全蜀萬里來行虛佇嵩
歸之音彌高難進之節屡更歲籥還踐天官朕念人
望不可以久稽兵本尤嚴於圖任參決廟勝孰踰老
成爰進位於宥庭仍通班於秘殿

德秀字　　隆與人
戊戌錢象祖參知政事兼樞密院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制曰具官錢象祖簡靖而善謀粹和而有守學窮六藝生
平毋恥於空言智周萬微中外不辭於歷試區從聲
論思之益蕃宣推惠養之仁公望聿隆家聲彌振遇
擢居於宥密益茂著於猷爲睠惟迺祖廼我孝皇遠
堲斷覲之規綽有典刑之舊是用斡璣杓而東指授
政柄以左旋遂登踐於世官仍共裨於廟筴
七月辛丑韓侂胄平章軍國事以太師永興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平原
郡王拜平章軍國事

制曰公師之尊文武寧分於二道將相之重安危實
係於一身眷予社稷之元臣久與腹心乎中禁勳德
俱茂神人具孚茲特軼於故常俾益尊於平決誕敷
丕號敷告路朝具官韓侂胄識超群倫學洞聖域代熙載
與之間氣世兼畏閥之全材挺身而障狂瀾獨運濟
時之典扶日而行黃道寬高定策之功精誠金石之
貫遇果銳風雷之迅發仁既安於區夏義不去於皇
家以謨訓啓迪上心以勤勞昭示臣節大公至中正
道而立高爵厚祿所樂不存憂民惟飢渴之思用事
絕黨偏之徇內外畢盡始終扶持上承三宮率伸父

子之愛下飭百度幾若祖宗之盛時屢豈啟格於
康年四國均陶于渥澤比建賢明之嗣尤咨宏遠之
謀凡有益於朕躬居必關於卿慮越予先正歷輔累
朝勒銘宗彝術食清廟伊一時之施置誠萬世之楷
模積慶之長至孫彌大顧與望之交屬豈併任之可
稱矧今憲章雖具而持守之不嚴法令有餘而事爲
之不足王政當脩莫盡拊循之實民力當厚未聞節
約之方流風唯狃於白營在列常嗟於乏使凡此世
務孰爲國憂朕惟任重道遠者不可以辭其勞業廣
功宗者不可以私其用必賴爽邦之哲力恢垂世之

規是用釋使領之清閑揭臣工之表倡仍寵樞庭之
峻秩邵台路之崇申衍祖服之新紐來在漢安世以
司馬而錄尚書若唐西平由尉府而踐中令皆以旂
常之績首躋翊亮之司況稽元祐之已行厥有維師
之故事疇乃碩望對子前聞絕席千官之黜析衡萬
里之外式隆體貌益華其圖於戲必也正名將稷契
皇夔之足紹見諸行事奚韓魏之足云蓋難得者
無間之君臣易失者有爲之歲月聿登躋於上宰於
發施於壯圖往其祇承永底休乂
九月丁亥劉德秀罷簽書樞密院事

德秀自是年四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月丐祠
除資政殿學士與郡在府五月○嘉定元年二
月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劉德秀卒上遺表特
贈七官依條與致仕遺表恩澤給事趙彥穮繳
奏不肯書讀臣切觀邇年啓釁妄動上下騷然
盖自權臣始用事猶首鼠顧望未遽肆也於是
布置臺官崇稙聲勢阻遏異己一時憸人縱臾
過當屏斥善類惟恐不力方紹興乙卯一綱而
盡朝廷爲之一空其間狠愎自任君之不疑略
無忌憚則未有如德秀之甚者也德秀從蜀郡

遂除大理寺簿悍然不滿見於色詞包藏害心
實始於此寅緣既登言路遂肆其毒怒目切齒
視士大夫若仇其於忠良骨鯁之人不盡吞噬
搏擊不肯已不三年爲八座確意政地卒叅省
府榮寵而去適善終牖下而卹典之優甚非詠
姦諛於既死之意欲望廢斷將德秀且令守本
官致仕其贈官恩澤指揮乞追寢施行依
開禧二年 丙寅
三月乙巳錢象祖罷叅知政事
象祖自嘉泰四年四月除同知樞密院事開禧

元年四月除叅知政事是年三月罷執政二年
時司諫易袚上言比者陛下以虜情叵測奮
發英斷增遣戍訓閱士卒招收忠義此亦有
國之所不可廢者象祖叅大政復　愬本兵之
任宜振舉其職以共爲事功而乃獨班奏事杭
疏丐去所謂忿疾以事其君者奉旨與郡給事
中鄒友龍上言方陛下委任元臣相與倡大義
以正人心而象祖進則面諛退則腹非甚至語
人曰上意不以爲然象祖叅預大政把握本兵
二年于茲乃始辭甸以爲不可何耶乞將與郡

指揮寢免更賜竄責奉旨降兩官送信州居住
七月除知紹興府
四月故太師秦檜特追王爵降充銀青光祿大夫衡
國公
樞密都承旨李壁奏紹興之初總攬群才修明
庶政大勢浸張王師屢捷電掃關洛可指日奠
而秦檜久任北方不能即死逮其既返外託復
歸本朝之名而實則懷彼積年豢養之德陰受
虜囑力唱和議當時士大夫皆知其悖禮傷道
遺君後說往往奮不顧身引義力爭雖死無悔

而檜以梓宮長樂藉口恐脅君父取賴
位號以極事讎之禮朘國增幣以為厚敵之資
發遣西北人以絕向化之心誣殺將臣易置兵
柄以破壞垂成之功用深文密網羅織忠臣義
士竊高爵重祿誘致懦夫庸人借樂天保民寧
親養老之說飾姦言而實則首足倒施倫紀泯
壞父兄百世之讎不復關于臣子之念應矣乞
將檜所得官爵特從追奪仍下禮官按罪定謚
奉聖旨依仍令禮部太常改謚後韓侂胄被誅
南北脩好李壁亦被貶檜復王爵

七月癸卯張巖知樞密院事（自光祿大夫參知政事除三年正月乙卯除督視江淮軍馬知樞密行府都統司置司鎮江）
巖江淮都督制曰帷幄效於決勝夙資漢三傑之謀
江淮稔於知名載倚張萬福之重睠惟樞要厥有源流
肆煩督視之行式懋綏懷之略（具官張巖）學紹泗沂才全
華渭風采再新於要路民瞻早峻於邇聯專自塗歸
徑躋膴假牧人御衆存宣帥閫之勞經體贊元旋趣
覲圭之入八柄兼資於文武一堂聚會於精神適時
脩攘久覬宥密政刑明於閑暇有嚴自治之規道德
成乎安強克壯折衝之本朕念六師之出屢騰三捷

之音然兼愛乃中國之至仁而遵養亦今日之大計
爰藉幾庭之望聿開行府之雄戲幄甫離於都門號
令已孚於湝陣氣增天塹歡動雲屯營壘為之精明
將帥安其衎授噫佛貍之死卯年既默符於童讖單
於之朝正月尚亟奏於膚功
李壁參知政事（自禮部尚書除）
壁字季章眉州人
十一月甲申丘崈簽書樞密院事（自端明殿學士兼侍讀兼江淮宣撫使除仍督視江淮軍馬）
崈字宗卿五世祖自建康徙居江陰丞相虞允

文當軸一見異之除國子博士時孝廟從
容諭允文令薦人才允文首以公應詔上方勵
大有為之志急於規恢群臣將順不暇及賜對
公奏恢復之志不可忘恢復之事未易舉宜選
養十年可以議北向萬全之舉外除四川安撫
制置使兼知成都府時興州統帥吳挺病且死
公素以吳氏世掌西兵為慮陛辭日奏言兵權
不可復畀其子上深然之尋挺果死公即奏乞
選他姓代挺仍置副帥及別差興州守臣併利
州西路帥司令興州兼領以殺其權長子曦不

必令壽褒乞亟降起復仍知和州之命於是上
命荆鄂都統張詔代挺又命權軍事李世廣副
之併西路帥職歸興元一如公請遂革世將之
患其後郭杲繼詔之後復兼西路安撫杲死權
臣復以兵權畀吳氏馴致逆曦之變識者尤服
公先見遠識曦既伏誅公表賀其卒章曰刋山
銘閣願益謹於將來由突從薪敢自論於既往
蓋不忘忠愛也後公召赴行在而以中丞疏竟
免歸自此閑居十年嘉泰辛亥差知慶元府年
已六十有九公奏事畢方退謁廟堂而權臣趣

請相見留語從容出奏疏幾二千言示公其事
則北伐其名則大義且知公可屬大事引與共
赴功名深相結納公因言兵凶器閣下當爲國
遠慮使萬全而後動必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
之後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誰其任之權臣
雖不悅頗亦感動尋以知建康府權臣聞北虜
置僞平章宣撫於河南奏欲命公以簽書宣撫
江淮以應之公手書力論以爲虜特張其虛聲
其議竟寢而使命往來如故公之力也後數月
權臣復移書欲奏除公內職宣諭兩淮以謂使

名得中可與軍政公度用兵之意牢不可回復
書力爭良苦權臣滋不悅於是言司遂建以至
出師公皆不復與聞矣嘉定丙寅達疏乞休致
朝廷方藉公威望進寶文學士因任會淮北用
兵不容力辭王師自克泗州進圍宿壽暑雨方
作軍士不堪其勞公奏記廟堂宜且班師權臣
不以爲然既而宿壽潰師朝野憂懼乃除公刑部
尚書江淮宣撫使公自列祈免章數十上訖不
獲命因不敢復辭權臣來議招收潰卒且求自
解之計又遣淛漕幹官劉叔向至宣司計事公

答書及因叔向復命謂合先明蘇師旦周筠等
僨師之姦正李汝翼郭倬等喪師之罪今未可
言戰惟當收合離散謹守北邊以備虜之報復
權臣一時迫於事勢因黽勉從之然其意甚恨
已而師旦竟得罪以去實公自發其端時宿壽
師潰公乃委田琳等招收初渡淮合七萬餘人
皆創殘不復自振於是齊犒諸軍一新號令遂
戍公遂移司揚州部分諸將郭倪陳孝慶等屯
守邊面及要害之處公留維揚幾日郭倪畏公
威名陰肆中傷權臣亦爲之動是時邊計未立

虜情叵測公猶得以安其職然凡所建明權臣
率先取謀於倪而後叵處報下宣司之情愈不
得通矣郭倪雖遍領兩淮守禦之寄然倪第知
封殖揚州緩急則趣瓜州為遁計淮西一路不
以介意公遂移司和州分遣僚佐行邊撫犒上
念公忠勞親灑宸翰訓獎優渥宣司招撫江淮
丁壯及諸軍子弟數千人號宣威軍以補諸軍
之闕公尋移司建　康時報虜犯淮南遂詔
除公端明殿學士侍讀依前江淮宣撫使尋拜
簽書樞密院事兼督視江淮軍馬依舊端明殿
學士恩禮悉視執政

開禧三年丁卯

正月辛卯丘宗罷簽書樞密院事

宗自開禧二年十一月除簽書樞密院事是年
正月罷位樞府兩月時侍御史徐相論宗與宮
觀未幾朱質再論宗落職依舊宮觀○公既拜
簽樞督視之命時虜兵攻廬州城田琳拒退之
既而圍逼和州公遣救兵救之和州圍既解虜
乃悉兵圍六合郭倪聞六合被圍虜兵漸近儀
真遂托言點檢瓜州棄揚州而遁且携選卒精

仗自隨公聞之遣人賫書徼切責令還戍倪不
得已再還城中會報倪出兵萬人使郭僎等統
率策應六合倉卒進發更不禀命公大駭時方
委招撫司主管機宜文字陳壁等名小使以行
議欲權宜講解而此舉與小使所議政相矛盾
殊患之郭僎至儀真與虜遇戰不利公訴於朝
且自引失職之咎歷數郭倪輩欺蔑督府略不
關白以至喪師辱國等罪合加顯戮不知此舉
廼倪輩與權臣密議表裏為之欲徼倖一勝以
蓋前日逗撓失亡之罪也會倪復走瓜洲公遂
按倪罪狀奏乞賜誅殛權臣曲為之地倪但追
三官安置南康軍而已小使回具言此役雖沮
於用兵而虜情大略欲和公奏記廟堂以為兩
淮蹂踐至此乞自朝廷移書虜帳以緒前議又
謂虜指權臣為元若移書宜暫免繫銜權臣由
是大怒有督府不相容語公蹤跡益危矣會諜
報諸處虜兵漸退丁卯元日詔知樞密院事張
巖督視江淮軍馬公赴院供職時虜有詔回兵
且約議和公即日還鄉以御史疏提舉洞霄宮
繼以諫坡疏落端明

四月戊辰錢象祖參知政事自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　十一
月甲戌知樞密院事　兼
九月丙申張巖罷知樞密院事
巖自嘉泰四年十月除參知政事開禧二年七
月除知樞密院事是年九月罷併罷督視江淮
軍馬除職與郡執政凡三月臣僚以巖資緣求
脫全望里居上言韓侂胄妄起兵端巖實在樞
府唯恐少咈其意而邊隙由此遂開督府而深
居簡出徒費朝廷三百七十餘萬緡不知所成
者何事亡命敢死迺以不能犒勞爲恨乞重賜
鐫黜十一月巖降兩官徽州住居

十一月甲戌韓侂胄罷平章軍國事
制曰朕同獨機政委用輔臣遂至邇安所賴經邦之略
力小任重難逃誤國之辜揆以群情奮由獨斷爰誕
敷於顯策庸敷告於治朝具官韓侂胄早以勳門浸登顯
路久周歷於軒陛適際會於風雲服勞王家意前
人之是似與聞國政殆故事之所無位極王公任兼
文武宜思靡盬之義用答非常之恩而乃植黨擅權
邀功生事不擇人而輕信不量己而妄爲敗累世之
惟盟致兩國之交惡三軍暴骨萬姓傷心列聖有好

生之經爾則專於嗜殺耿躬有悔過之言爾則務爲
倚非公肆誕謾會朕愆逾遂致敵人之來戰專以首
謀而爲言臨機果料敵明既無半策得君專行政久
徒積衆怨償令尚處於廟堂何以泛安於社稷欲存
大體姑畀具祠庸以慰於多方以一新於庶政於戲
威福惟辟朕方親總於大權明哲保身爾尚自圖於
終吉往其祇若茲謂優容章良能辭
侂胄自開禧元年七月拜平章軍國事是年十
一月罷居位二年餘詔曰朕德不明信任非人
韓侂胄懷奸擅朝威福自己劫制上下首開兵

端以致兩朝生靈肝腦塗地與言及此痛切於
衷矧復怙惡罔悛負國彌甚蘇師旦忠義發公徇
私氣𦭠所加道路以目今邊戎未解怨毒孔滋
凡百搢紳洎諸將士當念前日過舉皆侂胄欺罔
專恣非朕本心今既能逐一正權綱各思勉旃
爲國宣力飭兵謹備以圖休息稱朕意焉給事
中雷孝友劄子乞誅竄得旨韓侂胄久任國柄
粗罄勤勞但輕信妄爲輒啓兵端使南北生靈
枉罹凶害今敵情叵測專以首謀爲言不令退
避無以繼好息民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宮

觀日下出國門臣僚上言亦乞誅竄遂責授和州團練副使送郴州安置中書舍人衛涇再進劄子攻送英德府安置臣僚上言侂胄始以肺腑寅緣置身閤職典司賓贊之事不過若此而已光宗皇帝以父傳子加以慈福重闈之眷侂胄乃以預聞內禪爲功竊取大權自是以後無復顧忌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妾竄籍於宮廷搠造亭館震驚太廟之靈燕樂笑語徹聞神御之所其始也朝廷施設悉令稟命其後也託以臺諫大夫之薦盡取軍國之權 決之於己且如

御前金牌祖宗法專隸內侍省乃多自其私家發遣至於調發人馬軍期急報並不奏知此豈征伐自天子出之義竊弄威柄妄開兵隙至如與逆曦結爲死黨假之節鉞復授以全蜀兵權曦之叛逆罪將誰歸遂除名送吉陽軍安置又上言乞將韓侂胄家財產業盡行籍沒拘收封椿庫專爲邊備之用得旨又得旨韓侂胄罪惡貫盈合行誅戮以琦忠彥世載忠嘉特屈常典姑從貶竄今已身故可令臨安府棺歛許於本家先塋歸葬

同日陳自強罷右丞相

制曰朕久任一相併司五兵以道事君所冀贊襄之益朋姦罔上乃專恣肆之隆殊嘶撒聽宜從策免茲膺由於獨斷庸播告於群工具官陳自強起自諸生獵膺大任本謂東之有沉厚之略亟用是宜豈期胡廣無蹇直之風儇禮何補甹從言路進秉國鈞不思沃心之忠徒附炙手之勢以容容爲上策以唯唯爲善謀貨賂公行廉恥俱喪鍾鳴漏盡而行且弗止鼎折餗覆而任何以勝暨權臣輕啓乎釁端與鄰境殖乖於和好內郡疲於樞餉邊城厭於干戈雖無憂時之

心獨爲保位之計擬而言議而動悉仰括囊危不持顛不扶殆成撓棟僞不亟從於退黜必將愈積於罪愆爰解鈞樞俾奉香火猶以股肱之舊務全體貌之存於戲乞骸骨以避賢已昧蕭盈之戒歸田里而思過無忘循省之誠仰服究慝益祗明訓 章良能詞

自強自嘉泰三年五月拜右丞相是年十二月罷入相四年餘給事中劄子乞誅竄得旨陳自強阿附充位不卹國事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臣僚上言切見右丞相陳自強素行汚濁老益貪鄙唯侂胄之意是徇侂胄始雖招權猶奉

內祠凡所設施尚關廟堂自強巧爲柔佞上表
力請平章軍國用兵一事舉國以爲不可而自
強曲爲附和力援私黨占據言路以脅制天下之
公議訂其罪惡與侂胄相去無幾有旨追三官
送永州居住中書舍人劄子又乞誅竄遂責授
武泰軍節度副使依舊居住嘉定元年四月臣
僚復上言責授武泰軍節度副使韶州安置
韶州安置責詞曰宋由之爲太尉漢厳阿黨之誅元
載之與中書專正姦贓之戮朕恪遵成憲優待涵臨
雖二咎之並彰因群情之同嫉姑從貶逐猶示涵容

狃進於泰璽公陳削獄號玷班行未離選調徒以權臣之私曬驟
叨政路之寵忝德輔位亞弟知貪得而患失日暮途
遠奚止倒行而逆施已共棄於朝綱復助開於邊隙
肆爲叱家斂剝致釋騷人皆懷憂國之心願輸忠盡爾
獨徇營私之計專事貪饕賄賂交於廟堂請託遍於
州縣子孫紛競道路駭聞朕方躬攬福威載明黜陟
爰收還於印綬俾退處於田廬國與未伸人言益至
惟舜流四罪蓋深惡於不仁而周制九刑亦首懲於
毀則肆稽右誼仍酌近規責以散官屏之偏郡以少
舒於輿議以敷告於多方噫設廉恥以遇臣朕固恭

陷於體貌去仁義以懷利爾惟自抵於譴何往省前
愆毋重後悔
臣僚繳奏自強與侂胄其罪實等號曰三凶侂
胄先以籍家又復斬首而自強曾無緒次施行
則刑爲不均矣未敢書黃奉聖旨陳自強朋奸
誤國黷貨徇私罪大責輕公論未厭可責授復
州團練副使改送雷州安置仍籍沒家財
同日李壁罷參知政事
壁自開禧二年七月除參知政事是年十一月
罷執政一年餘臣僚乞出除職與郡之命特行

寢罷責官壁昨自蜀中召還侂胄即以爲心腹事
無巨細必與之謀壁傾險鄙夫患失之心趨和奉
承無所不至躐遷驟進既得所欲國家之安危
休戚俱不暇問侂胄初除平章討論故事盡出
於壁爾開邊之議壁實贊之當兵事欲興之時出
師已有定期在廷搢紳皆未之聞壁則無不與
議所頒詔命壁亦先期撰述忍知物議不以爲
可每與士大夫言亦相應如謂當諫止及對侂
胄語則不然反覆譎詐若可欺人自知不容掩
者乞追奪秦檜官爵不論其尊忿無君乃咎其

力主和議云云臣僚再論奉旨李壁降兩官送
撫州居住
丙戌衛涇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中奉大夫試御史中丞侍讀除丁亥兼權參知政事）
簽書兼參知制口朕敷求碩望協濟弘圖陸賈入而
交平勃之驩密贊安劉之計四凶去而舉元凱之美
適求佐舜之功偉文武之兼資總兵民之庶務屬精
吏始錫命維新（具官衛涇）碩大光明閎深疏達學貫天人
而守之彌約氣塞宇宙而養之愈深　永阜陵之編
軒早登龍首予冲人之嗣服晉立螭頭顧枉尺之不

爲會進寸之莫許引帆一去掃軌十年障西風元規
之塵初何求於斯世起東山安石之憂未免爲於蒼
生雖久室而斯通故雖退而愈進視貲分章於雲漢
持衍㡌武於文曰迺欲除心腹之憂嘗與膺表裹之
託志不持於首鼠機發決於枚龜天日居然開明山
岳爲之搖動威聲霜凜厥效當永銷大憝輿情遂階柄
用極環四輔仍通紫殿之班日贊萬機默斡洪樞之
運啓沃九天之上彌縫兩地之間成道德之安強底
華夷之綏靖噫治道在知邪正朕既無疑武之情孰
政其猶股肱御其效異爲之力一人以懌萬世有辭

涇字清叔崑山人
十二月辛酉錢象祖右丞相兼樞密使（自參知政事授正奉大夫兼國用事）
制曰
易轍改絃愈信姚崇應變之妙乃贊建儲之盛典乃
審和戎之良圖平心以公人物之權衡飭身以肅朝
廷之綱紀吏張甫爾成畫粲然固知專任以秉均其

可尚虛於宅揆雖功名之際謙虛知出於至誠然平
治其誰推擇雖違於衆望茲特遷於次輔仍晉掌於
中樞稽諸彼文加以峻秩併衍戶封之入丕昭眷寵
之隆於戲論一相而百吏鄉方詎敢輕於圖任安中
國而四夷自服其益懋於彌綸于以張道德之威于
以收仁義之效勉膺重寄深體至懷
壬戌衛涇雷孝友並參知政事（涇自簽書樞密院事除孝友自御史中丞除）
史彌遠同知樞密院事（自禮部尚書除兼太子賓客）
林大中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吏部尚書除）

孝友字　信州人彌遠字光叔寧相浩之子
大中字和叔永康人○大中嘉定元年六月辛
巳以疾致仕在樞府六月

嘉定元年戊辰

正月壬辰史彌遠知樞密院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六月辛卯與參知政事

制曰朕惟贊大事者斂功其茂成茂功者其報必豐矧惟圖任以登賢匪宜疇庸而計效肆疏親擢敷示序遷具官史彌遠沈靜有謀能斷大事識卑自牧閎居成功忠孝一心勤勞庶務襄和門之積慶爲王室之世臣從嘗伯之聯晉陟樞庭之貳爵不踰德官莫酬勳人望與論尚爵賸言斗極雖並幹於璇璣號猶相尊實有嚴於魁柄宜陟班于宥密用資治于弼諧併衍戶封仍開侯國益昭寵數增畀重權以成道德安強之威以壯精神折衝之本輔元良而正萬國卿既竭於丹誠運籌策以制四夷朕式觀於妙筭蹤榮奕葉繼踵前聞

彌遠乞宮觀劄子先臣浩在孝宗皇帝朝爲宰輔日力贊和盟　今四十餘年南北安妥乃者兵連不已民罹塗炭臣上念朝廷講好息民之舊下思先臣盡忠謀國之規恭稟睿謨首除禍本幸念克成和議小使已還疆場之事漸獲平息況儲宮肇建國體尊安乞解機政不允

六月乙亥衛涇罷參知政事自端明殿學士太中大夫除資政殿學士知潭州

制曰精神折衝允屬元戎之寄股肱宣力無如舊弼之圖其責匪故選任不輕其望尊故體貌亦異肆頒褒綍增貴藩符具官衛涇重厚而閎深溫純而直諒儒珍久晦經綸蓄有於胷中政瑟既更風采聲聞於天下越陪國論茂簡予衷進務寅恭替鹽梅於商鼎退全明哲祝香火於漢祠朕方與共理之思卿可袖旁觀之手睠言巨鎮莫若長沙潢池甫息於繹騷全楚尤資於綏撫載惟碩德式畀隆名仗元帥之權借重十連之勢亞紫宸之秩均聯兩地之華以示眷懷以允委注噫申伯之憲文武用作式南邦賈傅之陳治安亦見思於宣室往擴所蘊毋薄此行

涇以開禧二年十一月除簽書樞密院事十二月除參知政事是年六月罷執政凡七月

七月癸丑丘崈同知樞密院事

制曰朕延登舊弼協濟丕圖總數路之權效已彰於

制閫贊五兵之要任宜與於經邦誕布明綸式孚公
聽鎮兵官精忠許國偉業濟時勞在三朝昔備吏於夷
險望隆一世今允繫於重輕自復寄於留都實統臨
於方面先聲甫震外侮自消克全道德之威遂底和
平之福邊陲清晏朝野歡愉朕惟君明臣良必儆戒
於無虞之際邇安遠至當豫防於既濟之餘矧軍律
之未明且人心之易怠匪資識慮曷定規模疇績用
於行臺還老成於宥府庶幾衆正相與同寅以培不
拔之基以建久安之勢噫敷文德而舞干羽方永念
於幾康用吉士而詰戎兵尚深期於勸相其攄所學
益究爾庸
宗自資政殿學士通奉大夫知建康府江淮制
置大使召除未至閏八月辛未以疾奏聞奉旨
與轉官守同知樞密院事致仕○更化初詔除
公資政殿學士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大使兼
知建康府屢辭不允時和議未定淮漕招集流
民號雄淮軍多至十萬餘人其費甚巨而所招
極猥雜公奏淮東人數頗少淮西一路乞精加
選刺別立一軍悉如大軍之制直隸御前屯淮
南以充守禦餘悉汰去詔公選官同淮漕張棣
將雄淮軍除願歸農外揀刺爲御前武定軍以
萬人爲額兵既強壯費復減省朝廷與虜相聞
則必用公姓名通邊城虜書蓋上意欲虜知公
復用爾公頃張旃虜境知其爲中朝第一人物
其後使命往還多及公姓字兵交以來小使屢
遣復閤公起居甚悉和使既通虜退即上章丐
歸六月有旨召赴行在仍許以制司職事入覲
時淮民深軫寢處雖召公還朝欲使仍領使事
居中制外以究施設公以疾力辭還家待命疾
益甚復祈免召遲上益遲公來就拜同知樞密
院事且將遣中使宣押公疾中愈不自安猶口
授奏槀辭謝上始諒之欲賜寬告養疾詰曰載
覽封章備陳疾狀使更驗而可瘳亦所當爲償
賜允而胥來自應增重君臣之間蓋千載一遇
而公竟疾不能奉承矣疾革再上章納祿八月
四日薨年七十四守同知樞密院事致仕積階
正議大夫遺奏聞上震悼輟視朝贈資政殿大
學士金紫光祿大夫行狀
八月辛巳婁機同知樞密院事自禮部尚書兼太子賓客除
樓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吏部尚書兼太子賓客除

編年錄 卷之二十一
編年錄 卷之二十

檖字彥發嘉興人鑰字大方慶元人
十月丙子錢象祖左丞相（自右丞相除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師）
史彌遠右丞相（自知樞密院事除通奉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傅）
象祖左丞相制曰冢宰佐王邦國總六職以居中上
相顯函正朝冠三台而垂耀眷予次輔時乃世臣既
丕迪於鴻勳宜進持於魁柄誕揚制綍敷告廷紳（官具）
銜象祖簡靖而粹和沉深而肅乂學窮閫奧非先王之
道不行才懋經綸以天下之重自任早殘疑丞之列
深圖社稷之安屬蓍蔡之夫權幸邊臣而啓釁馳伊
吾之北爭爲馬武之大言伐遼水之東獨有遂良之

爲名錄　卷之三十一　五五

力諫身雖擯於絕口忠實簡於朕心逮趣召以遄歸
益服勞而匪懈密裨剛斷訖除共鯀之凶明辨正邪
盡剪任文之黨威柄復收於王室耆英畢萃於朝廷
若時共政之圖已見厥功之茂肆疇重寄俾幹洪鈞
平心以酌國論之是非虛己以公人才之黜陟定東
儲之位七鬯有歸締朔漠之盟甲兵盡洗得持美效
君之體有正容悟物之風用能期月之間盡革積年
之弊兹登廟於左揆仍領使於中樞翼我元良升亞
維師之重躋時顯秩特超賜位之崇幾度越於常彝
示益隆於眷注申陪多邑併衍眞腴疏寵既優所成

宋切旂勵精而圖治更化以宜民和好雖脩敢忘
備豫之政流離甫定豈閑安集之期公私欲底於阜
豐風俗思還於醇厚遡厥本原之地端繇鼎軸之司
惟竭誠盡瘁可以濟多艱惟愛日惜時可以建長策
庶迄臻於康乂用永保於安强於戲尹湯一德以享
天斯膺眷佑之命丙魏同心而輔政迄底中興之功
朕方懷競畏之誠爾亦有寅恭之助勉收已成之效
益篤無疆之休（依前詞）
彌遠右丞相制曰上天之生賢佐實繇宗社之休故
國之有世臣宜繫朝廷之望眷時英傑著勳勞爰

絕名錄　卷之三十　五六

參繹於師壢俾進熙於帝載誕揚坦制孚告庶工（官具）
銜史彌遠廣博而純明惠和而亮貞允文允武獨高經世
之全才惟孝惟忠備著立身之大節學深窮於道要
智洞燭於幾先雩繇甘泉蔭禁之班首任青宮羽翼
之寄靡躋謀猷之告裨吾父子之間海潤星輝增光
儲德之茂風飛雷厲密贊主威之殫成大功無徙陰之
淹去元惡甚摧枯之易幽本於焉安固朝綱賴以肅
清肆疇厥庸成授之政圖事揆策東西並翊於鈞樞
偃兵息民南北復脩於信誓杜群枉以開衆正之路
建大政以興太平之端合中外以調娛宮府俱爲一

體隨短長而汲引皆能立於本朝雖卓乎底績之已
高羙退若欽承而自下朕緬懷先正作輔孝皇服勞
王家績紀太常而永耀冠位群后慶流後裔以愈長
勳業相望典刑是似茲方艱於論相頗無易於象賢
是命元龜便宅百揆總樞機於宵旰式循慶曆之規
併德義於承華併酌天禧之制兼爵秩畬租之益示
寵光體貌之優今邊遽甫息而內治當脩民力既殫
而邦財未裕鰥寡尚憂其失職薦紳或歉於卿方凡
茲康濟之圖倚乃弼諧之地惟應變可以成天下之
務惟同心可以致海內之安朕乃有爲之時迄臻無

競之烈於戲爲君難爲臣不易蓋今古之所同厥考
室厥子肯堂貴功名之克紹厥嘗復斯言而是行先
哲爾惟明乃訓而迪配前人勉攄壯猷奚俟多告附學
詞

彌遠十一月戊子丁母憂
同日雷孝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自參知政事除
婁機參知政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樓鑰同知樞密院事自簽書樞密院事除並兼太子賓客
十二月丙寅錢象祖罷相除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
象祖自開禧三年十二月拜右丞相是年十月

拜左丞相是月罷在相位一年

、嘉定二年己巳

正月丁巳樓鑰御參知政事自正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除
章良能同知樞密院事自御史中丞兼侍讀遷中大夫除
宇文紹節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通議大夫試吏部尚書兼侍讀除並兼太子賓客
鑰參知政事制曰朕儀圖治道寧辭俊工念揆席之
虛端方賴群公之共政顧宰塗之陪貳可稽元老之
疇肅肆綸誥之誕敷表耆明之參會具官樓鑰行夷以粹
學博而通道足以任天下之重而養之以虛學足以

周當世之務而持之以拙在靜退之日每恰然而自
適暨進用之際亦洵乎其無嘗嚴萬方之具瞻豈一
時之碩輔爰登廊廟少展經綸議論正平付是非於
衡石精神審勿察治忽於樞機屬兩相臣虛位而弗
居與二大老分鼎而並立既同志而合道方協恭而
和衷欽而語更化則未覩惟新之功論爲國則尚爵
小康之效非大儒之柄任豈平治之可期肅釋兵樞
晉參國秉併加異數仍衍真畬於昭體貌之隆式示
倚毗之重嗚惟后非賢不乂理貫通於古今與治同
道則與時寧分於彼此往殚素蘊肅副至懷

鑰以嘉定六年得請歸田里尋卒
良能同知樞密院事制曰朕登庸髦哲務致隆平雖
甲兵之間不至廟堂敢忘遠略而儲副之友必得英
俊詎廢良規爰擢貳於西樞仍作賓於東禁具官章良能
亶方而剛大而括而宏深代言之文有倚馬之立成
應務之材無全牛之可見獲於上而有道施於下而
必隨忠鯁所形攖逆鱗而弗忌法守是執慍群小而
不移周旋百爲孤立一意持衡銓部盡嘉水鏡之清
執法憲臺共快鷹鸇之擊簡乃眞而不訐嚴而不苛
雖徵獄市之容蓋亦廉弦弧之虛發眷通材之有此

豈柄任之可稽爾來僉言晉陛近爾惟一賢足以制
千里而元良所以匡萬邦宜資翊贊之謀更藉儲闈
之贊既已成於崇之寵是宜膺不次之除仍進崇階
庸昭異渥噫親元結中興之頌朕寧忘祖武之繩誦
文王世子之書爾其惟吾兒之輔
良能字達之安吉人
紹節簽書樞密院事制曰爲樞儲貳主有賴於壯猷
青禁作賓尤式資於鉅德肆陞華於秘殿庸增重於
機庭具官字文紹節覆粹而行方才宏而業鉅家傳忠義想
喬木之蒼然學有淵源想洪流之浩若風采緯乎而
是似才刃恢乎而有餘事靡雜難書無不褰入燕耳
泉之禦出宣玉帳之威投壺雅歌已克收於成效運
籌決勝諒無易於名將粵自召還浸隆眷倚豈伊近
輔可後疏榮惟與國之賢參書職首崇於青殿而至
道之建宜爰正於弼臣既近比之可稽惜大用
之良號是用副丁宥府晉貳崇班仍衍多畬於昭嶽
數噫臣同文車同軌朕寧忘烈祖之繩行正道誦正
言爾其爲承華之弼
紹節字挺臣簽樞虛中之族孫爲虞中後三年
紹節以祠降部不允朕緬懷先正嘗位機庭當

王室多艱之時爲人臣徇義之倡遊旃海上眞
同蘇武之心掘坎庭中卒奮貝卿之節至今烈
士猶仰英風盍將爲萬世臣子之防夫豈計
一門忠詡之報云云
正月丙申史彌遠起復拜右丞相兼樞密使自前正議大夫
兼太子少傅起復兼太子少師
制曰朕登用英髦圖回政理矢文德洽四國方益懋
於有爲補袞職事一人顧孰先於已試眷言次輔克
著茂勳屬當銜恤之時宜舉奪情之典爰敷制命誕
告路朝具官史彌遠緝熙精明存心寬裕器業恢雅於世

羙謀猷之酌於時宜攄進善之誠已寄扶於國本屬
匪躬之操遂肅振於皇綱聿開更化之規力佐弭兵
之議周旋兩地黽勉百初宗社再安方墜底定甫權
司於宰事悵遽服於私艱覽元子之建言即都城而
賜第既終喪奉久佇來歸朕欽念治幾淵若巨川之
難濟惕懷民瘼寔乎朽索之易危匪資心膂之良曷
効彌縫之力載疇爾績實簡予衷與其適居處之安
備予咨訪豈若正廟堂之任期以賛襄惟藝祖之委
信元臣若累朝之優隆近弼雖云有故亦俾從權茲
順考於舊章肆特疏於新渥復還揆路肅尉嚴瞻總

乃樞庭名式崇於使領翼於儲極位獨亞於師承以
昭眷遇之殊以示倚毗之切於戲保邦制治朕惟篤
意於任賢移孝爲忠卿尚勉思於體國公道行則群
情可協吉士進則庶職可脩往全致主之功抑有顯
親之譽（蔡幼學詞）
落起復制曰朕夙興視朝夕惕念治攬萬幾而兢業
若涉春冰倚一相以經綸用作霖雨墳以安危之寄
起於艱疾之中素冠欒欒既畢禮經之制赤舃几几
肅新宰路之瞻播告大廷咸聽朕命（具官史彌遠）清明而
端重宏毅而粹溫勵相我家世脩旂常之載端誠於

國心逾金石之堅屬群枉之横流伏孤忠而嘗守不
爲禍福之慮獨陳社稷之言梲妖萌於大微乾坤澄
肅正以陽於貳極震崇莫安陳平之智有餘蕭相之
功第一方圖夾輔遽服私憂毖自予衷式從權制而
能以勤勞熙帝載以寛靜鎮物情有推賢進善之風
有折衝銷萌之略雖閔騫至孝欲盡三年之哀而玄
齡善謀豈容一日之去矧更宰制宜舉徽章論道巖
廊兼總樞機之要從游儲禁之資模範之良以幷賦
則加多以文階則加峻經國舊典匪余汝私於戲天
難忱斯詎敢忘惟幾惟康之戒民亦勞止盍共圖既

庶既富之功朕方受日以有爲爾尚輔予之不逮四事未施則周公坐而
待旦一夫弗獲則伊尹視貞德如內濟勉行所知無愧前哲蔡詞

嘉定三年（庚午）

十二月戊午樓鑰罷參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知福州）
樓鑰嘉定元年八月除同知樞密院事十月除
參知政事是月罷知福州尋得宮觀執政二年
餘

嘉定六年（癸酉）

四月丙子章良能參知政事（自同知樞密院事除）
制曰朕圖任哲輔濟治登功西樞之贊本兵茂著

年之績中書之參大政遂隆四近之聯寔穆師言肆敷渙號具官章良能學博而守約才大而用周內兆槱詞典誥可追於三代中司紏慝紀綱肅正於一臺簡知久迪於予衷宥密聿先於汝命聲色不動安強成道德之威議論至公建用會中和之極汔底偃武脩文之效久賴協恭同寅之賢維時駿假之崇實以弼諧之望求諸試可朕裨萬務之幾微於以進陞丕動四方之觀聽顧位之守者責亦重而名之盛者實已孚猶吾股肱共贊九臣替襄之美爲之羽翼益恢元良輔導之規時乃之休惟朕以懌

嘉定七年甲戌

七月甲子鄭昭先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自朝奉大夫試左諫議大夫兼侍讀遷端明殿學士除兼太子賓客

制曰北斗環極之躔有嚴象緯西府本兵之地實贊鴻樞邇圖一時之英權自四諫之長併申二命兼佐萬機誕敷宸綍之華具聳廷紳之聽具官鄭昭先德盛而量博才宏而用全安平進於常塗簡殊知於當宁睦班清貫翕然衆論之歸策足要津藉甚九遷之寵居風憲則有真御史之譽司言責則得古諍臣之規周旋坐閣於五朞終始不踰於一節時方恢於內治策尤謹於邊防以疇昔造膝之陳洞明急務則今日折衝之運必有成謨敷自予衷俾聯近輔文武對持二柄式資股肱之爲元良以正萬邦併殫羽翼之助

昭先字　福州人

嘉定八年乙亥

七月辛酉鄭昭先參知政事自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除

制曰朕寅奉丕圖誕登近弼聞者虛次不必備以惟人若時疇咨且任舊以共政陟崇班而增峻疏異寵以載新爰錫贊書式孚群聽具官鄭昭先溫恭而肅栝方正而靜淵器量恢弘雅有大臣之體智略通敏深達當世之宜自遊郡縣之間已隆公輔之望豸冠執法繩違克振於紀綱騎省輸忠論諫必本於仁義周旋惟久名實允孚甫踰柄用之末聿想期年之績就陞政路乃思廢用人之規叶贊台司賴丙吉同心之輔方農畝軫顧豐之念而邊陲圖備豫之安益殫竭亮之思或道休嘉之應噫股肱王室聿臻慶事之康翊贊儲闈屬底萬邦之正其欽予命永孚於休

同日曾從龍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自正議大夫守禮部尚書兼太子詹事兼脩國史實錄院脩撰兼給事中兼直學士院除兼太子賓客

制曰朕宵旰憂勤寤寐俊傑疇若予采繄宥密之是

司人皆曰賢豈卷崇之可後載攽渙遲聊示群瞻具官

曾從龍剛大而裕和高明而篤厚風規端亮允爲任重之資志業弘深夙負濟時之望華裔輝分於相閣大廷名冠於儒紳貳卿常伯之顯躋瑣闥詞林之更踐九禮樂文章之事君紀綱號令之原用靡不宜政將焉往茲參陪於樞莞仍晋列於儲賓陞華崇秘殿之名班爵衍爰田之賦屬方圖自治之固宷有資長策之深其思上副於何毗肅以兼全於望實噫君臣明一體之勢共翊丕圖樽俎折千里之衝式裨廟筭欽承時命益茂遠猷

從龍字　泉州人